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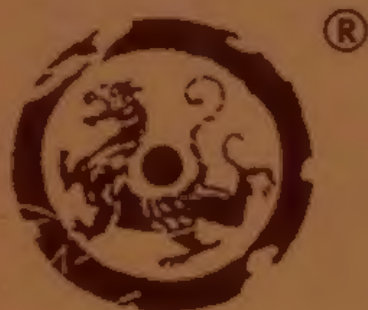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九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四十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王先謙自定年譜	清·王先謙自撰	一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編撰	五九七
六譯先生年譜	廖宗澤編撰	七〇九



備藏

目錄

王先謙自定年譜

清·王先謙 自撰

王智勇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末至民國間刊本

《王先謙自定年譜》三卷，清王先謙自撰。清末至民國年間長沙王氏刊本。

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八），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國子監祭酒，曾任雲南、江西、浙江三省鄉試正副考官、江蘇學政，在任上延攬文人，扶植書院，開設書局，刻印書籍。中年即辭官歸里，潛心學術。其學兼湘學與浙學之長，義理考據與經世致用並重。政治上雖趨保守，學術上却極富成就，尤以整理國故最富盛名。其一生所著、編、校、注、輯、刊之著作多達五十種、三千二百餘卷。所著《尚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釋名疏證補》、《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莊子集解》、《荀子集解》等為學者推崇；所編有《皇清經解續編》、《東華錄》、《東華續錄》、《續古文辭類纂》等極具影響之文獻。他對中國文化貢獻甚鉅，被稱為湘學泰斗、中國文化學術史上之通家大師。

本譜為作者自撰，初編至光緒三十四年，有長沙王氏刊本。其後續編至丁巳年即民國六年止，因先謙卒於此年，僅列丁巳年之目而未載行事。則此稿全係譜主自撰，除卒年外，其繫事之詳盡及自述思想之傾向性有非他人所撰可比者，如作者反對戊戌維新，故清亡後繫年只標甲子，不書民國年號，可見其反對共和的遺民情結，是其思想之局限性。今觀年譜，作者於其仕宦、交遊、講學，尤其是學術活動，記載極為詳明，頗具章法，其生平所撰之重要著作，均有繫年。而本譜之一大特色在於引用資料的完整性，非他譜節引者可比，然亦不無過繁之失、自矜之嫌，如宣統三年所載賀壽序等。觀此譜，先謙之政治主張、學術思想與成就一覽無遺。此譜蓋非僅先謙一人之傳，亦近代中國社會與學術嬗變之縮影也。本譜書口原刻「王祭酒年譜」五字，或著錄為「葵園自訂年譜」，字蹟清晰，訛字極少，誠為近代刻本之佳者。

王先謙自定年譜上

先謙 始祖諱霑、江南上元人。明正德間進士、官岳州府通判、徙長沙爲縣人。八傳至 玉符公諱振璽、乾隆乙丑明通進士、澧州學正、是爲 太高祖。乾隆丁酉拔貢、歷任通道安鄉教諭。 龍溪公諱章、是爲 高祖、縣學生。 名園公諱聲揚、是爲曾祖、縣學生。 峻齋公諱遠松、是爲 祖父。峻齋公子三、大伯父虎臣公諱用光、二伯父直清公諱近光、府君載之公諱錫光。 載之公子四女四、皆 母鮑太夫人出。道光九年己丑生大兄會



庭公諱先和。十一年辛卯生大女兒八閱月殤。十三年癸巳生二女兒。十五年乙未生三女兒。逾月殤。十七年丁酉生次兄敬吾公。諱先惠。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時先謙生。

先是道光十二年峻齋公卒。十五年大伯父虎臣公卒。家事惟府君獨任。生計艱難。每歲授徒奉祖母。雖日食不繼。而家有餘歡。生先謙時寓省城營盤街。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歲。

甫八月患痘瀕危。太夫人備極艱劬。遇救得活。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四歲。

是年六月四女弟生數日殤。先謙始入家塾從大兄會庭公學。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五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歲。

學爲詩文。是歲府君命名曰先謙字曰益吾。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七歲。

是歲五月祖母曾太夫人卒。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八歲。



是歲弟先恭禮吾生。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歲。

咸豐元年辛亥十歲。

文始完篇自乙巳至辛亥皆大兄會庭公教授。是歲十月大嫂吳宜人來歸。

咸豐二年壬子十一歲。

從縣學生閔浩齋先生

振翰學。

咸豐三年癸丑十二歲。

是歲二月二女兒適善化候選知縣龔運昉。五月避寇亂移居北鄉澇塘河。大兄會庭公卒復移省。

城從次兄敬吾公學。

咸豐四年甲寅十三歲。

始應童試。是歲次兄敬吾公以府試冠軍入縣學。

咸豐五年乙卯十四歲。

從縣學生林子靜先生樹榮學。是歲二嫂楊宜人

來歸。

咸豐六年丙辰十五歲。

從黃翰仙先生錫燾學。先生善化人。後以丁巳補

壬子乙卯科舉人。官兵部主事。改四川候補道。是歲次兄敬吾公補廩膳生。

咸豐七年丁巳十六歲。

應縣府試皆前列。邑宰爲原任永州府知府滿洲

廷芳字先生

桂

太守爲原任雲南按察使河南倉

少坪先生

景儼

古試列第十名。院試入縣學第十

二名。學使爲原任編修浙江張海門先生

金鏞

是歲補壬子乙卯科鄉試薦未售。房師爲湖南候

補知府四川孫小峯先生

桐生

次兄敬吾公闈前

染疾出闈九日而卒。

咸豐八年戊午十七歲。

應鄉試未售。

府君命在家授禮吾讀十月張夫

人來歸。

咸豐九年己未、十八歲。

歲試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學使爲原任兵部侍郎江夏胡筱泉先生

瑞澗。

是歲二月、二伯父直

清公卒。

咸豐十年庚申、十九歲。

科試一等第八名。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歲。

二月十八日、府君卒。

府君所爲古詩、試帖詩

及詩文律賦、存者無多、陸續刊入家集、及近人所



選刻諸集。有詩義標準六十卷。采自漢至明諸家精粹之作。分別義類。綴以評論。開示不孝兄弟。至爲詳切。不孝於詩。稍窺門徑。皆府君教也。是編府君晚年手錄。憂傷困難。血痕濡染。每啟篋。不忍卒讀。間有漏略。亟圖蒐補。付梓。勉成先志。適省中重修湖南通志。先棣府君自序於第二百五十八卷中。略云。詩之爲道。不一。人事盡之矣。人事不一。倫紀盡之矣。其在己身。感時感事。雜詩盡之矣。詠古詠物。其旁出也。人不能外倫紀。而別求所謂正人。卽不能外倫紀。而別求所謂佳詩。詩教莫



古於虞廷言志一語。所謂志者。君與臣言忠。父與子言孝。兄弟言友恭。夫婦言節義。朋友言信。師弟言學。戚族言親睦是也。人無論何時何地。皆當思有以自盡。一命之士。心存君國。韋布之儒。躬踐仁義。無鄙俗之念。無願外之思。發而爲言。自有安雅恬愉之致。故未有志不正而能爲詩人者。今取自漢迄明諸家詩。采其精粹。得若干首。凡繫倫紀切己身者。列爲內編。詠古詠物爲外編。區分子目。附綴評論。總六十卷。命曰詩義標準。聊示兒輩。俾知詩之爲道。與立身相表裏。爲之者皆有扶世翼教

之責毋徒以風雲月露模山範水爲觀美也。府君素有咯血疾、自次兄卒、傷感日甚、遂致不起。時家徒壁立、不孝卒攫大故、昏迷罔措、偷生奉母、餬口無資、不得已於六月赴湖北武昌、見父執胡心泉先生、先生與會庭公同學。李禹臣謨薦入長江水師嚮導營、營官原任狼山鎮總兵王君吉聘司書記。是冬駐軍安慶。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一歲。

二月辭歸。五月李慎堂

春藻

邀至永州旋歸。十月

張夫人卒。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二歲。

二月、督辦陝南軍務原任江西布政使李公桓延
入幕、至湖北。李公以病免、余偕歸。提督梁公洪勝
募勇湘中、延入幕、偕往湖北。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三歲。

在湖北軍中。四月、官軍敗績於天門之九真廟、余
隨梁公帥敗卒突圍出。奉總督檄移營蘄水。七月
歸里。九月、鄉試中式第四十名、座主原任刑部尚
書諡文恪常熟龐寶生先生鍾璫、原任禮部尚書
諡文恪壽陽祁子蘇先生世長、房師原任興甯縣



知縣豐城萬虛谷先生時若。十月、周夫人來歸。十

一月、北上。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四歲。

會試中式第二百名、座主原任大學士諡文端黃

縣賈筠堂先生楨、原任刑部尚書諡端恪譚竹崖

先生廷襄、原任大學士諡文靖吉林寶佩衡先生

鑒、原任刑部尚書諡文端宛平桑伯儕先生春榮、

房師爲胡筱泉先生瑞瀾、覆試二等第二十五名、

殿試二甲第九十二名、

朝考一等第四名、引。

見、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大教習原任大學士謚文勤商城

周芝臺先生

祖培

原任大學士謚文端滿洲全小

汀先生

慶

小教習原任大學士漢軍徐蔭軒先生

桐。

是歲、

覃恩馳贈

祖峻齋公爲儒林郎、

祖妣曾氏爲安人、

府君載之公爲儒林郎、

敕封

母鮑氏爲安人。八月乞假南歸。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五歲。

是歲禮、吾入縣學。弟婦張恭人來歸。十月、周夫人



備藏

以產難卒。十一月往江西。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六歲。

正月由江西歷浙江江甯。六月歸里。九月由湖北樊城北上。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七歲。

四月散館。

欽定一等第六名引

見授職編修。七月出京。歷河南、陝西至四川。是歲三

月二姪女媚祖生。九月殤。

同治八年己巳二十八歲。



三月歸里。六月偕禮吾赴粵行。至樂昌。太夫人念弟切走書命歸。遂送弟還里。八月由長江赴京。五月充國史館協修。

同治九年庚午二十九歲。是歲。

簡放雲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四川長壽汪蓉洲編

修敘時。

九月初一日抵滇。入闈。首題君子義以爲

上。次題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三題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詩題賦得海色澄清映南極。得清字五言八韻。得士楊高德等一百六十二

人副榜楊永芳等三十人。榜後乞假三月省親。十二月歸里。是歲三姪女肇祖生。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歲。

禮吾久病。余續假三月以待。三月禮吾卒。五月弟婦張恭人卒。余以侍母無人。舉家北上。自周夫人卒中饋久虛。奉母命續娶。六月李夫人來歸。七月迎太夫人由長江達濟甯州。乘輿至德州。河凍不能行。先謙回京覆

命。後除夕仍回德州侍母。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一歲。

二月、奉太夫人抵京、寓東北園。五月初十日、四女娛祖生。六月、補

國史館纂修。十月、充本衙門撰文。

覃恩、賜大伯父虎臣公、胞兄敬吾公、俱爲奉政大夫、
賜封大伯母郭氏、嫂楊氏、俱爲宜人。是歲七月、刊漢
鏡歌釋文箋正成。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二歲。

閏六月、嫂吳宜人、所撫大姪女蘭儀、殤。十一月、補
功臣館纂修。是歲、

覃恩晉贈府君、載之公爲奉政大夫、



晉封 母鮑氏爲宜人、

贈二伯父直清公爲奉政大夫、二伯母唐氏爲宜人、
胞兄會庭公爲奉政大夫、

贈封嫂吳氏爲宜人。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三歲。

正月、四女娛祖殤。二月、移居虎坊橋東。三姪女肇
祖殤。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陳光煦等十九人。
十月初十日、五女順祖生。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四歲。

正月初八日、大男榮祖生。二月、大伯母郭宜人卒。

四月

大考題爲進善旌賦、以光啟帝道輝映天衢爲韻。所寶

惟賢論賦得十風五雨歲豐穰。得豐字七言八韻

欽定二等第五名

擢補右中允。五月充

實錄館協修。是月大嫂吳宜人卒。六月、

簡放江西

恩科鄉試正考官、副考官爲廣東番禺潘嶧琴編修衍

桐。

八月入闈、首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次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三題、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上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爲鄉人也。詩題賦得蘆荻花中一點燈。得
中字五言八韻得士涂官俊等一百三十九人、副
榜喻浚明等一十八人。差竣回京。十一月二十五
日、六女慧祖生。是歲、

覃恩晉贈 祖考峻齋公爲朝議大夫、 祖妣曾氏爲
恭人、 府君載之公爲朝議大夫、

晉封 母鮑氏爲恭人、 贈元配張氏、繼室周氏俱爲
恭人。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五歲。

二月補

國史館總纂。三月、

派文淵閣校理。五月、大男榮祖殤。六月、

簡放浙江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廣東南海潘蓮舫光

少

斯濂。

八月、入闈。首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也。次題、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三

題、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詩題

賦得荷花夜開風露香。

得香字五言八韻

得士戈

桂馨等一百四人。副榜朱霖瑞等十八人。差竣回

京。十一月十二日、七女昭祖生。十二月補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上

實錄館纂修兼充總校。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六歲。

正月、轉補左中允。八月、奏派纂修

穆宗毅皇帝聖訓。九月、

實錄館全書過半、總裁奏請議敘尤爲出力人員、得

旨、詹事府左中允王先謙著遇有侍讀缺出、開列在前、並賞加四品銜。欽此。十二月、五女順祖殤。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七歲。

四月初四日、次男壽祖生、七女昭祖殤。十二月、升補司經局洗馬。

光緒五年己卯三十八歲。

五月初一日、升補翰林院侍講。初十日、奉旨充補日講起居注官。

六月初十日、次男壽祖殤。十七日、奏言路宜防流弊、請

旨飭諭以肅政體。摺疏云、爲言路宜防流弊、請旨飭諭以肅政體事。臣惟圖治責協於中、除弊宜杜其漸。方今

聖人在上、孜孜求治、言路宏開、誠明日達聰之盛軌也。然其中流弊不可不防。伏查乾隆八年七月給事



中臣鄒一桂奏、近見奉

旨發議之事、科道於部議未上之先、攬越瀆陳、徒滋繁擾、應請申飭奉

上諭、科道職司言路、凡有見聞、自應陳奏、但如鄒一桂所稱、攬越瀆陳、則大不可。嗣後遇有發交部議事件、如科道不待部覆參差具奏者、該部於議覆本內將伊等意見參差之處聲明請旨。十年六月、御史臣范廷楷參奏御史臣楊朝鼎前奏豫省失盜一摺、奉

上諭、楊朝鼎所奏、現在交議、大臣等自有持平之論。如果



所議准行、范廷楷據伊意見、以爲必不可行、再行陳奏未遲、亦未爲不可。所謂拾遺補闕、自有其時也。今乃於甫經交議之際、急於參奏、負氣紛爭、爲此過甚之語、誠鄒一桂從前所云、不待部覆而撫拾浮囂、撓越瀆陳者。朕早已降旨禁約、范廷楷獨不知之乎。至於請朕撤回原摺、無庸交議、竟似國家政務、弗資六卿、皆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屬妄誕、著嚴飭行。欽此。

聖訓煌煌、所當永遠敬守、乃近來諸臣言事頗有撓越瀆陳者。臣竊謂今日

朝廷虛懷采納、兼聽並觀、如前月給事中臣王昕參

奏朱永康一案、係在部臣定讞之後、雖

明旨已降、弗憚更張、豈不足以彰臣下納誨之忠、

聖主從諫如流之美。若不待部覆、率爾陳詞、有乖入告之體、似宜

飭禁。又思臣工建言、原應各抒己見、若待他人舉發而後從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如近日翰林院侍講

臣張佩綸、御史臣李璠參奏商人李鍾銘一案、就

本事言之、李鍾銘係不安本分之市僧、法所必懲。就政體言之、則兩人先後條陳、雖心實無他、而迹

涉朋比。此事僅爲劾一商人，不足深論，但恐後來者踵習成風，黨援攻訐之端將由此啟於

朝政，殊有關係。伏讀

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深切著明、

高宗純皇帝於朝臣黨援之弊再三申諭。乾隆九年二月，給事中臣陳大玠、鄒一桂參奏署湖北巡撫許容不宜復用，雖

允其請，仍以兩人所奏相合，顯有商謀扶同之處，明白飭諭、

聖意至深遠也。臣以爲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宜太雜，可否



請

旨飭諭俾諸臣曉然於

祖宗成訓萬世懷遵使正論常伸隱患自絕庶幾受開言
路之益而無其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十九日奏徐之銘情罪重大

請

嚴旨查辦摺疏云爲己故革員情罪重大請

嚴旨查辦以彰

國法事。臣惟今古治平之要首在刑賞得宜

朝廷寬大之恩、豈爲僉王而設。查已革雲南巡撫徐之銘於咸豐八年在滇臬任內、帶練勦辦東路回匪沐成林等、蒙

文宗顯皇帝天高地厚之恩、錄其微勞、

賞花翎布政使銜、

命護理巡撫、旋即實授。其時回逆尙未大肆鴟張、不難撲滅。詎徐之銘到任後、頓易前轍、惟恣其奸貪、置要務於不理、遂至叛亂四起、不可收拾。徐之銘始則縱回以虐民、繼且挾回以自重、

朝廷諭旨、膽敢視若弁髦、陳奏欺罔、一無足據。

廷議籌辦、末由措手、邊陲大局、幾致淪胥、

國家費千百萬之帑金、黎庶遭十數年之塗炭、徐之銘一人之所爲也。又廣置姬侍、日事荒淫、強奪屬吏之妻爲妾、閨門之內行同禽獸、父子之間略無倫紀。燕見屬員、輒將穢亂之事向人敘述、廉恥蕩然。藩司鄧爾恆升任陝撫、徐之銘畏其參奏、遣革弁何有保刺殺之於曲靖府署。

朝廷值中原多難之秋、不遑南顧、又因其罪蹟未有確據、姑予包荒。迨同治二年、回逆杜汶秀之黨馬榮戕害督臣潘鐸、回逆襲入雲南省城、徐之銘及

其家屬爲賊所得，猶覲顏苟活。時署雲南藩司，臣岑毓英率眾千餘，據守藩署，血戰數日。回逆見勢不敵，遣徐之銘來營說和。徐之銘改易回裝，白帕抹首，與岑毓英相見。岑毓英旋鳩集屯兵，說合馬如龍內外夾攻，破走回逆。省城危而復安。徐之銘粉飾奏聞。

命革職來京，聽候議罪。徐之銘遷延不行，於同治三年在省服毒身死。綜其生平行事，目無

君上，蔑絕人倫，誤

國殃民，險生附叛，種種罪蹟，擢髮難數，實

本朝二百餘年來臣子所未有、雖實之極典、不足蔽辜。乃其身既倖免刑誅、未及查辦、其子嗣尙有濫得軍功、列名仕籍者、在該革員一身之僥倖、其事猶小而亦何以爲後來封疆大吏炯戒耶。臣昔歲銜

命使滇、其時軍務未竣、該省官民追溯亂源、語及該革員劣蹟穢聲、人人髮指。今邊域敕平、公論大著、該革員滔天罪惡、歷久彌彰、若不明示殛罰、實無以昭國典而維世教。伏查乾隆年間、如侍郎巴忠、浙江巡撫福崧、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等、或貽誤軍機、或婪

賊侵幣、除本身查辦外、其子嗣皆奉

旨不准出仕應試。今徐之銘情節較巴忠等倍爲重大、可否請

旨將該革員罪狀明白

宣示、生前官爵悉予追奪、行查原籍、將其子一併革職、不准出仕應試之處、恭候

聖裁。臣以爲誅奸同於旣死、卽以垂憲典於將來、此

國家刑政大柄所在、非爲徐之銘一人也。是否有當、

伏乞

皇太后、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上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七月二十八日、轉補翰林院侍

讀。十月初七日、六女慧祖殤。數年來所生兒女、旋踵天亡、強顏破涕以慰老母、然腸寸斷矣。

十二月初九日、升補右春坊右庶子。是日、因出

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回京、條約章程、交大學士等會議、奏敬陳管見、摺疏云、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

伏讀前月二十一日

上諭、以崇厚出使俄國、不候

諭旨、擅自回京、開缺、交部嚴議、條約章程、交大學士六



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本月初五日、

命修撰

臣

王仁堪等各摺一併議奏。仰見

聖明洞鑒、詳慎虛公、曷勝欽服。

臣

維

祖宗疆土不可尺寸與人。此不待議者也。使

臣

辱命已

諭廷

臣

集議、足以彰公道而固人心。

臣

可無庸置論。惟

俄人陰謀叵測、既不允其所求、彼必多方窺伺、卽

令懾我國威、兼慮有礙各國通商大局、不至遽啟

兵端、而乘間抵隙、虛聲恫喝、容亦情事。所有此時

不在專論前事之失、而在深思後患之防。

臣

愚以

爲允之則害遲、而此後更無挽回之術。不允則變

速而目前尙有任事之人。眾心待

乾斷而後興、邊釁非示弱所能弭、惟在

聖意堅定、廷議和同、勿因事勢棘手而畏難、勿以目前
苟安爲可幸、無怵於要挾而游移中變、無專崇寬
大而賞罰不明、務期弊革利興、戰守足恃、根本深
固、

國勢日強、敵人無可生心、自必俛首聽命。當此時局
孔艱、臣既有管見、不敢緘默、謹將目今應行籌備
事宜繕陳數條、以備

采擇。

一、使臣宜分別撤遣也。崇厚負國債事，非

朝廷意料所及。現在辦理之道，似惟有

天威震怒，嚴懲使臣，明示俄國，以決不遷就，使彼人氣

懾，以徐待其自爲轉圜。除崇厚已交部臣等議奏

外，參贊邵友濂隨同畫諾，未能匡正。久留俄國，亦

難望其翻駁前說。且該夷必謂中國畱爲轉旋地

步，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似應降

旨，卽行撤回，以絕敵人冀倖之念。至撤回使臣後，原非

竟與俄夷決裂，仍應偵其動靜，另行遣使。左宗棠

公忠體國，成算在胸，可否責成該大臣於屬吏及

營員中、慎選膽識兼優之人、奏請

簡派充使、一切輕重進止、由該大臣審度機宜、隨時奏
乞

訓示。事權既專、庶窾要悉協。總在先柔之以婉言、繼折
之以正論、並

申諭關外諸軍秣馬厲兵、示以必戰、庶足以作戎行之
氣、而懾俄夷之膽。將來往復辨論、事機可轉、但令
償款稍溢而

國體無傷、此善全之上者也。

一、東三省宜嚴密備禦也。目今防守之要、除嘉峪



關內外由左宗棠妥爲經理外、東三省毘連外域、
備禦空虛、急宜早爲籌畫。該處風氣勁悍、患不在
無兵、而在無將。必得久歷戎行之將軍等大員各
就轄境、酌定章程、編集壯丁若干、隨時操練、就地
耕屯、行之數年、悉成勁旅、旣收實邊之益、兼省轉
餉之煩、再得

欽派大臣臨邊綜理、聲勢旣壯、敵人自當氣奪。伯彥納
謨、祐親、藩懿、戚、且係僧格林沁之子、世篤忠貞、於
軍事自爲諳悉。應如何簡用、以期有裨邊防之處、
伏候

聖裁。陳國瑞遣戍黑龍江業經數載，該革員夙隸僧格林沁部下，以勇敢善戰著稱，後緣事屢獲罪譴。當茲需材孔亟之際，此等良將實不易得，可否

飭該將軍等畱心察看。如果尙堪驅策，或責令隨同教練，不假重權。

朝廷酌予恩施，以徐課其成績。總在該將軍等駕馭得當，收其益而不長其驕，方爲盡善。

一、藩部宜聯絡防維也。東西兩路既經嚴密籌防，蒙古各部落自先後歸化以來，享承平之福，一二百年風氣孱弱特甚。俄人生心兼併者久矣，一旦

乘虛直入喀爾喀諸部之密邇強鄰者必難自爲
守禦。藩籬不固、西北皆將震動。恭查乾隆年間用
兵準夷、曾有遣大學士公傅恆往蒙古齊集會盟
之

命、今或亦

特遣知兵重臣前往、與各部王公等齊集會盟、申嚴號
令、簡閱士馬、以振軍聲而壯藩衛。蓋兵法宜於虛
實互用、守禦果嚴、不妨持以鎮靜。若兵力未足、轉
當奮揚我武、使敵人知我有備、惴伏先聲、方足潛
消窺伺。定邊左副將軍雍正乾隆間因防禦準夷、

超勇親王策凌及其子成衮扎布等皆以蒙古親王補授是缺、辦理軍營事務。今或酌倣前事、遴才委任、以期藩部聲氣聯絡之處、伏候

聖明酌奪。

一、海防船政宜切實經理也。俄人如與我爲難、見陸地有備、或將避實擊虛、以數船由海道來犯、圖遂其恫喝要求之計。各海口固當準備、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瀕海地方、爲畿輔門戶、尤應嚴防、非有鐵甲船十數號、不足壯聲威而供調派。見當刻不可緩之時、除邊瘠省分不計外、其較爲充裕各

省或一省籌備一船之費、或兩省共備一船之費。
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悉心計議、抽撥巨款、抑或另籌捐備之
處、速奏請

旨。一有成議、先借洋款購辦、由各省定限交還、期於償
息無多而集事較速。至各省選將練兵、以資援應、
萬難再緩、應請

飭各督撫一併切實籌辦。以上四條、謹就臣管見所及、
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上

皇上

聖鑒訓示。謹 奏。十五日、

實錄館全書告成、總裁奏請議敘、尤爲出力人員、得旨、右庶子王先謙著遇有升用之缺、開列在前、欽此。是日、代湖北提督郭松林擬通飭各省選將練兵摺疏云、爲軍政急宜講求、擬請

通飭各省酌定章程、選將練兵、以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

本朝設兵衛民、規制美善、承平日久、漸流懈弛。咸豐以來、軍事迭興、半資義勇平賊。厥後因制兵難期



得力、不得不暫畱防勇、以備征調之用。今內地安謐有年矣、無用之兵、帑藏既歸虛擲、有用之勇、流弊又復漸生。一有事故、無以應敵、大局將虞決裂、誠不可不亟爲籌畫也。所謂營勇之弊何也。從前召募成軍、率由能事將領、以忠義激發鄉民、爭先效命、高厚之

恩既足、感發天良、方新之氣、遂以立摧強寇。當其無事、屯集操演、遇有徵調、星夜遄行。將得其人、練得其法、合而不分、故所向有功。今則統將之事權不一、勇丁之占籍多虛、散處分屯、操練不講、猝臨戰事、

何可深恃。夫兵之所以不能振作者、餉薄故也、勇
丁歲糜

國家之餉不爲少矣、乃廢弛相仍、日復一日、將與當
初制兵情形如出一轍。臣愚以爲兵勇不精與無
兵勇等、而不練必不能精、不合必不能練。各省將
弁雖多、廉潔樸誠之員得一猶難、其選今以防勇
分隸數人管轄、或甲優而乙劣、此介而彼貪、求其
一律認真、必不可得。調派應敵、則意見各別、號令
紛歧、此將領不合之弊也。營伍分駐、稽覈匪易、選
校尤難、偷減浮冒、因之而起、步伐器械、難望整齊



如式。倉卒調遣，不能隨檄卽行，此勇丁不合之弊也。故欲精練營勇，惟有合數人分轄之勇統於一人，各處分駐之營聚於一處，庶幾責成專而紀律肅，精銳集而呼應靈。見在內地雖平，而邊患紛乘，正力圖自強之日。側聞英、法、俄、美諸大邦各有精兵數十萬，倭夷小邦亦有精兵七萬，堂堂中國，每歲費餉不貲，並無得力大支勁旅，以備緩急，深爲可惜。查各省防勇多者萬餘人，少者亦數千人，若每省選一久歷戎行結實可靠之提鎮大員，派充總統，將各勇營合併駐紮，逐日教練，用西人之法

以練其器械、密行操之期以練其筋骨、嚴約束之令以練其心志、習勤勞之事以練其材武、卽就現有之餉項合練現在之勇營、費不加增而事歸覈實、二三年間可望大有起色。或宵小偶發、則資制兵以詰奸、儻盜賊潛滋、立調防勇以應變。而海防完固之後、兼得腹地勁軍聯絡策應、自足壯

國威而維大局。至各省制兵、未可聽其頽廢、不爲經理、除已練之軍頗著成效、應責成總統防勇之大員、一律訓練外、其餘營兵總以額多餉薄、難期振奮、應減兵併餉、方能易無用爲有用。恭查嘉慶年

間、因增設名糧、未收實濟、奉

旨大加裁汰。道光初元、復

諭各省移營裁汛、減額甚多。仰見

聖主因時制宜、變通盡利。今內地肅清、自不無今昔形勢
異宜、可以抽併兵額之處。閩、浙、江、蘇、甘、肅等省、已
多陸續陳奏

允行者。此外或可一律辦理、以期戎政整飭、餉不虛糜。
臣以菲材、屢膺專閫、感激

知遇隆恩、時思圖報。此次抵鄂、卽以此事與湖廣督臣
李瀚章籌商、意見相合。道晤浙江撫臣譚鍾麟、大

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再四計議、亦以臣言爲然。謹就管見所及、據實縷陳、可否

飭下各督撫各就本省情形、悉心妥議、切實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謹奏。是歲七月中、夢作鍊五色石補天賦、

記一聯云、積萬古之陶鎔、直參造化。彌大鈞之缺陷、還仗文章。又夢在山東送別友人、作四言詩、記一聯云、攜月入湖、送雲歸岱。又作五言詩、記一聯云、臨湖片月明、過嶺歸雲黑。恐久而遺忘、附誌於

此數年以來、夢中常至一室讀書、語句多不可解、讀時卻甚通暢、醒不能記一句、或一連三五夜如此想、因邇年讀書用心過度、精神虧耗、致茲夢幻也。八月、刻乾隆朝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成、敬跋云、洪惟我

皇清光宅函夏、

列聖纘承、

至德豐功、度越隆古、

仁育義正、海寓蒙福、宜勒成書、昭示萬禩。凡有血氣、戴履高厚、遊息酣嬉、幾忘



帝力紀載闕略、聽覩茫昧、靡以宣

上德、抒下情、匪他人任、實爲史臣責。臣前見蔣良騏東華

錄纂自

開國以來、迄於雍正、頗具條理。乾隆以後、未聞續撰、若
皇朝武功紀盛、

聖武記、嘯亭雜錄諸書、於乾隆朝事實多所采摭。至
徽猷

鴻誥之垂貽、典章名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燦若星列、掇拾
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經月緯、難可尋究。考之往
代、以本朝國史編年、勘自宋司馬光稽古錄、厥後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上

作者約數十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鄭曉吾學編、史裁特備、而宋林駟皇鑑、箋要取寶訓、實錄、國朝會要爲注。固知國史官書、咸資采錄、體例斯存、亦載筆之柯則也。伏讀乾隆二年五月

上諭曰、向來

列祖實錄、聖訓告成之後、皆藏之金匱石室、廷臣罕得見者。朕思

列祖聖訓、謨烈昭垂、不獨貽謀於子孫、亦且示訓於臣庶、自應刊刻頒示、俾薄海內外人人知所法守。用是
有刊

五朝聖訓之

命。若乃方略則例悉載

絲綸、

寄諭

硃批並得宣示仰見

聖人示寰海以大公、開臣庶之蒙惑、

醲恩厚意、隻古無兩。惜乎

欽定諸書頒賜有限、雖在士夫無由徧覩、至於閭巷、彌絕

闕仰。臣愚竊謂

本朝二百餘年來、所以陶冶羣倫、無微不至、故名臣



耆碩項背相望。而或服吏者練法而玩刑、業儒者襲經而市利、蘊孽釀孽、戎生伏莽、一旦潢池盜弄、鹿鋌狹噬、杼柚告空、

宵旰塵慮、竭天下之力、僅迺平之、而元氣休養、又需數十百年矣。雖天地之大物、不答施、豈德風偃草之效、有時或爽、母亦

朝廷條教不能戶喻、

彝訓之垂與世推移、簡冊無稽、觀聽未洽、故致然歟。臣備員詞曹、編摩史館、亦頗究心當世之務、痛斯民無知與所以報

上德之未至、仰體

大聖人公天下之心、遠追前代李、鄭述作、近接蔣氏當日
所錄凡登載

諭旨、恭輯

聖訓、

方略、編次日月、稽合

本紀、

實錄、制度沿革、纂會典、軍務奏摺、取

方略兼載

御製詩文、旁稽大臣列傳、成東華續錄一百二十卷、乾隆

一朝政要大略具存。不揣冒昧、敬登梨棗、欲得家
置一編、循覽紬繹、於以體

聖訓而遵正直蕩平之路。微臣區區之意、實在於此。嘉慶

而下彙本麤具、雍正以前錄視蔣氏加詳、將以次
刊行焉。

光緒六年庚辰、三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于式枚等二十三人。

十四日、轉補左春坊左庶子。四月、升補國子監

祭酒。五月十六日、因英法等國使臣請寬減崇
厚罪名、偕內閣侍讀學士胡聘之奏會議事宜、籌

慮宜周摺疏云、爲會議事宜籌慮宜周、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二日、欽奉

懿旨、發下總理衙門各摺件、命_臣等會議具奏、_臣等遵
於十四日前赴內閣、公同覈議、竊惟崇厚前因奉
命出使、不候

諭旨、擅定條約、幾致貽誤大局、所以

朝廷重治其罪。今據英法等國使臣從中轉圜、並據
英使述其國主之命、請寬減崇厚罪名、以全俄國
顏面、即可另議新約等語。如果於事有濟、

朝廷原不惜貸崇厚一死、以弭邊衅而固邦交。惟此



時俯如所請。將來條約能否更定。尙難確有把握。設崇厚已從寬貸。而俄事毫無轉機於

國體大有關係。似不可不豫爲籌慮。擬請明降

諭旨。將崇厚暫免死罪。仍行監禁。俟曾紀澤到俄。另議條約。定有章程。再行酌量辦理。儻俄事竟可挽回。卽加恩崇厚。尙足以服人心。如條約終難更定。再從嚴治罪。亦可以謝天下矣。臣等愚昧所及。謹專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八月二十二日。因曾紀澤往

俄議約未定、俄遣布策來華、奏東三省防務宜特派大員督辦兼轄地方以一事權摺疏云、爲東三省防務緊要、擬請

特派大員督辦、兼轄地方以一事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奉天、吉林、黑龍江爲我

朝根本重地、邇來練兵選將、扼要設防、

睿慮周詳、固已無微不至、而臣猶有過慮者。該三省地多濱海、隘口綦繁、凡敵人可乘之隙、皆我國應防之處。各該省兵勇無多、見在徵調客軍、又復人自爲守、情形隔閼、運掉不靈。萬一有警、諸將帥各保



汛防推諉瞻顧。堅瑕之勢互異。欲藉資調撥。而不能備禦之地。或疏則急求援應而不得。若更意見雜出。號令紛歧。偏裨奉檄而莫知適從。客軍孤懸而隨在掣肘。稍有貽誤。關係非輕。不可不亟爲籌酌也。臣愚以爲瞬息千變之軍情。形勢散漫之邊地。非得事權歸一。難以握要通籌。惟有

特派大臣督辦該三省軍務。兼畀地方之任。責成既專。庶於

國事有益。臣不必遠徵前事。卽以近事論之。粵匪之亂。辦理多人。戰守分籌。潰裂逾甚。逮曾國藩以兩

江督臣奉

命總辦萬眾一心削平逋寇。夫曾國藩當咸豐之季以孤軍坐困江右而卒成大功非其優絀頓異前則不轄地方爲疆吏所牽制後則以

欽差大臣兼總督呼應皆靈故也。回匪之亂蔓延甘陝新疆將帥聯翩未有成績左宗棠巨任獨肩肅清關內及諸將出關勦賊以左宗棠辦理後路將士無所稟承稍稍觀望矣。迨奉

旨督辦新疆軍務恪遵

廟略遂靖回疆非督辦重臣兼轄地方剋期奏績之明

驗乎。惟擒匪後成流寇，情形稍有不同。然當事權不一，以曾國藩謀

國之忠，其在江督任內，尙奏明畫境剿賊，不肯越湖北一步，分官文之功。後

特派李鴻章等爲欽差大臣，輔以各督撫助兵轉餉，用能集事，亦未嘗不得力於督辦也。奉天等處名爲三省，審度地形，實應聯絡一氣。各該省將軍位分既不能相下，守禦又各自爲謀，際茲軍情萬緊之時，若再任其散而無紀，措置失當，後患實不堪設想。揆之時局，似宜量爲變通。伏查三省中，奉天距



京師較近、去吉林八百餘里、去黑龍江亦僅千九百餘里、形勢扼要、聲息易通、而兼顧山海關一帶邊防、亦復近在掌握。該省將軍本有加銜、若卽以奉天總督督辦東三省軍務、吉林黑龍江兩將軍作爲幫辦、所有吉林黑龍江一切措置俱秉承總督而行、權有專屬、防可通籌、委任得人、必能屹然保障一方、上紓

聖主宵旰之慮。或以地方遼闊爲疑、不知曾國藩勦辦粵匪時、長江數千里、東南數大省、惟以一人主持。近者左宗棠辦理新疆、蘭州去哈密三千餘里、哈



密去喀什噶爾又數千里、亦不虞鞭長莫及。以東三省較之、其不爲遼闊難於控制明矣。或又以將軍體制較崇、不合幫辦總督爲疑、則現在伊犁將軍金順、非不幫辦新疆軍務也。總之、制不輕更、因時則善、法無虛立、得人乃行。

聖明如俯採臣言、必應選擇而使。擬請無論滿漢、但得實心任事、威望較著之員、畀以斯任、方可責其成功。若謂不符舊制、或權宜署理、事定復故、庶日前收破除成格之益、日後無改變舊制之嫌、戎政聿修、疆防日固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二十九日、奏會議防俄未盡

事宜摺疏云、爲會議未盡事宜、另行恭摺條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二十日遵

旨赴內閣會議、仰見

聖主籌畫邊防、顧全大局之至意、曷勝欽服。除東三省

江防船政三者擬請變通辦理、於二十二日由臣

自行具奏會議一摺、二十四日公同具奏外、所有

未盡事宜、臣勉竭愚忱、續行條列四事、恭呈



御覽。一日豫定應敵之策。此次布策來華、其注意不專在前議之十八條、自必多方要挾。蓋夷人貪狡異常、每以透進一層爲爭先勝著。俄地大而國貧、近聞其在日本長崎購煤極多、前調米甯等兵船十六隻、續派大彼德等兵船九隻、分泊各路、觀釁而動。又撥銀二萬五千磅、爲中亞細亞及沿中華邊界測量地理之用、此項兵費將於中國取償。至條約係崇厚已定之局、伊犁爲彼國已據之地、俄人若專注前議、惟用虛聲恫喝、必不肯多糜實費。卽此推測、情狀顯然。臣意布策到後、肆口要求、我與

辨論彼卽艱然徑去而調兵船齊集境上以俟成言如威安瑪煙臺之故智以

國家如天之福惟願無此意外釁端而審敵情以定應變之方自應先有準見方不至每著落後否則彼之所求多我不便允行之事言者據理而爭之樞臣慮患而請之游移不斷受病滋深自辦理洋務以來因事機秘密不便明白宣示而率多委曲求全於是清議起持其後樞臣惟是抱慚負咎之不暇審顧邇回國事將日就敗壞臣實不勝過慮竊謂

聖主冲幼、保全和局、以待將來。大敵橫挑、務折寇鋒、以存國體。二者持議不同、而同出於爲國。但由前之說、日久愈難挽回。由後之說、目前恐無憑恃。處此時勢、全賴

聖朝乾斷、羣策乃有稟承。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又曰、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固知志定然後周詢、謀心乃能旁及。

朝廷用人行政、悉賴匡襄、屏絕瞻徇、力求實際。此臣子所當自任者也。強鄰之壓境、堪虞。海口之距京、逼近。激於一發、禍結兵連。萬一不虞、身爲戎首。此



非臣子所敢自任者也。請自今以後、

聖心如務全和局、卽敕諸

臣

權時竭力調停。如發憤爲

雄、則明示樞

臣

疆

臣

以決不遷就、責其辦理事事

切實、處處周密。有畏蕙推諉者、立予峻罰、仍勿令
置身局外、得以逍遙自便。人心一振、

國氣自強、而又多其驅策鼓勵之方、持以堅忍不拔
之力。

國家培植人才二百餘年、見

聖主如此憂勤、必有激發天良、慷慨效命者。若仍悠忽
從事、莫爲主持、發言盈廷、皆足聳聽、昔人所謂議



論未定兵已渡河、前鑒具存、不可不深長思也。二
曰暫聯日本之交。日人自琉球肇釁、其心未嘗一
日忘中國、而與俄交頗親。故俄人駐船購煤、俱在
日本、其長驅無慮以該國中道接濟也。儻俄船來
華、日人必思窺伺臺灣、朝鮮、乘我應援所不及、自
應暫時籠絡、免其生心。現在該國使臣來華議約、
臣思琉球之事、此時已非我力所及、虛詞辨駁、徒
起難端、可否

飭總理衙門王大臣善爲處置、其餘非甚關緊要者、酌
量奏

准俾不至藉口尋釁。至應敵之道，不廢權謀，可否

命王大臣於該使臣接談時，告以俄國虎狼，須防其歸途攻襲爾地。彼此脣齒，不能不代爲慮及。並

飭劉坤一、彭玉麟就近密商，設奇用間。日人實有忌俄之心，願其國內空虛，自防不暇，或不敢別啟狡謀。風聞日本畏俄，已非一日。從前樺太、千島之交換，蓋屈於不得已。其當路諸人言之，每有餘痛。現駐日本大臣何如璋，若令鉤致敵情，乘間陳說利害，隨機應變，亦可收兵家伐交之益。本年屆更換使臣之期，必當慎擇使才，請一併

飭李鴻章、劉坤一、彭玉麟會保明練知兵之人以備任用。前次

簡派正副使臣意見動多齟齬。此次更替擬請不用副使。庶免掣肘。將來日俄之交既攜。日人勢孤。必與中國益暱。俄懼日撓其後。不敢逞志於我。而海患得以少紓。我乃以其間布置海防。俾臻鞏固。亦未始非一策也。三曰宜專任使之權。前

命吳大澂會同銘安辦理吉林事宜。近又遣喜昌經營防務。籌餉增兵。

聖主廑念地方至矣。然臣尙慮不能大有裨益。何也。該



省官吏惟將軍之命是聽。銘安縱能和衷，屬員不免觀望。吳大澂既難越俎代庖，爲之整頓吏治。喜昌客軍懸寄，展布又未必裕如。一國三公，徒滋紛擾。臣以爲

朝廷如謂銘安可用，則專用銘安。若慮銘安才力未充，不妨調任他缺，而畀喜昌以將軍之任，使其專筦戎機，仍假吳大澂以會辦之權，責其專清吏治。委任各得其人，地方可望起色。黑龍江亦宜整頓，請並

飭樞臣從長妥酌，以期周密。至邊才本不易求，西北尤

難其選、此次除曾國荃諸人蒙

恩簡昇外、貴州撫臣岑毓英沈毅有爲、堅忍耐苦、臣前

奉使雲南、岑毓英已任滇撫、猶帕首短衣、首先陷

陣、所向有功。臣博採輿論、具得其詳、軍興已來、起

行間擢疆寄者不少、大都一居高位、卽揖讓雍容、

愛惜身命、求其志氣不衰、始終一致、臣惟見此一

人、用之邊隅、實足當萬里長城之寄、前江西撫臣

劉秉璋秉性剛方、遇事能斷、旣諳吏治、兼曉戎機、

籍隸安徽、與淮軍將領相浹洽、該員現在丁艱、如

急切需才、目前時局、亦可援金革毋辟之義、勉以

任事該二員係

國家封疆大臣、本無事。微臣上達、特其材分所宜、

朝廷或有未及周悉之處、謹舉所知、用備

採擇。臣愚常謂用才之道、以實心任事爲第一義、人才

無論如何、盡一分心、卽是一分才。若不肯盡心、雖

才如淵海、不過供粉飾周旋之用。惟任使旣專、則

優絀易見、知其不能振作、卽不復稍事姑容、庶人

才奮興、而百務就理矣。四曰精求船械之利。從來

講求應敵、惟明敵所以屈我之理、始得我所以制

敵之法。中國幅員數萬里、爲醜夷所前卻、乃至東



手下心、徒以夷有船而我無船、彼能遠擊、我不能近、聞彼能橫行、我不能直追、望洋興嗟、勢成坐困。故必從船政講求、方有捍患之策。曾國藩、左宗棠皆明練時務大臣、前惓惓以此爲言、誠知其要領也。此番啟釁、如各海口羅列兵船、聲威壯盛、陸路亦皆扼要嚴防、俄人勞師遠涉、主客之形既異、勝負之數未分、何至全無顧慮、侈爲大舉。今船政辦理多年、兵船一項未收成效、糜帑頗多、朝廷務爲寬容。竊慮任事者日益疏懈、儻聖意果視爲要圖、應如何嚴定章程、以專責成而杜欺

飾伏求

乾斷施行。李鴻章購製鐵甲船。雖曰需時。冀有得用之一日。且從此諳其機巧。便於倣造。自應堅持定見。期以必成。至機器局製造軍械。煤鐵多購洋產。經理必用洋人。而謂內地一切皆不可用。其實洋人卽用中國煤鐵。中國民人製造機器。亦未嘗不用中國之煤。開辦之初。非洋人不能經理。今中國能者日多。不肯以重價雇役。致多投入外洋。爲虎添翼。是令中國人學習技藝。非以爲中國也。驅中國之人歸洋也。不知以重價雇洋人。而銀入夷地。何



如卽以重價雇華人而民不外投。況和局非可長恃。設遇閉關罷市之時。洋產洋人皆不能爲我用。將復從何措手。可否

飭下南北洋大臣通盤籌畫。逐漸轉移。務令此事確有把握。二三年後。毫不借助外洋。方足以收自強之效。

朝廷但事事覈實諸_臣自必事事用心。不然。泄沓之風。不知伊于胡底也。以上四條。_臣謹就管見所及。縷晰敷陳。竊維洋務辦理。至今本無上策。事變之來。深維終始斷自

宸衷猶得中策。若以國是委諸羣下，則終於無策而已。從前每遇釁端，動色相儆，情遷境過，粉飾依然。此次已有

旨，令曾紀澤極力轉圜，則布策遄返，和議可成，兵費不格外婪求，大局不遽形決裂，亦屬意中所有。但卽令勉強安帖，而後此之隱患愈深，各國之要脅踵至，苟不自立，何以圖存。

聖主如求辦理洋務上策，惟有於用人行政逐事覈實，痛懲積弊，無論或戰或和，舍此總無自強之日。目今中外諸臣，豈少材智，而觀望

意旨未能盡心。歷年洋務儼具規模、而逐細推求、俱無實際。興言及此、大可憂危。夫天下者、

皇太后、

皇上之天下也、

皇太后、

皇上操轉移風氣之柄、至計一定、禁止令行、何施不可。伏願此後嚴疆吏之責成、而隨時課其實效、委樞臣以綜覈、而措置務令咸宜、時局雖極艱難、事機猶可旋轉。若及今不加振作、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十月二十六日、奏招商局關

繫緊要宜加整頓摺並各口及外國請設立公司
招商運貨出洋夾片疏云、爲招商局務關係緊要、
宜急加整頓、以收實效而裨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招商輪船局之設、所以暗杜洋人壟斷、收
回中國利權、應妥協經理、以期久遠利益。乃初辦
既已不善、踵行更屬失宜、若不急爲主持、立見墮
壞、有不能不爲



聖主縷陳者。溯查該局開辦之始。道員朱其昂等領官款集商股。購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舊。第二船名福星。艙通而小。均卽沈溺。餘船合用者少。致連年皆有漂沒。而購買價值反較洋行新造之頭等好船尤貴。用人之濫。糜費之鉅。殊駭聽聞。其後虧折殆盡。津海關道員陳欽稟明直隸督臣李鴻章。派候補同知廣東人林姓往上海。邀怡和洋行管事之道員。唐廷樞。湊集商股數十萬。竭力補救。已有起色矣。唐廷樞頓起私念。復有道員盛宣懷爲之營謀交通。挾詐漁利。值旗昌洋行公司虧折其股

票每實銀百兩僅值銀五十兩上下。唐廷樞等詭稱商局現又賠虧，須六七十萬兩可以彌補。向李鴻章多方要求。李鴻章允爲撥款集貲，約共五十萬兩，令其妥辦，不准再虧。詎唐廷樞等領款後並不歸公，卽以此項私自收買旗昌股票，旋稟請李鴻章購買旗昌碼頭及輪船房屋。李鴻章駁斥不准。盛宣懷往謁前兩江督臣沈葆楨，詭詞慫恿。沈葆楨欣然允行，遂續撥庫帑百萬兩與之。具奏時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其旗昌原本約二百二十餘萬兩，已虧大半。唐廷樞等仍按該



洋行原本銀數開報、除將所領帑銀百萬兩作爲先付半價、實卽劃歸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銀扣算入己外、下少百餘萬兩之數、仍欠旗昌約定分年歸還、因有此作爲。二百二十餘萬兩之本銀歸入商局、由是局本日大、各碼頭船隻經費愈繁、息銀愈增、又復大虧、勢將決裂。唐廷樞等計圖脫身、遂邀江蘇道員葉廷眷接辦。時光緒四年夏也。葉廷眷查明該局本銀應在五百萬兩上下、各項時值約二百五十萬兩上下、當稟報北洋大臣有案、造具清冊、覈對各輪船原價、如付九萬兩者、

現冊已作十五六萬兩、付七八萬兩者、現冊已作十三四萬兩、係將侵虧之銀加攤於碼頭輪船房屋各值之上。當原買時價既浮冒、積年用久、價轉遞增。洋商新船或十五年、或十年爲度、將餘利所得、每年酌提少許、以補輕船價、故原本年減一年、至十年後祇存料價、抵以時值、尙有盈餘。該局不然、致局本僅存其半、而外欠生息者尙數十萬兩、江南公款一百九十餘萬兩、均不能歸還。自葉廷眷接辦、至四年底止、此半年中所得餘利約有九十餘萬兩、除開支經費息銀外、尙有賠償保險失

事之用、仍餘銀四五十萬兩。五年正月至六月止、亦於開除外、餘銀五六十萬兩。若由葉廷眷一手經理、計至六年、可將虧折補足、再將船價遞年覈減作本、力任勞怨、局務可望起色。時唐廷樞盛宣懷見事有轉機、復設計排擠。葉廷眷畏咎引退、李鴻章雖未允准、而葉廷眷已不復與聞。唐廷樞等將局章更換、現又年餘、恣意侵挪、略無顧忌。此該局辦理始末實在情形也。李鴻章曾奏稱招商之設、原以分洋商利權、於

國家元氣、中外大局、實相維繫、賴商爲承辦、尤賴官

爲維持誠恐難以久支貽笑外人且墮其把持專利之計。是該督所論實已洞見本原特於唐廷樞等之營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數千里外情事或未能深悉。近聞該督復奏請將公款一百九十餘萬兩分五年提還後局務歸商而不歸官並請將提還公款悉解北洋爲辦理洋務之用。夫歸商而不歸官則局務漫無鈐制流弊不可勝窮虧累日增終於敗壞。該督所請與前奏商爲承辦官爲維持之語係屬兩歧。或其意重在公款遂不及爲商務持久計也。且卽以公款論前旣准予緩息數年



而現在按年拔本、不過將每年餘利歸還公款。葉廷眷經年所餘、卽利銀足敷歸款、尙有盈餘之明證、其作本之公款仍存局中、悉充唐廷樞等私橐、是徒以庫帑供伊等營利肥私之用。揆諸情理、亦未得爲允協。臣以爲商局有益、必當加意護持。旣爲護持、卽應認真釐剔、謀商人長久之計、並以爲國家利賴之圖。至謂帑項必令有著、猶其中之一節。葉廷眷經理年餘、確有成效、是及今整頓、尙非不可挽回。若聽其廢墜、將來再無興辦之日、從此利歸外國、坐視中土添一漏卮、實屬可惜。目今整頓

之法、首宜嚴汰局員。唐廷樞、盛宣懷、蠹帑病公、多
歷年所、現在仍復暗中勾串、任意妄爲、若任其逍
遙事外、是無

國法也。劉坤一、新任兩江、無所用其迴護、且見聞切
近、訪察易周。擬請

飭下該督臣據實查辦、此時不准干預局事、專派委員

總理、以便覈定章程。各省借撥庫款、南洋居多、專
款歸庫、方爲正辦。況分年提還之款、亦不足應急
切購辦之需、卽北洋必需此項、而該局餘利實敷
每年還款、卽由南洋扣收撥解、未爲不可。且免掣



動本銀貽誤商局、自屬有益。各省濱海碼頭以上海爲總匯、濱江碼頭亦江南居多、均南洋所轄地面、事權分屬、呼應較靈。擬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就近各專稽查、分收庫款、以免蒙混。至營運所入、理宜涓滴歸公。擬請

飭令詳籌妥辦、仍依葉廷眷按船報帳之法、就各碼頭由關道印發三聯空票填用、一給客商、一報通商大臣衙門、一存根畱局、按月辦理通報、以杜侵蝕。碼頭各有總管、一處辦壞、與各處無妨、並可比較優劣。該局商務與票商洋行行情相同、宜仿其法、

分以專責成、合以計歲入、方爲經久無弊。局務旣清、公款自歸有著、將每歲盈餘、次第補償、公商兩款缺額、其公款原存本銀、仍作爲庫款盈餘之項、按年生息、隨時酌劑、務祈周密、庶幾上不虧

國、下不病商、根基旣固、久遠可期矣。臣於商務素非通曉、獨念該局係

國計所關、冀其永行無弊。近年辦理不善、議者紛然。臣博考周諮、得其底蘊、當此尙可補救之際、不敢不據實詳陳、以冀及早清釐、有裨時局。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又片奏云、再俄人在中國購茶、

向由上海輪船運至法境登陸、由英達俄。旋因運
路寫遠、英法收稅極重、該國改由天津至通州登
陸、運至張家口及恰克圖、國棧接運。從前張家口
本有西幫茶商百餘家、與俄商在恰克圖易貨。及
俄商自運後、華商歇業、僅存二十餘家。且華商稅
則每箱納四兩數錢、俄商稅則每箱僅二兩數錢、
故華商不能辦運。然俄人自運得茶、亦屬艱難。前
津海關道員黎兆棠欲按照通商章程、准由華商

運貨至外國交易之條、擬請招商運茶、由張家口至恰克圖、往俄國交易、其稅銀亦照俄則辦理。此議若早行於北、推廣於西、則俄人樂茶貨之流通便利、當不更有各處通商之請。又前聞黎兆棠議立宏遠公司條約、其意以爲輪船之利、僅就各省碼頭裝運而未及外洋。故各國所需、勢不能不來華購運、口岸條約由此日增。若令華商由輪船運貨出洋、則洋商可以少至、暗中消弭無數事端。其時有前開設怡和洋行之外國商人聞有此事、傳播外國、贊爲盛舉、咸願助成。至天津商議數日、回



國候信。旋因黎兆棠去任回籍，未及舉行。臣每思之，竊服其用意深遠。夫外洋不能不有求於中國者，其本意要圖專在養命之需與貿易之利。至於種種後慮，係辦理不善之流弊，要不得謂商務卽戎機也。處今日局勢而思利導之策，須商情大通，斯外釁易弭。第任洋人之壟斷，必匱中國之利源。惟商人運貨出售洋地，實寓操縱循環妙用，且不拂洋情，不費

國帑，有利無弊，何憚不爲。可否

飭下南洋大臣咨商船政大臣、黎兆棠如及今尙能舉

行、卽先於上海及英法各國設立公司、仍按原議
條款斟酌損益、湊集商股、作速開辦。其三口及北
口可否一律舉行、並令咨商北洋大臣、酌覈定議、
及今會商可否於西口一併及時開辦之處、伏候
聖裁。臣愚以爲外洋偏處以來、中國兵氣旣墮、商力亦
困、自船政聿修、兵商二者略有憑藉、尙未得行用
實益。必兵船出洋、然後中國之軍威可振、商船出
洋、然後中國之利權可收。居今而策富強、未可視
二者爲緩圖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尋奉

旨、交南北洋大臣查復。直督李鴻章復奏云、竊 臣 欽奉

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寄諭、祭酒王先謙奏招商局務宜加整頓各摺片。設立招商局、原期收回中國利權、如果局員等營私害公、敗壞局務、亟應痛加整頓。李鴻章創辦此局、責無旁貸、著逐一嚴查、認真整飭。如唐廷樞等、是有侵帑把持、並設計排擠各情、卽行從嚴參辦。葉廷眷經理是否確有成效、其辦理章程有應變通之處、自應及早設法。該祭酒請令商船出洋、目下能

否及此將來如何漸次開拓、妥籌具奏等因。欽此。
遵經札派江海關道劉瑞芬、津海關道鄭藻如、將
所參各款逐節嚴查。旋據該關道會同南洋所派
之江南製造局道員李興銳稟稱、招商局銀錢帳
目向由駐滬道員徐潤一手經理、當向調冊詢核、
並就原奏分條查覆。如朱其昂等購船價貴、均卽
沈沒虧折殆盡一節、該關道等查同治十一年、已
故道員朱其昂購買伊敦、福星、永清三船、於上海、
天津各立碼頭運漕攬貨。因創辦之始、外洋及貿
易情形未熟、船價稍貴、其用人濫而糜費多、亦所



不免。次年添派道員唐廷樞、徐潤會辦，增置輪船碼頭，頗有餘利。將朱其昂虧折四萬餘兩，分年提補。其伊敦一船，旋在大沽遭風沈沒。福星一船，在黑水洋被英船撞沈，令洋商賠給。此皆事出意外，並非船不堅固。該局厚生、江長兩船，亦在江海失事，均歸保險局償還。於局本尙無虧欠。又原奏唐廷樞、盛宣懷以公項私買旗昌股票，抵數扣帑，入已。旗昌原本已虧，收買時仍照原本開報一節，該關道等查。光緒二年，臣處撥給官款，係添購豐順、保大、江寬、江永四船之用。唐廷樞等並未挪移私

買股票。是年冬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由南洋撥給官款銀一百萬兩、分期交付旗昌洋商、取有收據、且係徐潤經手、唐廷樞、盛宣懷更無扣幣入己之事。惟應付旗昌銀二百二十二萬兩、除撥官款外、應照盛宣懷等原稟、由各商湊集銀一百二十二萬兩、乃僅招商股四萬餘兩、以之抵還旗昌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甚巨、遂由局借墊銀四十餘萬兩付給旗昌。尚短銀六十九萬兩、係將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餘費按年積存、陸續歸楚、未踐原稟之言、致有疑爲詭詐者。洋商房產交易向



有五釐中金分給經手之人，卽盛宣懷等原稟花紅是也。買價至二百餘萬之多，應提花紅銀數不少。盛宣懷等主持其事，卽使毫不沾染，難免羣疑眾謗。至旗昌股票，唐廷樞徐潤或有一二盛宣懷久在仕途，未必有此。卽有股票，不難逕向旗昌取銀，何必劃扣付款？且旗昌亦斷不肯將應收價銀任唐廷樞等劃扣入己。其輪船等項買價二百二十萬兩，係照市值估價，並未將旗昌虧折之數併入買價開報，亦屬眾所共知。又原奏侵虧之銀，加攤輪船各值之上，葉廷眷接辦起色，被唐廷樞、

盛宣懷排擠、畏咎引退、唐廷樞等恣意侵挪一節、該關道等查、招商局本上屆結帳、計存官款銀一百九十萬兩有奇、商股八十餘萬兩、所置輪船碼頭等項共實用銀三百六十五萬九千二百兩、以存抵用、短銀九十二萬五千餘兩、除以保險、公積等款濟用外、尙短銀七十四萬五千餘兩、係由唐廷樞、徐潤等向錢店借墊、並無現銀存局、無從侵挪。現將碼頭、船棧等項核估市價、尙屬相符、可信其無加攤各值之事。至從前獲利無多、未能卽除船料、光緒四年七月至六年六月兩屆結帳、均有



盈餘、共除船棧成本銀八十餘萬兩。此後若逐年得利、陸續減折、自可折除船料。道員葉廷眷係光緒四年秋間、由唐廷樞等稟請奏委入局會辦、因於生意未悉、始則力辭、繼則稟明試辦一年。到局後、卽赴蘇、浙、江、鄂等省商辦漕務、迨回滬與唐廷樞等商議、將總分各局用費責成經手之人包辦、稍得節省。五年春、赴津通交米、至秋南旋、中途感冒、兼以老母多病、具稟乞退。未准、隨卽請假侍奉醫。調葉廷眷之入局、係唐廷樞等稟請、決無排擠之事。且局中結帳、皆有餘利、局務尙有起色、亦何

至畏咎引退。又原奏官款分年提還、局務歸商而不歸官、是以庫帑供唐廷樞等營私之用一節、該關道等查、光緒六年、臣與署南洋大臣吳元炳奏定、商局官款除已還東海關等銀十二萬餘兩外、尙存銀一百七十餘萬兩、自是年起、分作五年將運漕應領水腳全數抵還、其輪船運漕用費、取給攬載客貨之中、以後生意盈虧、在商不在官、使官帑先有著落等因。蓋專指生意盈虧而言、非謂局務卽不歸官也。又查光緒三年奏案、官款自是年起、緩息三年、俟光緒六年起、勻分五年、緩息拔本、



統計八年官款全清。其緩收息款、以後或作官股、或陸續帶繳、屆期察看情形再議等因。是至光緒十一年、官本還清之後、尙有八年息銀約九十餘萬兩。若存局作爲官股、應由局按年繳利、否則由局將原息陸續繳官、斷不能任唐廷樞等自肥私橐。該關道等又查、臣於光緒六年六月奏准、將各省借撥該局官款、每年應還銀三十五萬餘兩、酌提三屆、合銀一百餘萬兩、以抵訂造鐵甲船之需、與商局並無出入、自應逕解北洋、無須如原奏由南洋收解。其餘兩屆應否由南北洋分收撥解、請

屆時酌定。又查總分各局銀錢出入定章本應按船開報。若如原奏用關道三聯印票。殊於商情體制有礙。應無庸更張。並據該關道等籌議。華商運茶、華船出洋二事。暨整頓商局事宜。具稟前來。臣詳核該關道等查復各節。大致明晰。但尙有錯誤之處。查光緒二年冬。盛宣懷等公稟南北洋原案。據稱收買旗昌輪船等項。合銀二百萬兩。議由是年十一月十九日付頭批銀二十萬兩。十二月十八日付二批銀二十萬兩。次年正月十七日付第三批銀六十萬兩。卽行交盤。此外一百萬兩作爲旗



昌暫存商局八釐起息、分期歸還。又漢口等處碼頭等項連花紅合銀二十二萬兩、於六箇月內交銀過付、惟商局並無餘力。此項資本二百二十二萬兩、除旗昌向有華股二十萬兩可勸令仍充股分外、請撥官本銀一百萬兩、並飭兩淮運司會勸淮商、每一引搭股銀一兩、可得銀七十九萬二千餘兩。再通飭各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商富搭股等情、當經臣鈔咨總理衙門、查核有案、是原稟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不得謂其詭詐欺朦。嗣因怡和、太古兩行更相傾擠、各司道

既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卽附本故僅集股銀四萬餘兩此則時勢使然未可苛責局員者至該局既驟難集股自不能不暫向錢莊借墊及以緩息等項應急係屬變通辦法亦不得怪其未踐原稟之言又花紅卽是中金一節臣傳見當日經手之唐廷樞面加嚴詰據稱係上海金利源輪船公司所得蓋旗昌兼辦金利源公司每年得行用銀十餘萬兩今將全幫輪船賣給商局其公司生意卽歸局經理該公司行主每年少十餘萬進項而各口所用辦事人等給予薪水盤費令其回國或另



謀事。是以於漢口等處碼頭等項價銀之外，議及花紅，以爲該公司津貼。彼先索要漢口等處碼頭等項價銀二十五萬兩，花紅銀十萬兩，商局僅共給銀二十二萬兩。立有約據，聲明此項價銀二十二萬兩，其售於本局上海輪船公司之花紅亦在其內。早經鈔呈轉咨總理衙門有案。所謂上海輪船公司者，卽金利源也。所謂上海輪船公司之花紅者，卽金利源所得也。開載本已分明，不難調據查考。此事雖盛宣懷、徐潤、朱其詔先至金陵請示，而各項價值均由唐廷樞與旗昌行主面議，既係

兩家自行成交、並無居間之人、焉有中金之理。盛宣懷於畫押之日、已赴湖北礦局、並未在場。所有商局應付旗昌價銀二百二十一萬兩、均已陸續交付明白、不但有合同收字爲據、且各次付銀係西洋匯豐銀行代收、一付一收、鍼孔相對。又有商局、旗昌、匯豐三處帳簿可憑。若有分文花紅交付商局經手之人、儘可查詢旗昌行主、調核各處帳簿、卽在滬股商及本局所用華洋各夥千百人、亦屬共見共聞、斷難掩飾等語、情詞甚爲真切。臣迭次訪察、亦未聞有盛宣懷等沾染絲毫中金之事。



乃該關道劉瑞芬等於集股一節並未細查。原稟於金利源所得花紅一節又未調查收銀字據疑爲商局經手人所得中金殊屬錯誤應卽照案更正以昭平允。至招商局收回中國利權關係大局甚巨臣於同治十一年定議創辦誠如

聖諭責無旁貸是以迭經維持整頓嚴飭局員寔心經理以期久遠不敝隨時奏明有案。事雖商辦官仍督察並非漫無鈐制斷不容其恣意侵漁。該局爲洋商嫉妬從前旗昌、怡和、太古三行合力傾擠其水腳跌價有減至一半者有減至三分之二者商

局不能不隨之俱減，以致無利有虧，商股亦多裹足。迨收買旗昌後，資本短缺，又有修理船隻之用，仍須出息借貸，並飭運直晉賑米多，而且急局船不敷調用，由局代雇洋商輪船，賠貼水腳槓剝等費。嗣經唐廷樞等與怡和、太古設法議和，生意順手，意外貼賠之費亦少。故自光緒四年七月至六年六月，兩屆結帳，皆有盈餘，僅借錢莊銀七十餘萬兩，較之光緒三年缺本一百四十餘萬兩，已減輕七十萬兩。又除舊船等項銀八十餘萬兩，其尾欠旗昌價銀六十九萬兩，亦經歸結清楚，實係漸

有起色。盛宣懷早經到直候補，局務已不與聞。其會議收買旗昌，乃去一大勁敵，洵屬借賓定主之謀。劉瑞芬等稟覆，亦謂其具有遠見，於商局不爲無功。該員與唐廷樞等既無侵帑害公，把持排擠情事，均應請

旨免其置議。唐廷樞熟悉中外言語文字，船務商務，與徐潤辦有成效，應仍責令唐廷樞、徐潤實心經理，由_臣等隨時稽查督飭。其一切出入數目，按期分晰開報，俾供眾覽。每年結帳時，照章由滬、津兩關道就近赴局清查一次。所有該局內外各項挂欠



帳日十餘萬兩，卽令唐廷樞、徐潤分別催收追繳，提還具報。嗣後不得挂欠，轉致輻輳。劉瑞芬等以攬載客貨，難免代攬之人，挪前壓後，或串通輪船司事，以多報少，銀兩延不解局。其局中股票聞有巧滑之徒，減價收買，另招新股，更名抵結，從中漁利。擬請整頓兩條，應嚴飭唐廷樞、徐潤認真釐剔，防範力杜流弊。凡用人一切不得稍涉瞻徇，浮濫糜費，違則從嚴參辦。至局存各省官款銀一百七十餘萬兩，臣前已奏定自光緒六年起，由運漕水腳內分作五年扣還，內應酌提三屆銀一百餘萬



兩抵作訂造鐵甲船之需。其第四屆第五屆銀約七十萬餘兩，仍應歸還各省。內如湖北省因上年裝運霆軍來直，輪船水腳無款可籌，已擬將第四屆官本作抵。浙江省因海塘工程需款，屢請提撥濟用。此外各省情形略同，自應將第四五兩屆應還官本，屆時於運漕水腳內照數扣出，撥還各省歸款，以符原議，而免紛更。其八年緩息之款，合銀九十餘萬兩，並照奏案，或作官股生息，或陸續帶繳，屆期察商覈辦。至王先謙片奏華商運茶赴俄，照俄商稅則辦理，並設宏遠公司華船運貨赴外。

國兩節查俄國需用之茶向由華商專運獲利頗厚今被俄商佔去據劉瑞芬等稟稱能將華商運俄之茶亦照俄商稅則只完正半兩稅自可漸復華商舊業有裨大局不僅招商局轉運獲益容臣咨商總理衙門核辦至黎兆棠前擬設立宏遠公司以巨貲難集尙未定議招商局船前曾駛往新家坡小呂宋日本等處因該處各有公司輪船攬載未能與抗光緒五年派和眾輪船試走夏威夷國之檀香山美國之舊金山該兩處華人雲集裝載客貨尙旺六年添派美富輪船常川往來臣因

皇太后、

訂購英廠碰快船將成、遴派員弁水手出洋驗收、
飭局派海琛輪船裝載駛往倫敦。是華船赴外國、
招商局已經試行。劉瑞芬等謂應就局船相機逐、
漸推廣、藉資獲益、自應照辦。所有查明分別整頓、
辦理緣由、謹據實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尋江督劉坤一再奏云、竊臣於光緒七年正月十
五日、欽遵

諭旨、飭據江海關道劉瑞芬等查明招商局被參各款、



請將道員盛宣懷革職示懲、並請將官帑本利共一百四十餘萬兩作爲官股據實復奏。奉

旨畱中欽此。茲准直隸督臣李鴻章咨鈔復奏摺稿、以劉瑞芬等查復各節、不無錯誤、爲盛宣懷極力剖辨、奏請免議。是非可否、

朝廷自有權衡。第查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貪詐情形頗屬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

聖主之前者。李鴻章以盛宣懷等原稟收買旗昌輪船等項共二百二十餘萬兩、請撥官本銀百萬兩、並飭兩淮運司會勸鹽商每一引搭股銀一兩、可得七十餘



萬兩、再通飭各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百二十二萬兩之說。臣查前督臣沈葆楨於光緒二年十一月具奏招商局收買旗昌洋行輪船等項所需價值甚鉅、請由浙江等省通力合作。摺內聲明先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儘力攢湊、祇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協力籌撥一百萬兩等語。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卽係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招股之項、

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於摺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各司道查照辦理。詎有輕擲百萬庫款、其餘聽其虛懸。而盛宣懷亦無隻字稟催、甘以重息在外稱貸。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爲實、無俟他謀也。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復籌商、至於數四、必須斟酌盡善而後

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爲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

言之隱矣。李鴻章以招商局所給花紅併入漢口等處碼頭買價二十二萬兩之內，係旗昌併辦之金、利源輪船公司所得，自屬可信。即臣復奏摺內亦稱連花紅在內。第劉瑞芬等查明盛宣懷所得花紅係旗昌於買價二百二十二萬內，每兩抽出五釐以作中金。一則出自買主，一則出自賣主，彼此不容牽混。洋人買賣房產定規，均有中金一項。此次交易二百二十餘萬，在彼何能獨靳，在此何必獨辭。盛宣懷等爲利孳孳，亦無讓而不取之理。劉瑞芬與鄭藻如、李興銳辦理洋務多年，於此中

委曲極爲熟習、何至指無爲有、以李代桃。此係中飽之貲、何肯形諸筆據、授人口實。似不得偏聽招商局員一面之詞、而反咎劉瑞芬等不查收字也。

臣與李鴻章奉

旨查辦招商局事已兩次矣、前次李鴻章以爲不必調查、僅以分年拔還官本具復。此次不得已而委查、又以劉瑞芬等查出各節爲錯誤、其如人言何。且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亦非僅憑劉瑞芬等一稟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買此項輪船後折耗益甚、採諸物



議核諸卷宗、盛宣懷等實屬咎無可諉。查旗昌股票每張由二百兩跌至六七十兩，勢已萬分不支。乃招商局一若恐其自行倒歇，而汲汲代爲肩承。旗昌原製輪船碼頭等項，費銀二百餘萬兩，行用十數年之久，而招商局仍以原價受之，其續添之碼頭等項，則月給銀二十二萬兩。夫外洋於輪船等項，向有按年折減之例，卽中國諺語所謂殘貨半價也。盛宣懷等善操奇贏，何獨貿貿若此？所買輪船共十六年，次年碰沈之船，尙謂數之適然，並非船不堅固。此外尙有改作躉船兩號，計值已數

十萬兩、尙得謂之便宜乎。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糜更鉅、次年係第五屆、竟虧銀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

國帑商貨、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眷入局經理、是爲第六屆、遂餘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併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鉅、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至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卽將盛宣懷查鈔於法、亦不爲過、僅請予以革職、



已屬格外從寬。臣非故與招商局爲難。去春欽奉諭旨嚴切。臣與李鴻章正在分途委查。乃招商局員不候劉瑞芬等稟復。先於上年十二月臚列十八條具稟。李鴻章鈔咨到。臣滿紙嘵嘵。不堪寓目。臣雖深爲詫異。未便明斥其非。嗣經劉瑞芬等查復前來。臣詳加閱核。頭緒紛繁。其中雖有不實不盡之處。因其牽涉洋人。無從質究。至所陳盛宣懷一二劣蹟。耳目昭彰。且案牘具存。尙有不止如劉瑞芬等所言者。若復涉於姑息。則是法紀蕩然。將來各局相率效尤。尙復成何事體。盛宣懷究應如何懲

辦以昭炯戒之處恭候
聖裁不報。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歲。

九月、

孝貞顯皇后奉安定東陵奉

派詣

陵行禮、

賞加一級旋因

升祔太廟禮成、在事人員復

賞加一級是歲、

覃封晉贈祖峻齋公爲通奉大夫、祖母曾氏爲太夫人、府君載之公爲通奉大夫、晉封母鮑氏爲太夫人。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一歲。

三月、

孝貞顯皇后周年奉

派詣

陵行禮。初七日就道、吾母太夫人尙無恙也、迺初八

日申刻、猝中風痰。不孝十一日回京、太夫人不

能言者已數日。不孝延醫診治、禱天請代、毫無應



驗竟於十六日寅時棄不孝而長逝。嗚呼慟哉。不

孝哀迫之餘、勉治大事、思太夫人一生嘉言懿

行、不可無傳、謹就苦次成太夫人年譜一卷、求

當代賢人君子爲文、傳之無窮。五月初十日、不孝

扶太夫人靈櫬啟行、由海道南歸。六月初十日、

抵湘省、奉太夫人靈櫬於營盤街宗祠側試館。

十一月初七日、因宅兆未就、暫厝於城南十八里

之杉木衝山。是歲二月、撰集續古文辭類纂成、

刊之湘中。序云、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

學主張後進、海峯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

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闡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

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

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聞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舁陋寡儔，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



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
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
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
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
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例略云、論辨類元六十
四、續四十二、序跋類元二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
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
辭、所弗尚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書說類元八十
五、續書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
詔令類元三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

碑志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
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頌
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駢儷。
國朝諸家尤罕沿襲、間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
三十八、續十七。纂集斷自乾隆以降、故薑塢、梅
崖與焉。姬傳受業薑塢、復與殿麟、梅生師海峯、臺
山、絜非師梅崖、碩士學於絜非、更事姬傳。姬傳之
徒、伯言、異之、孟涂、植之最著、碩士行輩差先伯言。
其年家子異之、典試所得士也。仲倫、春木、生甫、出
姬傳門、少後、薑塢曾孫碩甫、亦姬傳高第弟子、而



名業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品詣孤峻、尺木其族子、究心理學、尤與臺山善。子居皋、文私淑海峯、同時拔起者、小峴、祁孫其尤也。湘舉善、碩甫而與、壘叔相先後。月滄歸衡、桐城嘗問道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鄉人伯韓、子穆、翰臣、定甫亦請業伯言。子序通甫位西子、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魯川兼師兩人。異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之門惟存莊著稱焉。曾文正公亟許姬傳、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

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哉。南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及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百餘年文人承嬗離合之迹略可觀矣。自惜抱繼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當海峯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韻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



有當而已。愚柔者仰企而不及，賢智者則務爲浩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真，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踰越。迺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迺謂吾文派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昔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真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街

不已。皇孫二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如。覽者自得之。來氏泯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篤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謂師承。不無繆附。孟長卿言。田生枕鄒傳經。祇以取譏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綦殊。開卷卽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涂跡竝合。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



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畢生苦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護惜之。苟有可取、勿遽末殺。區區寸抱、幸高識者諒焉。是編刪始、聞見苦隘、桐城蕭穆敬甫於其鄉先輩遺文及海內名家專集、儲藏略備、遠道見餉、數逾百種、往復論列、裨益宏多。成書後、就正於吳冀州汝綸、摯甫、開示大義、匡我不逮、可謂直諒多聞、當代之益友也。周自菴先生商榷之餘、間加評論、輒爲彙入。生平於師友寸善、拳拳服膺、附書簡端、以志永矢。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二歲。

十月二十四日、安葬。太夫人於省城東鄉五十
五里善化縣屬之仙人市包爺廟前栗樹壠遷次
兄敬吾公、弟禮吾公、亡室張夫人、周夫人、弟婦張
恭人左右祔葬。十二月二十四日、遷葬。曾祖
考名園公、曾祖妣左太夫人、祖妣曾太夫人、
大兄會庭公、長嫂吳宜人於省城南鄉十八里之
向家衝山。是歲四月、校刊魏鄭公諫錄校注暨
鄭公諫續錄、文貞故事拾遺、文貞年譜、新舊唐書
合注、魏徵列傳、成爲後序云、嗚呼、自季弟之沒、余
孀孀獨立、心志於邑、沈憂迫切、不能少自發抒、迄



今十餘年矣。凡弟所造作鐫篋，不忍省覽。歲壬午，遭母喪歸，孤苦餘生，益以病困。乃強自振厲，取所爲詩文及校勘書籍，覆加考訂，將次第刊之。勉成余弟未竟之志，亦以慰吾母於九原。旣成，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重校續錄二卷、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迺序其後曰：自古以諫名者多矣，或危言激論於濁亂之朝，身遭菹醢，聲流奕世，使學者掩卷歎息，美其言而哀其忠。或回翔盛時，抗懷古哲，樹迹剛鯁，情存建白，亦足同一時之風，振頑懦之氣，蓋中材有志者，猶勉企焉。然而識足

以達萬事之原、才足以持國家大計、而不爲一日
茭茭之謀。事英毅之主、立言必切、其身當斧鉞、犯
雷霆而無所於動、則吾以爲難。其人如魏鄭公者、
千載一遇而已。唐承隋大亂之後、先王之道墜地
盡矣。太宗講求政理、博謀羣臣、惟公以仁義之說
進議者。或訾其非、太宗信之、力行不倦、紀綱法度
犁然當乎人心、曾不數年、幾致刑措、歲豐人和、四
夷賓服、使當時風俗革、南北亡隋之敝、烝烝焉日
進於古。後世人主知三代之治爲必可復、而不敢
有菲薄斯民之心、皆公之言啟之也。然則天之生



公非獨贊有唐二百九十年之鴻業、亦所以開後世之治也。公裨補闕漏、發慮出謀、^③炳於史籍、他人得其一端、皆可以自表著。其尤難能者、在於正人主、非心急起直撻、而同其意於俄頃之間、同朝變色、結舌莫能自伸、獨坦然出之、不以喜怒從違、毫髮介意、非其學足析理而氣足、^④配道何以幾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公其有焉。^⑤唐世傳公事蹟者、有敬播、劉禕、之、張大業、王方慶、數家、獨方慶諫錄傳、其自序云、採聽人謠、參詳國典、以成此錄。案唐百官志、貞觀初、

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後。復置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及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畏人知、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⑥故貞觀時事、記錄獨詳。方慶得據國典、以求其實、其與政要、通鑑冊府元龜間亦文同事異、詳略互殊、則以採聽人謠傳聞各別耳。公傳載太宗詔公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非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右丞、參校各書、公遷尚書丞在貞觀元年。或遂謂公前後祇二百餘奏、非也。而諫錄所載、通公生平一百三十事、



知遺佚多矣。余弟既寶愛是書，詳爲校注，並及續錄。且輯拾遺年譜二書，所以表章鄭公甚至誠，不可少之作也。余復以自著新舊唐書合注、公傳、附後、俾後之景仰公者，攬其全云。^⑧新傳云：熾人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褚遂良，帝不悅。通鑑亦以爲言者如是。舊傳則謂徵自錄示史官，曾子固據之書公傳，言以是益知公賢，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余謂當時既有仗下記錄，則諫爭必眾見之，奚煩自錄示人？且此^⑨後世近名者之爲之耳。公烏有是哉？嗚呼！能強諫而不自以爲名，則庶

乎純臣矣。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三歲。

自回里後、刻書尤注意東華錄、閏五月、成天命。

朝一十卷、天聰

朝十九卷、順治

朝三十五卷、康熙

朝一百一十卷、雍正

朝二十六卷、合前刻續錄嘉慶

朝五十卷、道光

朝六十卷、咸豐

朝一百卷同治

朝一百卷共四百一十九卷。敬序云。臣聞天以佑民爲心。君以體天爲國。此理千古不易。自有中國以來。君臣陳戒。恆用是爲勸勉。至於實盡牧民之職。以仰承天休。丕基洪業。鞏若金城。當開國而已垂億萬禩之統。未有如我

大清者也。自古厯世久而得天下者。莫如周。忠厚累積。延祚八百。然昭穆之世。威靈浸替。啟東轍矣。炎漢以降。其君多以崛起草莽之際。媮爲一切。以幸天下。一再傳後。綱紀頽弛。陵替之漸。開變亂之端。



作卽有享國絲遠、曾無百年不邁、內憂外患、苟且枝柱、卒用顛危。所以然者、祖宗培植而未遑、子孫紹述而不足、恩澤不能深結人心、而法復無以持其久也。明祖肇立百度、號爲精密、故其末季師喪財匱而國勢不傾。然開荆之初、誅戮安忍、靖難兵興、元氣剝喪、仁厚之澤亦少竭焉。萬厯以還、綴旒在上、延及天崇、橫恣極於宦寺、盜賊四起、元元塗炭。至於言路猖狂、變亂國是、君有權而不敢收、臣有忠而不能效、綱維蕩然、國亦灰滅矣。由是觀之、爲治之道、豈有他哉。仁爲百姓、畱其有餘、雖萬厚

不以爲嫌。法爲天下制其未過。自一政有不足。惟在人主謹持魁柄。因事調劑。以適其宜。斯爲可大可久之業。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我

太祖皇帝肇興東土。無利天下之心。因明臣召釁起兵。復仇既定。諸部破明兵。取遼瀋。遐邇懷畏。遂建

尊號。用賢納諫。崇儉黜奢。嚴法令以肅羣情。亟民事以崇本務。締造伊始。而治具畢恢。屹然建萬世不拔之基。爲

帝太祖功莫隆焉。



太宗皇帝下朝鮮、臣蒙古、殘明、取其城邑、性不嗜殺、感然以生民爲念。命將出征、每誠毋妄誅掠、屢勝之後、猶投書明主講和、至數十次。以善養人、禁絕侵暴、法不寬貴近、恩無間疏遠、雖未定中原、而精神意量廓乎兼容并包、萬流傾心、規模宏遠、爲

帝太宗德莫懋焉。

世祖皇帝冲齡正位、因明運告終、入關翦寇、奄有九有、親政以後、制作聿新、延訪儒臣、斟酌百代、

聖懷謙抑、責躬之詔屢下、迄於

晏駕、未改厥初。舉明季朋黨流風、賦斂苛政、一掃刮絕、與

臣民更始、俾溥海內外重覩天日、所以爲

帝世祖。

聖祖皇帝天錫智勇、幼卽以康乂天下爲心、值三孽不靖、東南岌岌、

宸謨默運、措寰宇於磐石之安、闢郡海島、犁庭漠北、危招羅刹、就我皋牢。

躬上聖之姿、以好古敏求爲務、誦讀講貫、儒生無以踰其勤、挽強命中、材武之士無能程其力、凡有制作、皆條理始終、開抉闢奧、爲萬代法、黜陟賞罰、與天下爲公。



宮庭呼吸、通於窮巷、

巡省河防、屢勤鑾輅。故能排羣疑而成丕績、蠲租給復、月不絕書。

湛恩龐鴻、浹民肌髓。古稱令辟、若漢之文帝、宋之仁宗、不足以仰方

美備。堯舜至矣、然洪荒簡陋、可以清靜無爲治之。如我

朝民物之熾豐、疆域之廣遠、有未易言就理者、洵乎

聖祖爲書契以來首出之

一人也。及

皇躬不豫、比戶祈禱、

升遐之日、路祭巷哭、徧於窮壤、凡有血氣咸懷一心奉主之誠、雖云守成、實兼開創、所以爲帝聖祖。

世宗皇帝始居潛藩、獨立不倚、

睿襟冲邈、默契

天心、唯

聖祖爲能無憂、唯

世宗不愧達孝。旣續大統、朝野欣慶、承六十年生息之後、慮天下習於縱弛、日揭示大義以濯磨人心、自宗藩以至臣庶、始凜然守法奉公、永遵蕩平正直之



路。至於

帡覆閭閻、纖微必至、

先聖

後聖、若合符節。以唐虞執中之心、極文武張弛之用、所以爲

帝世宗。

高宗皇帝仰紹

詒謀、以育以正、

天授神武、成

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

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極於無外。鑑儲貳之失、定立賢之策、善繼善述、於斯爲盛。所以爲帝高宗。

仁宗皇帝以繼體授受

親承

訓政爲曠代罕逢之盛逮

躬攬萬幾、首除煬蔽、三省邪民、應時平靖、遂以寬仁慈恕、鎮定海宇。至於周歷陪都、講武木蘭、昭示

祖宗之大訓、以垂戒方來、

孝思不匱、自來仁聖之君、鮮能及者、所以爲



帝仁宗。

宣宗皇帝養正青宮、戡定大難、踐阼後

躬行節儉、方物之貢、裁減大半、務約己以養天下之和、自抑以平天下之爭。

遺訓昭垂、欲舉配

天祔

廟、鐫碑陳器諸大典、及身罷之、

聖不自聖之心、度越萬世、故

廟爲

清

宣宗。

文宗皇帝卽位、嚴諭臣工、漸除積習、詔求才賢以資弼亮。
羣下震動、回易耳目。值羣盜肆逆、久未蕩平、憂憫
黎元、不遑安處。海疆弗謐、

宵旰增勞、成功未覩。而明識宏略、任賢勿貳、後來定亂諸
臣、皆拔自

特達之知、遂以經緯天地、重就清晏、故
廟爲

清

文宗。



穆宗皇帝稟

兩宮懿訓再造區宇

一人垂拱於上、百爾奔走於下、中土旣平、苗回並戢、自昔
中葉多故、若晉室之隆、卒保江東、唐平安史、遂階
藩鎮跋扈之患、皆以域中寇亂一蹶不振、惟

帝耆定偉烈爲方策冠、將錫海內臣民以永永安集之福、
而早棄天下、弗究厥施、至於今日、哀慕之聲未已、
故

廟爲

清

穆宗。古之有國者英君、誼辟、恆不多覩。殷商賢聖六七，不皆有成績可稽。詩美成康，史言文景，繼世者惡焉。我

朝

神聖代興，開闢僅見，推其指要，亦曰盡教養之道而已。
聖祖

高宗前後普免田賦數至億萬、

列聖建元介壽諸鉅典，詔蠲逋賦亦動逾一二千萬。當粵寇鴟張，度支告匱，不聞有厲民之政，視師者權商稅濟饒，事過卽



詔停減江浙甫復、永減漕額、誠天地之至仁也。

世祖定律令、除冤濫、

聖祖每讞獄遲回審慎至再三、常以此意諭勉臣下。

世宗、

高宗、

仁宗明罰敕法、權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

古無疇比。

深宮修省、止於至善、自

朝達野、在綱不紊、羣臣士庶、莫不有當然之矩矱、俾

之率履以自納於理道之歸、



心法相承、繼繩加密。光天之下、海隅蒼生、咸憬然曰、聖人愛我、此其貽無疆之福、式克至於今日休也與。臣往誦蔣氏東華錄、粗知梗概、從事史館、敬繹乾隆以次各

朝爲續編。病蔣氏簡略、自天命迄雍正、錄之加詳、然後

列聖圖治鴻模、可循迹推求、而得其

精心所注。刻既成、謹颺言簡端、用告後世治國聞者。於虜、讀是編而不感奮起立、勉爲良吏民者、非人也。是則微臣區區纂輯之微意也已。又刊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三十卷成。敬跋云：自古書用紙代竹帛，美惡雜出。隋世平陳，存太建時書爲古本，別召工書者於祕書內補錄，爲正副二本藏宮中，餘實祕書內外之閣。厥後寫副，又有上中下三品之分。此在當時鈔本中，已寓鑒賞別擇之意。唐末始鏤板，逮宋而盛。太平興國間，三館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見於青箱雜記。史稱帝幸國子監閱庫書，問經版幾何，邢昺對以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以此知館庫所藏亦皆版本，自是目錄家網羅考訂，紛然雜陳。沿及元明，刊摹愈廣，將

欲博覽遺書、尤以精究版本爲重矣。洪惟

巨淸、肇造區夏、

列聖右文、遠邁古昔、

天府羣籍、富有日新。乾隆四十年乙未、

命取內府藏書重加整比、

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越嘉慶二年丁巳、以祕笈琅函
搜采彌夥、復輯後編二十卷。書都一千六百三十
部。自宋迄明、五朝舊籍咸備。旁羅遠紹、旣大極無
外、而於棊印流傳之時地、鑒賞採擇之源流、並收
藏家生平事略、圖記眞僞、研討弗遺、尤細破無內。



於版本嚴擇廣收、而明末影宋鈔本並從甄錄、仰見

聖學博大、囊括萬有、足以津逮儒生、準繩百代、而豈隋宋所能及哉。前編已入

四庫、提要不及後編、以世無刊本、罕獲觀者。光緒七年、於京師購得舊鈔、攜歸長沙。從弟先泰見而驚喜、願授之梓、以公天下。並假湘潭周氏鈔本、與湘潭胡元常、王啟原、善化劉鉅、及從弟先豫精心讐校。刻既成、謹綴言簡末、以見

聖代文治之隆、及儒者逢辰之幸、爲萬古所未有云。



又爲亡友同邑李禹臣謨刊其遺著壽梅山房詩存成爲序云昔人有言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余觀漢魏以來畸人騷客抱負瓌異泯默不得申姓名不見史冊獨其發爲文章流傳於若顯若晦之際有心人得而珍護之而亟欲其有傳於後非惟以其文足貴迺其志可哀也。及其傳之既久或繇此大顯百世下諷誦而慨慕之者誠有之矣。而伏處荒陋行而不遠終就滅沒後世傳記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勝道。則又以歎負有爲之才文采足自表襮而沈薶天壤魂魄

歎憾於九原者尤多也。凡以不遇之故，豈不悲哉。以余所交當世才儁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著作可以覽觀，相與愛重，而思有以傳之，亦余後死者之責也。其果大顯於百世下，爲論古之士所採錄，或惟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於不可紀極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貴其文，欲其不至沈葬，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豈與古人異歟。蓋與余交最早而遇最困以死者有二人焉。曰黃士畸、晉臣、李謨、禹臣。禹臣於晉臣爲中表戚，與余亡兄會廷少同學於晉臣之祖禹田先生，後廿餘



年不相聞。咸豐辛酉，余至武昌，訪晉臣水軍舟次，而禹臣方司嚮導營書記，始與余相見。語次及亡兄，輒爲之歔歔太息。已乃薦余自代而歸。後復出，終無所合，以同治辛未歿於九江旅次。禹臣喜爲詩，言必稱杜甫，又常以學杜勉余。偶有作，禹臣剔抉瑕病不少貸，余深韙之。蓋禹臣於詩實能得其所以然之理，而其生平顛連困憊，無所發抒，及時事可歌可泣，一寓於詩，多沈鬱悲涼之響，然卒以家貧不得竟所學，爲客以老且死，其身之所遭與心之所造，遽止於此。悲夫！余昔爲詩哭禹臣，今其

弟湯臣哀其遺詩見示爲刪存若干首而采之。禹臣性孝友、既嘗見於所爲詩、湯臣篤愛其兄、所以經營身後甚至家稍裕矣、而禹臣不及見。嗚呼、豈非其命也夫。又爲亡友同邑丁竺雲孝廉蓉綬刊其遺箸磨綺室詩存成序云、同年友丁君竺雲既卒之明年、其弟蕃綬介友以其遺詩屬先謙勘定。先謙爲刊存若干首、而序之曰、自古閎達雋異之士、將奮其功名以發其才、與志於文辭、恆略焉、以謂其道非尊也、而苟其學大而能博、有弗爲、爲之輒工、幸而乘青雲、佩金紫、聲燿乎後世、天下重



其人遂併其所旁及之業爲之矜重祕惜不忍其就湮。不幸而不遇以老死，或盛年而摧折其才與志，舉無所見於世，而其不甚措意以爲之者，反藉以略著其生平，則雖殘篇斷藁猶相與護持而亟傳之。如吾竺雲者，重可悲已。竺雲年二十餘舉於鄉，才識通敏，人咸目爲偉器。竺雲亦重自負，會試再黜，入貲爲戶部主事。窮年下帷，於書無不窺，治經史能得精意，工詩文，小楷尤端好，取上第若拾芥然。卒困不進，卒年四十一。竺雲旣連不得志，有所感憤，寫以詩，願不時作，或朋好督促始一賦，間

以質余因講論聲調高下字法欹夷銖黍必校和劑迺己。蓋竺雲爲學務窮其奧不自恕如此。今觀其詩清深雅健之作往往追迹唐賢而其性情風節嶢然不滓者皆於諷詠焉見之。雖事業未就名未立所存詩復無多然後之傳竺雲者於此或有取焉則竺雲爲不朽也。余與竺雲以同治甲子同鄉舉時吾邑中式二十四人官於朝者余及竺雲蕭敬庭彭稷初而已。三人所學各異皆誠篤君子也。余光緒壬午以憂歸八月竺雲赴至今歲四月又哭敬庭以歲月之不居。



國家之多難、二三朋舊奄忽徂謝、獨立庭宇、四顧蒼茫、手攬斯篇、有不知涕淚之橫落已。又校刻晁氏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成序云、自班書列藝文志、隋唐宋史代沿其例、家分類合、今古咸萃、千百載上之著述、賴以不泯、然世禩彌遠、作者日出而不窮、經籍糾紛、難可披討。

國朝修明史志、藝文斷代爲書、亦其勢然也。故私家簿錄、合前代載籍而彙輯之、有以考證其存佚、補正史之闕遺、所繫甚重。且史志僅列書目、不若簿錄家闡明指要、並其人姓字里居、生平事蹟、展卷

榮列、資學者博識尤多。自宋晁子止、惲爲此學，陳氏振孫繼之，並爲後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絕。蓋子止承其家文元公四世之學，藏書宏富，博覽不倦，又得井憲孟贈書，益採賾鉤深，發抒心得，辨正精覈，爲陳氏所不及。其言孔子之教，別爲六藝，然其要不外修身。若以此而觀六藝，猶在璇璣以窺七政之運，無不合者。不然，則悖繆乖離，無足怪也。又謂人惟有意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又謂儒者之道，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必修身以俟。知耳目之於聲



色有性焉、以爲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以此自爲、則爲愛己、以此教人、則爲愛人、於學問之途、實能見其大而返之約、其論釋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憂其爲禍、則以熙甯、元豐後、學者用意過中、如東坡輩、猶蹈此失、敘述本朝諸人、侃侃指斥、於夏子喬、王介甫、張天覺、無少假借、卽論當時事實、亦多足與正史相參訂、推明京氏易、以著漢易學源委、謂蕭穎士賦知幾、唐書褒貶爲失實、讀商子而訂索隱之譌、取文選以正淵明之字、蓋其大者在於明經術、維世教、其小者

亦足以沾益後來箋注考訂之士。信乎通貫宏遠、不名一家。陳氏謂其發明有足觀者。阮氏元稱其次序有法、猶淺之乎測晁氏也。惟其中或間引繆說、弗加考辨、或編類未審、姓氏牴牾。若陳直齋、馬貴與、焦弱侯所論、良亦未免。然大體精密、言議歸於至正、可以翼聖而信後者已。舊有衢、袁二本、得失互見、爰合而校之。既竣、槩於長沙。余於晁氏一家之學、庶幾盡心焉。聊以步姚、趙之後塵、而滿錢、瞿之夙願。若以不賢志小、譏之、則余滋慙矣。又刻巴陵毛貴銘詩鈔三卷。李佐周楨序云、余往與



巴陵吳南屏先生共事會城書局時先生續編沅湘耆舊詩集數爲余道其縣人毛西垣孝廉之詩竝誦其傑句余耳西垣名久未嘗得見其詩先生手一冊貽余笑曰昔鄧湘皋學博編前耆舊集盛稱其邑詩老歐陽礪東今余亦且表章西垣子視西垣詩不當過礪東乎余受而諷之信乎其詞之工而先生推許爲不妄也歲壬午王益吾祭酒歸自都門出以示祭酒大欣賞之惜其版藏毛氏外間傳本絕少願出金重梓以公同好西垣負異才博學由選拔得舉卒以不遇而沒其爲詩多瑰偉

絕特然在當日如南屏安之相親好爲之延譽者殆不可多得抑豈知其身後乃有無生平雅故以貴愛其詩必欲廣其傳如祭酒其人者邪蓋祭酒旣工爲詩愛才嗜善出其天性近刻其友丁竺雲李禹臣二君遺藁因及西垣嗟夫士困厄閭里卽有所篋箸欲以傳世行遠難矣顧亦惟其述作未遂過絕人耳誠使聰明才力能有所獨至以發聞成業雖詩文小技有心人猶加意護惜而思亟傳之況其大者乎西垣之沒距今三十年而其詩已爲世重如是其傳當益遠西垣復何憾惜南屏安



已卽世不得使一見以爲慰樂也。刻旣成祭酒屬
余序其首。自去歲在鄉相地感受風寒患腦後
虛驚暈眩之證是歲調治漸痊。六月服闋納妾宋
氏、毛氏。宋籍貴州、毛籍順天。九月挈家由海道北上。十月十
八日抵都寓爛麪胡同原任刑部尙書齊公承彥
寓宅前棟出租。凡三院中院大槐樹一、左院海棠
樹二、右院寬闊頗蒔雜樹。余邀家蓮生再從叔
彬、族慧英弟先慎偕至都中。余住眷屬於中右兩
院、三人讀書左院、商榷文藝興趣不孤。海棠盛開
時置酒其下尤足樂也。

校記

- ①書籍：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三作「之書」。
- ②勉：右引書作「以」。
- ③發慮出謀：右引書作「出謀發謀」。
- ④此處二「足」字，右引書作「克」。
- ⑤公其有焉：右引書作「公之謂矣」。
- ⑥「及許敬宗」至「不復聞機務」，右引書無。
- ⑦甚至：右引書作「至矣」。
- ⑧云：右引書作「焉」。
- ⑨「且此」下，右引書有「迺」字。
- ⑩陳：《虛受堂文集》卷二作「出」。

王先謙自定年譜中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四歲。

六月十五日奉

旨補授國子監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請暫行
停罷摺疏云、爲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維

深宮之施措、四海之觀聽攸關、一動作不可苟也。方今
軍事甫定、防務尙殷、

國帑竭於上、民生蹙於下、誠

皇太后、



備藏

皇上所宵惕勵之秋也。近聞有興修三海之舉，臣實至愚，未見其可爲。迎合之說者曰：

聖躬憂勞，宜有遊覽燕息之地。況貨出捐辦，亦復何傷。臣思三海地方宏闊，工費浩繁，土木旣興，踵增華飾，捐項不給，勢將以庫帑繼之。且舉事亦惟酌時勢之當否耳。今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爲數十年所未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通舟楫，男女露處，嗁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若

特沛恩膏，卽以此捐修三海之金錢，廣賑災區，全活民命，豈不較臺沼遊觀更爲愉快耶。

朝廷下一憂勤之旨，則疆吏多一分盡心，施一振恤之仁，則民情多一分固結。

皇太后、

皇上今日惟當念念爲

國事事爲民，庶有以鞏萬年不拔之基，而消寰海無形之患，俟民生樂業、

國勢自強，然後寄意遊娛，稍事工作，未爲晚也。昔唐太宗詔修乾陽殿，以備巡幸，納張元素之諫而止。



敬宗欲於宮中營新殿、李程言不宜興作、請以瓦木回奉園陵、敬宗欣然從之。史冊流傳、以爲休美、何必今代遽讓古人。人或謂事止不行、重拂

聖意。臣仰惟

簾聽以來、事事屈己以從百姓之欲、故天下感頌

聖德、異口同聲、豈因今日偶爾怡情、不肯一迴

宸顧。臣忝列班聯、受

恩深重、何敢箝口結舌、以負

聖朝。伏望

俯採芻言、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又代友人擬請

飭會拏直東豫三省交界盜賊摺疏云爲盜賊擾害地方、亟宜會拏以靖亂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爲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先於除暴。邇來捕務廢弛、盜賊繁興、而避藏之巧、延蔓之多、惟直東豫三省接壤之區爲尤甚。東有曹單、盜賊出焉、西有滑濬、盜賊聚焉、南有城武、考城北有開州、長垣、盜賊之淵藪靡窮焉。其間黃河兩岸、地方遼闊、遠則百餘里、近則數十里、交界處所、擊柝相聞、一夕可周歷三省、三省之盜賊、一夕可糾合一處。既有



此疆彼界之分，卽有此擎彼竄之勢。有司以鄰爲壑，孰肯越境而謀？此所以三省交界地方素名爲三不管也。於是有一村爲盜，良民不敢首者；有連鄉爲盜，里保不敢問者；有踰境爲盜，藉窩主藏身，夜聚曉散者。聞單縣境內有曰一千王莊者，大半出境爲盜。開州境內窩盜二百起，每起七人，扮商行劫。其聯盟結黨，猶是長槍會之故技，良由民情獷悍，械鬪成風，藉拳棍作生涯，視刀槍爲故物，千百嘯聚，樂於從事。至有父導其子，兄率其弟者。此三省交界之民，習於爲盜之實在情形也。官斯土



者平日未能潛移默化、反謂保甲良法爲紛擾、從不實力奉行、徒藉界址輻輳、巧爲委卸。遇搶劫案件失主報官、延閣不辦者無論矣。卽案情重大、不得已而緝捕、但憑總役爲耳目。而總役又以夤盜爲事、坐地分肥、羣盜趨奉、餽遺名曰拜門。因而力爲包庇。且有在此縣爲役、彼縣爲盜者。光緒九年、祥符屬之辛店集搶劫銀兩一案、經祥符縣拏獲正盜、供係長垣縣署現充總役、其明證也。是以案被告發、總役調停其間、或買物抵贓以償之、或演戲賠禮以謝之。如失主不從、必須破案、彼又移甲

就乙賄賣蠢愚無賴者抵案以圖消弭有司亦樂於百計彌縫倖脫處分情弊難以枚舉查光緒五年考城屬之秦家老寨被搶一案秦姓被賊殺死其姪受傷報官屢經上控迄未獲賊直至其姪候質身死結案十年十月滑縣屬之老河寨村被劫一案有馬賊數十搶劫薛姓施放洋槍將薛姓斃命十一月羅姓被劫一案該匪用刀逼嚇施放洋槍將羅姓斃命此皆近事之有案可稽者其總役弊混化有爲無及良懦吞聲不敢告愬者尙不知凡幾今值軍務甫定遣勇甚多難保無游手不法

之徒四處散佚、此盜不及早剪除、誠恐暗相勾結、釀成巨患。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山東河南巡撫、會商妥籌參酌成法、變通辦理。嚴飭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協力搜除、以期盜賊肅清、閭閻不擾。果能拏獲本境及鄰境要犯、准員弁從優保奏、兵役重給花紅。儻仍前推諉因循、以致盜賊蔓延、卽由該督撫指名嚴參。更乞嚴旨責成該督撫認真辦理、俾知警勵、庶無養癰貽患之憂矣。臣籍隸河南、見聞較確、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七月二十日、奏請國學添設

舉監名目、准舉人入監肄業摺、及請

恩准職官入監夾片、本衙門會奏、疏云、爲太學肄業生
擬請因時變通、增設舉監名目、准舉人與貢監一
體收錄、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 臣監六堂、向以各直省貢監生彙送考試、

入監肄業、而舉人例不與焉。推求立法之意、蓋以
國初仕路疏通、儒生一中乙科、卽登宦籍、不應更廁
身太學、致妨貢監生甄用之途。康熙以還、科目日

盛銓選因而擁擠。伏讀乾隆七年

聖訓已有舉人日積日眾需次多年不得一官之

旨。至今日而勞績捐納充滿天下銓法愈滯士子名登甲
榜始爲筮仕之期舉人非由

大挑教習得官。謄錄議敘及兼藉他途出身者鮮不皓
首一經困窮終老此亟宜加意者一也。學人既列
賢書已出貢監生之上進掇巍科則內厠

朝班外膺民社莫非爲

國任事之人正當及尙未釋褐之時使之肆力簡編
養成器識乃以限於成格轉不得與貢監等同沐



聖主之教思、既無當於育才、亦非所以勸學。此亟宜加意者二也。明代學校之制、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有貢監、有廕監、有例監、有舉監、卽舉人也。洪武初、擇年少舉人趙維一等入學。永樂中、舉人會試下第、輒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嗣後遂爲定例。欽定明史選舉志、可考按也。今舉子春闈報罷、其欲畱京者不少、資生乏術、覓館維艱、無不願厯事上庠、一霑廩餼、以爲奮志潛修之地。若不加以收錄、實不足作士氣而順羣情。此亟宜加意者三也。如一體入監肄業、厥有三便、自捐例減成粟監、且盈天下、



於是太學重地恆貢少而監多其潛心問學者固不乏人而射利者流惟圖竄名入籍得以霑潤直隸山東兩省監生重名代替實繁有徒每值考錄住學幾於防不勝防詰不勝詰舉人則皆係本身凡入監者取同鄉官認識印結爲憑無從冒認考選既得其真稽察尤易爲力便一監生多在本省應試無事來京雖有通材何從廣爲羅致舉人則三歲計偕畢萃輦轂拔尤宏獎易收英才樂育之效便二明初歷科進士多出太學洪武朝戊辰辛未廷對第一者皆太學生撰題名記立石監門進

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

國朝進士立碑尙沿故事而其由來無復深考矣。誠令舉人入監則明經飭行孰不爭自濯磨。貢舉之年必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機端在於此。便三。臣等伏惟成法貴於遵循而時宜必當參酌。矧立教培才之道不厭精詳果於學校有裨敢不權衡變通。上副

聖主作人之化爲此合詞具

奏懇

恩將臣監肄業生增設舉監名目准以各直省舉人入

監肄業卽於貢監生員額內通融錄補以廣甄陶而資鼓勵出自逾格

鴻施。臣等爲振興學校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奏。又片奏云再向來臣衙門無

職官入監肄業之例惟近日捐例減成樂輸頗多士子戎行著績刻章半列儒生幸邀頂戴之榮弗與膠庠之選求仕不得願學未能揆厥情形允宜矜恤擬嗣後無論舉人貢監生除由捐納勞績得有正印職官投供候選者卽係已入仕途無庸收



錄外其非正印職官未經投供仍情殷向學者懇請

恩准入監肄業。至舉貢考取教習傳到需時者請一併入監肄業以廣裁成。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奉

旨依議欽此。二十四日奏請

頒

列聖御製詩文集

聖訓摺及

欽定方略夾片疏云爲援例請

頒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於國學以興教化而振人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育才莫先勸學博古尤貴通今士人讀書、
經史百家皆應究心然必練習掌故儲爲經濟斯
稱有用之學矧我

朝

聖

聖相承、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摘文

垂訓所以

教導臣民者無微不至。學者欲求立身行己之方。制治保邦之要。追詞章之極則。洞考據之精微。但能服膺列聖纂定。頒示諸書。往復沈潛。皆可逢原自得。有不待外求者。伏讀

欽定國子監志

賜書一門、

御製詩文集曾蒙

列聖隨時頒發。又雍正年間先後

頒賜

上諭內閣、起康熙六十一年止雍正七年不分卷、

硃批諭旨一百二十冊、不分卷。蓋以太學爲首善、作人之地、欲士子開拓識見、通知政要、蔚爲

國家有用之材、

聖意甚深遠也。昨者恭閱邸鈔、本年閏七月內恭親王等奏、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先後奉

旨、校勘刷印完竣、太學士子靡不踴躍歡忭、冀得瞻仰



倫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全書。臣等既嘉該士子仰希

教澤之心、又以茲事本屬切要之務、不揣冒昧、援例上

請

頒發

列聖御製詩文集、

列聖聖訓各一部於太學、俾士子咸窺

美富、益懷

訓行、從此人才振興、以冀仰答

高厚鴻施於萬一。謹合詞繕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奏。又片奏云再

欽定平定粵匪擒匪方略、

聖烈

神謨昭示萬古、歷經

頒賞臣工、可否併請

頒賜各一部、俾士子恭閱

鴻編、知今日身享太平、悉原

宵旰憂勤、登斯民於衽席、感激

天恩、作其忠義之氣、且由此擴充識見、洞達機宜、則今

日橫經鼓篋之儒、卽異日腹心干城之選、似於士



氣人材實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訓示。謹奏。奉

旨。著由內頒發。欽此。八月初一日。奉

旨。江蘇學政著王先謙去。欽此。次日。具摺謝

恩。十八日。請

訓蒙

召見一次。束裝就道。十月二十六日。抵江陰。駐署。隨恭摺奏報到任。奉

旨。知道了。欽此。十一月。發觀風題圀撰勸學瑣言一冊。

開設南菁書局、彙刻先哲箋注經史遺書、捐千金爲倡、期以三年成之。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二月、出棚考試蘇松鎮太四府州屬。三月、奉太夫人遺命、報捐千金助山東賑捐。由山東巡撫具奏。

賞給太夫人樂善好施扁額。六月、回署、試常州府屬。奏報歲試五屬情形及設局刊書事宜夾片片云、再毓才之道、勸學爲先、爲學之方、窮經爲首。國朝經學昌明、鴻生鉅儒時時閒作、前大學士臣阮



元總督兩廣採輯諸家言刊爲

皇清經解一書深有裨於學者。迄今又數十年海內經
生纂述相仍流風未沫。兵燹之後遺文秘帙所在
散見及今網羅哀集刊布流傳彰

國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林之望亦學臣職也。臣昔

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爲數頗多抵
任後以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檄學官於儒門舊
族畱心蒐訪時有采獲共得書近二百種都一千
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爲學者亟應研究之書。稔
知甯蘇兩書局近來經費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



帙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曾函知督撫_臣在案。_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惟此項刻費爲數較鉅。容再函商督撫_臣轉諭僚屬量力捐助。本省士紳有好義樂輸者亦從其便。_臣委派書院董事兼管收發銀錢書籍事宜。並飭江陰縣知縣稽查董理。事事務從撙節。期於工歸實濟。費不虛糜。書成後仿漢代碑陰之例。將捐助官紳銜名銀數附刊一卷。俾垂久遠。仍慮經費或有不敷。_臣於考試蘇州時與撫_臣面商。在蘇局分刻數種。亦經撫_臣允諾。區區愚忱冀合眾擎之力以成有用。

之書似於表章經術、啟迪學人不無裨益。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八月、出棚試揚、通、淮、甯四府州屬。

十二月、回署。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六歲。

二月、出棚試徐、海兩屬、歲科並行。五月、回署、科試常州府屬。六月、奏報歲試完竣、並科試徐、海、常三屬情形。奉

旨知道了。欽此。八月、出棚科試鎮蘇太松四屬。十月、回署。聞豫省河決、鄭州水勢南趨、慮春水發生、淮揚士子難以齊集、赴試於十一月、出棚科試淮安。是歲三月二十八日、妾毛氏生女大貞。十月十八日、妾宋氏生女二貞。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七歲。

正月、科試揚州。二月、試通州畢、回署。三月、女二貞殤。是月、奏太監李連英招搖請

旨懲戒摺、疏云、爲太監招搖請

旨懲戒事。臣維宦寺之患、自古爲昭、



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政之事。

皇太后簾聽以來、辦理一稟

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其見者。爲太監者、宜如何小心謹慎、痛戒非爲。乃有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迹、臣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等給使

宮禁、得以日近

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

宸顧、度亦事理所有。何獨該太監誇張

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皮硝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

聽此卽其不安本分之明證。易曰履霜堅冰漸也。

皇太后、

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羣情。臣雖職守攸羈何敢稍存瞻顧之私緘默姑待以負

聖朝。謹專摺糾參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六月出棚科試江甯並錄送遺才。是月、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皇清經解續編刊成、余奏刊經解後、到蘇州晤崧鎮青
中丞駿與商此事、慨然允蘇局助刊四百卷、仁和
葉槐生主政維幹在上海主書院講、亦願在滬助
刊。余復設局長沙、江陰兩處、延親友分董其事、成
書一千四百三十卷。廣丐同志鳩集五萬餘金、以
二年餘、獲成巨編、非友朋仗助之力、不克至此、誠
厚幸也、謹爲序云、

國家稽古同天、崇邁往牒、

世祖臨御之初、

御注孝經、頒示海內、所以宏闡經術、綱維人極、復

命廷臣撰易經通注折中古訓仰稟
睿裁。

聖學精深開生民所未有、

列聖繼體炳焉同風、

聖祖、

世宗、

高宗三朝

欽定

御纂諸經揭日月而章雲漢於是海寓承學之士憬然於
聖教所先羣以研經爲首務而又



簡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殿本

庫書布在寰宇、凡優游

盛世者、咸得悉其智能、闕仰美富、家續戶述、流風益昌。
本朝經學之隆、跨唐躡漢、非夫

大聖人培植深而嘉惠厚、其奚及此。易之賁貞離而悔艮、
其彖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離之彖辭則
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夫人文者、化成之
象也、然非重明麗正、無以致之、唯我

聖清當之矣。道光間、前大學士臣阮元總督兩廣、薈萃
國朝學人撰著、刊於粵東、爲

皇清經解千四百卷。○

昭代之儒風、導後進以繩矩、優優棣棣、觀者美焉。今距
粵東刊經之日、踰六十年、中間寇難迭興、獎警相
望、而率土人士、內函貞固之氣、外炳文明之姿、枕
席可安、弦誦不輟、簞述之盛、視承平時、抑無多讓。
幸值

神武者定、寰海鏡清、不於斯時、哀集遺編、賡續刊布、懼
彌久散佚、曷以稱

聖天子勤學右文至意。光緒十一年、臣奉

恩命視學江南、抵任後、檄學官覃心蒐采、合臣舊藏、掇



其精要得書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

奏請設局刊刻。經營三載、工乃告成。臣自愧學術疏

庸、觀聽未廣、豈足以繼先臣阮元之萬一。惟是彙

而存之、以待後善學者擇焉、冀於

聖朝文治少有裨助、竭微臣區區之誠云爾。七月、奏

報科試完竣摺及

皇清經解續編刊成摺、疏云、爲經解刊有成書、恭摺具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附片

奏明在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經解情形。七月二

十六日、遞回原片、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臣以此次蒐訪經解得書較多、刻費浩

繁、非臣棉力所能獨任。比卽函知督臣曾國荃、撫

臣崧駿、商請轉諭僚屬酌量捐措。賴督撫臣同力

相助、飭屬鳩貲、源源而來、極形踴躍。卽他省官紳

亦以臣此舉爲表章經術起見、多有不待函商、徑

自措寄前來者。臣飭局撙節動用、嚴密趲催、撫臣

亦飭蘇州書局助刊多種。首尾三載、幸獲有成、爲

書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體例一仿前大

學士臣阮元所刊



皇清經解名曰

皇清經解續編。蕝事後，板存書院，刷印流傳，俾藝林承學之士宏觀覽而備研摩，庶幾文教日益振興。上副

聖代作人至意。至此次捐貲，合計漕平足銀壹萬九千三百三兩二錢二分五釐，除蘇局助刊書二百四十三卷外，計局刊書一千一百八十七卷，實用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兩二錢二分五釐，餘存銀三千兩正。飭交江陰縣知縣發商生息，以裕書院經費。書局卽行裁撤。此項悉出官紳捐助，並未絲毫

動用公款。仰懇

天恩、准免造冊報銷。除將印本咨送軍機處備查外、所有刊刻經解成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八月初十日、回署、奏交卸後請假兩月、回籍修墓一摺、奉

旨、賞假兩箇月、欽此。十月、新任學政大理寺少卿楊

蓉浦同年願行抵江陰、奏交卸回籍一摺。十一

月初二日、由江陰啟行。初五日、至江甯。女大貞殤。



二十九日抵長沙、寓喻家巷族祠公屋。是歲刻周自菴先生詩文詞、日札共十九卷、總爲思益堂集成、序曰、周自菴先生旣沒之明年、喆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匍匐經營、不遑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共若干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共捐貲刻之。旣成、謹爲序曰、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

上知、

特命巡防處行走、兼辦京畿團防事宜、將不日躋顯要、先



生感激奮厲、彈劾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會以憂歸里。曾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併。晚歲還

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闢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爲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歎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壹志於學問之

途以大昌其箸述爲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強、
爵位亦高、當

國家承平、旣未必別有表見而併此十年心力亦銷
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爲得失、識者宜
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
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爲先生幸也。先生於歷代詩
家靡不挾精洞奧、故其爲詩奄有眾妙、要以義山、
劒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淡、蓋所得益深矣。日
札博綜兼按、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絕可喜、而於
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



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橐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旣刊之十家駢文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攷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裒集未刊者。尙數十卷。待椿圃他日成之云。又刊南菁書院叢書成序云。光緒戊子秋。余刊

皇清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旣畢。還暨陽候代。檢舊藏及

近得之書、裨益藝文者、尙數十種、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爲叢書。

國朝儒碩朋興、纂著之盛、實能洞達闡奧、修起廢墜、大之經箋史注、曠隆往代、卽旁逮諸子雜家、靡不疏通證明、底於精善。雖其間學人所得、大小醇駁、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淺陋之風、庶乎滌蕩盡矣。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內人士咸知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爲恥、視乾嘉之際、執漢宋學斷斷相辨論者、固不侔矣。聞道而大笑、積久而後信、亦必然之理也。當此之時、苟有資於學問之書、亟取而公諸天

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

聖朝之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自來叢書之刻、多雜廁前代、或汎及詞章、茲編專錄

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喜可觀。予未及按採者、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賡續成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書。四五集則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偕登於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余按歲科兩試、所得佳文、刊爲清嘉集、初二三編、復選嘉慶以來名人時義、刊爲江左制義輯存、序云、督學者於士子



之文、三年而兩試、第其高下而操其進退、至切近矣。然方其莅官也、於庠序之教可以堅明約束、至士子爲文之方與吾之所以取士、不能言也。歲科試畢、例進士於庭、勸以修己爲學之道、於文亦間及之。須臾之告誡、不足轉移風氣亦明矣。抑匪特此也。三年試於其鄉、眾競於圓美輒熟之文、以冀試官之一當、不則其父兄交游羣訾病之。苟獲選矣、則詫爲奇遇、而人亦弗能盡知也。爲督學者誠愛重其士、而冀其成名、孰肯驅而反之於古、而俾其取戾於時者、文之變殆靡所終極乎。余自視學



吳中按試諸府州得佳文輒刊布爲多士式。既有清嘉三編之選矣。思稍進之。復輯是編。常熟張君瑛邃於文。因委重焉。余覆加增損。自嘉慶以來迄於今都若干人。弗及知者闕焉。文若干首。皆醇雅有根柢。可觀覽。夫惟其不專求工於文。故其工如此也。諸作者大半獲登於甲乙科。暨余頃嘗拔高等。然則鼓琴於深山。藝蘭於幽谷。而謂世必無聞見之者。其說誣矣。是余所以進多士也。

光緒十五年己丑四十八歲。

二月。因假期已滿。病體未痊。呈請湖南巡撫代奏。

開缺。三月二十日奉

硃批、王先謙著准其開缺、欽此。六月、築宅於省城東北隅古荷花池前。十二月、工竣、移居之。是歲七月、輯刻新化歐陽輅礪東詩鈔二卷成、序云、當嘉道之際、吾楚以詩鳴資邵間者、鄧湘皋、歐陽礪東兩先生也。湘皋年少於礪東、而推服其詩甚至。曾文正公作湘皋墓表、稱兩先生以詩相厲、剖晰毫釐、至於書問三反、窒極得通、則互慰大歡、其專精如此、故兩先生詩最有名。然湘皋闡揚先達、獎寵後進、交與徧天下。而礪東峻牆宇、少許可、中歲杜門



不出爲人通介絕殊。故鄧先生聲問滋章而非吾楚人。罕稱述歐陽先生者。光緒中、

國史館續修儒林文苑傳、吾友繆筱珊編修董其事、見示文苑傳藁、有鄧先生、無歐陽先生。初、續修例定專詩集、無他經史纂著者不入、杜浮濫也。然如宋大樽、吳嵩梁輩、皆以詩工、故得列傳、而筱珊未見先生之詩、亦實不知有先生其人。蓋湖外文章聲氣之睽絕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潔、學問之淵裕、今讀其詩、猶想見其人、而姓氏不登於延閣、文字不能播於天下士夫之口、更數十百年、其遺集

在若存若亡間、吾恐楚人亦無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真將沒矣、可不惜哉。先生詩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刊於淮陽、沅湘耆舊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刪存爲二卷、精詣之作略備。復仿阮文達公史傳集句體爲先生傳一篇、刻成、並寄筱珊、且用廣其流傳、庶幾異日海內稱詩者、或不終沒先生乎。是則余區區之私望也已。又集傳云、歐陽輅原名紹洛、字念祖、一字礪東、湖南新化人。父基、文字同周。乾隆乙酉拔貢、銓就州判。以親老乞歸、授徒自給。性方潔、天才挺拔、詩文操筆



立就爲時所重

寶慶府志文學傳

早世

鄧顯鶴南村詩話

輅九歲

補縣學生卽好吟詠所遇窮惡蹤迹落莫無常師

於詩若有天授家貧甚資傭力以養

沅湘耆舊集小序

博

學多通書過目終身不忘

陶文毅公東詩鈔序

乾隆甲寅舉

於鄉

耆舊集序

頻上春官不得意南走粵北爲薊代山

海關之遊

陶性

野逸不修威儀衣履敝垢岸然公

卿大夫中劇談豪飲旁若無人人亦無與忤者後

閉門不復出躬耕奉母非力不食於人世升沈寵

辱泊如也

耆舊集序

一時名公雅重之或不遠數千里

殷勤致禮不至簪冠草履吟嘯清泉白石間

陶牆序

宇自峻與人少可。

曾文正鄧湘皋墓表

南豐譚光祐守寶慶

學使歛程恩澤按試至郡二人皆名宿始一出與

雙清亭之會好事者至繪爲圖。

府志文學傳

垂老卜築

邑城東遁迹沈冥兀兀無其語者。

李洽夜談追錄自序

其詩

灝氣流轉含章內映精思壯采搏結無迹。

沈道寬礪東集

跋語然持律矜嚴。

鄧墓表

嘗言作詩務苦吟戒自恕或

屢改而不安則竟削之又云作詩當自寫其胸中

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

今人過一地遇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

旣挾所業出與天下士大夫接所至折服名流少



能頡頏。

耆舊集序

與寶山毛嶽生、東鄉吳嵩梁相知善。

嵩梁詩才罕匹，嘗謂人曰：「僕畏礪東，不敢與敵也。」

臨川樂鈞未識輅，寄贈以詩。錢塘吳清鵬以詩求

論定，稱輅為韓、蘇而後一人，服膺如此。

夜談追錄

同邑

訓導鄧顯鶴少輅十歲，兄事之。

耆舊集序

每有篇什，輒

就輅與相違覆。

鄧墓表

輅鈎覈瑕疵，不少寬假。顯鶴

卒無以易其言也。

耆舊集序

道光二十一年卒。

據夜談追錄李

序年七十五。

府志

著有礪東詩鈔十卷，安化陶澍刊

行之。

陶序

又手定詩三卷，畀顯鶴、顯鶴為刻之沅湘

耆舊集。

耆舊集序

輅於詩窮極幽微，偶有論斷，必求通

古人之詞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同邑

舉人李洽筆存之爲夜談追錄二卷郭嵩燾夜子談追錄序

蔡字迪來邑廩生耆舊集序亦能詩府志文學傳奇情幽思

不愧名父之子耆舊集序又有歐子三卷恢奇俶詭府志

早卒顯鶴刻其詩入資江沅湘兩者舊集中耆舊集序

又五月輯刻劉開孟塗董基誠子詵董祐誠方

立方履簠彥聞梅曾亮伯言桐味琴周壽昌白

菴王閻運王秋趙銘桐蓀李慈銘恣伯十家四六

文鈔成序云夫今樂前陳而賢侯忘倦流徵間雜

則和人彌寡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學美者侈



繁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散二體、厥失維均、而駢之爲累、尤劇於散。或迺伸宣體弱、不起其文、休文調律、反甚其弊。蕃蕪塞涂、罕見枝幹之挺平、原埃積邈、無川岳之秀。主文客氣、玉貌蓬心、論者遂諭蜩蟬以齊梁、伍俳優於皋朔、病至此乎、嘻、其過矣夫。詞以理舉、肉緣骨附、無骨之肉、不能運其精神、寡理之詞、何以發其韻采。體之不尊、道由自敝。余曩類纂古文、賡續惜抱、旣念駢儷一道、作者代出、無忝古人、而標幟弗章、聲響將

闕故復採榦遺集、求珠時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
漢代、東海何生、闕美蕭選、蔚宗述悼於莫知、表聖
纏恨於既往。都爲一集、共得十人。網羅眾家、竊附
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幾體則不
廢、江河導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並爲靈物云耳。
光緒十六年庚寅、四十九歲。

主講思賢講舍。先是、淮南北鹽局以曾文正公規
復淮綱、湘人受惠者尤多、相與鳩貲、建祠於省城
小吳門正街。前任兵部侍郎郭嵩燾筠仙前輩建
議於祠旁爲思賢講舍、聚徒課學、由景行之慕、兼



祀王

夫之船山先生木主其中。侍郎主講數年及

余歸迺固以相讓。余勉應之。因商定於鹺務公所

歲醵六百元。就講舍設局刊書。是爲湘省思賢書

局之始。

是歲輯刻孫

鼎臣

芝房周

壽昌

自菴李

治舜卿王

閩運

王秋張

祖同

雨珊杜

貴墀

仲丹六

家詞鈔六卷成。余爲題摸魚兒云。夢遊仙步虛天

遠。聯翩秦女煙霧。遺聲散作人間曲。依約彩輶畱

駐。新按譜。試賭唱。旗亭儘讓雙鬟度。從今樂府說

水皺風吹。雲微山抹。都是錦囊句。真堪笑。老我

儒冠不誤。平生文字知故。嫋嫋曾記當年到。教作

掌書都護、絲可悟。便綺語消磨也。勝閒情緒。前身印取。問佳到秦黃。干卿甚事。徒步海鹽路。又序云。先謙少嗜吟詠。顧弗習倚聲。偶涉筆。非所好也。官京師時。從周自菴先生遊。先生晚病廢。不能多治書。暇輒作小詞。強先謙與酬答。嘗語先謙。吾詞不主故常。用自娛而已。然清妙處。自謂不減宋人。因言道。咸間與孫芝房侍讀。李舜卿孝廉諸人爲文。字飲。每舜卿一詞出。芝房及余皆歛手歎服。芝房歸卒。舜卿以盲廢。且死三十年。無此樂矣。芝房遺集刻於湘中。惜舜卿詞無傳本。子盍求之。先謙心



識不敢忘。張雨珊曰：吾於鄉先輩詞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膺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也。雨珊每入都，必以近作詞示先謙，未嘗不工。先謙既解官歸，雨珊過從逾密，索其詞視前所見，且倍。蓋生平於此尤專精云。芝房先生與雨珊姻也。雨珊訪諸其家，又得其未刻詞數首，貽先謙。壬秋、仲丹適在長沙，先謙又皆求其詞讀之。李君筱屏亦自新化以舜卿先生詞至，先謙因丐雨珊選自菴先生詞尤佳者，都六家爲一集刊之。聞見所未及，則俟他日采補焉。昔新安孫默輯王漁洋以次十五家詞，

自三家六家遞增閱十四年而後成。先謙此刻猶默意也。雨珊言向不識仲丹。巴陵逆旅中聞人誦新詞。詢知爲仲丹作。遂往見訂交。又言吾多識海內詞人。異時必助子訪求成巨集。嗚呼。若雨珊可謂篤於好善矣。筱屏名慶曾。舜卿先生從孫。又

選刊同邑毛

國翰

青垣詩鈔成。序云。余鈔礪東詩

畢。一日張雨珊孝廉過余曰。吾邑有詩人毛青垣先生。子豈未之知邪。吾觀數十年中。鄉先輩抗志希古。得杜詩骨法爲多。無若先生者。昔裕莊毅爲刊之鄂中。而傳本絕少。吾爲子求之。旣而以書寄



示讀之心歎其工信雨珊言不妄。復丐雨珊訪求其後人得所藏家傳於先生行實略備。蓋先生負瑰異之才卒困場屋窮老湖湘中無能發抒意氣殫精敝神從事聲律以爭千載後寂寞不可知名可謂遇艱而志苦者也。然當時鄉人罕有稱道先生者觀家傳所述陳公子沆招不往及爲沈道寬走數百里稱貸免禍事意先生以樸誠剛介之姿睥睨濁世宜不爲流俗人所喜故雖其詩之工亦無能知而好之。使垂老不遇莊毅則先生之詩與其爲人俱泯滅矣。余因以歎天下學人志士身

不顯而名長湮者、古今何可勝道、如先生不可謂不幸也。余懼其詩久而失傳、約取精粹之作、刊爲一卷、最家傳及莊毅諸公詩序語爲傳附焉。余聞先達言莊毅自湖南巡撫擢督兩湖、吾鄉學行尤異者、自鄧湘皋先生以次咸被敬禮、後進一藝之長、必容接而獎成之、一時人才蒸蒸皆出門下。今觀所爲先生詩序、情意懇至、而學識足以及之、非徒假好士爲名高者也。嗚呼、公卿大夫中烏可無斯人哉。又集傳云、毛國翰字大宗、號青垣、湖南長沙人。性純孝、幼讀書、穎悟強記、能闇誦佩文韻府、



不遺一字。尤工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照。其
子沆奇國翰文。願內交。招之不往。親至其家。結歡
而去。補縣學生。鄉試屢黜。毛氏家傳長沙城北有黑麋
峰水。西南流入於湖。其水會謂之麋湖口。國翰卜
宅當山水間。因名之曰麋園。屏居其中。益肆力於
詩。以抒其侘傺無聊。往往多幽憂之思。悽苦之響
云。長白裕莊毅公麋園詩鈔序與鄞沈道寬爲文字交。道寬宰
鄞縣。聘國翰教其子十餘年。道寬權知茶陵州。虧
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赴鄞。稱貸人以道寬廉
惠。又見國翰勇於爲義。咸感奮。競運致錢穀。不一

月而集事。道寬得復官，走謝國翰曰：公澤在鄙邑，人急父母之難，吾何力之有？

家傳

湖廣總督裕泰招

致莫府數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微疾沒於署。

年七十五。

參裕序及家傳

著有麋園詩鈔八卷、天顯紀事

三十二卷、青湘樓傳奇若干卷。

家傳

其詩五古清越

醇雅，出入陶謝、江鮑間。七古雄盪，有奇氣，約束矜

貴，不涉奔放。近體步唐賢，無沾滯之音，佻繻之氣。

新建夏廷楨

麋園詩序

裕泰既經紀其喪，歸葬長沙，復編梓

其詩，序之曰：國翰爲詩，鑱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

成而歲易。人知好與否，舉弗顧，可謂勤篤者也。集



中如松徑含風雨、秋山見性情。巖花畱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修竹、同來入坐惟秋岑。楚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雨邊來。諸聯最爲傑出、他類此者尙多。夫觀詩如遊山澤、卽以楚論衡山洞庭之高深、人不待遊而知之、而麋峰麋湖介在其間、有侃侃自異者、又非善游者不知也。余故用李中碧雲集序例、摘佳句著之簡端、爲讀麋園詩者導先路云。

裕序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歲。

主講思賢講舍。二月、城南書院院長王楷雁峰前

輩病故、地方大吏再三聘請、遂移主城南、辭思賢
薦楊書霖商農孝廉自代。是歲五月、刊荀子集

解成、自爲序例云、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
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
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栝而
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栝烝矯然後直者、以
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
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
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
眞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焚、



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議論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謫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

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尙。顧其書僅有楊
倬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
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求
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問亦埒載。
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
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
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
云。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次楊序及新目
錄。刊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
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魏炳、隋一、耐、開、所、梓、版、模、
精、鼓、短、訖、帳、其、本、旗、驕、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前朝翻。江陰趙曉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廣、海甯吳騫槎客、吳縣朱奕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堉金、國輯校、將歸錄之、盧文弨之注、期引肚、錯謬不一、其類。末錢大昕跋、見考證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蕋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甯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修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圈、全錄校

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徐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巨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歧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間本相合、旣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蒐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



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甯元年

國子監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

跋、重刊楊跋。俱見攷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

唐與政台州所刊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

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

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千越之比、並不復

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歧出、亦無所

取。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

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採

入注。高郵王氏念孫雜誌八校荀子八卷、係據

盧本加案語、用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尚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菴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敘而行之、埤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

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攷證上下篇見本書卷首、文繁

不錄。又三月、校刻世說新語成、序云、晁子止曰、小



說之來尙矣、不過志夢卜、紀譎怪、記談諧、後史臣
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爲小說者、多及人善惡、肆
喜怒之私、變是非之實、以誤後世。識者以爲篤論。
自余觀之、非盡爲書者有心之過也。采摭所及、見
少聞多、而其言變矣。詞氣抑揚、聲情乖隔、而其言
又變矣。能祛此二蔽者、蓋難言之。此小說所以少
佳書也。余嘗怪臨川爲世說新語一書、彼其時去
魏晉未遠、固宜紀載得實、而秉筆不慎、事實抵牾、
致爲劉子元輩所譏、蓋不免如余所稱二蔽。若其
羅前代之軼聞、供詞人之藻繪、則游心文苑者所

不廢也。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殷仲文、亂賊之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說，此難以責之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說新語補本，刪節元書，埒以何氏語林，全失臨川之真。余因取元書重刊，貽同好者覽焉。元美序言世說所長，造微單辭，徵巧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贊，使人短詠而躍然，長



思而未罄、可謂盡其妙矣。又云私心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夫既患其易竟矣、而又刪之、噫嘻、是則明人之爲學也已矣。^①去古益遠、往籍日湮、如是書之存、抑其幸也。又爲校勘小識云、世說用浦江周氏紛欣閣本、乃仿刻明嘉靖吳郡袁氏本也。然亦多舛誤、用各本讎勘、得數十則、凡紛欣本誤而各本是、及義可兩存與各本誤而非辨正不明者、皆載焉、餘不悉記、以省繁文。至若束皙系出二疏而受氏有去疏足之說、雅量類苻堅字從草付、而改姓稱應符、命之祥、識鑒類良以文字襲譌、傳聞失審、凡

此之類由來已久不在糾舉之列焉。又爲校勘小識補云、世說新語宋槧不可得、存者惟明袁褰仿宋而已。明人刻書最好點竄刪併、此則一仍宋舊、良可寶貴。書中頗多古字、如修之作脩、寢之作寢、流之作汩、烹之作亨、熟之作孰、烈之作列、乃之作迺、姊之作姉、鬚之作須、厚之作厚、無之作无、著之作箸、備之作庸、齋之作齊、退之作退、戮之作勑、悟之作悟、後來紛欣閣、惜陰軒諸本皆紛紛改易矣。局刻此書、初無袁本、因以周本付刊。繼得一本、多袁本合、卽前所稱一本是。及世說補本、始知周脫誤、不及盡檢



也。光緒癸巳，從子友湘潭葉煥彬銓部假得袁本，擬將局刻剞換，繼思局刻出於周，周刻出於袁，以穆易昭，轉多扞格。且袁本不必盡是，周本不必盡非，又劉注原文亦多脫落。因與葉君商榷，葉君迺舉袁本與周本對勘，復以國志、晉書、宋書及書鈔、類聚、御覽各類書兩相比決，擇善而從，補爲小識，付之梓人，以待讀者之抉擇。既不蹈汲古剞補之陋習，亦不類書帕繆種之相仍，而浦江刊校之功，亦不至盡泯云。又十一月，校刊鹽鐵論成，爲後序云：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

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惜民隱之旨，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故紕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



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義^②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國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氐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救弊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

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遍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刊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繇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鼐輩所訾、不足病也。又爲校勘小識云、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淦涂楨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靖間、雲間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識所譏。盧文弨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靖



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啟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尚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義蘊閎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一卷見本書卷首文繁不錄校勘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一歲。

主講城南書院。是歲八月、校刻郭筠仙前輩養知書屋遺集成序云、夫經綸者時也、屈伸者命也、時與命相際而才顯焉、不則反是、吾見役志於功名之塗、以畢其生、及其不遂而歿、而無復有以自見者甚多、而可悲也。惟魁奇傑特之士、自其始爲學時、卽已靡不通究、出而應世、未嘗以庫小自域、而散見於楮墨者、眾咸寶貴之。其或卒絀於遠大之程、出其餘藝、猶足頡頏千載作者、自古賢達、莫不皆然。吾於郭筠仙先生、尤深慨焉。先生當咸豐朝、卽已直。

南齋臆

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擢守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
超遷侍郎持節數萬里外之海國可云尊顯然而
德不諧其偶志不達其施履安若危齟齬沓至病
免踰十年於

國家利病民生疾苦未嘗不關懷也。窺其所學未究
萬一而世俗頹敝直道不行先生亦老病且死矣。
先生之文暢專義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氣追配
司馬遷韓愈殆無愧色。古近體詩造意取材離絕
凡近。晚年不多作縱筆偶成皆有意度。評隲經史



攷訂尤精。余婁從臾付梓。先生曰。吾姑不欲以文人自命。執不可。時年已七十。而意氣不衰如此。歿後。喆嗣炎生等出其叢殘。彙本視余。遂與楊商農。孝廉次爲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其所撰禮記質疑諸書。已別行。復刺取子史中。隨筆記錄者。爲養知書屋讀書記若干卷。先生自少精力絕人。論箸甚富。卽余所曾見詩文書牘於友朋家者。今其彙皆不可得。蓋先生一生蹤迹。無定。又懶。不自收拾。故散佚若此之甚。今幸存者。特緒餘耳。然抑豈先生之初志也。噫。又校刻李

楨



佐周皖蘭齋文集成序云、天下之至樂莫如得朋、東漢之氣節、宋明之道學、友誼稱極盛、然而依附聲景、標榜門戶爲不少矣。夸毗之徒、薄文藝爲不足道、而篤實如曾子、必曰君子以文會友、何邪。蓋文之爲道、與性情通、必其人有通博之才、真摯之氣、堅特之行、若虛若無之心、然後可以同道而相益。四者一不具、不足以言文友。雖文與時遞變、其爲會友之達道、無古今一也。非是、則終歸於慕悅、徵逐而已。李君佐周長余一歲、自幼同學、相愛好、稍長、各以飢驅出走、十數年不相聞、而特聞其古

文之學冠絕時輩。壬午歲余歸、相見長沙、各出所業相質、情誼視疇昔逾密、再歸又加密焉。每作文、不得佐周定之心不釋。佐周爲文、其待余定而後快、亦若余之於佐周也。佐周性耿介、不諧俗、顧獨暱就余。余文不逮佐周遠甚、而佐周以爲可以入道、得其一言稱許、輒數日喜。佐周之文導源龍門、其峻潔在昌黎、半山之間、不輕視人、人亦鮮真知之者。今年春病幾死、余再四索其文、橐出之、敝篋曰、子姑弄之。余亟付剞劂。佐周病小愈、索橐靳不與、其文遂行世。佐周善古近體詩、然不多作、尤工



時文甫三十，絕意進取，竟以歲貢生老人咸惜之，而佐周夷然不屑。讀其文，可以知其自命矣。又七月，刊合校水經注四十卷成，爲序例云：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耆古之懷猶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逮。蓋班之志水，撮舉始終，而所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端委并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按渠訪瀆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

經籍傳三代以來之要典不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閱覽之山淵、方輿之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惟在因水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列。世或訾其好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額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



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人事牽率，懼不獲卒償。斯願曾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一校官本。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乾隆中，袁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排比原文，鉤稽近本。

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刊本。茲取用互校，與朱、趙同者，列爲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下，以祛歧惑。當時校上此書，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鄭、荀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

四庫全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此本。

見官本案語

而趙

氏之書先成於乾隆十九年。

見趙本自序

至五十一年

丙午始謀鋟板。

見趙本畢序

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

罕觀大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

聖明在上忠正盈廷安得有此事且書中增補刪改多至

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

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羣書或獨

伸己見亦未嘗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按

廣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十年考訂苦心

一旦爲中祕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

語下並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

右文盛世祕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

聽其湮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

訟若段玉裁茂堂

見經韻樓集

魏源默深

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

張穆石舟

見近刻全校水經注附錄中兼言畢秋帆尚書索趙書於一清子載元載元恐

父書不當旱意以巨貲購謝山本合併修飾此則過信無稽不通情理之言殊為無識

各執

一詞存而不論可也

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瑋

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朱氏之前水

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

吳琯刻於萬曆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



撓輩商榷校讎以成此書。萬厯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有異同。至趙氏稱真州鏤板竊朱箋爲己有者。見趙附錄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晟曉峰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玄黃省王世朱謀李長五序。文皆見趙附錄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氏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邪。自來論朱箋者。褒貶互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鉅。黃梨洲嘗其無所發明。未爲確論。近因戴



趙啟爭疑議遙起至有謂朱箋尙存真面遠勝二家改訂者此則全未讀書之言也今於趙氏刊誤所引外全錄箋語以資蒐討譚黃二本所載容有他人羈入者不復加以區別矣一校趙本趙讀酈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弼酈亭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爲刊誤十二卷今併散入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酈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冊面題籤水經注釋大字卷集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朱箋刊誤大字卷某之某小字刻畫精善極爲我友繆筱珊

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真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以初本為主。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下釋曰、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跋尾云、當得石室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碑跋尾云、當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增多十四字。又文字分別下釋曰、一勝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兩字。後有駙馬二匹、勝曰持駙馬、刪勝曰持駙馬及下又字。次橫勝曰薦士一人、刪勝曰二字。又駙史僕射二騎、刪又字。蓋闕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辨。二字不能次以爲兩魯悵、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爲顏孫子張之轍、二地云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次以爲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駕以一馬、刪以字。鮮明卒上增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紆庭澗、下釋曰、此句是善長



所增加、改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
 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
 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卽前漢之
 昭陵云云、改曰、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
 虎路三變、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
 云、此四條有裨考訂、附記於此、刊誤間有增改、無
 關要義、至若猶爲由、邪爲耶、己爲以、克爲剋、侵爲
 不錄。寢升爲昇、德爲惠、懷爲褻、隙爲隙、累爲纍、臘爲臠、
 喜爲熹、懸爲縣、離爲雍、燕爲鷺、蛇爲虵、獮爲獮、藕
 爲藕、綠爲淥、虛爲墟、野爲埜、淀爲澱、嶺爲嶺、嶠爲
 隅、岡爲罍、陞爲磴、崖爲厓、嶂爲障、嶠爲岷、洛爲雒、
 沅爲沅、溜爲溜、滹沱爲滹池、瑯琊爲琅邪、險阻爲
 嶮阻、或本同字、或由假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

出標舉首簡以備參稽。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聞余校勘水經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向無善本。予驟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甯戴東原本。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跋云。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甚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瀾翻。不須持本。手校丹青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



之插架爲識其後。今觀所校亦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一家。漢志乃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備載焉。一。參校各家。善長一序。大典僅存。餘姚盧文弨紹弓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舊藏宋本校之。頗有奇異。刊見羣書拾補中。茲標注官本原序下。陽湖董祐誠方立研精鄺書。著圖說四卷。未竟而歿。其兄基誠取其說刊入遺書。而圖遂佚。茲全錄入注。此外如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謝鍾英洛涇二水補。亦備采之。近世爲水經之學者。江甯汪士鐸水經

注圖精思密致、經緯釐然、然亦頗有譌誤、惜其不及參繪今地、未爲盡善。全氏七校水經注、晚出制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僞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闌入。一、是編輯成、久未付梓、長沙張祖同雨珊謂可公諸同好、遂用局錢刊行。平江蘇海淵泉、長沙王先慎惠英實助讎校、蘇君匡正之力尤多。時閱一期、紙勞十返、自慚獨學、衰白無成、敢居汗簡之名、永志他山之美。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二歲。

主講城南書院。是歲五月、輯刻巴陵吳敏樹南



屏枰湖文集成序云、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
爲文曰枰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
刻。先謙獲與校讎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千
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
奮而曾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
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
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
舉人

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悉
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

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翳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啟導後進。其言由

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顧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



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畱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水經湘水注所稱同梓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三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四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五歲。

主講嶽麓書院。是歲五月刻葵園校士錄存成、序云、葵園校士錄存者從弟先慎與及門諸子哀三省鄉墨兩同門錄及吳中清嘉三集選輯合刊者也。溯余通籍以來凡五與試差之考而三主省試再校禮闈。光緒乙酉奉

命督學江南以未與考得之驚劣小臣蒙被

異數忝竊甚矣。迨戊子告歸七八年間養疴里閭因循



坐廢。乙未倭人不靖、邊事大壞、二三豪俊瞋目扼腕太息、於國之無良、富強之不亟講、相與歸咎、制藝無用之學、思一掃刮絕、余弟輩復何取於前此、
歷試之文、而錄之存之也哉。雖然、

國朝功令以時文取士、二百數十年名臣碩儒駢出、其中至今日以無人無學爲時文罪、則亦有未盡然者。且夫文之爲體不一、靡不有因、歷千載而一致。今將使工制器、而命之曰、爾其舍所爲方員平直之具、務單精騁思、取象於手、則超般與扁、殆非善誨之大匠也。時文一小技、廢而廢耳。若制

科一日不變、法固自有程式在。今談文者方且離凡近而索高言、捐繩尺以求奇士、才賢未必俛而就、徒使敦學之事失所憑依、人心滋不靖、道亦日敝矣。豈扶世翼教之君子而忍出此。余於時文無能爲役、然每與試事、兢兢致慎、不敢別立宗旨、好尙詭異、幸免取譏。當世明哲、而所得魁奇通博之士亦往往而有。猶憶甲戌分校、繆筱珊編修、李純客、朱蓉生兩侍御、趙桐孫太守卷並出余房、力薦未售。同人詫余、此四君獲雋足冠一榜。余時亦頗自負文章聲氣之微、其果冥合符契、有非盡出於

適然者邪。而世俗徒泥文句求之。抑又偵矣。刻既成。書數語簡端。葵園者。余歸里後所築居。遂自號也。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六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七歲。

主講嶽麓書院。

時工部主事南海康有爲以變

法自強之說聳動海內。朝野多爲所惑。翁叔平尙書保薦。有勝臣十倍之語。一時靡然從風。識者心鄙其人。然不悟其有逆謀也。陳右銘中丞

寶箴莅



任湖南。余素識也。向以志節自負。於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興。會嘉應黃遵憲來。爲鹽法長寶道。與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齡合謀。延有爲弟子梁啟超爲新設學堂總教習。江標、徐仁鑄相繼爲學政。學會報館同時並興。民權平等之說一時宣揚。都徧舉國若狂。學會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聽講者亦多。中丞升座首舉有恥立志四字爲言。聞者洒然動容。其後余以事尢不能再往。宣講登報。愈出愈新。余始駭詫。葉奐彬吏部德輝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悖逆語連篇累牘。乃知其志在謀逆。嶽



麓齋長賓鳳陽等復具稟附批加案請從嚴禁遏。余遂邀與彬諸君具呈中丞。埭錄齋長稟詞請整頓屏斥以端教術。中丞批詞含糊。但以眾紳有門戶意見深自引咎。熊希齡及唐才常譚嗣同畢永年諸人緣此橫目相仇。極意圖陷。會書院諸生公議在學宮傳集同人商立議約。釐正學術語皆醇正。並無觸犯。徐學政聞之。卽飭學官究明倡議主筆之人。將加懲辦。余挺身獨任。徐遂無言。旋由時務學堂學生呈控賓鳳陽等匿名揭帖誣蔑。伊等就賓等元稟添砌多語。撫學竟准訊究懲辦。余函

致中丞辭館、復書挽留。俞廙軒中丞時爲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響之語、致王某辭館、有礙體面。中丞答云、豈但辭館、我要參他。蓋其時適奉中旨、官紳阻撓新政、卽行正法。陳語已伏殺機、而余初未悟、復函致撫學抗論。兩人復信、轉極委婉。時已八月初旬、康有爲事敗逃竄、亦自知不保也。稟呈俱載虛受堂書札第一卷。不數日、而

慈聖簾聽、撫學革職之

旨至。向使康有爲邪謀得遂、

國事不可問、余與奐彬且先落機穽矣。門人蘇厚康

孝廉^與爲翼教叢編若干卷、於康、梁造謀、湖南捍亂、備詳始末、亦佳書也。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十八歲。

主講嶽麓書院。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九歲。

主講嶽麓書院。閏八月二十八日、承繼再從弟

先泰之次子祖坤爲子。自五月中、山東白蓮教遺孽、以神拳惑眾、假義和團練爲名、戕殺天主教民。王大臣多爲所惑、反以拳匪爲義民、可恃禦外侮也。舉朝靡然、致匪徒蔓延京都、天津、焚燒教堂、使



館、畿輔百姓橫遭燬掠、爲自來未有之慘變。各國聯軍於八月自天津進犯都城、

乘輿西幸長安、東南人心皇然、湘省尤甚。家人固請鄉居、余方病甚、笑曰、移鄉固稍安靜、脫余有不測、祭奠無人、尙成何景象乎。於是承繼之議定。是年二月、刻漢書補注百卷成、余雖病劇、書不釋手、中情怫鬱、捨此亦無可消遣。自通籍後、鑽研班書、日有所述、中間雖時復作輟、心光日力實專注於此、茲以兩年之力、剗剗告成了、此大願亦一喜也。自爲序例云、自顏監注行、而班書義顯、卓然號爲功



臣。然未發明者固多，而句讀譌誤、解釋踳駁之處亦迭見焉。良由是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昔在東漢之世，朝廷求爲其學者，以馬季長一代大儒，尙命伏闕下，從孟堅女弟曹大家受讀，卽其難可知矣。宋明以來，校正板本之功爲多。

國朝右文興學，精刊諸史，海內耆古之士承流嚮風，研窮班義、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曠隆往代。但以散見諸書，學者罕能通習。先謙自通籍以來，卽究心班書，博求其義，薈最編摩，積有年歲，都爲一集，命曰漢書補注，臧之篋笥，時有改訂。忽忽六旬，炳燭

餘明恐不能更有精進、忘其固陋、舉付梓人。自顧才識驚下、無以踰越古賢、區區寸心、頗謂盡力。疏譌之咎、仍懼未免、匡我不逮、敬俟君子。據敘例、顏監以前注本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氏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增劉寶一家。顏監於五種注本外增荀悅、漢紀、崔浩、漢紀音義、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說本王鳴盛顏注發明駁正、度越曩哲、非印人鼻息者也。其中或引舊文據爲己說、以史記



索隱證之、張蒼傳柱下方書注、乃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卽訊太子注、乃樂產說。郊祀志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注、乃顏游秦說。本洪頤煊以文選李善注證之、枚乘傳注隱匿謂僻處於東南也、乃韋昭說。梁下屯兵方十里、乃張晏說。本朱一新以詩王風譜疏證之、地理志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注、乃臣瓚說。舊唐書顏籀傳、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書中未見。本王鳴盛此外注文間用舊說、皆爲證明、以資識別。原其本意、非必掩襲前賢、或因已

說冥符不復割捨，尙非巨累。至游秦行輩文學歸，然在前盜竇遺名，有慙德矣。今補注所采，悉出其人。家世儒素，昆弟相師，先後三人慘歸黃土，脊令原隰，垂老增唏，片羽可珍，敢忘護惜。宗族講肄，朋好往還，賞析所存，皆登斯輯，亦公善之義也。顏

注漢書，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余靖

宋史本傳字安道，曲江

江人。爲秘書丞，奏言文字舛譌，命與王洙同校。靖撰

刊誤一書，增入江南張昞校說六條。

宋祁云：漢書中有臣昞者

乃張昞，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僞國圖書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所謂景

祐刊誤本也。嗣又有宋景文公祁合十六家校本。



至寧宗慶元中、建安劉之問又取宋校本、更別用十四家本參校。又采入蕭該音義、司馬貞索隱、孫巨源經綸集學官考異、章衡編年通載、楊侃兩漢博文、漢書刊誤、楚漢春秋、史義宗本、西京雜記、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筆記、三劉刊誤、紀年通譜、刻之爲建安本。周壽昌云、劉之問號元起、書前題云、建安劉元起、刊於家塾之敬室。余購得之、今存湘潭袁漱六同年芳瑛家。顧千里析劉元起與之問爲兩人、又訛作之問、南監本又作之同。明南監本、卽用建安本者也。但於注文刊落甚多。汲古閣本、注文完足、而去其敘例。又於藝文志、張良、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賈誼傳後、增臣秘校語。

六條、卽張泌也、而三劉刊誤及景祐刊誤皆未之采。

國朝文教昌明、圖書大備、乾隆四年、

武英殿校刊漢書、用監本精校付梓、別加考證。今補注以汲古本爲主、泌說併入注文、遵用官本校定、詳載文字異同、備錄諸人考證、顏監敘例、宋劉校語、粲然具列、庶覽者無遺憾焉。監本列宋景文

參校諸本、一古本、

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二唐本、

張唐公家所得唐本。三

江南本、

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好。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

宣和間、在御府。尚

四舍人院本、

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劉之問云、景文所



據爲十五家。按其日實十六。殆因舍人院本卽五
 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併稱之。
 淳化本、國朝會要云、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
 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連、趙況
 內侍裴愈、齋本、就杭州鏤板。六景德監本、國朝會
 平中、眞宗命刁衍、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
 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司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
 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
 錯、除無考據外、博訪羣書、徧觀諸本、本校定凡三百
 四十九卷、籤正三千七百七。景德刊誤本、景祐元年九
 餘字、錄爲六卷、以進。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
 臣謹參括羣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
 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奏聞。又命國子監直講
 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
 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八。我公本、今不詳
 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八我公本、何人。
 九燕國本、十曹大家本、十一陽夏公本、十二晏本、

十三郭本、十四姚本、十五浙本、十六閩本。又列建

安本參校諸本、用宋景文本本校定、一熙甯本、熙甯七年

參知政事趙抃奏、新校漢書五十二卷子古本、古

三史館本、舊本。四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五陳和叔本、熙甯

中所六邵文伯本、用宋景文本本校。七謝克念本、用景文本本校。八

楊伯時本、用謝本校。九李彥中本、用楊本校。十張集賢本、張

得唐世十一王性之本、用景德中本校。十二趙德莊本、

用祕閣本校。十三沈公雅本、用祕閣本校。十四王宣子本、用

閣本。景文校本、近儒錢大昕、王鳴盛等皆信之、惟

全祖望以爲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託



爲之非出景文、列有五證、見鮚埼亭集外編第四十六卷。今案宋說淺陋、誠所未免、惟劉之問輩曾用以校定、則固嘗有是書、不出南渡末也。

國朝諸儒講求板本之學、致力漢書者、多用南監本、

此外如景祐本、

王念孫父子校

閩本、

錢大昕校

明按察司

使用周琬巡海副使柯喬等刊

汪本、

朱一新校

明德藩本

葉德輝校

王刊乾道本、

宋乾道中刊

北監本、

以上二本先謙校

並備搜羅、

有甄采、良由文軌同塗、眾善咸萃、

內府精槧、前無以加云。王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

攷子奉世撰。宋史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

言有此書。惟攷傳云。字貢父。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今書已亡。賴監本存之。斗南補遺援引蕪雜。說詳王氏十七頗有芟取。未從割棄。蕭該音義采自監本。雖非瑰寶。亦資印證。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疏。國朝碩學雲興。考訂精能。超踰前古。茲編廣羅眾家。去取務慎。沈文起疏證一書。以後事稽合前言。自爲別派。今但取有關書義者。餘屏不錄。顏監敘例言。曲覈古本。歸其真正。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



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聞、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古字少、通其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劉之問跋建安本漢書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所加字、一從古。愚按從古之字、如供爲共、伺爲司、蹤爲縱、藏爲臧、廂爲箱、慰爲尉、屢爲婁、嗜爲耆、屍爲死、讓爲攘之類、或係最初正文、或出聲近通假、非由古字之少。旣展轉借寫、彌久失真、故東京文字不正、流弊斯極、而許氏說文出焉。

刊本存眞、不宜輒改、若概目爲古字、其蔽也愚。或乃以爲六書假借之悞、則去之愈遠矣。汲古本文字無定、如以字作巳、後多作以。桓字作栢、間亦作桓。及公孫賀等傳贊、淵聖御名悉仍其舊、或有譌脫乖誤之處、並依前式、加以注正。書雖增新板、如逢故、惟官本劉宋注文有隔斷、顏注者輒爲移易舊處、俾免違滯。顏監於雜家傳記、擇取綦嚴、如太公名字、四皓姓氏、雖登史志、並就刊落、可謂慎矣。西京雜記亦在屏除之列。沈文起詆之。引見傳中。愚謂雜記不知撰人、初無妄說、又古事雅語並資



多識師古棄而不取、而稱引顯相牴牾、悟之楚漢春秋、不悟其僞託、抑又何也。今依沈說、仍采雜記、此外如飛燕外傳之類、概不闌入。王子功臣外戚恩澤侯表所列、皆受國封、而司馬貞之徒、或云名號、此大謬矣。其不見地志者、皆因免侯併省、亦有侯表相符、而地志不言侯國、則班氏失書也。其有先國而後縣、或一國而前後兩封、取覈表志、原委咸在、疑訟已久、特爲揭明。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軌迹、立來史之準繩、兼詳水道源流、使後人水地相資、以求往蹟、可謂功存千古者也。元魏酈道元

水經注一書、於漢世水道曲折具存、實爲疏證班志而作、前人引用、不得要領。茲編於酈注諸水顛末悉備、同郡之水則云自某縣來、下入某縣、隔郡之水則云自某郡某縣來、下入某郡某縣。脈絡畢貫、臚載無遺、更取歷代水地諸書爲之疏通發明、訂正訛謬。讀者因酈證班、卽漢攷古、然後遞推諸史、上下數千年地理可以了然胸中。律歷、天文、顏監無注、

國朝錢、李諸儒、洞貫劉、術、更迭推衍、三統以明。天文圖籍紛陳、管窺積歲、補苴闕漏、藉竟全功。其餘得



失之林、開卷卽了、遠俟百世、不煩贅論。閏八月
門人湘鄉陳詒重郎中毅平江蘇厚康孝廉興刻
虛受堂文集十五卷成、爲予各製一序。陳序云、昔
姚惜抱以理學名、儒類纂古文辭、主張後進、海內
翕然奉爲圭臬。粵寇之亂、厥學寢微、吾師長沙祭
酒惄焉爲憂、以學術之盛衰、引爲有心世道君子
之責、於是哀采乾嘉、道咸諸名人集、按類編次、續
姚之書、而所自爲各體古文、一以姚氏宗旨爲歸、
而進求合乎先儒義理之學。先生固不欲以文名、
而文必如先生、乃可謂獨精者。先生之言曰、乾嘉

鉅儒立漢學之名、詆宋儒言義理爲不足述、獨惜抱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攷據有所歸、故其爲文原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夫先生於經史諸子、

國朝掌故、皆嘗鉤稽參訂、著有成書、固非不能以攷據名世、而必若世之億萬、備霜襲取、宋學爲高者。然其揚摧惜抱、立言如此、則先生之自任斯文、實重且遠、而所以探討義理、發之於古文辭者、皆吾黨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嗚呼、義理之說、孟氏寔始言之、其旨爲禮教所從出、學者得之、以不同乎



雜家者言、而自成其爲儒家言者也。孟氏既往、墨學未衰、其徒黨又率能譬諭齊給、析爲名法、捭闔諸姦說、以蔑禮廢教、營惑愚眾、故其文亦齟字崑瑣而不可究詰。荀卿子出、論學論治、悉本乎禮、反復推演、綦明其趣、於是其學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而其文迺大醇而無所蔽。近世已來、士夫多厭薄中庸、務摭取荒徼異言、著爲文說、謾詢我政制經典、而謬謂能捄之敝、其旤較戰國橫議爲烈。先生獨能主持正學、放距衰詖、俾其說不至深中乎風教。先生之引學術盛衰爲有心世道之責。

者。毋乃在乎是。然則先生之文益不可不傳。而先生之所發抒乎其文者。良有所本也。毅受學先生有年。知先生之學惟毅獨深。每先生一文出。輒得先讀。讀輒錄之。積有歲年。遂成巨帙。亂離既肇。人事日繁。深恐師說之存於毅者。或及身而散失。因與平江蘇厚康孝廉各出所錄若干篇。仍謹依先生續古文辭類纂之例次第之。都十五卷。梓而行世。毅生平不能文。然偶有觸悟。自謂能獲古文家傳授之宏旨。嘗以所得質先生曰。文而禮。儒家言也。文而非禮。雜家言也。先生深韙之。今刊先生之



文因臚舉已說、引伸師義、而爲之敘。後之讀先生文者、幸其知所宗尚也。又蘇序云、自來言古文者、宗師昌黎、夫昌黎之可師、豈特文之格律氣韻云爾哉。其進學解所稱列百家六藝、細大靡遺、而答李翊書論文、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又必識古書之正僞。答李師錫則云、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詞之好、好其道焉耳。於庠、此昌黎文之所以獨絕也。宋世歐、蘇輩出、考其議論、雖於古聖賢有合有否、要其生平志學、各足自立、故其文發之而特光、厯靈晦而益顯。

國朝桐城姚惜抱爲義理考據詞章合一之說、藉以融洽漢宋門戶、定文章之趣嚮。吾以謂考據以博古、義理以明道、此非姚氏之私言、卽昌黎所自期與其教人爲文之旨端在於是。然姚氏之文沈潛古籍、於義理考據爲能兼綜其全、故雖取法唐宋、而能拔出一代。彼世之號爲桐城派者、吾惑焉。夫必蓄於內者眞、而後發於外者有所不容已、執持於己者大、而後應於世者取給而不窮。苟或抱其空質以鳴、則雖體貌畢具、若假良工之模以製器、形狀僅肖、精苦頓殊、尙烏覩所爲宗派者乎。舟楫



者致遠之具、而非所以致也。規渠者造物之用、而非所以造也。體勢者能文之方、而非所以能也。且夫文之遞嬗無窮、惟道與學之至者、迺藉言語以存於不敝、偏畸於形貌、未有能勝者也。宋初鑒五代之纖麗、而柳穆以簡淡爲高明、病臺閣之猥庸、而王李輩號稱復古。援白嘲黑、矯而仍敝、奚足語文字之真哉。吾師葵園祭酒曩曾廣續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軌轍、而其爲文醇懿槃鬱、獨追古初、奄有眾家之長、遏而積之、挹秦漢之精而不掩其疏達之氣、可謂極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

偏畸者。蓋先生上自周秦兩漢之書、下逮近代掌故之錄、罔不纂述成書。既世之所推考據家、復以餘事發爲文章。根氏往籍、抽析新理、燦成統紀、各還分職、斂焉而彌闕、挹之而愈不盡。又其衛道愛國之誠、繾綣方寸、時見於意言之表、真有合於昌黎所云者。若其考覈詳密、源流畢賅、遣字積語、較量銖黍、視姚氏以下、殆或過之已。於虜、滄瀛蘊亂、絃誦將衰、吾湘昔日曾、吳諸老相與切劘、翕應於干戈顛沛之餘、今漸闐焉、莫可復得。重以邪說流行、學校蒙殃、文字之變與世運殆無終極。而先生獨



抱古芳矯然物外。後之讀斯集者，因益曉然於道
範之不可踰越，則所繫於風教者尤鉅也。輿受先
生教有年，於古人之道無所得，唯於先生文若有
私嗜。爰合先生舊作，與同門諸子分類編刻而序
其旨，以詒讀先生之文者。又十二月，與蘇孝廉
商輯律賦類纂十四卷，刻成。蘇序云：賦者，萌柢風
詩而造端，孫屈然唱騷陳賦，攄憂喻道，緣情感物，
寄於微言，匪姝姝體製也。自餘景宋之屬，文成規
放，寢淫漢世，流派益繁。自京殿風土游譙暨物類
景象，闕奇恣韻，極乎巨觀，而哀秦賦蔡藝文類聚三十有丁

虞蔡伯喈女。吐詞懷舊、潤古有作、此焉椎輪。三國賦謂文姬也。以還下逮典午、雕鐫物巧、軫慕山川、清思愈竊、麗則難雙。至束皙勸農、步熊羆性、闡道明治、亦眾啾之孤鳳矣。六朝文士見譏風月、開府諸作、寔爲桀英、參儷入偶、風氣聿開。唐初相承、頗雜纖麗。自試士設科、格律漸謹、體貌競新、而古法之淪論者頗歸咎焉。余以謂程式所限、士幾速化、道之漸敝、積勢固然。有志者未必貶古求合、中材因繩墨而引以鑽研、然則古學之存、尤賴倡導。昔卿雲獻賦、夢想裂腸、奏御千餘、著於成代。後漢張衡上疏、亦稱



書畫詞賦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競利。斯知兩
漢賦學之盛。自於朝廷。曹魏六朝。君臣迭唱。佳製
獨多。上所好求。羣材斯赴。利祿之途。豈第經術。惟
自元代不列科目。我

朝締基。仍規唐宋。

御試翰詹。悉用律賦。恭讀

聖祖御製賦彙序有曰。敷奏者有。近於賦之義。使堯舜而
在。今日亦所不廢。且言。朕嘗以是求天下之才。四
方初定。卽

詔儒臣長於詞賦者。陸續進呈。以聲韻駢偶之末。而

聖人矜重若此、豈非以體製閔贍、旣舊學所畱詒、而其鏗鏘婉約、又足以敷

聖美之風、而馴桀悍之氣、造士之道、亦有樂於此乎。吾師葵園祭酒嘗詔輿云、賦雖小道、自非學識登閱、義法曉暢、爲之未易以工。趣俗者域膚近、驚材者騁博豔、涂軌多歧、風會斯靡。時至今日、詞翰非急、顧念功令所著垂二百年、魁儒碩士、作者代興、非有編輯、其曷取資。爰出舊藏、暨試士所得、命輿衷錄、尤雅、詳加鑒別、分類凡七、曰體物、曰述古、曰攬文、曰明道、曰論治、曰獻頌、曰擬古、都如千篇、命曰

類纂。又以名家法式率本先民，稍錄古賦，用殿全編。俾來者因類以討義，循流而溯源。若夫尙探遐曩，推繹正變，則有張皋文氏之賦鈔存。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歲。

主講嶽麓書院。時東西洋諸國脅和退兵，賠償兵費，派之各省。湖南歲定七十萬兩，官府議舉行房畝各捐。余恐擾民，言於蔡伯浩觀察，乃煌會商

眾紳，勸爲計口收捐之議，仍取之鹽價，每斤加收四文，歲得鉅金，償款以足，而民無擾累，蔡之力也。
呈函俱刻入虛受堂書札第二卷。是歲刻駢文類纂四十四卷。



成自爲序例云、少讀唐柳子厚永州新堂記、至於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詫曰、此儷語也、而雜廁散文、
深疑不類。余兄敬吾先生聞之曰、他日可與言流
別矣。長遊藝林、粗涉文翰、見夫姚氏古文類纂兼
收詞賦、梅氏古文詞略旁錄詩歌、以爲用意則深、
論法爲舛。駢文之選、莫善於王聞修法海、李申耆
文鈔、傾瀝液於羣言、合鑪冶於千載、顧王則題目
太繁、李則限斷未謹、所居之代、抑又闕如、不足綜
古今之蕃變、究人文之終始、美猶有憾、斯之謂與。
屏居多暇、舊籍盈几、輒復甄錄、尤異剖析條流、推



賓谷正宗之旨更溯其原。取姬傳類纂之名稍廣其例。座中百琲盡是明珠。機間九張無非文錦。使異代之上。晤言若親。寰海而遙。光氣不隔。藻翰飛騰。屈宋之芳無歇。商量邃密。葉德張祖輝同之力爲多。凡類十五卷。四十有六間。亦區其義例。第其時代。爲上中下編云。論說類三。一曰文論。斯文肇興。體隨時變。趣尙偏異。流失遂生。達識雅材。倚撫利病。彥和子元冠絕倫輩。山谷之論河間之評。二家並重。學者攸資。彥和書宜全讀。子元頗有芟取。文饒文章論爲隱侯而發。而沈傳靈運舉斯立言。子

元以爲全說文體備言音律可爲翰林補亡。流別總說次諸史傳實爲乖越。以旣爲體限仍居史論之次。凡若此類所宜旁通。一曰史論終篇論事發端馬遷後來各家沿襲成體旣趨偶儷彌益煩蕪。故史通擬之高士綺紈丈夫粉黛。但文之爲體有舉莫廢其有聯詞切理比事愜心未嘗不競賞巧工傾目浮藻。又鴻儒攷古激想抽毫辨難旣紛溢爲繁縟才力所極自呈炳蔚雖波瀾莫二而涂軌已別。此則循載筆之往式導史評之先聲者矣。趙皮書後諸篇或紬繹他作更端引申或畱連前史



因事寄意。名同跋尾。義主衡論。今棄名取義。使以類從。一曰雜論。如稱舉時美。推覈物情。鍼砭俗流。抽尋往籍。萃茲眾理。歸於一編。亦文林之柯則也。稚川尙博諸篇。與解嘲賓戲同科。蕭樓設論之目也。博喻廣譬。儷式連珠。以體不純。壹總列於茲焉。共文百二十首。序跋類四。史家類傳。迺有序文。所以領厥宏綱。陳其命意。休文恩倖。昭文選之於前。唐宗后妃志。堅採之於後。並目序以論亮爲舛矣。若私家撰述。條別實繁。觀華亭之弁言。亦龍門之遺意也。士衡標目。豪士指刺。齊同賦酌雅文。序兼史筆。

去賦存序、亦其類也。梁元志傳因襲史裁、雖體殊識大、而例歸一貫。他若金石之刻、訂其舛謬、傳記之書、證其得失、並文人所有事、史籍所取資。按法海錄序、以詩文、宴集、區爲二門、余謂應奉之製、唯主頌颺陪從之篇、尤重肅穆、爰就其中合采前美、昭示後儀。若尋常詩文序跋、亦分兩事、一曰應酬之作、挹清黃憲之坐、問奇楊雄之亭、誼重淵源、感深投分。迨叢蘭有已敗之色、而卷施餘不死之心、期以片言、偕之千古。他如紀榮遇於畢生、述明德於既往、貞烈之曜、履苦而說甘、述作之工、推微以



致顯皆義主表章而事緣請屬。此以情爲根而文周其用也。一曰揆張之作必植柢忠孝通鑰經史藝林萃藪洪纖皆適用之資國士遺編顯晦歸後賢之責。此以文爲本而情暢其流也。至於觸感無聊伸紙寫臆屏居生悟緣虛入實汎長風而不息則回戀故巢望晨星之漸稀則感傷知己亦有朋好往還襟情契結登降巖壑興寄園亭歎逝者之如斯撫今愷而易墜相與招繪事賦新詩更揮發以詞章庶招宣其情緒一卷之內陳迹如新百年之間古懷若接皆無假故實自達胸懷由耳目以

造性靈、驅煙墨以籠宇宙。文之爲道、斯其最勝者

與。

其文百六十首。

表奏類九。敷奏始於尚書、上書沿於

戰國。秦并區宇、列爲四品。表以陳事、章用謝恩、劾
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曰駁。漢云封事、起自宣帝、
不關尚書、亦曰上疏。用之王侯、達於天子。總駁於
議、而典午古今尺議、尚以駁名。陳謝用章、而齊陳
賀慶表文、亦有章號。魏國奏事、始或云啟。唐世奏
謝、兼稱爲狀。六代白簡、謂之彈事。蓋按劾之變名。
宋朝上書、或云劄子、是書札之譌字。並奏之流也。
進言摘文、戰國爲勝。漢初沿其波、制策發問、炎靈

肇端。歷代循其體。又有奏對策對之異焉。

本朝革華宗實。凡有進御。統謂之奏。平論大政。亦或用議。成書賀捷。皆上表文。

殿試

朝考、分題策疏、觀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夫元首居尊、羣材效職、聖澤而寓則思極、頌聲飛龍在天則恭陳符命。斯國家之鴻美。颺言之上式也。興利革弊、論政兩塗、薦賢劾奸、事君大道。上進之篇、其鉅者國華朝典、亦不遺祥異之微。慶賀之詞、其尤者愷樂上儀、且兼及起居之末。亦有榮被泉壤、義激朝



端、器物寵頒、文事相接、並魚水生歡、鳧藻貢悃。
祿與共、辭受揣分而讓謝興。上膏猶屯、下情待
而求請起。王廷有揚、詞筆兼需而對問重。流觀
澤、義云備矣。竹彈鮒謝、詞詭體正。通天之奏、故
有懷。比士衡之弔魏帝、尙蓄餘思。似稚圭之禱
宗、申衷冥漠。今各以類附焉。共文百三十首。書啟類
書啟者、通上下之辭也。皇儲貴胄、降禮達誠、體
明睿、文詞雅潤、飛翰染楮、咸可覽誦。親貴酬獻、
雋歡陪光、生顧眄、情申慕戀。或勝詭入讒、吳繁
進榮辱倚伏、機穽俄生。螻屈求信、雉離增歎。斯



皇軌不一恆必有之。至於折衝之事、經畫之宜、倚馬援毫、捉刀入幕。亦有請命鄰封、薦賢當路、推功闢帥、致美大府。並表裏史乘、裨助參稽。若文史爲用、理體滋繁、課實談虛、悉資考鏡。自餘雜述、總爲一編。謝惠儼言、盛於六代、體不可闕、略備前式。唐世溫段之徒、時復間作、並從斷棄。又其時風會波頽、文盛干請、望門投謁、呈身貢函。昌黎不遇、三趨宰相之庭。薛逢乞恩、死作埽除之鬼。此類悉予刪除、無俾害道。共文百九十七首。贈序類一。以言贈人、荀子比之金珠。擇言而進、魯侯以侑觴酒。洎乎唐世、

乃有序文、發摠今情、敦勉古義、斯朋友之達道也。獻壽有文、沿於明代、貴在不溢美、不虛稱、反是則濫矣。王氏法海贈別序自爲編、姚氏類纂因之增入壽序。茲仍其例云。其文二十四首。詔令類四。文心雕龍云、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降及七國、並稱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詰百官、制施教命、策對王侯、體至晰也。案蔡邕獨斷云、策書、策者簡也、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



也。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其義頗異。攷西漢賜書輒稱制詔，是詔兼制矣。武策三子誼主申戒，是策亦敕矣。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則敕卽詔矣。漢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僅施州部也。逮及六朝，世異封建，禪代九錫，依倣策文。唐宋敕書，或施之一人，或專賜州郡，詔則徧諭天下，制以黜陟封贈，其大較也。然舉例覈文，隋高祖報李穆，應曰以敕。唐太宗賜李靖陪葬，應稱曰制，而皆以詔名，知散

文通矣。遷除用制，實病文繁。劉子元謂褒貶之言，
哲王所慎，諒哉。其義兼戒勉者，取之餘，屏不錄。制
策以咨多士，勛其書，思對命，合於釋名，驅策諸下
之義。教令亦上臨下之辭，並以附焉。蔡邕獨斷云，
諸侯言曰教。劉彥和云，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自
教以下，則又有命。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攷
六朝文例，有令無命。雕龍所稱，殆謂令耳。其文八十二首。
檄移類二。劉彥和云，移檄爲用，事兼文武，意用
小異，而體義大同。又云，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
明白也。或稱露布，播諸視聽。攷文章緣起，馬超伐



曹操買宏爲作露布。雕龍以爲檄之別稱。信有徵驗。魏晉以降。代有檄文。不名露布。彥和身居梁世。尙無殊解。然則露布爲獻捷專號。必在李唐之初乎。茲從其後起。分爲二流。以同在金革。仍總諸一例。本國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則用移牒。皆檄之流也。稚圭北山。意嚴詞正。節壯高隱。義激頑夫。筆陣助其驅除。山靈增其颯爽。雖斯體之附庸。實文人之魁桀矣。甘亭移牒。城隍助驅。貓鬼幽明。一也。故並附焉。其文十九首。傳狀類一。行狀者。生而顯貴。沒申史官。具畢身之事實。備後乘之甄錄。沈約

齊司空柳世隆、任昉、齊司空曲江公爾狀、李氏駢體文鈔采之。鈔自類書，故非完本，不堪垂式。所宜割捨。傳之爲體，義通存沒。蘇子瞻方山子、歸熙甫筠溪翁皆在生存，便爲紀述。蘭成、丘崇亦其例也。其文五首。碑志類四。山川寺墓刻石勒文，所以揮發冥靈、導揚徽烈。隋唐以往，釋老競鳴，宏闡教宗，於斯爲盛。曹頌王銘、信遺編之雙秀也。至於紀功述德、意主揆張，刊衒墓門，標題神道，皆以傳名業於靡湮，貫榮哀而同致。表之言表，碣之言揭，其義一而已矣。埋隧鐫詞，體幽用顯。但欲洛陽購紙，爭讀



太沖之文、豈待元武辨銘、其識甄邯之冢。其文百二十七首。

雜記類一。齊梁文苑、始勅記體、樹寺造像、休

文有作。孝標山棲、亦名曰志。

劉子元所謂山棲一志、唯論文章者也。法

海還錄、標以志名、文鈔下加序字、謬矣。

志記一也。雜記之流、蓋於茲

託始。唐代亭堂石瀑、咸被文章、斯則記例宏開、不

僅山川能說矣。又或追存曩迹、暢寫今情、逮乎

國朝、其流益夥。但遊集之記、恆與序相出入、董子誥

泛月、艤舟、亭序、李恣伯遊龍樹寺記、卽其證也。大

抵專紀述者、乃登記目、綴吟詠者、方以序稱、此雖

流別之至微、所當部居而不雜。其文六十四首。

箴銘類

一。雕龍之論銘箴也。曰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又言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詞代興。箴文委絕。余謂語其體則箴峻而名紆。言其用則銘廣而箴狹。六朝作者競趨辭賦。彥和當日已歎箴銘罕施。今之爲銘者。時亦有焉。禦過之文。宜乎鮮矣。其文四十八篇。頌贊類二。頌體權輿並出。

周世魯祀文公。奚斯有作。臣下褒揚於茲。託始仲

山出祖。吉甫贈言。

詩大雅吉甫作誦。潛夫論引作頌。蓋三家異文。

朋友歸

美。亦其肇端。考父述商。首闡前代之懿。三閭翫橘。爰及品物之微。後來作者。雲興約歸四例。士龍頌



漢奏章通情、斯屬文之別調也。贊之於頌、名異實同。孝若東方、畫贊序、謂慨然作頌、末稱用垂頌聲、固已混同一致。彥和有云、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余謂自來贊文、先以論序、前專宣以罄緒、不害爲煩、後約舉以勝詞、故不傷其促。末世儷之、頌文施用彌廣。子山諸贊、猶存古質、雕龍文贊、洋洋乎詞林之盛美、非凡品所庶幾焉。其文四十首哀弔類三、誄與哀辭、彥和區分二事、其論誄也、曰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哀辭也、曰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

必施天昏。余謂誄與哀辭並哀逝之作。誄以累德。施之尊長而不嫌僭。辭以敘悲。加之卑幼而覺其安。許竹簣高夫人哀辭。炳焉述德之文。亦非不淚之悼。務盡今悲。稍變前式矣。蘭成思舊。雖以銘稱。亦誄之流。故以次焉。雕龍云。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故弔祭爲類。君道之弔。莊容甫之弔。黃馬因文寄意。竝弔之別體。共文四首。雜文類三。彥和論雜文曰。宋玉始造對問。東方廣爲客難。揚班之徒。迭相祖述。枚乘首製七發。子雲肇爲連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也。統以雜文之目。今依

而次焉。其文三百十八首。

詞賦類二。詞者、屈左徒諸人

所造也。阮文達云、子史篇翰、實有不同。楚國多材、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六藝於此分途、萬世咸歸園範。劉孟塗云、騷人情深、猶能有資於散體。豈芳草性僻、不欲助美於駢文。蓋徑有未窺、抑知者猶寡。二賢之論、斯知要矣。賦造端於宋荀、宏體於揚馬、自茲以降、雖程裁迭變、而意匠無殊。蓋駢儷之道、言哀不深、則情韻無抑揚之美。取材不富、則體製乏瓌偉之觀。自非抗心逸步、縱獵詩流、鮮不騰諠於拙工、蒙羞於儉腹、故以終



焉。其文八十二首。

文章之理、本無殊致、奇偶之生、出於

自然。麗辭所肇、通變所宜、彥和辨之、究矣。引其端緒、尙可略言。古今文詞、遞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魏文賦、寡婦、安仁擬之。朱穆論、絕交、孝標廣之。祖其題也。翰林墨客、續子虛、以代興。梁王陳思、其楚襄而迭起。祖其體也。長卿上林、云追怪物、出宇宙。子雲校獵、云追天寶、出一方。孟堅西都、云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明遠河清、頌云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祖其句也。安仁秋興賦、云善夫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



而變衰。錢新梧段公遺愛碑云、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忽不自知其何心。祖其語也。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上林云、猗柅從風、薊苳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太沖吳都云、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並奏、笙竽俱唱。祖其意也。按造句但可偶摹、無滯迹象、采語緣於興到、純任天機、意之爲用、其出不窮、貴在與古爲新、因規入巧。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雖增改數

字變亦不善矣。彥和神思云、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子元敘事云、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則直鈔成文、索然易盡矣。苟得其妙、如屈平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長卿大人全祖是篇、兼取四語、而指各有適、文無相害。此意匠工拙之辨也。諸體成章、靡不相襲、雜文一類、繼者難工。自子建七啟、歸美當代、後賢有作、故步相追。詞擷華腴、義病重疊、華亭吳對、名去實存。稚存七招、性含變化。悉



伯七居超然意遠。其七家之高致乎。至於隸事之方。則亦有說。夫人相續而代異。故文遞變而日新。取載籍之紛羅。供儒生之采獵。或世禩懸隔。巧成偶儻。或事止常語。用始鮮明。譬金在鑪。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參乎造物橐籥之妙。靡間於含靈者也。漢息夫躬劾伍宏云。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事。必起於幃幄。晉鍾會檄蜀云。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取人隱事。而意旨躍如此。最優矣。自餘佳對。指不勝僂。義乖事舛。往往而是。校獵云。齊桓不使扶藪。楚嚴未

足驂乘。尊皇抑霸、允矣慎旃。其他虛美之詞、不過曰登三成五、甄殷陶周而已。若簡文馬寶頌云、堯舜不足憲章。孝穆代貞陽侯書云、湯武方於兒戲。此屬詞失當也。其與王太尉書云、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專耀齊威、非誇王眾。而子安滕王閣序云、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以電易雪、指齊爲王、此釋文不審也。壓弧箕服、實喪周邦。二龍降庭、何預夏事。而駱賓王代徐敬業檄云、龍飛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此使典差繆也。長卿賦奏大人、則漢武意凌雲氣、厥初楊意之薦、惟見子虛之文。而滕王



閣序云、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徒取對工、罔顧文義。此杜撰不經也。蘇老泉作木假山記、戴顓以黃鸝爲俗耳、鍼砭而戴帥初通蘇教授書、美以木假山之家世。陳其年戴無忝詩序、稱爲鸝砭名家。夫木山小文、何關世緒、鸝砭雅語、詎涉家聲。此任意牽附也。袁簡齋賀邊平伊犁表云、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橋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平城之憾、漢史可徵、漏網之魚、唐書未見。此隨筆增竄也。亦或調律太和、翻失古節、琢句凡近、便成律賦。凡此諸弊、大傷文

格鄙生沿習、未知所底。又如子山司馬裔碑銘、趙武、李燮兩見。鼎臣武成王碑銘、春蘭、秋菊重出。昔有茲式、蓋不相妨、苟其效顰、實鄰寒陋。若此之類、理貴善推。是故甄別舊編、取證本事、必義例允協、銖黍無爽。合之兩美、則觀者雀躍、擬不於倫。則讀者恐臥。可以印心源於三古、通慧業於萬流。雕龍謂言對爲易、事對爲難、亦極思之論也。至詞氣之兼資、乃駢儷之總轄。漢魏之間、其詞古茂、其氣渾灝、縱筆驅染、文無滯機。六朝以還、詞豐氣厚、美文衍溢、時病煩蕪。宋元以降、詞瘠氣清、成語聯翩、祇



形剽滑。明初劉宋略倣小文。自時厥後。道益榛蕪。雖七子大家。闕爲斯式。華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詞采。旣富。氣體特高。明史稱工。非溢美矣。

昭代右文。材賢踵武。格律研而逾細。風會起而彌新。參義法於古文。洗俳優之俗調。選詞之妙。酌穠纖而折中。行氣之工。提樞機而內轉。故能洗洋自適。清新不窮。儷體如斯。可云絕境。洪李之作。無間然焉。辜權陳之用。貽通識。又重刊景教碑文紀事攷正一卷。成序云。景教碑文紀事攷正。廣東楊榮銑襄甫撰。自稱景門後學。書凡三卷。刊於光緒二

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第一卷載翻譯景教流行中國碑文次金石家攷論次大秦攷次景教及諸教攷原。二三卷則取今之通行耶穌本經以證釋碑文者也。碑稱貞觀中大秦阿羅本至長安詔造寺度僧。高宗時諸州各置景寺。元宗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肅宗於靈武等郡重立景寺。代宗誕降之辰錫香頒饌。建中二年僧景淨述頌建碑文中稱其道曰景門曰景風曰景力徒曰景眾曰景士且曰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稱景教。其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者用希伯來



音譯阿羅訶乃猶太人稱造化主之名卽天也。三
一分身景尊彌施訶者希利尼文稱彌施訶曰基
督卽耶穌也。號耶穌曰景尊故其教曰景教。或謂
唐諱丙之字曰景丙於五行爲火景教卽祆教故
以拜火爲宗。此不知火祆非景教而爲此臆說也。
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
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
胡祝稱其職。今案舊唐書職官志有薩寶府祆正
亦曰祆祀西溪叢話言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
昌五年敕大秦穆護大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

所謂大祆，卽祆祝也。祆字胡煙切，從天不從夭。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菻，卽大秦。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祆也。長安志又云：義甯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於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中，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今攷武德所立胡祆祠，與



宗楚客所移波斯寺之東同地一祠。又新唐書百官志、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所祭。皆波斯國事火祆之祠也。義甯街東北波斯胡寺。太宗爲阿羅斯立。阿羅斯卽碑阿羅本。義甯街卽碑義甯坊。此寺與移布政坊西南隅之舊波斯寺。天寶中皆改大秦。推其改名之由。蓋以嫌與波斯祆祠相溷。而碑云貞觀詔造大秦寺。乃從其後名稱之。錢大昕景教考以爲夷僧之夸詞。非也。明崇禎間碑始出土。今在陝西省城金勝寺內。楊氏宣揚景教箋釋碑文第一卷。於西國文字之遷貿與

圖之分合、教宗之同異、剖析詳明、爲言職方者不可少之書、爰重刊以貽博覽君子。二三卷則以專釋彼教、今無取焉。又後序云、周地之民、瞋瞋而行、倨倨而臥、無異牛馬也。見夫蒼蒼者高無與並、則神之明明者疾莫能追、則神之烈烈者熱不可執、則神之以至鬼怪之毒害、物類之侵侮、莫不相與神之術。智者出焉、因其人之敬畏、導以崇奉之禮、禱祀之辭、而教始萌芽。思夫天地如此、其遼遠也、蓋有造分天地者。人類如此、其蕃滋也、蓋有主持人類者。於是爲教者之論說紛、邪正雜矣。善夫



楊氏之論婆羅門也。曰。歷夏商周三代而異端之說日出不窮。則以好論鬼神之過。夫教人而極思於空虛。安在其不爲異端所託也哉。謨罕默德摩尼之藉教以行其私也。楊氏詳之矣。余嘗旁攷中國傳記。亦頗有與西書合者。五運歷年記云。元氣鴻濛肇立乾坤。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出盤古。且言其垂死化身。備諸神異。述異記云。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今案摩西紀。阿羅訶創造天地萬物之次序。祚阿樂士論。歐拉密創造天地萬物之主宰。是其例也。風俗

通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紆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繩人。今案摩西紀創造世人之始祖、韋陀言波綿頭肩股腳生四等人、是其例也。淮南子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古聖王之祀神也、大者秩望山川、微者迎及貓虎。秦有黃虵雄雉之祠、漢有星辰風雨及天地日月兵陰陽四時八主之祭。今案火祆教初以日爲眾陽之宗、而拜太陽、後以火爲發光之原、而更拜火。婆羅門論神道有天日晝三



位風火湖海及主宰禽獸昆蟲凶殺諸神且謂無物不可以爲神無神不可以爲物是其例也竊試論之敬天之理今古所同福善禍淫之訓上帝有赫之歌詩書略陳之以垂世戒雖以子貢之智不聞孔子言天道夫子言敬鬼神矣而答季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夫子作贊惟返而求之於人事豈不以垂教之旨當如是邪舜典敬敷五教爲中國言教之權輿子思子作中庸其言性推極於天命矣仍不外率性爲道修道爲教而申之曰可離非道凡所以約人身心而懼

其馳情於幽渺之域也。佛之爲教清虛浩曠，可爲養性清心之助。然印度戒殺蛇虎爲殃，則道固有時而窮矣。求其行萬世而無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夫。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一歲。

主講嶽麓書院。是歲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自爲序云：先謙錄日本開國以來迄於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歷代史傳暨雜家紀載參證日本羣籍，稽合中東年表爲源流考二十二卷。哀輯既畢，作而歎曰：天下禪代，獨日本世王，非但其臣民



有所鑒戒取舍而然也。以島國孑立無鄰，故外侮亦弗及焉。然自番輪颺至，重門洞開，情勢岌岌，賴豪傑雲集，謀議翕合，上下之情通，從違之機決，捐棄故技，師法泰西，曾不數年，屹然爲東方強國。余嘗攷其變法之始，倍難於他邦。大將軍擅權國王守府，君民睽隔一也。封建日久，諸國紛紜，不相統壹二也。游俠成風，政令拂眾，輒被狙刺三也。迺自西國擾亂，而將軍乞退，議改郡縣而梗命卽敗，羣謗蠶起而執政不撓，遂以經緯區寓，煥然啟維新之局。嗚呼，豈偶然哉！夫舉一國之政而惟外邦之

從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轉圜流水。此其故亦
有二。一則地懸海中。事簡民樸。其先規制。取則李
唐。安德而後。權移霸幕。王朝無政焉。德川氏偃武
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學。曉然於尊王之義。日思踣
幕府而定一尊。乘德川積弱之勢。藉口攘斥西人。
責以歸政。聳動羣藩。納上戶土。億兆一心。拱戴王
室。於是英傑在位。審時制宜。朝廷規模。悉由勅立。
傾一國之人。乘方新之氣。日皇皇焉。惟國制之圖。
其前無所因。故後並不得謂之變。非我中國每事
拘牽舊章。沮隔羣議者比也。一則初效西人。不得



要領、衣服、飲食、器用、宮室、刻意規摹、虛糜無算、人民重困。異議紛起、或復舊制、或倡民權、官與官齟齬、則退歸而謀亂、民與官不協、則刺殺以洩忿。國是叢脞、亦曰殆哉。而我中國塞聰蔽明、百務苟且、臺灣生番之憤、金隱中其機權、甲午北洋之利益、飽張其威力、故彼國之士氣咸伸、而更新之機勢大順矣。攷其內政所施、惟力課農桑、廣興工藝、爲得利之寶、而以官金資助商會、知保商卽以裕國、從而維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中國之海軍不必論矣、鐵路楮幣、富強則相須、貧弱祇自敝。

至於學校分門、官僚分職、非所以治數千年文教之邦也。居今而言變法、不必事事慕效、惟務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兼審外商所以歆動吾民而攫取其財、何者最甚、亟勸導斯人率作興事。行是二者、必以放勛之勞來輔翼爲心、匪特不爭其利、亦並不與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

君民共有之元氣、

國家靈長之祚、或在茲乎。日本得志之後、所刊維新史、法規大全諸書、揚詡過情、觀之徒亂人意、不可概執爲興邦之要道也。是書成、因附述鄙見、以質



當世如此。至日本史家文章之美、覽者自得之、故不復云。蘇厚康孝廉爲予刊虛受堂詩集、起辛酉、訖壬寅、爲十五卷成。蘇序云：自漢魏而後、以風騷鳴者相望也。然詣尤至者、如唐之杜韓、宋之蘇黃、曠數百年而無與超軼。豈詩之道信有盡與？輿聞詩之言志也、志之所之、視其遇遇之所、感寄於物、自老少恫亨、悲新離合、廊廟巖穴、干戈絃誦、盛衰相循、人事殊異。其在於物、日月晦明、風雲萬變、鳥飛獸走、草木摧鬯、陵谷崇庳、出昭入冥、懌愉駢呿、有動於中、翰寫而不能自己。雖耳目用同、而光

景不匱。若是者、其果有盡乎哉。故讀其詩、而其人
之志與事存焉、所值之時與其國家隆替之故存
焉、古昔之遺蹟、品物之情狀、亦傳託以存焉、是之
謂詩以人尊。樵擬以爲古貌、虛宕以爲性靈、其爲
道也易窮、其爲情也荒忽而失據。昔季札觀樂而
能卽各國之音、辨其興廢、其事與情不相蒙也。詩
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今夫聲律詞章之學、藝之
末者也、迺其深微、足以窮幼眇而極才智、自古通
人、碩士專精、畢世僅乃得之、至如以他能並擅如
前之昌黎、東坡、後之竹垞、惜抱諸子、殆不恆艱固



兼人之才難抑亦斯詣之途遠也。吾師精挈古學、
著述登閱、自其少作詩、滄涼沈鬱。中年宦遊以來、
乃更神明變化、奄有眾美而於身世之感、

君國之大學問之所繫、倫紀之所關、指事切情、展卷
如親。如先生者、固不僅以詩名、卽其成就卓如足
以遐挹曩賢、俯式頽俗、既彼專家、抑何多讓。余嘗
就學先生所居葵園、盛夏涼夕、風來襲人、荷香入
懷、神志曠朗。先生煮茗論文、閒疏示古今詩人、怡
趣爲樂。於少陵、東坡諸作、尤能闇誦無遺。卽先生
所得可知矣。是年十一月初二日、部議升祭酒。

爲正三品。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二歲。

主講嶽麓書院。自庚子召亂、

乘輿播遷、亂定後、中外諸臣競言時局孔亟、民智未開、宜遣士人赴日本游學、各省分建學堂、以資造就。得

旨允行、設大學堂於京師、創定章程、通行開辦。湖南府州縣亦設中小學堂、會城立高等學堂及師範館、俞廩軒中丞請余兼師範館長、強而後允之、亦恃中丞相知言無不聽也。甫市月、俞公解任、新撫趙



爾至、銳意興舉學堂、而於士子多所寬假。湖南
自梁啟超主講後、人心不靖、至是邪說朋興、排滿
革命之談充塞庠序、趙弗顧也。余與之議不叶、叟
辭不聽。革退劣生四名、趙送入高等學堂、余知其
意時已冬令、遂不復至館、坐視地方風氣日益敗
壞、無術挽救、徒呼負負耳。十二月初三日、二嫂
楊宜人沒於家廟西側試館。嫂與吾妻不叶、自母
柩南歸、嫂卽別居。祈請不聽、不復強之。四月中、爲
嫂及伯母郭太恭人、長嫂吳宜人、弟婦張恭人、建
一門四節坊於南城外官道旁、奉嫂親臨瞻視、以

慰其守節四十七年之苦志。不料遽爾長逝，卜吉於南門外大坤尾山，形勢甚佳。張雨珊觀察所定。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部議復祭酒爲從四品。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三歲。

正月十五日，安葬二嫂楊宜人於南城外大坤尾山。時盛侍郎宣懷督辦諸省鐵路，率借洋債興

築粵漢鐵路，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展延數年，私將股分售與比國，比實法俚。又借款浮濫，中國虧耗太鉅。湘潭梁璧垣大令煥奎亟言於余，余遂商之張君雨珊，同具呈稿與諸紳士之督撫力請廢

約。張香濤制府深以爲然。及陸春江中丞

元鼎莅

任。余又與馮莘垞給練錫仁致函極論。

函載虛受堂書札第

二卷。明年有

朝旨責成制軍辦理。此事籌畫經年。始得廢去粵漢鐵路舊約。歸我自辦。從此各省皆知借洋債辦路之害。競請籌款自辦。蓋中國一大轉機也。是歲刻尙書孔傳參正成序云。自伏先生脫秦燼。發壁藏。以延三代聖經一綫之脈。厥功甚鉅。歐陽張生傳習本經志記明白。而治古文尙書學者誣之曰口授鄙之曰俗儒。不恤虛誕競勝。過甚其辭。文人相



備藏

輕豈有量乎。古文之阨婁矣。阻於巫蠱。厭於博士。亡於永嘉。亂於梅姚。且若顯若晦於數百年間。劉向取校三家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賈逵復奉詔撰歐陽夏侯古文同異三卷。此於本經爲有實益。其卒增訂與否。莫能明也。馬鄭諸儒可云篤好。然其所述不及逸篇。致文誼罕通。積久漸滅。是所謂古文尙書者。徒供僞學藏身之固。發千古爭鬭之端已耳。獨馬鄭二十九篇傳注。於今古文同異藉資推究。有助經指。有宋朱子。吳草廬氏發僞孔之覆。明梅氏鷟繼之。



國朝諸儒扶僞扶經、既美既備、惜其散而無紀、尋繹爲難。學者束髮受尚書、垂老而不明真僞、古今之辨、豈不哀哉。先謙從事斯經、自史漢論衡、白虎通諸書、迄於熹平石經、可以揮發三家經文者、采獲略備、兼輯馬鄭傳注、旁徵諸家義訓、其有未達、問下己意、今古文說炳焉著明、以僞孔古文雖經

純皇帝論定、然功令所布、家傳僮習、莫敢廢也、仍用其經傳元文、增諸考證、爲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以便讀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云爾。又爲例略云、漢書藝文志尚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

侯二家。顏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

一篇爲一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堯典一、連慎微

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

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毋誓十、鴻

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

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

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

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柴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

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史記周本紀作顧

命作康誥明爲二篇則二十九已足、並無太誓在內。隋書經籍志伏

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宋王應麟說同。釋文云、太誓與伏生所誦合三
十篇。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燬讖序在外。皆非。藝
 文志班自注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志又云、歐陽
 章句二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先謙
 案、云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者、堯典一、上全皋
 陶謨二、上全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
 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大誓十、三篇同卷。坤誓十一、
 鴻範十二、大誥十三、金縢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
 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雒誥十九、多士二十、無佚
 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
 命、康王之誥二十五、柴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

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知顧命、康王之誥爲

一篇者。僞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以歐陽夏

侯爲卽伏生本誤。釋文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其

明證也。旣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矣。仍

爲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

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爲二

十九篇之明證也。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者，分盤

庚爲三篇故也。詳盤庚本篇。云歐陽經三十二卷者，併

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

十一卷者，西漢人不爲序作解詁也。馬鄭始爲藝序作傳注。



文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自注云、爲五
 十七篇。先謙案、云四十六卷者、據藝文志云孔安
 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云伏生二
 是無太得多十六篇、據此篇
 誓者。共四十五卷。釋文云、
 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以一加四十五、是
 四十六卷也。馬、鄭序總一卷、蓋本孔壁之舊。陸德
 明但見馬、鄭本如此、故據以爲言也。得多十六篇
 者、書疏引鄭注書序云、舜典一、別有舜典、非
 梅賾所分。汨作
 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當作
 弃。稷十三、五
 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

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漢書律厯志有

載之三統術者，是古文有畢命矣。穎達作冏，命同。當爲畢字之誤也。惠棟、王鳴盛說同。以此

二十四爲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爲

十六是也。云爲五十七篇者，書疏又云：鄭於伏生

二十九篇之內。案此歐陽夏侯分出盤庚二篇，此

陽所分，以康王之誥，此歐陽夏侯合於顧又泰誓

爲鄭分誤。三篇爲三十四篇。此就歐陽夏侯本有太誓者，分

出二篇，足證上文伏生之誤。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此孔穎達祖僞孔傳，以此

棟云：漢志先述逸書，後稱張霸百兩篇，明逸書非百兩。經典敘錄云：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



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
非古文、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偽書者
爲學、如康成亦豈以民間爲五十八桓譚新論亦
偽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爲五十八篇。偽
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除序言之。爲五十八篇。偽
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譚云五十
八者、譚沒於世祖時、在建武前、武成未亡。班云五
十七者、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亡故也。書
疏引馬融書傳序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
此孔壁不見太誓之明證也。使民間得之、孔壁又
與之符合、馬豈能爲此言乎。然龔自珍以爲今古
文皆無太誓、則又非也。謂今文無太誓、何以處王

充、房宏之說，彼二人皆親見今文，有太誓者也。明伏生與夏侯、歐陽二本之不同，則諸說無所闕礙矣。鄭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讀後得太誓、赤烏、白魚之文，與中候合。明其爲中候，則有以處太誓矣。漢魏人無謂伏書爲今文者。晉宋之間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僞古文而名之。龔自珍云：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



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
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
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
之祖也、又失其名也。先謙謂今文固無定之稱、因
時代而異、秦漢今文、是謂隸書。隋書經籍志、今字
尙書十四卷。孔安國傳。謂隋世已有今字、蓋劉焯、炫等所爲。衛包所改、亦
號今文、則今之楷字是已。周代以倉頡所作爲古
文、籀書爲今文、秦初則李斯小篆爲今文、其改用
隸書在始皇焚書之際。伏生當漢文時年九十餘、
上溯爲秦博士、齒方壯強、所習尙書應從篆體、未

必尙是古文元本。亂定之後，發壁藏以教齊魯，亦早易作今文，非歐陽夏侯始以今文讀之也。藝文志云：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顏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志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蓋古文所書之本，文如今所摹鐘鼎款識籀篆，則周代通俗文字與古文兩體並行。漢志云：異體，說文云：或異，雖變古不全異也。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蓋尊



經之意。安國以今文讀尙書，其古文真本固在，實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以爲與今文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司馬遷爲史記時，止歐陽尙書立學，故遷書敘述五帝三代，秦本紀、魯、衛、宋、蔡、晉、齊、燕世家，無不原本伏書。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爲用古文，誤也。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尙書，載在令甲。平帝詔立古文、莽滅遂廢。後漢古文雖盛，不立學官，詔冊章

奏皆用博士所習。蔡邕石經亦據學官本。至應劭、徐幹之論著，介於漢魏之間，則頗有出矣。緯書漢人所作，漢碑通用今文，皆與書義相證，發明其時代限斷，而後可以言今古文之別也。法言問神

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云：

俗儒謂今文博士。

尙書二十

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漢書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尙書爲



備。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除序言之。書疏云、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是百篇之說在孔壁書出後、壁書止多十六篇、云百篇者、當是據序知之。然史記本紀、世家所云作某篇者五十餘條、其文字說解與古文書序多異、塙是今文書序據此已不止二十九篇。至大傳之引九共帝告佚文、史記之引湯征湯誥佚文、及書文之見於孟荀、禮記、左傳所引、皆不止二十九篇之明證。博士之以尙書爲備、特專己守殘之成見、非真不知有百篇也。據漢書儒林傳、

安國古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涂惲桑欽
遞相傳授。後漢書稱張楷作注衛宏作訓旨賈逵
作訓則得多之十六篇不容無說。而書疏引馬序
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疑都尉朝等所傳但習其
句讀而不釋其文義。張衛賈之注訓皆止解二十
九篇。其後康成作注分伏書爲三十四逸篇爲二
十四凡五十八篇。見書疏。而逸篇仍無注。釋文云馬鄭所注並
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陸所謂古文卽指梅賾僞
書言。陸及見馬鄭注若鄭有二十四篇之注當有
流傳於後。陸不得爲此言。以此知鄭惟注三十四
篇也。又堯典疏云鄭注尙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
鄭未注二十四篇也。說本江聲。其故皆不可曉。朱子云孔壁得古



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注中。不知緣何止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案鄭於尚書逸篇不注、與儀禮同。王鳴盛以爲古文在東漢未立學官、故鄭亦不注、其或然邪。

或疑後漢杜林所得西州漆書一卷、見本傳。非古文

尚書真本。然後漢儒林傳載尹敏、楊倫、孫期、周防以及周磐、張楷皆習古文、所稱授受淵源與林無涉。又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真本具存、林何從而僞之。且賈逵傳言、逵父徽受古文於涂暉、逵悉傳父業。儒林傳又言、杜林傳古文

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使林傳廣本。逵豈肯舍父業而爲林書作訓乎。蓋必秦書與孔壁文字頗有同異。足資考證。或且有勝於安國所傳者。古文四十六卷。秦書一卷。蓋非全本。故逵旣作訓而馬、鄭諸儒雖於古文別有師

承。益重此本也。安國本藏於中秘。其副本流傳

民間。庸生之徒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

試哉。上脫帝曰。史記五帝紀有堯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

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據此知薄今愛古者未嘗平心考覈也。歐陽



夏侯三家皆今文說。小夏侯當古文出後，其文義乃頗合於古文，亦趨時之一驗矣。王莽時，古文立學，義說漸盛。如禹貢所述水地，桑欽輩剗之。立六宗，建三公，三統，厯之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劉歆剗之。厥後衛、賈、馬出，古文之說大明。康成作注，雜糅今古，旁通曲暢，又爲書學一大變。風會日新，涂軌歧出，高才超世，囊括眾家，蓋有不得不然者。近儒強仞爲今文，知亦非鄭所心許耳。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今從古。及觀石經、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

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也。但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古文，無說解，仍兼采三家所長，庶爲盡善。乃諸君詆謫今文，別張幟志，學官未立，微顯不常。王肅輩得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崇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又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說本皮錫瑞。 僞孔之辨，定於

國朝、

天子考文之功，美矣盛矣。諸儒力闢僞經，推見至隱，擷



其精粹各載本篇。自熹平石經亡後，今文遂無完本。二十九篇反藉僞傳而存，古書遺碣可以參證文字同異。馬、鄭傳注亡佚，宋以來頗有輯本，所當全采，以暢經旨。眾家疏解，治爲一鑪，時有管闕弗忍割棄，增塵足嶽，庶幾企而。梅書廿五詞旨坦明，益之傳語，祇形駢贅。他篇舛謬，隨文記注，間襲馬、鄭，亦加披抉。假託安國，初無主名。唐陸德明云：王肅注大類古文，孔穎達又云：其言多是孔傳，已頗滋疑議矣。近儒推勘，皆謂傳出肅手，尤莫詳於丁晏尚書餘論。今取傳義與王注合者，條繫經下。

以資證明。晉書皇甫謐傳言古文授受淵源謐亦與撰古文者也。肅之孔叢家語謐之汲郡紀年本冀輔真轉以證僞心勞日拙其自贊邪。凡以古

字易經文如郭忠恕薛季宣所造作

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

之尙書號壁中本二十四篇亦在其中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雜奇之字爲之釋文序錄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至郭忠恕作古文尙書釋文晁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爲書古文訓宋人多誤切此爲壁中真本以時

字易經文如衛包所改

唐明皇不喜古文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爲時字名之曰今文尙書其改古字多錯謬詳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至宋開寶中陳鄂等奉詔刪改釋文令與包相應而舊音古字無可尋求矣以古書易經文如近儒



取經傳諸子說文所引尚書以改本經。其意以爲安國真本
 如是但馬鄭與僞孔不同處梗槩已具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且魏晉人作僞
 時衛賈馬鄭之書尙存皆知爲安國遞傳之本作
 僞者斷不敢取三十四篇塗改字句令與安國傳
 本不類以欺天下之疑故堯典雖析一爲二而慎
 微之上未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耳。瓊赫。殺其
 或僞書偶有竄易證據塙鑿以臆說易經文如近
 者仍各揭明於本篇句下。
 儒點竄經字以伸己見若宋儒改經之爲皆亂經
 之甚者也。包改之謬詳具本篇餘屏不取。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四歲。

修曾祖榮祿公考妣以下三世祠堂於稻穀倉落
 成舉春秋祭禮歲爲常。陸公莅任甫半歲調任

江蘇人甚清正。惜去惡之力不猛。代者爲滿洲端方公。亟與余善。時仿日本例。開設圖書館於會垣。請余總理館事。余謝不敏。允爲編纂新學書數部。以塞其意。於是有編輯外國通鑑、五洲地理圖志畧二書之舉。造端宏大。年力已頽。未卜果能竣事否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五歲。

會城居久。酬應紛雜。葺東鄉涼塘莊屋。五月移寓毛妾從焉。八月。李夫人六十誕辰。復入城。九月後。瀏陽匪警。東鄉孔道。故未再往。然數月僻處朝夕。



編摩所得爲已多矣。去歲有英國流氓貝納賜在省城太平街開設豫亨泰洋行，眾議請官諭遷出城。道員張鶴齡倡爲華洋雜居之說，言於撫部云：不妨照日本辦法，令貝納賜在省開行，必不可，則與領事訂約年限，以待外國正商之至。余力言於撫部，以中國無治外法權，外人雜居，後患無窮。省城重要，尤非他處口岸可比。一省允行，各省援以爲例，訂約年限，萬不可行。與鶴齡往復論難至七八次。新撫龐勛菴中丞鴻書卒從眾紳之請，給費與貝納賜，令其遷移出城。已而英公使復向外

部要素、部推湘撫、復令眾紳集議。湘潭袁海觀京

尹

樹勛

抗言力阻、復倩江南督幕汪君代擬公呈、

達之撫部、據情轉致各領事、並由紳士電告外部、

嗣後不聞外人更有要請矣。

致張鶴齡書、上撫部公呈、並載虛受堂書

札二卷。

自粵漢鐵路廢約議起、張雨珊勸設籌款

購地公司、言之督撫、以雨珊及席沅生觀察

匯湘

爲總辦、主持局事、而余與龍芝生侍郎爲總理。余

以其虛名也、聽之。既而京外有公舉總理數人任

事之議、余電達張治秋尙書

百熙

力辭、並託人面

懇張制軍、勿以余名入告。制軍初次電奏、派余與

袁京尹前江西臬司余堯衢

肇康

三人總理湖南

鐵路局事。電云王先謙品學兼優、資望老成、主持正論、不徇流俗。於爭索路權、一切深得贊助之力等語。余復手書懇辭、嗣制軍遵

旨查奏湖南商務情形、並舉余及袁、余總理、張席協理、摺云王先謙倡議爭路、學望均優、而商務未經研究、現該祭酒亦遜謝不遑。擬以王先謙爲名譽總理、但資其議論稽察之益、不責以用人理財之勞。奉

旨、著照所請。余感激萬分、從此可優游局外、壹志讀書。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實餘生幸事。不通商務之名，固樂受之而不辭也。

余門人梁節菴鼎芬、陳臬鄂中入都

陛見，疏請

旌獎已故直臣存問家屬，復片奏請起用陳閎學。寶琛

吳御史兆泰而以余名褻然首列。奏云：王先謙覃

思經術，忠愛敢言。自江蘇學政任滿後，乞病回湘，表章學術，著書滿家，士林奉爲楷模。於近日浮薄邪謬之習，最所痛斥，實爲一代大師。與陳寶琛、吳兆泰三員，忠悃未衰，精力皆健。及今擢用，尙有圖報之時。謹論嘉謀，必不負

國等語。余讀之慚赧。自問當今時局。即使

聖朝采及菲材。壹志孤行。何能有所補救。且名心素淡。廿載閒居。亦無幡然復出之理。惟良友盛意致可感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六歲。

余頭眩之疾已愈數年。四月中復發。傾跌一次。幸未中風痰。

天祖大恩。感謝何極。從此閉關謝客。不敢出戶庭一步矣。督部張中堂。撫部岑堯帥。會咨學部。稱前任祭酒王先謙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時。



士林宗仰、請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五月內經學部奏奉

俞旨。余於學務無所通曉、屢次託吳自修學使懇辭、不蒙允許。衰年多疾、於公務更復何裨、亦東坡好寫銘旌之比耳。六月、張中堂來電云、鄂省奏設存古學堂、奏稿想已入覽。卽日開學、以延訪名師爲第一義。台端純正博通、當今山斗、惟蒲輪未必樂於遠遊。擬奉請爲名譽總教、每年春秋佳日、隨意來鄂一次、與諸生講論數日。春風一拂、自必倍加奮興榮幸多矣。千萬勿拒。卽日電復云、鈞命何敢



有違。惟先謙今夏因頭眩傾跌，自四月至今，未嘗出門。蒲柳先零，徒增愧歎。加以妻老妾病，兒子稚弱，不能一日離家。瞻望高雲，但有感謝，伏祈矜宥爲幸。學務公所送月支議長夫馬銀二百兩，當卽繳還。吳學使允爲另款存儲，畱備學務實用。因具呈督撫，擬設立貧民簡易小學堂十數處，以爲眾倡，較有實益。當蒙批允。因函懇學使，由公所派人經理。於明春開辦。函呈並載虛受堂書札二卷。是歲捐銀壹仟肆百兩。是歲爲兒子祖坤報捐主事，改名興祖。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七歲。

禮部因奏開禮學館纂修禮書、延聘各省顧問官紳採訪學識、閎通達於治體之人以資贊助、余亦與焉奉

旨允准。三月內禮部照會來湘、余以年力衰頹、不能勝任、函致張少宗伯亨嘉辭之。五月內撫院奏爲在籍大員學賅體用、著述足傳、謹將書籍數種進呈

御覽、懇

恩特予褒獎、以重儒臣而孚士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宿儒知古而不必知今、名士有文而不必

有本、惟進則擅通材於當世、退則養清望於名山、學足以闡道原、識足以達時變、粹然儒者、早荷聖朝特達之知、卓爾傳人、有關疆吏表揚之責。臣愚既有所見、不敢壅於

上聞。查有長沙縣在籍前任國子監祭酒禮部奏派禮學館顧問官王先謙、由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歷充雲南庚午科、江西乙亥科、浙江丙子科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任滿請假回籍、旋因病陳請開缺。其在學政任內、務以昌明經術、嘉惠士林爲己任、曾



奏刊

皇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及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餉益來學、功非淺鮮。歸里以後、厯主嶽麓城南各書院講席。時學者方驚於帖括聲律之途、而該祭酒務以經術造士、講求根柢、端正趨嚮、導迪漸漬、出其門者、率多經明行修、淵雅純懿之材、不僅科名擅門牆之盛已也。其後興辦學堂、一時少年輕俊之流、不明設學宗旨、徒恣喜新厭故之情、尋滋過中失正之病。該祭酒以耆德碩望、鎮雅黜浮、與其鄉之人士講明正學、力挽澆風、以爲



知新必本於溫故、培根乃可以達支於省城、設立師範館、研究教育要旨、復創辦簡易小學堂十餘所、以爲教育實練之地、用示童蒙養正之方。湖湘學風賴其維持之力爲多。前年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收回粵漢鐵路、該祭酒主持正論、不徇流俗、於爭索路權一切深資贊助。嗣復與臣會同咨由學部奏派該祭酒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稱其學術純正、博通古今、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至其生平所致力學問之見端、則有著作二十餘種、大都皆務實之學、有用之書。如攷求

掌故、則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三十卷、校
栞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三十卷。其釋經訂史、則有尙
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其參訂
諸子古傳記、則有荀子集解二十卷、校正鹽鐵論
十卷、世說八卷、水經注四十卷、郡齋讀書志附志
共三十二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其撰集藝文、
則有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四
卷、旁及鄉邦文獻之書、共百餘卷。而見在編輯將
成之五洲地理圖志、爲書尙復不少。其研精覃思、

蓋窮二十餘年之力於此、洵可以信今而傳後。茲將所著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四種裝潢成帙恭呈

乙覽。在該祭酒名籍通顯、原無待著述之足徵、而志量深閎、於此見淵源之有自。臣查各省凡薦舉耆碩進呈撰述、其本係四品大員、歷蒙

聖恩優予褒異、

賞給內閣學士銜暨三品卿銜者、曾不乏人、誠足彰盛世重道右文之治、爲薄海砥才勵學者風。方今學說紛歧、儒流腐陋、安得此耆名高義主鎮囂風、亦安



得此大雅宏材進蒸文化。今該祭酒王先謙以名世之才、蔚經世之作、本斯文之緒、衍斯道之傳、功用甚宏、而關繫甚大、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

特加優獎、庶

眷存

日下侍從之班、不祇傳藝林之盛事。

榮被山中顧問之選、俾咸欽禮典於儒宗、出自

逾格鴻慈、實於政教學術大有裨益、謹會同湖廣總督

臣陳夔龍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奏入。交南書房閱看。尋覆奏稱。五月二十八日、

發下前任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書四種。臣等公同閱看。一曰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案漢孔安國傳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之。唐孔穎達等爲之正義。自宋朱子以來。於其依託之處。遞有辯論。至

國朝閣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灼然愈明。然朱子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中

語錄嘗有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等語。今王先謙之書博采兩漢經師微言大義、厯朝諸儒考證訓釋、以引申孔傳之舊誼、而於梅賾增益之二十五篇一一注明、凡古文今義之散見故籍者、尤能得其塙證、犁然悉當、洵爲體大思精之作、可補正義所未逮。一曰漢書補注一百卷、以唐顏師古舊注未盡賅洽、因取唐宋以來之說輯爲補注、旁徵博考、鉤鉅詳明、較之惠棟後漢書補注、其用力之勤、可與相埒。一曰荀子集解二十卷、以唐楊倞注爲主、參以王念孫、郝懿行諸人之說、折

衷己意於荀書精義多所發明。一曰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於彼國治亂得失政事學術皆能闡見本原。而以編年之體旁搜官私記載用能擇精語詳綜觀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堪以上備

乙覽謹奏。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湖南巡撫岑春煊奏遞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書籍四種當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員所著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



備藏

周知中外。王先謙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儒之至意。欽此。旋具呈撫院云：爲呈請代奏叩謝。

天恩事。六月十三日奉

大帥大公祖照會內開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全錄至。至意。欽此。照會欽遵。先謙當卽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先謙濫厠詞曹、迭司文柄、漸陟司成之長、未

精造士之方。視學東吳、雖竭思而慚無寸補、馳情

北闕緣嬰疾而遂賦閒居。每聞時事之多艱。投筆猶思奮起。勉守舊書而熟讀。積年時有闕尋。辱疆吏之稱揚。荷

綸音之褒獎。頭銜特晉。汗簡增輝。先謙惟有炳燭頽齡。

括囊前典。焚膏油於五夜。永矢微躬。淬厲之誠。達書名於四方。上贊

盛世文明之化。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呈請

大帥大公祖大人代奏。叩謝

皇太后、

皇上天恩。謹呈撫院。據情入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去歲

特允廷臣之請、仿照外洋辦理立憲期以十年成立、令各省設諮議局、爲自治基礎。先立籌辦處於會城、撫院請余及趙御史啟霖、譚編修延闓、湯觀察魯璠爲會辦、固辭不獲、因復函云、鈞函並公牘領到、諮議重要、懼弗克任、辱荷誨諉、何敢不遵。先謙舊

疾積久不平、奔走職務、恐非所堪。如蒙鑒諒、許得挂名籍末、以時效納、或冀一二微中、以答川嶽之施。公費所不敢領、謹先陳明、猶忝竊議長意也。又地志西鑑久負諾責、假年之想、誠結於中。切欲壹



精凝神、以畢斯願。惟祝節麾久鎮、眾志甯肅。先謙
得以衰朽餘生、與享安靜無事之福、爲幸多矣、不
勝區區之誠。是歲捐學務議長銀貳仟肆百兩、
諮議局籌辦處會辦夫馬銀壹仟叁百伍拾兩入
學務公所。

校記

①矣：《虛受堂文集》卷五無。

②義：右引書作「議」。

③駢：右引書作「殽」。

④卷集：當作「卷某」。

王先謙自定年譜下

宣統元年己酉六十八歲。

八月刻莊子集解成、自爲序云、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採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



藏書

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楸飾鞭策爲伯樂罪。而擻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



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是歲捐議長夫馬銀二千六百兩，地方自治籌辦處諮議局改會辦夫馬銀一千三百兩入學務公所，又捐銀五百兩入澤善堂，集款施貧民棺木三百兩入求仁堂，集款殮埋修造鐵路所發古冢枯骨。鄂省水災，饑民來湘絡繹不絕，余友

平江蘇海淵泉桃源李

光忠

瑞霖設求仁堂醫藥

局拯之。歲暮，屬集河干者五千數百人。余與同人復合謀鳩貲，遣送歸里。辦理核實，淵泉之力爲多。災民無不感頌，亦快事也。

宣統二年庚戌六十九歲。

正月十三日，復承繼族弟先博之三子祖陶爲子。余以學堂不講工藝與

朝廷當日力圖富強之旨不符，且公款有限，學堂不能容多人。又入堂讀書，須歲繳食費數十洋元，寒士亦力有不逮，以致宮牆外望者實繁有徒。人材



消乏、隱憂甚大。因以昔聞日本西園寺侯爵之言、作學堂篇一首、冀傳播日廣、或徹當道之聽。岑中丞見而韙之、告以改用公牘、當爲代奏。於去臘遵遞呈詞、中丞二月入告、三月奉

旨、學部知道、未必有裨也。三月初五日、我省有飢民圍撫署之案、湘民因年凶米貴、麤聚撫轅。余歸里後、吳公大澂、龐公鴻書任內兩見之、皆招至公座前、溫言撫慰、許以禱神平價、歡躍散去。蓋愚民敝俗然也。此次岑中丞聞飢民屯聚、專用威嚇、及圍繞署門、閉閣不見。次日復聚入衛之、常備軍開槍

擊斃多人、致激眾憤、痞棍乘機放火焚署、中丞交
印藩司莊賡良、揖懇護撫、電奏請

旨。

朝廷簡任楊公文鼎、

命與總督瑞澂查奏。方常備軍之槍擊飢民也、紳士黃
自元、譚延闓、龍璋、劉國泰冒昧致電京鄂、請

旨易人。瑞澂緣此歸罪諸紳、專摺參奏、情形全屬子虛。
其略云、三月初五日、警電到鄂之初、臣接據在籍
紳士七人公電、係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領銜、略
言撫臣槍斃良民、致激眾憤、請電奏速易委員等



語殊爲駭詫。當以該紳等夙負時望、身列朝籍、不
應如此謬妄。卽經派員詳加確查、始悉其中原委、
及湘紳挾私釀亂各情。查開缺湖南撫臣岑春煊
在湘數年、雖才識不甚恢閎、而居官尙稱勤慎。上
年辦理該省賑務、亦頗盡心。至今湘人中之公正
者、尙能稱道。惟平日辦事與紳不甚融洽、拒絕請
託亦間有之。紳遂積不相能。而尤爲齟齬者、一爲
吏部主事葉德輝、一爲分省補用道孔憲教。一爲
候選道楊鞏。積怨甚深。銜之已久。初五日、亂亟、時
眾遂倡言更易撫臣、推戴藩司、而孔憲教、楊鞏二

人持之尤力。其實並非真有愛於藩司、實欲藉此以排陷撫臣。卽亂民亦非實欲得撫臣而甘心。因紳士旣倡此議、遂亦羣相附和。觀於撫臣已經宣示權宜、交印藩司、而擾亂如故、焚燒如故、則可知悉屬匪徒乘機作亂、並非饑民滋事。初四日、巡警道被毆、撫署被圍、拒傷兵隊、其情已不可恕。初五日、又復聚眾、將撫署大門二門全行焚燒、形同叛亂。護隊開槍擊斃、更屬實逼處此、而紳士反以槍斃民命爲言、不知是何居心。巡撫爲通省行政長官、衙署乃



國家建置天下豈有焚燒拒捕之良民。恐該紳等亦無詞以解。初六日，因匪徒愈加恣肆，揚言將搶劫紳富，於是眾始大怒，請官重辦，乃令格殺勿論。派候補道胡得立及府縣立誅數人，亂遂大定。匪徒星散。此可見亂事初起時，若早懲創，亦不至如此糜爛。夫以拒捕毆官、焚燒衙署之人，則目爲良民，極力保護，一聞搶劫紳富，禍將至己，則立請重辦，無非懷挾私見，不顧大局。以上情形，既據委員查明報告，復經臣博訪周諮，眾口一詞，實已無從隱飾。再查本年二月間，官紳會議平糶，初欲由官籌

款交紳經辦。後知公款實在窘迫，始議勸募紳捐。先辦義糶。聞該紳王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遷延。初五日，亂民焚署，軍隊開槍，該紳猶歸咎於撫臣岑春煊，指爲激變。亂民恃有袒護，勢益鴟張。公電請易撫臣，亦係該紳領銜，殊屬不知大體。聞該紳在籍，平日包攬詞訟，好利忘義，聲名狼藉，道路皆知。孔憲教素行不謹，鄉評極劣，造言生事，顛倒是非，承辦學務，玩視教育，素與王先謙、葉德輝、楊鞏等互相黨援，力排異己。其子頗與下流爲伍。此次事變，甚有謂其子在附和之列者。雖事無證據，足見

平日不能約束。相應請

旨。將王先謙、孔憲教二員交部從嚴議處。用示懲儆。葉德輝性情狂妄、武斷鄉曲、包庇倡優、行同無賴。當米貴時、家中積穀萬餘石、不肯減價出售、致爲鄉里所側目。實屬爲富不仁、猥鄙無恥。楊鞏本係被議人員、朦朧捐候選道、品行卑下、爲正紳所不齒。專營私利、廣置房產、泥木兩項工匠類多聽其指揮。此次擾亂工匠居多、雖無指使確據、然頗貽人口實。以上二員均擬請卽行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如再妄爲滋事、卽行從重治罪云云。被議之後、



在省紳民親見此事者咸抱不平。余被此奇冤情難甘忍遂擬呈稿遣人上控察院云爲被參冤抑呈請代

奏事。竊本年三月初五日湘省飢民肇亂經湖廣總督瑞澂奏參紳士一摺奉

旨王先謙著降五級調用欽此。聞

命之下夙夜戰慄如果自蹈罪戾方省愆之不暇何敢更有後言。惟此事冤誣實有萬難緘默者。原摺內稱該省議勸紳捐先辦義糶王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遷延一節查湘省連歲歉收兼之去年運鄂穀



米太多、民間蓋藏告竭。先謙等早經慮及、去冬集議清查公私倉穀及商棧存積、按之省城戶口日食之數、短絀甚鉅。是以本年正月內、公呈前撫岑春煊、懇請禁運。後岑春煊出示禁運、華洋一律、扣足三禮拜、至二月二十八日爲止。其間商販爭運、殆難數計。岑春煊又致函司道轉諭紳士、不必張皇。先謙等因肅公函、瀝陳實在荒象、迫懇籌款採買、以濟急需。後復函約以熟籌良法、旋託由關道朱延熙請速發倉平糶。又公推參議余肇康專函續請採買、仍答以應俟稍緩、體察情形、再行酌辦。

云云、則已至二月杪、平糶採買、俱未允准、其不計及於勸捐辦糶明矣。且勸捐議事、何時何地、或奉函札、或奉面諭、委員何人、闔省官紳皆可查考。岑春煢若無勸辦義糶之事、先謙自非首先梗議之人。且卽議勸紳捐、論先謙家貲、不必首先梗議論。先謙權力、亦何能使公務遷延。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原奏內稱、接據在籍紳士七人公電、係王先謙領銜、略言撫臣槍斃良民、致激眾憤、請電奏速易妥員公、屬不知大體一節。查此電係初五日諸紳在鄂紳道員王銘忠家所發、先謙竟日在家、並



未出門。官場有道員張鴻年知縣汪先昕過從敘談。可爲確證。初六日始聞致電京鄂之事。初八日始見電稿。又見御史黃瑞麒奏稿。直敘電文冠以先謙銜名。爲之驚心駭目。行坐不安。先謙夙治國聞服膺

聖訓。稍知立言輕重。若果如此謬妄。斥爲不知大體。亦復何辭。惟見電稿後。詢知七人中有孔憲教、劉鉅。皆未到場。當卽致電總督。旋又致函。將此事切實陳明。不蒙照察。竟挂彈章。今王銘忠、孔憲教、劉鉅及諸紳具在。可徧詢也。原奏內稱該紳在籍。平日包

攬詞訟、好利忘義、聲名狼藉、道路皆知一節。先謙辭官歸里二十餘年、未嘗一預訟事、戚族中或有爭論、必反覆勸解、告以成訟後、無論曲直、皆不與聞、因此寢息者頗多。素性不樂應酬、幾與官場隔絕、近數年來、杜門不出、地方州縣官不識者、皆未往拜。既不出入衙門、從何包攬詞訟。自光緒三十三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岑春煊派充學務公所議長、旋又經岑春煊派充諮議局籌辦處會辦、自治籌辦處會辦、再三誣諉、固辭不獲。迄今合計歷年夫馬銀兩所得、已有萬餘、概捐作學堂經費、有

案可稽。舍應得之財而好不義之利、先謙不如是之愚也。先謙早點

朝班沐浴

聖澤頗知以名節自勵。年已七十、被此冤誣、將來卽有主持公論之人、所聞情形未必周悉。先謙衰朽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永爲

聖朝負屈之鬼、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爲此遣某具呈懇求據情代奏、請

旨飭查、不勝感激。此呈未遞、旋有同鄉京官郵傳部參議胡祖蔭、編修鄭家溉、郭立山、署郵傳部參議陳



毅郎中章華、蘇輿、推事陳兆奎、羅超、主事黃兆枚、
陳繼舜、韓樸存、康劉鏗、孫文昂、蔡傳奎、張德藩、楊
宗稷、劉光萃、張之基、謝鶴顯、小京官楊承謀、黃康
年等、於五月十六日具呈察院云、爲湘紳被參冤
抑、伏懇

天恩昭雪、以彰公道而靖人心、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賞罰爲

朝廷魁柄、臣民不敢妄干、是非爲政教機關、懲勸尤
期得實。是以心誠致其敬愛於

君國者莫不尊重

朝廷之賞罰而視爲是非之準。不幸被謗受罰亦猶孝子失愛其類必代爲呼籲冀終迴慈父之怒以曲達其號泣之衷也。本年四月間湖廣督臣瑞澂參劾湘紳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等奏請懲儆一摺、遠近傳聞殊爲駭異。查王先謙歸田廿載閉戶著書學說力主純正官事從不干預。此次之變該員逆覩荒象曾於正月間聯名呈請撫臣等辦採買亂後復倡募公私捐款賑恤適與原參梗義羅相反。至初五日電請易人該員於初八日始知、



隨即函電京鄂申辨皆有證據。且該員於光緒三十四年經前撫臣岑春煊奏進書籍奉

旨王先謙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儒之至意。欽此。是該員品學優裕早在

先朝睿鑒之中。此次無端被議士林尤爲惜之。至孔憲教平日與葉德輝亦以講明學術自任。惟賦性剛激。難免不因此招怨。上月變起之後與楊鞏均由撫臣帖請到署。是日隨同藩臬步行勸諭開市。泊撫臣牌示莊賡良署理巡撫。權宜弭變。該員早經出署。謂爲推戴排陷。亦似無憑。惟督臣適在病中兼



之莅任未久、其誤撫浮言入告、無怪其然。願當民氣囂競之時、轉令老成受屈、似於

朝廷崇儒正俗之化、所損良多。謹合詞陳明、伏懇

天恩、迅予昭雪、實於人心風俗有裨、抑或

特派復查、以昭核實。是則出自

宸斷、非

職

等所敢瀆請也。

職

等爲申明是非起見、是否

有當、理合呈請代奏。七月中、又有大學堂監督劉

廷琛奏陳先謙冤抑、並劾瑞澂、皆不報。劉、江西德

化人、光緒甲午翰林、與先謙向不相識。九月五

洲地理志略增圖一冊、彙成序云、五洲環列、人彙

其中飲食衣服男女同也。其異者，亞洲喜土著而畏遠游，惟無俚者不然。歐人則行商徙居，莫不意輕數萬里，是故世無歐人，必無美非澳三洲。無三洲，則地球不通。故歐人者，今世界之樞紐也。亞洲禮義之邦，中華最古，數千年來，聖君賢佐汲汲孜孜，惟以養民爲務。至於

本朝統一胡漢，先衣裳而後兵革，遏寇虐而亟安懷，上下一體，中外一視。歐人則所趨在利，所尙在氣，奪人地，夷人國，以殖吾民，而彼民之生計有無弗問也。明明滅人國，美其名曰保護，但斲我武之揚。



雖窮兵如拿破侖、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民無怨
毒其上之心、其異趣也。若此人之生也、莫不願似
續我人笑語我室、而去不返顧、視死如歸者、豈天
之降才固殊哉。蓋西人爲學、以象數爲體、工商爲
用、軍旅爲輔、其於文字、歷史近之矣。百家雜出、各
以術鳴、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見有君上也、俄
焉非其君上也。見有子孫也、俄焉若無子孫也。倫
紀之愛薄、故鄉土之念輕、仁讓之意微、故爭競之
情熾、非詩書不能和柔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澡雪
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後者矣。臣生五洲大通

之世、年力衰謝、不能周歷山川、開拓胸臆、滋用爲媿。汎覽諸志、敘述歧分、譯音互殊、難可推究。爰綜厥綱、領彙爲一編、欲以祛紐弄之迷惑、資方隅之考求。於所不知、義從蓋闕。後之君子、幸無執其方、問笑此穴見也。例略云、中國地理載籍極博、不煩覩縷、茲編遠根漢志、上溯禹貢、主名近因明史、兼包元世路制。省綱先後、依光緒會典、道里遠近、及附郭書法、依

欽定明史、地理沿革、依一統志、新改郡縣、亦皆參列。邇來鐵道電綫、敷設未周、礦產殷闐、采掘尙視爲末

務海岸曲折、軍港半領於外人、爲國者所宜長慮矣。其已見它志者、因仍編載、弗敢闕焉。

外國地理考證之書、日出不窮、已蒐采者、增爲論說、臚舉於左。

內府圖、

理藩院則例、

南懷仁坤輿圖說、

利瑪竇萬國圖、

艾儒略職方外紀、

英國蘭德士俄屬游記、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莊亨剪地圖、

圖理琛異域錄、

林則徐譯俄羅斯國總記

方式濟龍沙紀略、

西清黑龍江外記、

以上何秋濤引。

泰西新史、

西洋史要、

大圓球圖、

漢文圖、

平方圖、

俄羅斯史、

佛蘭西志、

英吉利志、

以上杜宗預引。

矢津昌永高等地理、

野口保興中外大地志、

以上王達引。

伊東祐穀萬國年鑑、

坂本健一地名人名辭典、



藏備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以上舊典球引。

五臺徐繼畲瀛環志略、

英國衣丁堡雷文斯頓萬國新地志、

英國慕維廉地理全志。

西土初通圖記茫昧徐氏本美國人雅裨理所
論述輯爲志略一書同時作者莫能抗手斯舌
人之力也。迄今相距七十年大勢遞有變遷而
尋檢源流俱堪覆按雖有微類無傷全體昔中
國志地肇端班史五洲志地託始徐書先河之
功實堪並美雷志綱領完密英倫尤詳凡志地



後出爲主、故進雷大字、取徐作注。孔門設科、夏居游後、愈見聖教之大、不以爲嫌也。綜此二書、使方輿之顯晦、名稱之沿革、形勢之遷貿、稽合前後、一覽可悉。元文問從刪易、要義不敢闕遺。慕志文詞頗襲徐氏、今人不甚重之、而沿革時有可採。地球之說、諸書備矣、無取複陳。

五洲列國地圖

輿地學會中外全圖

初涉五洲、究心羅刹、取校二圖、覺列國優於學會、意頗右之。考覽既竟、知其無甚出入、旣以駢

列特其明之。向來說地諸家圖志不能兼備學者病焉。今於志後增圖一卷以便考覈。作志時據學會再版爲說。後五版仍有訛誤。斯撰著之難也。仍依再版繪圖。庶志說不至無著。並參列周世榮、孫海環二十世紀中亞細亞、瑞西二圖。日本所刊朝鮮分圖、曹典球用英文圖對勘英吉利分圖、劉鉅校勘日本府縣圖用資參訂。王達云：近出世界新輿圖略加繙閱。印度、阿富汗、非洲界綫比它圖較新。澳洲及南洋羣島有比它圖較詳者。皆可採。



大清一統圖、亞洲圖、並以湘水源出廣西平樂府似誤。甘肅山水河源出固原，此圖以爲源出涇州，且青海與黃河通，尤誤。伊洛瓦里江源出西藏，藏拉里城西北，名薄藏布河，胡惟德新譯西藏全圖，卽已如是，此圖猶沿舊誤。怒江源出布喀池，宜改正。松花江上源自新設撫松、安圖二縣，後有一段劃歸奉天界內，亦未改繪。先謙案：論五洲地圖於今日猶是山林初啟之時，自非博采新圖，難期美備。曾欲將百科全書中英文地圖集人翻譯，卒以費絀而止。它日幸有願力者

成之。

亞拉伯志、新志、

土耳其志、新志、

波斯志、

緬甸志、英領緬甸志、新志、

暹羅志、

布哈爾志、

西比利亞志、新志、

俾路芝志、

小亞細亞志、

阿富汗志、新志、

土耳其斯坦志、

印度志、新志、

開浦殖民地志、新志、

阿達曼羣島志、新志。

以上學部圖書館印本。

日本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

番禺周起鳳萬國地理志。

以上並譯日本中村五六纂本。

桐城吳啟孫世界地理學、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出洋學生編萬國地志。

以上並譯日本矢津昌永著本。

山陰謝洪賚瀛寰全志、

餘姚王亨統地理問答、

二譯相近。

日本辻武雄五大洲志、

日本吉田晉漢譯世界大地圖、

二譯相近。

日本岸田吟香萬國輿地分圖、

奉化周世棠等世界現勢圖、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日本依田雄甫萬國形勢指掌圖、

湖北兩湖書院課程、

仁和孫灝海國圖志徵實、

上海許彬五洲圖考、

松滋杜宗預瀛寰譯音異名記、

日本堀田璋左右外國地理講義、

英國馬禮遜外國史略、

英國麥丁力富歲計政要、

謝衛樓萬國通鑑、

蔡鈞出洋瑣記、

黎特鐵甲叢談、

江寧龔柴彈丸小記、

金匱鄒弢萬國風俗考、

長沙王達中外地理教科書、

善化譚紹袞普通地理講義、

長沙辜天祐韓遊日記、

江陰繆祐孫俄遊彙編、

日本西比利亞大地志、

光澤何秋濤朔方備乘、

吳縣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新化鄒代鈞使西紀程、

上高黃楸材西轡日記、

黃楸材遊歷芻言、

黃楸材印度劄記、

無錫薛福成四國日記、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

十一國遊記、

新大陸遊記、

江甯李圭東行日記、

元和顧厚焜美國地理兵要述略、

茂名陳蘭彬使美記略、

日本岡本監輔墨西哥記、

顧厚焜巴西政治考、

順德譚乾初古巴雜記、

無名氏秘魯形勢錄、

英國艾約瑟冰洋事蹟述略。

右引用書目。

釋洲

亞細亞洲、北盡北冰海、東盡太平洋、南盡印度海、西北以烏拉嶺烏拉河、裏海、高加索山、黑海地、



中海與歐洲爲界、東南以巽他婆羅洲、西里百諸島與大洋洲分界。亞細亞或云安息、聲轉也。古安息國初居裏海東南、臨阿母河、後強大、拓地至裏海西南、抵波斯海灣、鄰羅馬東界。故當時羅馬人惟知安息、不知極東、更有秦漢、遂相沿稱此洲爲安息。安息亦稱阿薩、古時希臘人呼阿息阿亞息、細音尤相近、收音之亞猶英吉利斯、意大利亞之例耳。或云亞細亞、東方及太陽之義、猶云東大陸日出處。或云亞細亞、東土耳其城名、相沿被之全洲。

歐羅巴洲、亞細亞極西北之一隅、地形與海水相吞齧、比亞細亞不過四分之一。部落甚多、大者十餘國、中國所謂大西洋者、皆此土人也。北臨北冰洋、南枕地中海、黑海、高加索山、與非亞二洲分界。西濱大西洋、遙與北美洲相對。東以烏拉嶺、烏拉河、裏海連合亞洲。歐羅巴、或云希臘人稱其國西地之名也、其始不過一地之稱、後遂被之全洲。或云古腓尼西人稱其國西諸國曰伊列比、伊列比者、日沒又西之義也。歐羅巴與伊列比西字音讀相近、後人相仍轉變、遂成今名。



阿非利加洲、在亞細亞西南、其東西南三面皆大海、北面兩內海、界隔僅一綫、與亞細亞相連、地得亞細亞之半。天時炎酷、人類混沌、在諸洲中爲最劣。阿非利加、古迦太基國一小郡之名、西紀前百四十六年、羅馬滅迦太基、收爲郡縣、統名曰阿非利加省、遂沿爲全洲之稱。

亞美利加洲、在地球之西半、與諸洲不相屬。地分南北、兩土中有細腰相連、北岸抵北冰海、西北一角與亞細亞東北一角相近、中隔海港數十里、東南與歐羅巴隔大西洋海遙對、西面大洋海、直

抵亞細亞之東方見畔岸、南界近南冰海。兩土合計、與亞細亞表延相埒。歐人於前明中葉探得之。亞美利加以人名爲洲名也。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發見新地後、有意大利人亞美利加者、於千五百一年受葡萄牙政府之命、往探南亞美利加海岸、歸而著地勢風土記、附以己名、其書大行、自是新大陸稱亞美利加。

大洋洲、乃澳大利亞大陸及太平洋中無數大小島嶼相合而成。又稱太平洋洲、或呼海洋洲。又稱澳洲、亦稱阿西亞尼亞、一作阿塞亞尼亞、一作

阿剌尼亞、一作俄西亞尼嘎、或作俄西洋尼、又作亞欣尼亞、皆一音之轉譯、卽大洋洲之意。

釋海

土之外皆海也、一水汪洋、誰爲界畫、就各土審曲面勢、強分爲五、曰太平洋海、曰大西洋海、曰印度海、曰北冰海、曰南冰海。

太平洋海、由亞洲之東抵南北美洲之西、洋面廣闊、以此爲最、蓋環繞地球之半。

大西洋海、由歐非二洲之西至南北美洲之東、遠者萬餘里、近者不足萬里。



印度海、北至亞洲、東至澳洲、西至非洲、由適中之印度一土而南望、故西人以此稱之、卽中國之南洋、及所傳稱之小西洋。

北冰海者、亞歐美三土之北境環而拱之、近岸千百里、雪凝結堅冰不解。海有大魚、能吞舟。

南冰海、在南極之下、氣候與北冰海同。

海岸內通者曰汊、曰港、長而曲者曰灣。齧入旣深、自成爲海、謂之支海、亦曰內海也。

勃海、在遼東、山東兩半島以內。

右太平洋支海。



多島海、在諾敦塞爾特島東、當新西伯利亞羣島之南、亦謂之保耳灣。其中小島甚多。

白海、在喀甯可拉兩半島南、或稱威得海、面積四萬五千英方里。海底雖深、每歲十月至五月凍結、惟見冰雪皚皚、故呼白海。此海惟依土味拿河、端河、窩瓦河間之運河、以通於黑海及裏海。

右北冰洋支海。

地中海、在依伯利安半島東、小亞細亞半島南、古稱固列斯海、譯卽大海之義。東西長二千四百英里、南北出入於八十英里至一千英里之間、面

積百萬方英里。天下入地最深之水，無如此海者。故以地中爲名，世界最大之內海也。航行最便，西人稱墨力特爾勒尼安海，一作美的德拉虐海。自蘇彝士河開通，此海遂爲東西二洋共由之路。於交通最爲重要。且本洲治化皆始於此海之四周。於歷史尤有絕大之關係也。

波羅的海，或作保勒第海，一稱東海，一名洲中海，亦名威廉喀海。拉丁語呼帶曰波羅地亞斯。此海彎長似帶形，故以爲名。面積十八萬英方里。海底最淺，且變化不定，每歲必測量標識以警航者。



冬期卽凍、航路阻絕、春秋又多煙霧、且時起暴風、天然障礙之多、莫此海若也。

須德海、北海南入北荷蘭東、而有此名、或作賽德、或作隨達、卽南海之意、或稱哈爾林海。其地初爲湖澤、第三世紀末、海嘯地坼、平陸成海、今灣口有小島排列、斷續出沒於海面、蓋沿岸高處之未崩者。

右大西洋支海。

亞得利亞海、在亞平甯半島東、巴爾堪半島西。或作阿地阿替海、一作愛得力唵狄克海。

愛琴海、在希臘東小亞細亞西。一名多島海、一稱希利尼海、一名伊直安海、西史亦稱伊真海。黑海、在愛琴海東北、其形如蟹、南則大腹蟠然、北則兩螯聳峙。古稱尤葛仁海、或名育喀若盈海、土耳其人稱喀拉顛尼昔海、譯卽黑色之義。歐洲諸國稱布刺克海、中國稱黑海。東西約七百英里、南北約四百英里、面積約十六萬英方里。往往驟起暴風、又常濃霧迷漫、航行最險。

亞速海、黑海灣入克利米亞半島東、得此名、或作阿速夫、一稱阿索富、元時亞速國在其東、因名。

古稱速噶忒海、一名麻阿提斯湖。海底甚淺，冬常結冰。

右地中海支海。

亞美利加地中海，卽墨西哥海灣，在佛羅里達、于加敦兩半島西，東西一千英里，南北六百英里，面積八十萬英方里。此灣有著名之暖流通過，所謂墨西哥灣流也。

加勒比海，在墨西哥灣東南，或作安的爾海，亦稱力皮安海。東西千八百英里，南北一千英里。海多暗礁，時起颶風，航行甚險。



右北美洲支海。

海之爲物、與地終始、部分滋夥、主名遂殊。

其在亞洲者、

東海、在西朝鮮灣以南、琉球、臺灣以西、環中國海岸、如半規形。日本謂之西海、西人謂之東支那海。

黃海、在山東半島南、揚子江北、中國朝鮮之間、有此海名、朝鮮以黃海名其道。此海本包於東海內、日本地理書自北緯二十四度至北緯六十度之海、統稱東洋花彩內海。

南海、在臺灣南、印度半島東、西人呼中國海、或稱支那海、多颶風。

日本海、在日本國西、或稱雅平斯闊業海。

鄂霍次克海、在岡札德加及千島西、日本呼北海、或作歐候之克海、一稱鄂和達海、一稱大拉該海。

堪察次克海、在岡札德加半島東、亦稱岡札德加海、其附近北美沿岸部稱臘虎海、以其中多臘虎也。

白令海、在亞美二洲之間、或作白林嘎海、亦作



墨領海亦稱柏倫噶窩海。

郭爾噶海 亦稱阿納底爾灣。

瓜哇海^② 在瓜哇島北。

西里百海 在西里百島北。

蘇祿海、在蘇祿羣島北、以在璊多羅島南、亦稱璊多羅海。

佛理嶼海、在佛羅理島北。

巽他海、在巽他羣島北。

的摩爾海、在的摩爾島南、或作墨胎爾海。

班達海、在安邦羣島南、一作板大海、一名摩鹿

加海。

亞拉佛拉海 在亞痕半島北、或作阿爾富勒海。
馬來海、在亞洲東南至澳洲西北、馬來羣島部
海之總名、亦稱東印度多島海、或以其界於亞、澳
兩大陸間、謂之亞澳地中海。

右太平洋、隨地異名之海。

孟加拉海 在印度、孟加拉南、多颶風。

擺古海 在緬甸、擺古南、一作北古海、或稱緬甸
海。

阿刺伯海 在印度、阿刺伯之間、多颶風。



海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阿勒富海、在阿曼灣西北、卽波斯灣。漢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卽此海。

紅海、在亞丁灣西北、長三千九百里、寬處至四百五十里、西人名勒爾西海。

右印度洋隨地異名之海。

喀拉海、在雅馬利半島西。

諾敦塞爾特海、在台麥爾半島東。諾敦塞爾特爲瑞典博物家、好航海探險、常往來於北極洋。此海爲所發見、故以其名名之。

多島海、在諾敦塞爾特島東、當新西伯利亞羣^③

之南。

其在歐洲者、

不連敦海、在喀甯可拉兩半島北。不連登或作巴黎士、荷蘭人、北極探險家。

右北冰洋隨地異名之海。

北海、在求德蘭半島西、不列顛東、一稱日爾曼海。面積二十四萬四千英方里、海底頗淺、英與荷蘭間有無數灘瀨、其淺尤甚。又時有暴風雨、航行亦最危險。

阿爾蘭海、在不列顛島西、阿爾蘭島東、或作阿



爾什海。海底甚深、雖便於航行、而猛烈之暴風雨最多。

右大西洋隨地異名之海。

伊奧尼亞海、在亞得利亞海南、伊奧尼亞羣島西、或作約尼亞海。

馬摩拉海、在黑海多島海之間、或作馬爾馬拉、卽文石之義、海岸產文石甚多、故有是名。西史或稱珀羅滂鐵斯海。

干地亞海、在干地亞島南。

西西里海、在西西里島南。

第勒尼安海、在意大利半島西南。

撒丁海、在撒丁島西。

加里舍海、在法蘭西哥爾塞牙島西。

利高里設斯海、在意大利利高里亞南。

右地中海隨地異名之海。

其在澳洲者、

科刺連海、在約克半島東、或作哥拉勒海、卽珊瑚海也。澳大利亞之東北岸有約克半島、而南岸皆斷崖絕壁、其近海一帶有珊瑚堡礁、斷續不絕、約千二百英里、謂之大巴利亞利礁、或稱大牆礁、



最寬處約達一百英里、航行最險。然礁與海岸距離約十英里至百五十英里、其間波濤平靜、航路又甚佳。

哥羅海、在非畿羣島中、哥羅島之旁。

南海、澳大利亞灣之南、有此稱。

右大洋洲隨地異名之海。

水之滌者曰湖曰澤、大者亦曰海。

蒲昌海、見漢書、卽今羅布淖爾、一名渤澤、一名

鹽澤、又名輔日海。

卑禾羌海、見漢書、卽今青海、一名鮮水、一名仙

海、蒙古稱庫庫諾爾。

私渠北鞑海、見後漢書、卽今貝加爾湖、一稱拜喀勒湖、或稱哈兒湖、或稱柏海、一稱白海、一稱聖海、一稱富海、一稱幸海、卽蘇武所遷之北海、元劉好禮脫走之菊海。

鹹海、在裏海之東、西人稱阿拉爾海、長約六百三十英里、寬約五百四英里、面積二十二萬百九十英方里、爲近數百年渟蓄而成、古所無也、西域稱達里岡阿泊。

死海、在土耳其西里亞境、長四十五英里、闊十



二英里、鹹湖也、鹽分極強、魚類不能生息。其水面比地中海在千三百尺以下。其北方有根內薩勒、蚩海、又名厄利勒、在地中海水面六百八十尺以下。

右亞洲。

裏海、在波斯北、卽古雷翥海、突厥稱答刺汗海、元史稱寬田吉思海、或稱開斯濱海、一作戛斯忒海、亦作加斯比約海、或稱騰吉思湖、一作騰吉思鄂模。西人稱喀斯比安、義謂亞歐兩地中間之海也。南北約長千七百三十五英里、東西廣約七百八

十英里面積百三十一萬千六十英方里。據地質學家言、古代裏海北至北冰洋、西至黑海、皆其海盤故地。今默捏起河谷、其遺迹也。無潮汐漲落、然西部高加索山脈橫貫伸入海底、故暴風所激、常有怒濤。其水量北部最淺、南部漸深至四千英尺。

右跨亞歐二洲。又增圖目錄序云、是圖之刻、取之學會圖爲多。學會圖既歸學部、此圖亦屬湘省學務公所、專爲嘉惠學人之用。學會圖已出五版、此圖止依再版者、取與志相應也。詳志略卷首。左圖右志、用便對勘、惟志略踳駁罅漏、慮所不免。區區



之意、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掩護己失、以學乃天下公理、全賴眾共考覈、庶免疑誤後人也。向來中國地學、東南較西北爲詳、故此圖不具列各省、惟繪新疆、內外蒙古、青海、西藏、以備稽覽。今英法俄德諸國人皆知裹糧躡屨、執史書以求古地、考據之學盛矣、遠哉。而中土人士鄙棄古書、輕信勦說、此又世變之不可解者也。中亞細亞、瑞西二圖、兼採周孫所繪、英吉利、日本二圖、則用曹、劉所增訂。朝鮮詳圖、係日本水野梅曉持以相餉。冀集眾善、以成巨觀。經營四年、端緒甫竟。商榷圖志、善化王

達冕南、同邑曹

典球

子穀實始終之。雖劉子駿之

受道君魚，殆無以過校勘此圖。則同邑黃

傳祠

石

逸一人之力。埶書於此，用志勿諼。是歲捐議長

夫馬銀二千四百兩。地方自治籌辦處會辦夫馬

銀八百兩。

九月入學

務公所又與蘇淵泉、李瑞霖

二君合辦，求無愧堂賑荒局。余捐錢一千串爲倡。

總共收錢二萬一千餘串，專賑無告貧民，不能舉

火者，以輔官紳平糶局之不及。自五月開辦，至七

月歲事皆藉重蘇、李諸君經營之力云。

宣統三年辛亥七十歲。



備藏

正月十六日爲兒子興祖完婚老友李佐周楨女

也。佐周歿已十年遺子女各一子祖楨能讀書甚

爲可喜。余右手二指麻木不能作書聞江蘇有

鍼醫尤姓於六月十二日買舟前往就醫竟無寸

效而右顴髮際忽生一瘡洪大腫痛證極危險延

劉姓醫治越日卽潰遂邀劉同歸又市月始愈七

月余七十生辰堅辭餽遺而以文詩爲壽者義不

可辭謹備錄之用志友朋厚誼。善化瞿相國鴻禡序云自政事文學

聖門分科以其所專長名之耳而振古以來人才

眾矣事功著述恆若兩途兼者絕尠其著述尤富

者蓋尤尠焉。天一若畀以著作之才則常靳其建

立功名之遇甚且扼之以意外之拂鬱使之困心



衡慮益得併力於著書宏其不朽之業而以成其名然則天之篤之固有獨厚者耶吾於葵園閣學前輩益信公起家寒素贈公載之先生以宿儒不遇早世賢昆會廷故吾哲弟禮吾三君皆績學有聲庠序相繼中第公莞莞孤立奉母鮑太夫人攻苦食淡堪人所難後官京朝稍伸祿養寢興侍側先意盡歡鄉黨僚友咸稱其孝公年十六已補諸生以貧投筆居戎幕中亦無由自見歸應甲子鄉試遂登賢書聯捷成進士翹然爲名翰林光緒初元德宗皇帝大考翰詹擢公中允連進洗馬侍講讀左右庶子簡授國子監祭酒駸駸大用矣未幾奉太夫人諱還里起復拜督學江蘇之命滿歲告歸竟不復出故自通籍以後皆與文事相終始雖嘗上書陳說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體要朝廷亦頗採用其言其後論薦公才者亦時時而有顧卒不得藉手以大其設施將非所謂數欺或謂公當日第還朝迴翔禁近循資平進亦得致公卿視當世穹宮貴人何渠不若然即令公乘時得位或拘牽文法并格於時勢而終不克行其志孰與博精肆力網羅文獻成一家之言哀然述

作與身等俯仰千秋而有餘樂者乎。其爲得失不待辨矣。公之學湛深於義理而兼綜考據發爲文辭淵實駿邁動與古合而光氣高朗雄視一時。自經史諸子百家傳記以及國朝掌故中外方輿靡不研討編摩旁通交暢所著書有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莊子荀子各集解校正鹽鐵論世說水經注郡齋讀書志附志其關國聞資時事者則有十朝東華錄續錄校刊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日本源流攷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藝文之屬則有皇清經解續編南菁叢書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煌煌鉅製卷逾數千。自著虛受堂詩文又若干卷。於虞何其富也。近代以還謬述之夥才力兼人閱深博大殆未有過之者。湖南撫臣疏上於朝詔書褒美特予內閣學士銜以風天下。可謂極儒臣之榮遇矣。公先後衡文之役典鄉闈者三校會試者再知名之士多出其門至今夸異其視蘇學時余亦忝任浙江學政壤地相接吳中士論歸之望若山斗余白慚不逮也。始公掌成均均以明經修行為務六館傾風得人最盛厥後鄉居迭主思賢講舍城南嶽麓兩書院尤樂育賢雋



成就彌廣。丁酉、戊戌間，新學小生往往踰軼閑軌，
 浸萌邪慝。公既宗旨端嚴，堅明約束，一切峻拒而
 痛繩之。由是喙公相為怨毒，十餘年不解。乃者長
 沙似民以米貴乏食，謀聚撫署，奸人乘之為亂。會
 有薦紳電致京師，陳變狀，首列公名。於是蜚語中
 公，謚為排陷疆吏，甚其詞以訾詆。實則公方杜門，
 無從與謀也。制府不察，據以入告，被議鐫級。是非
 毀譽之無端，其可畏也夫。然孟子之曉貉稽也，曰
 無傷多口。至稱引文王、孔子以為證，讒毀之來，聖
 賢不免。他何論焉？我則不愆，何恤乎人言？而況道
 德文章有卓然不可磨滅者，抑豈人之所能加損
 哉？公今年七十，神觀聰強，氣和而志澹。所居葵園
 水木清曠，與繼室李夫人靜好偕老，徜徉其中。時
 手一編，丹墨雜陳，援筆精思，無少倦。吾知天欲昌
 之，而假以優游之歲月。自茲以往，成書愈多，傳世
 愈遠。享年之永，流澤之長，斷可識已。孟秋月朔，慶
 辰，鄉人士僉謀稱祝，致敬而屬余以文。余與公交
 久，相知又深，其何可辭？謹舉公之大者推論之，俾
 嗣君伯仲陳之以伯壽觴。公或顧而怡然，色喜也。
 湖南巡撫楊文鼎序云：夫覽元象於混茫，則星辰

分其躔次。辨坤輿之遠邈。則河嶽表其州圖。是故斗轉漢橫。可以測時。無待遊環之綴設。川流山峙。可以物地。靡恃章亥之奔波。豈不以光景常懸。仰觀而卽是體形。眾著頻察。而瞭然哉。若乃厯聘國都。博采文獻。則驅車汝潁。荀君之里。獨彰振策。海沂。鄭公之鄉。斯在遊關。西者訪伯起於田廬。適河汾者。甄仲淹之顏色。昔賢勵芳操。肩洪輝。屏處於江湖。聲聞於朝野。斯固衣冠之所矜式。桑梓之所敬慕。遐方親景。而知歸邦。人觀型而式化者也。惟我葵園閣學先生。鬱間氣於衡嶽。行成世範。數耆英於中夏。望蔚儒宗。蚤擅聲華。江淮四夔之日。晚甘。肥遁京洛三君之譽。黃叔度千頃汪汪。量包澄滓。李元禮長松謾謾。道范品倫。旣舊德之淵閎。仍大年以引翼。緊可謂時之碩果。人之指南者矣。自其英少。簪筆揖讓仙闈。奉翠幃以采風。吮丹豪而繪日。中祕之府。清服爲多。奏御之篇。天顏有喜。進則抗論世務。消弭時災。退則敷翫典墳。啟發聖意。遂長司成之器。兼乘吳會之軒。秩滿歸田。垂情著述。心游萬古。時閱三朝。藉泉石之寬閒。供來學之遺餽。蓋二紀於茲矣。語其風概。終始學術。綜



要端可得言焉。往者成均之法與國子於學宮
 廣厲之文隆教化於首善崇規既肇作育斯宏自
 戎馬轉張學徒分散類璧之側靡聞絃歌講肄之
 庭鞠爲茂草橋門觀聽盛事闕寥先生邦教攸司
 人師自任欲俾課程之肅先籌廩給之豐借箸外
 僚斟酌半盆之溢羨歎顏廣厦崔巍紅板之積儲
 多士嚮臻橫經乎三舍俊髦蔚起奮跡於兩齋爰
 姚嘉聲永垂令式豈止道徇木鐸精鑒別於冰壺
 稠疊星韜富搜羅於珊瑚網爲足徵其甄裁當鼓舞
 神哉則所謂樂育之宏也揚雲太元之篇或憂覆
 瓿左思三都之賦有待敘言子桓品目時賢覺建
 安之皆傑昭明括囊眾製入選樓而競高若乃陳
 思慷慨訂文於敬禮彥和詭激貨書於休文昔之
 人研悅制辭託情翰藻所以慮流風之歇而冀眞
 賞之逢也先生迴翔義府博綜詞林前修一卷之
 書按訪若飢渴士友片辭之善珍重等球圖起近
 古之耆賢發揚堙鬱羅海內之家集拙采菁華既
 勒以丹黃復壽之鐫刻直使鴻生碩士揭日月於
 天中沈照孤光呼英靈於地下斯往哲所以託命
 來者所以成聲長吉可無憾於嘔心卞和可不煩

於泣血也。則所謂風誼之篤也。證明眾說。兩漢厥
有大師解詁羣書。初唐亦多耆獻。然或山川能說
莫馳域外之觀。畿服能詳罕覩異邦之故。乃至博
國聞以從政。茅鷗因而貽譏。矜宗派以論文。釋迦
於焉等陋。徒習傳而循誦。昧轉益而多師。此從善
服義。祇增欬於中壘。實事求是。空想像於河間也。
先生學該流略。識貫天人。注經之功。齊蹤聖證。訂
史之作。有補小顏。子部奧交。釋蒙叟。蘭陵之滯。方
聞荒忽。導扶桑若木之源。稽程度於張蒼。家珍悉
數。問瀛洲於鄒衍。指掌可談。至乃蒐輯叢殘。討尋
享帚。辨學津之迷罔。標詩教之準繩。莫不蔚成巨
帙。示以周行。罄傾瀉於曹倉。邁度藏於鄴架。則所
謂傳學之廣也。自義理緒墜。攷訂幟張。禍深乎主
奴。說窮乎鉤鉢。習流蕩而忘返。志馳騁於無垠。屬
以經遠失圖。武剛不競。抹弊者資秦西。技術爲藥
石。嗜奇者視邃古典訓爲土苴。遂有呵詆聖神。羣
經皆成僞作。贅疣倫理。五品竟欲敦遺。海水初飛
湘波。載漲始於持風紀者。力求變俗。成於感時局
者。志切扶危。立說乖違。遂難究詰。先生沈觀物務。
閑念道真。以爲輪巧婁明。前民以利用。來工柔遠。



成周以裕財。若乃踵楊墨之談辭、貽憂君父、襲老莊之狂惑、蔑視禮文、是魏武求材、靡勤修夫天秩、荆舒變法、先淪喪乎人心、風俗一頽、紀綱安城、於是老泉辨姦之論、竊悼前知、韓愈開佛之文、罔恤後害、則所謂翼教之嚴也。先生藏山之業、富過公侯、覺世之勛、榮高令僕、道文古藻、廬陵南豐之遺、精識淵裁、子元君卿之比、疆臣欽重、驛騎奏其鴻篇、天語褒嘉、恩詔增其崇秩、殊方僑札、獻稿聯其歡異、域賈胡、輦金購其集、蓋大名之炳、方秦斗於有唐、稽古之榮、視老更於皇漢矣。今歲相月朔日、實先生七十生辰、桓梁冠德州、閭適居從心之歲、仲任頤神家、衡正造養性之書、方闕爾以自娛、乃脩然而獨覓、求志之風、期彌遠、耄學之歲月、方長、時則黃閣重臣、據雄詞、以獻祝、青瑣朝貴、飛傑句、以侑觴、咸歸美乎智仁、致景仰於樂壽、鏘濟介眉、禮亦宜之、文鼎宣條、淮海、飫聞謳誦、於輶軒、秉節熊湘、又式典型、於珂里、竊感夫肅方隅之學、制、諷、議、深、賴、老、成、拓、養、正、之、遺、規、善、舉、已、邀、帝、鑒、爲、廟、堂、宏、樹、人、之、計、利、在、百、年、爲、邦、國、倡、好、義、之、聲、惠、周、千、里、懿、教、之、施、未、倦、純、嘏、之、福、已、優。

固知德光耆舊算永期頤。衛武公學問精勤功善無忘夙夜文潞國精神矍鑠聲名長鎮華夷云爾。湖南提學使吳慶坻序云。長沙閣學王先先生以光緒戊子致仕。尚未五十也。里居踰二十年。著書滿家。海內奉爲大師。越宣統辛亥。先生年七十矣。七月之朔。實初度之辰。慶坻方引疾還京師。而浙同年生程君慶霖以書抵慶坻。謂宜獻辭爲壽。以慶坻從先生久。屬爲之文。已而同年諸家夙嘗通問者。咸繼以請。慶坻竊嘗觀古賢人君子出處之際。國之盛衰俗之隆汙。繫焉其在朝爲天子近臣。則直言極諫。樹謇諤之節。其退而居鄉爲邦人士。矜式。或遭時泯。葵一以扶世翼教爲己任。犯大難蒙大詆。而無所於悔。是故其出也。朝廷賴之。其處也。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憚。其或不然。則夫陰陽消長之機。識微者恂焉於賢人君子。無豪末增損也。先生之始官於朝也。當。教皇帝初政。綱紀大飭。內鉏姦慝。外殄羣寇。上方旁求有學術。通知古今之士。一二執政大臣亦知以延攬人才爲務。先生既用。文學有聲於時。願矯厲志節。不爲翕翕熱。屢奉使主文枋。使還。卽鍵戶讀書。博稽古



今中外政治得失益勤治國聞輝揚累朝功德昭示來許。景皇帝嗣位。孝欽顯皇后訓政。先生以大考超擢。累遷祭酒。自巳被。兩朝殊遇。宜本所學。毗贊。聖治。其充講官。暨爲江蘇學政。疏凡十餘上。多人所不敢言。性澹榮利。蘇學任滿。告歸。遂不復出。而著書益勤。絕不與官府事。至地方。有大利害。抗議陳說。侃侃無所撓。戊戌以來。湘中書目。巽異。說朋興。先生闕距邪說。爲功最多。癸卯。勘設學堂。先生與當事議不協。時方主師範館。黜劣生數輩。於是伏先生者日眾。先生乃謝事。堅不復出。其年慶坻奉命視學湖南。湘人士研經嗜古。能文章。寔最東南。諍於巡撫。畱一二校舍。勵劬學之士。後累試得佳士。大半先生主講書院。高材生。丙午。學政裁。各行省改設提學使。慶坻再被命來湘中。學制初革。士靡所嚮。警衛之徒歡新而慢故。法律未具。任事者非其人。益恣爲。罵競。不可控制。慶坻至。則嚴布條教。堅明約束。務去害羣。謗者遂起。不爲動。久乃翕然。大吏奏舉先生爲學務議長。詔許之。先生以疾辭。固請乃强出。卒不受廩給。而移以設簡易小學。由城及鄉。凡十八所。

繇是委巷貧兒咸得就學。巡撫岑公采慶坻言奏進先生著書四種、詔加內閣學士銜、海內達識之士不獨爲先生榮、乃幸。朝廷獎耆碩、風示天下、百年儒術晦而復昌矣。往歲長沙飢、民煽亂、官吏倉卒、無濟變略、諸紳急電告京朝官及督部、遠請易疆吏、以先生名居首、而先生未與知也。大吏用蜚語遽列彈章、部議鐫級、天下冤之。慶坻時入覲、以疾作假還里、聞之、慙甚、噴然曰：「此誠道消道長時哉！」比秋返長沙、謁先生、相慰勞、而先生灑然無幾微憾容。方刊五洲地理圖志、手自讐斟、輯外國通鑑不少勒、又校刊贈公太夫子載之、先生詩義標準六十卷、承先志、章風教、俾學者知詩之爲道、首重倫紀、將於道喪文敝之日、拊人、心於將亡。蓋先生造次顛沛、時時以扶世翼教爲心、名位嗇於前、謗議叢於後、而流風善教漸乎一鄉、橫被乎無窮、其德充之符、超然耆欲、攻取之表、以全其天。人則傾之、天則成之、其優游以登、無涯之年、宜哉。先生家範嚴、師母李夫人溫恭慈惠、門曰內邕、邕愉愉、嗣君昆弟皆勤學、圖史屈屐門、無雜賓。每登虛受之堂、從容奉手、恍如見乾嘉盛時諸老先風。



範也。慶坻學不造古人。仕不得行其志。衰疾乞休。以不獲長侍。几杖爲憾。俛仰四十年來。朝局之更。世變之日亟。益歎先生出處之際。所繫於時者絕。鉅。彌祝先生康彊逢吉。爲世宗仰。且願與同年諸。子交相教厲。庶無負先生一日之知也。夫署湖南。提學使李寶沅序云。古之君子。所以樂金石之壽。松喬之算者。非第斲於長生久視。類乎神仙道家。之說也。蓋處則澤被一鄉。出則功施當代。世人愛慕景仰。歌頌祈禱。以致其永永無極之思。故五福之疇。九如之什。聖人刪詩書。皆亟存而並錄。誠以爲當於人心天理之自然也。顧人之生也。或稟賦獨異。或修德引年。百齡之慶。自王公以迄士庶。時所恆有。人咸貴之。若夫勲德事功。足以長民。輔世。施及來禋。歷數十百年而末沫。則君子之所志。又有其大者焉。至於羽翼經傳。闡明聖教。精神志氣。適然欲與日星河嶽同其不敝。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自洙泗鄒嶧。後代不過數人。至數十人而。止。蓋通三才之爲儒。而賢者之天職。人事亦旣臻。於至貴鮮能之地。非猶世俗之富貴利祿與夫一切智勇功名之得失所可頡頏並論也。我朝文

教昌明、儒賢林立、漢宋之訓詁義理、六朝三唐之典章文辭、皆奄有眾長、發揚無復餘蘊。然或專長偏至、或駁而未醇、或約而未肆、其成否顯晦、又若各有命焉。存其間要之求、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及代不過數十人之說、雖際極盛終、不能有倍蓰之殊焉。於戲、何其難也。夫世運之剝復、視乎人才之消長、道咸以來、禍變相承、干戈戎狄、患氣徧於海宇、賴聖天子振德育才、得賢人魁傑數十、公撥亂而反之正、而鉅儒碩學、仍得以抱殘守闕、優游絃誦、紹微言之墜緒、發思古之幽情、毅然以斯文之寄爲己任。則我夫子蔡園先生、洵無憾焉。先生世濟、令德太夫子載之、先生績學、未遇中壽遽捐館舍。先生昆弟四人、伯仲季弟皆弱冠爲名諸生、有著述矣。復才而早世。獨先生奇才早達、以進士躋館閣、累掌文衡、典校春秋、闡者凡五六。德宗皇帝大考翰詹、擢中允、連歲數遷、年甫強仕、厯官國子監祭酒、奉太師母鮑夫人板輿京邸、備極孝養、文行高世、身名並榮。感同氣之早凋、則推敬愛於兄弟之妻及其子女、瞻養撫育、曲盡恩紀。而幼稚摧傷、常感感寡、懼具見於虛受堂集中。及太



儲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夫人以上壽告終。先生益泊然於榮名厚祿。會起復。未與試。拜特簡。督學江蘇。蘇之命。扶滿抗疏。論事。不報。遂移疾歸里。壹意著書。積今垂二十年。蓋自少壯。以迄白首。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凡所撰述。於經。有尙書孔傳參正。其類則有皇清經解。續編。於史。有漢書補注。後漢書律厯郡國志。西域傳。集解。及十朝東華錄。續錄。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日本源流考。於子。則有莊子荀子各集解。及校正鹽鐵論。世說新語。復校勘。欽定天祿琳瑯前後編。於集。則有續古文辭類纂。駢文類纂。南菁叢書。又自著虛受堂詩文集。合數千餘卷。其他撰錄。未脫稿者。尙多。所謂精神志氣。迥然與日星河嶽同。其不敵。俟諸百世。而不感。確乎無疑者也。光緒三十四年。大府以其書進。得旨。特賜內閣學士銜。稽古之榮。炳於海內。而先生欲然不自滿。假閉戶覃精。老而彌篤。宣統二年三月。長沙鄉民因米貴。羅有奸人。從而煽亂。火巡撫署。焚掠外人館。棧以數十計。縉紳以事棘。有先生以先生挈名。上書政府。言事者。越數日。始以告先生。先生謂居鄉不當論政權。亟敘述原委。稱未嘗預聞。而郵電皆延阻。不

時達致至吏議聞者扼腕稱枉。先生以爲本末具明。咎非自致。何所怨尤。廓然無幾微見於詞色。白湘中更置學校。以年德推先生爲學務議長。及建設圖書館。又被延聘充總領。月致薪膳二百金。悉卻不受。閱數年。儲金至萬餘。盡以資鄉里小學經費。觀於此二者。則先生之行己利物德量淵宏。度越恆情。請千百又何侯汲汲。汲汲自明。然後是非白於天下哉。間嘗考兩漢大儒。惟鄭康成氏於諸經皆有箋注。德望亦最高。雖戴聖馬融諸人皆不免有負俗之累。而有宋自程朱數子之外。獨王伯厚氏著書之精且多。亦與名德相表裏。而無所歉。逮初衡陽王氏崑山顧氏皆以堅貞百折博極經史百氏。褒然爲一代儒林之冠冕。雖專家絕詣未能或之先也。先生遭時得主黼黻昇平。似爲諸賢所不及。而夷考生平。其憂患挫折亦若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然後知孟子所謂勞苦拂亂增益其不能彼蒼之玉成。鬱而益顯。其理固無爽歟。今茲孟秋之朔。爲先生七。鄧崧辰神明彊固。與繼配師母李夫人紱佩偕老。兩公子詩禮恂恂。填篋競爽。鄉之名公大夫及遠近後學弟子。皆謀就所居葵園。



稱觥躋祝以文字爲介景之辭寶淦昔以諸生受
知門下越今二十餘年雖老大獲落一藝無成猶
得以薄宦羈屑之餘時奉警效先生未嘗以其不
肖擯之門牆之外幸附親炙欲默不能謹推詩書
聖哲不廢言壽之義以見期頤之秩百世不惑之
學皆足爲熙朝得賢之慶方今耶說誠行充塞
一世致欲取數千年神聖遞嬗之綱常名教一舉
而蕩滌殲滅之以冀便於其橫恣無等之欲而未
知所止然而聖主冲齡典學優禮師儒行見應
安車之召備上庠之養凡所以隆晚遇而資啟
沃者亦將於是乎在以爲皆先生性分中事人人
意中所樂道故不復覲縷焉學部參議江陰繆荃
孫序云從來儒統與世統相維繫當陰陽剝復樞
紐絕續之時天必生劬學好古之士賜以耆壽爲
聖學綿緒系卽爲斯世樹標準暴秦蔑古焚書坑
儒帝王心傳不絕如縷伏生傳書口授鼂錯守缺
抱殘以俟漢武胡羯亂華學校廢絕區區江左復
倡元風涼士衛道關則嗣興下逮陸孔羽翼經傳
盜賊亡唐橫行嗜殺屏王儒相日不知書頑明開
帖長興彫經梨棗之功廣被天下昭昭天意未喪

斯文。伏生、開朗、年皆九十餘而精力充滿、智慮橫溢。俾儒統廢而復興、晦而復明、充乎其量、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儒統事業莫大於此。若吾王夫子葵園先生、卽其人也。先生少孤、秉太夫人教、幼學以勤、立身以端、交友以信。甲子、乙丑、聯捷進士、官翰林、大考前列、升中允、官至國子監祭酒。典雲南、江西、浙江試差各一。甲戌、庚辰、兩充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年未五十、乞身還爲翰林。有直言敢諫之風、有特立獨行之概、爲講官、不埒時流、爲學政、不阿總督、嚴劾內侍、擇言雅馴、固吾黨所樂誦者。其閱文也、澄心渺慮、能燭其人根柢之厚薄、學術之邪正、而拔其尤、故所取皆知名士。江蘇三歲使車、再用、文學之士、選拔殆盡。南菁書院、初勅先生爲集鉅款、增學額、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禮學館所共推。江蘇通志局所首選者、皆南菁之門人。嗚呼、盛矣。先生之學、自始學至通籍、自勝衣至耆艾、天下書靡不讀、采擇其華實、採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輯之、於經則有皇清經解、尙書孔傳、參正詩三家義集疏、於史則有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於子則有荀子、莊子等集解、於掌故則有東華錄。



東華續錄、於外國則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圖志、外國通鑑、旁及校勘古籍、選錄藝文之書、計三千數百餘卷、進呈
既久、庶事叢脞、粵寇竊發、毒痛天下、中興戡定、元氣未復、而內啟驕奢之習、外張僂蹇之形、東海燿師、國威不振、傾危之士、乘機闖入、惡直醜正、遽議變法、迫舉列朝之制度、元里之授受、一誤再誤、棄之如遺、陽則改從日本、陰則崇拜粵寇、先生有憂之、時主講嶽麓、多所闕距、及門遠著、翼教叢編、發明中外立國本末、不能盡同、綱常至理、未可遽廢、若輩積習、忌借端報復、海內學者、無不扼腕、先生天恩素然、不改其素、唯是孜孜著述、以守先而待後、伏生闕朗、於今再見、藉以肆過橫流、扶翼聖教、世統有興廢、而儒統無興廢、且欲通古今為一貫、合中外為一轍、擴張之功、推先生為砥柱、然則前著述而加秩於先生、何榮、今聽讒而奪官於先生、又何損哉、荃孫受知最早、以讀書為至樂、與先生同受若輩之擠排、亦與先生同而樂天知命、抱道自安、庶追隨於萬一也、滔滔皆是者、茲值先生七十俟後世君子、必有以此言為是者、茲值先生七十

生日、門人思欲有以壽之、持此以侑先生、一觴當亦莞爾而笑乎。湘鄉王編修龍文序云、皇帝御極之三年、辛亥七月朔旦、長沙閣學王公葵園先生七十初度、龍文以辱眷之厚、誼當稱觥、竊念人之壽、先生者、率頌先生之學、與其所撰著、愚以爲是皆衣被海內、無俟縣稱者也。獨其晚歲屏匿聲跡、掃軌卻客、乃以庚戌省垣之亂、橫望吏議而朝廷未及深察、遂使訐直之詞、若重累其平生、有不得不揭其實、以爲知言君子告者、請卽用以爲壽。方先帝德宗之末造、及今上踐阼以來、湘省無大凶、設早潦之歲、至是而會城哀嗷、岌岌若不終日、狂勃暴發、幾成禍始者、何哉、其故由於販運巨艦、倚尾不絕、奸商因規、以牟厚利、而大吏莫之禁遏、養民之具、日以益耗、桀黠者思借以爲資、彼饑饉切近之災、亦易以鼓蚩蚩者之聽、而遂起戈矛。然其亂萌初茁、度亦州縣幹濟者、可以弭之、旬日之頃、卒至節署焚如、疆臣潛竄者、國論日以弭刑、寬律爲更化之本、百姓狃於其說、心無顧恤、制防既裂、而往時上下之分、誅討之條、不足鎮懾之、蓋積漸之勢、然也。先是、湖廣瑞制府以猛



敢自任、卽朝廷亦深倚之。及奉命查辦、遂痛
劫湖南省官吏與薦紳家居者、逮上聞、旨下而先
生降五級調用。先生於是乞歸者二十餘年矣。鐫
級與否、於先生有何加損、特是亂之發、先生終始
不與其事、湘人耳目共聞、共見、非可誣也。且先生
名在天下、於湖湘爲老師祭酒、大府臨莅、莫不折
節善先生者。龐勛、葦中丞、以世交禮先生、尤篤。先
生不多爲往還、無所干請。他可知已。自更新學、務
眾推先生爲議長、迫先生一至其地、而先生不再
省也。校中茂饋議長如例、先生舉斥以贍學子。先
後逸萬金、取與之介、斷斷如也。蓋先生於學、無不
過、晚尤欲然若不足、方時作假年之想、欲以業書
史、未竟者、繫斯文將湮之緒、臂痛指強、不爲少止
其於外、固有所不屑。先生既稔知天下之溺、不可
以手援、方高聞、闔戶之義、一旦市井無知、抵觸
系駭、莫之敢撓。湘人固曰、指紳巨室束手事外、利
害誠有所不及。然桑梓之近、緩急誰可仗者。方共
疑先生爲忘世、不圖其反、以此而獲譴也。劾奏之
誣、了不與情事相值。故公論爲之沸然、是非自有
真、安知無悉其誣者爲先生訟於朝、以一雪斯

言乎。而龍文屑屑焉。以是進視於先生。蓋別有感也。昔拓跋氏羽林虎賁之變。立榜克期。忿相凌暴。執政者不之窮治。反大赦以安之。識者料魏室之必亂。藐茲函使。見之生心。歸而傾貲以結客。彼其言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此非深於規國者邪。今環海器然。其志識未必盡出。而使下。吾意先生憂世之心。當自是而益切矣。正氣日孤。善類日替。消長之幾。莫測其由。知言君子。見微知著。必有以窺其深也。因紀其實。以壽先生。而侑觴焉。吳學使慶坻壽詩云。大雅今寥闊。衰時仗轉旋。儒名從道貴。壽者得天全。昔在中興會。朝登命世賢。周咨臣五善。殊擢秩三遷。銀管絀書日。青蒲抗疏年。廬陵陳謫論。充國策屯田。謀折強鄰狡。貧繩墨吏愆。露臺罷將作。霜簡懾中涓。屢敍侍中席。頻增國子員。九經勞訓胄。六館競懷鉛。每動宣仁歎。常陪崇政筵。兩朝勤顧問。一意效忠拳。絕代輶軒語。斯文作育權。春官羅雋造。秋士賴衡銓。一弭章江節。旋移浙水船。湖山自清淑。香火證因緣。吳會英髦萃。宗工教鐸宣。聖經踵前軌。開局訪遺編。祕記



授綈裘鈔背損俸錢。儒風振江左，傳習到瀛壖。懸
 闕孤懷耿，神霄倦翩還。琴詞懷甫里，花木蔚平泉。
 長吏尊壇席，諸生習誦絃。鄭鄉爲士表，廉學衍宗
 傳。獨抱千秋想，能令百感蠲。國聞窺寶錄，經說
 萃珠淵。定宇遺文補，東潛舊釋研。壁中搜古誼，稷
 下校新篇。盛業追姚李，宏文綜棧駢。沅湘問耆舊，
 詩筆爲雕鐫。島國今非昔，圖經後勝前。舌人資釋
 地，日論隨談天。迢寫千毫禿，披尋十架連。羣言歸
 斧藻，餘興悟蹉跎。幾先瘴海誠，驅鯉津橋感。聽鵲
 原旣始，擇亂燭幾先。瘴海誠驅鯉，津橋感聽鵲。
 皇與迥坦蕩，鬻舍滌腥羶。臧否人倫鑒，難道義
 肩。非關峻厓岸，力與挾危顛。弟子迂庸極，平生感
 數偏。韓門叨箸錄，湘水重回公。芳臭餘蘅蕙，良積
 失梓楹。官符煩促迫，令甲苦拘牽。孰倡淫辭說，難
 馴士氣儼。政惟除害馬，術亦喻烹鮮。繕性宜蒸矯，
 崇便必禮延。高情卻庖廩，箴語佩韋弦。委巷絃歌
 起，官齋賓謁縣。角應摧嶽嶽，帛已賁茆茆。耆宿畱
 湖外，溫綸下日邊。師承幸賡續，賢路詎迢迢。仍
 歲偏災告，斯民厄運纏。鏐金胡至此，抵玉竟茫然。
 測量難涓濁，貞珉不奪堅。舉旛慙嘿嘿，撰杖意悁悁。

出。拙宦。翻成疾。沈憂鎮廢眠。罪言空草奏。故步憶
花飄。迷筏誰能度。明膏肯自煎。夢回秦望月。愁阻
薊門煙。世事千觴醉。余懷一壑專。統如官鼓寂。去
矣客裳寒。桑宿猶餘戀。桐焦久被憐。離樽鄣淥酒
歸路洞庭舫。西顥迎秋爽。南弧應瑞躔。養生契蒙
叟。好古比彭篴。氣海溫無滓。神峰峻不騫。杜陵詩
作史。坡老句通禪。樂志仲長統。移家葛稚川。孫枝
微孔抱。佛果豈唐捐。洛社尊司馬。門生老服虔。無
因奉几杖。常恐負陶甄。往日陪談讌。相從得靜便
襟期三古上。意象九疑巔。葵向心長在。荷衣手自
搴。谿堂饒水竹。圖畫俏期倅。北徙鵬初息。南飛鶴
正翾。元亭虛載酒。惺惺鼎誦銘。館文獻中朝。繫邦家
積慶綿。願廣難老頌。芹菲補詩箋。湘潭胡司馬。元
達詩云。當代文章伯。清時侍從臣。鳳鳴諧律呂。鶴
髮見精神。北斗高名仰。南衡瑞應臻。大年徵雙鑑
將拜別。念慈親。濁酒敲詩夜。哀笳草檄晨。樓船趨
皖渚。雲樹憶湘瀕。屢勝攄籌策。重圍出險屯。倏看
衢騎驤。湧羨閣圖麟。杏苑探花徧。蓬壺注籍新。衣
披宮錦燦。袞惹御香勻。獻納依青瑱。論思謁



紫宸。軒輶承雨露。冠蓋接星辰。萬里滇池月。雙旌燕市塵。銷兵昌漢運。奉使播堯仁。載觀離明啟。還覩巽命申。章江旋秉節。浙水又移輪。擷取湖山秀。儲爲廊廟珍。驂騑東觀客。燕喜北堂人。峻秩春坊擢。嘉猷講幄陳。朝章彈校錄。公望長成均。吳會開瑯網。虞廷沛玉綸。通儒領文獻。元化協陶甄。執轍宗工導。梗枿匠石掄。三年凋旅鬢。一疏乞閒身。壇席名山主。絃歌故里春。杜韓兼卓犖。賈董並璘彬。注史搜羅富。尊經識解醇。百家俱薈萃。萬古不湮淪。島國成新志。瀛寰入大鈞。奎躔光有耀。學海浩無津。優詔崇銜晉。耆齡慕悃純。由來德業盛。祇是性情真。道味霜前菊。詩心雪裏筠。祝公壽平格。魯嚴峙天垠。長沙黃刺史。兆枚詩云。湘水通江濶。長沙傍軫明。光輝低北斗。精氣耀南衡。詹巖含靈立。虞璣定歲成。瑞從耆碩應。詩總見聞廣。西蜀相如壁。東萊晏氏楹。史稱雄耆學。儒有環知兵。吹火曼從微。覩星夜出營。鬢眉映帷幄。肝膽落欃槍。激賞詎余玠。參謀負冉生。才姑磨楮寄。分合棄繯征。蹀躞騰注馬。蒼茫掣海鯨。白袍油幕客。青被玉堂卿。隨草舒長帶。宮蓮換短檠。頭銜鼇禁

貴地望虎闥清。昔者司道鐸，翩其往使旌。滇河身
屈折，瘴岳頂崢嶸。蒼雪開帆穩，金焦截几平。屢叨
豪翰寵，益喜傳輶迎。門種桃都活，萑儲藥旣盈。揚
華散餘綺，收實納先程。到處傳風采，高賢是國楨。
固將資鼎鼐，忽說解簪纓。峰峭遙回雁，湖沈靜
鷗鷺。臨瀛詩興發，歸攜天竺石。去理節侯簾，雲鶴
撐拳豎。山雞放膽鳴，取憂乘索杓。舖患拾糟醅，暮
鼓提方警。圓冠毀卽阮，惟公蔭粉梓。爲道剗榛荆，
趨以文章博。言兼禮樂行，熙陽煦賢士。殘氈及屢
堪。充篋紛然作，咸韶遂可輕。巾濡時獨墊，佩古響
恒鏗。滄洲茶徐抽甲，紫蘇醅註精。鶴洗生池荷，細嚼英
蔬。軒卦筮，張花繪。升庭經在櫥，編部籍爲笙。扶擇
秦諸子，箋疏漢兩京。龍興十朝事，象譯九垓名。
老具無花眼，秋間掃葉聲。徑中容蔣詡，市上絕逢
萌。貯腹刀真險，藏軀網亦撓。何曾伏湛闕，乃使鄭
玄驚。撼樹虬蟬聚，當車股臂橫。人思標黨錮，我欲
賢廷評。日月終無損，波瀾未足傾。著書全晚福，觀
世識浮榮。杖履春常駐，林鐘律又更。祥煙綴松翠，
團露注芝莖。始信垂齡久，端由蓄德宏。寬夫能外



物單豹便如嬰。願擬隨歌笛，來攀介壽觥。孤羈愧
滯院，不盡辦香情。平江蘇部郎，與詩云：武烈曾胡
盛斯文，亦中興鴻編頌華裔。知本大學堂有先
上翁之遺像。晚澤溉湘蒸，恍如生薺。或後者講相
百氏能註治羣流，仰準繩伏生有奇書，天意重師
承共惜懸車早，東山望竟虛。翟止菴先生嘗國朝襄入
魏酬懷杖鉞，生時真每飯故國豈
平居距誠心崇孟來工巧祝輪亟生以藝著為教綱模
具之體操開懷向誰輩怡悅委琴書閑署開民變
含沙有蜮傷無能救司隸終見諒歐陽之主青大吏
原泥孰姓歸類轉難離。上京其具呈索賄竊稽古恩
益光道豐能理遺不為讀蒙莊。傳危時羈薄宦純散
城野月永固葵茂經雖幸許傳。南世緒約槿已聲
祝華筵著錄三千卷。阮生顯諸前結語通三聲
名五十年。杜鰲賦人龍頻羅佳話續樂只洽詩
篇附錄余六十初度愈廩軒中丞贈序云：懿夫蘭
陵美意延年三次為祭酒新安修道養壽六十序
大中休徵為三老本純孝以修齡文中授六經歸
河汾而顧養惟親躬之介介致侯福之貞貞若夫

應歲星以毓德登福衢以葆真。博瑟耕琴無非攝
生之錄。枕經菲史悉爲益壽之圖。是以永綠文亦
簡之傳。而年齊旗翼。紹金鏡珠囊之業。而齒積陀
移矣。葵園先生高懷淡沖。撲學精邃。珽銘六籍淵
鏡萬流。凡高密半逸之經。潁川未注之史。大理琅
函之簡。范陽瓊秘之冊。以逮道炳文章。辭生奇偶。
史宸珍秘之竹素。鄉先金薤之桐焦。靡不徧採。以
井洞啟鍵局。訂藏山之業。巨幹藝林。著仰屋之書。
洪潤學海。綜諸著錄。可略言焉。蓋自編年萃體。權
輿於涑水。長篇踵續。嗣響於仁父。鄭曉則吾學造
述林駟。則皇鑑成箋。先生補良駟之闕漏。紹紫陽
之筆削。恭輯聖訓方略之遺。旁稽本紀列傳
之史。智珠在握。擅補藝拾遺之才。古鑑當胸。有史
周謨舜之譽。爲東華錄若干卷。續錄百二十卷。又
以秘府羣籍。儲富日新。下士仰窺門牆。莫入乃精
心刊誤。協力鳩工。感太乙之靈。校書遠紹更生。鏤
國子之本。儒臣直躡田敏。爲校刊。欽定天祿琳
瑯書目十卷。續編二十卷。國朝儒宗毓秀。經師
迭起。魁儒解讀。各有千秋。古聖折衷。原斷一是。顧
問先覺。江戴繼起。逮至同光。代有作者。先生踵儀



錄之款範、仿粵秀之規、獲奇光接軫、夸連雲於芬
 林。瓊寶充箱、競積玉於懸圃、豈一代之文化、導後
 進以繩尺。麟炳炳、莫尚已爲皇清經解續
 編千四百三十卷。經解既成、微書彌夥、恐蝕羽陵
 之簡、爰授梓人之方、別廣存真、芟繁擢秀。堂聽雅
 雨、遜厥精嚴、謝閣微波、無斯薈萃。爲南菁書院叢
 書若干卷。已匯庚言、尤精乙部、謂班書浩博、研究
 靡殫、諸家集注、疏略亦甚。於是萃前古之膏腴、運
 一家之杼軸、藝文本聖、學之淵源、而探其闡奧、地
 理、迺坤輿之鼻祖、而訂其異同。詳禮樂、則制作復
 光、注溝洫、則井田可攷。匯成巨帙、顏監遜其功、刊
 摘冥奧、余靖避厥舍、誠史家希世之寶、亘古僅觀
 之書。爲漢書補注百二十卷。他如儒家一脈、孫卿
 導其源、新書卅篇、揚倬通其緒、而抱經勘核、未及
 精深、嘉善、攷證、時有疏舛。乃網羅屑玉、掇拾零縑、
 旁采諸家、間附己意、選金合治、而後太阿之劍成。
 雖葩飾笙、而後雲和之樂備。爲荀子集解二十卷。
 自來地理之書、班志而外、酈經最珍。先生取官本
 朱本、而摘抉合趙氏、孫氏、以參稽、擴謝山之拘識、
 細校焉。烏作道元之功臣、嚴刊帝虎、爲合校本、經

注四十卷。往者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康成三禮並傳。目錄惟晁氏之博洽。承家學之淵源。於是取袁衡之舊繫。繼姚趙之前模。剗削支離。攷訂彖亥。誠儒門之關鍵。後進之梯航。爲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昌黎崛起。皇李從風。歐陽奮興。蘇王繼軌。震川孤峯。於勝國望溪別派。於桐城亦越惜抱獨傳。絕業匪。千古之菁英。成一家之著作。流風所煥。宗派迺昌。渾張諸子。冥合乾嘉之交。梅曾諸賢。象鳴干戈之際。先生名山珍守。靈物護持。纂輯諸家。千尋奉爲續橐。間出己製。萬族仰爲斗山。爲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古今文體駢散區別。國朝碩儒。儷製尤夥。乃追南城之雅。推闡正宗。倣全椒之例。賅孕諸子。既上闕乎韓柳。復旁睨乎徐庾。爲十家四六文若干卷。又嘗揚先哲之孤芳。篤故交之夙好。一帙足傳。千秋無恨。杜陵已往。蘇守縷其遺編。聖俞不畱。廬陵按其著錄。爲欄東詩鈔二卷。麋園詩鈔一卷。壽梅山房詩存二卷。磨綺室詩存二卷。凡此已探天人。之秘。總才學之歸。匪古。今之源。扶道藝之鑰。水四藏而山五嶽。作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尠斯作。



手。偉哉盛業。莫與京矣。且夫道豐而遇者。志士
 所。能。額。也。文。高。而。行。卑。者。儒。林。之。秘。莠。也。是。以。伏
 勝。老。阮。於。鄉。間。仲。翔。久。羈。於。遠。土。孔。光。博。學。則。進
 退。不。知。柳。州。能。文。而。節。義。亦。味。衡。厥。先。儒。什。九。同
 慨。先。生。妙。齡。通。籍。高。掇。巍。科。杏。葉。飛。龍。蓬。池。斫。鯨。
 既。校。書。於。秘。府。遂。領。訓。於。上。庠。進。學。作。解。國。子。喜
 迎。平。韓。愈。省。親。有。訓。諸。生。共。挽。平。陽。城。先。生。堵。秩
 之。顯。如。此。迺。若。駘。征。奉。使。鳳。藻。衡。文。南。逾。越。嶠。採
 蠻。花。於。滇。海。西。涉。贛。水。識。劍。氣。於。豐。城。進。覽。古。越
 之。湖。山。送。植。春。官。之。桃。李。而。且。奉。使。三。年。出。疆。一
 命。歷。八。郡。三。州。之。地。剖。金。華。銀。璞。之。奇。聽。清。音。於
 學。館。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元。璧。則。奇。石。騰。輝。先
 生。衡。鑒。之。精。如。此。至。於。過。庭。懍。訓。塾。課。珍。乎。楹。書
 永。慕。記。廬。寄。園。奉。乎。遺。像。白。雲。在。望。終。身。弗。諼。知
 元。方。定。阿。弟。之。集。序。諫。錄。而。神。傷。叔。玠。奉。寡。嫂。以
 居。銘。墓。志。而。心。碎。其。孝。友。也。如。此。而。况。嶽。嶽。自。奇
 錚。錚。此。骨。劉。蕡。對。策。極。論。而。痛。憤。袁。盎。直。諫。當。車
 而。抗。詞。嗣。以。諫。草。甫。焚。解。組。遽。返。既。吾。謀。之。不。用。
 傷。斯。世。之。多。艱。懷。瑜。早。潛。抱。景。先。匪。鱸。羹。蓴。菜。季
 應。感。乎。秋。風。攜。酒。跨。驢。良。臣。旋。乎。刊。里。其。高。尚。也。

如此。于是馬帳雲開，程門雪擁。初主邵公之講舍，復掌南軒之書堂。重以移席嶽麓，大造楚材。吳起殘忍，郝伯必屏退。門牆白鹿，條規遜翁。必整齊學舍，以故羣流仰鑽。萬眾趨步，難經義而問字。盡屬楊、薛、受、書、說、而充庭。半多房、魏、其、敦、育、也。如此。當夫異學黃鼓，湘水泛濫。張無君之幟，嫁誣於墨翟。鼓新王之欲，襲謬於何休。蚩氓無知，恣肆罔忌。隨波亂騰，欹鼎傾沸。斯錫恣毒，偕蜮類而囓人。山魃畫行，率鬼儻而嘯雨。先生斧刻榛莽，導途康莊。攘臂而掃邪，褻忘生而拯水火。唇焦舌敝，駭汗而不息。歸真返璞，楚氛得以消。鄒聖之距楊墨，功不在禹下。唐賢之斥佛老，道尊於孔門。加以淹古貫今，通經致用。條陳時務，早上痛哭之書。澄觀世變，應效馳驅之駕。果陳州之再召，徵彥國以重來。庶幾方叔老壯，周室於焉中興。汾陽壽考，唐代畱此。人瑞也已。廉三拜荷龍節，蒞鎮熊湘。立通德之門，禮慙文舉。貽古畫之軸，敬頌子瞻。我非潞國，幸與溫公。以齊年君比樂天，不忘劉郎爲同甲。惟冀蒼生福大，斯人當臥起東山。喜看壽耆相成，此日且尊開北海。謹序。李明經楨序云：曩在旃蒙作噩之歲。



長沙王益吾祭酒奉命督學江蘇既畢使事拜疏引疾歸遂不出。當是時先生之齒未盈五十才足以有爲。又當天子嚮用之際顧乃奉身以退。鬱其忠愛而無所摠。旁觀有莫窺其蘊者。不知先生中年飽歷其家憂患之故。宜情久淡。往者之仕爲祿養也。傳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不朽。夫立德尙矣。事功之成有時。命焉。惟夫學問文章主之在己。苟才優而力強。可以自勉而馴至於負統之境。是卽不朽之一也。漢世鉅儒卓爲經師。其述作或更千百。祀不廢。著籍弟子常數百人。亦多足以傳其緒。故爲史者豔稱之。此豈非賢者之所志歟。先生姿稟邁異。於篇帙無所不究。覽皇居之地。縱橫冠蓋。眾馳且騖。而先生獨常閉戶著書。既歸。綿歷歲月。厥謨益富。蓋自經史暨國朝掌故。旁及諸子。皆有纂述。其大者精究天人。礪毀與地。小亦不遺於名物制度之繁蹟。每一書出。好學之士爭先快睹。不脛而走。海內爲文章以方姚。爲宗。循其涂。以。上。追。唐。宋。之。作。者。浸。淫。及。於。漢氏。顧其出之神明變化。未嘗稍襲前人迹。非夫字銀句鍊。爲優孟衣冠者。所敢望也。里居十餘年。

後進皆尊師之。先生亦樂接引才雋，導以所學，化
空疏之陋，習研義理之精蘊。由是實事求是者眾。
甄陶既久，風會一變。雖邇來異言異教，中於人心，
且欲禍於庠序，賴先生衛道之勇，閑隔士類，翕然
守正，而奇邪不克逞其功。在鄉邦有如此者，夫並
世學者，宗仰既盛矣，奕禩而不得親炙之憾，而植爲童
者，猶必當流連慨慕，有不得親炙之憾，而植爲童
子，嘗與共研席，中間睽隔，雖慙有年，而先生返里，
門各出所業，相質遂時，有互相切劘之樂。歲月易
逝，余齒過者，而先生亦年六十矣。今歲孟秋月朔，
爲其誕日，二三朋舊，與門下之士，謀有以壽之。以
植交久，知之尤悉，屬爲報詞，固辭不獲，乃粗述其
可以不朽之實，以爲先生頌，而不徒區區期以大
耄也。先生有賢配淑人李氏治家整肅，內事悉主
之，以才著其必與君子偕老也。夫謹序葉主事德
輝序云：葵園先生以經術文章，提倡海內，主持東
南壇坫逾三十年，自登館職，受先皇帝、皇上
之知，典試雲南、江西、浙江，再校禮闈，提學江蘇，輅
車所至，甄拔英奇，幽滯之士，時論比之阮文達、朱
竹君一流。三十年間，弟子著錄數千人，內而卿列



臺省、外而封疆監司、至於牧令、持公一言一事、皆以文學治績著聞於時。輝已酉、座主福山謝南川師、庚辰會試、出公之門。謝師以清直名京師、每與言、公之學行、推謝師爲師、門弟一故、輝里居多暇、時得親炙門牆、辱公見知、屢聞大道、又幸竊其緒論、獲世俗之名、而氣質稍知變遷、學旨日益嚴正、其秉承師訓、以受惠于公者、實先於湘人士。今年七月朔、爲公攢揆之辰、同人誤爲詩歌、以致釐視、謂輝素爲公所獎譽、屬禔公壽考之由、敬告當世。輝維公著述等身、精神強固、四部之稿、經世之文、久已沾溉士林、見知聖主、鄉居十餘年、撰刊經史、百家之言、流布學官、不脛而走天下、乃至日本、遠西之人、亦往往於所著文書、婁仲企慕。雞林估人、購白、傳集、蠻女弓衣、織梅宛陵詩、方之於今、殆有過已。公天性忠孝、接物以誠、官京師時、事太夫人、以孝聞。後任江蘇學政、以祿不逮養、於署傍築永慕堂、歲時祠祀。歸田後、更名曰永慕廬、因於郡城北隅、闢葵園、以寓思君之意。每聞朝廷有所興作、則歡忻抃舞、歌頌聖明。甲午、以後邊事日棘、中外之臣、以和戰相凌軋、公獨居慨歎、如憂其

私。世以葵園爲平泉綠野之遊者、非知公之心也。平時與薦紳冠蓋相誦接、和光而同塵、至於寒賸、有一文一藝之長、則獎導之不啻口出。故公旌蓋未止、而綦履盈庭、雖山林栖逸之儒、方外之士、得聞公名、無不執雁獻羔、欣然若有所就焉。湖南自軍興以來、士爭務於功利、湘鄉曾文正督師戡亂、不廢弦歌、每克一名城、卽補秋闈、勅書局、禮名士、至今大江南北、祀之誓宗、名以精舍、而其文章教澤、未被於鄉里。湘陰郭侍郎、自海西出使歸、主思賢城、南講席、侍郎之學本永嘉、湖州遺法、課士以事功、範之以程朱之誠敬、於時湘人薄言外務、侍郎諄諄以告於人、坐是而得眾、謗久之不合。去公承二公之後、治經宗兩漢、論事以救時爲先。自思賢城南、移席嶽麓、士之沐其教者、類多能文章、達時務、以蘄合於世用。屬以康學蛙鳴、正教淪替、公手訂規約、務塞橫流、卒能成撥亂之功、俾迷者復歸於正。孟氏距楊墨、公之功固相亞矣。夫人才之盛衰、與學術相維繫、天道至仁、唯恐斯世一日不治、故淵鄉、湘陰兩公未竟其志、獨與公以閒暇之歲月、教育英才、以儲異日將相之器。河汾教授爲



公家世前徽房杜諸賢其猶有興起者乎。輝不學寡聞自謂知公之深見公之大而言之無文不足述公盛德之萬一。世有欲究公學術本末者有公所刊書及諸君子詩歌在斯文特其梗略焉爾。

八月聞湖北新軍據鄂省、湖南人心動搖、訛言日起、紛紛徙避。二十八日、予亦啟行赴平江。三十日、抵縣寓岩上鄽宅、對門卽駐防之新軍也。九月初二日、聞初一會垣不守、新軍皆有離心、管帶陳濬投水死。時知縣先遁、城中無主、不逞者羣謀劫奪、予赴北鄉煙舟、寓鄉紳蘇鳳梧緯卿家。一日、旋移十八曲山陳家、又移三墩甌家山蘇家。蘇海淵泉自省回里、厚菴部郎之尊翁也、招予歸度歲。十

一月十九日返煙舟。予爲先嚴刊詩義標準、未竣、遽有平江之行、轉徙流離、此事未廢、成書一百十四卷。寓甌家山時、爲序例云、先大夫少時偕兩伯父受業於文先生輝午、唐先生萱慶。兩先生文名一時、獨奇重先大夫、以爲出語有成人之風。年二十、遭先大父喪、伯父繼歿、大母存、自是居貧茹苦、親戚斷絕。躬自負米、啜菽以養、夜則篝燈課大兄讀、而吾母佐以紡績。洎大兄能爲詩文、則命教二兄及先謙。咸豐三年、粵寇再犯湖南、先大夫攜家入鄉、大兄猝歿。二兄爲諸生、有名。歲丁巳、鄉試出



聞歿先大夫哭嘔血遂得疾以卒。蓋文人生平艱苦至死不一伸眉殆未有如先大夫之甚者也。平時教子云人窮達有命書則不可一日不讀。如今人窮而廢學是朱買臣以負薪槁死而杜子美制科被黜後當一生不作詩。每論學首稱詩必以杜蘇爲宗言二人之詩匪特文詞美也其胸中皆別有主宰。讀杜詩當觀其能窮處讀蘇詩當觀其由達而能窮處然後知爲詩知爲人。拙思乎風月之場飛文於山水之域非其詩之精者也。平日不多作詩而課子則津津言之以爲發揮性情馳騁文

翰莫先斯學。故先謙家當日蓄書無多而兒時卽知有杜蘇集、拈毫弄墨、權輿於茲矣。詩義標準者、先大夫昔所剏定、隲括生平言詩之旨。先謙曾彙錄大義於通志中、睠懷先緒、謹推本末、盡之意、重取斯編、復加擴充、縣厯歲月、克有成書、剗剗告竟、敬具端委。寒夜青燈、素髮垂領、猶恍惚趨庭退學時也。兩兄有杜蘇詩評二卷、錄埒詩末。宣統三年冬十一月、謨於平江北鄉三墩甌家山之敬思樓。舊卷六十、廣爲百一十四、舊門十三、廣爲十五、日君臣門、爲類二十。

一治道。天置君以養民，念念在民，所以謀治，非是則亂矣。南風之歌，古聖心法，唐太明宣亦允克紹。歷代君臣言合於道者，皆選登焉。詩六十四首。二郊廟。國之大事，以祀爲先，因襲者弗錄。詩二十三首。

三早朝。早朝聽政，國由以興，故次之。詩二十首。四宮禁。宮闈深密，四海觀型，關雎之刺微矣。歷代宮詞通乎政治。詩二百五十三首。

五遊覽。一遊爲度，傳於夏諺，來遊矢音，載於周雅。覽物起興，帝王所同。詩十四首。



六巡幸。古帝歲巡狩、後王不輕出、其時世之宜乎。行必可言、雖漢武汾歌、猶有慙德、瀛國之思戚矣。詩十九首。

七侍從。主聖臣榮、覩文知德。詩三十七首。

八倡和。君臣賡和、曠代希逢。書大傳云、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爰取二語、以冠其義。詩二十七首。

九恩禮。天澤懸絕、雲行雨施、則恩禮著焉。惟其宜稱、故後世頌美、不則反是。詩四十二首。

十歌頌。國威皇慶、澤下於民、歌詠形容、斯文之職。詩八十九首。



十一諷諫。詩諫昔人推美其入人也微而深陳古道今其致一也。詩三十一首。

十二奉使。魏文貞一篇體裁整瞻而氣格入古其志趣特異故度越流俗。詩十六首。

十三之官。吳隱之酌貪泉詩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李頻獻相公詩知將何事酬公道只養生靈似養身之官者如此存心不患不成名宦。詩二十九首。

十四在官。杜少陵題省壁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李文正禁林春直云一院有花

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高青邱望都邑宮闕云、沙苑馬閒、秋獵罷、天街車闕、晚朝歸。京朝官之詩也、宏深闊大、自是氣象不同。韋蘇州獻二公云、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歲晏不磷緇。包龍圖書郡齋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真西山會縣宰云、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修己安人之道、備於此矣、爲郡邑官者、所宜三復。詩共二百四首。十五去官。去官之道多矣、故心聲各異。讀李贊皇離平泉詩、其功名不終、非不幸也。詩五十首。



十六罪譴。唐宋詞人獲譴如太白東坡雖云枉屈猶有緣因。明末諸臣多以忠讜橫罹罪罟傷哉。博錄諸篇可徵世變。詩二十九首。

十七戀主。少陵每飯不忘君王元之小畜集中常得斯意。詩三十六首。

十八忠義。忠義者文章之質也。文山正氣歌天地間有數文字詞義之美。杜老北征後此爲第一。觀宋人送文謝詩義心苦調相勸以死其亦正學昌明之效乎。詩一百三十首。

十九輿誦。輿誦者頌美與諷議兼之通上下之

詞也。詩九十五首。

二十應教。貴胄下交、投贈斯起。盛於曹魏、沿及有唐、宋明以後、頗少嗣音、蓋禁罔密矣。詩三十八首。

曰父子門、爲類五。

一述德。詠世德者、述顯誦先人者、述微、蓋駿烈共知、而清芬多闕也。詩十六首。

二家慶。壽昌見母、徽國壽生、是孝子之樂。邁子聯吟、陸兒出韻、是慈父之樂。餘又其次耳。貞而絕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遺山名言、豈獨爲韓

氏子訓乎。詩六十首。

三別離。父子之情欲無別，不得已而有之，雖百其辭弗罄也。故善辭者稱焉。詩十五首。

四訓誡。薛林氏送男左貶云：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陸放翁朝飢示子聿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訓子者切而要矣。詩三十二首。

五悲遇。叔夜云：慈母沒兮，誰我驕。顧自憐兮，心忉忉。每讀輒爲吾身慟。東坡云：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每讀輒爲天下喪親者慟。傷矢子者多佳篇。吾子女六七都已天絕，殘年無幾，而暇悲乎。詩



三十八首。

曰兄弟門、爲類七。

一友愛。天家友于則脊令飛鳴、好士家修則雞狗捕覆、豚魚有孚、易言不誣也。詩二首。

二家慶。寶家敕目、人慶也。孟氏小園、天慶也。蘇門之作生日、福隆於家而慶成於國、其爲慶莫大焉。詩五首。

三倡和。人皆有兄弟、坡頴倡和、獨擅古今、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詩四十五首。

四別離。兄弟傷別、古多佳篇、韓冬、郎贈別離者

及午寢二詩尤別具鑪冶不可忽視詩一百十六首。

五聚會。杜子美云、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王元美云、與爾同茲難、重逢恐未真。一身初屬我、萬事欲輸人。兩人字韻真善、繪聚會驚喜情狀詩十八首。

六傷慟。莫親於兄弟、莫慘於死亡、予獨何心、今生已矣。詩五首。

七危害。讀陳思二詩、魏文之肉不足食矣、下此更何議焉。詩五首。



曰夫婦門、爲類七。

一好合。香山贈內與偕隱歌、並堪于古布帛菽粟之文也。詩二十一首。

二家慶。榮封妻室、惟權白見之吟詠。樂天無子晚遇、去文公遠矣。天之待文人何懸殊若此乎。詩四首。

三贈答。夫婦平居贈答、於古罕徵。梁高士不解贈孟光、宜白公以爲戲言也。詩三首。

四別離。連理生分、孤心萬緒、雖瑣言碎事、靡不可泣可歌、情得其正則文埒之矣。詩六十八首。



五哀悼。壹齊不改、人生之大福。傷哉死也、尙忍言乎。詩三十一首。

六德義。恩始義終、持情葆性、聲之弦誦、千古金鏡。詩二十五首。

七悲怨。博觀載籍、言夫婦之道備矣、宮闈幽怨、自昔固然、乃至民間、亦多輕去其婦、輓近風俗、儻薄、此事視古猶賢、細君之歌、別鵠之操、悲怨爲類、故以埒焉。詩共六十六首。

曰親族門、爲類四。

一聚會。少陵示從孫濟云、同姓古所敦。唐人最

重譜系、卽非親近、而稱謂如一、卷內行軍六弟、忠州使君姪是也。至唐十八使君、而稱族弟、則後世所無矣。詩七首。

二贈答。淵明與長沙公同爲大司馬侃曾孫、而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足徵族氏門戶、惟南朝京師特盛也。詩二十二首。

三別離。世稱陳思、太白、東坡仙才、言其神思敏捷耳、求之於文字間、未定其爲仙也。讀太白送族弟溧陽尉濟赴華陰詩、惟覺飄飄凌雲氣、此種筆墨、獨太白有之。賀監呼謫仙人、殆謂是與。詩三十

六首。

四傷悼。神童如戴顏老及九齡曾澈皆以天死、天之生材果有意否乎。詩二首。

曰姻戚門爲類五。

一聚會。讀東坡與程正輔表兄二首、語言之妙、千古無對、可悟用韻遣詞之法。詩十五首。

二別離。王珪微時未見唐太宗、杜公送王珪詩、與史不合。蓋取之當時說部、正自無妨。東坡詩用唐人小說尤多、雖文所不登、而不嫌取入、詠事體裁、固各有當也。詩二十七首。



儲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三慶賀。香山談氏小外孫詩云、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遣傳。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牀空後且嬌憐。時談氏初逝也。得中郎一聯、方是讀書人吐屬。否則空滑。學者於此類求之、爲詩文之道、思過半矣。詩四首。

四贈答。山谷詩無語不用意、和外舅夙興三首。尤精警無倫。學黃詩者、當於此著眼。詩二十一首。五傷悼。後山追蹤山谷、山谷之鍊多在意、後山之鍊多在詞、明眼人自能辨之。詩三首。

口朋友門爲類七。

一古誼。郭璞云言以忘得交以澹成求友之準也。孟郊云鑄鏡圖鑑形結交圖相依凡銅不可照小人多是非擇友之方也。竇鞏云好間容問道攻短每言非。嗚呼今世安得此人而友之。詩十九首。二贈答。文選詩類贈答爲多蓋朋友所以通情愫申款曲也。詩共九百三十一首。

三聚會。

尋訪

未見者入懷人。

招要過逢集散統於茲篇。

詩共二百七十八首。

四慶賀。

後村鄭丞相生日詩云王呂紛更尙治



安史韓祿伐始凋殘。王呂斷送北宋、尙得謂治安乎。文人聲氣每多恕詞、雖朱子亦不能免、要是一大病痛。詩十四首。

五贈別。親屬言別、情至爲工。朋友傷離、文至爲美。情文相生、詩教也。詩七百三十首。

六懷人。氣誼許與、魂夢交通、鬱爲文詞、以達心曲。杜陵夢李懷鄭三篇、固是千古冠冕。詩一百二十八首。

七哀逝。少陵八哀、遺山四哀、文昌之祭退之、東坡之哭任弼、皆天地間不可磨滅文字。詩共二百

一十四首。

曰人事門、爲類二十有四。

一讀書。陶靖節云、予生三代後、慨然念唐虞、得
知千載事、正賴古人書。人不知古、何以立事、故讀
書爲人事之首。詩七十首。

二勸勵。勵者自勵、勸亦勵也。文選有勸勵類。詩
二十二首。

三窮困。文人窮者、古稱杜甫、梅聖俞。然官位雖
卑、聲氣自盛、非赤貧也。明末王遺民、鎰可謂窮困
矣。其詩獲登於虞山詩集、幸而有傳、亦不負所學。



矣。嗚呼。世衰道喪。今之如錯者。又豈少哉。詩七十
四首。

四安命。蘇黃薄薄酒四篇。詞意俱美。讀之使人
心地清涼。詩十七首。

五文詠。文詠者。紬繹詩文。形爲歌詠。詩百五十
三首。

六雜詠。雜詠者。興寄無端。義類非一。詩三百九
十九首。

七言懷。言懷者。直舉胸情。不假緣飾。詩共二百
六十八首。

八遺意。遺意者、有觸卽書、率爾成詠。詩八十四首。

九卽事。卽事者、指事攄詞、達意而止。詩一百九十首。

十詮言。詮言者、專主文言、不涉景物。詩九首。

十一觀象。成象在天、仰觀變化、雖日有千思、莫罄其緒、唯代之作者、與爲無窮。詩二百三十首。

十二時運。陸士衡所謂遵四時以歎逝也、淵明有時運篇。詩七百六十二首。

十三遊覽。遊覽之作、佳篇如林、余昔讀唐人遊



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知山在江中。而通鑑長編言、金兀木至金山、爲宋韓世忠狙擊、卒乘馬逃去。以爲必史氏記載之誤。後讀東坡遊金山詩、有中泠南畔石盤陀之句、竊疑山何以在南畔、不喻其解。迨廿餘歲過之、見山特立江中、可證唐詩不誣。後三十年、視學江蘇、聞江日北徙、山日南徙、瓜州傍岸地常坍於水、有至里餘者。頗悟東坡詩愜。歸里二十年、聞山逼近南岸矣。因是推知北宋東坡時、山必已在南畔。迥異唐時。至宋金交戰、山愈近南岸、與今日同。故兀木乘馬登山、而韓



王得以邀擊之也。詩文之有關係如此，特舉之以爲遊覽江山者告。詩三百八十一首。

十四行役。山川一也，遊覽者有愉快之致，行役者多艱苦之音，其所由生異也。詩三百十二首。

十五旅次。水宿停橈，陸行稅駕，夜氣旣靜，羈懷獨寫。詩三百八十一首。

十六感時。以國爲憂，觸事增喟，非特公義傷已，且同之也。詩共二百五十七首。

十七閔亂。述亂事，陳亂原，所以懲前而儆後也。詩二百二十九首。

十八望治。國事可爲人心不死、感激吟望、曷云能已。詩四十三首。

十九隱退。隱者高隱、退亦隱也。詩一百二十三首。

二十田園。野服適體、野味朵頤、晨吟挹爽、夕誦忘疲。野人可親、野色可怡、田園之樂、樂不可支。負擔千里、終有返期、嗟今之人、富貴不歸。詩二百六十二首。

二十一居處。右丞之輞川、少陵之錦水、灤西、東屯、香山之履道、自名所居也。陸魯望之臨頓里、文



與可之洋川園池、人爲名所居也、皆古人可名者也。噫、果其可名、豈在居乎。詩共五百八十六首。

二十二飲食。嘉肴旨酒、屢詠於風、人吳羹柘漿、亦歌於騷客。我生涉世、本爲口、何以自別於飲食之人邪。詩三百一十首。

二十三遊戲。詩之爲道、洪纖畢羅、肖今情、徵往事、亦多識之助也。詩三十八首。

二十四雜事。男女之事、王公士庶同之、陳國株林、鄭風溱洧、不見刪於尼父。選登諸作、竊取斯愜。盛衰迷悟、情緒萬端、瑣屑附贅、總曰雜事云爾。詩

七十七首。

曰軍旅門爲類七。

一歌功。彤弓六月古人策勛受賞必有詩歌厥例尙矣。兵不空設。因田而習。故狩獵附焉。詩三十五首。

二耀武。魏文伐吳興歎天塹而作詩乃云一葦可航。戢兵屈敵亦善於蓄威矣。若隋煬之疲民以逞雖工文語究何益哉。詩十四首。

三將領。孫子仲不見於史而其人到今不沒則詩之爲也。詩言將領者今多採之非唯其文亦史

之輔也。詩三十四首。

四行役。讀魏武北上篇，如有淒風起於紙上，與二王出塞曲，皆千古名篇。詩六首。

五困敗。饒歌戰城南云，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出語沈痛，後來無人能道。太白戰城南云，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二語意味近似之。詩十三首。

六從軍。王仲宣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李君虞取題其歌行，劉夢得作武夫詞，亦曰從軍果有樂也。然其意要爲未盡，凡事驅迫爲之，則苦優。



游赴之則樂、匪獨從軍然也。唐制、府兵出自民間、故老杜兵車、石壕諸篇、備陳其苦。宋明則無聞。我國朝旗綠營、倣乃募民兵、約束堅明、賞罰信必、征行徧天下而無怨言。同一民也、苦樂異焉、異乎其所以從出之原也、而問所從誰、仍不外仲宣所詠而已。詩六十八首。

七雜事。木蘭詩二首、據樂錄云、浙江西道觀察使韋元甫續附入案。唐時樂府多由臣下採進、全唐詩止載元甫後一首、而前詩闕如、或所謂續附入者、爲其所自撰也。元甫爲韋陟奏薦、官至淮南

節度使。

曰方外門、爲類十二。

一入寺詩一百九首。二題寺詩九十一首。三宿寺詩六十首。四尋僧詩十首。五會僧詩二十四首。六贈僧詩六十五首。七別僧詩六十六首。八悼僧詩十六首。九異僧詩二首。十寺物詩三首。十一僧僧詩五十二首。十二道家詩六十二首。

曰詠物門、爲類九。

一書畫書詩四十二首。畫詩共一百七十六首。二器用詩八十八首。三服玩詩三十八首。四音樂詩



備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一百十六首。五林草詩二百九首。六飛禽詩一百七十三首。七走獸詩八十四首。八水族詩七十一首。九蟲豸詩五十六首。

曰詠古門爲類四。

一古事詩二百五十二首。二古人詩一百二十四首。三古物詩四十四首。四古迹詩共四百三十五首。

曰古歌行門。文選有樂府有古詩有雜詩名目甚繁至其所以異同莫之究也。宋郭茂倩輯樂府一書曰郊廟歌詞漢郊祀歌以下歷代享祀樂舞歌



詞入之。曰燕射歌詞。晉宋以下燕會樂歌入之。曰鼓吹曲詞。漢饒歌。魏吳晉宋以下鼓吹曲。隋唐凱歌等入之。曰橫吹曲詞。李延年所造漢橫吹曲二十八解。魏晉已來惟傳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其詞不著。橫吹馬上奏之。亦軍中之樂。後分有簫笳者爲鼓吹。有鼓角者爲橫吹。又有胡角。亦以給賜。後魏時鮮卑歌詞。蓋大歌曲也。古今樂錄有梁鼓角吹曲^⑥。多敘慕容垂、姚泓

時戰陣之事，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樂府胡橫吹^⑦舊曲，又有隔谷等三十曲，未詳時用何篇也。曰相和歌詞，相和吟歎，四絃平調、清調、瑟調、楚調諸曲入之。本漢舊曲，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晉荀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生於楚調，故與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志曰：凡樂章古詞之存者，並漢世街陌歌謠。江南可採蓮，鳥生十



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弦管，卽相和諸曲是也。魏晉承用之。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兵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詞，並以一章爲一解，曰清商曲詞、吳聲、吳歌、雜曲。並出江南。西曲，出於荆郢樊鄧之間。江南弄。梁武帝沈約所製。等歌入之。曰舞曲歌詞、雅舞、雜舞詞入之。雅舞用之郊廟朝享，雜舞用之宴會。是也。曰琴曲歌詞、琴曲諸引操入之。曰雜曲歌詞。魏晉以降，因意命題，學古敘事之作入之。曰近代曲詞。隋

唐以來、伎樂入之。曰雜歌謠詞、上古迄唐梁歌謳謠、讖之屬入之。曰新樂府詞、唐人新曲雜題入之。郭意綢羅眾家、可云大備、而李孝光作序、謂後人所作弗中於古、率成於侈心、猶錄而不削、意或有屬、似不以郭爲然。至言雜取歌謠、不可以皆被之弦歌、其說非也。古人卽詩卽樂、三百篇無非樂者、非有今昔之殊。樂府立於漢世、歷代相沿、采歌入樂、或因歌造聲、如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後被弦管。或因聲造歌、如魏之三調詩歌、道一而已。郭輯郊廟燕射諸歌、固聲詞皆備、至鼓吹橫吹相和、



清商諸曲、漢詞本多不傳、卽沈約宋志所收漢饒歌十八曲、惟上之回遠、如期二曲、可決其爲饒歌舊曲、餘則雖出漢世、已易新詞、卽後世擬古之祖也。有唐以來、如少陵悲陳陶、哀江頭諸詩、卽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白等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乃不復擬古、作新樂府諸篇、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抑或頗同古義。今刪新詞、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蠲蟻、如此之類、雖名樂府、然皆以美刺今事、發抒本懷、旣不必有被弦管之事、而入聲樂者、乃多取

時賢之詩、又不必以樂府名。旗亭賭唱卽其事也。宋易而詞、元易而曲、皆隨時遞變、不主故常。明禁官妓、文士不復與聲樂相接、降而爲調、鄙俚甚矣。詩與樂旣離、爲二而近世詩人猶動稱樂府、是亦不可以已乎。故今去樂府之名、但曰古歌行云爾。

詞旨明顯者、各從其類。有事可指者、入之雜事。詩四百六首。

曰雜擬門。文選有雜擬類、其古詩擬樂府題者、

今亦入焉。詩二百三十八首。

曰雜體門。游仙詩百三十四首、無題詩三十首、

集句詩五首、回文詩九首、百一詩二首、五雜組詩



十一首、疊韻詩二首、四聲詩八首、疊韻雙聲詩二首、全仄詩一首、五平五仄詩一首、設言詩十八首、離合詩十三首、一七詩十首、三婦詩二首、吃語詩四首、藥名詩十二首、建除詩五首、古人名詩二首、數名詩二首、八音詩三首、二十八宿詩一首、六府詩一首、卦名詩一首。唐章碣七言律詩上下句皆押韻、自號變體、今不取。詩共一百七十九首。大共詩一萬三千零四十六首。

三代以往、雜采歌謠、其卜繇祝詞、箴銘書戒、多有韻之文、不以羣入。經史諸子、選擇而登。家語、孔叢、

帝王世紀書出僞造、昔賢已有定評、所載歌誦、不敢據錄。

蕭梁文選、古今推美、茲全採入、不敢有所去取。

自各家專集外、敕撰全唐詩、全金詩、吳孟牧宋詩鈔選、厲鶚宋詩紀事、陸心源續宋詩紀事、顧嗣立元詩選、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參攷訂、頗具苦心。其或甄采未周、登取失當、自慙薄識、深懇未免。宏達君子、幸垂諒焉。

壬子七十一歲。

寓煙舟蘇家。

癸丑七十二歲。

移寓平江縣城。六月，省垣倡言獨立，風聲甚惡，余移寓西鄉，距城五里之黃甲山，自是往來城鄉以爲常。早歲爲詩三家義集疏、至衛風碩人而輟業。自至平江，賡續爲之，漸有告成之望，因爲序例云：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間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而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



康成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陵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宗鄭者矐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眾煦漂山、聚蟲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觀於古今盛衰興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材譎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



異義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者踵事接求，有蔚然之觀。願散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除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缺望焉。書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月^⑧平江旅舍^⑨。

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其^⑩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自毛出亂經，不復可

辨。然卽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幽王者，

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

固存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魯說畢公刺康王也。齊韓說刺也。

騶虞，魯說歎傷之詞也。羔裘，毛序刺也。女曰雞鳴，毛序刺不

鳴鳩，毛序刺也。鹿鳴，魯說刺也。魚麗，齊說思初也。楚茨，毛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毛序刺幽王也。甫田，毛序刺幽王也。瞻彼洛矣，毛序刺幽王也。裳

裳者華，毛序刺幽王也。桑扈，毛序刺幽王也。鴛鴦，毛序刺幽王也。魚藻，毛

刺幽王也。采芣，毛序刺幽王也。芣苢，毛序刺幽王也。此皆同體。關雎

之爲刺三家詩說並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

眾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遺文散落，大致



尙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勘新說、又以騶虞配麟趾爲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爲、其居心實爲妄繆、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

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宋洪邁容齋續筆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



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

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束皙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二云三百一十一篇者。是不



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僇也。渠思文也。肆遏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

僥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
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
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
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
之文而執僥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
傳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
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
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緣起先有辭而後有
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卽有聲以播之



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既。入。譜。卽。各。自。
爲。書。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
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
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詩。
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云。詩。
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
廢。而。聲。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
何。時。要。決。不。在。三。百。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
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未。廢。故。止。能。笙。
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又。

成於其手、撰爲詩義、羣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尙不敢大破籬藩、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史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言詩、大旨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旨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卽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旣廢、苟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覩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



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治。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具篇章。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

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旣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攷證、佚文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說、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



魯傳采爲魯詩、疏漏尙多。其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止此殘碑、雖文與毛同、亦當備載、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棄彼也。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乃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今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

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①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涑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



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子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蒹葭注引詩山有蒹葭，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

楊賜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闔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闔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

又齊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



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尠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間摭晁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謬、馮登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

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其大較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斬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



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吳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

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



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麻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旨免爲刺義，

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雅文，與魯、韓、毛並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尙有涯涘之可尋，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

又韓詩遺說攷序云：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閻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氏學。



見於魏志。晉太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不數覩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衰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旣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與？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
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
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又言杜樛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
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
載當卽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
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
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
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
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



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間采毛韓異同、而星漏尙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興觀羣

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與春秋、固相與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章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



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知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孔疏誦古指常棣也。夫周公作常棣、召穆公於厲王時重歌之、而左傳富辰謂之作詩、是誦古亦爲賦詩之明證也。顧常棣今知爲周公作、伐木則無知之者。蓋伐木之詩、因文王少、未居位、時藉端求賢、與友生伐木山阪、迨身爲國君、山林之朋友已爲朝廷之故舊、宴飲敘情、事非周公不能知、詩非周公不

能作也。

詳具本詩。

年遠世衰，賢者隱於伐木，歌此詩以

見志。聞之者以爲其所作，故云周衰作刺。又謂伐

木廢朋友之道，缺也。若非古說，尙有流傳，此義當

塵霾千載。鄭箋常棣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

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倘無

左傳爲證，則詩屬召公矣。伐木亦其比也。故常棣

伐木二詩爲誦古一體，全經止此二篇，因論詩體

並爲揭出。

魏源詩古微云：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



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創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劇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於是齊詩魏代卽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

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甌臾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案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詁訓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下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



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蝦蟇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護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

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



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
 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
 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
 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
 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
 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傳同。而志言
 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
 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
 詩序則楊震傳引蠅螬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
 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又分周頌三
 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
 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
 鄘衛分合不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
 適符漢志。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
 之數也。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

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尙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



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鬯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

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
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
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
篇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
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
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
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
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
毛序者惟魏黃初四年詔
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
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



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爲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郡賦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齟齬詩義、何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論其他。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序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

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貍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旣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



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于夏矣。韓

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辟倉子辟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



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愚案、魏說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見、故備錄之。攷毛之不爲人信者、以序獨異、故脫有如蔡邕之錄周頌序者。但使齊、魯、韓皆存其序、三家雖亡、猶若未亡。而任其散失、不一顧念者、則今古相仇、意見橫出之過也。毛詩之在西漢、自杜欽、欽說關雎用魯義說、小弁用毛詩、蓋亦言不純

師者。賈捐之外，鮮肄業及之者。鄭箋一出，學者靡然以當時眾所不信之書，特起孤行。又值魏晉不甚說學之朝，肅謚之徒，見而生心，競起作僞，致聖人雅言之教，並蒙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尙有子貢詩說出也。

甲寅七十三歲。

三月十六日，兒子祖恩生，毛妾出。四月二十三日，余病漸愈，挈宋、毛二妾兩子返省，移東鄉涼塘舊莊，余妻仍居省城。余衰年少事，無所營求，惟把書度日而已。

乙卯七十四歲。

寓涼塘。刊後漢書集解成、自爲序曰：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眾家之後，獨至今存，其裒尙學術、表章節義，既不蹈前人所譏班馬之失。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雖文體不免隨時，而學識幾於邁古矣。司馬續志經劉氏注補，自今觀之，其禮儀祭祀分部不明，光武卽位祝文已載帝紀，而文內竄入誅赤眉青犢後事，祭祀宗廟誤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不合，乃其巨失。昔人言八志因范書幸存，蓋微詞也。唐章



懷注成於眾手，皆以爲美，猶有憾。國朝惠棟全書補注刊見粵海堂叢書中，無人爲之合併。余服膺此書有年，於遺文奧義覆加推闡，惠氏外，廣徵古說，請益同人，所得倍夥，爰取而刊行之。因念是書章懷注後，歷千年，而惠氏爲補注，更二百年，而余爲集解，纂述之事，何其遠哉！而余以衰年，又值流離奔走之際，孤心獨力，未一輟業，繇歷數載，黽勉有成，未始非是書之幸也。琴川毛氏汲古閣序云：刊范史時，適當崇禎順治之際。今余再刊，又丁國變，倘亦有運數存其間邪？烏虜唏已。



又爲元史拾補十卷成、自爲序曰、元史疏漏譌舛、海內學者所共知而同病也、其足資參證者、惟元朝祕史、聖武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三書。親征錄有光澤何秋濤願船校本、祕史有順德李文田仲約注本、皆冥心孤索、使舊編神明煥然、大有助於考訂。譯文證補、則吳縣洪鈞文卿於光緒中出使西國、得波斯拉施特所修之蒙古史、西域志、費尼及瓦薩甫與阿黎之書、歐羅巴多桑之書、俄羅斯貝勒津之書、治爲一鑪、大補闕佚、譯文精密。而西北地附錄釋地及西域古地考、裨用尤宏。余究心

元史輒以此三書相次輯爲元史拾補十卷中如太祖初基十三翼之戰諸書誤敘在前宜從祕史列後非通校不明泰亦赤兀因辱太祖不僅一次今所載止此知有奪文塞外三宗足爲元史本紀補異尤赤後王列傳則太祖親支蒙古藩部尤當致詳貨勒自彌報達木刺夷康里等傳旣徵開國武功遠極無外而回部究竟亦藉以考見崖略文卿早歿其未定稿諸卷如察合台後王旭烈兀不賽因帖木耳等傳不可得見深爲惋惜余聞陸鳳石師傅以其叢殘諄託陳詒重參議賡續綴集去

歲詢之信然。參議篤學深思，將使此完書光於天壤。吾輩更得讀所未見，其爲欣快當何如耶。

丙辰七十五歲。

寓涼塘。爲外國通鑑三十三卷成，自爲序曰：自來以中土志外域之全者，惟山海經。顧其書多載怪奇，又爲後人增益，創亂上古之世，無大國、水、船、山、權，中見闕荒忽。余疑經之所謂國者，當亦約略其區，未能包舉其地。此固載筆者所無可如何也。自五洲大通，天地之形豁然呈露，輪車商舶踰月而達乎四方，丹穴空桐、太平大蒙之人，遊敖而聚於



一室、山猶是山也、海猶是海也、而國之爲國更僕難數。試執經以證其源流、上古可考者、魯鉅燕、甌閩、南北倭、朝鮮、貊、外、大荒、海外、乃更無可尋求其名、有見於中古者焉、有起於近古者焉、荒僻之島不遺細微、淳興之邦備詳始末。當此圖書大集之時、不爲之存其厓略、亦考古者缺憾事矣。於是輯而錄之、成三十三卷。予觀古今中外載籍、而知宇內四極、人民之流徙無常、若客民勢盛、則土著退處、或遂衰絕、所在多有。此所以上古無人事之可紀、而後世亦並無怪奇之足徵也。開荒事詳美志。予不敢

仰希古之作者意庶幾彷彿之後之視今或有異
於今之視昔也夫。

丁巳七十六歲。

寓涼塘。



儒藏

王先謙自定年譜 下

校記

- ①「竊」下疑脫「以」字。
- ②瓜哇：當作「爪哇」。按，今寫作「爪哇」，蓋音譯詞之異形也。
- ③「羣」下疑脫「島」字。
- ④僧僧：疑有誤字。
- ⑤據本卷各條文例，均無「共」字。
- ⑥吹曲：《樂府詩集》卷一一《橫吹曲辭》作「橫吹曲」。
- ⑦橫：右引書無。
- ⑧月：《詩三家義集疏》卷首無。
- ⑨舍：右引書作「次」。
- ⑩其：右引書無。
- ⑪中：《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皇帝紀》作「官」。
- ⑫東郡賦：據《文選》卷一當作「東都賦」。

皮鹿門年譜

皮名振 編撰
李文澤 審稿

據長沙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皮鹿門年譜》，皮名振編撰。據民國二十八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重排。

皮錫瑞（一八五〇—一九〇八），字鹿門，一字麓雲，以其家有齋室曰師伏堂，學者又稱師伏先生，湖南善化人。幼年好學，同治十二年舉拔貢，光緒八年中順天鄉試，後三應禮部試均不中第，遂絕意科舉。歷主湖南桂陽龍潭書院、江西南昌經訓書院，專意經學，研精覃思，閱二十年，成一家言。中日甲午戰爭後，與維新派人士交往，贊同變法，提倡「有體有用之學」，主張「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見《傳略》），參與湖南學會及報館活動。戊戌變法失敗後，被革除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光緒末年，受聘各級學堂教習，以興學育才為強國急務。光緒三十四年卒於鄉，年五十九。皮錫瑞為晚清今文經學大師，成就斐然，夏敬觀謂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為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見《年譜序》）。著有《經學通論》、《經學歷史》、《尚書大傳》、《今文尚書考證》、《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孝經補注》、《鄭志疏證》、《經訓書院自課文》，及《師伏堂咏史》、《師伏堂駢文》、《師伏堂詩草》等十八種，收入《師伏堂叢書》；此外尚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九經淺說》、《師伏堂春秋講義》、《師伏堂筆記》等多種著作行世。

皮名振，字芋岩，為皮錫瑞次子之子。名振於民國十九年撰成《皮鹿門年譜》，延請皮錫瑞門人李肖聃、夏敬觀為序後方刊行於世。是譜共分為兩部分，首為傳略，次為年譜，二者各有側重，相互補足；傳略簡述譜主一生大事，詳列其著述總目及其存佚刊刻情況；年譜則分年紀述譜主生平，旨在反映其學術活動及學術思想，因此於其著述序跋及與友人酬答詩文多全文收錄，並詳細記錄其興辦學校事實、辦學規程。是譜取材以譜主著述為依據，敘事言而有徵，條理清晰，故後來羅峻謂其「文字詳實，讀之足明先生（皮錫瑞）學業之大及其經歷之實」（李宗聘《序》引），洵非虛言。

皮鹿門先生年譜敘

譜錄之學、蓋盛于成周之世。漢桓君山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蓋倣周譜。班氏藝文志數術略、序歷譜十八家。內錄歷代帝王年譜五卷、不箸撰人名氏。然劉子政作三統歷譜、鄭康成作詩譜、皇甫謐爲年歷、皆以敘學統、明世系、與總領黎庶之譜錄異矣。宋世胡仔始爲孔子編年、而呂大防、文安禮爲韓、柳二公撰定年譜。自是以來、作者朋興、或紀宗祖之勛、或明先師之學、而達官大儒、亦有晚年自定、昭示後世者。清初黃太沖氏輯歷代所編、至數十卷。新會梁啓超紀述清學、箸錄至百餘家。而如羅正鈞所箸王壯武、左文襄兩譜、梁氏未及見也。先師善化皮先生終於光緒戊申之歲、逮今二十有五年。海內學者習讀其書、知先生之學、出季清大師上。而其仲子吉人通判早世、未及撰修年譜、以詳其事歷。民國十三年、湘陰任凱南、贛丞嘗以屬予、予爲草具大略、未能成書。吾友楊樹達遇夫序師伏堂筆記、引以爲恨。周予同爲經學歷史箋釋、亦望是譜之成。十九年七月、通判子名振、芋岩、乃以所纂先生年譜相質。予校閱未竟、而長沙之亂作、因亟以稿歸之。至二十年、乃復讀卒業、以質吾友羅峻、庶丹。庶丹於其體例、略有更定、而稱是譜文字詳實、讀之足明先生學業之大及其經歷之實。芋岩於是爲不忘其先、而賴是譜之成、予亦藉逃其責。誠中心感愧、不能自己也。庶丹語予、近世儀徵劉毓崧、清泉王之春、皆爲王船山年譜、湘潭王代功、既爲其父湘綺先生年譜、而衡陽蔡人龍、又以所見新有纂記事互證而加詳、書並行而益箸。芋岩之譜詳矣、吾欲別爲簡編、與之別行。子意云何。予曰、誠能如紫陽之紀濂溪、穆堂之述象山、事奚不可者。惜吾庶丹近疾加劇、所箸羣書多未卒業、不能趣其事此也。幸先師



之有孫懷大儒之遺教予終當如庶丹之約有所論述以繼芋岩之後姑敘吾意以發其端民國廿一年孟春月門人李肖聃謹敘。

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

敬觀年十八從先生受學先生主講經訓書院諸生執經問難先生剖析所疑娓娓不倦或旁及子史典章國故反覆興革治亂之源蓋經義治事未嘗偏廢也江西人爲學承易堂九子餘風耽性理尚節概至於訓詁考據常後人故病空疏先生至學者知治經史矣先生治經主今文於尚書闡發伏生口授微言大義著大傳疏證今文尚書考證於孝經主鄭康成注以鄭君所據爲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著孝經鄭注疏方授梓敬觀與及門諸生咸任校讎其後刊於長沙者有尚書古文考實古文尚書疏證辨正古文尚書冤辭平議尚書中候疏證鄭志疏證鄭記考證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聖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王制箋魯禮禘祫義疏證漢碑引經考引緯考未刊者有史記引尚書考又著九經淺說五經通論經學歷史以詔來學所著書富矣蓋先生精禮經考詩四家禮二戴春秋公羊傳司馬史記記禮之辭相出入者以證伏傳於鄭君著書始緯次經先今後古明其學術先後異同之故篤信鄭君多詳古禮故又兼治鄭學疏通其一家言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爲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也自先生坐言變法株連罹黨禁遂去江西敬觀亦廢然輟學游宦吳中先生之書固不及盡讀而陸沈於俗無所建白益愧負夙昔期勉顧生平羸識問學途徑莫非先生授之退而理叢殘以引餘年於舉國廢經之世其遭際又豈先生所及料耶先生歿今二十六年矣讀名振所序次先生年譜恍然如侍書策琴瑟之旁而親聞警歎焉名振字芋岩先生次子嘉祐字吉人之子嘉祐著有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今名振



復能述先生注經之旨、縷載年譜、竊喜其克守先生遺緒不墜也。甲戌九月、受業夏敬觀謹序。



備藏

皮鹿門年譜
遺像

皮鹿門先生遺像



皮鹿門同年挽詩

陳三立

殘遺伏賈孰傳薪、卓犖沈冥六籍親。鉤黨姓名連甲乙、今文師法愈光新。累書不報吾滋疚、後世相知子有真。懷古憂天供一瞑、藏陵遣艸問家人。

皮鹿門先生傳略

公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姓皮氏湖南善化人顏其所居曰師伏堂學者因稱師伏先生

皮氏之先由贛遷湘曾祖智州公以貨殖起家財雄府邑父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爲浙江宣平知縣

公以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十四日

公曆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生於善化城南里第爲鶴泉公長

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六齡就外傳八歲能詩文年十四應童子試補善化縣學生員越年食廩餼年二十四舉同治癸酉科拔貢翌年部試報罷年三十三舉光緒壬午科順天鄉試復隕於禮闈試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爾後三應禮部試皆報罷

公既困於甲科遂潛心講學箸書光緒十六年主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後二年移主江西南昌經訓書院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公以西京微言大義教詔學者說經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一時高才雋秀咸集其門先後七年學風丕變

光緒初葉四境多虞俄人既窺伺新疆琉球安南亦漸脫藩屬公憫亂憂時倡屯田固邊及救藩備圉諸議甲午戰後朝野倡言變法公獨以爲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臧吏實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時湖南設時務學堂及湘報館戊戌復創南學會於長沙公被聘爲學長主講學派一科開講之日官紳士民集者二百餘人公闡明學會宗旨略謂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說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心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



藏

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學會開講計三月。公講演共十二次。所言皆貫穿漢宋。融合中西。聞者莫不動容。是年秋。變法事敗。六君子殉難於京師。公有詩哭之。復以參與南學會爲忌者。誣奏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著述。三年始得開復。

庚子亂後。國內咸以興學育材爲救國急務。光緒二十八年夏。公被聘創辦湖南善化小學堂。贛南常德等地欲聘公爲學堂總教。均辭不就。翌年。湖南設高等學堂及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兼代高等學堂監督。時京師大學堂成立。經史文三科講座需人。張文厚三次電湘請公北上。均以事辭。公留湘講學。先後五年。歷任湖南高等師範館、中路師範、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及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纂修。博學沈思。誨人不倦。三湘碩學咸出其門。

公以經學名於時。光緒五年。年三十。乃始治經。研精覃思。更三十年。著書百卷。成一家言。光緒十三年始爲尚書大傳箋。後更名尚書大傳疏證。越十年始成。凡七卷。以丙申秋刊於南昌。公平生學問實萃此書。自序謂殫精數年。易稟三次。既竭駑鈍。粗得端倪。原注引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間加釐定。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蓋公治尚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說。然嘗謂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妬真。故其疏證於曲直離合之間。類有發明。

公少壯所作多屬詩文。有師伏堂駢文及師伏堂詩草。中年主講江右。專治經學。嘗集所作經解爲經訓書院自課文。既刊尚書大傳疏證。復成古文尚書疏證辯正。九經淺說。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孝經鄭注疏。鄭志疏證。今文尚書考證及聖證論補評等書。戊戌以後。杜門著述。成尚書中候疏證。駁五

經異義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漢碑引經考及王制箋等書晚年講學湘垣復撰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爲經學課本今日猶爲初學治經者所必讀

公粹精學術體力早衰以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二月初四日公曆一九〇八年三月六日卒於善化南城故宅享年五十有九

公平生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師伏堂叢書及皮氏八種其已刊今佚及未刊遺著尚有多種謹次爲著述總目附錄如後至公師友交遊著述先後出處本末具詳年譜



藏書

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

一師伏堂叢書 善化皮氏師伏堂輯印計十八種其子目如下

經學通論 五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排印本選入萬有文庫及國

學基本叢書

經學歷史 一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湖南思賢書局刊又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及周予同註釋本

尚書大傳疏證 七卷光緒十三年初稿原名尚書大傳箋二十一年更名尚書大傳疏證光緒二

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善化師伏堂自刊於南昌

今文尚書考證 三十卷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善化師伏堂自刊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孝經鄭注疏 二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於江西南昌

鄭志疏證 八卷附鄭記考證一卷答臨孝存周禮難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

書局刊

聖證論補評 二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善化師伏堂自刊

六藝論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魯禮禘祫義疏證 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王制箋 一卷。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湖南思賢書局刊。

漢碑引經考 六卷。附漢碑引緯考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經訓書院自課文 三卷。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計光緒十九年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一二兩卷。光緒二十一年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爲自課文第三卷。

師伏堂詠史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詞 一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

師伏堂駢文二種 六卷。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善化師伏堂自刊。駢文二卷於南昌。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增入三十餘篇。補刊駢文四卷於善化。乙未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約四十餘篇均未刊入。藏於家。

師伏堂詩草 六卷。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善化師伏堂自刊。按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終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餘首。

二皮氏八種 善化皮氏師伏堂近年重印師伏堂叢書中之經考。成皮氏八種一集。計

經學通論 五卷。

經學歷史 一卷。



王制箋 一卷。

聖證論補評 二卷。

鄭志疏證 八卷。

六藝論疏證 一卷。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二卷。

尚書中候疏證 一卷。

三其他已刊各書

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 各一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駁五經異義疏證 十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疏證辯正 卷數未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九經淺說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輯壯年治經所作共七種。計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梁一

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湖南思賢書局刊。禮記淺

說上下二卷及左傳淺說上下二卷一種。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擬刊其他五種未果。現均散佚。

尚書古文考實 一卷。光緒二十二年丙午一八九六湖南思賢書局刊。

師伏堂筆記 三卷。原擬名續鹿門家鈔。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善化師伏堂排印。又長沙楊樹

達積微居刻本一冊。

南學會講義 一卷。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載湘報。

師伏堂春秋講義 二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公次子嘉祐集公晚年在湖南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及長郡中學三校講義成書。二卷排印於長沙。

蒙學歌訣 二卷。題文藪主人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善化小學堂蒙學課本。翌年癸卯一九〇三長沙湘雅堂代刊。

浙江宣平縣志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代鶴泉公纂修。卷數及刊刻年月未詳。

四未刊及已佚遺稿

史記引尚書考 六卷。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作。

兩漢詠史 一卷。光緒二十一年作。

讀通鑑論史評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作。

史記補注 不分卷。光緒二十五年作。

長蘆鹽法志 光緒二十九年成例言十三條，並擬作修志條議六則，志未成書。

廣皮子世錄 光緒二十六年更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名廣皮子世錄，擬刊未果。

師伏堂日記 起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終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凡十六年，無一間斷。原稿共若干卷，藏皮氏師伏堂。

易林證文 一卷。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作。



儒藏

皮鹿門年譜 著述總目

皮鹿門年譜

公姓皮氏、諱錫瑞、字鹿門、一字麓雲、名所居曰師伏堂、學者稱爲師伏先生。湖南善化縣人。先世宋時龍榮公之裔、由襄陽遷贛。迄明中葉、永達公諱興、可任江西都指揮使司都事、卜居臨江府清江縣龍潭里。傳十五世、至維經公諱舜明、以明嘉靖年間由進士出身、任福建甯縣知縣、補龍巖直隸州知州、署興化府知府、著有慎思堂集、爲本支之祧祖。八傳至秀玉公諱以琇、清乾隆間、由江西徙湘。公之曾祖智州公諱登樂、始占籍湖南長沙府善化縣。

英譜公述智州公行狀云、府君諱登樂、字智州、由龍潭村占

籍湖南善化。府君讀書明大義、以賢遷起家、少歷艱苦、自奉儉約而疏財仗義、多調貧乏、爲人排患難無所取、且耗金錢酒食不吝、其行事類漢獨行傳人。今略舉其數事。有某某嘗貸府君金、某死、府君往弔、客曰、某身故家貧、負累甚多、今擬二三準折、重負公矣。府君曰、某與予善、今不幸故、不能償債、予固不索其償、又安用二三折爲。予已持券來矣。出券即靈前焚之。某妻子拜謝、府君復畀以數十金。有黃某兄弟鬩訟、呈詞已進縣、府君與其先人善、聞之、即攜錢數十緡往見縣門子、告以黃某悔悟不訟、呈詞勿上達、以畀我。門子得錢、取呈詞畀府君。歸呼其兄弟、反復勸諭、動以天性、且謂、爾家富、兄弟鬩訟、且破家。予已取呈詞出、速毀之。其兄弟感泣、立毀呈詞。兄弟如初。有江西涂某業賈、折閱歸、公爲之經營、以店貨售人作歸貲。涂某嘗貸府君金、或謂之曰、爾貸皮公金未償、乃復託公經營、公得金以償債、爾不能較也、將安歸。涂某大懼、詣府君謁請。府君曰、予以爾金償債、固當然、爾賴此作歸貲、畜妻子。予固不索爾債、悉以畀爾。涂某泣拜謝、取金去。府君年八十三卒、涂某亦老矣、聞之、自江西來奔喪、跪靈前痛哭。客見一白髮老人慟甚、而不相識、怪問之。涂起自陳說、謂受公恩、得至今日、仍不能償金、重負公。聞公歿、不遠千里而來、聊以表予心、報公德耳。其盛德感人多類此。

曾祖母高太恭人、祖英譜公、諱存源、累贈朝議大夫、以孝友信義重於鄉黨。

長沙周閣學玉麒皮公英譜墓誌



儒藏

銘云、公皮姓、諱存源、字永榜、號英譜。由太學生例授州同知、加二級、誥封奉政大夫。其先為江右望族、考智州公遷楚南、隸善化籍、公少即徇齊、長而開亮。當智州公年逾大耋、家政倦勤、公先意承歡、守素以約、代興堂構、修顏氏之家箴。眷戀庭闈、侍虞棕於戶側。友于仲氏、誼重同荊。禱爾神祇、痛分灼艾。元公祝冊、祈身代而弗瘳。盧邁無兒、嗣兄子以為後。孝友端睦、門以內翕如也。至於財輕策簿、義重衡、傾囊者慨然、待炊者紛若。如己酉歲歉、壬子軍興、公助賑流亡、協謀捍禦。義漿仁粟、同魯肅之指困、倉穀府金、效子文之紓難。惡氛既解、葭道重修、遂使南城有如砥之歌。東墅無折齒之嘆。越歲癸丑、江右大飢、公又以鄭泰揮金、為黔敖施粥、卒能保全一邑。草殮無人。昔駱統力振飢荒、無心獨飽、明徹志同豐儉、計口平分。以古視今、豈云多讓。且其盟信虞寄、施比鄭莊。魯仲連之解紛、一介不取。李士謙之燔券、千石誰償。卹孤賑窮、仁周臧獲。醫藥棺殮、惠徧輿臺。仰之者以為寒谷春回、德之曰不啻暍人夏蔭。而公行自心蘊、德猶耳鳴、為善不欲近名、居賢必思善俗。周分九藪、原為財物得民。漢重八廚、不以壺殮見德。所以成梁除道、蕭家渡並不留名。即今助麥輪糧、劉家田誰知續命。然而養和為福、作善降祥。惟樂武之德在人、故臧孫之家有後。慶昌枝裔、室舞萊衣。仁覃後昆、家遺緹裘。四世清德、楊震之後有彪、一經名家、桓榮之學傳郁。傳曰、陽施長世、陰德遐紀。其公之謂與。公以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四月二十七日午時生、同治六年丁卯歲十月初一日戌時卒、享年五十有七。公嗣樹棠、請銘於余。余思張元伯之雞黍、久悉生平、郭有道之碑文、並無溢美。謹按其狀而為之銘曰、尊不在官、賢不在位。穆穆皮公、宅心醇粹。孝敬純深、守約抱智。行檀唱慈、輜德無累。天豐其報、用錫爾類。幽光不泯、以艾其後嗣。

祖母王太恭人、父鶴泉公、諱樹棠、同治壬戌舉人、署宜章華容縣學訓導、辰州府學教授、授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知縣、署松陽縣知縣。

善化譚秀才世肅宣平縣皮君墓誌銘云、君諱樹棠、字鶴泉、姓皮氏。其先江西清江人。曾祖諱以琇、祖諱登樂。乾隆末、游於湖南之善化、遂占籍焉。妣高宜人。父諱存源、妣王宜人。兩世皆膺三品贈封。君兄弟三、君居長。為人

慷慨通亮、自爲諸生、見四方多故、即欲有所表見於時、所與游皆當世豪俊、聞人急、輒赴之、未嘗有德色。同治改元、舉於鄉、歷任辰州府學、宜章華容縣學訓導。志不嫌、乃以揀選爲浙江知縣、辛宣平前後八年、假松陽一年、而以暑濕致疾。蓋君之自效於世者、僅此。嗟夫、州縣秩雖下、最親民、其關百里利害最切。學者銛高官顯祿、以爲是不屑爲。此書生習氣、無足怪。獨怪巍然位其上者、亦以末吏輕之、愛憎任情、不復察其政績、甚且一切使不能自展。故吏治日益壞。君值中興、幸不及此。乃天則限之、何也。君在宣平、嘗平反重案、緩逋寬役、振災修志、斥左道、籌賓興、百廢具舉、而愛才勸學尤急。有生員貧而習訟、君廉其才、憐之、改置爲義塾師。其人卒滿爲善士。宣地僻、文風殿浙省。君益書院膏火、暇輒集諸生親指授之。不數暮而縣之人登賢書、則二百餘年得雋自此始。其施於松陽略同。君家自祖父故饒於貲、而君輕財好義、不治生產、家稍落。官浙時、每典衣以自給。既不幸以病乞歸、幾不能成行、然君終不爲介意。豈非能行其志者哉。君歸之明年、太宜人卒。又二年而君卒。時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一。又明年、嗣君葬君五都蕭家橋盛家灣之原、屬世蕭銘其幽。世蕭固知君者、後之君子驗君之後人、必以茲言爲信。銘曰、有積而起之、乃蓄而俟之。惟其俟之、是以社之。嗚呼皮君、幽閔永貞、既清既淑、以保爾後生。

母瞿太恭人同邑處士惠軒翁兆吉女

善化汪翰林槩皮母瞿恭人墓誌銘云、皮母瞿恭人、特授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知

縣、調署松陽縣知縣、同治壬戌恩科舉人、善化皮君鶴泉之元配、同邑處士瞿公惠軒女也。恭人之母出自皮氏、玉臺之聘、有同溫嶠。端連世戚、夙奉母儀。廿歲于歸、尊章稱順。生子錫瑞、教養篤至。錫瑞長娶彭氏、生男嘉福、而彭氏卒。恭人育孫、無異育子、皆稟承茲訓。蔚爲芝蘭。樛木之恩、慶集螽斯。次子錫琛、三子錫琦。女二、皆由側室、愛均己出。惠待臧獲、罕加顏色、翻羹不罪、挾筴見寬。其於儉勤、尤出天性。雖榮被翟榆、而躬親操作。自奉甚約、濟物無吝。箴管線續、晨夕不離。仁粟義漿、遐邇均感。隨宦於越、相夫以義。隱之勵節、不惜負薪。德曜勸行、無妨質廡。乃栗里偕隱、既已有期、而寒泉不流、忽驚委化。遂使在官與卑、軫喪淑之傷、合邑仕仁、凝實庇之怨。懿此坤

德、豈同闕觀。恭人以道光戊子五月初二日丑時生，以光緒乙酉四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浙江處州府宣平縣署，享年五十有八。錫瑞等扶柩回籍，以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辰時葬於南城外馮家冲祖山墓廬之後。爰勒幽石，以旌遺芳。銘曰：猗與恭人，蕙風夙振。并珣既飾，珩璜彌令。徽音淵懿，壺政穆宣。煩擱阿錫，組織絃綏。善事舅姑，無違夫子。外睦族婣，內諧築里。葛藟逮下，蘋蘩斯馨。福履之慶，子孫繩繩。覆物以慈，約己惟樸。勉貽清白，矜念鞭扑。陶令解組，萊妻勸歸。如何不待，奄忽見違。反旆括山，歸神湘浦。鬱鬱墓廬，卜茲片土。圖芳彤管，撰德翠珉。千秋女士，視此銘文。

我皮氏江右望族，世有隱德。自智州公遷湘，用貨殖起家，實以財雄邑中。及鶴泉公以儒術飾吏治，公爲鶴泉公長子，幼承庭訓，好學覃思，湛深經術，稱清大師焉。

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壬寅公生。

是爲十一月十四日戌時，公生於長沙府善化縣城內南正街宅。宅爲智州公所置。

時公曾祖智州公年逾大耄，祖英譜公，祖母王太恭人主持家務。母瞿太恭人爲智州公外孫女，道光

二十八年歸鶴泉公。次年生一女，五月殤。至是公生。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外王母爲先曾大父長女，曾大父以重

親故，先府君始生，即爲之聘恭人。年二十，歸府君。次年生一女殤。次年生錫瑞。略

咸豐元年辛亥，公二歲。

瞿太恭人病，無乳，公體弱多病，恭人保抱撫護，備極劬勞。公述先母瞿恭人事略云：後復有孕而病，醫者誤以藥下

之墮，幾殆。自是羸弱多疾。錫瑞幼善病，幾不全者數矣。恭人病，無乳，雖雇乳媼，恭人躬保抱撫護，寢食不離側。遇錫瑞病，輒日夜不眠，藥餌祈禱，至困頓弗惜。



咸豐二年壬子公三歲。

粵軍入湘。鶴泉公奉英譜公命，挈眷避赴江西清江，旋還居長沙東鄉。公述先府君鶴泉公事略云：粵軍窺湖南，府君奉先大父命，攜家往鄉避亂。又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粵軍窺湘，府君挈家往江右及各鄉避亂，流離轉徙，風鶴時驚。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歲。

江右大饑，英譜公捐粟賑濟。九月十二日，智州公卒，壽八十有三，葬長沙南鄉馮家冲。

咸豐四年甲寅公五歲。

瞿太恭人課公讀。公述瞿恭人事略云：恭人未嘗從師習誦，聞舅氏讀書，竊聽之，遂通四子書、毛詩，識其大義。又鶴泉公祭瞿恭人文，恭人所生，惟長男錫瑞一人，極爲慈愛。四五歲時，親自課讀。

咸豐五年乙卯公六歲。

始就傅，塾師爲善化縣學生童海觀先生。珮

咸豐六年丙辰公七歲。

從童先生讀。

咸豐七年丁巳公八歲。

從善化縣學生陳秋珊先生。善昌學始作詩文。公有挽陳秋珊師詞云：先生晚景劇艱難，於今白玉樓成，赴召應知天上

樂。弟子童年承屬望，豈意青氈坐老，聞歌遙痛泰山頽。

咸豐八年戊午公九歲。

從陳先生學。

咸豐九年己未公十歲。

從縣人鮑蓉泉先生。文浚學。先生光緒己丑科舉人。夙有文譽。公髫齡早慧。好讀羣籍。先生尤偉視之。

師伏堂詩草丁丑秋懷云。十歲飄羣籍。二十游皇州。

咸豐十年庚申公十一歲。

從鮑先生學。文名籍甚。與善化李荔村。夢瑩相見。李先生與公同年同月生。是公有朋友之始。公壬申答

李詩云。憶昔與君初訂交。我方總角君垂髫。生同年月學同業。文筆上下爭翔翺。此未刊入師伏堂詩草。瞿太恭人常病。公亦

少困於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錫瑞少困於疾。恭人亦常病。藥爐靜室。終日相對。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十歲外始離懷抱。二十四歲

外。乃辭親入都。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十二歲。

從鮑先生學。是歲文宗崩于熱河。梓宮還京師。立穆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

同治元年壬戌公十三歲。

從鮑先生學。鶴泉公舉於鄉。赴禮闈。中途病返。

同治二年癸亥公十四歲。

初應童試。補善化縣學生員。學使爲山西太谷溫味秋先生。忠翰。師伏堂詩草己卯贈李荔村誌別詩云。毅皇之初

方康樂。我年未冠登詞場。從善化韓勉吾先生。俊學。韓先生爲光緒丙子科舉人。



儒藏

同治三年甲子公十五歲。

從韓先生學肄業城南書院。山長爲道州何子貞先生。紹基初見益陽王懷欽先生。德基於省城桃花井。

遂訂忘年交。師伏堂詩草甲戌送王懷欽赴陝甘行營詩有憶初相識桃花井尹班陶陶夜深永之句。又甲申哭懷欽詩第二首

云一別遽千古重逢斷此生。燕勞分楚越人鬼倏幽明。尚有三秋約空傷萬里情。廿年師友誼遙夜夢魂驚。按王先生歿時公年三十

五歲以廿年交誼推之則初見當在十五六歲。是歲清軍克金陵。

同治四年乙丑公十六歲。

食廩餼。是歲溫學使忠翰案臨長沙公應歲試取列一等。鶴泉公復赴禮闈不第。

同治五年丙寅公十七歲。

鶴泉公署宜章縣學訓導。

同治六年丁卯公十八歲。

三月彭恭人來歸。長沙縣學生監提舉銜候選訓導舒藻公女翰林院編修湖北漢黃德道舒萼公姪女。

十月初一日英譜公卒年五十有七。

同治七年戊辰公十九歲。

鶴泉公奉英譜公柩葬於長沙明道都史家坡之原。

三月初三日公長子嘉福生。字壽人三月十五日彭恭人卒。恭人能詩詞工長短句嘗手自抄寫今均

散佚。

公祭彭恭人文、吾室夙多材藝、聰穎性成。能詩詞、工長短句、善以文章爲游戲、琴棋音律、靡不精通。嘗手書聯句、字極娟秀。略

同治八年己巳、公二十歲。

公與益陽王懷欽先生

德基

長沙閻象雯先生

士良

以文章才望有聲於時、鄉人並相稱美。

公丁酉十月廿

七日記、予弱冠時、人以閻皮王并稱。今閻、王皆先歿、惟皮獨存耳。迴憶舊交、不禁慨然。

葬彭恭人於長沙南鄉馮家冲。

同治九年庚午、公二十一歲。

鶴泉公服闋、署華容縣學訓導。

九月、公繼配黃恭人來歸。湘潭太學生彥廷公名潤琛之女。予諡忠壯前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潤昌公字劭坤之姪女。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

是年有擬古四首、送友人往關中、柬王懷欽各一首、均見師伏堂詩草。

師伏堂詩草編年始同治九年庚午、終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凡六卷。己亥以後、存稿未刊。又少壯所作及戊戌八月政變後詩、未錄入詩草者約百首。

同治十年辛未、公二十二歲。

六月初九日、公仲子嘉祐生。

字吉人

是年有春寒、春草、春暮、無題五首、過彭孺人墓、寒夜、曉仙謠、仿飛卿、夢天擬李長吉、紅梅引仿唐人絕句八首、馬王宮故址、和王懷欽留別元韻、贈其歸益陽詩一首。



補藏

皮鹿門年譜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二十三歲。

鶴泉公調署辰州府學教授。

公往湘潭省外舅黃公潤琛道中有詩。未刊李荔村貽詩和韻答之。未刊

九月公六弟筱鶴公錫琛生庶母董宜人出。

是年有休洗紅仿高青邱宮詞十首野望晚行歲暮出郭二首五雜俎十二首。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二十四歲。

是歲舉拔貢。座師爲元和王夔石中丞。文韶嘉定廖仲山學使。壽恒同榜益陽王德基長沙閻士良瀏

陽歐陽中鵠巴陵吳獬茶陵曹詒孫桂陽陳兆文永明周銑詒甯鄉程頌藩湘陰殷家佩永順李奇

珍零陵宋學曾等皆知名之士湘潭王千秋。閻運有贈癸酉五拔貢詩指公及李奇珍王德基吳獬殷

家佩諸公也。據公甲辰三月十六日記。其一云、沅芷湘蘭久寂寥、喜聞衿佩換弓刀、階邊鄭草繁書帶、筆底江花奪錦標、已見三

珠澄曉露、旋看五鳳上青霄、憑將勝事誇張李、共入天門奏九韶、其二云、三酉親逢未有緣、祇應博士笑華顛、間吟桂樹思顏子、卻向

蓮池老服虔、丹箭豫愁名寶盡、碧膏長共水雲鮮、他時虎觀謠重席、莫道劉龔得路先、見湘綺詩集卷八、四川刻本。

長女嘉祥生。

八月公病幾殆。李荔村先生過訪以詩謝之。未刊別有雜詩八首、屈賈祠二首、道鄉臺題范文正公集

二首、寄懷欽益陽讀史二十六首。

是歲始存文稿有秦始皇論宋論漢武帝論班超論均存師伏堂駢文中。師伏堂駢文、乙未年刊二卷、甲辰增

入三十餘篇、合刊四卷、共六十八篇。乙巳以後駢文及歷年所作散體文均未錄刊。今存稿約四十餘篇。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二十五歲

鶴泉公以知縣仕浙。

公述鶴泉公事略云、自先大父棄養析箸、家中落、乃有出山之志。甲戌、以知縣分發浙江、楊石泉撫軍稱其才具明敏、深倚重之。

是春公循山東道人京師。過鸚鵡洲、禰衡墓、如平原懷平原君、均以詩弔之。

赴朝考不第。

謁謝文節公。疊山愍忠寺有詩。

王先生懷欽同居京、將赴陝甘行營、公作詩贈別。中秋、與懷欽吳雲亭超然游興勝寺、對月賦七絕八章。

秋浮海南下、趨浙省、侍鶴泉公泛舟西湖、遂謁岳忠武墓、各以詩歌紀之。旋返湘。

別有日落湖上晚眺、金口夜泊、漢口京口十二樓、金山沂州道中望岱望月、北行道中書所見六首、滹沱河趙北口離宮二首、羽林懷欽招飲江亭、擬行路難十八首、南歸留別懷欽海舟中作、滬上寄懷欽松江舟中二首、杭州御筆亭渡江南歸輪舟中作、恭擬穆宗毅皇帝挽詞、山陵。

文有六國論、諸葛亮論、晉武帝論、謝安論、唐太宗論、寇準論、王安石論、唐四夷論、嶽麓書院六君子、宋朱公洞、周公式、李公允則、劉公珙、明陳公綱、楊公茂元贊。



是歲策立德宗。慈安、慈禧兩宮皇太后復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乙亥公二十六歲。

留湘應鄉試恩科未第。

十月偕黃恭人赴杭州。

鶴泉公爲浙江鄉試對讀官，旋補處州府宣平縣知縣。

公八弟錫琦生，字筱泉董宜人出。

是年詩有壽星觀弔王文成公送王吉來，代功歸衡山。江上雨靖港、岳州、螺山、魯山江行曉發過金陵。

道中晚行作野望書感晚泊州上諸首。

光緒二年丙子公二十七歲。

公居杭州。

正月十四日黃恭人卒於杭州寓所。公賦悼亡詩十一首。

鶴泉公奉委餘姚花布局。公述鶴泉公事略云：丙子委辦餘姚花布局務。故事已補缺人員無更委釐局者。撫軍以

花布局稅額減半，屬府君整理。其先司局務者縱役婪賄，不賄者罰其貨，稅漏而商不至，故課減。府君至釐剔弊藪，禁止漏稅而寬其罰，以廣招徠，於是稅課復舊。

北上赴順天鄉試，鶴泉公送至海舶。

不第南旋。

秋與茶陵賀坦夫、巴陵李珏卿、山陰周吉生同游會稽七星巖，以詩紀之。尋陸放翁遺蹟，登快閣，游沈園故址，有詩。更填三姝媚一闋，是年始存詞。

別有靈隱寺錢王祠，題受禪碑，搨本至餘姚，過成山、通州，移居內城東黃杭蓀吏部出都，見秋柳四首，賀監宅、窆石亭歌，登紹興城中塔詩。

光緒三年丁丑，公二十八歲。

春鶴泉公赴宣平縣任，公隨侍，由杭州過嚴州，謁嚴先生祠。

鶴泉公重脩宣平縣志，命公任甄輯之役，并命代訂凡例，爲志二十有一，爲表一，各系以序錄云：宣平蕞爾，前明所分，控引婺括，襟帶松雲，環山爲垣，樹柵作門。案其圖記、周知、廣輪、述輿地志、宣維巖疆、崇山鬱盤，泉流繞之，激爲奔湍，石樓隱難，雲巖避兵，耕鑿熙熙，欣逢太平。述山川志、會計簿錄，於古未聞，催科日亟，黜陟攸分，金錢粟絲，下及纖塵，荒殘一隅，冊籍紛紜。述田賦志、秦鄭漢白、水利所瀦，山田無泉，尤重堰渠，下逮津渡，徒杠輿梁，利涉之功，用誌不忘。述水利志、百里異俗，民風不同，地處偏隅，男女慙慙，全其純樸，習於雍容，有質有文，轉移之功。述風土志、弓矢戎兵，用戒不虞，山川阻深，伏戎藪逋，羣盜方誅，遺黎未蘇，以禦以防，可備萑蒲。述兵制志、古者庠序，今惟廟堂，釋奠釋菜，管弦鏘鏘，禮器未脩，青衿可傷，誰其振興，聖謨洋洋。述學校志、滕薛雖小，官省事煩，丞簿久去，職惟尉存，學職兵防，文武攸分。述職官表、史紀循吏，民留去思，下邑巖險，豈無官師，盤錯利器，奉爲前規。述官績志、此如傳舍，閱人已繁，宣邑彈丸，經始維艱，有堂峩峩，日就傾殘，同僚僦居，曷壯民觀。述公署



志流風遺蹟名人詠歌。新造之邑勝地無多。時有游人銅狄摩挲。述古蹟志。荒墳纍纍。巨幽千年墟墓。生哀孰表遺阡。斷碑可傳。翳維名賢。述墳墓志。佛老之宮。金碧炫煌。清修冲真。肇端梁唐。紀其廢興。以示緇黃。述寺觀志。壇壝社稷。祀典所陳。崇德報功。逮及人神。春秋禱祈。俎豆莘莘。有其舉之。皆爲明裡。述祠祀志。科舉取士。加以薦徵。茂才異等。非此莫升。科名後先用。俟踵興。述選舉志。十室忠信。三人我師。忠孝學行。方隅不遺。餘俗流風。高山仰之。述人物志。人倫之變。乃以節聞。或糜其軀。蘭摧益芬。敬載彤管。用貞松筠。述列女志。遺文故實。可備覽觀。紀事題詠。或附或刊。著述無多。弁之簡端。述藝文志。山土礲确。生物不豐。樹蓄搜采。食指所供。臚其異名。用示山農。述物產志。地非必爭。亦戒跳梁。羣寇繼起。如蜩如蟬。勿謂僻陋。當思豫防。述兵戎志。五行天文。災祥并書。天人相通。感應非虛。邑雖叢爾。豈能忽諸。述災祥志。傳聞異辭。聊以存疑。齊東語野。虞初說奇。比於稗官。撫拾毋遺。述逸事志。

是年詩有過桐廬嚴州二首。富春郭七里瀨。西臺弔謝皋羽。宣平雜詩九首。

光緒四年戊寅公二十九歲。

留宣平。

長沙楊霖生先生煥彬課公長子讀。公因與時相唱和。

左文襄公宗棠定新疆。公以俄人窺伺。主張屯田固邊大計。賦詩云。葱嶺之東燉煌西。三十六國猶連雞。唐家都護屯碎葉。漢庭校尉田渠犂。青海龍駒大宛馬。安息異雀黃支犀。歷代羈縻入朝貢。雪山

熱海成通蹊。天水孱王自削弱。橫山乃容蕃落栖。窮征西北獸人語。奇渥英武真難齊。煌煌大朝秉威信。流沙蟠木來羌氏。何物準夷抗螳臂。防風之戮嗟終迷。焚蕩龍庭掃虎穴。蚩尤赤血填山谿。諸回銜思應革面。胡乃伺隙心先攜。湘陰伯相真健者。曾掃百越殲鯨鯢。無踰老臣自請出兵。難遙度須親提。天戈一麾盡糜碎。王師爭望同雲霓。南北八城告戡定。四海一家無町畦。吾鄉健兒好身手。羣取金印封紫泥。腐儒歡幸但自嘯。遠望西北行無梯。頗聞他族實逼處。狡焉近已吞雕題。屯田伊吾古有術。玉門願更堅金堤。未刊

別有聞晉豫荒有感。夏日偶題。夜坐新秋池上。夜話呈楊霖生。中秋次韻答霖生。秋懷十韻。送霖生歸湖南。

文有與李荔村書。

光緒五年己卯。公三十歲。

春歸湘。

葬黃恭人於長沙東鄉泉窩塘之原。

鶴泉公調簾差。行至處州病。瞿太恭人往視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己卯。府君調簾差。行至處州病。時錫瑞歸湘鄉試。

恭人在金華。聞府君病。遽命肩輿往。晝夜行。日馳百餘里。越日至處州。恭人下輿昏眩。俄而稍蘇。乃前視府君。府君病不知人。久臥不轉側。帖席處皮盡脫。蚊滿帳中。恭人至。乃爲理臥具。延醫飲藥。數日。府君稍愈。始驚問恭人何時來。是時府君病。微恭人馳至幾殆。

秋應鄉闈不第。



王懷欽先生舉鄉試北上以詩送之。先是公與先生同受知於長沙府知府嘉定張公東墅。修府嘗以爲空羣之才決其一日千里是科張公充監試官於受卷時讀王文稱其必售填榜日聞喝名爲之狂喜。張修府湘上詩錄。及公舉壬午科順天鄉試舉人而張公已於庚辰歲先卒矣。

湖南糧儲道新建夏公芝岑。獻雲重修長沙賈太傅祠定王臺成公賦詩文誌之。文刊入湘中校士錄。省外

舅黃公潤琛於湘潭山莊有七律贈別內兄弟君輔。壽康季鵠篤祐冬仍返杭州側室趙宜人來侍。

公少慕亭林船山之學行至是讀兩先生書作詩見志。

是歲公始治經於杭州得臨海金誠齋鶚求古錄禮說喜其斷制精確故公於禮制最爲精審博通。公

壬辰七月初一日記云觀臨海金誠齋求古錄禮說是書予己卯歲始治經時得於浙江喜其斷制精確又己卯寄懷欽同年書云臣精已銷幼學多誤乃欲稍治樸學益振瑋辭。

是年詩有春懷六首題畫四首寄懷欽野望山行宣平至金華道中作嚴州杭州行宮杭州解纜二首江行微雨三首吳淞口至上海望小孤山過江登黃鶴樓金口嘉魚赤壁懷古望君山江行雜詩十八首登天心閣空靈岸詩史序題劉韞齋中丞師綠野引春園贈別李荔村湘江晚眺舟中讀楚辭旅感嘉魚懷古江上晚眺滬上歸舟偶書所見過黃浦江行遇風杭州懷古四首三十初度諸首。文有重修屈賈合祠啓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

光緒六年庚辰公三十一歲。

鶴泉公還任宣平留眷金華。公述鶴泉公事略云是年因調簾差行至處州而病病愈赴省試期已過乃以不先稟明爲罪

據據他事不得、乃使回任、然不得調。又云、府君復任、留家金華。

公由杭州至宣平、省侍旋返金華。

僑居金華、物候殊異、蟲鳴獨早、聞之慨然、賦詩一首。曾惠敏公紀澤使俄、締伊犁條約成、公有感伊犁事詩四首、聞俄和議成二首。

別有由杭州往金華舟過富春江三首、江上蘭谿晚泊、山行題畫梨花初夏、園林雨後、由婺往宣平道中作山中早行、行路難十八首、葦風二首、泊錢塘江登吳山過七里瀨水甚湍急復過客星山宿鳥歲暮諸首、文有宣平與黃鈞甫書。

光緒七年辛巳、公三十二歲。

留金華。

是歲次女嘉金生、側室趙宜人出。

春初閻先生象雯往杭州晤公、有贈別詩。未刊

時武陵趙伯藏子密善化張伯輿紹齡同寓楚湘賓館。館有古梓、公與賦二十韻、並以文序之。未刊遂遊

西湖、謁伍公廟、逾月歸。

舟中有載牡丹者、嗟其託根非所、遇同羈人、作絕句誌感。

內弟黃鈞甫自湘潭來浙、秋暮送歸湖南、因有杭州之游、有詩送行。別有大江、贈張伯輿四首、伍公廟旌功坊、小青墓、蘇小墓、錢唐歸舟、暝色、客愁、江行偶題、錢唐江、感憤同伯輿作四首、桐江、過桐廬、



富春江夜行諸首。

文有山莊翫月文告伍公廟文寄王懷欽同年書未刊送黃鈞甫歸湖南序未刊

光緒八年壬午公三十三歲。

鶴泉公移任松陽縣瞿太恭人自金華往公侍行公述瞿恭人事略云壬午府君權松陽乃偕往松

秋赴順天鄉試中式第□名舉人座師漢軍徐蔭軒桐壽州孫燮臣家蒙古烏拉喜崇阿達南北榜

萍鄉文道希廷式溇陽忠愍公端方衡山陳梅生嘉長沙余堯衢肇善化李荔村夢沈小嵐世培義

甯陳伯嚴三立甯鄉程海年頌芳桂陽陳復心兆葵皆與同科九月南下至松陽

是年詩有嚴江始發時將北行人都舟過嚴州題春宵聽雨圖二首出都寄程伯翰同年二首津門望

海有感二首夜泊夕陽桐廬題金陵曉嵐圖金華禹陵四十韻蘭亭旅館夜渡海作舟行話舊諸首

文有海中觀日出記。

光緒九年癸未公三十四歲。

春赴禮部試房薦未售。

王懷欽程伯翰二先生爲公校閱庚午至癸未春詩稿。

夏南下還松陽。

鶴泉公回宣平縣任公侍瞿太恭人仍居松陽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癸未冬府君復回宣任恭人留松陽未行

鶴泉公脩復松陽宋貞女張若瓊祠與鸚鵡冢命公作詩記之詩注宋貞女張若瓊松陽人也慧美工詩詞所著

有蘭雪集。許字同邑沈生。生應試京師病故。女抱貞以歿。二婢霜娥、紫娥與所蓄鸚鵡相繼俱殉。因并瘞之。號鸚鵡冢。邑人爲立祠。名貞女。歲久彫剝。嚴君修復其祠與墓。命錫瑞爲作詩。

先是己卯日人取琉球。壬午法人又據安南之東京。王懷欽先生入滇督新甯劉武慎公長佑幕。公代

作請救琉球及安南以固外藩疏。至是劉永福起黑旗兵。彭剛直公玉璽出軍援之。鮑蓉泉先生從行。

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云海隅蠻觸更交爭。境外烽煙惜未平。勾踐不償吳國恨。單于反背月氏盟。

封狼擇肉原無厭。窮鳥投懷本望生。聖主如天容萬國。豈徒罷戰說銷兵。其二云漫謂無勞問越裳。

華陽歸馬太蒼黃。明廷豈有珠犀謗。大長徒供翡翠裝。銅柱昔曾分漢界。寶山今合重滇疆。桓桓大將

威名在。定有訐謏報聖皇。其三云猛上憑誰鎮九關。精夫無計控諸蠻。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

恃黑山。已見鴟鴞懷泮水。宜留虎豹守天閑。彤弓敵愾諸侯事。休信神州大海環。其四云旗旄欣傳

報出車。好將強弩射鯨魚。蘇秦尚解堅盟約。管仲猶聞畏簡書。皮幣交鄰原有道。膚牀切近待何如。

阮疆深望周王怒。合使南公憤早摠。

未刊

公治經宗今文學。好集漢碑藉資考證。屢歲赴京滬。輒有所獲。友人亦多寄贈。本年有趙伯藏贈漢

龜茲將軍劉平國碑雙鈎本賦詩四首。

未刊

是年詩有遠行將赴春闈。燕京懷古十二首。諸蕃閩風出都四十韻。歸思通州作。寄程伯翰四首。渡

錢塘江。夾岸江村富陽過。灘夏日山行綠陰。由金華至松陽山行。曉行山行。曉發夕望。暝色遠望。舟

中雜興十首。江上月。舟中望富春山。江上阻風。山路雨後。宿吳宅。和元人十臺詩十首。江行絕句六



備藏

首野館見早梅題古松圖諸首。文有與王懷欽書出都與程伯翰書滬上寄都中友人書復王吉來書。未刊

光緒十年甲申公三十五歲。

春至杭州旋返松陽四月聞鶴泉公病劇公侍瞿太恭人往宣平視疾。公述瞿恭人事略云甲申夏聞府君病

風命肩輿馳至宣平侍府君疾疾稍愈而偏枯不痊。

得程先生伯翰都中書知王先生懷欽以正月初八日歿公以詩哭之。

是歲有中法之役作感憤詩四首聞閩洋馬尾戰事一首感事四首別有春日野望晚晴空谷晚過陶村歸夢偶感春草宿嶺上田家客鬢雨後泊杭州城下有感四首客行春日江行八首客路春感道中柳落日還署見桃花松邑寓齋作葉公希賢祠暮行驛夜春感漢庭山行孤館夜寒食金華道中清明日至金華杜鵑花蝴蝶菜花王文成公祠湖上小飲歸鴉杭州歸舟江上晚泊古廟漁燈山行見梨花聞鶯偶感桐花早行歸宣平客夜去日金華登舟畏人江邊星月江行眺遠芳歲遠征旅夜述感戲題嚴先生祠壁曲岸江上晴重過嚴州晚望蟬重九日普照寺登高三國志小樂府二十首。

文有大雪山行記復文道希同年書。未刊

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三十六歲。

春鶴泉公乞病解職。

四月二十七日瞿太恭人棄養於宣平官廨年五十有七。公侍鶴泉公扶輿回湘。公述鶴泉公事略云：府君於山邑積受瘴濕，屢因積勞致病。又以廉故負官錢，鬻家產以償，悵悵成疾，致手足不仁。乃於乙酉春乞病歸。甫將解任，而先母棄養。

公三子嘉祿生，側室趙宜人出。

是歲中法條約成，安南屬法。

居憂無詩文。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三十七歲。

葬瞿太恭人於長沙南鄉馮家冲。

公長子壽人，入縣學。

時公祖母王太恭人年將八十，望玄孫至切。冬，公冢婦黃夫人來歸，同邑優廩生諱式雍翁女也。

光緒十三年丁亥，公三十八歲。

十月十三日，王太恭人卒，壽七十有八。

公治尚書服膺伏生，宗今文說。至是作尚書大傳箋，爲箸書之始。壬辰四月初六日記云：於舟中檢丁亥戊子居

憂時所作大傳箋稿覆閱之。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三十九歲。

夏，葬王太恭人於長沙縣北史家坡。

冬，公介婦汪夫人來歸，公之仲子吉人，同邑附貢生新疆喀什噶爾道庫大使諱度翁女。



儒藏

皮鹿門年譜

是年有詠懷詩九首。

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四十歲。

春北上赴禮闈不第。

二月三女嘉禎生趙宜人出。

是歲程先生伯翰歿中秋書感次其弟海年同年頌芳韻四首以誌亡友。

考取內閣中書引見不記名留都擬與明歲恩科。

重九日與長沙鄭寄凡叢繪善化黃麓泉雁骨湯稚菴魯璠陳昂章翰霄黃子餘昌年林綬臣系尊汪頌年詒

書諸先生游天甯寺爲詩酒之會旋汪往山東省覲鄭往山西大同府陳伯平啓泰幕均以詩送之十

一月十五日鶴泉公棄養長沙里第壽六十有一公聞喪奔歸。

是歲孝欽太后歸政。

詩有湘陰阻風二首汨羅弔屈大夫二首岳陽樓赤壁諫草堂二首七夕雨三首和程海年游仙八

首送汪壽民詒撰南歸送劉振愚鐸往山西隰州二首旅夜偶懷天甯寺古塔歌感事五首和瞿子玖

學士鴻機題圓圓小影冷紅軒集題詞題紅線取盒圖得家書二首雁門太守行長平箭頭歌書昌谷

集後大風行四十初度書懷四十韻。

奔喪後居憂無詩。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四十一歲。

主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四月由長沙往。途中游空靈峽。作文以記。

六月返長沙。

七月應江西學使攸縣龍芝生侍郎湛霖之招。遂游南昌。

先是湘省淮商以曾文正公國藩規復淮綱。鳩貲建祠於省城小吳門正街。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於祠

旁爲思賢講舍。長沙王益吾閣學先謙因商定醵務。公所醵金設局刊書。是爲湘省思賢書局之始。王

閣學刊刻書籍。嘗與公商榷。公所著書。亦有交局刻行者。

居憂無詩。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四十二歲。

三月。長孫名揚生。

四月。公由江西學使幕返湘。葬鶴泉公於長沙東鄉盛家灣。

七月。仍赴南昌。如臨江龍潭里謁祖墓。

三子嘉祿殤。

冬回長沙。

居憂無詩。

光緒十八年壬辰。公四十三歲。

是歲。公始存日記。



備藏

庚寅辛卯公既佐龍學使校閱試卷所拔多沈博之上至是南昌經訓書院延主講席。

正月循醴陵萍鄉袁州往贛。

二月初一日在南昌得文三橋鐫圖印三方。一云枕流漱石。一云臨風弄月。一云安分自足。嘗以爲一生出處之兆。服闋北上遇長沙袁叔瑜。緒欽湘潭羅順循。正鈞同人京相與唱和。

三月赴禮闈未第。

爲長沙章覲瀛題其先价人先生。燕麟銅官感舊圖。

四月南下至南昌。

江右故宗宋學偏重性理或流禪釋經訓爲人文所萃。自公以宿學掌教申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教人以經學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四月廿六日記一時高才雋秀咸集其門風氣爲之丕變。

五月重刊山陽丁儉卿。晏六藝堂叢書讀經說一卷以示講舍諸生并寄贈桂陽龍潭書院舊生取舊所撰尚書大傳箋稿擬於講舍續成之。

六月十七日閱太原閻百詩。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公謂百詩生於國初漢學初興宋學猶盛狃於先人之說每以宋儒之見駁斥孔傳並駁兩漢古義既知孔傳之僞而不能信今文之真不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袒僞孔者得以藉口乃條辨其失作古文尚書疏證辨正。

公喜藏書自是奮志著作多所搜求珍笈漸富輯所得釋名補注錄寄王益吾閣學閣學自致仕家居著書輒就公校正時方從事補疏是書故以此寄之講舍生於經解題有未能明辨者輒擬作以示

範是月始作釋京一篇。

七月游滕王閣懷王子安洗馬池懷潁陰侯百花洲懷蘇雲卿過徐孺子故宅有詩。
聞朝鮮亂有感賦詩四首。

八月公仲子吉人入縣學。

九月返湘由是至丁酉歲均春往秋歸。

十一月十四日爲公生日公日記云憶己丑在京適滿四十黃麓泉同年倡率同人爲予祝壽而先君子適於是夜去世撫膺增痛抱恨至今嘗立誓即壽至百齡不爲稱觴之舉。

是年詩別有楊村曉發口占贈袁叔瑜宿張家灣依韻答叔瑜人都青鸞曲食蟹泊樵舍戍鼓入彭蠡湖口阻風望大孤山姑塘水宿過武昌縣輪舟中望漢江偶感打魚歌灘行舟中晚眺江干阻風李藝淵丈臨江府治慕萊堂題詞。

文有徵刻朱文端公藏書十三種啓經解有釋京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考證王若曰孟侯解君奭言文王之臣無太公尚書大傳言文王四臣有太公無太顛吳仁傑謂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試考其說。維誥王命作冊告周公後年月日考碩人衣錦褰衣疏引豐詩錦衣云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解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解昊天有成命成王解天作祀先王先公解三壽作朋解元鳥箋兩禘夾一祫考商頌美宋襄公考證九皇六十四民考天子七廟二祧考六篇攝主解兄弟廟制異昭穆考春秋黜周王魯解共二十二篇。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四十四歲。

主講經訓書院。

二月挈長子仲子由湘往贛。

同舟有武進程青佩歸自朝鮮述三韓派黨相傾深以東藩不固爲慨出寫照公爲題詩。二月十七日記。

六月文學士道希由京寄書論學欲公不講常州及川學公謂陽湖莊氏之學嘗蹈宋人改經陋習川

學即廖季平一派分別今古文各自爲學甚是然多失之附會。六月初一日記。

八月返湘初十日由南昌發是夜泊樵舍明宸濠被擒處閱新城楊鐵傭希閔所作王荊公年譜多右

荊公不滿元祐諸賢公以爲宋法最陋宜變惟在去其猜防苛細之法以盡人之才荊公徒主致富

強而爭新法者又誤謂一切不當變故形成水火此特船山先生知之耳十五日湖口阻風有詩詞

謁岳忠武祠作七律一首擬往游石鐘山不果十八日游九江煙水亭有詞亭在城西湖中風景殊

勝周濂溪建或云建於濂溪之子壽。

九月湘潭葉煥彬吏部德輝見公於長沙寓齋葉先生長考訂校刊之學搜羅精博每得佳本互相借

錄。

是歲講舍生許受衡王子庚胡思敬吳寶田謝遠涵羅志清張炳喆伍致中楊亨頤段笏趙世猷黃

壽謙黃錫朋等舉江西鄉試一時皆慶得人。

十月孫女莢生。

十二月得四川尊經課藝知川學宗旨大抵出於王壬秋先生公云王先生說易先通文理不用象數爻辰其旨亦本於焦里堂而推闡之詩不主毛亦非盡用三家春秋兼用公羊穀梁新義間出前人之外禮經尤精說易說詩皆以禮證之故其說雖新而有據異於宋明諸人與予說經之旨相同惟予不敢過求新異耳。

作古文尚書疏證辯正若干卷成。

刊壬辰癸巳兩年所作經解文爲經訓書院自課文二卷成。

刪定庚午至癸未歲存詩三卷。

是年詩有讀陶謝鮑庾集四首擬工部詩十四首登天心閣過嶽麓山行題夏芝岑師嘉禾圖湘娥引至三兒嘉祿葬處四首文有倉帝史皇氏頌慮戲畫卦頌春秋列國名臣序贊舜陵銘漢雲臺中興諸將序贊唐十八學士序贊經解有奄再叛再征考右招我由房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考觀兵伐紂年月考士昏禮婿家不告廟考燔柴於奧鄭注奧當爲爨解周之始郊日以至解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皆魯始封之錫考鯨爲夏郊三代祀之考釋山五岳前後異義考齊魯二國封地考共十篇。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四十五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往贛。

二月人都應禮部試。



儒藏

皮鹿門年譜

四月十一日得南海康長素

有為

新學僞經考公以其說皆從今文以闢古文所見相合惟武斷太過

謂周禮等書皆劉歆作恐劉歆無此大本領既信史記又以史記爲劉歆私竄更不可據

同日文學士道希宴集公車諸名士公及瑞安孫仲容

詒讓

及其兄伯威綿竹楊叔嶠

銳

南通張季直

與焉

十二日榜發公被薦不售副總裁汪柳門侍郎

鳴鑾

以不得公與楊叔嶠爲憾文學士道希謂公與孫

仲容下第爲人才消長之機贈公東塾集一冊以粵東陳蘭浦先生

澧

相許

五月南下至南昌從游者益衆永新賀贊元德化桂念祖吉安歐陽溥存奉新宋名璋南昌魏元霸蔡藩梅光羲梅光遠新建夏敬觀夏承慶楊增華新昌盧豫章豐城袁宗濂熊羅宿清江徐運錦徐運鑫番禺葉恭綽萍鄉文法和文永譽等學行均顯

公誨人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七月初一日答門人王子庚書云所論經學雖屬根柢然年少有才者多不願治樸學予少亦好議論詞藻壬秋先生勸專治一經不肯聽近以才華日退自分詞章不能成家又困於名場議論無所施乃遁入訓詁學經非數年不能得解講舍中自賀贊元盧豫章外無專治經者執事長詩古文詞但宜斂才就範講求格律聲調詩賦師唐人駢散文上溯八代袁簡齋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講舍爲一省人才所萃然奇士不能多見魏元霸賀贊元最爲傑出而不嫻詞賦人各有能有不能在因才而導之耳

中秋後一日東湖泛月與新建夏芟舲

敬莊

幹臣

敬觀

瑞昌李秀峯

乘時

昆明宋梓材

廷梁

分韻賦詩

是科講舍生文景清、賀贊元、文廷楷、吳正表、蔡藩、胡其敬、李夬、黎經誥、彭樹華、胡鵬、黃大壩、朱錫庚、夏敬觀、中江西鄉試舉人。

是歲朝鮮東學黨起國內亂，中國出兵援之，遂有東征之役。公有感事詩四首，其一鳳麟洲上煽妖氛，貔虎天邊下禁軍。倭帥又生平秀吉，虜夷并少蓋蘇文。興亡自古皆由女，水火安民在置君。朝鮮亂

在君昏。急望王師如望雨，底須和戰漫紛紜。

其二采薇連捷報殊功，萬顆頭顱擲海東。鴨綠江邊詎天險，蝦夷島上有漁翁。俄人踞蝦夷。將收百濟毋堅壘，直搗三山再掛弓。莫道蓬瀛在雲表，海舟非必引神風。

其三碧水生塵路渺茫，扶桑又恐變滄桑。行天赤日無偏照，越海青州有鉅防。昔憾金繒墮士氣，今知茅土出戎行。垂頭大鳥涎中國，早用強弓毒矢張。日本主兵者爲大鳥圭介。

其四聽鼓思臣發德音，復傳溫旨下雞林。劉毅齋中丞卹典甚厚，又葉軍門與將士皆受上賞。吳公應可強人意，吳

清帥將兵出關。李相由來有赤心。海上未聞妖彗掃，湘中忽報將星沈。白袍豈少英雄出，邊土宜知恩遇深。

九月返湘。初五日至九江，聞戰事失利，有哀平壤七首。其一王者原無戰，勳臣實總師。故宜責元帥，當更奮澠池。戎晉春秋筆，陳濤老杜詩。街亭自貶削，千載武侯思。

其二諸軍闕貔虎，一旦化蟲沙。尚有威名在，休將往事誇。年年虛重費，赫赫幾高牙。淒絕碧蹄館，前明計又差。



其三逃軍邀上賞、棄地奏饒歌。各倚皇恩厚、其如失策多。亟須誅馬謖、未可信廉頗。蒙古強天下、舟師反讓倭。

其四中華有長技、陸戰最雄強。何意地中虎、難當車轍螳。彈章誰黑白、棄甲太蒼黃。稍喜戈船鬥、傷亡略取償。

其五重爵私親黨、攜金上將臺。好龍驚螻蛄、相馬得駑駘。灞上真兒戲、神州豈乏材。吾湘士猶奮、應更廣招徠。

其六勝敵宜朝氣、頻年落大星。但期全屬國、非必侈犁庭。鯨力雄關白、龍荒失衛青。卅年勞教訓、何以報朝廷。

其七哀哉鴨江綠、苦戰血流紅。詔旨求人傑、恩榮被鬼雄。烽烟逼畿輔、涕淚出深宮。大局猶堪挽、諸君勉立功。

湘撫吳大澂率師出關、鮑先生隨軍、任營務處文案。

初七日聞海東戰事有感二首。初八日有途中遇湘軍東征四首。

十月賦兵車行、均痛言時事。

十一月作史記引尚書考、輯壯歲治經所得、成九經淺說、左傳二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禮記二卷、尚書二卷、詩二卷、四書若干卷。今惟存禮記、左傳、餘均散佚。

十二月作今文尚書考證、撰孝經古義、成今佚。

是年詩別有湘城解纜泊岳州城下滬上見西人以鐵網置皂鵬作詩悼之題許太守子笠承家天際
歸舟圖四首題宋梓儕太華聯吟圖三首題宋梓儕湧泉脩楔圖泛舟東湖和白仙韻四首題夏芝岑
師庚辰人日長沙定王臺探梅圖六首題夏芝齡桐華吟館集二首答王尺蓀子庚二首題吳贊邦松
蔭讀書圖二首秋色五首題環游地球新錄題漢西域圖考章江泛船四十韻蠡湖晚眺四首嘉魚
望君山諸首。

文有史通惑經篇書後史通申左篇書後孔融薦禰衡論經解文有金鶚天子四廟辨仲山甫考伯魚
名字考虞天子服五考華蟲爲雉考書華蟲考後史記衡山考公劉公亶父是名是字考路寢如明
堂之制考中有岱岳解孔子爲魯司寇非大司寇考闕宮箋后稷作司馬考郊特性何以供燔燎二處
正祭改用考楚王妻媚考共一十四篇。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四十六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改尚書大傳箋名大傳疏證重加疏注。

二月作孝經鄭注疏。

是月丁汝昌敗海軍全覆日據遼東旅順威海衛公諗知其意在踞險脅和作金史交聘表一篇以寄
感。今佚嗣聞馬關條約成台灣澎湖割於日義憤填胸賦詩八首。

五月刊孝經鄭注疏二卷成自序云學者莫不宗孔子之經主鄭君之注而孔子所作之孝經疑非



孔子之舊。鄭君所著之孝經注。疑非鄭君之書。甚非宗聖主鄭學之意也。古人著書。必引經以證義。引禮以證經。以見其言信而有徵。孔子作孝經。多引詩書。此非獨孝經一書有然。大學中庸坊記表記緇衣莫不如是。鄭君深於禮學。注易箋詩。必引禮爲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此皆則古稱先實事求是之義。自唐以來。不明此義。明皇作注。於鄭注徵引典禮者。概置不取。未免買櫝還珠之失。而開空言說經之弊。宋以來。尤不明此義。朱子定本。於經文徵引詩書者。輒刪去之。聖經且加刪削。奚有於鄭注。今經學昌明。聖經莫敢議矣。而鄭注猶有疑之者。錫瑞案。鄭君先治今文。後治古文。大唐新語。太平御覽。引鄭君孝經序云。避難於南城山。嚴鐵橋以爲避黨錮之難。是鄭君注孝經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禮。皆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後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冲遠。不考今古文異同。遂疑乖違。非鄭所著。劉子元。妄列十二證。請行爲孔廢鄭。小司馬昌言。排擊得以不廢。而自明皇注出。鄭注遂散佚不完。近儒臧拜經。陳仲魚。始哀輯之。嚴鐵橋四錄堂本。最爲完善。錫瑞從葉煥彬吏部假得手鈔四錄堂本。博攷羣籍。信其稿是鄭君之注。乃竭愚鈍。據以作疏。孝經文本明顯。邢疏依經演說。已得大旨。茲惟於鄭注引典禮者。爲之疏通證明。於諸家駁難鄭義者。爲之解釋疑滯。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而於班孟堅列孝經於小學之旨。亦無慚焉。輯本既據鐵橋。故案語不盡加別白。煥彬引陳本書鈔。武后臣軌。匡嚴氏所不逮。茲並著之。不敢掠美。更采漢以前徵孝經者。附列於後。以證孝經非漢儒僞作。竊取丁儉卿孝經徵文之意云。

閏端午同人集於夏芟舲之壺園公賦詩詞紀之未刊

文學士道希上爭和議疏語侵及樞臣與傅相合肥李文忠公鴻章不協出都南下至南昌見公縱談

時事公爲賦高陽臺一闕未刊

六月文北返以詞贈之

初十日閱香山鄭陶齋觀應盛世危言公謂現在之事宜先清內亂嚴懲賄賂刻繩賊吏債帥以法實事求是乃可變法且必先改宋明陋習不必皆從西俗

八月初一日作豫章叢書三集序大旨以爲宋學不專屬義理江右之學不專屬金谿觀此書可知前輩講實學不乏人庶可以祛末學之陋於南昌刊師伏堂駢文二卷成門人夏敬觀賀贊元徐運錦爲作序

九月撰兩漢詠史一卷成自序云詩人思古乃有楚茨諸篇詞客詠史肇興三良之什爰至六代迄於三唐屬在大家之文率有懷古之作而濫觴伊始波瀾莫肆椎輪甫導金羈未施逮乎元明厥有專集鐵厓奇艷撫飛卿昌谷之遺西涯清□開論宗文筆之體別其古近每輕李而軒楊推其正變毋是此而非彼矣僕本憾人少習史傳間有撰述託諸短章上自七雄下逮六代意興所及篇幅尚尠哀然成帙獨在兩漢誠以漢治近古史文尤工凡一盛而一衰皆可喜而可愕始則赤龍受命銅馬稱帝靈興芒碭雷震昆陽三傑翊運平鑿齒之磨牙四七受鉞埽蛙聲與紫色則有叔孫禮樂疆華符命挾書除律金絲之響乍騰以識定禮玉牒之文斯鏤此一時也文景繼治庠序未遑建武中



興枹鼓初息。至於武宣之世。明章之朝。石渠署設。考金馬之文章。臨雍禮成。修袞龍之法服。文治斯鑠。武烈更宏。金人列於甘泉。玉門開夫亭障。狼居勒銘。遂致渭橋之謁。龍沙坦步。喜告葱雪之平。此又一時也。運罔隆而不陂。火久揚而欲沈。故自元皇臨御。和帝纂修。雖恭儉之德有逾於前。而魁柄之重漸移於下。薰胥擅國。煬竈之禍深。房闔持權。牝晨之患亟。朋黨交搆。易謬元黃。戚宦互爭。勢成水火。乃致龍蛇雜處。麟鳳不祥。東海蕭生。和鳩自殺。關西夫子。大鳥陳冤。此又一時也。由是哀平短祚。桓靈不君。董公大賢。欲法堯舜。張趙常侍。倚若父母。門樞白髮。傳行王母之籌。石上黃梁。錢數河間之女。遂使玉璽墮地。麋鹿寓城。去丁傅而得黃龍。始宮鄰而卒金虎。九錫開國。起新室之豺聲。千乘北邙。逐平津之螢火。又一時也。嗟乎。高光二聖。幾閱櫛沐之勞。莽操一出。遂遷龜鼎之祚。讀班范之史。未免拊心。問東西之都已成陳迹。樂府協律。空夢想夫昌時。茂倩解題。非必仿其體製。聊爲長短之句。藉作塊壘之澆。濁酒三升。但資喁喁。廣武一嘆。誰是英雄。效李嶠汾陰之行。敢自矜爲才子。比空同漢京之詠。庶靡濫於風人爾。

十月。長女嘉祥適同邑山東齊河縣知縣汪公諱莼之孫祖望。

撰史記引尚書考六卷成。未刊自序云。漢京之學。皆有師授。龍門作史。自述宗傳。尚書一經。獨不言所自出。儒林列傳。略可考其由來。其時鼂錯受書。未遠年代。歐陽立學。已歷歲時。上溯沛南大師。當屬再傳弟子。故其義皆古義。而其文皆今文。贅儒昧經。率意妄詆。略陳其旨。乃有六蔽。自壁中蝌斗。謬託安國。航頭逸字。倏增方輿。唐頒學官。實此贗鼎。守節正義。司馬索隱。未能別其異趣。猥云不見古



文不知臨淮蚤卒并無著述之編麟止絕筆詎誌巫蠱之禍乃執豐坊之魯學輒詆毛詩信商英之三墳反疑周易此一蔽也宋儒好用義理懸斷事蹟見夫操翊天命謂西伯不稱王莽號宰衡謂元公無居攝因噎廢食詎曰能通懲羹吹齏將無過泥執彼以論繩夫舊聞詩人受命之文以爲盡妄世家當國之義皆曰厚誣此二蔽也漆書一卷本出西州古學數傳盛行東漢衛賈之所傳合馬鄭之所遵循舉周禮以概唐虞是末師而非往古居東避亂未合機宜祖甲稱賢殊乖事實昧者見其牴牾乃加塗竄懸牛賣馬面目全非斷鶴續鳧參差不一此三蔽也漢書云遷從安國問故堯典諸篇多古文說班用夏侯之義本與歐陽不符孟堅之爲此言當時必有所據以今考之但見堯典衡山字非作霍洪範曰睿文不從容然衡霍故有二名睿容亦疑後改至若金縢用蒙恬之舊說微子以樂官爲太師非出古文義尤彰灼而淵如注疏守孤說而背顛門默深古微襲疑文而汨家法此四蔽也經生株守鮮能博通不信漢書足考廟制安知史記可證經文或云不見全本故有殘缺或云多採雜說咸非本義有能背俗而從古反謂信古而疑經豈知孔序初出已載簡編湯征逸文且入甄錄而少見多怪將疑腫背之駝以是爲非謬矜買璞之鼠此五蔽也史記一書或以故訓易經或由今文本異或因文便從省或因傳寫致譌而考其大旨皆可徵信近者通儒輩出罕知遷史足憑風雷改葬懋堂以今文爲謬悠反國攝王樸園疑伏生爲老耄豈知取證於史其說自明大熟收穫以前本有歷年之事相王行政之後初無遠避之文乃不援史文以證師傳反徇末學而違初祖此六蔽也錫瑞服膺伏書罔敢出入參考太史謂足據依甄所引用皆一字而千金撫其闕遺亦零

珪與碎壁。徐裴張馬之說。閒糾其違。臧江孫段之書。擇存其是。以見書紬石室。實可證明聖經。聲發金絲。不同點竄。舜典云爾。

十一月王益吾閣學刊釋名疏證補成。采公說五十餘條。

始作古文尚書冤詞平議。

刊甲午乙未兩年所作經解文。爲自課文第三卷。

公次孫名振生。

十二月取筆記錄之。存稿二卷。

始作鄭志疏證。

撰尚書古文考實一卷。王閣學爲交思賢書局刊行。

撰宙合堂談古若干卷。今佚。

是年詩有驚聞一首。道中見桃花二首。壺園看牡丹和芰舲韻。答芰舲贈詩。送李藝淵丈回湖南辦理督銷五柳館。萬杉寺舟行絕句四首。有感四首。和幹臣章江舟中答幹臣贈詩。歸過鄱陽湖。聞西陲近事二首。過嘉魚一首。

文有明史約序。請復孝弟力田科議。豫桐女史遺照題詞。夏母高太恭人六十壽序。湖南糧儲道夏公芝岑墓志銘。王黝笙墓志銘。張孝達制軍壽序。河東河道總督梅公啓照暨德配雷夫人墓志銘。經解有明堂蔡袁二說平議。虞庠在國西郊當作四郊。考上下二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解。感生

帝解往伐歸獸解駁俞理初公羊傳及注論釋棐忱申張髦三昭三穆爲六宗之說并辨正其失共九篇。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四十七歲。

主講經訓書院。

時我國新遭中日之戰馬關之盟公與黃鹿泉先生書慨乎東藩之失極言變法之不可緩。十七日記致

黃書云閣下往歲於東藩使至招之飲酒賦詩且繪圖徵詠以張之在當時亦視爲故常豈意今日遂同明堂王會千秋盛事不可復見。又云方今議論皆云變法自強現在之局勢如病已入膏肓欲學醫以治之亦恐緩不濟急況尚有沮之者。葉煥彬吏部以所

藏張船山畫冊贈龍陽易實甫。順鼎公題詩四絕以紀之。二十一日記。葉煥彬吏部藏張船山畫冊船山自題詩於上

印章有張靈後身字。易實甫自謂夢晉後身吏部因以此贈實甫。王益吾王壬秋何棠孫維棟程子大頌萬陳伯年葉煥彬皆有題詠。

略王益吾閣學葉煥彬吏部見公所作駁俞理初公羊論一文盛稱之有經學獨步湘中奪席之語。

二月文學上道希被議歸南昌公作摸魚兒一闋贈之詞云悵春殘蕭條風雨幾番愁見花落鳳城桃李凋零盡一點又飄紅萼。天漠漠空夜奏綠章無奈芳枝弱。封姨太虐任巧囀鶯簧苦啼鵲淚有酒更斟酌。銷魂處回首五雲樓閣衣香猶染京洛蛾眉見嫉尋常事泉水漫分清濁情不薄雖潛處太陰尚望微波託承恩似昨待買賦長門回心舊院莫遽怨謠詠。

三月校尚書大傳疏證。

七月初五日漢儒鄭康成誕日公作漢大司農鄭公碑文自注云晉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



備藏

皮鹿門年譜

屑作鄭康成碑其文不傳乃爲補之臚列所注書與漢晉文體遂不相似蓋公至是兼治鄭學冀疏通高密一家之言

如南昌刊尚書大傳疏證七卷成自序云自暴秦燔坑經義堙燬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箸竹帛禮樂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帝邈乎百篇末由再睹斯文未喪一老慙遺著錄本於秦宮發藏先於孔壁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陽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略志首列傳名漢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沛南之閎遠厥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懿彼兩賢師法百禩而六藝撰定特爲注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是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禍經烈於秦燒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中撫略缺殘侯官復增校訂揆之鄙見尚有譌漏乃重加補正作爲疏證仿孔冲遠之例釋滯求通衍鼃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彷彿拾遺訂墜有四難焉伏生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興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尚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將祛此大惑紹夫顓門而曲臺逸文塵珠散失石渠議奏碎璧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西漢尚微言不字字而比傳江都之述繁



露太傅之傳韓詩。比於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皋謨之言。貢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非真梓材。謂命伯禽。務在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文。今將辨明體裁。析解淆惑。而譌謬沿襲。或且強作調人。摧陷廓清。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并箸於史。良以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人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候十八。既詆竄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絃緯。推明禹疇。而河洛遺文。無由鈎摘。向歆異說。亦眇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既振。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胸臆。鄭君既注是書。自當恪遵勿失。乃詆歐陽爲蔽冒。信衛賈爲雅材。間下己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夫注禮。易曰容爲日。睿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樸園之考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年。易藁三次。既竭鴛鴦。粗得端倪。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閒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冀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概。世有達者。理而董之。

新建夏先生敬莊爲作序云。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亡。書不可亡。天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先通伏

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初古文以汨今文、蓋昉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尚書立學、必自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已傳播。衛賈馬許皆崇信五經異議、所載古尚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既行、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尚書既亡、濟南之傳中絕。賴有大傳、歸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并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剗氏以詔後學。書成、乃述其緣起、并發其大旨如此。

十一日得仲子吉人選丁酉科拔貢電、有詩誌喜。

八月葉吏部煥彬由京寄贈孔叢伯古俊樓鄭志原刊本。

撰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成。自序云、毛大可檢討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世傳爲駁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刪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謂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尚書是也、檢討因其爲朱

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橫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乃曲護黎丘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書并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宮作義贊史官所采皆左袒僞學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汨之於前東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勑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閭徵君之精核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其佳處在不用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後之類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疏證既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十一月門人賀贊元作韓詩外傳疏來書請益

王壬秋先生深稱公箸尚書大傳疏證徵引精確其孫尚未授書云俟公疏證出乃以授之

賀贊元緘入

衡州謁壬父先生過詢止宿篤見開引至論尚書深稱夫子徵引精確其孫尚未授書俟夫子疏證本成乃授足見折服之深

十二月古文尚書疏證辨正及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均由思賢書局刊行

撰鄭志疏證八卷鄭記考證一卷附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一卷成自序云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



哀其問答之語以爲志。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箸書多今文說。後所箸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吳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琰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所箸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考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冲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遽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臚顏裕。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者之紛紜乎。曖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曖姝者。并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註。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而可備參考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摭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輪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其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豈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

與諸經注義參證、以考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欲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鄭志、謂韋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實應成蓉鏡、嘗作考證、未畢、僅三十餘紙、槩入南菁書院叢書。茲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考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

是年詩有題易笏山方伯丈浩園介雅圖、爲夏芟舲題、動靜交養圖、題范季遠

德培

觀察仕隱後圖二

首、壺園主人招飲爲荷花壽詩二首、題盧仁山

懋善

乘槎破浪圖二首、新秋疏星看鏡、普賢寺鐵像歌、

永福禪林觀桂洲石、由南昌至九江利濟輪船中作、蘆花過南康、泊嘉魚峽中、斜陽湘妃曲、新堤嶽

麓峯禹王碑、李北海麓山寺碑、真西山諭僚屬詩碑、化城禪寺鐘款、題浯溪碑。

文有榆霞山館師友詩錄序、茅批唐宋八家文書後、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後、鄉詩撫譚序。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四十八歲。

主講經訓書院。

正月、撰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成。王益吾閣學爲作序云：「尚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箸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之說、有三家



儒藏

皮鹿門年譜

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衛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其地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歷、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歆剏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其不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出、茫昧千年、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尚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平議、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尚書考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於所往。余讀君撰著、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

自爲凡例云、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慙遺一老、肇啓三家。漢代今文、沛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撈魚鳥之墜文、廟堂金絲、發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真莫辨、傳注全無。

今文大誓、疑引緯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二十九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議。十四博

士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兒寬。昌邑太傅開兩夏侯之傳。大小夏侯尚

書大小戴禮同出於夏侯始昌。馘馘彬彬元元本本是知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譌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袒古文而詆今文之謬論。涉南之學極盛焉有朽析散絕略以其意屬讀者哉。

趙宋以降伏書散亡。涉南顓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淮南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考文較覈覽其閎指拱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洲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何關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黜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塙詁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鐘之寶。

龍門箸史多列尚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即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謬。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塙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即在十二牧之中。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

乘四載必當分別。夏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即爲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參考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戲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云訪範。史記



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京舊說既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

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

琮璜五玉，麇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

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斯隆封禪之典。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同即位，大斂即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革正。社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

多，淄澠可辨。考其得失，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書。意在同文，名非慕古。至於赤文綠字，毖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未泐。殘竹摺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

同吉光片羽。

漢世通行今文，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說，妄說斯啓，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以疑經。

如索隱據僞孔以詆史公，近人據馬

鄭以詆伏生皆是。

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抵牾，斷鶴膝以續鳧脰，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

尤戒混淆。如箕囚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爲爵。

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人表。

胡云康叔稱侯。

君奭以居攝爲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成就國，何得尚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羲，證明今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掇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尚難執簡而爭。僞若梅姚，何

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

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莽赤眉之亂，蓋

已亡佚。此一卷當即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尚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漏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

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尚

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即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

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考證。或以毛詩序爲衛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

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箸述無傳。孔壁真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亡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

守蚤卒，不云有箸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侯章句說義，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無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衡

徵引說文表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摭左氏於山巖。孔安國

古文尚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尚書，爲諸儒所持。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

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歷，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尚書異，即其說

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賈馬鄭相

繼成之。馬鄭注尚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說文，異議引古文尚書說，亦即劉歆衛賈之說。諸

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彗孛旁出，揜北斗之光芒，妖譌紛乘，啓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

不如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媯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始庸生，咎非馬鄭。孔穎達書正義

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並爲四



備藏

皮鹿門年譜

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偽孔本亦有帝曰。此偽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袒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爲四嶽語、蓋絕知者之聽。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沛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偽。

洵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儒字多僞省、是以兩漢碑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

當時適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觀石經與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向

使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尚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善可俟夫百世。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考、然古文無解說、劉歆衛賈皆不足據、說解應仍用三家今文、兼采所長、乃爲盡

善。乃必疾其蔽冒、詆爲俗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幟、挑沛南而襦稷下、強撥秦灰、卒致三反之人、

乘抵巇隙、兩家同廢、竝付煨塵。偽孔顛倒經文、競傳魯鼎之贗、衛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真。好古

諸君實階之厲已。鄭病歐陽之蔽冒、馬詆三家爲俗儒、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僞

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

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妬真。康成博通、多參異義、子雍僞謬、間襲今文。蓋鄭受

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衛賈。王承父朗之學、或毫采於歐陽。王肅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尚書、洪稚存傳經表以肅爲伏

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僞孔傳、名曰古文、實間襲取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遠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是以純不免疵、憎當知

善如僞孔云、義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僞孔以四子即是義和、非別有義和、其說是也、而云四子即是四岳、則沿鄭誤、觀

觀

刑二女當爲放勳之語。見前。帝甲淫亂豈足知依。

僞孔以祖甲爲太甲是也。而次敘誤同馬鄭古文。王肅云先盛德後

有過。謬論也。子雍務與康成爲難。而今古雜糅。則實效尤康成。故鄭王尚書注皆非古非今。必袒鄭廢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一以與

今文異同爲斷。

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即烝祭而不在明年。

僞孔以烝祭歲爲一時事。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

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說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爲

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

成王踐奄非東征而實因再叛。

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王不親行。經

云。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知非一事。僞孔以爲再征再叛。其說甚塙。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說。鄭誤合爲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樸園必

駁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爲誤。或以史公爲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大拘也。

此皆遠勝古說。原本今

文可以拏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砂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致踳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

文飾說。詆史公爲謬悠。顛倒是非。譏伏生爲老耄。

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

知千慮一失。無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不爲北海之佞臣。

甯作沛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羲。艮庭

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爲今。樸

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考證郅塙。簡略惜不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

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今文亂真。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



儒藏

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虜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亡佚別傳毋劾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烏乎。今文尚書作於戲。專

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不盡合。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薇省。先用陳樸園今文尚書經說考之例。經字一切改從今文。後依王益吾先生更

定仍依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良以史公所載完篇不過十餘。史記載堯典、皋陶謨、

禹貢、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耆、牧誓、鴻範、金縢、肅誓、尚屬完篇。微子、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博上之傳

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悉

爲西河所訶。毛西河古文尚書冤詞詆訶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尚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獨抱遺經。詎真東漢

之舊。漢石經亡。今文尚書遂無完本。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三月公挈仲子吉人往贛。十二日至鄱陽湖。遇風輪壞。幾厄於南康之謝師塘。數日始抵南昌。公和韻

寄廬主人詩。有江水猶存斷蓬梗句。自注云。來時過鄱湖。舟壞。

四月其仲子先返。

八月旋湘。

是歲書院生舉江西鄉試者有宋名璋、夏承慶、龍鍾伊、蕭鼎臣、徐運錦、于廷榮、萬啓型、張掾、楊增榮、熊羅宿、雷恒、李若虛、魏元霸、王益霖、張錫年、杜述琮、胡藻、陳希孟、李盛鑾、劉彭齡、文廷華、蕭丙炎、沈



熊藏

兆祉吳璆王慶康李國梁龍國榛賀文華張世畸黎瑞棠張國光包學淵副榜熊璠李若愚秦鏡中
桂念祖拔貢有盧豫章胡汝紵于廷榮饒之麟宋名璋李瑞棻聶廷瑞熊錫榮李盛鑾劉彭齡優貢
有徐運鑫傅巽沈兆緯毛玉麟等三十餘人一時稱盛。公有致江西主考長沙張野秋學士百熙書云都門一別歲
序三更茲逢星輶榮挹章江錫瑞於節後解館旋里未得奉教伏維起居萬福著作千秋莊子稱大宗師許君任漢祭酒藻鑑之譽既
遍於西江菁莪育才又移於東粵至公至明以忻以頌錫瑞於季秋始抵荊宅湘省揭曉小兒無名日逾浹辰先叔隕逝神志嗒喪無
可陳說頃見江右題名錄經訓獲雋計數十人前列十名皆諸生高足爲之距躍三百宋年最少而才最高學治今文詞極瑰麗哀然
舉首可謂得人夏經籍博通文章爾雅龍明麟經蕭富文藻張俊拔有奇氣萬聰穎通禮經于徐湖湘承學華實並茂駢散各體卓然
成家楊之賦詠上薄風騷激宕沈雄冠絕儕輩至於專精三禮熊羅宿紹鄭卿之傳上下古今魏元霸得韓潮之筆雷恒公羊若虛穀
梁并擅顯家之業兆祉奇才慶康篤學早受龍門之褒二人與徐運錦皆龍侍郎所保教職吳璆述琮工駢儷對偶之詞學淵錫年講
時務通變之術瑞棠胡藻年少銳精希孟益霖績學淹滯世畸有志攻苦廷華能爲詞章盛鑾彭齡拔萃之秀國光丙炎選貢之遺略
舉所長以誌竊幸其餘肄業亦嘗聞聲名士多如鯽魚清班齊若玉笋熊秦李桂名列副車秦桂二生尤工吟詠此皆章江千里萃其
精英講席六年親爲指授各懷躍冶之志莫賞鑿桐之音而卞和忽來荊山獻其結綠伯樂一過冀野空其蜚黃英雄盡入於轂中珊
珠不遺於網底昔者輶軒入蜀并擷尊經之英今茲玉尺量吳全收經訓之彥多士濟濟嚮風喁喁斥時命之虛言信文章之有價得
才強國斯爲先務之圖以人事君不愧大臣之職舉此致賀洵非貢諛錫瑞學不純師謬主經席導以古義多疑迂途幸遇宗工搜求
髦俊探驪珠而薄麟爪振鴻翮而棄腹毛便知稽古之英匪撫齊門之瑟速化之輩難買誇癡之符幸免先生欺予之譏豈有拔尤盡
取之怨敢爲門下代致謝忱庶俾儒林傳爲佳話。

十月閭象雯觀察士良殞公有挽詞哭之。挽詞云、同學三人、計拔萃南湘廿四春、可憐舊雨淒涼、又逐王喬指王懷欽、化覺

寫長安一別、聞分巡東粵十餘載、正好仁風布漫、誰知謝傳厄難年。

自甲午戰敗各國對我態度頓變十月德人藉口山東曹州教案據膠州灣遂以均勢爲詞外患日

亟國勢危弱朝野咸主變法自強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撫湘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新會梁卓如啓

超任總教習吳縣李繹琴維格教西學分教則有瀏陽唐黻丞才常石棣楊葵園自超番禺韓樹生文舉歸

善歐雲樵樂甲東莞葉仲遠覺邁

十一月設湘報館以鳳凰熊秉三希齡瀏陽譚復生嗣同唐黻丞才常湘鄉蔣少穆德鈞新化鄒沅帆代鈞

漢陽王莘田銘忠及梁卓如李繹琴董其事

易笏山實甫父子爲詩壇之集會者黃鹿泉李秀峯廬陵黃玉田炳離江夏鄭湛泉襄龍陽陳笠唐昌晏

番禺蔡伯浩乃煌寄禪僧陳伯嚴子師曾衡恪公亦與焉易刊湘壇集公爲序以紀之

與元和江建霞學使標及梁卓如李繹琴熊秉三易實甫陳伯嚴蔣少穆陳笠唐諸先生遊嶽麓賦詩

十二月撰聖證論補評二卷成自序云治經分門戶相攻擊自王肅之攻鄭君始偽造古書依託聖

言亦始於肅漢時劉歆請立左氏春秋博士不肯置對范升陳元互相排詆止爭家法非有私見鄭

君於許叔重何邵公亦具有駁難然五經異義或從或駁箴膏起廢入室操戈說禮仍多從今春秋

君子和而不同是則是非則非未嘗吹毛索瘢蓄意乘隙且託聖言以助之攻也肅集聖證論以譏

短鄭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鄭君名重天下肅以爲必假聖訓乃足以奪其

席兩漢經師聚訟由今古文家說不同鄭兼通今古文擇善而從譽之者以爲鄭學宏通毀之者以爲壞亂家法肅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賦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是肅亦兼通今古文者乃不能分別家法以難鄭反舉兩漢今古文聚訟莫決者一皆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獨不思孔子沒而微言絕重以秦火學者不見全經各守顓門莫能通貫至於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聖尚安用此嘒嘒爲哉漢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孔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必牽引攻鄭之語以肆其抨擊適自發其作僞之覆故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家語王肅所作則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非出聖而自宋以來猶有信家語祖王肅者甚矣人之易惑也孫叔然駁釋惜不傳於世馬昭之駁張融之評稍具崖略亦多未盡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云子雍規玄數百十件又云王肅改鄭玄六十八條今聖證論已亡玉函山房輯本約三十條劣得其半比漢魏遺書鈔所輯爲備予服膺鄭學乃據其本更加校訂采取先儒申鄭之說參以己意爲之補評肅論皆引家語以家語互勘十得七八亦有不見於家語者祭法正義引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大宗伯疏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云云而今家語無言六宗者則世所傳王肅本有缺佚矣茲引其見於家語者具列其文與注以抉王肅依託之隱而申鄭君未盡之旨庶後人於兩家之得失有所考焉

是年詩有題陶履謙觀儀靈竹圖琴臺二首漢陽鐵政局漢上逢清明寄廬落成主人作詩依韻奉和二首又二首



文有張鳳翔墓志銘、王子餘母李淑人壽序、寄廬倡和集序、代張筱船廉訪紹華重刊先文端公篤素堂詩文集跋。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四十九歲。

德宗銳意行新政、湘省既設報館、興學堂、會嘉應黃公度遵憲任長寶道兼署臬司、元和江建霞標宛平徐研甫仁鑄相繼爲學政、正月更與陳右銘中丞及子伯嚴、熊秉三、譚復生、戴宣翹諸公創設南學會於長沙、留公居湘、延任學長、分學術、政教、天文、輿地四門、公主講學術、黃公度講政教、譚復生講天文、鄒沅帆講輿地。

二月初一日、學會開講、官紳士民集者三百餘人、公首講學會宗旨云、學以孔子爲師、講學是孔子所說、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贊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弟子三千、即在道路中、或樹下、杏壇、猶習禮論學。漢宋儒者莫不講學。至明末東林復社諸公、意氣太盛、門戶太分、小人乘之、遂成黨禍。議者推原禍始、持論太激、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本朝有鑒於斯、禁諸生立會立社。紀文達公著論、深以講學爲非、謂只宜著書、不宜講學。從此以後、儒者以講學爲諱。今人忽聞講學、必以爲怪。不知百年以前、講學通行、并非驚世駭俗之事。孫夏峯講學於蘇門、李二曲講學於關中、施愚山在江西、請人講學於鵝湖故地。此風國朝猶盛。惟近百年以來、風流歇絕、人才日衰、未必不由於此。今人議論、歸咎於紀文達。文達習於當時之制、又主張漢學、力詆宋儒。明人講學、沿宋儒之遺、所以文達益加詆斥。其實講學不始自宋儒、兩漢六朝經學大師無不講學、故有講臺之名。



有都講之名。漢儒傳經弟子著錄數千。西漢石渠。東漢白虎觀。至於天子稱制臨決。下至梁陳周宏。正張譏皆登高坐講經。與宋張橫渠坐臯比講易無異。不得謂宋儒講學治漢學者不必講。遂并講學而詆毀之。且宋明講學亦未可輕詆。宋時國勢貧弱。由開國規模狹隘。非講學所致。程子朱子立朝不久。即遭貶斥。楊龜山真西山皆不及大用。豈得以宋之積弱歸獄諸公。明季奄官弄權。高顧二公講學東林。以清議維持大局。復社之起。皆一時才俊。後多亡身殉國之人。宋韓侂胄明溫體仁嚴禁講學。妨賢病國。以速兩朝之亡。今不責奸臣之禁講學。傾陷正人。反責諸公不應講學。力持清議。刻繩君子。寬縱小人。賢奸倒置。豈得爲平允之論。且一時一世前後情形不同。紀文達當乾隆極盛之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當時儒者無所用心。惟有考訂校刊。搜訪金石。藉以著書遺日。即不講學亦無不可。今中國微衰。四夷交侵。時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當今皇上政府羣公深知變通。以開民智。求人材爲急務。各省開立學會。並不禁止。前有上諭。京師開大學堂。各省并開學堂。今又有上諭。開經濟特科學堂。保送人才。作爲經濟貢士。從此四海之內。學校如林。講學一事。更不容緩。學記曰。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凡事莫善於羣。莫不善於獨。羣力大。獨力小。羣勢衆。獨勢孤。窮鄉僻壤。豈無好學深思之人。而寒素之士。無從得書。僻處一隅。又無師友。往往因孤生懶。半途而廢。即終日咿唔不輟。苦於知識未開。坐井觀天。少見多怪。此等人非必有心深閉固拒。實因平日於應用之書。未嘗多讀。學問門徑。未能盡通。習於所見。而蔽於所不見。於古今事變。中外形勢。茫然不解。雖硜硜自守。不過獨善其身。若欲開拓心胸。目營四海。斷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曉。學非空談而已。必求得之。

於心施之於世切實可行。纔算得有體有用。人謂儒者迂疏寡效。此特叔孫通所云鄙儒不知時變者耳。若是通儒。斷不至迂疏寡效。諸葛武侯隆中一對。已定三分之計。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粵軍之亂。中興將相多出於湖南。曾文正公與唐愨慎公講學於京師。一出而戡大難。羅忠節公與弟子講學於鄉里。一出而爲名將。左文襄公講輿地之學。能平東南餘孽。闢西北地萬里。凡此皆平日講求。確有把握。并非臨時取辦。僥倖成功。鄉先生流澤未遠。學者當聞風興起。今開立南學會。願與諸公講明大義。共求切磋之益。學非一端所能盡。亦非一說所能該。先在讀書窮理。務其大者遠者。將聖賢義蘊瞭然於胸中。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亦須講明切究。方爲有體有用之學。惟望將來人材輩出。風氣大開。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羅忠節之偉人。庶不負創立南學會之盛舉。

二月初七日論講學之益。十四日二十一日述孔孟程朱陸王學說大義與義利之辨。二十八日講交涉。三月初六日說保種保教。十三日申辨孔門四科之旨。二十日說尊孔宜明春秋素王改制之義。閏三月初四日講變法。十一日述國初事。二十五日續論變法。四月初三日講通達時務。共講一十二次。貫穿漢宋。融合中外。皆通儒之言。諸生條問。亦爲之批答疑滯。其講義及問答均刊載湘報中。

公憫亂憂時。力主改制變法。登堂演講。議論侃侃。響如振玉。聞者洒然動容。學會章程。以省總會統各州縣分會。各分會統農工商鑛各會。自省總會設立。風氣所播。岳州、衡州、瀏陽、武岡、郴州、沅州各處相繼興起。湘紳固多守舊者。囿於門戶之見。肆言詆毀。葉煥彬吏部公舊交也。三次移書相訾議。

公以時事方亟、不宜互爭意氣、答書解說。葉書及公覆書是冬均載翼教叢編。平江蘇興厚康所撰也。

四月二十日仍赴江西主經訓書院講席。

公既往贛、學會停講、浮言更甚。公由南昌寄陳右銘中丞及熊秉三、黃鹿泉書、謂宜以堅忍鎮定待之。

六月高安鄒殿書凌瀚創辦經濟學堂、設厲志學會、開會日、公蒞臨講學。

門人宋名璋、夏承慶、夏敬觀等擬立同心會、公爲作序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人數至少、何以有斷金之利。蓋人與人相疇、自二人彼此相親始。仁從人二、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相人偶即人與人相親之義。始於二人而推及千萬人、能得數人即可勝千萬人。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也。人之所以不能同心者、由於學派不齊、亦由於議論不一。學派有漢學、有宋學、漢學有西漢大義之學、有東漢訓詁之學、宋學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世又有以專講中國學者爲舊學、兼講西學者爲新學、互相攻駁、勢同敵讎。心安得同。議論或好安靜、或好動作、好靜主守舊、好動主維新。守舊者以爲舊法盡善、能守其法、天下自治、當一切不變。維新者以爲舊法盡不善、不盡改其法、天下無由而治、必埽地更新。一則近於道家清靜無爲、一則近於法家綜覈名實、分黨競勝、二者交譏、心安得同。今欲同心、當化不同爲同。學派不齊者、當知漢宋之學皆出孔門、不可分別門戶、同室操戈。即西學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補中學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并宜兼收。議論不一者、當知一切不變、施之今世固不相宜。埽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難逮。宜去其太甚、盡其所得。



至於學派通矣、議論一矣、而擴充學派、開拓議論者、尤不可各存意見、意見不化、即難道同志合、或以一時之激烈、盡棄前功、或以細故之參差、貽誤大局、宜集思廣益、開誠佈公、風氣未開、持以公理、畛域難化、感以積誠、養鋒銳以和平、戢鬪張於堅定、謀事期於久遠、不必取快一時、立言毋過高奇、恐其驚駭流俗、勿恃才傲物、而反渙其羣、勿盛氣凌人、而欲速不達、如此乃可以收繫辭斷金之利、以期漸致禮運大同之機云。

先是丁酉五月、南昌胡明蘊

發珠

高安鄒殿書及其弟叔澄

凌沅

擬開務實學堂、友教書院、山長陶福履

華封

與公同年、爲保全書院、陽表贊助、邀公同列名、具呈當道、而陰實沮之、本年正月、奉諭通飭設立

學堂、五月、詔廢時文、并創辦京師大學堂、至是、遂有廢豫章友教、經訓三書院、以經費充入務實學堂之議、因山長盤踞、官紳忌嫉、學堂卒未舉辦、江西風氣蔽錮、尤甚、公於諸事、不願干預也。

七月、得黃鹿泉書云、湘撫陳右銘擬舉公經濟特科、公聞、上書辭謝、遂未列名。

七月初十日記、有辭謝陳右

銘中丞書。

刊今文尚書考證成。

二十一日、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奉諭旨、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初六日、孝欽太后復垂簾聽政。

十一日、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逮交刑部、幽德宗於瀛臺、悉廢新法。

十三日、公聞政變、賦秋感詩云、妖孛橫侵白日陰、老蟾跳出照深林、漢家玉璽無完璧、唐代金輪有嗣音、虎鼠又成今日變、龍蛇方識古人心、黃塵碧海須臾事、多恐神州付陸沈、其二云、神虬失水厄

池中猛虎毛間困毒蟲。黨錮人才尊獄吏。皇輿成敗問天公。他時白馬多冤鬼。異代元龜兆女戎。野老何心聽時事。祇愁雷響耳難聾。

十四日陰風怒號。天地愁慘。公傍徨繞室。是夜五鼓。夢見譚復生來。公問彼實情。訝其何以得出。且云何人誤事。譚云有人作祟。

十五日十六日大風。屋瓦皆飛。

十七日聞楊銳等六人同罹難。公痛哭。就枕上作哭譚復生詩五首。其一。竟洒萋宏血。難完孟博軀。南冠已共惜。西市更何辜。濁世才爲累。高堂淚定枯。榮華前月事。緩步入中樞。其二。同歸首未白。相見眼誰青。訪我來南學。看君上大廷。楓林忽魂夢。天道有神靈。一自沈冤後。朝朝風雨冥。其三。稽康養生戮。何事說延年。杳矣匡時略。淒其懷舊篇。孝忠難喻俗。成敗總由天。自古如絃直。紛紛死道邊。其四。九關屯虎豹。一夜變龍魚。李杜死何憾。任文謗是虛。焙茶嗟未試。芳草痛先除。尚有湘人士。來披鄴架書。其五。君非求富貴。富貴逼人來。詎意山公啓。翻成黨禍胎。曾無紉袴習。竟枉棟梁材。滄海橫流酷。人間大可哀。

九月返湘。

二十二日讀明夷待訪錄。於梨洲先生之說多所論列。均切引時事。

如原君篇云。人未嘗不可言利。但所言利。須

公利。不專言私利耳。孟子對梁王兩言何必曰利。更申言尚利之害。即指私利而言。至於公利。則孟子亦言之。自私爲利。公利爲義。故孟子以仁義告梁王者。即欲其言公利也。又云。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即主民主之說。故孟子爲後世所詬病。然不知皆是



偽藏

正理。原臣篇云、後世爲臣者大抵不以百姓在心中、而專從事於君之耳目、逢迎意旨、百端取媚。此孟子所謂容悅之人、梨州所謂宦官妾妾之心也。置相篇云、以天子君列五等六等之中、名雖分等、而實則平等也。又云、後世君權太重、以致上下相隔、不能通氣。或申平等之說以語天下、而無知者流以爲抑君權、申民權、此惑亂天下之言、且從而詬之。不知古來固如是也。學校篇云、近來新政大行、議改天下寺觀爲中小學堂、即出此論。惜變法大有轉機、遽遭內變、其議遂寢。田制篇云、本朝征江南之賦皆仍明舊、雖其後稍減輕、然較之他省猶倍之、或二倍之。小民視爲固然、不以爲重。上之牧之者亦每歲照常取之、無再議減者、何其不平若此。又云、本朝無差徭、均納之於地丁中。而各處州縣尚皆有徭役、是民已出錢、復出力、是出至兩次矣。又云、有明之所以亡、未嘗不因加征也。本朝鑒之、故另行謀利之法。咸同以後、捐納釐金、此本朝之弊政、有明未見之有也。兵制篇云、掩敗飾功、有明之時已然、今則更不堪矣。甲申、法越之事起、中國兵威尚不大挫。一敗軍之張幼樵、猶視其職。至乙未中日之役、則連失數城、險要盡去、敗不可掩、功無可飾、一蹶不振、至不可爲。彼敗軍失城之將、曾不予以重懲、是何故哉。

十月校鄭志疏證

十一月撰六藝論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元聖綴學、麟經始制、三科九旨、大義炳然。厥後孟荀著書、馬班作史、皆述己意、以詔後賢。良以宗旨自發、庶免燕郢之疑。要略既具、可無鼠璞之誤。北海鄭君、網羅浩博、裒其著述、言滿百萬、標舉閎旨、猶多闕焉。自序之篇、止傳片羽。六藝之論、略見碎金。論作何時、書缺有間。考之公羊之疏、乃在箸書之前。而簡莊陳氏不信斯說、嘗舉注詩宗毛之語、并及孝經春秋之注、謂論作於後。據此可知。竊以陳氏獻疑、固屬有見。徐疏考定、不爲無徵。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注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潛窺論言、多

據悉緯當在七緯注成之後。三禮草創之時。緯候所陳多與今文相合。載稽歲月猶可徵明。至於鄭君先爲記注。後得毛詩。此論并及箋毛。當屬後來增益。春秋孝經。蓋亦猶是。是則朱子定論。不必晚年之書。邵公解詁。先傳文謚之例。爰據各家輯本。參以己意。忘其僭妄。爲作疏證。伯喈之注典。引庶能證其文辭。子期之解蒙莊。敢謂窮其旨趣。所憾五三舊籍。什一僅存。讖緯焚餘。叢殘摺摭。末學疏失。蔽惑繁多。聊拾高密之隊遺。俟達者之理董云爾。

葉煥彬吏部爲作序云。余嘗言自漢以來。傳孔子之道者有四學。四學者。今文學。古文學。鄭氏學。朱子學也。秦火之厄。漢初諸儒壁藏口授。萌芽漸著於竹帛。當時讀者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今文者。對古文而立名也。自後古文之學。則爲大宗。門戶紛爭。互相攻駁。至有父子異學。同師相非。如劉歆之於劉向。梁邱賀之於孟喜。甚可笑也。故終漢之世。師說愈盛。而經學愈衰。至鄭氏康成出。始一掃而空之。於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經生之拘陋。當時弟子遍於齊魯。傳衍遞於三國。至南北朝時。其學尤大行於河洛間。故唐以前之經學。惟鄭氏爲一大宗已。五季之亂。圖籍蕩亡。北宋諸賢如歐蘇王劉永嘉諸公。五經皆有傳注。其弊至吐棄一切舊文訓詁。自創新義。以爲得聖學之真傳。而荒經蔑古之風。於是乎益熾。迨朱子乃力糾其失。兼取漢唐諸儒之長。其學洞貫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書。以補傳注之未備。又喜校勘古書同異。搜羅逸文。再傳至於浚儀。流派益遠。故近儒著書之法。皆朱子學也。吾友皮鹿門孝廉好學深思。邃於經術。於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貫通之。平生著作等身。實事求是。而於鄭氏遺說類皆有所發明。近出所爲六藝論疏證一卷。相示。考訂殘闕。別白是非。無一語不



求其安無一字不徵諸實而言外之旨則隱然憂學術之淪喪懼黨禍之憤爭非夫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世有善讀君書者則知君書爲不虛作矣余言亦何足爲是書增重哉

十二月撰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成自序云周姬東亡禮樂壞缺政起破術鬱爲烟塵漢除挾書彬彬文學窺刊摺逸經始萌芽高堂所傳士禮十七天子諸侯是推是致禘祫鉅細年歲疏數淆於羣言莫衷壹是鄭君憫禮家之聚訟求古義以折衷酌斟麟經之文裨補虎觀之議以爲周禮在魯著於太史之書魯王禮也昭茲明堂之位成王桓鬯之賜公曰黼黻之華義例可推梗概斯具迺自王肅發難掇逸禮之辭趙匡憑臆眚小戴之記謂禘非就廟斯審諦之義乖謂禘止始祖斯配天之制失末師昧古曲學吠聲橫暴先儒傳會無據不知隆周上儀當元聖而不具舍魯何適歎幽厲之已傷矧在煨燼之後掇拾之餘宛轉求通勢非獲已鄭君準況之旨猶倉等推致之意也曲臺傳記推士以及天子禮堂定制由侯以溯王朝且有賜祭明文褒譏特筆什一千百粗存端倪夏時坤乾差足比擬若夫禘大於祫祫即是禘劉歆之所根據杜預之所引援斯皆左氏之文大異公羊之義古今各有家法師說豈必盡同且繹杜孔申左之言亦有常事不書之說是則僖文以下必非禘祫久疏即以例推亦非強合若謂鄭爲傳會豈嘗別有據依工訶古人求異而已茲據雅雨玉函所輯兼采袁鈞黃奭之長訂正異文疏通大義犧尊籩豆想魯邦之載嘗駟馬高門懷鄭鄉之絕業敢謂能扶微學庶不沒其苦心競傳其聞者可毋爭論矣

是年詩有爲陳笠唐題東山草堂十二韻和寄廬主人湖上雜興四首孺子亭寄廬夜歸贈主人和易

實甫出榆關韻四首戲題陳思王集題趙子昂畫馬送黃鹿泉北上贈鄧幼彌國璣江上聞歌
文有太白酒樓記經解有考興雨祁祁興雨或作興雲孰是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五十歲

公主講經訓書院七年培植人材開通風氣及門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達時務贛人或相嫉視至政變以後黨議大起遂嗾御史徐道焜以丁酉科場頂替關節在湘講學被毆流血稱道康梁心悅誠服等情誣詞彈奏二月廿八日記云沈獻廷至鈔得原奏語皆文致七年無一實迹可指丁酉科場槍替關節墊秋文到贛時早已返湘在湘講學被毆流血此湘人共見甯有此耶批答文卷無一字涉及康梁且康梁之學與余亦多不同何以見其心悅誠服真莫須有三字獄何以服天下耶

二月奉廷寄革舉人交地方官管束

十三日得贛電告賦詩誌感云暮夜來飛電天邊有寄書久知爭棧馬誰分及池魚南海波猶蕩西江潤竟虛元亭今寂寞莫叩子雲居其二云雲雨俄翻覆雷霆忽震驚遂同蒼狗幻難命黑螭偵白簡矜風節丹書枉罪名如何繡衣使搏擊到書生其三云嚴令勞秦逐多言致楚咻虎皮忘勇撤狗曲伏慚羞忍見江東面聊存頸上頭七年塵榻夢往復爲誰留其四云點竄牛羊麻推排鷗鷺羣幾曾希李杜初不識任文局已蒼黃定人無黑白分飛霜未可致默坐看浮雲

公以布衣罹黨禁杜門著述是月譔尚書中候疏證一卷成自序云粵惟上古天與人近鳥師龍紀通蒼昊以名官馬圖龜書吐苞符而畫卦蹲龍之聖學於四夷則象之辭箸於十翼良以紹天闡繹



偽藏

非帝王不能受其休靈契合符非神聖無以通其祕。五德應運兩儀效珍渙汗綠篇網緼丹冊焚焚雉雉顯錄圖之奇炳炳麟麟揚蟠采之懿矣。中候之文與書同出鄭君之論六藝以爲孔子定書百篇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是則淵源不二表裏互明上祧帝魁下訖秦穆非同禹貢別撰山經例以春秋宜存外傳超諸緯而獨出紀實爲多擬逸周之刪餘徵文允信赤兌受命云放唐文白水。中興益尊內學禮堂寫定爲作注文篇辭奧蹟特加明闡遂使榮光休氣暉麗三四之前玉檢金繩昭章千載之下。晉儒闇忽惡說機祥疑繫辭爲僞書詆讖緯爲妖說掊擊注疏請刪五經之言罪狀鄭君奏罷兩廡之祀。由是隋唐之志已云闕遺路史之後遂絕稱引祖龍虐燄更烈於秦焚鳳鳥河圖重興夫孔嘆吁其惜乎。或謂尼山明訓不語怪神天道幽微安有文字不知斬蛇沛澤共聞神母之號繼馬石文顯見討曹之句。豈有靈怪符應可彰於漢魏休祥徵驗不著於唐虞。又況龜龍之神魚鳥之兆具存經義匪獨緯文詎可以役徒狐鳴方士牛腹新莽之受神策公孫之據掌文青蓋吳亡勒崇天發之讖黃初魏篡紀瑞受禪之碑併爲一談誣及千聖室怒市色師王肅之疑經懲羹吹齋效隋文之禁緯。或又謂聖人先見猶待蓍龜百世可知不過因革何以唐帝受錄已決湯武之興公旦視文并睹嬴劉之事不知亡秦者胡早徵祕記當塗代漢實兆先機。後世如公明景純圖澄寶誌猶能測驗預卜吉凶矧至誠可以前知禎祥初非傳會政起胡破尚傳演孔之圖摘洛鈎河不比閉房之記。豈必神道設教隱開趙宋之天書帝命錫疇并疑胥餘之誑語耶。謹據袁本參以玉函推原注義撰爲疏證明兩漢天人之學辨一孔目論之非所憾恣緯摧殘瑞圖泯棄東序祕寶曾莫

窺其藩籬、北海遺書、庶猶存其崖略爾。

三月、同年陳幼梅觀察家速延主西席、課其子幹庭。紹箕

公湛深禮學、考定名物制度、極詳。王益吾閣學所著漢書補注、請公校正最多。其致公緘云、漢書七十三卷

紅樣呈乞鑒正。韋元成傳言禮處、所采之注、恐有錯誤、先以奉上。我兄禮學湛深、指疵爲要、趣未刷印、可改。千祈閣下勿稍客氣、至幸。

三月二十三日記。校王所著漢書補注、惟志稍詳、列傳甚略、可補者甚多。余不長校刊、惟考定名物制度、頗可自信。

六月第三孫名擴生。

七月、撰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成。自序云、漢代繇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娥之並曜、似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顓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鸛鵒來巢、迺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詫爲異書。學海列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既。考其得失、可略言焉。典禮閎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蠱觶鑊鞴、開發蘊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載、洵閭室之一鐙乎。惟是徵文貴博、胡瑣不顧、數典必詳、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



請謚感生、除服成昏、夫人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刑、止通劇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腹背有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闊疏、其失二也。譏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爨之文、誤訾鄭注、大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怙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恥杳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取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既竭、不知所裁、冀承洵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

八月、黃鹿泉太守歸自京都、述徐道焜受人主使、參案初上、王夔石、廖仲山兩師猶欲稍緩付查、剛毅憤然、以爲即當擬旨、滿漢畛域、深覺可憂。

九月、撰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各一卷成、自序云、東漢大儒之書、傳於今者、惟許鄭何三君而已。許鄭兼通今學、意重古文、何君不取古文、專治今學、鄭視許年輩差後、駁許之書、許不及見、何生



於鄭後卒於鄭前。鄭君本傳云：玄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是鄭難何之書，何親見之？何君精研六經，既歎鄭爲操矛，詎不能反矛以攻鄭？然而不爲者，古人之箸書也，將以明道，非以爭勝也。漢惟公羊立學，其後左氏穀梁寢盛，何君恐兩家之徒緣隙奮筆，其爲書排二傳以尊公羊也，凡以明道也。鄭君兼取三傳，以何君排左穀太甚，恐二傳因此遂廢，其爲書駁何君以扶二傳也，亦以明道也。若夫旗鼓相當，攻擊不已，豈古人之意哉？惟其意不在爭勝，故鄭難何而何不復答鄭。自漢以後，公羊之學寢微，學者惟爭鄭王之異同，未有辨鄭何之得失者。隋志膏肓十卷，墨守十四卷，廢疾三卷，今三書亡佚矣。見於稱引者不及什一，無以考見三傳之古義，可惜也。國朝經師興起，漢學公穀二傳乃有專家。劉申受據公羊以詘鄭申何，柳賓叔述穀梁以詘劉申鄭二人之書，未免詬爭，引證亦略罕所闡發。三書既佚，輯本以袁鈞鄭氏佚書爲詳，惟袁亦有疏失，以孔疏爲鄭義，且以孔引蘇寬說爲鄭君自引，尤謬誤之顯然者。錫瑞既治鄭學，欲取各家之說與鄭相出人者參稽互證，以輔鄭義。許在鄭前有駁五經異義爲之作疏證矣，王在鄭後有聖證論爲之作補評矣，而鄭何同時其書尤可考見，宗旨雖多抵牾，不宜無述，乃刪訂袁本，撰作疏證。三傳之義有可通者爲之溝通，其不能溝通者各依本傳爲之解釋，冀以正春秋三家之界，通鄭何二君之郵，平末學之詬爭，廣先儒之異義云爾。

十月始作漢碑引經考。

文道希至湘介，日人聘公辦同文學堂，並報館主筆，辭不就。

日人宗方小太郎、岡幸大郎因文道希介紹，擬辦同文

學堂開報館、請王闕學及公、均不就。公嘗謂史記爲國史、游俠貨殖等傳、尤貫徹古今之絕作、擬撰史記補注、未成、稿今佚。

十一月、萍鄉書院聘主講席、不往。

校仲子吉人所輯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月令章句、韓詩疏證。

江右門人亦多有被黨議者、於是桂念祖、賀贊元等、或逃於禪、或遁於野、公深惜之、覆賀書、勗以繼承師傳、益昌經術。

致賀書云、僕主講七年、可告無罪。罪在戀棧、不早見機、明知排擠、未能決舍。既乏穆生醴酒之智、宜受申公胥靡之刑。道愧古人、無足深恨。所恨橫被口語、及門諸子亦畏黨議、或逃于禪、或遁于野、括囊嗟天地之閉、坦道失幽人之貞。禍烈秦坑、慘深漢錮。遇林宗而慟哭、竊慨瞻烏、聞趙壹之悲歌、誰憐窮鳥。自被黨禁、閉戶著書。自惟幼公康成、皆遇黨錮、考其成書之歲、多在文網之中。非敢竊比前賢、不幸處境相類。既懲南山之謗、聊尋北海之遺。三百許日、已著二十餘萬言、有尚書中候、六藝論、魯禮禘祫義、駁五經異義、發墨守等書疏證、并鄭君一家之學、益吾祭酒、取付書局、爲之發刊。吾弟年少銳精、器識閑遠、願無悔其所學、益昌吾道、俾濟南一老、尚有傳文、河汾多才、堪資將相。此僕所深望於弟、而亦弟之所當自勗也。

十四日、公五十生日、不稱慶、有答謝譚九安丈

世嘉賀壽詩 未刊

先是、公嘗爲皮氏先賢錄、凡史傳有皮姓、皆錄出、都爲一編、以付王先生懷欽商酌、王歿失去。至是歲、不盡旬日、更輯錄之。

湖南思賢書局刊公所著鄭志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尚書中候疏證、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禮記淺說、左傳淺說成。

是年詩有送黃鹿泉改官雲南四首、代和吳學使樹梅紀恩詩四首、題畫秋晚暝色而後未刊。文有雙清圖贊并序未刊。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五十一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治易疏焦氏易林證文粗成，送王閣學益吾校閱，今存手抄疏義一卷。

作鶴泉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五月天津德州一帶義和團起，樹扶清滅洋之幟，戕德國公使，致八國聯軍於七月入京，太后挾德宗幸西安。

六月初八日，公有季夏感時事詩二首。其一析津沽水血斑斕，殺氣橫生箕斗間。海上樓船來島國，漢家兵馬駐燕關。曾聞光武收銅馬，莫笑臧洪恃黑山。聽說蓬萊雲五色，占星猶拱列仙班。其二元戎生死異傳聞，驚電飛馳語太紛。三輔郡雄環日下，五諸侯變見星文。連鄉本出齊東野，戲劇休同霸上軍。社稷安危憑一戰，幾時麟閣策殊勛。

六月十一日，送錫方伯良將兵勤王二首。

七月初十日，聞津沽戰事有感十首。其一二聖垂衣日，羣公翊運年。禍端開肘腋，戰事起幽燕。王氣留朱果，妖風煽白蓮。何期廓清久，又見死灰燃。其二一擲危孤注，同仇恃六丁。空拳能制敵，畫諾竟盈廷。鬼道何堪信，神兵恐不靈。如聞張撻伐，赫怒奮雷霆。其三善後無奇策，隨聲有老謀。揭竿強易



弱燎火發難收。丹桂霜摧晚黃楊。閏厄秋于思誤人國。冒昧殺申舟。其四龍蛇方起陸。燕雀尚嬉堂。豈料王畿輔。俄成古戰場。棋誰分黑白。血任雜元黃。秋菊孟蘭會。哀哉衆國殤。其五碧眼波斯賈。通關盛析津。何期祆廟火。同化海東塵。此輩原無衆。吾謀亦有人。池魚并殃及。識氣誤金銀。其六清涼搖扇候。苦鬥有諸軍。彈雨交飛血。硝煙上人雲。援師難迅速。彼族易紛紜。兩月權停戰。饒歌且緩聞。其七廷論淆功罪。傳聞異死生。短轅紛出走。長戟倏衝城。咫尺宮闈近。親賢水火爭。伊周與桀跖。朝夕總難明。其八青青千里草。延蔓始關中。宿將寧通盜。邊兵且衛宮。秦州謠諺語。漢殿棘荊叢。莫漫謀西幸。咨嗟此水東。其九平世爭言戰。危時急請和。金繒葉公冑。槃敦魯陽戈。敢道天如墨。難教海不波。合肥有韋虎。人望轉嵬峨。其十東南安半壁。勝算貴先操。張浚聲名久。劉宏器量高。內憂防逐鹿。外患靜連鰲。謝彼悠悠口。誰知軍務勞。

二十四日聞北事日棘作詩二首。

二十七日西幸四首。

以詩書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國語淺說七種。交王益吾閣學發刊不果。

得徐蔭軒相國師殉難訊詩以哀之。

陳右銘中丞卒。感知遇之深。有哀義寧中丞文詩四首。其一滄海橫流日。東山失偉人。蒼生方悼惜。黃屋遽親巡。難瞑江湖目。先歸箕尾神。蓋棺言未已。公論幾時伸。其二開府恢雄略。還山鬱壯圖。田園有松菊。天地竟榛蕪。馬腫驚相怪。蠅營語太誣。廉頗思用趙。負負向誰呼。其三輿人殺子產。薦士

死彌衡。鋤蕙私心疚。彈蕉衆喙橫。白頭虛報國。赤舌枉燒城。爲想靖廬夢。猶懷王室爭。其四倚伏關天意。安危切主憂。一燈傷往昔。雙淚灑神州。昭雪寧無日。清風憾不留。空傳會昌集。餘事足千秋。

取前歲所輯皮氏先賢錄。更名廣皮子世錄。自序云。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枝葉既判。氏族興焉。娶於有嶠。姬姜姓以水成。戰於阪泉。炎黃生而德異。廿五宗之元囂。白帝記載各殊。十二姓之青陽。蒼林本支獨合。亞斯以降。派別尤繁。元圭告成。錫姓之典斯肇。黃土既胙。命氏之誼乃彰。民姓協自司商。世繫莫於小史。殷民七族。懷姓九宗。重黎司馬之先。唐杜豕韋之裔。旁行斜上。周譜尚焉。乃自帝繫略具。世本相沿。漢傳鄧應之篇。魏重賈王之譜。由是人誇鍾鼎。家侈膏粱。諸胡帶令。崇韜拜郭。攀附之誤。今古譏之。吾宗皮氏。代鮮聞人。載短長之書。名遺相國。見前漢之傳。品重儒林。六代以來。北朝稱盛。襲美高節。乃有圖讖之誣。仲容希姓。致遭輕薄之笑。推所自出。史無其文。考應劭氏姓之篇。皮氏出於樊仲。據王符潛夫之論。吾宗分自陳完。支或別於姬姚。說皆興於漢代。夫百世之上。誰真系出空桑。而三徙之餘。未見根尋落葉。道非老子。指樹自名。學異京生。吹律定姓。若必垂穎顧本。沿波溯原。徒襲神明之觀。將滋誤會之誚。隱侯碩學。淆沈妣於沈亭。子雲覃思。謬羊舌爲揚氏。香山自序。謂乙丙出自白公。魯國廟碑。誤邾顏即名夷甫。甚至張星柳宿。妄託天文。老童蒙雙。輕援皇古。懸爲顯戒。詎敢承譌。惟茲受姓之由。尚有遺文可考。其後徵之史冊。粗具端倪。但留一字之文。概入先賢之錄。還燕過晉。豈尚識其粉榆。尊族敬宗。且自珍夫敝帚。武襄之卻畫象。誰敢遠附梁公。德祖之引法言。或亦可稱脩家云爾。未刊



十月寄書清江族長續修族譜重葺祖祠。

第四孫名挺生。

十一月撰讀通鑑論史評一卷成。未刊

是年詩有人日拜先人墓和徐小谷江漢悲秋圖韻六卷詠史二首開正感事四首。未刊

文有族德恒先生壽序陳母黃太夫人壽序。未刊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五十二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次女適新建夏芑齡。名敬莊之子承吉前湖南督糧道署湖南按察使夏公。諱獻雲之孫也。

四月往江西。

五月見東亞報刊譚復生所作仁學目爲駭俗之文。

七月返湘。

九月王益吾閣學輯刻駢文類纂成選公文一十二篇連珠八十七篇又刊詩三家義集疏成多采公說。

十月仲子吉人以直隸州州判筮仕江西。

是歲八國和約成。

是年詩有辛丑春初二首傷春仿陸劍南體江右留別芑齡聞道七聖送陳伯平。啓泰北上展觀送唐

輯之贊哀同年北上展觀並呈瞿子玖尚書西望慘聞星隕二首得故人書贈道希同年送福兒往衡州祐兒往江西用陸放翁送子垣韻辛丑中春感念近聞懷不能已均未刊

文有古泉雜詠序書劉光伯自贊後夏母高太恭人墓誌銘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五十三歲

居長沙授徒陳宅

二月撰蒙學歌訣一卷成

自庚子召亂乘輿播遷和議告成兩宮回鑾中外諸臣競言時局孔亟民智未開宜遣學生赴日本遊學各省分建學堂得旨允行

三月張野秋尚書

百熙

爲管學大臣總辦京師大學堂

江西贛南道聘公爲四郡學堂總教辭不赴

四月縣令蘇宣烈聘公創辦善化小學堂始出任事

門人陳紹箕刊鑑古齋日記公爲之評又爲作序云揚子雲懷鉛握槧以撰方言左太冲賦三都藩溷皆置筆研古人爲學不敢以所學爲已足而苟有所得必謹誌之無忘非徒在口耳記誦之間蓋亦有簡策紀載之事陳幼梅觀察同年使子幹庭受業於予予勉以讀有用之書爲經世之學日治通鑑通攷遇有心得或有疑義別紙錄出爲加評閱冀以推廣其說而擴充其識見久之積成卷帙觀察屬選授梓以備遺忘乃分次時代輯爲四卷以其皆論古事名曰鑑古齋日記幹庭請予序其簡



備藏

端予惟善言古者必皆驗於今。古人去今遠矣。論者取古人之善而褒之。取古人之惡而貶之。即榮於華袞。嚴於鈇鉞。於古人奚所增損。若徒藉是以爲勸戒。抑亦末矣。所以必斷斷持論者。正欲借古人所行之得失。以證今之得失。假古人所言之是非。以證今之是非也。今世變尤亟。爲曠世所未有。舉海外東西及西半球諸國。萬目睽睽。睴睴環伺。金輪鐵軌。無處不窺覷。傳教通商。無日不門閥。其禍爲堯舜禹湯文武所不及防。孔子孟子所不能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古今。無中外。雖爲古人所不及防。不能料。而能推此心理。取古人之陳迹。比附推究。而求所以抵制應付之術。亦未始不可取以爲鑑。且今方言變法。尤宜講求古今通變。漢唐以上。何以富強。宋明以下。何以貧弱。誠於歷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瞭然心目。思所以善變而取法於古。有不必盡學於四夷。而自可以強中國者。豈惟斷斷然取陳人朽骨。而與之較短長哉。幹庭年少銳敏。鋏而不舍。必更日進。是編特其嚆矢云爾。錄而存之。異日亦可覘所學之進退。幹庭毋徒恃其已得者。斯可矣。

六月善化小學堂開學錄學生周覽

今名鯁生。

楊冕

今名端六。

余傳霖、連鼎堯等六十餘人。十五日公登

堂演講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其教人之法。有一定課程。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夏敦干戈。秋冬敦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凡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其課程之嚴。規模之大。如此。此三代之人才所以盛也。秦以後。不復以此爲事。漢初。未遑庠序。蜀郡太守文翁始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於是蜀地文學之盛。比於鄒魯。後以董仲舒言。始立大學。東漢尤盛。至有萬人。然不聞有一定教人課程。遊談橫議。

遂開黨禍。唐沿隋舊用科舉取士。故雖立大學而人才不盛。據昌黎之文可見。宋重講學。又用王安石法。三舍以積分遞升至上舍。釋褐。故太學生矯矯有氣。而如北宋之聚衆請用李綱。南宋之請逐史嵩之。丁大全等。名爲正論。實近囂激。王船山宋論已惜之。曰世衰道降。有士氣之說焉。漢自文翁而外。未聞郡縣皆立學。唐時亦未處處立之。宋仁宗因范仲淹之言。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然所謂學。特孔子廟而已。未嘗如古之學校有教人之法也。書院亦起於宋。其始由一二理學大儒聚徒講學。故多在名山勝境。其師謂之山長。又謂之主講席。當時以嶽麓。白鹿。嵩陽。石鼓爲四大書院。吾湘中得其一。立書院本爲師生講學。徒黨不多。且皆通才。原非爲初學讀書設。其後遍及天下。變爲課文。宗旨益遠。宋明以後。書院本爲補學校之不足。而亦非古之所謂學也。方今皇太后皇上因國勢積衰。由於人才不振。屢下嚴諭。令京師立大學。各省遍立大學。中學。小學。蒙學。復見古者家塾黨庠之盛。士生其時。宜如何鼓舞。以副朝廷求才之望乎。

是科江西鄉試。公門生中式者有徐運鑫、劉鳳起、周觀濤、余兆麟、萬篴、葉潤、黎饒之麟、劉璜、胡獻璠、張佑賢、吳衍任、郭承平、邢汝楫等十餘人。

常德小學堂聘公總教。不就。

公久錮清時。門人夏承慶擬邀同門公車上書。乞爲湔雪。書未及上。而承慶歿於京師。

十月。公聞其喪。哭之。

十月十三日記

十一月。湘撫山陰俞廉三廣軒奏請注消參案。奉旨開復舉人。仍加察看。



是年詩有元日試筆、天意汪述貞度自喀什噶爾歸談塞外事二首、鹿泉滇中寄詩依韻答之、送汪頌年視學粵西二首、聞粵蜀未靖偶感曾蛟霆慶榜萬國畸人傳題詞二首、山行夜色十月十六日感事二首、過朱氏園二首、拜墓宿田家十一月初二夜聞雷夜靜送祐兒金女往江西并送夏婿二首、送友人遊歷東洋四首、出郭遇雨奉和俞鶴皋丈錫爵重游泮水元韻四首、驚蟄鴉聲一首均未刊、文有俞虞軒中丞臥遊圖序、又演連珠十四首、謝母鄭太恭人墓誌銘、陳幼梅觀察壽序、王澗香女士詩序、代但少村方伯湘良壽序。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五十四歲。

湖南設高等學堂師範館、公任倫理經史講席。

四月因陳觀察伯平之薦、應長蘆鹽運使盱眙汪君牧都轉瑞高聘、修鹽法志、北上過陳觀察北通州道署、留旬日至津。

五月作長蘆鹽法志例言云、蘭臺續龍門之編、易書名志、紫陽沿涑水之舊、變鑑爲綱、雖襲前人間下己意、豈盡心裁別識、亦由時異勢殊、舊志通行多歷年所、自宜賡續、奚取紛更、因其體例未純、纂次多複、今時代曠遠、事實加多、若皆率由舊章、更應填委增倍、徒繁篇幅、無裨實徵、茲擬變通、稍更凡例、裴子野之刪宋、毋使名略反詳、歐陽修之改唐、所貴事增文省、擬立皇言紀第一、皇言宜皆恭錄、舊志頗失限制、或通諭天下督撫、不關鹽法、或專諭兩淮鹽法、何與長蘆、揆以體裁、理宜別出、舊志天章二卷、多與鹽法無干、當時所以恭錄者、以御製儲行宮之中、行宮爲鹽政所掌、既有收藏之

責藉增志乘之光。今秩秩斯干、流運遺構、煌煌奎藻、想望春風。先後異時、記載殊法。茲擬恭錄御製長蘆鹽法志序及柳墅行宮海河樓安福臚詩、列於諭旨之後。已足光昭雲漢、暉麗日月。恩澤紀第二。繫古時巡、必稱行幸。良以復除租賦、免出征徭、望恩幸澤之情、即在瞻雲之下。我朝鑾輅、屢幸津門。萬乘親臨、周方岳之朝見。六飛暫駐、沛父老之攀留。或榮獎官銜、或特頒珍物、概歸恩澤、以誌尊崇。至於減課寬逋、尤爲盛事。沐浴膏澤、鉅細畢陳。其尋常蠲免、仍歸優恤、以示區別。優恤考第三。施舍紆積、晉以息民。寬政毀關、齊云脩德。我朝重熙累洽、厚澤深仁。民租既已蠲除、鹽課亦多豁免。偏災每告、即動皇情。滯積偶形、彌迴天眷。憫商人之重困、寬竈戶以緩征。逾格洪施、皆宜著錄。舊志奏疏後加從之二字、頗失體裁。改爲下部議行、以昭畫一。律令考第四。漢志藝文、不載律令。近人蒐輯、漢律常憾未睹全書。史官但舉宏綱、方志宜詳細目。且全布令甲、早定章程。石室藏書、皆資故實。若必嫌案牘之俚俗、易典冊以高文、示以剪裁、則首尾不具、加之潤色、則面目非真。漢博士三券之驢、援爲笑柄。鄭餘慶萬蹄之馬、難索解人。嗜古雖深、通今則蔽。茲仍舊式、更益新章。場竈考第五。鹽產於場、猶之穀生於地。李雯化私之議、幻等空花。亭林通變之文、虛同海棗。編爲竈戶、主以場官。地十所而無遷法、一成而不變。海濱廣斥、如指掌之可稽。戶籍臚分、罔察眉而弗瞭。前書隱括、既就繩墨。後事比次、無徇矩規。轉運考第六。附表秦漢之際、已有轉輸。唐宋以還、尤重轉運。有宋鈔鹽之法、藉裕邊儲。前明中鹽之規、遙通塞外。方今行引、皆在內地。利貴通而惡塞、道酌盈以劑虛。務在官商協心、流轉不滯。法求精密、仿劉晏之理財。利析秋毫、戒桑羊之苛斂。採纂前記、綴輯舊聞。并取直書、不加



修飾賦課考第七附表管子海王謹正鹽筴漢家郡國徧置鹽官禹筴之商牢盆之利鹽有賦課等於正供我朝沿明故制去彼橫征一條鞭之定名簡明易識五毫下之刪省絲忽全除古云凌雜米鹽甚言計數煩碎清釐之後本末犁然前既備書今惟踵續以上五考均仍舊志不以文語易其質言誠以掌故所資無取心裁之異惟多複沓可以併歸或前後兩見則去後而存前或詳略互陳則取詳而舍略既從名言之簡亦省繙閱之勞職官表第八舊志表前詳列職掌準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前臚官制後著人名名表而不盡表則亦無乖商榷猶舊志轉運賦課不名爲表而後可以附表準之漢書律歷志似表而不名表異名同實體製不妨參差方智圓神變通本無定格也舊志場官有表新志應續舊志宜續不載新志宜增選舉表第九科目選舉無關鹽法緣此諸君籍係商竈考由鹽吏不屬縣官則是本隸諸場亦可增光志乘惟應立表乃合史例旁行斜上庶乎一覽周知進士舉貢不至一人數見登科之記無越次而失倫賢能之書益有條而不紊人物傳第十人物列傳亦以籍隸鹽場既與選舉相同不妨簡端附載乃使華陽士女不憾遺珠會稽先賢有同編玉惟是數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間豈無忠信今茲補輯恐有缺遺列傳一門尚須採訪即如庚子之變天津殉難甚多其中忠義節烈之人均當撰次著錄庶可免舊聞之放失發潛德之幽光建置圖第十一舊列諸圖兼詳故實烽燹之後榛蕪已多建章千門莫問張華指畫黃圖三輔略存天漢規模今官署重修新增輪奐租界大闢倏變滄桑自應別創圖經昭茲沿革舊志所載仍存以誌餽羊新書所增詳繪以明現象庶使新豐雞犬尚識家門起陸龍蛇常留鑑戒徵文第十二舊志藝文篇次人

物據漢書藝文志應編纂書目錄不載名作詩文今既書目不傳難以藝文名志文史通義志列三書後爲文徵首列奏疏茲仿其例改爲徵文奏疏先登詩文次列或無關於鹽法亦并錄其篇章文獻兼存異玉卮之無當符采克炳匪布帛之不華所錄詩文或以作者籍隸鹽場或可存爲鹽場故實餘皆不錄前志第十三常璩國志半襲譙周百藥齊書或源王劭所謂述而不作未能前無所承使同覆瓿之書豈免忘筌之誚故司馬論列虞呂著春秋之支流班范列傳遷固明史氏之家學遞相祖述不廢師承後世增修志書盡刪前人姓字喜新厭故既屬人情之常由後溯前誰知創造之力有同攘善安取折衷茲仿天津志例附存前志備列姓名官職并書題本例言以明沿革之規而誌淵源所自

并擬修志條議六則云一採訪志書非可憑空結撰必須信而有徵頭白有期汗青無日皆由採訪不得不詳太史公所謂網羅放失舊聞志本官書體例非可馳騁文辭別識心裁惟在刪併舊志原本所無非加採訪不能增補如舊志職官有場官表續修底稿無有必須補入其餘人物事蹟亦須蒐輯詳贍方免缺遺之憾一限斷敘事止於何年修志必有限斷太史公自序至於麟止謂其書止於元狩獲麟之歲以比春秋止於西狩獲麟續修底稿在庚子之前時局變遷在庚子之後今茲編纂當明年限斷從庚子則增補尚少直至今日則採訪倍多擬定庚子爲止斟酌畫一一沿革志書最重沿革非但建置圖識或古無今有古有今無當兼列舊圖而續以興廢之文別創新圖而記其加增之事也即律令格式雖屬定制而數十年之後改章必多宜詳損益以明沿革一核對鹽法一



志重在律令。志書必極矜慎。泯其參差。吏案方可引援。以爲檔冊。今昔遞變。前後不同。非老於案牘者。莫能周知。宜擇其人。使之詳細核對。并取畿輔通志。天津府志。互勘。若者爲舊制。若者爲新章。若爲新舊相同。若爲大同小異。逐條標識。加以案語。庶可常昭法守。以法檢查。一覆查。志載人物選舉。詩文本非官書所重。然有舉莫廢。允宜續舊增新。惟界限不可不明。籍外無庸濫入。續脩底稿。多未明瞭。或不書貫籍。未審生于何鄉。或但箸天津。即宜別人府志。諸如此類。宜更覆查。必須籍隸鹽場。乃可名載新志。一校定舊志及續脩底稿。尚少訛誤之文。間有省俗之字。又或沿襲前志。未加更正。如鹽臣二字。當改巡鹽御史。從之。二字當改下部議行。均宜更正。使歸一律。至於章程詳悉。款目細碎。公牘之文。難於校讎。更宜檢校。以爲定本。

脩志未成。復爲何人所譖。湘撫漢軍趙次珊爾巽嚴諭促歸。趙致陳電有云。皮某非可自由出入之人。舍瘠就腴。尤爲無理。強彼爲辭津館。斷不放其遠出等語。

公寄書王益吾閣學。請爲解釋。五月初八日。天津寄王書云。前在通州。肅啓陳謝。到館。得陳佩翁家報。錄示鈞函。乃知別後

事變。仰承幹旋。專函叩謝。亮達左右。昨得舍間家報。誦悉手諭二函。屢瀆清神。曷勝銘泐。瑞之此行。實因避謗。所謂窮猿投林。豈暇擇木。文豹隱霧。但願保身。不圖畏罪而行。反爲獲罪之本。黃鵠遠舉。不免於罟羅。冥鴻遠游。更厄於弋篡。此則浮雲蒼狗。難喻幻奇。命官磨蝎。又遭顛倒。三千世界。更無容足之區。十二金牌。竟有追逋之事。極於所往。鄒嶧所以咨嗟。竊無復之。步兵爲之痛哭者也。瑞小心畏慎。初非冒昧。若知必不見許。何敢遽而遠行。即到江西聞諭。亦當中道而返。因避風暴。直抵津通。既已入幕。難即辭館。瑞之窘境。久在洞鑒。倉黃回籍。何以爲生。棄繻復返。終軍已慙。贈策壯行。繞朝誰是。江湖逆旅。將蒙奪鬲之羞。滄海乘槎。誰畀支機之石。是尤羝羊

觸藩不能進退、狼跋其胡、艱於前卻、敗興而返、難回剡溪之舟、計畫無俚、有蹈東海而死者已。夫一夫不獲、保衡引爲予辜、小過宜赦、宣聖垂有明訓、中丞明見萬里、坐鎮專圻、國君不仇匹夫、豈必重繩一士、無如穆公之側、闕其無人、忌者之口、掎及前事、昔叔向罹罪、乘駟者必祁大夫、越石縲絏、脫驂者惟晏平仲、方今援手、但求鼎力、既蒙從容旋轉、更望始終保全、志館本非長局、亦已久在洞鑒、但期寬假數月、歲事自當南歸、則白駒之留、勉從遁思之計、金鷄之赦、深感挽救之恩矣。

七月直督袁蔚廷制軍電留兼辦學務不果。

初五日、袁電趙云、皮鹿門前由汪運司延聘脩志、現在直隸廣興學堂。

風氣初開、師範難得、甚須借重、兼資教育、務求見讓、賜覆爲感。初七日、趙覆電云、巽甫到湘、皮硬闌館事、不辭而去、屢邀回館、仍任教習、並無惡意、乃迄不遵、跡近藐視、茲承明示行止、候裁示復。初八日、袁覆電云、皮遵示即歸尊處教習、如有替人、望仍撥派來直是感。

離津南下返湘、仍任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師。

八月湖南學務處屬編十朝上諭成恭擬分類編次凡例云、春秋大義、憲章文武之功、論語終篇祖述堯舜之道、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世祖章皇帝聖訓提要曰、夫天不可測、測以星辰之行、地不可度、度以山川之紀、聖不可知、知以典籍之所傳、堯誠湯銘、貽留奕禩、亦庶幾稍窺高厚於萬一矣。伏念如天如地、匪直世祖章皇帝聖訓有然、其見於十朝聖訓、東華錄諸書、巍乎煥乎、無能名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食毛踐土、咸宜周知、而僻壤遐方、或未盡窺、敢以愚管所見、編冠教科之書、庶乎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庠序之教、共美成周、學校如林、常稱建武、左史書動、事重編年、右史記言、理宜分類、伏讀十朝聖訓卷帙不齊、門類各別、高深莫測、鑽仰難窮、惟次列全文、書宜詳備、編成要義、意取簡明、茲量加變通、分爲十二類、一曰制法、二曰垂範、三曰敬天、四曰勤民、五曰育才、六曰審官、七



曰恤刑八曰輕賦九曰訂禮十曰崇文十一曰經武十二曰柔遠庶乎瞭然一目朗若列眉歷觀前代帝王未見多傳文字漢書列高祖歌詩篇止於二隋志紀孝武文集卷甫盈一唐宗英武乃學庾信爲文宋祖默識實由廷臣代撰惟我列聖天宣作后日昃誠民本都俞吁咈之心傳累牘連篇之筆玉音綸誥史不勝書堯典禹謨文常充棟異詞臣之內制非學士之代言斯實曠古希聞前朝未有今將標舉閱義撰集大文譬游夏之傳經一辭莫贊如劉晝之作賦六合安窮惟自異說繁興莠言閒出必使人知義畫實可開天士識軒經非徒鑄鼎乃足示尊王之大義明法祖之隆規見知見仁任其性之所近識大識小皆爲道之所傳窺日於牖意取明於寸光測海以蠡心求潤於一勺編次祇宜恭錄詎敢加以剪裁惟觀公牘文書宣揚諭旨或有未能全引亦專摘其要言今茲類編略仿成例但無增易一字不必具錄全文比於樂師之誦詩歌斷章取義史記之援經語摘句成篇求簡文辭毋疑僭妄其或兼明二事亦當比類分編但期條理分明體裁正大執中之義傳示千秋不顯之謨昭垂萬世

九月兼代高等學堂監督

十月代友人擬呈商部條陳商務管見十則一重商人使之致用一興學堂以習商務一合商羣而立公司一歸商辦不須官督一通商情而使直達一廣商埠以挽利權一遣學生以造人才一保商業宜加助力一設銀行兼用鈔幣一鑄金幣并改圜法多獨得之見書上極蒙嘉納文不存集中

據日

是歲在津時與陳伯平觀察以詞唱和有潞沽酬唱集都八十五首。

公昔於夢中得句云月留遠浦無魚影雨過烟村有雁聲今歲南歸秋江夕眺覩句中之景吻合因續成二語卻曲江干君勿怨夢中詩句早分明又嘗夢作欄正平擊鼓律賦記平字一聯云歎才名誤我奔馳何事鐘聲聞外看烽火連天擾攘豈宜鼓吹承平時匆匆返湘日俄戰事方起公謂適應詩識蓋有前定云。

是年詩有江上遠眺通州見陳伯平贈蔬菜媵之以詩天津晤袁叔興戶部和韻二首秋江行舟日本大利丸戲作復過江夏漢上旅館漢口晤譚蓉墅紹裘旅館夜不眠中秋送黃鈞夫歸湘潭題明季稗史二首送理化教習關口壯吉年假歸日本二首。

文有代趙次珊致陶拙存部郎書致張小圃觀察書開槍礮廠啓通州寄王益吾閣學書鄧立山軍門壽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五十五歲。

任高等學堂監督兼高等學堂師範館講席。

正月再任善化小學堂監督。

委辦學務處編輯所。

三月閱壬辰以後詩稿錄存六卷。

四月辭高等學堂監督善化小學監督。



六月王益吾閣學刻尚書孔傳參正成采公說甚多。

十一月學務大臣長沙張野秋

百熙

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侯官張燮鈞

亨嘉

電湘云經史文三科師座需

人請速來京以慰衆望公辭不赴。

十二月編次庚午至戊戌詩文刊師伏堂詩集六卷詠史一卷詞一卷補刊駢文二卷合乙未所刊

共四卷成又刊鶴泉公及瞿太恭人事略。

是歲日俄開戰俄師敗績。

詩有哭汪堦念循四首日勝俄二首拜孔子感事二首。

文有鋤經圖跋代陳佩衡開學堂募捐啓請旌表節婦唐黃氏啓外舅黃公彥廷墓誌銘譚紹袞皇輿

統部釋名序譚九安先生壽序。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五十六歲。

任高等學堂師範學堂講師。

正月撰漢碑引經考六卷引緯考一卷成自序云聖人謨訓比日月之常新壽世文章垂金石而不朽惟此殘珪斷璧勝於雅記故書然而捃逸吉金或售欺於贗鼎窺刊貞石益重價於名山翠琬鏤文必非鄉壁虛造青編落簡實藉磨崖表遺詎止演易繫辭詔稱刪述獲麟趣作銘著見徵迺自熹平諸經僅留片羽正始三體但賸碎金散見各碑叢殘可拾沿及趙宋以降始多著錄之家而嗜骨董者眇發明侈收藏者歉攷據三條夏書顯著覃谿不信其文屏攝左氏明言藹吉未探所出不識



廟制宜證漢書安知碑銘足徵故訓。在昔水精毓聖、尼山手訂六經、火德當陽、儒林首推兩漢。十四博士所授並屬今文、五三載籍之傳莫參異義。厥後尚書崇古、取代歐陽、夏侯詩義遵毛、失傳齊魯。韓說正義編於仲達、定本出自小顏。黑白既統於一尊、丹墨孰追乎前代。惑經疑古、常爲末學所訶。訂墜拾遺、惟此殘碑是賴。而定字古義、不及闡明、仲林鉤沈、無聞采綴。攬諸儒之撰述、未見勒爲成書。惜百度之徵經、亦止傳有周易。朱百度漢碑徵經止傳周易一卷然則搜奇虎觀、挾祕鴻都、不猶待補全經而折衷一是乎。錫瑞束髮受書、善治今學、抗心希古、嗜錄舊碑、藉攷羣經、實有六善。夫黃圖立學、極重師承、赤制尊經、尤嚴家法。迺或偏執國史、獻疑公羊、誤信孔傳、反詆司馬。碑則三統引證、五讓褒稱。蔡足譎權、不取賈逵之謬。宋甫厲色、可箴杜預之誣。以及堯典廣被、皋謨翊明、般庚肆勤、無逸密靖。公劉行葦之仁、單甫杖筴之義、山甫有封、齊之事、南仲與邵虎同時、足以挾微其善一也。北海改經、羣疑專輒、南閣解字、衆謂詭更。碑則彪蒙異包、富謙通福、昌言作讜、黎獻爲儀、敖詳亦即翱翔厲蠱。猶云烈假、不作丕而亦作奕、懿即抑而光即洸、透迤緯隋透隨之殊、西遲徕徕棲迟之異、弭害之弭爲辟、彰禮注之有徵、皐己之皐從辛、記傳文之存古、足以通詁其善二也。稽古訓考、不釋同天、旋機爲星、詎宜从玉、奚斯考父、詩人各頌其君、凱風劬勞、孝子能念其母、是皆先漢遺說、大受俗儒非訾、匪藉鏤劓、難求左證、足以廣義其善三也。暉光日新、其德下屬、克諧頑傲、以孝不連、命不少延、見僞孔延洪之失、優賢揚歷、知書疏憂賢之非、他如御勸不迷、衡寫作勸、山有夷行、岐易以山、文義皆可會通、句絕初無舛錯、足以正讀其善四也。大田興雲、并非雨字、禹貢敦物、不作山名、有椒因有馥、傳

譌強衙非疆梁禦善百揆四門并舉具見官名之乖高陽重黎連文堪釋義疏之惑貧而樂道道實脫文歲其有年年當補字足以訂譌其善五也堙埋非裡試徵鄭志千侯異豻不改正文囹圄殊秦獄之名社稷合孝經之說大章堯樂何必強傅周官諒闇凶廬豈得解爲信默二代三恪似非集解所云秩祭三望當屬通行之禮足以徵典其善六也若此者單詞片義似獲真珠之船瞻學淵聞如登天祿之閣語韓陵之片石助我校讎享敝帚以千金供茲蒐討馬腫多怪陋末師之拘墟蝌文博求期達者之理董至於緯書內學嘗與經部輔行雖曰支流實爲絕緒八皇三代莫解所言九頭什言每訾其誕翼火精而常羊出羅氏謂非神農元邱制而帝卯行歐公譏爲狹陋詎知孔提可按漢學非譌茲附攷緯一篇列諸引經之後豈真詩禮發冢驗彼荒唐之言猶望漢水出碑廣予徵信之學。

四月長沙設圖書館於定王台王益吾閣學總理其事公任纂脩。

六月京師大學堂再聘任講席仍不赴。

七月夏芟舲來自江西留三月始返。

撰經學歷史一卷成。

八月兼長沙府中學堂講席。

十一月擬作經學提綱未成。

是年詩有和張伯輿六十詩次鄧幼彌酒渴愛江清韻五首和黃鹿泉遊仙四首送端午橋出使四首。

送余堯衢赴贛任四首、贈夏芝齡四首。

文有鄧幼彌、綠萼山房倡和詩序、毘陵沈氏宗譜序、致譚彝仲書、再致譚彝仲書、夏子新觀察獻銘墓誌銘。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五十七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圖書館纂脩。

正月、京師大學堂再延任講席、仍以事辭。

六月、擬將筆記定名為續鹿門家鈔。

十一日記、見通考載皮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擬筆記名續家鈔。

八月、仲子吉人自江西歸省親、旬日復往、公有詩送之。

十一月、蘇撫陳伯平中丞邀往吳門、不赴。

是年詩有廖蓀、咳珠泉草廬題詩四首、到麓山渡河書感、高等開學郊行、赴嶽麓講舍、新秋讀春秋、題蘇厚康鯉庭獻壽圖四首、雜詠二首、展墓遇雪、初度書感。

文有陳守愚麓山仙館圖序、代作張孝達制軍壽序、易鹿泉壽序、余母許太夫人壽序。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五十八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教習、圖書館纂脩。

正月、任學務公所圖書課長。

撰經學通論五卷成、自序云、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



備藏

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教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勅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

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係。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揅燔經之禍。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尚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其不逮。則幸甚。弟五孫名舉生。

二月作王制箋

四月湖南議設優級師範學堂。上吳子修學使慶坻書云。錫瑞奉讀議設優級師範學堂章程。以育材之盛心。籌興學之良法。規條備具。經畫周詳。加以崇重聖經。推尊舊學。先聖筆削不墜遺文。申公蒲輪特從優禮。微言大義永昭晰於麟編。老生常談不貽譏於狗曲。極其美善。衆口同稱。比於春秋一辭莫贊。乃蒙虛衷下問。博采芻蕘。各抒所見。以備呈核。不揣冒昧。敢陳愚管。竊以議設優級師範。其不可緩者有三。其不易辦者亦有三。科舉既停。學堂肇啓。以爲振神州之大勢。賴此生徒。挽滄海之橫流。惟茲胄子。於是定其階級。許以推升。謹遵奏辦章程。明有優級師範。其學因層累而下。其堂當次第漸開。各省既已爭先。吾湘不得獨後。豈可不完不備。致背定章。或有或無。自爲風氣。此不可緩者一。昔在漢世。盛極儒林。攷之班書。實爲利祿。湖南開辦師範。于今五年。旋分地區。更劃三路。或以一年畢業。或以二歲速成。譬諸萌芽。洵屬草創。始而需才孔亟。遽發憑單。繼仿專門之科。判分文理。學者非祇求卒業。並冀得有出身。鳳騫發軔於丹山。龍翥先階於尺木。是以擔簦景附。鼓篋雲蒸。若仕進之階。比登天之乏術。恐奮勉之氣。將墜地而難興。此不可緩者二。大匠繩墨。不爲拙工而改。君



子成美恒以誘掖爲先。學必期於大成。志不安於小就。即程途或有未逮。而想望不能不高。方今諸生思人優級。非止三路師範。兼有各處學堂。人握隨珠。爭求速化之術。家持和璧。自詡冠倫之奇。自應合通省之衆才。懸優勝以爲的。庶使翩翩楚梓。共盼高遷。濟濟湘英。胥求上進。此不可緩者三。惟是長沙貧國。不足回旋。廣廈萬間。難償志願。當此經費支絀。財政困難。測繪地圖。圻脩試院。號舍則比屋鱗次。小而難容。公堂則百堵疊飛。大而無當。雖曰舊基改造。實同掃地更新。鳩工庀材。未免造端宏大。因陋就簡。復無以壯觀瞻。而且儀器圖書。必求珍於海外。脯薪服膳。宜預算於將來。即能力戒虛糜。嚴加撙節。創辦必須數萬。常款亦應半之。此不易辦者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故蠶等之弊。儒先所懲。陵節而施。學記斯戒。今生徒雖夥。而等級尠優。即令竭力搜羅。殫精采擇。剔崑岡而取玉。網麗水以求金。竊恐軼羣之才。祇有此數。夾袋之選。未必皆賢。魯國而儒者一人。特患其少。齊廷之濫竽充數。雖多奚爲。此不易辦者二。程度高則講授愈難。人才萃則師資尤乏。庚桑才小。謝南榮而自慚。鄭君學成。謂山東無足問。今橫舍即有高足。而講席尚少名師。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謂察察。不免汶汶。恐未能答弟子之問。將何以據皋比之尊。加以優級學科。重在理化博物。求師內地。既尠專門。借材異邦。必需重聘。甚或噉名無實。好龍未得真龍。應聘而來。市駿仍非神駿。千金虛擲。一士難求。未能出藍而謝青。更恐近墨而反黑。此不易辦者三。綜而論之。添設既不可緩。開辦又不易成。計惟勿務虛名。專求實際。規模不必太廣。可以徐圖擴充。學額不必太多。可以續行增補。費用務期覈實。乃不至於空糜。宗旨無取過新。乃不至於滋弊。精心組織。碩畫經營。

則士林深沐栽培而學界自饒進步矣。至於規則如何周詳學程如何支配似宜臨時斟酌遇事變通。敢陳大略約舉數端。狂夫之言伏維聖擇。

五月擬應詔陳言謹擬增訂學堂章程六條摺云。伏讀二十一日上諭以士習澆漓著將學堂定章嚴切申明前章有未備者補行增訂。仰見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莊誦之下欽佩莫名。竊見近日學堂諸生誠篤好學者固不乏人。離經畔道者亦間有之。揆厥由來似宜將前章稍爲增訂變通以期辦法盡善。用敢縷析陳之一科學太多宜分設也。孔門諸賢四科並列。唐宋取士亦分數科。誠以人之聰明各有所長才力止有此數。專精一藝則人人可以勉爲。若各藝兼通非特中材竭蹶不遑。即上智亦難身兼數器。且天下之人中材多而上智少。今欲教育普及必使人人皆可仰企。學校乃無棄材。前章自初級小學各科八門增至高等學堂二十四門。意欲兼攬中西以臻完備。而學者顧此失彼未免驚廣而荒。名爲各學皆通實則皆不精通。上諭以聖教爲宗以藝能爲輔。本末先後次序秩然。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并無經學國文。雖由辦理學堂之人本末倒置亦以科學煩雜不能兼顧。前見初級小學止有經史國文輿地算學體操六門似宜擴充推廣。凡普通學堂自小學至高等皆以六門爲定。但分程度高下已足以兼道藝之長。至於外國語言文字理化博物各科當別設立格致學堂於各省會及繁盛地方如津滬甬漢等處其程度亦分高下用高等中小學名目以次推升。擇各學堂聰穎子弟願學格致者人之出身獎勵與普通各學同。則士子用志不紛而所學易於成就矣。一教科諸書宜頒定也。考日本學堂教科書皆由文部



審定頒行是以整齊劃一。今學堂林立、教科書尚未頒行、教員人自爲書、家自爲說、新舊異趣、高下殊途。每換一人則教法不同、甚或全然反對、生徒莫知所從、以致師弟衝突。其所沿用之教科書、乃日本人與留學生所編輯、宗旨既不盡合、教授殊不相宜。教員之學問稍深者、猶能擇取其長、自編講義。其學問不深者、但知鈔錄原文、一字不易。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近日學生離經畔道、皆由此等教科書有以啓之。即有提學認真調查講義、而講義由教科書出、不清其源、終不能絕其流。似宜亟催學部編輯成書、頒行學堂、以收道一風同之效。有不遵守而用別本教科書者、罪其監督教員、則士習不入奇袤、而所學胥同一律矣。一經學一門、宜特重也。孔子刪定五經、自漢以來、莫不尊奉孔子爲萬世師表。五經即萬世教科書、世道人心、賴以維繫、綱常名教、確有持循。但使人人皆以聖經熟於口耳、則人人皆有聖教在其心胸。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餽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前者恭奉上諭、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上邁百王。竊謂尊孔必先尊經、廢經即是廢孔。似宜定章嚴飭各處學堂、無經學者亟加一門、有經學者更加程課。凡學堂不教經學者、即行封禁。不重經學者、罪其監督堂長。則聖教益以昌明、而所學皆歸純正矣。一脩身倫理、宜併入經學也。脩身倫理、本聖經所常言。脩身明見、大學中庸倫理。雖非專言五倫、而五倫爲最重。前見學部復周爰諏稟云、脩身倫理、本無所庸其新說。蓋以前章程、脩身倫理、教授之書皆有明文。如朱子小學五種遺規、宋元明儒學案、名臣言行錄之類、其旨皆正大純粹。無如學

生好尚新異。以此等爲老生常談。教員以之教人。聽者思臥。甚或以爲迂謬。噪而逐之。今學堂所用教科書。皆多自編。言脩身必犧牲一身。又或以爲脩身務在衛生。一視其身太輕。一視其身太重。自相矛盾。與聖經所言脩身皆不合。言倫理以中國有所謂五倫者。最爲儒學之謬。皆由分科別出。脩身倫理於經學之外。又無脩身倫理教科書頒行。妄人之編教科書。務與經學背馳。悖謬爲千古所未有。今欲使遵前章所定。學生惑溺已久。恐未必能實行。前見湖南舉人李鍾奇。請以脩身倫理歸併經學。似宜准照所請。去此兩科。則聖經定於一尊。而歧途不至別出矣。一出身獎勵。宜從寬實行也。前章所定學堂出身。高等小學卒業者。獎給廩增附生。中學堂卒業。獎拔優歲貢。高等學堂卒業。獎舉人。待士未嘗不優。而近日多未實行。或云學生程度不及。今學堂舉辦未久。尚屬萌芽。年限雖滿。程度誠有未及。而科舉初停。鄉人但知舉貢生員之榮。即學生理想獨高。不能家喻戶曉。開辦數載。年限已過。獎勵不及。怨望必生。橫議妄言。未必不由於此。鄉人見人學者。久無所得。聽信舊黨。阻撓學堂。似宜遵照前章。從寬獎勵。使其得者歡欣鼓舞。未得者各加奮勉。有希望之目的。不敢輕棄資格。動起風潮。其未入學者。歆羨求人。鄉人相勸。學校如林。則學界可以擴充。而教育易於普及矣。一學堂新律宜亟定頒發也。前見保定學堂教習李某。請定學律。以爲朝廷約束士子。向有學政全書。其時尚無學堂。今學堂大開。宜定學律頒發。庶使辦事有所遵守。士子有所儆戒。奉旨交管學大臣議奏。今歷數載。未見頒發。王制之論立學。簡不帥教者移之郊。遂屏諸遠方。先王非不愛惜人才。恐其亂羣。不得不示懲儆。今學生不帥教者。輕則記過。重則開缺而止。彼荒棄功課。不守規則者。止於開缺可也。至



於上諭所云悔辱官師之類、非開缺所能蔽罪而未頒學律不能再加以法、即非辦事姑息亦實無可懲治。王者之治天下不外賞罰二字。今學堂之賞在從寬獎勵、學堂之罰在嚴定法律、賞罰并用、寬嚴得中、學生有所勸懲、未有不束身就範者。似宜定律頒發、則士林莫不懷遵、必不至姑息釀亂矣。臣草茅下士、迂闊無知、惟自學堂開辦以來、常充監督教習之任、學堂利弊得失、頗能窺見萬一現今與創辦學堂之始情形稍有不同、前章雖極美備、更宜增補變通。幸逢廣開言路之時、有整頓學堂之意、敢即愚管所及、謹擬章程六條、冒昧上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六月撰王制箋一卷成。自序云：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以并論、初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邵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考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尚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強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



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即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市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考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王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植紉紉。紉嘗紉蒸。當如皇氏所引先儒之說。每年紉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紉。以紉爲殷祭。又謂三年一紉。五年一紉。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衆。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強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汨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采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

又爲後序云。荀卿子書亦有王制篇。不惟名同。其義亦多脗合。略舉數則以證。其篇首曰。請問爲政。

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謂之天德。王者之政也。案此與王制選士簡不帥教及四誅不以聽義合。五疾注以爲瘖、聾、跛、瘓、斷者、侏儒與王制正同。其相合者一。又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直。聲則凡非雅聲、則聲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謂之復古。此王者之制也。案此與王制禁淫聲、異服、奇技、奇器及用器、兵車不中度、義合。鄭注王制多云兼夏殷制、即道不過三代之意。其相合者二。又曰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賦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案此與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同。其相合者三。又曰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案此與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正合。其相合者四。序官論司徒司馬司空諸職、有見於王制者、亦有不見於王制者、傳聞各異、而大義略同。鄭君謂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當時大賢無過孟荀。孟子之言與王制合。

而略焉弗詳。荀子王制篇雖詳，亦不若此經條理之密。則此經必有所授，以爲素王之制，似可無疑。故雖孟荀大賢，猶未盡得其旨，以爲漢博士作，不亦遠乎。

八月，張伯輿撰善化鄉土志，公爲改訂之稿，未刊，今佚。

第四孫名挺殤。

十一月，刊筆記三卷。

是歲，思賢書局刊公經學歷史、經學通論。

詩有題湘鄉易氏世孝錄四首、人日講堂古大圭歌、感事四首、次韻和湘江訪舊圖除夕。

文有黃小魯湘江訪舊圖序、黃鈞夫壽序、秀山易古田易說序、劉子英墓誌銘、吳子脩學使壽序、李荔村同年遺詩序、謝母墓誌銘、葉煥彬消夏百一首詩序、黃彝伯壽序、論教育名義、余壽平中丞封翁仁賓先生壽序、許景山壽序。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五十九歲。

任高等學堂中路師範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圖書館纂脩。

元日賦詩云：麟經正月紀王春，鳳曆千秋首建寅。大地山河仍一統，故鄉風景又更新。梅花檻外融和氣，柏酒樽前現在身。積雨微暄見雲日，馬蹄休動六街塵。

又和桂陽彭菽原詩四首。

初二日，檢戴段合刻閱之。以二公小學名家，於經學則校勘字句甚詳，而考定制制度不足，只能知鄭孔



備藏

以下之誤、鄭已先誤者不能知。故與顧千里爭論萬言、而皆不能定。惜不及見二公而告之。

初七日、考定文廟武舞譜。

二十日、擬作禮記疏。

二十四日、王益吾閣學以唐書禮樂藝文二志請公作注。

二十七日、仲子吉人挈眷歸自江西。

二十八日、覆校仲子所述三禮鄭注引漢制考、擬送局付刊。

二月初二日、忠裔學堂請兼講席。

初三日、爲中路師範作歌詞、選浪淘沙十章、蓋絕筆矣。

初四日、起居如常。午後微覺不適、就臥無他語。是夜亥時棄養。

是年詩有贈壺園主人王益吾文一首、芟舂以歲晚書事四首、見示依韻和答、奉檄留辦學務、讀吳子脩學使先世詩鈔。

文有陳秋垣傳。

宣統二年 三月

葬於長沙南郊馮家坤之祖山。

六譯先生年譜

廖宗澤 編撰
駱鳳文 校點
趙霈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李文澤 終審

民國間稿本

《六譯先生年譜》七卷，廖宗澤編撰。民國間稿本。

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初名登廷，字旭陔，號四益，繼改平，字季平，改號四譯，晚更號六譯。四川井研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歷任龍安府學教授、尊經書院山長、四川國學學校校長等職。廖平出身寒微，自幼勤於學業，曾因不能成誦而中輟，塾師許以不背乃復入學，是後治學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光緒初年，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興辦尊經書院，調各縣優業弟子肄業，廖平即在其中。既而王闓運出長尊經書院，平復從王問業，治《春秋》之學。平為學始於分辨今古文學，著《今古學攷》，力闢「鄭學」，使千載混沌之局，日冰釋，學人謂廖氏「長於《春秋》，善說禮制，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劉師培語）。其學以善變稱，自謂「為學需善變，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故學凡六變：一變平分今古，二變尊今抑古，三變大古小今，四變講人學天學，五變專就六經講天人小大，六變以《靈樞》、《素問》闡《易》、《詩》。其變中有不變者，即尊經尊孔是也。著有《穀梁春秋占義疏》、《知聖篇》、《闢劉篇》（即《古學攷》）等，合為《六譯館叢書》一百六十餘種。

廖平事蹟有廖宗澤撰《行狀》、章太炎撰《墓志銘》及蒙文通等人所撰傳論，而其豐富者則以此《年譜》稿為最。方廖平晚年，其孫宗澤即訪以舊事，欲編年譜。因當時廖平有中風後遺症，語澀言晦，口齒不清，故未能撰定。一九三二年廖平卒後，宗澤乃查文獻，訪名賢，編為《六譯先生年譜》一稿。該稿編成之後，曾經數次修訂，但皆未曾刊刻。廖氏年譜，現通行者有二：一本題為《廖季平先生年譜》，簡明扼要，鈔傳行世，一九八五年始經廖平之女廖幼平整理，與廖宗澤《行狀》、章太炎《墓志銘》以及向楚、蒙文通等人所撰評傳和論文，編為一書，由巴蜀書社出版。其中年譜部份乃摘錄廖宗澤所編而成。一本則摘錄其要，題名《經學家井研廖季平年譜》，一九八〇年載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而年譜原稿則收藏於重慶市圖書館，即此本是也。

稿本保持廖譜原貌，內容最為豐富。紀事始於廖氏世系及廖平出生之咸豐二年，終於廖平卒之民國二十一年，舉凡廖氏家庭、成長、生活、教育、著述之事，以及文章、著作之內容提要，事無鉅細，皆一一編錄；還對廖平與眾學人之往來交遊，乃至個人恩怨、人事糾紛，亦都原原本本，備載其間，是了解廖平生最齊全、最豐富之史料。唯是稿長期秘藏，鎖在柱下，鮮為人知。其首尾諸頁，又復斷濫特甚，至有不可卒讀之虞。至於因屬草未定，其間顛倒次第、存疑待攷者，更不在少數。此次以故西華師範大學李耀仙教授收藏之複印本為底本，進行整理，復校以廖氏以及同時代諸人之相關文獻，謄錄校勘，乃為可讀。原稿分卷未定，自卷四以下皆未另分，今參巴蜀書社本《廖季平年譜》予以擬定。

六譯先生年譜序例

一、六譯先生於光緒□□□□有藉四變記作年譜之語、民國八年、門人鄭可經嘗欲爲先生作年譜、未果。此後、澤即有自作之意、嘗就先生詢其蚤年事迹。先生方痛風、言語蹇澀、記憶不清、述時頗吃力、不欲苦之、因以擱置。去年、先生既逝、四川尚志週刊欲爲先生出紀念刊、以年譜見屬、乃始爲之。不作於先生前而作於死後、致有無可印證之憾、此當引爲內疚者也。

一、譜中材料來源有五、一、先生所著已刊各書。二、先生所著未刊各稿。三、同時人著作。四、所聞。五、所見。照錄或節錄各書原文者、注原書名。有附會變化者、注曰據某書。至於所聞所見、均不更注出處。其有聞見事亦並見於著作者、大抵據著作、以記憶多誤也。未刊各稿多佚、或散在故舊、一時無法徵集、同時著述亦以僻在鄉曲、所見祇三數種、缺漏極多、以後當陸續增補。

一、先生□年事跡□□可知、蓋舊□□疑故□□已不存。井研藝文志有先生光緒己亥以前文集十卷、今□□者

不過數首、又多經說、罕及私事。雖其□□末由詳矣。縣志有家學紀聞錄、師友聲音各書、專詳早年治學及師友攻錯之言、惜皆未成書。否則、有裨於年譜材料當不少也。

一、先生治漢學後、說凡六變、未治漢學時、嘗治宋學。今就其原有階段、仿洪興祖韓子年譜之例、區爲二卷、判其起訖。二卷以後、以初變記、二變記、三變記、四變記、五變記、六變記、錄於卷首、藉作緒言、使讀者心中先具概略。再按年讀去、較爲省力。以其所言包括某一階段、非一二年事、故以之獨立卷首。首卷則取先

生經學初程中自述一則充之。蓋初變記各文爲綱、按年以記各目、合之兩美、亦庶幾先生以四變記



作年譜初心爾。

一先生所著各書著明成書年月者祇爲少數其餘雖無著作年月苟可知爲某一階段所著則以歸入某階段中間一年。如二變記時詩易各作起於辛卯終於丙申則以歸入癸巳年。或最後一年。如縣志所收大統各書可

斷爲丁酉以前及庚子以後者則歸入己亥年。或雖非一年所作而確知某年曾治某書者則有關各作即以類

附於某年。如先生戊戌在資州嘗治諸子學曾聞之舅氏任叔泰先生故疑諸子著作中有大統之說者並附戊戌年。如某階

段所作亦未由知者則付之闕如。

一先生所擬作之書不下三四百種成書數不可攷以當時多集同學之力分纂故稿多散佚今存者合已刊未刊各書計之不過總數五分之一耳曾否成書或已成而或存或佚或並成否不可知均分別注明。

一譜中撮各書大要除現存各書外祇能採擇并研藝文志提要序跋不能見原書也又現存各書澤既未能盡讀於堪輿家言尤無常識除僅據序跋外實不能置一詞。

一譜中事實年月仍恐有誤以所聞不免異辭也疑不能定者於其下加問號以識之備他日改正。

一此譜於民元以後外□用陰厯以記事□□年□□□不便更改民元以後著作□□仍用□□年也。

一先生與澤係祖孫譜中所有稱謂欲從作者關係殊不便敘述故仍□□先生關係言之且直書其名似較醒目惟於先君則援屈原字伯庸例書其字。

一此譜敘述或則得於蕪雜或則失之漏略姑以此爲初稿以求正高明儻有曾與先生交遊及知其

事迹之長者錄其所漏見遺俾據以補人尤所企盼。

一先生事蹟無年可繫者別錄爲軼事若干條附於譜後著作之無年可入者亦錄附譜後。

一今人作年譜頗有間以評論者澤於先生之說容有不敢苟同之處然以學力言則不啻沙彌之於佛輒爲短長徒成淺薄至他人評先生語仍加採錄。



備藏

廖氏世系

廖氏世系表 其一^①

入蜀始祖萬仕

勝五



成龍

漢高

朝吉

加位

子明〔以上明〕

元清〔入清〕

明才

安現〔展吾〕

樂天〔全性〕

明德

明道

樂行〔宣猷〕
〔文生〕

永昭

永岐

永芳

模

正修

正傳

正超

正魁

復宗

復勳

復端

復槐

登墀

登梯

登樓

登廷〔季平〕

登松

成學

成厲

成璋

成勛

成勛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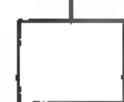
宗伯

宗澤

廖氏世系表 其二

入蜀始祖萬仕

勝五



成龍

漢高

朝吉

加位

子明

元清〔入清〕

明才

安現〔展吾〕

樂天〔全性〕

明道

明德

樂行〔宣猷〕
〔文生〕

永昭顯揚

永岐

永芳

模

正修

正傳

正超

正魁

復宗

復勳

復端

復槐

登輝

登梯

登樓

登廷〔季平〕

登松



備 載

六譯先生年譜 世系

按廖氏入蜀至五百年無仕宦科第亦無績學之士。入蜀之先世系無可攷者。得姓之始說亦不一。世本以各家咸出古帝王。豈當時前民均絕嗣耶。廖譜有姓氏新攷一文。惟作傳疑之詞。最爲核實。此文似出先生。今錄於此。

漢書古今人表有廖叔安。地理志南陽有廖國。即左傳之所說麇叔安也。故舊以廖爲麇國之後。然無他佐證。姓氏之書又以廖爲周文王姬昌子伯廖之後也。最早者華陽國志。秦時蜀中有廖仲藥。澤按。廖仲藥爲夷人。在秦昭襄王時。以射虎傳。後漢書廖湛有傳。於是而廖氏乃大顯於史冊矣。

六譯先生年譜卷一

起咸豐二年壬子、訖光緒五年己卯、凡二十七年、後半爲先生治宋學及訓詁時期。

咸豐二年壬子、二月初九日亥時、先生生。一八五二年

先生名登廷、字旭陔、繼改名平、字季平、號四益、繼改四譯、晚年更號五譯、又更號六譯。四川井研青陽鄉鹽井壩人。明洪武二年、先世名萬仕者、由麻城入川、卜居井研、歷明至清、族頗繁。凡十九世而至先生。

高祖樂行、字宣猷、文生。妣王氏。

曾祖永昭、字顯揚、贈文林郎。妣周氏、贈孺人。

祖正傳、贈奉直大夫。妣楊氏、贈宜人。

父復槐、字繼誠。幼家貧。十二歲時、分得賈業錢二十五千、學爲小販、不能糊口、乃爲人牧牛、年得千八百錢、繼得夏某之助、復爲商、漸能自給、中間曾兩毀於訟、一毀於火。生平臨財不苟、鄉人爲保節、恤孤、宣講、施糶、義冢等會、得公爲主者、人皆樂輸其金、出納不復問。略有乞貸者、情餘於所惠。每歲終則出千錢爲十百束、至僻巷要道、遇餓者輒陰擲之、而呼其拾遺。凶歲亦如之。光緒井研志卷三十六鄉賢
七。誥封奉政大夫。時年四十七。母雷氏、字貞慈、誥封宜人。父源、母□氏。雷氏爲井研世族、宜人雖在鄉曲、頗識大體、歸奉政公於貧賤、共歷艱辛、數十年如一日。對諸孫極慈愛。時年三十六。子五人、先生其季也。



儒藏

兄登墀字雲襄^{十五歲}登梯字級陞^{十二歲}均經商登樓字光遠^{三歲}業醫弟登松經商姊一人適陳爾華

是年正月十四日先生祖父奉直公正傳卒年七十九歲

時先生父繼誠先生方於鹽井墦設磨坊糖肆

洪秀全已起事於廣西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勢頗猖獗

先生師張之洞^{香濤}已十六歲王閻運^{壬秋}已二十一歲稍前名人魏源已五十九歲陳喬樞^{樸園}陳立

^{占其}均已四十四歲陳澧^{蘭甫}已四十三歲俞樾^{蔭甫}已三十二歲潘祖蔭已二十二歲王先謙已十一

歲朱駿聲已六十五歲皮錫瑞已三歲孫詒讓已五歲

王夫之卒已一百六十年顧炎武卒已一百七十年黃宗羲卒已一百五十七年閻若璩卒已一百四

十八年惠棟卒已九十四年江水卒已八十九年戴震卒已七十四年紀昀卒已四十九年洪亮吉卒

已四十五年阮元^{芸臺}死已四年張惠言^{舉文}死已五十一年桂馥^{未谷}死已四十八年段玉裁^{若膺}死

已三十八年王念孫死已二十一年孫星衍死已三十五年王引之^{伯申}陳壽祺^{恭甫}死已十九年劉逢

祿^{申受}死已二十四年龔自珍死已十二年李兆洛^{申耆}死已十二年

十二月洪秀全陷武昌命在籍侍郎曾□□幫辦團練

咸豐三年癸丑先生二歲^{一八五三}

嚴復生

洪秀全陷江寧捻匪起事

咸豐四年甲寅先生三歲。一八五四

陳澧漢儒通義成。劉文淇孟瞻卒。年六十六。

王筠錄友卒。年七十一。

洪楊勢益盛。蜀省震驚。鍾琦了塵先生紀年錄

咸豐五年乙卯先生四歲。一八五五

雲南回民杜文秀起兵。遠近響應。黔苗亦騷動。

友人顧印愚生。

魏源書古微成。

咸豐六年丙辰先生五歲。一八五六

弟登松生。魏源卒。年六十三歲。

咸豐七年丁巳先生六歲。一八五七

天旱兩年。全家食不果腹。楊禎祭繼誠先生文

友人楊銳生。

咸豐八年戊午先生七歲。一八五八

初讀於鹽井壩萬壽宮。塾師名向春廷。

康有爲生。



編藏

咸豐九年己未先生八歲。一八五九

九月滇匪李永和藍大順等竄蜀分擾敘府犍爲雅州等地。

袁世凱生。

劉光第。斐村生。

咸豐十年庚申先生九歲。一八六〇

資州知州董貽清督資陽仁內四縣兵勇來研防堵被圍孤城凡七十餘日圍始解。井研志卷十三藝文志三

李永和犯縣城。井研志卷四十一紀年二分隊至鹽井壩擄掠。

繼誠先生攜全家避難歷廖家嘴李家壩柴家山等地繼至仁壽邊境之大願砦構茅屋居之先生

見人簷前燃紙燈則仿作而燃之偶不慎屋焚罄所有時鹽井壩磨房糖肆亦毀於匪匪去回場向

族人某貸得錢二十千乃得重理舊業。楊楨祭繼誠先生文

是年英兵入北京皇帝幸熱河。

宋翔鳳。於庭卒年八十五。

咸豐十一年辛酉先生十歲。一八六一

胡林翼卒。

同治元年壬戌先生十一歲。一八六二

八月清廷設同文館於北京。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第五章頁八十九。以造譯材始注重洋務。

俞樾群經平議成邵懿辰位西卒

同治二年癸亥先生十二歲一八六三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於上海廣東設外國語言文學館同上

洪秀全黨石達開竄蜀被總督駱秉章擒殺陳奐碩甫卒年七十八

同治三年甲子先生十三歲一八六四

先生自云予素無記性初讀五經未終而皆不能記誦每讀生書必以己意串講一遍然後能記十二三時因書不成誦棄學師許以不倍乃復從學故余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爲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者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舉其辭然亦能默識其意不可亂以他歧經學初程稿

自此以上數年中曾從胡龍田讀於鹽井壩禹帝宮從曾志春字雪亭拔貢生曾主講井研來鳳書院以善教名接弟子以誠所論辨批竅導窺聽者忘倦井研志卷三十五鄉賢傳六於小黃衝廖榮高家並即從廖榮高學醫從何

欽培於董家砦其各別年月均不詳

繼誠先生磨坊營業尚盛先生諸兄皆各執一役日無暇晷繼誠先生生命先生廢讀歸助諸兄力作未幾先生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於粉牌而去遍覓之見其方持書讀於某寺後諸兄乃請於繼誠先生曰弟好學曷聽之繼誠先生曰諾然吾力不足以供束脩諸兄曰吾輩任之於是雷太宜人每作飯輒撮一盃米別置之積至升則獻之師不足則由諸兄益錢乃得卒讀在塾常以繩自繫於案非不得已不離坐



備藏

曾國藩取江寧洪秀全仰藥死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先生十四歲。一八六五^②

從鍾先生靈讀於舞鳳山。

同治五年丙寅先生十五歲。一八六六

五月十八日從子師政生。兄登樓子。

孫文生左宗棠奏請設船廠於福州並設繪事院駕駛學堂管輪學堂藝圃英法文學堂爲清廷改

革之始。中國教育史要九十頁^③

同治六年丁卯先生十六歲。一八六七

娶同縣李英孝女時年十四歲。

先生每偕李安人至外家輒先李安人疾走既遠乃坐而讀書李安人至則又疾走則又坐讀此李

安人晚年爲子孫言者。

同治七年戊辰先生十七歲。一八六八

自丙寅至此三年中讀於黃連橋一族人家由鍾靈與其弟嶽輪教。

章炳麟生俞樾主西湖詁經精舍講席。

同治八年己巳先生十八歲。一八六九

陳立卓人陳喬樞樞樞卒均六十一歲。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陳喬樸字樸園一字樹滋壽祺子傳其父今文輯佚之學著有魯詩遺說攷齊詩遺說攷韓詩遺說攷肆家詩異文攷今文尚書遺說攷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經集證禮記鄭讀攷毛詩鄭箋改字攷禮堂經說等書經學歷史頁三百三十七父壽祺專輯西漢今文尚書及三家詩之遺說著有左海全集

陳立字卓人句容人受業於凌曙劉文淇著有公羊義疏爾疋舊注說文諧聲句溪雜著白虎通疏證孳生述等書經學歷史頁一百一十一又頁三百四十

同治九年庚午先生十九歲。一八七〇

院試不售。

甘肅回民作亂。

同治十年辛未先生二十歲。一八七一

自己已至此三年中讀於高屋基塾師仍爲鍾靈先生不能強記然善悟同讀者有同縣楊楨靜齋楊於先生十年以長義並師友與先生同人學同調尊經先先生卅年卒。

曾國藩李鴻章奏請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二

同治十一年壬申先生二十一歲。一八七二

授徒於鹽井壩三聖宮。

院試不售。

曾國藩卒陝甘回亂平。



儒藏

同治十二年癸酉先生二十二歲。一八七三

梁啟超生。

同治十三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一八七四

同楊楨授徒於舞鳳山寺僧曾饋栗餅媵以糖時方讀則蘸而食之誤蘸墨瀋離座乃知按先生篤好宋五子書及唐宋八家文當即此數年間事。

鄉先輩如王育德仁山宋治性橡山鄢周藩立山李茂林竹虛吳錫昌書田皆敦紀飭行喜讀宋人書。井研志

卷三十五鄉賢六。似於先生不無影響。

張之洞任四川學政先生以子爲大夫文得第一名秀才先生試卷乃張之洞於落卷中搜得者以後更屢蒙識拔故先生於張氏頗具知己之感。

是年四月興文薛侍郎煥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吳棠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

蜀士。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光緒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四歲。一八七五

以前先生曾得一子一女。不詳年月。均殤乃以兄登梯子成芝爲嗣時八歲⑤按撫成芝不詳何年以其當在子女既殤之後慶餘未生之前故附此年。

春尊經書院成張之洞議定章程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薛煥聘湘潭王闓運主講尊經王不至。王闓運與丁稚璜啓乃不設山長以錢塘錢徐山四川知縣不詳其名⑥代課。

尊經初議不攷課。惟分校勘句讀各門。以便初學。後以官府意定爲課試。後先生在經學初程中嘗詳此事。云南學及蓮池書院不攷課。以日記爲程。最爲核實。初學治經。正如窮人求富。節衣縮食。收斂閉藏。乃可徐圖富有。今一大庠。便作攷辨解說。茫無頭緒。勢不能不蒙昧鈔襲。略資性平常者。則東塗西抹。望文生訓。以希迎合。不能循序用功。至於播私慧弄小巧。一枝一節。自矜新穎。未檢注疏。已詆先儒。若此用功。徒勞無益。經學初程頁三

張之洞未至蜀時。蜀士除時文外不讀書。至畢生不見史漢。問之先生。張氏以讀書相號召。刊行書目答問。輶軒語二書。建立尊經書院。重鋟五經四史。風氣爲之一變。張祥齡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云。同治甲戌。南皮張先生督學。提倡紀阮兩文達之學。建書院於省會。選高才生百人。肄業其中。以說文及提要爲之階梯。購書數萬卷。庋於閣。總督吳勤惠公復助之。川省僻處西南。國朝以來。不知所謂漢學。於是穎異之士如飢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沛然若決江河。督部與督學尊異之。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尊經分治經史小學詩古文詞。然尤重通經。張氏尊經書院記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略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不通小學。其解經皆燕說也。不通經學。其讀史不能讀表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故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張氏此言。蓋清代學者之通論。其影響於蜀士者亦頗大。

光緒二年丙子先生二十五歲。一八七六



八月子慶餘名成舉一名治生

是歲科試以優等食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

先生自言丙子科試時未見說文正場題曰狂字余文用獬犬之義得第一乃購說文讀之逾四五日覆試題不以文害辭注云文作說文之文解略乃撫拾說文詩句爲之大蒙矜賞牌調尊經讀書文不足言略按此文今存經話甲編中特由此得專心古學其功有不可沒者經話甲編一頁五十八

又曰予幼篤好宋五子書及八家文丙子從事訓詁之學用功正勤博覽攷據諸書冬間偶讀宋唐人文不覺嫌其空泛無實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於此一變矣庚辰以後厭棄破碎專事求大義以視攷據諸書則又以爲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子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明至此又一變矣經學初程頁十二

又六書舊義自序云丙子爲說文之學者數月後遂泛濫無專功經學初程稿云予初從書院章程治小學目

錄金石典故後乃專心治經今之所以治經雖與訓詁家有小別而得力之處半在初功

跋洪氏隸釋盛推洪書之全摹碑文有功金石一所著錄之碑已亡者可因原文攷其文義以爲經史之助二未亡者闕文尤甚可因其書摹文以補之三佚而後出之碑全者得藉洪書以知其確爲故物四零碣殘字可因其與隸釋文字偶同而定其爲何碑

作爾疋舍人注攷六書說舍人注攷乃就張介侯蜀典所輯爾疋舍人注汰其誤記並爲補綴六書說斥段氏混象形於指事之謬於轉注主小許染注之說謂爲網羅諸字使之分部別居不主戴段互

訓之說。又謂段氏於六書外別立引申類以假借中之所謂省義歸之亦未免囿於俗說。按此二文載蜀秀集不詳年月當是治說文時所作故以附於此年。

是時尊經同學有宋育仁芸子張祥齡子必楊銳叔嶠范溶玉賓岳嗣儀鳳吾岳林宗顏印愚印伯毛翰豐霍

西曾培篤齋張森楷式卿溥世洵□□陳光明朗軒先生與張祥齡楊銳毛翰豐□□□□宜賓人忘其姓名五

人尤爲張之洞所器重號蜀中五少年交誼亦最篤張楊皆翩翩少年毛亦貴公子惟先生以寒賸廁其間在院每飯惟恃米飲不食菜積有得則並膏火助家用。

冬張之洞去任先生與同學送到新都公餞於桂湖而別據先生自語繼張者譚宗浚叔裕張氏臨去語

人曰學政署中渣穢如山三年以來聊效愚翁之移幸得淨盡廖師慎家學樹坊頁二十三是年先生回井研。

光緒三年丁丑先生二十六歲一八七七

肄業尊經書院

學使譚宗浚初至問院中研精覃思之士楊永清舉先生及楊銳數人以對楊永清與先生書譚宗浚集

尊經諸生課藝刊爲蜀秀集八卷皆二錢之教識者謂爲江浙派經學初程稿先生所作除上舉爾正舍

人注攷六書說外當有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論五代疆域論兩漢馭匈奴論滎波既豬解月令毋出

九門解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論謂史公創爲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分處在勢年二字攬勢之大者

謂之本紀歷年之久者謂之世家勢不及本紀之大年不及世家之久者謂之列傳本紀多屬天子然

非如黃屋左纛非天子不得用略世家□□諸侯然非如分封錫土非諸侯□□□□孔子去史公數百



年略代有偉人列之世家蓋以紀實乙亥以後主尊經席者錢徐山外尚有錢鐵江亦不詳其名亦浙人。

先生云余初治小學二年遍涉諸家之說。經學初程稿

左宗棠平定新疆。

光緒四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一八七八

肄業尊經書院。

子松齡生旋殤。

十二月王闓運來川主講尊經書院初薛煥於初設尊經時即聘王王不肯來旋知已有兩錢主講

又經總督丁寶楨五次函約來遊中無臯比之議乃至至則尊經講席已虛懸二年諸生住齋者至百

餘人復被扳入院其時自督部將軍皆執弟子禮雖司道側目而學士歸心。湘綺樓箋啓一致裴樾岑又箋啓

二致張香濤上海張煥綸創辦正蒙書院分設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歌詩等科其後改梅溪學

校是爲私立學校分科設教之始。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三

光緒五年己卯先生二十八歲。一八七九

肄業尊經書院。

與張祥齡等生治公羊春秋。經學初程王湘綺日記己卯二月十七日是年以前先生鈔有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及東都事略。同上十八日此後先生嘗云予己卯治公羊私心欲將此學傳之子姪謂此例鈔輯亦當

心解乃至今七年猶不能以此教之即教之亦不解。

女燕生^⑧

三月一日與張^{祥齡}等人遷入內院常就王闖運請業每至夜深。湘綺日記

四月嘗歸井研。湘綺日記四月一日

五月羅惺上^⑨欲聘先生爲子師先生辭不往。湘綺日記五月二十一日

六月十五日夜偕同院生數人隨王闖運泛浣花溪從曾園登舟溯洄溪月三更還竹蕉露滴爲雨。湘

綺日記

八月優貢^{闕取第十名}主司以辭達而已命題先生文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孔子之所教宰我子貢

之所以學大爲主司所斥謂爲悖朱注先生曾曰惡佞一說專對又一說不能因佞不足言遂絕此科且專對與佞固自二事也。戰國策讀法

秋九月應鄉試中二十四名舉人是科同院生中式二十三人。湘綺日記九月八日

十月嘗歸井研。同上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十六日王闖運歸湘譚。湘綺樓箋啓二與孺人王與張香濤書云離家既遠舍己芸人又復翩然志

於出峽並勸張暫去承明。張時任國子監來遊石室俾始終其事以副初心。湘綺樓箋啓二又與黃運儀書

云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湘綺樓箋啓三

先生自云己卯頭已白在子必處瞿懷亭診脈云不可再用心。與江叔海論今古學攷書

日本滅流球。



校記

①廖氏世系表：前後兩表內容基本相同。「其一」、「其二」爲今所加。

②一八六五：原無。依例補。

③中國教育史要：原稿無，據上下體例補。

④經學歷史頁三百三十七：此頁碼爲周予同注釋本（中華書局版）頁碼。下同。

⑤時八歲：原稿下署有「？」，以示存疑，今礙於體例，刪去。

⑥錢塘錢徐山四川知縣不詳其名：巴蜀書社版《廖季平年譜》（以下簡稱巴蜀本）作「錢塘錢保塘鐵江及其弟保宣徐山權主其事」。

⑦張祥齡：原無「祥齡」二字，據所引原文及巴蜀本補。原稿於廖氏朋輩多省稱，爲方便閱讀，茲爲補足。以下不再出校。

⑧女燕生：原稿下署有「？」。巴蜀本無，今刪。

⑨羅惺士：原稿「羅」字作「□」。據巴蜀本載，羅亨奎字惺士，今補。

六譯先生年譜卷二

起光緒六年庚辰訖十三年丁亥凡八年爲先生學術初變時期。

初變記云乾嘉以前經說如阮王兩經解所刻宏編巨製超越前古爲一代絕業。特淆亂紛紜使人失所依據。如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群推爲絕作同說一經兼採今古南轅北轍自相矛盾。即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就經文立說本爲五千里博士據禹貢說之是也。鄭注古文家則據周禮以爲萬里。此古今混淆以前之通弊也。至陳卓人陳左海魏默深源略知分古今孫氏亦別採古文說專爲一書然明而未融或採集師說尚未能獵取精華編爲成書即有成書冀圖僅據文字主張今古門面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但以文字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即如公穀齊魯韓三家同爲今學而彼此歧出又如顏嚴之公羊同出一師而經本各自不同故雖分今古仍無所歸宿乃據五經異義所立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今學博士之禮制出於王制古文專用周禮故定爲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然後一家所以異同之故粲若列眉千谿百壑得所歸宿今古兩家所根據又多同出於孔子於是倡爲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說然後二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判然兩途不能混合其中各經師說有不能一律者則以今古爲大宗其所統流派各自成家是爲大同小異編爲今古學攷排難解紛如利剪之斷絲犀角之分水兩漢今古學派始能各自成家門戶森嚴宗旨各別學者略一涉獵宗派自明斬斷葛藤盡掃塵霧各擇其性質所近之一門專精研究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再似從前塵霾使人墮於五里霧中此今古學攷



張明兩漢師法以集各代經學之大成者也。

光緒六年庚辰先生二十九歲。一八八〇

肄業尊經書院專治穀梁春秋。

春赴京會試不第在京日嘗以易例請業張之洞當時以專治春秋仍未細心推攷也。與南皮師相論易

書張嘗誠先生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丁酉上南皮師相論學書三月十五日王闓運復從湘譚攜眷妾久

雲女吟滋茂紈子豐來川。湘綺樓日記

是歲讀書始厭棄破碎專求大義漸取莊管列墨諸子讀之。經學初程頁十二八月直督李鴻章設南北

洋電線。李傳

陳蘭甫自定讀書記十五卷付刊。

光緒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一八八一

肄業尊經書院^②。

先生自言辛巳院課攷酒齊所用題最繁雜精思旬日大得條理王秋師以爲勾心鬥角攷出祭主

儀節足補禮經之闕。略同時著轉注說旬月專精五花八門頭頭是道作釋字小箋主獨體無虛字

之說。略盡取說文虛字而求其本義均作實字解將近二三萬字乃爲人所竊去後擬補綴成書一

爲六書說二爲四書分類三爲緒論似未果。經學初程稿按六書舊義序云辛巳冬作轉注假借攷頗與時論不同

子夫。張祥齡謂年中功夫不過長一二次形迹可驗若此乃由力爭而得非自然通悟也。經話甲編二頁

二月注穀梁春秋。先生以穀梁范注依附何杜濫人子姓，略以攻傳爲能，而反立在學官。乃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張祥齡受經堂集與顧華元書。又穀梁古義疏序。

十月二十五日王闓運攜眷歸湘譚。日記。王以蜀游三年失一佳兒，湘綺樓箋啓三致趙揭叔。又以郭嵩濤

仙強作鄉塾替人，箋啓五致伍編修。擬不再至蜀。當時曾致尊經院生書云：貴州山川峻駛，氣少停迴，名

利之心未能淡遠。先聖所戒，欲連見小略，速必多誤。是以不達小則易淺，安能更大。王去後，尊經由兩

監院薛丹庭、夢亭主持，箋啓三，並仍由錢徐山代講席。箋啓八致錢知縣。

十二月與張祥齡、楊銳等數十人爲尊經同學陳光明位而祭之。張祥齡受經堂集哭陳君告文。

十一月張之洞自內閣學士出爲山西巡撫。

光緒八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一八八二

族人囑重修宗譜，以館事不得分身，乃草創凡例，請族祖小樓公代爲紀理。重修宗譜序。按宗譜於光緒

二十年始告成。所云館事不詳，館於何地。是年張祥齡贈婢如意，納爲妾。按納如意不詳何年。張祥

齡是年與顏華元書曰：勸陔既修樛木之好，後有著述之富。受經堂集。當是新納妾後語，故繫於此。

陳澧卒，年七十三歲。

與趙濬以小學相切磋。按經學初程稿云：趙孔昭於辛巳壬午間以小學相切磋，孔昭精神有餘而自得甚少。



光緒九年癸未先生三十二歲。一八八三

說經始分別今古。

赴北京會試不第。舟車南北。冥心潛索。於春秋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序。先生自云向

嘗推攷春秋舊例。不下數十種。率離合參半。癸未分國表之。乃始得密合無間。以視舊作。誠所謂治

絲而棼。井研志卷十一藝文一。故先生教人治春秋。先分抄十九國事實。則其尊卑制度儀節相比而明。其

後族弟承因以成春秋分國鈔四卷。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春秋分國鈔提要。

五月王闓運三次入川。去年王在湘代郭嵩燾主思賢講席一年。今又因丁寶楨之強邀入川。湘綺樓

箋啓詩集。

謁張之洞於太原。時張任山西巡撫。張仍以風疾馬良之語誠先生。答張書。並以小學相勸。經學初程。在太原

時欲作語上篇。以矯時流株守小學之弊。以無暇未果。嘗取張祥齡之言錄之。經話以其旨多與己合

也。張云。近來小學最盛。段玉裁嚴可均桂馥朱駿聲專門名家。皓首成書。或校正異同。或摭拾訓故。

要其用意。在明文義字詁。既通方可治經。末流之弊。小學未通。年已衰晚。叩其經義。茫乎未聞。金石

專門。復爲接踵。銅器古錢。搜採具備。既費貲財。且傷精力。略。假金石以證說文。借字畫以證經義。畢生

株守。不知變遷。譬如農織。原爲飢寒。議耒耜計壠畝。終未得一餐之飽。一縷之被。保氏教國子。八歲

之事。十五以後。即入大學。今乃以童稚所業。而爲老師宿儒。咕嗶而誇張之。況古今所傳。多便經學。

精善之籍。書皆秘隱。說文在漢已爲俗陋。託命於斯。無亦自薄。至如音韻之書。鈔輯之錄。尤爲拾墜

於敗簾築室於道旁。略大海蕩蕩宜江河以道之微者亦溝渠以澮之胡爲孟匙以測量涓滴以儲蓄哉。經話甲一頁二十八按原注云癸丑在晉陽先生癸丑無至晉陽事當是癸未張之洞作晉撫時也。

先生此時對小學態度已與丙子跋隸釋時大異。

在太原聞令德堂院長王霞舉名同曾叔才周桂溪往訪之時先生方推即位禮舉以詢之答語極瀾翻詢以小學則熟背說文如流王意主守舊不喜著作故以舊說誤處挑之意亦不以舊說爲然特不肯輕改其教人以誦讀儀禮說文爲日課五日一臨講講時院長在上左右則傅楊二監院炕几中熒熒一燈前一火盆弟子二十餘人環坐且有商賈來聽者先生將經文念一過將注說略爲潤色比說過儀節繁瑣重複之處同一解述頗似坊間童子進學解者弟子終席不發一語講畢而散先生乃悟北學之所以名自此屢稱北學之善欲以挽南學之弊嘗言北學簡要綱目在心學者學之固易入手用之尤端委了然以其精而不博最善初學南學繁雜窵要在泛博覽觀既難於默識臨事更亂於辨說其博而不精故非初學所宜又曰北學中材以下尚可勉爲之南學則非上智不能譚北學三年工夫便有規矩南學則非三十年不能成家。經學初程稿

光緒十年甲申先生三十三歲。一八八四

二月初一日兄登墀卒。

十二日王闖運返湘五月三日復攜二女吟茂至成都。日記

秋成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錢塘張預先生會試房師序此書云首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



稿藏

參之王制。先生自序云：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恍有頓悟。於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稿重錄之。按舊稿當即辛巳所草，初張祥齡^③所稱穀梁春秋注八卷。至此又加修加攷。凡例原稿井研藝文志云：先生在作穀梁古義疏前，曾作穀梁先師遺說攷四卷。採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漢書五行志、五經通議、世本及尹梅班、許諸說，因其說已多收入古義疏中，故原稿不存。

冬以作穀梁疏餘力，成起起穀梁廢疾一卷。

蕭藩起起穀梁廢疾跋：先生以何休穀梁廢疾，自尊所習，操戈同室。鄭君小

涉左氏，不習穀梁云云。乃謬託主人云云，以攻何云云。何既制言儼薄，立議矯誣云云。鄭則自負精通，反旗倒戈云云。使本義因以愈

湮。乃條例何鄭之說，而加以糾正，務申傳旨。自序。

按潘祖蔭公羊補證序，以爲起起穀梁廢疾成於乙酉，當以自

序及蕭序甲申之言爲可靠。

二書今並在六譯叢書中。

又成公羊何氏解詁十論。

今在六譯叢書中。

其目爲一、王制爲春秋舊禮傳二、諸侯四等三、託禮四、假號

五、主素王不王魯六、無月例七、子伯非爵八、諸侯累數以見從違九、曲成時事十三世。先生因欲改

注公羊，乃綜括大綱，作此十論，以爲讀公羊注之階梯。

自序。潘祖蔭公羊補證序。

王闔運云：看洪穉存集一

過，乃知廖平春秋十論之意。

湘綺樓日記丁亥六月二十三

穀梁集解糾謬二卷，井研志藝文二言作於穀梁疏已成後，度與釋范同時，今以附於此。其書與何氏

解詁商榷。杜氏集解辨正同意。范注較二家爲劣，故名以糾謬。

按此稿已佚。

澤按：據先生穀梁疏序及公羊解詁十論，以王制說春秋當始於此年。

劉師培生，康有爲始演大同義。

六月二十八日張祥齡薦先生可掌尊經書局王闔運曰嗜利悻悻非其材也湘綺日記

擬博士答劉子駿書今古學攷下四十

四月張之洞署兩廣總督七月實授

常與江瀚

叔海

約聚於草堂別墅主人張子苾當時各有徒衆定難解紛每至達旦連日

答江叔海論今古

學攷書序

按此年不詳確在何年惟知張子苾本年嘗居草堂

張居草堂不僅一年

故以附此

光緒十一年乙酉先生三十四歲一八八五

春以王制有經傳記注之文舊本淆亂失序略攷訂改寫爲王制定本一卷

今古學攷卷下頁□□□王制集

說凡例按此書今在六譯叢書中名王制訂

孟夏成穀梁經傳章句疏凡例四十一條凡三易稿據原稿

初秋成公羊解詁續十論其目爲一嫌疑二本末三翻譯四隱見五詳略六重事七據證八加損九從史十塗乙自序稱前論略餘意未盡綴以新解更爲此篇並云此十論凡經二百日略又且從日夜勞悴形神交困而來

用東漢許鄭法爲今古學攷二卷上卷表二十曰漢藝文志今古學經傳師法表曰異義今古學名目表曰異義今與今同古與古同表曰鄭君以前今古先師不相混亂表曰今古學統宗表曰今古學宗旨不同表曰今學損益古學禮制表曰今學因仍古學禮制表曰今古學流派表曰兩戴記今古篇目表曰今古學專門書目表曰今古兼用今古所同經史子書目表曰公羊改今從古左傳改古從今表



編藏

曰今古各經禮制有無表曰今古各經禮制同實異名表曰今古各經禮制異實同名表曰今古學齊魯古三家經傳表曰鄭君以後今古學廢絕表曰今學盛於西漢古學盛於東漢表曰今古學經傳存佚表下篇說二百零六則今學歸本孔子王制古學歸本周公周禮劈開兩派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并研志卷十四藝文四今古學攷提要詳見癸未年引經學初變記。

先生自序二十表用意所在云藝文志博士經傳及古經本一溯古今學之所以名也異義今古名目二明東漢已今古並稱也異義條說之不同三先師著書之各異四使知今古學舊不相雜也凡此皆從前之舊說也至於統宗表五祥其源也宗旨不同表六說其意也損益七因仍八二表明今之所以變古也流派九篇目十表理其委也戴記篇目十一今古書目十二二表嚴其界限使不相混也改從十三有無十四辨其出入名實同異十五十六究其交互凡此皆鄙人之新說求深於古者也更錄三家經傳十七明齊學之中處今古廢絕十八詳鄭君之變法今古盛衰十九所以示今學之微經傳存佚二十所以傳舊學之墜至於此而今古之學備矣所有詳論並見下篇按先生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說之倉卒未能撰述乃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爲下篇

按此書并研志稱作於乙酉自序稱丙戌編成今以繫於乙酉經話甲篇以爲作於丁亥二卷廿九頁先生云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略自鄭康成出乃混合之今古學攷下頁六又曰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略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略魏晉學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絕略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併有便於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

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

同上頁八。

又曰今古之混亂始於鄭君而成於王子雍今鄭君之說

猶各自爲書至於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復迷亂不復能理舊章。

同上頁七。

又曰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在將其所誤合之處悉爲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

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禦繁雜識者自能別之。

同上頁三十

先生又云或以今古爲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說矣。

俞以王制爲公羊禮。

以國語在左傳先爲無攷曰此二書爲二人作趙甌北等早言之矣戴記有今

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別

禮說陳左海

壽祺

陳卓人

立

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奐王劭注毛詩

已刪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

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攷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別矣今之爲說無往非

因亦無往非創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

其門面並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

則舉凡經學蒙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攷之意也。

今古學攷卷下頁十三

又曰余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說以禮

制爲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

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務博雅夫文人制詞多用通假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



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爲據。況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錄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說，強分此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絕解。說雖詳，毛將安附此大弊也。

略 同上頁三十

德陽劉子雄介卿心思精銳、好闢新說、因讀今古學攷、遂不肯治經、以爲治經不講、今古是爲野戰、

講今古又不免拾人牙慧故舍經學專攻詩詞。知聖編頁四十

張之洞不喜今古學攷謂先生曰但學曾胡不必師法虬髯又曰洞穴皆各有主難於自立同上

中秋編定穀梁春秋內外編目錄三十一種都五十卷內編書一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外編書十一
起起廢疾一卷釋范一卷集解糾繆二卷穀梁先師遺說攷四卷穀梁大義詳證四卷穀梁傳例疏
證二卷穀梁春秋經學外編序目作釋例。穀梁外傳二卷序目作一卷。穀梁決事二卷序目作一卷。穀梁屬辭二

穀梁七等進退表序目作爵祿表穀梁筆削表穀梁褒貶表序目作進退表穀梁善惡表序目作

穀梁十八國尊卑儀注表	穀梁	見例表	穀梁三言例表	序目無	穀梁內本
------------	----	-----	--------	-----	------

國外諸夏表、序目作內外異辭表。穀梁內諸夏外夷狄表、穀梁內內夷外外夷表、穀梁尊大夷卑小夷

表以上序目作中外異辭表。穀梁名號中外異同表穀梁諸侯列數隱見表序目作中國夷狄爭伯表一卷。穀梁

來往表序目無。穀梁加損表序目無。穀梁從史表、三傳師說同源異流表、左傳變易今學事實傳例禮

制三表序目無傳例禮制二表三傳異禮異例異事三表作意均詳序目按穀梁春秋經學外編序目除上

述三十六種中有二十六種外尚有穀梁舊傳一卷及諸國地邑山水圖王制注疏王制佚文佚義攷四種爲此目所無外編惟起起廢疾釋范有成書先師遺說攷已多收入古義疏中原稿遂廢餘均擬作未遂。

蕭藩爲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二書。蕭跋

九月爲貴築金椿鶴籌作飛矚亭詞序。金椿飛矚亭詞

四月法越條約成李鴻章與法成和議草約於天津以後安南遂非中國有十月英人滅緬甸。

同邑熊克武生。

左宗棠卒。

先生敘其分撰戴記與分別諸經今古關係之重云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說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別其說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說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其採自今學者則爲今學家言採自古學者則爲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爲今學此今古所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今之分別今古得力尤在將戴記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蓋以記中諸篇經說居十之七八自別人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甚至援引異說以相比附今爲合之爲母得子瓜分系列門戶改觀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絕無此說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絕學略或以此說爲過奇



簡藏

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說淺而不深、偏而不全、久乃包羅小大、貫穿始終、採花爲蜜、集腋成裘、積勞苦思、歷數年之久、於盤根錯節、外侮內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名、尤在分隸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今古學攷下頁十一

又云、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於周禮儀禮、縱觀博攷、乃知其書浩博無涯、不能由支流溯原故、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則量隙地處之、爲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爲各經專說、易詩論語、言多寄託、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公羊孝經、則每經各爲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爲史派、有沿革不同、有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說、庶幾有所統馭、不勞而理也。今古學攷下頁五十

又有自敘一則、極能道出此中甘苦及其用功次第、亦錄於此、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別矣。至於以王制爲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於奇、竊王制後人疑爲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爲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而後、乃爲此說、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性、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說、疑此數節爲先師春秋說錯簡、人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爲尊、周外楚、定穀梁爲二伯、公羊爲五伯、當時不勝歡慶、以爲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不與鄭秦吳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攷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說、而皆不能通、闕疑而已。甲申攷大夫制

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說、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乃攷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於齊晉耳。攷其寰內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說、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爲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爲春秋說也。及錄穀梁舊稿、悉用其說、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後以此爲素王改制之書、春秋之別傳也。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印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爲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博士同爲一家、古學又別爲一家也。遍攷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爲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遍說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定王制爲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蟻穿九曲、余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曾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於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於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何以取信天下乎。今古學攷下頁三十四

又先生嘗自言其分別今古用意所在云、地道家有鳥道之說、翦迂斜爲直徑。余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爲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改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今古學攷下頁二十八先生說經所以能累變而不已、蓋皆不肯苟安一念基之也。

井研志藝文二有儀禮經解備解十卷

此書不盡用鄭法、仿經傳通解、刺取記傳附於本經之後、以通解本爲記傳、略



以互文省文讀全經仿班馬異同寫定經本。又明上達下達之例。一禮可作數篇之用。禮經札記四

卷。於經缺義特詳。饗禮補釋四卷。附鄉人飲酒輯補一卷。喪服經記傳問彙解六卷。先生以攷訂經記傳問

先後源流爲治經第一要義。各經記傳問惟喪服爲詳。彙爲此編。又託名董含章作三禮經上達下達表二卷。禮節

省文重文攷二卷。疑作於此時。以其大意咸具。去年所作禮經凡例中。而又非二變以後作也。經話

甲編亦□合編喪服經記傳問。

先生說禮經用邵氏禮經通論說。以十七篇爲全。一反鄭注殘缺之說。士不指鄉里儒生。乃公卿大夫士之士。又以禮經一篇可作數篇之用。如冠昏言士。而天子公卿大夫庶人皆在所包。即作六篇。用又以互文隱見爲大例。如如字例。凡數十見。但言如某。則其文可省。禮只六經。合喪服共十七篇。則有十篇爲重見。非重文無以見隆殺合併也。據井研志藝文二

是年二月興造大沽至天津鐵路。五月中法界務專約。商務專約成。十月與葡使訂約。十二月張之洞奏設南洋各島領事。加算學一科取士。

校記

①日月經天：原稿作「日月經地」，據《今古學攷提要》改。是文已載本譜光緒十一年條。

②肄業尊經書院：原稿有眉批云「復據穀凡再添補」，蓋指下文二月注穀梁春秋條，謂當據《穀梁古義疏凡例》訂補之也。

③張祥齡：原稿多處作「張羊令」，當爲作者省筆。今是正。



儒藏

六譯先生年譜卷三

起光緒十三年丁亥^①訖二十三年丁酉^②凡十一年爲先生學說二變尊今抑古時期。二變記當時分教尊經合同學二三百人朝夕研究略攷究古文家師說皆出許鄭以後之僞撰。

光緒十二年丙戌先生三十五歲。一八八六

經學二變記云兩漢之學今古學攷詳矣。本可以告無罪於天下。惟一經之中既有周公孔子兩主人典禮又彼此矛盾。漢唐以下儒者所有經說及典攷政治諸書又於其中作調人牽連附會以周禮爲姬公之真書。王制爲博士所記與周禮不合。又以爲夏殷制攷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事者莫不與王制切合。所有分州建國設官分職之大綱則無一條與古文家說相同。或分或合皆無以切理饜心。故說經者如議瓜如原誑爲聚訟之場。凡學皆愈深則愈慧。惟學經者愈深則愈愚。其歸宿即流爲八股深爲學術政治之大害。蓋當時分教尊經與同學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於是攷究古文家淵源則皆出許鄭以後之僞撰。所有古文家師說則全出劉歆以後據周禮左氏之推衍。又攷西漢以前言經學者皆主孔子並無周公六藝皆爲新經並非舊史。於是以尊經者作爲知聖篇。闢古者作爲闢劉篇。原注外間所祖述之改制攷即祖述知聖篇僞經攷即祖述闢劉篇而多失其宗旨。群言淆亂折諸聖。東漢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貞觀黜周公爲功臣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乃歷代追崇有加至以黃屋左纁祀以天子禮樂。當今學堂專祀孔子若周公則學人終身未嘗一拜。故據王制以遍說群經於周禮中刪除與王制相反者若干條。又曰海內略窺鄙作者其主

張今古學攷尚占多數其餘則知者更鮮矣。

主講井研來鳳書院。

井研志藝文四知聖篇提要云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編言古學者曰闕劉言今學者曰知聖又己酉本四變記以群經凡例王制義證爲二變時作二書不能在丙戌以後則尊經抑古當始於丙戌丙午本四變記二變以戊子標年者蓋言知聖編成書之年耳。

以李□□等把持學金控之得直一日先生遇李於肆見其據席上坐直前批其頰謂李有親喪不宜上坐也。

作經學初程。

按本書云予己卯治公羊略至今七年湘譚師來主講至今六載所刊尊經課藝皆湘譚之教湘譚主講始於己卯至丙戌已七年尊經初集刊於丙戌先生此書又對門人而言疑主講井研時作也。

春王闔運歸湘譚不再至蜀矣。

湘綺樓箋啓一致裴樾岑箋啓三致張粵卿

成公羊解詁商榷二卷駁何注大旨與三十論相同特論詳總綱此本乃條分隨文駁正較爲明晰略爲讀公羊補證者之先路焉。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公羊解詁三十論提要按此稿今佚。

二月成公羊解詁再續十論。

今在六譯叢書中合前二十論名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其目爲一取備禮制二襲用

禮說三圖讖四衍說五傳有先後六口授七參用左傳八防守九用董十不待貶絕自序曰解詁商榷已成將爲古義疏因再作此十論昔劉申受逢祿作何氏解詁箋已多補正特其所言多小節間或據別傳以易何義今之所言多主大例特以明此事自有所昉不自今始耳丙戌仲春。



備藏

六月初一妾劉氏如意卒

秋自鹽井灣遷居東林場戲臺下

十月子成芝娶婦尹氏

先生以馬國翰輯佚書及諸輯本緯讖並存殊乖其實雜記災祥爲讖專言經典爲緯乃同張祥齡採馬本

專主經義者分別鈔錄別爲一書使不與諸讖相雜舊注未盡者因命子姓別錄古說以相證明所

有脫缺略用己說成古緯彙編補注六卷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古緯彙編補注提要按此稿今佚

作十八經注疏凡例其目爲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

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今古學攷下頁三十注先生言予創爲今古二派以

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故

先生作十八經注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說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今

古學攷下頁三十又當時意在再作儀禮詩書三種餘皆聽之能者經話甲頁五十六按十八經凡例今古學

攷經話皆不言作於何年惟知在穀梁疏成書之後又經話同頁另條云丙戌曾刊左傳凡例專以左

傳爲古學與二傳異故以繫之丙戌又今六譯叢書中之群經凡例其目爲今所存者乃屢經改訂

本或本非成於一年與原目有出入大抵如今文尚書要義凡例成於甲午據書經大統凡例論語凡例

成於丙申據論語凡例自識又既成以後又續有增補改訂者如公羊穀梁予撰穀梁凡例修改近十次乃成今本

分撰兩戴記今皆前後並存

作劉氏春秋古經章句攷證表稿存

先生今古學攷列左傳爲古學與二傳分以傳中解經釋例之文爲劉歆羈補劉申綬說□□博士

□□者告易筆削故與博士立異原傳乃國語劉氏附益後乃改爲編年今即將劉氏所附益者錄

出加以攻駁本書凡例按此書據凡例成於何注商榷何注糾繆之後左傳凡例初稿既刊於丙戌

故即附本年周禮刪僞亦始於此年初意以之與劉氏章句並行凡例

是年蕭藩欲爲先生刊穀梁注疏先生以稿尚未定乃以分撰兩戴記章句凡例一卷付之今在六譯叢

書中訂宗派類十五條篇章類二十四條義例二十七條總例五條此編此時尚分今古明年將宗派

門增爲二十八條遂易今古爲帝王并研藝文志二有兩戴記補注十卷蓋即就此例擬作而未遂者

乙酉欲作義證約集尊經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

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原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經學先師舊說原注今文尚

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於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經學諸經更附錄古學之異者以

備參攷略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不必詳說但云見義證足矣略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即

迎刃而解起視學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荊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

統古學今古學攷下頁二十八經學初程頁十三亦云至於古學入手之書則別輯古學禮制攷取左傳周

禮與今學不同專條分類輯爲此書以配王制古學禮制攷當即周禮義此書今無疑未成按此書

稿已及半隨手散佚繼聞長素康有爲孔子會典即是此意乃決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掛



漏。否則義證繆雜難於去取。特就王制定本將辨疑證誤二門編爲王制訂本要注四卷專攻其異。凡屬明文複見皆所不取。經話甲一頁五十六并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王制訂本要注提要。

今六譯叢書中祇王制集說一卷無王制集證。凡例亦非以前之舊。當又是要注改本也。約同人撰王制義證縣志以爲在戊子。經話以爲在戊子以前。今古學攷云乙酉欲作義證。卷下頁三十四。學攷乃丙戌編成。則此書之創編當在乙酉丙戌之間。縣志云戊子者誤。今以附於此年。

己酉本四變記以王制義證群經凡例爲二變時書皆誤。群經凡例之作。今古學攷明言在穀梁成書以後。公左未作以前。穀梁成於甲申。公羊成於戊子。而今古學攷又成於丙戌。則是書至遲當在丙戌。所記戊子。戊子以前者。指稿已及半時耳。

先生自云學者初治經莫妙於看王制輯證。略自爲制度綱領具在有經營制作之用。三也。經少而義多。尋繹無窮有條不紊。四也。有春秋以爲之證皆有實據。略五也。知此爲經學大宗。略諸經可由此而推七也。既明今學則古學家襲用今學者可知其變易經學者更易明也。今學異說多。既以此爲主。然後以推異例巨綱在手足以駁變九也。秦漢以來經傳注記子緯史集皆本此立義。今習其宗則群書易讀十也。略 經學初程頁十三

刊今古學攷於成都。此書既刊布於康成小有微詞。爲講學者所不喜。友人遺書相戒。乃戲之曰。劉歆乃爲盜魁。鄭君不過誤於脅從。經話甲一頁五十五。或又推爲以經解經之專書。知聖編上頁四十七。是年春就舊作轉注假借攷補爲六書舊義一卷。以四象爲造字之法。形爲實字。意爲虛字。事在虛。

實之間。以轉注與假借三家名目全同。爲當時用財通名轉注。如今捐輸津貼股份公司。事一名多。所以馭繁假借。因無爲有。所以濟窮。并研藝文志二及本書又云造字之序。始形次事。次意次聲。四門而止。聲

又所以濟形事意之窮。故造字之主。祇前三門。

後二門乃用字。非造字。又曰象聲生於假借。象意生於轉注。略未

造形聲字以前。則皆假借。未造會意字以前。則皆轉注。假轉意聲。祇爭有本字無本字之別。皆能一掃清代小學家之異說。而獨標捷解。先生經說多有改易。此冊初無異同。俞樾鄭之同極。心折其說。先生以爲子者經之嫡嗣。今古學攷既已明經。更欲治子。又曰子書專家少。往往一家兼數家。不獨雜家爲然。今子家多亡。宗旨不立。其說往往見於他書。鈎沈繼絕。條分縷晰。欲以恢張九家舊學。略限以丁亥年三百九十日立其規模。以後隨時修改。略以經意讀子。更以子學說經。有相須莫相妨。略

據丙戌臘月十六自記原稿

成經學初程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

按此書署先生與吳之英同撰。疑爲與吳同任尊經裏校時作。故以附此年。此書略可見先生教人治學之法。如云治經歲月略以二十爲斷。二十以前縱爲穎悟。未可便教以經學。略讀小學書可也。略二十以後悟性開。則記性短。不可求急助長。當知各用所長。又讀書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略篤信專守。到精熟後。其疑將汨汨而啓。略若始即多疑。則徬徨道途。終難入境。又先博後約。一定之理。不博遂求約。不可也。然其所以博覽者。正爲博觀以視性之所在。便於擇術。略夫深造之詣。惟專乃精。尚欲兼營。必無深入。若徒欲兼包。以市鴻博。剛經柔史。朝子暮文。無所不習。必



至一無所長。又近來學者頗有陵躐之習。輕詆何鄭。豈知治經如修屋。何鄭築室已成。可避風雨。其中苟有不合。是必將其廊廳牖櫺門戶下至一瓦一石皆悉閱覽。知其命意所在。其有未安處。未經意處。仍用其法補之。必深知其甘苦。歷其淺深。乃可以言改作。今之駁者。直如初至一人家。見其大門曰。此門不善。宜拆。使更營。至二門如此。至廳堂如此。至宮室亦如此。略破瓦殘磚。雜然滿目。甚至隨拆隨修。向背左右莫不迷亂。以其胸無成室。無所摹仿。材料不具。基址難定。吾見有拆室一生。直無片椽可以避風雨者。毀瓦畫墁者。尚不得食。何況治經。又教人最忌以己所心得。使初學行之。己所疑難。使初學攷之。己不過欲因人之力以成己之事。而初學作此消耗歲月。浮沈迷津。略苟爲借人之力。則其心不恭。若欲躐等陵次。使初學飛渡。則所見更爲顛預。按

先生生平即未免此弊。或本吳之英語也。

至云經學須耐煩苦思。方能有得。若資性華而不實。脆而不堅。

則但能略窺門戶。不能深入妙境。經學要有內心。看攷據書。一見能解。非解人也。必須沈靜思索。推比攷訂。旬然心中貫通。若徒口頭記誦。道聽塗說。小遇盤錯。即便敗績。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經學湛深。詞章自然古茂。則先生自道也。又曰。經學有古時童子知之。至今則老師宿儒猶不能通者。如禹貢山川。周禮名物。詩之鳥獸。草本是也。試以詩言。就當時目見。以示初學。宜無不解。略今欲攷究。又不能據目見。全憑古書。略書多言殊。苟欲攷清一草一木。無論是與不是。非用數日之力不能。略故予謂學不宜從此用功。以其枉勞心力。欲求便易之法。則請專信一書。人雖指其謬誤。篤信不改。以此爲詩中之小事。尚有大者在。略苟將此工夫。用之於興觀群怨。其有益

身心爲何如。略尚書之山川周禮之名物同此一例。略今爲後學一筆刪之以惜精力爲別事之用。頁十八

是年八月命續修大清會典。

光緒十三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一八八七

正月媳尹氏卒。

并研藝文志有春秋圖表二卷、王制圖表十卷。十疑字誤。疑成於本年。此二書後經改併爲春秋圖表。今古學攷下頁五十二云、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制爵表、制祿表、王制圖表、當即由此擴充者。今春秋圖表中猶存此數表名目小異。詳二十七年

光緒十四年戊子先生三十七歲。一八八八

是年任尊經書院襄校。按先生與張子必書似有薦吳之英以自代之意。又知聖編後跋謂此冊作於戊子。蓋纂輯同學課藝而成。疑先生是年本任尊經襄校也。

正月子成芝續娶譚氏。

二月自東林場遷居距場里之小高灘蕭氏宅中。旋於附近榮縣界內置新業。二十畝。十二月移家居之。

七月自家赴德陽爲德陽知縣陶聯三西席。過成都與名山吳之英。伯竭時任灌縣教諭。論學於尊經。深許其可。自此見人恒頌其學。與張子必書按與張子必書言七月自家至德陽據家人言則二月至省七月返家八月赴京。



錯迕殊甚、不知誰是。惟八月赴京之語似誤。知聖編序稱戊子季冬作於黃陵峽舟次。不容八月啓程。十二月始至宜昌。意者先生是年本任尊經裏校。二月赴省。七月嘗回家。隨赴德陽。赴京時即不再回家。故家人遂以爲八月赴京耳。

冬赴京會試。

知聖編序。

薦吳之英任尊經裏校。

同上。

張之洞電召赴粵。

時任粵督。

命纂左傳以配清代十三

經義疏。以方赴京不果去。

江叔海致書論今古學攷。

成知聖篇一卷。附孔子作六藝攷一卷。闕劉篇一卷。周禮刪劉一卷。

井研志藝文四。

公羊補義十一卷。

四

書今並在六譯叢書中。惟無孔子作六藝攷。周禮刪劉附入闕劉編。易名古學攷。

知聖編提要云。平初作今古說。丙戌以後乃知古學新出。非舊法。於是分作二篇。言古學者曰闕劉。

言今學者曰知聖。取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之義。此編用西漢說。以六藝皆由孔子譯古書而成。

略

詩易爲百世而作。春秋書爲上攷而作。由後推前。知制作全出孔子。宋以後專學論孟。故改證二書。

尤詳。或以六藝歸本孔子爲新創。不知莽歆未出之先。無論傳記子史。皆以六藝傳於孔子。並無周

公作經之說。故又編孔子作六藝攷一卷。以證其實。

此稿不存。當由已散見知聖編中。

其書取西漢爲主。東

漢以下微文散見。亦附錄之。又古學攷。

即闕劉篇。

提要云。是編皆平信今駁古之說。

周禮刪劉一卷。吳福珩周禮紀聞序。

井研志藝文二。

以爲刊於戊子。

今按此書之作。當與闕劉篇同時。故從吳說附於此年。此書直至甲午始完成。義例詳甲午年。劉子雄見周禮刪劉。斥爲闕割之法。謂其與己說相迕者。指爲竄改。不免武斷也。

知聖編上三十九頁。所

刪者爲九畿九州五等封諸條。此時本年能講明一條即刊□□□。周官攷徵凡例

戊子八月自序

略舊撰穀梁注疏篤守本師

略此編多採穀左以收闕義傳所佚誤別爲補傳今通

三傳以爲一家之言意在折中聖經輯補佚義自比於巽軒又庚寅端午前二日自識云戊子作注

意在通三傳之義

略己丑在粵續有左傳補正之作既三傳各自爲書則公羊當自成一家不必旁

通於二傳故刪去通變之言以爲墨守之學易通變之名爲補證庶可以告亡友劉舍人也

潘祖蔭公羊補證序云自序欲以公羊中兼採穀左合通三傳以成一家

按甲午作春秋經傳滙解當即此

意繼因三傳各有專書乃刊落二傳易以今名言補注者謂補何君解詁也

按凡例云今以補證爲名凡佚

傳則補傳師說則補例解詁未備者務詳之略

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爲注餘義爲疏疏義別出不定解注

與古注疏體小有異同。自來注家依違本傳明知其誤務必申之。是書以經例爲主。於傳分新舊。於師分先後。所有後師誤說。引本傳先師正說以證之。進退取舍。不出本師。與范武子據周禮以難穀梁者有間矣。略是書大旨具於三十論。然新得甚多。較爲審慎矣。季平喜爲新說。如春秋不王魯。三世內娶爲魯事。言朔不言晦爲日食例。離不言會爲致例。祭仲不名例。同單伯紀履輪不言使爲小國通例。如此者數百條。爲從來治公羊者所不敢言。至於月無正例子。伯非爵。見經皆侯。與二伯八方伯七卒正一附庸。則以爲三傳通例。立說雖新。悉有依據。聞者莫不驚駭。觀所論述。乃不能難之。以其根本經傳得所依歸故也。按潘序作於庚寅三月。時此編祇名公羊補義。對戊子稿本已有所改訂。凡例



稿藏

先生於清代經學變遷派別及其得失與所及於自己之影響在知聖編中言之極爲明晰。文曰：國朝經學大約可分爲四派。曰順康、曰雍乾、曰嘉道、曰咸同。國朝初承明季空陋之弊，顧炎武、黃宗羲、胡渭、姜宸英、王夫之、萬斯同、閻若璩、朱彝尊諸老，內宋外漢，攷核辨論，不出紫陽窠臼，游心文周，不知有尼山也。惠棟、戴震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家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江永、段玉裁、王念孫、朱駿聲諸家，以聲音訓詁校勘提倡，天下經傳遂遭蹂躪，不讀本經，專據書鈔、藝文、隱僻諸書，刊寫誤文，據爲古本，改易經字，白首盤旋，不出尋文。按當作文。諸書勘校可謂古書功臣，但畢生勤勞，實未一飽藜藿。二陳著論，漸別今古，由粗及精，情勢然也。李兆洛、張惠言、龔自珍、魏源推尋漢法，訟言攻鄭，比之莽操，罪浮桀紂。思欲追西漢，尚未能抵隙古文。咸同以來，由委溯原始，知尊尚孟荀，開創難工，踵事易效，固其宜耳。綜其終始，窮則必通，以橫詆縱，後止終勝。廿年以來，讀遺書，詢師友，昔賢構屋，我來安居，舊解已融，新機忽闢，平分今古，不廢江河。初則周聖孔師，無所左右，繼乃探原竟委，若有短長，博綜同學，分類研精，圖窮匕首，乃見附綴不類生成。略六藝同原，貫以一孔，斯事重大，豈敢任情。既風會之所趨，又形勢之交迫。略師友藥言，佩領夙夜，事與願違，未得輕改。卷上頁三十六

知聖編於鄭康成、紀曉嵐十二經注疏。無何注公羊。阮刻學海堂經解、王刻江陰續解，皆有評論。評鄭氏云：國朝雍乾以後，鄭學盛行，誤信孔氏疏不破注之邪說，寧道周孔錯，不言馬鄭非，積習移人，牢不可破。嘉道以後，龔李諸賢始昌言攻之，然亦如晉王子雍，一生專與鄭爲難，乃全不得其病痛。

所在攷鄭學略盛行千餘年其人人品高號爲經師完人至細攷其著作實不見所長詩書二經推周禮以爲說強四代經文以就其誤解之周禮固無論矣平生著述三禮爲優周禮又其本中之本大行人注言周之疆域方七千里天子以方千里者一爲王畿州牧各得方千里者六以一州牧大於天子五倍似此謬妄婦孺皆知其非略王莽傳莽女爲后十一媵是天子一娶十二女王莽晚自娶則有百二十女明係歆等附會誤說盡可改正乃造十五日進御之說其注百事多略惟此條獨詳推攷變節無所不至先生命吳清渠擬有百二十女訟鄭君表詳見經話甲一頁三十九至四十五經所稱孤本即

世子指春秋齊曹世子而言乃以爲三孤經所見諸孤字皆非王臣則又僞造大國孤一人之說誤中又誤夢中又夢其注儀禮至以諸公爲即大國之孤孤何得稱公鄉禮即鄉飲酒詳經話卷二明知

今古文饗皆作鄉何不注於題下乃以饗禮爲亡饗禮與鄉人飲酒禮節隆殺不同鄭明知漢人飲

酒禮儀節簡爲欲實用周鄭鄉字之說亦遂以爲真鄉黨所行之禮李氏但詆其破壞家法不知但

以專家論鄭君於周禮儀禮已多不能通又何論其於今古相亂之旁失略舊頗稱其細節如宮室

衣服儀節實爲精密然大端已誤細節殊無足取且進而攷其細節亦多因強附周禮而誤余學

專欲自明不喜攻人但鄭君空負盛名實多巨誤後生以之爲天人望洋而歎莫敢攷索由鄭學

入手者如入迷途久而迂謬成習略爲後賢祛疑起見偶一言之以示其例耳卷上頁四十二

評紀氏云隋志陸錄所談各經源流謬種百出百無一真證以史漢其說自破近人言經學以紀曉嵐爲依歸當時說經諸家融而未明紀氏專心唐宋小說雜聞未能潛研古昔正書以辭賦之才



改而說經終非當行。又以隋志陸錄爲宗旨，故所說經籍不脫小說謏聞，終誤後學，受惠頗深。略毛詩序傳出於衛宏，如大小毛公名字、叔姪、官爵等說，皆出范書以後，乃誤爲真。其說二人真如孫悟空、豬八戒，此等遊戲評詩談藝，則爲高手解經，則成兒戲。又如書坊僞端木詩序、申培詩傳，其書竄亂刪削，至爲陋劣。既明知其僞，乃又摘論數條，以爲義可兼存，似此猶可存，則又何不可存。略紀氏於各經論述，幾不知有博士何論孔子。時賢推尚紀氏，故略發其說於此。大致悠謬者多，不足與細辨也。卷上頁四十

評東漢以後經說云：略每經皆有義例，在文字之外，如數術之卜筮，以及鐵板數、青囊經，皆別有起例。在本書之外，不得本例，但望文生訓，如何能通。不惟經說，即李義山、吳梅村詩集，作注者必先於本文之外，詳其時事履歷、性情嗜好，並其交遊贈答，當時朝廷盛衰、政輔忠佞，然後能注區區後人文詩，千萬不足與經比。猶於文字外無限推索，方能得其主旨，乃東漢以下之經說，則不必先求本師預攷文例，但其識字解義，按照本文，詳其句讀，明其訓詁，即爲經說。真所謂望文生訓，不求其端，不竟其委，但能識丁，便可作傳。除公羊外，十二經注疏，一言以蔽之曰：望文生訓而已。略學者亦嘗假四字以爲說，實則阮王二刻能逃望文生訓者幾人。蓋欲求義例，必先有師，不能得師，必先於各經先師傳說義例。略至精至熟，然後可以讀經。此法久絕，合字內老師宿儒，誰能免此弊。劉歆初言微言，後力反其說，願學者讀漢臣劉歆書，勿用新室劉秀顛倒六經之法也。卷上頁五十四評阮刻學海堂經解云：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之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累



牘一句之意衆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攷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凡事有本有末。典章制度本也。形聲字體末也。諸書循末忘本。纖細破碎。牛毛繭絲。棘猴楮葉。皆爲小巧。即詩經而論。當攷其典章宗旨。毛鄭所說相去幾何。而辨論其異同之書層見疊出。樂之爲樂。爲療永之爲義。爲泳有何關係。必不可苟同。以尚書論。今古二家宗旨在於制度。文字本可出入。不問辭專攷字。不問篇專詳句。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詢以義和是何制度。茫然也。近人集以爲彙解。一字每條所收數十說。問其得失異同之故。雖老師宿儒不能舉。又如用其法以課士。一題說者數十百人。納卷以後。詢以本義究竟如何。舊義孰得孰失。論辨異同之關係何在。皆茫然不能對。蓋嘗蹈沒其中者數十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爲此皆不急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積久而得王制。握綱領。攷源流。無不迎刃而解。以之讀群經。乃知康莊大道。都會名區。絕無足音。攷求舊游之車轍馬迹。亦不可得。徒見荊棘叢中。窮隘巷港。積屍如麻。非黑暗不見天日。則磨旋不得出路。父子師弟相繼冤屈。而不自悟其非。蓋得其要領。則枝節自明。且悟其旨歸。則文字可以出入。苟循支委。則治絲而棼。略爲今之計。以人才爲主。不願天下再蹈八比之理學音訓之漢學。以困人才。卷上頁四十四

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

評王刻江陰續經解云。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循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說。雖未經排纂。頗傷繁冗。然

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禮經通論以經爲全本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絕後。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攷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說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但請立三事。廣異同。未嘗倡言六經爲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徐造六經不全之說。詳古學

攷妄補篇章。虛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一說盛行。學人略視諸經皆爲斷簡殘編。略

已在可增可減可存可亡之例。一遇疑難不再細攷求通。有秦火一說可以歸獄。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之人。略余因邵說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爲孔修。略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

言乃可徐引。略 卷上頁四十七

又論近人專治小學之弊云。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爲治經人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於政事爲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更推之近事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近賢聲訓之學迂曲不適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無濟實用。遠不及西人之語言文字可俾實效。讀王制則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藝。如段氏說文王氏經傳釋詞經義述聞即使全通其說不過資談柄繡槃悅與帖括之墨調濫套實爲魯衛之政。語之政事經濟仍屬茫昧。國家承平藉爲文飾休明之具與吟風嘲月之詩賦事同一得未爲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則炊沙作飯勢所不行。釋家有文學派聲訓正如龍龕手鑑自云左傳舊以爲古學與二傳異。丙戌曾刊有凡例專主此義。己丑以後專力治之五年以來愈覺其水乳交融無一不合。舊說異處多由於杜非。一切經音義枝中之枝從王制入手則如直指心原立得成果以救時言王制之易小學亦如策論之易

八比試帖也。非禁人治訓詁文字，特不可錮沒終身耳。

卷上頁四十三。按此條可與癸未年引張祥齡語參看。

是年定中英西藏條約。

光緒十五年己丑先生三十八歲。

一八八九

大挑二等會試中三十二名。進士四月張建勛榜三零三人。房師張預。

商天禮部尚書。座主李鴻藻。

孫工部尚書兼署正黃旗漢軍都統崑岡。

筱峰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潘祖蔭。

伯寅

禮部右侍郎廖壽恒。

仲

山以書曆作歷，罰停殿試。潘祖蔭力爭之。先生嘗言：此次不犯磨勘，可入翰林。使竟入翰林，則戊戌政變或將因楊叔嶠而遭戍也。

試後應張之洞召赴廣州，與王闓運相見於天津。

祭湘綺夫子文。

與俞樾相見於蘇州。

在七月。

俞氏亟稱先

生今古學攷爲不刊之書。先生語以已經改易，並三傳合通事，俞不以爲然。曰：俟書成再議。

經話甲一頁

五十四

先生至廣州，住於廣雅書局，以張之洞命纂左傳，始專力治左氏。

己丑以後專治左氏。

經話甲一頁五十一

十月張之洞聘朱一新主講廣雅書院。張又重申風疾馬良之禁。

在廣雅日，居室與朱蓉生。

一新屠竟山

寄陶心雲

濬宣

諸人僅隣。一日聞蓉生言：講學問須自作主人，勿

爲人奴隸。因亟往問：如何方能作主人？而蓉生所言則仍奴隸之奴隸也。

吳虞六譯老人餘論。參看乙巳年

南海康有爲於沈子豐處得先生今古學攷，引爲知己。至是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先生以知聖



備藏

編關劉編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爲好名驚外，輕變前說，急當焚燬，並要挾以改，則削稿。否則入集。先生答以面談，再決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黃季度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康氏乃盡棄其舊學，而爲先生之學焉。經話甲一頁五十五，知聖編上頁四十八。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經話甲編二卷三

十頁云：庚寅晤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合。逾年，僞經攷出，庚寅當係己丑之誤。

先生欲刊知聖篇，或以發難爲嫌而止。東南士大夫因轉相鈔錄，視爲枕中鴻寶。一時風氣爲之改變。

湘學

湘學報

以爲素王之說倡於井研者，此也。

井研志藝文四知聖篇提要

先生居蜀時，未敢自信其說。出游後，見俞蔭甫、王霞舉諸人，以所懷疑者質之，皆莫能解。於是膽乃益大。於湘潭之學，不肯依傍。故湘潭與陳完夫書曰：「懷才欲試，略如康有爲之爲，亦人情也。楊度但以慕名之心轉而慕利，暗爲梁煥奎所移而不自知。前之師我者，亦以名也，非求益者也。與夏時濟同與廖登廷異。廖登廷者，王代功類也。思外我以立名，楊夏思依我以立名，名粗立則棄余如遺矣。故康廖猶能自立。楊夏則隨風轉移。」吳虞六譯老人餘論。湘綺樓箋啓六與陳郎

陶潛宣擬刊廣州闡墨，因戲擬戊子四川鄉試首題大師摯適齊一章，破云：「使八伶於八州，廣魯樂於

天下也。文用樂記，廣魯樂與書封四凶以化四裔，意欲刊之而稿爲人所竊。」經話甲一頁六十三按井研

志藝文五有四譯館五經義一卷，稱其專以經說行文，多用新解。略風動海內。光緒戊子以來，略貌襲

平文者，往往掇巍科以去。此書今不存。民初，成都國學薈編刊有先生時文數篇，名遊戲文，當猶有

當時所作，在內。六譯館叢書中又另有會試硃卷一種。

作周禮刪劉八證。古學攷頁四十五注

是年二月帝始親政以薛福成爲出使英法意比大臣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八月允張之洞奏築蘆溝橋至漢口鐵路。

七月調張之洞爲兩湖總督。

光緒十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九歲。一八九〇

春復由廣州赴京補應殿試得二甲七十名賜進士出身朝攷三等欽點即用知縣以親老求改教職部銓龍安府教授。

四月潘祖蔭爲作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公羊補義兩序。

秋偕宋育仁由水道返川過蘇晤張祥齡。先生與張此後不復相見。過湖北謁張之洞留連彌月張又重

申以風疾馬良爲言。時張已移任兩湖總督。十一月抵重慶謁川東道張華奎。己丑同年。是月二十九夜抵家。

時先生父兄均已先病。與張子宓書與南皮師相論易書與南皮師相論學書。

在途聞江瀚得俞樾書云康有爲新學僞經攷已成書蓋即本先生之闢劉篇而多失其旨者也。經話甲

一頁五十五二變記。康說粗豪狂恣書既出天下震動。家學樹坊頁三十六。甫一年遭清廷之忌燬其板。梁啓超

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

成左氏春秋古經說漢義補證十二卷。

左氏古經說讀本二卷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十二卷左傳漢義證二十卷實爲三書今存左氏古



經說漢義補證稿。

今六譯叢書中有左氏古經說義疏十二卷，疑是此稿節本。

左傳漢義證二十卷，當是呈上張

之洞者存佚不可知。宋序并研志及左氏古經說義疏刊本均作二十卷。本序據本文則仍古經說

十二卷序也。先生以從來言左氏者皆喜文彩詳名物引以說經者少，略因仿二傳之例刺取傳中

經解釋例之文附古經下引漢師舊說注之，略與傳別行意在申明漢法刊正杜義。又以左氏禮同

王制歸還今學不用漢說。

自序潘祖蔭序。

宋育仁序謂治左氏有十難。先生此書有廿長故足以平茲

十難。是篇會通三傳力反左不解經之說立異經見義緣經立說及隱見參差筆削諸例及取戴

記爲舊傳不惟合通三傳六經亦藉愈顯。並據五行志所引劉氏諸條皆不見傳莊公篇甯闕毋補

證劉歆無竄補之事尤有存亡繼絕之功。

宋育仁序存左凡已非初作。

先生未注左氏之前曾刊凡例以左傳爲古學事事求與二傳分，略攷其立異之爲實即攷其主於

周公孔子史官赴告之不同一國三公莫知所從。蓋嘗經營於心者七八年之久惟日求左氏之病

痛而布告之非有心於攷左氏以既欲治左氏非先明其要害不可也。己丑，略校左氏三年之中遂

成巨帙或以爲倚馬成書而不知前此之經營慘淡非一日矣。惟其攷之也力雖疥癬之疾亦必求

所以補救之非苟且敷衍以應命而已。

丁酉冬上南皮師相論學書

又言他人攷左傳之非云治公羊者莫不攷左傳深惡痛絕不可終日，略蓋公羊，略頗有夢幻惝恍

之境左傳事迹明白，略心害其明白故害之深。若劉申綬龔定庵者實則於左傳未嘗用心畏其繁

鉅不能綜治惟有駁之可以鉤銷一部巨書，略

經話甲一頁七十

群經凡例中尚有左氏學外編凡例當日擬歸入外編者有三傳合同表三傳同源異流表三傳專條表五十凡補證有鈔本二卷上卷經下卷禮左氏補例原有稿近百條佚左氏漢師遺說攷左氏與僞周禮

不同表三傳禮制相同表經話甲一頁七十末有三傳同例二表疑即此禮制三統表杜氏集解辨正四卷杜

氏釋例評四卷馬氏左傳例評一卷刪列表左傳王制注二卷左氏淵源攷左氏長義一卷反正表左

氏禮徵春秋法古表春秋俟後表劉申綬左氏攷證駁正郝氏春秋非左駁二十二種五十凡駁例

當是五十凡補證舊本劉申綬左氏攷證駁正附左氏古經說今除杜氏集解辨正有書外餘皆不存曾

成書與否亦不可知見壬辰

此書本因張之洞纂左傳之命而作書成潘序稱其期月已成過鄂時上之張氏張不以爲然欲自爲

之先使先生更作左氏傳長編待林下優游乃自撰錄先生因先成左氏傳長編三十六題中非杜

篇乃張命別作一篇詳傳文所短先生以昔人所指摘者皆杜誤故歸罪杜按集解辨正即專詳此義餘

三十五題仍先生意也左氏傳長編目錄又當時宋育仁亦在督署張之洞開具易經長編題目授宋

編纂先生以於易非專門未即鈔錄與南皮師相論易書

五月改訂群經凡例中之公羊春秋補證凡例二十四條據本書又原稿

是年十月三十潘祖蔭卒年六十一歲

時外來潮迫中外人士已知改革政治

清德宗始親政以後康有爲屢上書言時政二月與英訂藏印條約



光緒十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一八九一

二月先生兄登梯

級陞

卒。

葬兄後赴成都復任尊經書院襄校。寓純化街王氏宗祠。未幾移與范溶同

居。納妾帥氏時十七歲。四月中移入尊經書院。

時山長爲邛州伍肇齡。同任襄校者爲陳某。

五月迎眷至成都。與

張子宓書

六月領憑赴龍安任。往返月餘。

同上

祭奉政公文云。十月返成都。

約尊經同人就去年所作左氏傳長編目錄分纂。冬初畢業。由李岑秋施燮夫煥將此稿並其他著作

數種共四十冊。賁呈張之洞。先生嘗云。長編稿家無副本。其存佚不可知。聞南皮又續延有人編纂。或

爲淺人所塗乙。麁亂則雖存亦失其真。他年此稿或別出亦未可知也。

左氏傳長編目錄識尾。

按近聞張氏

藏有先生遺稿甚多。疑此稿仍在。

十月增補公羊補證凡例十條。

據原稿

十一月九日先生父奉政公卒。先生初聞病訊。偕女燕奔回省視。至仁壽即聞訃。越十日葬奉政公於

小高灘宅右。

與張之宓書。

妾帥氏旋歸。

先生既奔喪。善化瞿鴻禨

子玖

來督川學。詢先生近狀於尊經監院薛華墀。頗有欲先生主講尊經之

意。同上

是年先生始治詩易。

家學樹坊。帥鎮華答劄室主人書。

成中和解二卷。自序云。辛卯以後治易。專就本文推攷

義例。至於數十百條。辭義繁蹟。編纂爲難。故先取中和例編爲此書。中和者。用左傳例。每爻變爲一

卦分長中少三局。以中卦十六合父母四卦爲中。長少三十二卦合二卦爲一圖。故三十二爲十六圖。合長父母八卦爲和。并研藝文志一中和解提要

增周禮刪劉八證爲十證。古學攷四十五注

先生經話甲編卷一於治經應守之要爲條款。疑爲襄校尊經時所擬。其略曰。頁一二

一戒不得本源。務循支派。如何邵公之日月例。

一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如鄭康成。

一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如董子之於江公。

一戒支離衍說。游蕩無根。以上高材所忌。

不守古訓。師心自用。非也。泥古襲舊。罔知裁擇。尤爲蒙昧。何邵公之誤用董說。劉申綬之鈔襲何注。是也。

不識堂奧。依傍門戶。非也。略知本原。未能瑩澈。是爲自畫。陳卓人。陳左海是也。

違背經傳。好作新解。非也。株守陳言。牽就附會。是曰瞽蒙。六朝禮學諸家。株守鄭說是也。

不通音訓。罔識古義。非也。鋪張通假。主持偏僻。更爲俗癖。如國朝諸家是也。以上中材流弊。

又曰。頁四十六至五十四言漢學尊許鄭者。固囿於劉歆邪說。然攷史傳。雖兩漢經士。皆有流弊。謹立

二十四目。引史傳以證。然後知學當靳於是不當。但尊漢師已也。二十四目如下。所引史傳略增益師說。亂經私作。立學勢力。不通政事。迂疏寡效。粗習師說。以意推衍。苟求利祿。射策取科。各異其師。



黨同伐異。末流變遷。齊不爲魯。別參異說。詐託傳受。自矜巧慧。變亂師法。互持意見。同源異流。分習篇章。不能獨盡。喜談災異。蒙蝕經誼。附會異端。乖離本意。畏繁苦多。以求便易。枝葉繁難。雕繪競華。口辯自雄。不求理勝。依附圖讖。迎合風旨。蒙混今古。不守家法。章句漸疏。浮華相尚。僞撰源流。以冒授受。私改經學。以合私文。好博兼通。無所裁決。刪除章句。以便觀覽。

先生所主修之宗譜成。

康有爲講學於廣州長興里。新學僞經攷刊成。

光緒十八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一八九二

嘉定知府羅以禮聘先生主講九峰書院。二月赴嘉定。時諸生除時文外無所知。先生提倡樸學。治經者方有七八人。羅以禮頗敬重先生。甫開院。即籌款買書。與張子宓書諸生中從先生較久者。有李光珠。

黃鎔帥鎮華。胡冀。季邦俊等。

三月。先生因購書至成都。仍與吳之英同任尊經襄校。時尊經已非昔比。甚至有聚賭內院。放馬講堂者。先生言其情於學政瞿鴻禨。加以整頓。頗有復興之象。以此遭忌。謗者亦衆。與張子宓書

先生在尊經日。命住院生領卷繳卷。必親到講堂。以便講說題義。及心得疑義。又命諸生作日記。一月一繳。住院生有三課不應者。即罰其膏火。以獎好學者。在院月餘。復同焦佩箴赴嘉定。同上

六月。顧印愚因送攷。時任洪雅校官至嘉定。相與盤桓二十日。同上先生囑顧爲子慶餘命字。顧字慶餘。

曰師慎。並爲詩以紀之。蓋先生方以左氏傳授成學。而於漢師傳左氏者。獨推重服子慎也。按慶餘後即

以師慎爲名而易字曰慶餘。

七月歸家。八月返嘉。復由嘉赴省。十月返嘉。因嘉定地居孔道。應酬頗繁。欲閉門謝客。十一月因遇

攷赴龍安。

後任非特授。故雖丁憂開缺。亦必一往。

歸井研。已歷歲除。同上。是年江瀚主講重慶川東書院。同上。

與新城王樹枬

晉卿

相見於淩雲山。王謂先生曰。今古學攷啓人簡易之心。則經學不足貴。先此德陽

劉子雄

介卿

亦嘗言經學不可如白香山詩。原貴同異。依違使人鈞仰不盡。先生則以爲推攷既久。門

面不煥。雖似簡捷。實更繁難。既立一法。便有得失通蔽。急須攷究。從前之難。門外與門內相紛拏。今

日之難。一家之中。務求和協。概括六藝。折中子史。大綱既分。細事毛起。略。如以三傳合通。即此一事。已

不易矣。

經話甲一頁五十四

作杜氏左傳釋例辨證四卷。

按即釋例評。

井研志藝文二稱。先生應南皮張編書命。乃專心致志於經說推攷。其餘典章訓詁。前人已有成書。

者。則不再詳求。五年之久。成書數十種。此種其一也。又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證二卷。丁未成都排印本。

與此書相輔而行。疑亦成於此年。自序曰。東漢治左氏者。與公穀相同。本傳義例所無。皆引二傳相

補。

略。杜氏後起。乃力反二傳。譏漢師爲膚引。

略。

舊說以義例歸本孔子。杜則分爲四門。以五十凡爲

周公舊例。不言凡爲孔子新例。例之有無。以本傳明文爲斷。凡五十凡及新例之外。皆以爲傳例。略。

何所見而云然。

略。

大例之外。其誤診文義者。悉加辨證。略。按所謂成書數十種。除前所舉左氏學外。

編有二十二種。

釋例辨證。集解辨證。並在二十二種。

外。見於井研志藝文二及四譯叢書目者。尚有國語發



儒藏

微八卷

此書發明六譯專爲賢爲聖譯一語而作。

國語補亡十二卷

取繹史及諸子文補之。

左氏群經師說攷二卷

三種

又左氏天學攷一種、乃四變時作。

今惟存集解辨正一種。此外如更有者、不惟稿不存、且並書名而亡

之矣。

光緒十九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

一八九三

主講九峰

□□記存。

取穀梁舊稿重加修訂。

自序。

正月辭尊經襄校職。繼任者爲南江岳森。林宗亦先生

所薦也。

先是吳之英自任襄校、即援引其門人對先生漸不相容。先生乃辭。岳森與吳亦不合。各立朋黨、自

開門戶、毀榜鬧事、非止一次。

與張子宓書

井研知縣葉桂年延先生修井研志。

時清廷方修會典、詔求郡縣圖經。

先生以方旅食異方、又改訂三傳舊稿、

乃薦吳季昌。

權奇

吳嘉謨。

蜀猷

董含章。

貞夫

共事。

光緒井研志序

七月在成都爲子慶餘娶華陽任繼棠。

憲吉

先生長女以張祥齡任季棠彬彬有禮之言也。

與張子宓書

八月慶餘歸家。九月又偕至嘉。先生妾帥同往。

冬岳森、吳之英均去職。先生仍被委尊經襄校。

同上

十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設自強學堂於武昌。分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齋。是爲官立分科學校之

始。中國教育史要頁九十五

成生行譜二卷。

井研志藝文一提要云此書爲四譯易學之初階其書不用京氏八宮法每卦內三爻爲生外三爻爲行一卦生三故八別生二十四子息八和生二十四子息原注按此說與張心言同外卦則皆一人行三人行於內爲客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因取左氏爻變之例每卦六變爻每爻爲一卦又六變合爲三十六卦因編爲圖縱橫往復悉有條理原注按此圖與包氏皇極經世緒言偶同其辭說不下數萬言皆關於易中義例迥非先後之圖畫略之可比按此書現惟存例言一卷在六譯叢書中十數萬言均不存矣

又易象師法訂正此書不存提要云古今言易者以數理一派爲大宗漢人詳於象數晉宋空談玄理其大較也近人侈談漢法實則爻辰卦氣消息昇降錯綜史事於易中不過如九牛之一毛略不能謂易中無此理象然由此以通全經有如炊沙作飯徒勞無功而其遺誤後學閉塞聰明者尤莫如京氏之八宮平之治易不泥舊說嘗論諸家義例之文而詳論其得失去僞存真一節之長皆在所取

與張之洞論易書云略二月以來編成生行圖譜一卷上呈鈞鑒竊以易道廣大爲治經之畏途漢宋遺書雖汗牛充棟求其能明白顯著確然有以饜服人心者不可得受業略因諸經卒業不得不求通精微以成大一統之局故立一說以附人晚乃序易易爲六經總歸略五經既通則易自有啓牖之妙於是會纂歷代家法條例與由漢至今遺書驗所有名作大師最有名之條例一爲攷研立見粉碎求所謂顛撲不破者未嘗有焉大抵諸經如狗馬易則近乎鬼神率意圖書自信其心又



無明據以供其比較。在諸賢其始皆不能安私心未嘗不自疑。從古未有真諦遂自寬自解以爲易之可知可求者止於此數。略此不求深之過也。受業愚鈍而好爲苛難以爲諸經傳記皆別有微言起例在於文字之外學者但求銷文未能得意凡所解說皆爲支節不能使經如醫之銅人圖又凡其求者皆銅鑄之人而非氣血行動能言動視聽之人雖有許馬鄭亦得皮毛影響豈能盡其筋骨乎。蓋無論何經皆有相承之誤說後人以爲流傳數久喜其便易而勦用之但有如此者十數條則深入魔障永無見天之日矣。以易而論以卦爲主言卦則不能不講統屬京氏八卦之說謬種流傳老師宿儒以至學僮小子莫不曰一卦生七卦。略後人更爲浩瀚之說以爲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春秋見經之國近百其中天王王后二伯方伯小國附庸夷狄亡國各有分別不可稍混。略卦有尊卑親疏祖妣男女同姓異姓必有分數乃不問同異但曰一可生七六十四可爲一卦是以春秋一國可爲全經之國也。今故就經中本卦爻變爲之編纂譜帙辨姓別支婚媾仇敵朗然明著。略舊說一切不問。略即以旁通而論今攷定爲一卦旁通三卦。略上爲祖父下爲子孫旁以通於兄弟平輩之三卦是謂旁通祖宗卦不言旁通而舊說不辨尊卑無分正錯多者五六少者一卦俱無問其實據則不能持以示人。有名無實所以有疑信用舍之不同。略又如天地定位一節本指上下而言邵子造爲一圖強分方位命之曰先天又以爲伏羲所作自有此說愈生霧障不知所謂先天乃上下圖後天爲四方圖上下四旁合爲宇宙同爲孔經何分義文上下圖乾上坤下風雷天屬二長親上艮澤地屬二少親下水火居中難於分畫特詳火炎水濕以定上下之分凡經傳之言

上下皆指此圖而言。略又損之一人行首卦內三爻一卦獨往別首卦之外卦合三卦來爲得友。三人行則首卦內外三爻合朋往身卦損一人者三人同往三卦所往之卦凡錯卦不能生此卦則損去一卦輪班三損而自變還父體。略如此之類僕數難終。略又曰蓋以別業較經則經爲精華以易較諸經則易尤爲精華。受業推攷諸經比齊句讀既盡刻苦之功久欲採取精華涵養靈性目下所言猶是推攷名物形下之功如得寢饋饜飫藉以歲月窮其精華。略推諸經於易之中以成大一統之治九經諸傳煥然一新以復西漢之舊。略合計所刊凡例共十八種三傳已成詩書舊稿未盡寫定假借三年可以一律成功倘無機會則易書以外但刊凡例俟後賢補記。略則於當時志願可見也。

又答友人論文王作易書云來示以治經以申明經義爲主作者可不必追論穿鑿求之此尋章摘句之學則然而非所論於微言大義也將治其經而不知其作者爲誰則不可通者多矣來示以文王作易爲久定說今以爲孔子退十翼於賢述近於非聖無法然文王之說見於他書本經傳記無明文況初說獨主文王因箕子東鄰之文馬陸乃加入周公可見舊說之無據且明夷於彖辭以文王箕子對舉是彖已有文王箕子之義不止爻辭矣本傳言作易者當文王與紂之時明不以爲文王作據本傳以爲說有何妨礙必欲非之如以十翼爲孔子作今改爲弟子所記即爲非聖論語從無以爲孔子自作然與經同重不得以說論語者爲非又何疑於易傳攷易不惟有文王以後事如晉與明夷二卦取晉楚分霸而言晉其國惟用伐邑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之爲射楚共王中目



公用享於天子之爲齊桓晉文馬陸因箕子東西鄰而添入周公則舉春秋時事以歸還孔子未爲過也。今試例證以明之。繫辭史稱易大傳略聖人作經賢者述傳以爲聖作名尊孔子實反貶之一也。莊子言孔子翻六經以教人。列子言孔子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西漢以上言經學皆主孔子諸經皆爲孔子繙定而易獨退於傳記與諸經體例不合二也。繫辭明有子曰之文並有引孔子語以爲斷者。略如謂孔子自作是孔子自引己說而曰子曰三也。乾文言略解彖辭之文十翼同爲孔子作則是自注自疏四也。乾六爻解至五六見攷其文義無大出入。又亢龍有悔條既見大傳經下又引是則孔子自作是屋上架屋五也。諸家逸象出於今本者最多如以爲皆孔子作是聖筆尚有脫漏以爲非孔子作則不當傳習六也。禮云商得坤乾與大傳殷末世人作相合孔子得易於商非周非文王有明文可證七也。略諸經大傳如尚書春秋喪服其書尚可證。又喪服有大傳然後有服問三年問經下逐年所加之傳多引傳爲斷。喪服傳引傳曰二條爲大傳明文。穀梁又有引大傳文八條皆足以明大傳與經下之傳不出一手十也。略非不知文王囚於羑里作易見於史記三易之說誤託周禮然謂孔子得古本而繙以教人亦如書未爲不可。若以十翼爲孔子自作則證之本經本傳固無明文也。

尊卑大小釋例二卷 井研志藝文二當成於此時。

按井研志稱先生有易例十種 序象繫辭提要四譯館書目則云六種其目爲十朋圖說一卷序象繫詞一卷六十四卦象補表二卷 署曾上潮名易詩相通攷一卷 此書藝文志不載貞悔釋例二卷易

通例二卷。十種當是加入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二卷及尊卑大小釋例中和解據上下經中外分統

義證提要。易字通釋廖師政編

四書中除上下經中外分統義證易字通釋二種疑作於己亥前後外

兩書與己亥所作翻譯名義序說同。

餘似並是初治易時作疑亦作於此時以上各書均不存其成書否

不可知。

又井研志藝文一尚有廖承三易正訛二卷廖師政三十翼疏證四卷即先生答友人論易書之旨。易傳彙

解當爲易字通釋四卷。

三易正訛提要攷周禮三易與三兆三夢相比謂筮有三法非謂易有三經本即杜鄭舊說亦但云帝王舊法不以三易配三代今易屬周文王作連山夏易歸藏商易也後人紛紛由誤生誤僞撰古書主從不可究詰禮記云商得坤乾大傳云作易當文王與紂之時則今易即作於殷非文王作明矣左傳云以周易見陳侯左氏筮卦多一爻變則周即週遊六虛之周謂六爻各一變爲六卦非周朝之周明甚不然則周字亦與連山歸藏不類。

冬返川湘綺日記十二月九日

光緒二十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一八九四

二月以易一卦變七卦與春秋合始定州一方伯七卒正。經話甲一頁四五

三月服闋赴成都就尊經襄校職。

五月赴嘉定時嘉定教授陶某^⑤病故先生以嘉定離井研甚近便於省親思選嘉定缺格於丁憂人



儒藏

員不應選病故缺之成例不能如願。據與張子宓書

八月長孫宗伯生成學出十年未添丁得之頗喜。同上歲暮歸家同上

門人汪兆麒金坡以縣丞分發湖北因以左氏漢義補證及尚書稿數篇命其賁呈張之洞。據與張子宓書

時書稿方成帝典帝謨甘誓湯誓牧誓。中統戡黎微子二篇金縢四嶽十二篇名尚書備解左傳據并研

志藝文二漢義補證疑即二十卷之漢義證如爲十二卷世傳本則庚寅過鄂時已上之無取重寄也

張祥齡范溶等皆得庶吉士先生與張書云得報知足下與玉賓汝諧。葉奇楚南皆高掇巍科欣忭無

已素志在於翰林有志竟成不似鄙人飄英墜溷汚苦難堪五少年中初有木天之人大爲同輩之

光。

將闕劉編改訂爲古學攷自序云丙戌刊學攷求正師友當時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

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爲此冊以古學爲目者既明古學之僞則今學大同無待

詳說敬錄師友以不沒教諭苦心倘能再有深造將再改訂。略甲午四月按云八年以來。略謹次所

聞則此冊之非闕劉編之舊非僅易名而已又此書所錄改錯之師友有伍嵩生錢鐵江。以上師周

宇仁陳錫昌胡敬亭胡哲波楊靜齋董南軒黃仲弢李岑秋劉介卿康長素蔣芟塘楊靜亭王復

東范玉賓張盟孫。以上友等十七人。

古學攷言尋治經次第可見先生此時對各經全部觀念治經須有次第亦有年限今略定爲此說以待治經者之採擇焉王制以後世史書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五服則地



理志也。其言興學選舉，則選舉志也。其言巡狩吉凶諸事，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財賦，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志也。其言司寇所掌，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具於此。宜編一王大法，今立此綱。凡治經者，須從此入手。此書已通，然後治詩。詩之東西通，畿方伯二卿四嶽兩卒正，此陳九州風俗以待治也。大雅王事應三頌，小雅應國風，移風移俗，所謂平治之具也。此一代一王巨法。三頌者，通其意於三統也。如尚書之四代治詩後，然後可以治尚書。尚書專明三統，帝典規模全與王制相合，儼然一代之制。以下二十七篇，則帝典之細節。略書中又分禮制行事二門。禮制專言制度，如立政。略禹貢呂刑。略禹誓費誓文侯之命。略顧命洪範。此數篇以制度為主，朝廷典制，故文從字順。商盤周誥，則多述時事，告下之文，故不易讀。言時事者，近於國風。言制度者，近於雅頌。詩書已明，然後習禮樂。儀禮者，王制司徒掌六禮之節文異說甚少，全為儀注之事，治之甚易。樂者，王制大樂正所掌之實事，言只一端，易於循求。禮樂已明，然後治官禮。原注：據周禮刪去僞屬之條，易今名以別之。官禮者，即佚禮原文。原為三十九篇。立官為王制，冢宰三公相同。此句疑有誤字。曲禮六士五官六府六工，即其舊目。王制於諸官舉其大綱，此為專書加詳。略王制已明，此書迎刃而解。然後可治春秋。春秋者，舉王制之意，衍為行事，制度綱目全同。王制如宮室圖樣，春秋則營造已成者。群經已明，春秋易治。然後治戴記。左國戴記者，群經傳記。王制為大宗，又分類附經，則說已大明，不嫌繁難矣。左國雖主春秋，群經傳說皆見於本經，更從類相說，事最易舉。統計以三年學王制，詩書禮樂官禮，春秋禮記左國，一年治一經，十二年而群經皆通。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者終身不能一經。皆由失此秘籥故也。以王制易說文爾正嘗著經學守約篇二卷。亦主先通王制。以次爲春秋尚書禮經戴記。再推之大統之周禮詩易樂大戴及西國政教典禮。仿程氏分年日程。列其書目。得其讀法。大旨可取。碎冗與時移之說。與此頗有出入。蓋丁酉以後之作也。并研志藝文二

增周禮刪劉十證爲十二證。序例云。古今疑周禮刪周禮者。不知凡幾。惟其說淺略。故不足以爲定讞。今立十二門以證其誤。此書乃劉歆本佚禮孱臆說糅合而成者。如果古書必係成典。實見行事。即周公擬作私書。此朱子說亦必首尾相貫。可見施行。今所言制度。推其原文。同於王制者。尚有片段。至其專條。如封國爵祿職官之類。皆不完具。不能舉行。又無不自相矛盾。且今學明說見之載籍者。每條無慮數千百見。至周禮專條。則絕無明證。可知其書不出於先秦。今於其中刪去僞孱之條。並將原文補入。以還佚禮之舊。又曰。初以周禮爲戰國時作。攷工記爲未修之底本。繼以爲劉歆採輯古學而成。皆非也。周禮原書即孔壁之佚禮。本弟子潤澤官制之言。略攷曲禮天官六大五官六府六工文與周禮合。鄭注以爲其官皆見周禮。疑此與周禮合而名目參差不同。不敢據以爲說。蓋疑三四年乃始悉其故。蓋曲禮實即佚禮官職之舊題也。略曲禮僅有其名。職掌則全見佚禮。略此書本弟子所傳。故其文與朝事內則等篇目相合。出孔壁後。與左傳同藏秘書。移書所引逸禮。即有此六篇在其內。當時學者不習其書。劉氏因立左傳與博士積仇。莽將即真。更迎合其意。於是取此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文。刪去博士之明條。而以己說孱補其間。歆頌莽功德云。發得

周禮以明因監。此周禮始於葬歆之明文。略

立十二證目爲主。十二證全者乃刪之。否則必有八九證。十二證如下。

違經。

反傳。左傳傳於歆手。古文家以爲古學。乃其制度無一條與周禮同。劉既改周禮。何不並改左傳。歆愛古籍。不忍亂之。改周禮以爲莽制作。亦一時好奇喜事之舉。初不料遂傳爲經。略歆傳二書而自有同異。同者通義。異者孤文也。

無徵。

原文。凡歆所改。略所刪共千餘字。今其原文皆存。去僞補真。則全書血脈貫通。略其改易字句者。則改從原文。略

闕略。歆。略迎合莽意。略所改。略皆不能舉行。略如九服不知天下共若干州。若干國。五等分封。四公一州。究不知其封幾公。與大小相維之制。九州則西只一州。略乃並封幽并兗冀。略如鄭注百二十女分十五夕。弼成五服之爲千里。徒爲笑柄而已。

改舊。歆意與博士爲難。非博士之名義宏綱不改之。今於所改之條。各引博士舊說以明之。略自異。劉歆未上周禮以前。與以後議論相反。略不同如此。矛盾。

依託。劉所改之文。每不標異樹的。必取經傳可以蒙循之文。依傍爲之。以求取信。又時有名同實異。



儒藏

之事以此迷誤後學略

徵莽略攷莽傳凡歆所改專條皆曾舉行與稱述之略足見專爲迎合莽意而改初非欲以周禮爲

經也

誤解歆所纂本出臆造故其說不定略雖馬鄭極心推攷終不能明唐宋以後凡通典通攷史志一

涉周禮專條便成歧誤略

流誤誤解其病在周禮流誤則因而害於他經略

此書既出張之洞宋育仁屢以爲言先生持之益堅幾至以干戈從事家學樹坊紳鎮華答劉室主人書

與宋芸子論學書云略或以講今古學爲非說易以主孔子爲大謬並謂如不自改必將用兵略間

嘗攷國朝經學顧閻雜有漢宋惠戴專申訓詁二陳漸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勢然也鄙人繼二陳

而述兩漢學派撰今古學攷此亦天時人事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初撰學攷意在分門別戶息爭

調合及同講習四五年之久知古派始於劉歆由是改作古學攷專明今學此亦時會使然非鄙人

所能自主者也二者主於平分李申著龔定庵諸先達乃申今而抑古則鄙人之說實因而非創也

宋人於諸說已明之後好爲苛難占踞周禮欲相服從累戰不得要領乃乞師以自重即以王制論

之盧氏以爲博士所撰即使屬實漢初經師相傳之遺說固非晚近臆造者可比其中初無違悖何

嫌何疑而視同異類略或曰非惡王制惡以王制遍說群經耳是又割裂六經之說也以爲一經可

以苟合別經則不必然不知不同者體例不明不同者制度此非可以口舌爭也鄙人曾合數十人



之力校攷其說證以周秦西漢子緯載籍凡言制度者莫不相同再證以群經師說如大傳繁露石渠白虎以及佚存經說若合符節又攷之詩書儀記春秋易象論孟尤曲折相赴無纖毫之異東漢以下不可知若新莽以前固群籍言制度之一總滙野人食芹而甘願公之同好且見在外侮憑陵人才猥瑣實欲開拓志士之心胸指示學僮之捷徑略乃反因以見尤使如或說今日於諸經凡例刪削王制一條別求各就本經傳記爲之注解避其名而用其實不過需數日之力耳豈得失之數固即在此耶則去毀取譽固不難矣乃主人則實惡今學諸傳春秋頗有廢存用左氏之隱衷特不能顯言耳即以左氏而論鄙人曾同坐時請詢海內所稱周禮專書撰刻義疏之孫君其中制度曾無一與周禮相同此說周禮專門之言又皆同爲弟子今將左傳提回博士與二傳同心此亦深所不許者也至於易主商人不用文周此乃據繫辭之明文以正三易之晚說非誤信歐陽文忠也攷兩漢經學之分西漢主孔子或作或述一以儒雅爲歸即劉氏移書全列諸經亦統以尼父左氏不祖孔子李育譏之東漢則群經各立主人略一國三公莫知所從西漢經本皆全故書具在東漢則書有百篇詩本六義易佚連歸史亡鄒夾或由女子齊音口傳或以笙奏雅頌豳雅爲補斷爛破碎侈口秦焚西漢授受著明傳記由於闕里義例合同終歸一貫東漢則初只訓詁義理莫傳推周禮強說各經至鄭君乃略具規模一則折中至聖一則並及史臣一則經本完備一則簡冊挽殘一則師法分明一則臆造支離略舉三端得失已見略夫兩漢舊學墜緒消沈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推而新之且並群經而全新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即使弟子學

人不紹箕裘而匠門廣大何所不容。略如不以玉帛相見而尋干戈自審近論雖新莫非復古。若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囿以一途。況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識開罪之所由。或以申明王制則有妨周禮不測之威實源此出。按周禮舊題河間毛公乃由依託先哲事蹟本屬子虛。況六藝博士立在漢初劉氏所爭但名逸禮周官晚出難以經名。唐宋以來代遭搏擊非獨小子始有異同使果出玄聖亦無與素王。且鄭君據推說群經削足適履文可復按。今以遵鄭之故強人就我而不許鄙人以經說經聽斷斯獄亦殊未平允。又兵戰之事必先無內憂。略請先選循吏內撫流冗一俟食兵已充然後推轂。略鄙人謹率敝賦待罪境上。惟是詩書儀記三傳論語孝經幅員既廣孟荀韓墨伏賈董劉將佐和協封建井田職官巡守六禮八政五命五刑器食精足一匡之盛頗比齊桓。略退舍致敬開門受攻。略敝塞萬不出一兵發一矢以相支拒而強弱相懸主客異致一二部道以相餌而已。刃缺礮裂支節且難理何況擒王掃穴哉。在未行議攻之先必有間諜為說曰彼雖風疾馬良不辨南北兼弱攻昧天命可睹不知風之見疾馬之見良正以其識見精明耳。安見有心無所主而能取速。此謂無信訛傳以傷桃李。見因議兵愈謀自固新將逸諸諸官召集安插以曲禮舊題為之目以經傳各官補其亡名曰經學職官攷。按此書今不存與王制合之兩美並行不悖。此既益此強藩彼此必愈形孤弱庶乎邦交永保。略惟是先人為主人情之常無端而前每至按劍循覽未周詬怒以發是非引之相攻深入重地已固難圖萬全人亦鮮進理解。略國雖新立固非可兵威迫脅而屈服者始之駭以無因繼之疑而自改終之以喜喜乎借外侮以勤自修也。

按此書玩其語氣當系爲張之洞而發。意者張命宋育仁遺書相戒。先生乃答之如此。

作春秋經傳滙解四卷提要云初解穀梁繼解公羊乙丑乃治左氏當時解經之說各附本傳時有異同甲午以後乃以三傳既相符同則經說不須歧出且經下所有事禮例三傳全同略有參差皆屬微末。略將二傳經下之說輯爲此本以復舊觀至傳本經文仍從其舊特不再加解說。略於異文先穀次公次左三傳平列不主一家略採舊說辨其異同。略但三傳大綱同而末流不免小異各家小有誤解皆出晚師則取正義爲主而別附存疑一例。略至於三傳先師誤說則附證誤一例。略平生三傳未成先作三傳異同四表首事實次典制三義例四存疑此本以四表附於經下以清劃家法。略特捨經言傳爲唐宋以後結習故平初解三傳分疆劃界一字不苟積久貫通乃成此編故合同之中仍以存疑一門判其疑難亦不爲三傳作調人也。并研志藝文二

按此書當日嘗命李光珠帥鎮華纂錄。經話甲一頁五十六當已有稿今不存。

春秋比事四卷又命門人季邦俊編春秋日月時例表五卷附於其後。

今均不存。

先生以張應昌屬辭辨

例編過於繁重。

先生曾有張應昌屬辭辨例編刪定本十卷亦不存。

故編爲此本。略其中正變諸例亦以尊卑大小

爲主。略多者爲常少者爲變。

略凡有正無變及正多變少之條皆詳比事附表但錄變例諸條而解之。

歷來說詳日月例皆以爲正少變多不誤。

如星變雨旱日食之類皆以日月時紀實統不入例此二書互相發

明必合觀始能得其宗旨。

并研志藝文二

又自序云日月時例表事少易明句可通其得力全在比事之

舍取門目分張故每鈔一門其稿至數十易。

略欲通此例者固在熟比事之後也。

并研志藝文二原注此書



術藏

似當移丁酉秋。

龍齊齋至蜀以康有爲新學僞經攷長興學記相示。其書大有行教泰西之意。並言有爲孔子會典已將成。

用孔子卒紀年學西人耶穌生紀年之意。先是先生約尊經同人撰王制義證稿已及半。後乃散失。聞有爲會典即是此意。乃決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掛漏。否則義證纏雜。難於去取。嘗曰。孫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時凡例已刊。擬但撰辨疑異義二門。專攷其異。以同者太多不能盡也。據經話甲一頁五十六

成詩圖表二卷。

今佚

新繁楊楨序云。季平初治詩。先作此表。經三四年始成。每遇疑難。於尊經標題課

試合衆力推攷。一得要義。嘗於午夜起。鬚髮皓白而不辭。其中如國風次第表。小雅分應國風表。

北風爲總序。稿經三四十易始成。

略

又云。古無以例說詩之事。季平創爲圖表。分部別居。條理井然。

觀此編。然後知詩雖用舊說。各有作詩之人。一經聖手。別有取裁。按此書圖表。凡四十三。其中如

國風典制同。春秋圖小統。禹州表。南北交通如二濟表。東西往來如晉明夷表。已主詩易相通。並及

春秋尚書。如國風十二配。十二月表。陳風十篇表。魏唐十九篇表。小旻以下十九篇表。瞻洛以下

二十二篇表。以篇數見義例。已爲後來六變時詩易合纂。略之濫觴矣。

井研志藝文一。按先生辛卯始治詩。

序言此書成於初治詩後三四年。故以附於此。

先生在五六年前。以春秋見經百餘國。舊說茫無頭緒。乃以爲八州卒正。但王制州七卒正。而魯只見六國。疑不能定者數年。至今年二月。以易一卦變七卦。與春秋合。始定州一方伯七卒正。統以天子。

分以二伯參以方伯佐以卒正疆域以九州爲度錯處內地之夷狄則立州國民人四例青州見一州牧七卒正二十一連帥一常見之附庸餘州從略蓋備書則書不勝書故舉內以概其餘也。經話甲

一頁四十五

四月張之洞調署兩江。

康有爲成孔子改制攷。

六月日本據朝鮮襲我海軍。

七月下詔與日本宣戰日本連陷旅順大連威海衛牛莊榮城均失命李鴻章議和定馬關條約許朝鮮自主並割地賠款孫文創立興中會。

爲古學攷致康有爲書清廷下令燬禁新學僞經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一八九五

全年襄校尊經。此據題目

正月赴嘉定冬辭九峰書院山長。

納妾劉氏時十二歲初先生欲納井研吳氏婢如意已有成議門人劉獻廷以其族人養女進遂輟前議。

與康有爲書評新學僞經攷並於康之攘善頗致不滿書云經籍名存而實亡得吾子大聲疾呼雖毀譽不一然其人人者深矣後之人不治經則已治經則無論從違者僞經攷不能不一問途與



儒藏

鄙人今古學攷永爲治經之門徑。略惟庚寅羊城安徽會館之會鄙人左傳經說雖未成書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學引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因緣而及互卦尤爲支蔓。在吾子雖聞新有左氏之說先入爲主以爲萬不相合故從舊說而不用新義此不足爲吾子怪也。獨是經學有經之根抵門徑史學亦然。今觀僞經攷外貌雖極炳烺足以聳一時之耳目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懷也。當時以爲速於成書未能深攷出書以後學問日進必有改異。乃俟之五六年而仍持故說則殊乖雅望。昔年在廣雅足下投書相戒謂今古學攷爲至善以攻新莽爲好名。名已大立當潛修不可驚於馳逐。純爲儒者之言深佩之。今足下大名震動天下從者衆盛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斂固不可私立名字動引聖人自況。伯尼超回當不至是。略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願貪天功以爲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致使人有向秀之謗。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咎鄙人難於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天下之爲是說惟吾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其中位置一聽尊命謂昔年之會如邵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且吾之學詳於內吾子之學詳於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略

先生尚書備解初始壬辰成於戊戌。戊戌以後致力於詩易者多其尚書著作除明文可攷爲戊戌以後作外當並歸入壬辰至戊戌數年中并研志藝文一有尚書紀傳釋十卷。尚書傳訛多在子史兩戴記

逸周書中。尚書王魯攷二卷。洪範釋例二卷。以洪範爲全書通例。分別作表。二十八篇爲備攷二卷。附百篇序正誤一卷。今即以附於此年。稿均不存。

二十八篇爲備攷。據中候十八篇之文。以爲經實只十八篇。今文二十八篇。其中尚多分篇。又二十八篇各有取法。不能增損。至於武成君陳等篇。乃古籍非孔書。班志所謂孔子刪棄之餘者也。故孟子有微辭。

劉歆校書所得古文。乃記傳非經。其遺文當在周書中。戴記至於書序。疑之者代不乏人。徒以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序散見本紀世家中。不敢攷辨。閻氏只言東晉古文之僞。而不敢議書序似孔子序書真有所謂百篇者。先生則以爲百篇序與毛詩序同出僞撰。書先而詩後。張霸初輯記傳。即劉

歆校書所得之古文。

遺文編爲百兩篇。加以篇名。名實不符。其僞易見。故其書不行。古文家鑒其失。竊

取張書。但據大意爲百篇序目。不錄原文。授人以柄。此僞序襲張霸。非張霸襲僞序也。今百篇序文散入史記者。乃古文家引序以校史記。後來刊寫誤入正文。非史記原文。所有癥痕具存。細攷自明。黃鎔有專篇攷此事。又云。即以篇名論。舜事已包於堯典。當不別出舜典之名。九共即是禹貢。何容

復重九篇。大誓乃牧誓之異名。五子非典謨之正體。且與汝鳩等四五十篇。名目不見引用。而左傳所引伯禽。唐叔諸命。乃不登列。足見其僞。井研志藝文一則更足補閻氏所不及。尚書王魯攷。據逸周

書及荀子。以爲武周兄終弟及。略周公實真即位。七年反政。自以爲非立。乃攝。故孔子成其志。不稱王而稱公。尚書公曰王。若曰明公。即王。略予小子新命於三王。予小子爲天子在喪之稱。略尚書詳



於周公故二十八篇周公獨佔十二篇。略蓋孔子匹夫無特權特藉周公爲前事之師。苟以爲大儒

莊所謂玄聖素王孟屢以周孔並論論語云夢周公者此也。略先師以王魯說春秋殊乖其實。同上

是年正月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議和三月訂定馬關和約十一條朝野憤激五月台灣獨立推唐景崧爲總統不肯歸日本旋敗。

康有爲公車上書開強學會。

十二月命李鴻章爲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並往德法英美諸國聘問。

十一月張之洞還湖廣總督任。

康有爲計偕人都會馬關條約成集合公車一千餘人上書請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旋又上書請變法。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一八九六

設帳於嘉定水西門某宅。從遊者有李光珠帥鎮華等皆九峰門人也。

四月孫女柳貞生成學出。

五月嘗歸在家。鍾琦亦嘉之堂尺牘與季平進士書

六月十四與金鶴籌及門人王少懷翰章陳恪賓同遊峨眉作有遊峨眉日記。先生主以峨眉當西嶽。

其言曰嶽以鎮州今華乃在蜀數千里之外又不與泰岱相對就中國言疑禹貢之華本指峨言。古幅員未廣據目見以華當之與以階文諸山當岷山同。若推攷九州定制則當今華爲嵩而以峨爲西

嶽乃合經義。將來作禹貢解。用此說以俟採擇焉。遊峨日記

秋冬均在家。

十月女燕歸同邑舉人陳簫第六子天桀。

成經話甲集二卷。說經以話名。自先生始。是集所收爲丙申以前之說。多證鄭學誤。專詳博士之學。如據大傳以明堂在四郊。駁鄭說十二室同在南方。天子每月移一室之非。據博士說天子娶十二女。百二十女爲命婦。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妻。駁鄭君以爲天子妾媵分夜值宿之非。又據左傳原文立十九國尊卑儀注表。在春秋圖表中。今本無此表。皆各經盤根錯節。可謂削平大難。其餘諸條亦皆由苦思積累而得。井研志藝文二

二月成論語彙解凡例二十八條。今在六譯叢書中。據凡例後自識。目爲微言受命制作分類編纂空言義理

之誤。知聖群經總例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容經說包括九流三教文質三統素王素臣商訂禮制三公周游聞政觀人及門三德九德譏時改制輯古說附錄集語類記異同。據凡例後自識。

按此書井研志藝文二作論語彙攷書成否不可知。又凡例全作於本年抑本年增補亦不可知。

王牧師贈新約受而讀之。嘗謂耶穌教義不惟中土不得端倪。西人亦僅得糟粕。又曰以方俚記微妙正如以西文譯聖經論語於高頭講章中求孔子與就譯書求耶穌其事相同。祇教折中序。按此序作於

戊戌。云頃游學龍游。王牧師以新約略今以附於在嘉定之最後一年。樂山舊名龍游。



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旨飭各省遵辦。中教

史要九十六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一八九七

是年春先生在家居致力於易。

襄校尊經。據題目

宋育仁爲尊經書院山長。

宋育仁吳之英等設蜀學會並發刊蜀學報先生亦與其事。

按此書并研志以爲尊經有刊本今不存雖光緒末所刊群經總義講錄內刊有左氏春秋十論而又不全疑即當時稿就而有刪改者見存五論目如下

一專主孔子不分周公魯史赴告。

二左氏不以空言解經。

三左氏不祖孔子左氏解經之說皆託之時人蓋左特傳大義非如此不足以推行經意也。

四撥亂世反之正。

五春秋筆例。三四五多三變時語

夏得宋芸子書復言。略

六月長沙刊湘學報揭素王改制之義。

七月張之洞電江標陳寶箴糾正湘學報文字。電云：湘學報宏通切實，擬發通省書院閱看，以廣大君子教澤。惟有一事奉商。湘學報卷首即有素王改制略。爾後又復兩見。此說乃近日公羊家新說，創始於四川廖平，而大盛於廣東康有爲。此說過奇，甚駭人聽。竊思孔子新周，王魯爲漢制作，乃漢代經生附會增出之說。傳文並無此語。先儒已先議之。然猶僅就春秋本經言。近日廖康之說，乃舉謂六經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實，皆孔子所定治世之法，託名□五帝三王。此所謂素王改制也。是聖人僭妄而又作僞，似不近理。湘學報所謂改制或變法爲廖康之怪特議論，與之相涉，恐有流弊。且湘報係閣下主特刊播，宗師立教爲學校準的，與私家著述不同，深恐或爲世人指摘，不無過慮。方今時局多艱，橫議漸作，似尤以發明爲小，不倍之義爲亟，不指當時奉商可否，以後於湘報中勿陳此義。如報館主筆之人有精思奧義，易致駭俗者，似可藏之篋衍，存諸私集，勿入報章，則此報更易風行矣。

作五等封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攷。先生以王制周禮封建畿數不同，爲經學大疑。漢以下迄無定說。初亦以爲周禮之文爲劉歆僞纂。至此乃因王制閒田及周禮大司徒食者半略，其食者三之一，略其食者四之一之文，定爲五等封國有二。孟子王制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諸侯之本封。九命以下五等國也。周禮所言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者，五長之慶地。九錫以下五等國也。今古兩家舊說皆誤，相合乃爲全制。今文家雖有慶地方四百里明文，明堂位言魯封方七百里，七當爲四。漢書言齊封方四百里是也。但等差不備，當取周禮以補五長食閒田之等差。周禮又當取王制孟



子以明諸侯本封離之兩傷合之雙美先師各執一偏皆非也。

又周禮九服九畿與禹貢五服亦爲今古分歧所在先生則以爲大司馬職方氏皆可以讀禹貢之法讀之禹貢除王畿甸服外侯綏要荒四言服者爲綱等於周禮之侯采蠻鎮其下不言服之二百

里三百里爲互見九服大司馬以服爲畿同之文周禮總綱之侯采蠻鎮與禹貢總綱之侯綏要荒同

爲五千里連王畿周禮小界之男衛夷藩與禹貢之男衛夷蠻亦同爲四千里萬里之說周禮與尚

書同名目小有參差詳略舊遂歧而二之非也周禮爲尚書之傳小帝五千里一州爲禹貢五服

大帝九千里一州爲鄒衍所本王制二服三千里禹貢加爲五服王之所統均不過皇帝之一州也

其餘小有顛倒參差之處先生悉有說以通之據家學樹坊頁二十九至三十五按周禮所刪諸條至此陸續通解

一年以來先生將五等封地歸之五長九畿三文與禹貢符合制度大綱更無異同吳序乃與宋育仁

討論商定將周禮刪劉附入古學攷中刪去劉歆羣補刪改之說四益館經學叢書自序并研志藝文二周禮經

問題序

秋冬初宋育仁爲述張之洞戒先生語仍曰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繫鈴解鈴唯在自悟並命改訂經說條例不可講今古學及王制並攻駁周禮先生爲之忘餐寢者累月

仲冬館於華陽成左氏三十論續三十論二卷意在滙通三傳文顯事多例顯義隱於非左者固函

矢之不同即尊左者亦壁壘之或異并研志藝文二

仲冬從敝麓中檢得樂山羅采臣彥鄉禮攷遺稿囑門人資中郭景南潤色今刊附經話中羅力學早逝

作五長禮制表一卷、十等禮制表一卷、

今不存。

先生以九錫指一伯、方伯、卒正、連帥之五長、九命指本

封、五等錫命合爲十等、下五等仍借用上五等之名、其正名則左傳之人有十等也、今於各經傳

紀、凡屬五長者歸五長表、至於上下所得通儀、注統人十等表、此時又擬將化同今古之說、刊入經

話丙丁各集、

據自序似未成書。

冬上張之洞書、略

先生答張之洞論學書、略謂今古學攷

略

不是古非今、亦不信今蔑古、初無流弊、惟古學久經盛行、

今學不絕如縷、初謀中興、不得不畫分疆域、我不侵人、當謀自主、如古學主文王、周公、退孔子於

十翼、今學則主孔子、以十翼爲弟子傳記、各守邊疆、古學殊不必奪人自主之權、又曰、左氏與周禮

同義、故思治周禮、亦仿左氏之例、先求攻之、故編十二證、以求其病痛所在、

略

以爲非攻之竭其力、

則治之爲不專、近年諸經已定、乃從事周禮、務舉平日之所攻擊、雜駁萬不能通者、日求所以大同

之精思、所至金石爲開、近於九畿九州五等封諸條、皆攷其蹤跡、有以通之、

略

既將諸經統歸一是、

則不必更立今古之名、是不言今古者、乃出於實理、非勉強不言而已、芸子傳論云、不可講今古並

王制、別以經題、恒詢之、以爲非不可講、特若其遍說群經、雖有佳穀、日日食之、亦饜而思去、受業

初用俞曲園之說、以王制說公羊、繼乃推之穀梁、推之書禮、推之左氏、又推易、詩、論語、蓋必經數

年以明、次乃定一說、思之深、辨之審、確有實據、又必攷之先師、乃敢爲之、非如俗說、以王制可說



春秋遂推之群經、不問是非得失、冒昧爲之也。專宗王制、議者久有異同、受業早思有以易之、無論何經、自有本說、雖非王制、而王制之制已在其中、不必別求助於王制。初欲以此接引後進、今盡改之、誠爲不言今古王制、其立國也如故、非去此遂不足以自存也。

輯縱橫家叢書八卷。先生以爲吾國制義取士幾千年、致痺痿已極、因欲表彰從橫、以救危亡。書分五篇、悉加詮釋。經傳成事前事之師、專對不辱、無愧喉舌。述本源第一、朝章舊志、數典不忘古事、新聞必求綜核。述典制第二、偵探隱秘、貲取色求、中菁隱謎、捷於奔電。述情志第三、折衝樽俎、不費弓矢。衆寡脆堅、宣猷獨照。述賓事第四、忠信篤敬、書紳可行、反復詐狙、禍不旋踵。述流弊第五、井研

志藝文四縱橫家叢書自序。按此書似未成。又子師慎之國策今證十卷、族弟承之長短經箋十卷、井研志藝文四當即承先生之命而作於此時者、似均未成。

自戊子至丁酉十年間、爲先生經學二變。尊今抑古時代。按丙申以後即漸爲大統之說、至戊戌而始旗鼓鮮明耳。

又廖師政四譯館經學穿鑿記跋云、四譯略襄校尊經、當時應課者常二三百人、分經立課、用志不分、每課題目由數十道以至百餘道、率皆大例巨疑、經衆研究堅確不移者、乃據爲定說、否則數變或數十變而不止。略所以敢犯前人所不敢犯之險、發自古不能發之覆。四譯二變皆群策群力、集思廣益而後有此成效。原注、二變記一本詳列尊經課藝題目及諸同學姓名者、此也。

梁啓超就被禁旋解之強學會、改辦時務報於上海、盛倡民權之說。於是上海有農學會、廣東有粵學會、群學會、顯學會、湖南有南學會、校經學會、湖北有質學會、廣西有聖學會、陝西有味經學會、北京

有知聖會、蘇州有蘇學會及各地之不躔足會。中教史要九十八

准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同上

九月設鐵路總公司以盛宣懷爲督辦。

梁啓超撰變法通議。

康有爲作孔子改制攷。

寶應劉嶽雲爲尊經書院山長。

仲冬尊經書院爲刊經話甲編、古學攷、群經凡例、王制訂、經學初程、尊經題目合前刊起、起穀梁廢疾釋范兩戴記凡例、今古學攷、公羊解詁三十論、六書舊義、名曰四譯館經學叢書。先生此時今古之界已泯、群經傳記統歸一律。自序云、本當將舊刊諸書或削或改以歸專一。略二三師友每有以舊說爲是、今說爲非者、故並存之。略但攷其年歲即可得其宗旨。又云、自今以後不再鑿險緹深、鉤心鬥角。實則先生此後仍前進不已、殆亦欲罷不能也。

癸未以來用東漢師法、劈分今古二宗。丙戌有今古學攷之刻。戊子以後始悟古學起於劉氏講書、所言淵源多爲附會、乃作古學攷、周禮刪劉二篇、以左傳歸還今學、此一變也。丙申以後周禮所刪諸條陸續通解、刪去劉氏羈補刪改之說、至於此而群經傳記統歸一律。略不須再立今古名目、此又一變也。

先生樂經著作有樂經存亡集證四卷、樂經記傳彙編義疏六卷。詳下禮樂宗旨表一卷。取六記之義立表



再取別書補之。古樂攷十卷律呂要義一卷。井研志藝文一其書當作於治詩辛卯之後及未爲大統說之前。

今姑以附此各書義例均本所著樂經凡例。大旨以樂聲容不可傳經則在詩中。略荀子歌詩三百舞

詩三百則全詩皆可歌舞。樂記爲說樂專篇記既以詩爲樂則經即在詩無疑。禮經樂章亦有一南小

正六篇明文左傳季札觀樂所歌二南邶鄘衛。略凡十六門是樂存於詩而未嘗亡也。固於國風不計

檜曹各取首三篇。據經紀詩中有樂之文皆首三篇。小正二十四篇大正九篇共七十二篇合三頌全文三十

九篇共百十一篇爲樂經。取樂記大司樂以下論樂教樂器樂舞之文。所採左傳國語呂覽淮南史漢。附以

爲記傳成樂經專門之學。

正月中英續議緬甸條約成。

是年秋湖南巡撫丁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徐仕鑄前學政江標及譚嗣同熊希齡等初辦時務

學堂聘梁啟超爲總教習以南學會爲一切新政之命脈每州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每二日一會

遵憲嗣同啟超輪日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列席每會集者千數百人。中教史要九十八

十月德人占膠州灣俄人租旅順大連士氣憤激。同上九十九

十二月康有爲上書請變法。

梁譚創南學會於湖南善化皮錫瑞與譚嗣同梁啟超等主持南學會講席所爲講義貫穿漢宋融

合新舊尤助康梁公羊改制之說。李鐸皮錫瑞傳

作經話乙集二卷收丁酉至庚子說經之語專詳帝德以周禮爲帝道專書九畿諸公方五百里鄭

注地中赤縣神州崑侖四極皆爲大統而言。諸與王制異者亦同左傳皆爲原文。特其中間有記說之文。劉氏無所屬改。不過原文有散佚顛倒耳。又以泰誓即牧誓之異名。十翼出於傳經弟子。非孔子作。皆各經大疑。從無定說。又據史記儒家乃經生博士之專名。非孔子爲儒家。以儒家治中國。以道家治海外。道家乃詩易之遺意。專爲大統而言。老莊之小大各適。即詩易之小大往來。小大球共。歷攷皇帝之文。以實詩易。六藝仍各爲一門。可以分割。井研志藝文二

是年三月湘學報蘇報相繼設立。提倡改制變法。



品藏

校記

①起光緒十三年丁亥：原稿分卷始於光緒十四年下，原署作：「起光緒十四年戊子。」又有眉批云：「移丙戌。」今據眉批移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始，原譜文字不變。又巴蜀本《廖季平年譜》卷三分卷則自光緒十三年丁亥始，記云：「二變：起光緒十三年丁亥，訖二十三年丁酉，凡十一年。」

②凡十一年：原稿作「凡十年」。蓋原稿以二變始於十四年，故止十年；今移於十三年，故多一年。參校①。

③范溶：巴蜀本作「范熔」。按，溶字玉賓，當以「溶」爲正。

④陳某：巴蜀本作「陳觀濤」。

⑤陶某：巴蜀本作「陶樊模」。

⑥自戊子至丁酉十年間：巴蜀本作「自丁亥至丁酉十一年間」，見該書卷二。

六譯先生年譜卷四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一八九八

是年、仍爲尊經書院命題。極少。不知是否仍兼襄校。

正月、挈子成學、姻家子任嶧、由成都赴資州、主藝風書院講席。過簡州、知州某慕先生名、贈程儀二百金、卻之。藝風門人有陳國俊、陳國儒、郭樞威、李邦藩、李正文等。

二月、遣人迎春至資、先生母兄。光遠妾帥女孫均往。

四月廿八日、康有爲以徐致靖之薦被召用、於是廢八股文、改試策論、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改兵制、立商會。孝欽及親貴均惡之。

五月、次孫宗澤生成學出。

資州大水、水高過城、書院爲水淹。先生舉家遷避。聊園詩存再續卷二資州大水謠、久雨不止、水高過城、小東北門、無

雞犬聲。室家挾扶、拏舟爭往。登彼重龍、如魚脫網。

六月十八日。乃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康有爲、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林旭、梁啟超說

穆宗變法、行新政、廢孝欽后。事爲孝欽所知。

七月二十日、上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八月、殺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楊深秀、林旭、康廣仁。康有爲逃香港、梁啟超遁日本。穆宗被幽於瀛臺、停止各省改設學堂、鄉會歲科試復舊、經濟特科罷。一百凡朝臣之以新黨名者、謫戍禁錮有差。先是、



康有爲得孔子改制之說而倡之、並引公羊、孟子以自助、以爲變法之據。天下群以作俑歸之先生、謂素王改制之說實有流弊、並因而攻公羊及孟子焉。家學樹坊頁五

秋先生在知州鳳全席筵上、聞北京政變訊、歸而語慶餘及任嶧曰、楊叔嶠、劉斐村死於菜市口矣。俯首伏案、悲不自勝。旋門人施煥自重慶急函至、謂清廷株連甚廣、外間盛傳康說始於先生、請速焚有關各書。於是新成之地球新義亦付之一炬。舉火者華陽趙伯道也。

四益館雜著有治學大綱、疑此時所爲。先生以爲、自人以古文攷據義理、八比爲孔子而經學蔽塞。學者必先知聖而後可以治學、必先知經而後可以治中西各學。因定治學之途、轍如下。

淵源門。講學者當以祖學爲主、新學爲輔。略維新者牴舊、守舊者牴新、皆拘墟之見。略言學之書務須理明辭達、不尚幽深迂曲、使讀者不知意旨所在。

世界門。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說、不得不先言輿地。略經傳子緯、所以於此門獨詳。自中士以中國爲天下、爲俗說所蒙晦、亦爲此條最深。

政事門。經學以平治爲歸、所言皆政治典章、不尚空理禪宗。自王制、周禮、小大不分。略政書經學從無一明通之條、其影響遂及國家。略欲通經治事、當盡祛誤解。

言語門。言語與政事、內外相埒。秦漢以後、失之游說。唐宋以後、失之空疎。中土日就微弱。略殆外交之材乏矣。

文學門。騷賦發源詩易。略爲皇帝學嫡派。略文兼文學言語兩科之事。略旋乾轉坤、實爲政學代表。

一自浮靡流連貽譏無用談新學者幾相仇視今故專言實用略以輔翼經傳

子學門泰西藝學時人詫爲新奇者實皆統於諸子略蓋六家者流道與陰陽專爲三五餘四家爲四方分方異宜古所謂方術也

續成尚書備解四卷按癸巳前已成十二篇其書大旨以二十八篇爲備古稱佚書皆爲記傳注用古說其

駁正舊說如以舜命官非堯殂落後臯陶謨本名帝謨金縢爲周公書末四篇命刑二誓爲四嶽盤庚

商誥乃周公書周公用盤庚法以治殷民說本史記於記傳與經混箋釋與正文混及問答語之見於他篇者

皆爲攷訂據井研志藝文一本書提要

在藝風以釋球課同學頗有切合因彙集諸作編成地球新義二卷即在資州先排印首卷十題

先生既將周禮刪改諸條陸續通解乃定周禮爲海外大統之書戊戌己亥之間所作有周官大統義

證六卷附官屬表一卷官禮驗推補證一卷官禮驗推一卷爲先生友人楊楨作大旨與先生古學攷同專明今學與王

制違反諸條則闕而不講書未成而卒先生於其未盡者依例推補闕疑諸條亦就大統之說詳爲補足二人所作一小一大以周禮本

兼包二派也按此書恐均先生所作託名楊楨周禮兩戴大小統攷二卷周禮由小推大兼包二統如職方五千里爲小九州大

行人萬五千里爲大九州又周禮大統諸說文不見小戴而見於大戴舊以大小戴爲叔姪實則凡言王道者入小戴言帝道者入大戴

大共圖攷二卷以職方九州爲小共小球大行人九州爲大共大球據古今地志諸書詳攷五方人民風俗山水貨產貢篚並其政

事教化體例略仿諸史地志讀五禮通攷札記十卷糾秦氏之謬其命門人子姓分撰者則有李鍾秀之大統加

八表一卷九州由小推大加八倍即得表分二格小統有明文制度略廖師政古周禮說糾謬二卷東漢諸儒不知周禮爲海



外專書故其言皆誤。先生此時雖不駁周禮而不取賈杜馬鄭師說。師政因採諸說爲此書。明定取經去說之案。廖成化之三禮駁

鄭輯說六卷

先生三禮說除編入各書外復命成化輯爲此書。攻鄭諸條皆據經傳明文立說較李兆洛張惠言爲矜慎也。陳天桀

之周禮紀聞四卷

戊子後先生周禮說數變備紀之並詳井研志藝文二三。

按以上諸書除大共圖攷有殘稿外今並不存或當時祇擬作而未遂也。

成易經古本一卷附十翼傳二卷

按今六譯叢書有易經古本無十翼。

此書用大傳易之爲書也三節易之興

也二節書不盡言二節爲序例編爲反覆繫詞之本共三十六圖創始癸巳成於戊戌經數年之久

義例始定體例雖新於經文初無變亂

井研志藝文一

成孝經輯說一卷先生因近時學者頗疑孝經爲僞作以爲□□□行習無待高深乃命及門採錄傳

記足相發明者以爲此書

先生以孝經經少而記傳多也。

按先生當時有孝經叢書列目十數種

藝文三

孝經叢書目

群經凡例

十七種今文孝經注疏古文孝經注疏孝經釋文孝經舊傳孝經兩漢先師

佚說攷孝經緯注孝經儀節孝經廣義孝傳問孝曾子十八篇注孝經通禮孝經通論孝經附

篇

弟子職內儀並傳胎教藝文三。

占孝子傳三卷

彙次經傳諸子附以昔人所考者上卷孝中卷間於疑似者下卷不孝。

又命姪師政爲孝經廣義二卷門人曾上游爲孝經一貫解一卷孝經決事孝經大義四卷孝經

傳記解四卷除已成上述數種外餘均未成並不詳其目其既成者今惟任嶧孝子傳一冊餘文

皆已亡佚。

恢復容禮爲先生經說大綱之一作容經解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記傳彙纂四卷不存先生云漢初

經生習容與禮經並重蓋儀爲禮儀三百一云禮經容爲威儀三千一云曲禮二家一綱一目相

合而成禮學必先於習容猶治經者必先識字略容經以五事爲經略即洪範之五事以六儀爲

緯略即周禮之六儀略爲立身行己之要務略今於賈子中別出刊行附於儀禮後又云西人童

蒙有身操法養生祛病以爲各業之根本蓋即此經遺意也并研志藝文二

命門人郭樞季良彙輯群經傳記言三德者爲二德攷四卷前二卷自修中分志言容行四門後二卷官人中分量

才審微專任兼綜四門附九錫九命表一卷古帝命官因德錫命一德一命一德爲士三德爲大夫六德爲卿九德爲公書不

存并研志藝文一

作祆教折中三卷上卷言中教主天引諸經傳記師說條分件繫以明天主二字爲中外所同所以化

中人拘墟之見略中卷言聖經由一改三分別儀度不致一視同仁毫無差等即西書西事以相折

使西土知其教外教雖有餘比中教則不足略三卷論道儒宗旨大小不同治全球不能專用儒法

道並行不相悖以爲學教歸宿並論回教釋教皆外國因時治宜道儒乃詳政治並以四科九流分

別皇帝王伯大小祆教折中序按此書自序託爲吾鄉隱君子所作又云乃用活字排印嚮未見此書

活字本且先生曰辛丑在九峰□□□則尚未成書可知

作古今學攷二卷一名小大學攷今不存成否不可知此書詳大統之說猶初變二變之今古學攷古學攷所

謂古今者中國海外上攷下俟也先生以爲先秦以前經說兼言海外如大戴禮鄒衍群緯博士



如伏韓間有異聞。東漢以後，乃專詳海內。此篇上卷法古，下卷證今，搜採舊說，不厭詳盡。又曰：或以孔子前知爲嫌，然尚書緯地有四游，鄒衍海外九州，逸禮之五方五極，與今西說符合。略諸賢能知又何疑於孔子？井研志藝文四

是年治諸子，子部著作並以歸入此年。即遲亦在庚子前。有諸子凡例二卷、荀子經說新解十卷、老子新

義一卷、附化胡釋證一卷、莊子新義四卷、列子新解四卷、尸子經義輯證二卷。大旨與莊、列同。管子彙

編今證十卷、公孫龍子求原記一卷。專引聖言證其師法，以見名家出於政事。司馬法經傳新證二卷。以司馬

法爲周禮夏官司馬傳記，非穰苴書。其中典制亦博士舊法，並博採東西新法以相印證。陰陽彙輯六卷、附凡例一卷、群

經災異求微二卷、陰陽五行經說四卷、及廖成化之名家輯補四卷。於緯外蓋錄漢師說而必求驗於經，就

諸子中言名學者輯此書，祛漢儒之病，解西人之惑。廖鵬之地形訓補釋二卷、附八星之一總論說一卷、雷謙

之呂覽淮南經說攷四卷、鄢熾之九流分治海外攷一卷、曾上源之諸子出於四科論一卷、董含章

之家語溯源四卷。本書多博士傳聞，此書特著之本原，以祛人疑。井研志藝文四諸子凡例提要稱老莊荀列名

家縱橫已別有專書，其餘但有凡例。今按莊子禮解、列子新解有稿，餘並佚。今六譯叢書中莊子

解數篇又爲四變時改本。

先生於諸子亦先刊凡例，所列皆先秦諸子。入漢以後所收，不過四五家。此書不存，所收諸子，名亦不詳。

其大旨以子學皆出於四科，道家出於德行，莊列盛推顏閔，又多用經說。儒家出於文學，小說附。縱橫生於

言語，名墨法農皆沿於政事，爲司馬司空之流派。略孔子以前之黃帝、老、管、鬻者，皆出依託。子爲六

藝支流源皆本於六經。

班氏以爲出於王官而不詳其時代者，誤也。略

又以諸子皆出於後世學者之所輯錄，

非諸子所手訂。其中又多爲經傳記，如管荀中之弟子職、地員、禮三本之類，皆爲古書。漢時求書藏之秘府，斷簡殘篇多失其舊。後來校書者以類相附，凡古籍無名氏可攷概附焉。凡子書以孟子爲正，無一章不有孟子明文。管荀墨韓凡無諸子明文者，皆爲古籍經說，非其自撰。又諸子以道儒爲大小二統之正宗，其餘名墨法術語多過激，如硝黃薑桂皆爲救病之藥。略井研志藝文四，諸子凡例提要。

哲學思想論云：諸子爲六經支流，孔子後忽然擁出，紛至沓來，積如山嶽，前無所承，後不能續。略否則何以興也，勃焉亡也，勃焉。

荀子經說新解專詳諸經隱例微旨，爲經師所未經發明者。老子新義專以老子爲皇帝大統之學。史公謂道家採儒墨撮名法，可見非專於清淨屏絕事功。化胡釋證專詳以釋化夷而進之以聖道。莊子新義舉詩易以解莊子。列子新解略分二門：一據列子解詩易與莊子同。略一據子史精華所列諸條以列子爲中國之佛，爲老子化胡以佛化夷之實證。以經統列子，以列子統佛，以佛統天方天主，而全球諸教悉由經出矣。各據本書提要

十二月攜眷回家，任嶧仍隨行。

作改文從質說，刊登蜀學報。略謂經傳文質有二說：一爲中國與中國分，如正朔服色事又循環者，改之以救弊。一爲中國與外國分，如西人之禮教風俗，不能以明堂社樹一例。春秋非一時救弊之書，所



儒藏

謂改文從質、乃指改今日文弊之中國以從泰西之質、西人飽暖已極、亦思內向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之道、中外各有長短、棄取彼得者虛、我得者實、轉移之機、要在彼此相師耳。四益館雜著

刪定穀梁古義疏。十月、爲郭安作蠶桑要訣序。

二月^②三月三十七日、康有爲倡設保國會於京師、時京師設有蜀學會、粵學會、閩學會、時學會、陝學會等。

戊戌政變記卷六

三月、張之洞撰勸學篇成、書成、風行海內、大意在正人心、開風氣、俞樾以老辭、詎經講席、在職二十一年。

閏二月、停發湘學報於各屬、見其議論不妥、適新任學使徐仁鑄過鄂、告以宜杜滅微言、至是以其議論悖謬、飭局停發。年譜大事表

四月甲辰二十二、清帝諭催各省開辦學堂。

五月丁巳五日、清帝諭自下科始、鄉會歲科試一律改策論。同月十五日、開辦京師大學堂、獎士民著書制器及興學。五月丁卯、十五命梁啟超辦譯書局。

六月己丑七日、黃紹箕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頒各省。中國教育史要一百

二月、德租膠州灣。

三月、俄租旅順大連。

五月、英租威海衛。四月、租九龍。

三月自開岳州三都澳秦皇島爲商埠。

蘇輿爲翼教叢編。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一八九九

二月赴射洪署射洪縣訓導。

三月子成璋生帥出。

是年張之洞延通經之士纂經學明例梁編修致廣州梁惇甫戶部電云湖北現辦纂書尊經學依勸學篇守約卷內體例等七條詩儀禮已有廣雅公最重公品學請擇一二經先編明例一卷寄來。按經學明例之作始於甲午以前門人廖平爲左傳經例長編先撰數條以發其凡而合川張森楷助之先爲史微篇略採史記十二紀年表世家各編用左氏之文及其解經之說以折劉逢祿左氏春秋攷證之妄其有乖違特申長義必不可通亦從蓋闕意在申左而以史證之。見森楷所爲合川

志易例長編則屬之宋育仁育仁在京又囑之繩生黃□湘曾鑑分纂凡四十門繩生纂十八門曰□名爻位往來中爻變化治平圖書會通興作知來時義典禮修德卜筮始終性理精□正義古易其書兼採唐宋諸儒及近代經學家之說約以書成寄鄂此稿未見黃曾所纂不詳。

四月赴成都送攷時張之洞電召先生赴湖北先生擬攷畢往不果乃作一書並增補地球新義稿命任嶧攜至湖北上之之洞意弗善也傳語欲先生用退筆初湖南學使江標及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在湘盛倡新學之洞患之乃設實學報館於鄂召先生及王仁堪陳衍朱克柔章炳麟主持欲



以糾正之。逮任嶧至鄂時，其事已寢，改爲湖北商務報館矣。

子成學人邑庠。

六月從成都歸家。時縣志局初置於治東龍頭山東嶽廟，因共纂修諸人商其體例。井研縣志序

十月嘗至成都。四益館經學目錄序亞東報十八號刊印，筠室主人今古學辨義一文，於先生十年前舊說

獻可替否，並深以防流弊爲言。

去年至今，於前刊地球新義之外，又續得二十題，羅秀峰爲之再刻於成都。知聖續編頁二十六

成周禮鄭注商榷二卷。今在六譯叢書中先生於三傳舊注皆先有糾正之作，故此亦先作商榷二卷，然

後乃撰義證。自序云：鄭君以周禮遍說群經，是其巨誤。略千瘡百孔，疵謬叢出。略六朝鄭學盛行，學

者推重，幾同思孟。略即間有諍友，亦毛舉小故，率意吹求，愈覺泰山之難撼。略近代李、魏訟言攻擊，

肆口操莽，然但譏其變亂家法，所以然之故，得之甚淺。略鄭君名譽甚高，非著專書逐條鋪陳，無以

饜服衆心，迴其觀聽。井研志藝文二

成翻譯名義三卷。易一卷、詩一卷、易詩合一卷。井研志作六卷，恐誤。按此稿不存。自序略謂：翻譯有橫豎之分，政制

當橫翻，立教當豎翻。豎翻又有翻前翻後兩例，翻前即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百世之下，不能實指

則用翻後之例。孔子六藝小統上翻三代之古文，大統下翻百世之新事，知其翻譯之例，則讀詩易

不啻如海國圖志百年一覺。

先生以爲自漢以來，唯辨中外，不達古今。略箋注之興，起於漢代。周秦以上，通用翻譯。凡在古語，都



易今言改寫原文不別記識意同於箋注事等之譯通。事既簡易語便通曉。略史公本用今學而所錄尚書已多易字或以爲以注改經不知此古者翻譯之蹤迹改寫之模準也。略凡名篇專史則習者多僻文瑣典則習者少習者多則改本數變故文最平常。略少則未經改動即改而未至大變故文多難讀尚書文之難易不拘前後而以篇之有名無名爲斷正以習者有多少之分也。漢以後經尊經尊則不敢改其字而別爲箋注自箋注既盛後人讀堯典則以爲字字皆堯史官所手訂禹貢則以爲字字皆大禹所校閱人心囿於所習不能推見古昔事豈經術之日下乎。經話甲一頁十五原注云此說最爲有功凡漢以前書皆當以此法觀之可省無數贅說。

又曰今古本之異同翻譯也三傳之異文四家詩之異文翻譯也。今文與今文異古文與古文異翻譯也。引用經字隨意改寫翻譯也。同說一事語自不同翻譯也。詳略不同大同小異翻譯也。重文疏解稱意述義翻譯也。苟能明翻譯之道又何書之不可讀哉。同上

作論詩序續論詩序牧誓一名泰誓攷十翼爲大傳論山海經爲詩經舊傳攷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各文。據原稿

論詩序力主詩古無序序後出據本詩自有序之說據班志三家採春秋錄諸子非其本義之語謂以序說詩皆出漢以後經師之推衍人各一解徒滋聚訟孔子所傳五見有復先師所習皆在義例而不在時事三家雖本有序原不以序重毛序用周禮六義之說乃東漢古文家仿書序而作本詩自有序者如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之類又當合數篇爲一類不可分篇立序

如儀禮、左傳、國語所歌所賦，皆以三詩合爲一篇是也。又曰：因詩晚序之多，知詩之本不重序。因詩之本無序，可知爲知來而作。別撰詩文辭逆志表二卷，明序不足從。序詩一卷，仿說卦例，以收篇章貫通之效。三家辨證二卷，附毛證一卷，以申序不足據之說。井研志藝文一按：諸書並不存。

牧誓一名大誓，攷以秦漢以前引大誓者十五見，而牧誓不見引用。

使古人重大誓輕牧誓，則伏生傳經文不應

錄牧誓而遺大誓。

可知古名大誓，不名牧誓。牧誓乃別名，如甘誓之以地爲名。西漢博士□得大誓傳

說合二十九篇，遂使牧誓、大誓經與傳分爲二篇。僞序亦遂有二。周本紀之六十七字，乃史公隱據牧誓之訓說。古文家因以爲大誓。別錄經全文以爲牧誓，甚誤。如堯典外別立舜典，僞古文又搜輯佚文，別撰三篇，不知博士所得乃事傳。孟子禮記、左國諸書所引，乃經文。師說故二者文義不同。孫星衍今文注疏，又搜採西漢本逸文於牧誓之先，補大誓一篇，其文與牧誓及史傳尚書相出入。非牧誓異文，則克商之傳說，又誤中之誤矣。因立十四證以明之。四益館雜著

民權之說既倡，孟子貴民輕君之說大見推崇，而攻之者視同洪水猛獸。先生曰：西人樂利□實由革命而出，其推獎實出誠心。略或乃倡言攻之，以爲邪說惑世誣民，或又以孟子之說爲大同之極點，崇

推者固失其原理，摧抑者又違其本義。又曰：略酪索盧梭孟德斯鳩等民爲主人，君爲奴隸，各學說爲

時勢所造，彼此是非不能謂其偏僻，不失爲持平之論。至以忠敬文即專制民權共和三等政體，孔子

以前中國已經此階段。

湯武革命爲民權，降爲二伯之共和。

孔子後則周而更始。略爲二次之三統，原因複雜

本質不一。略蠻野之三統爲三者特異之原質，二次之君統早已合三質而混化之。自其外貌觀，君不

似君民不似民故不能謂之爲民權亦不能謂之爲君權蓋已變蠻野而文明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雖不免附會然於中國社會之特質頗覺持之有故

作王道三統禮制循環表二卷四代無沿革攷二卷古制佚存四卷

按此三書作於地球新義已成之後光緒并研志付刊庚子之前故附此年

此後先生嘗擬以三統立爲一專門先就各經立表攷其同異更輯傳說之有明文者以補之以爲一類然後掇拾群經異義可以三統說者歸爲續表而四代真制表附於其後總爲一書名曰三統知聖編上頁廿四又曰今已改三統不能循環者爲三世進化表矣同上注

東漢古文家割裂六藝於是有沿革之說先生以爲六藝及左國諸子典章制度無不同白虎通義所爭者皆經無明文先師以意推演之條大綱仍無異同五經異義所論今與今合古與古合是古文與博士立異者惟誤說周禮數條故經制並無沿革四代沿革攷提要三統循環之說爲疑不知此

乃經說所謂三代者乃法文法質之後事變其名而不變其實故可以循環如明堂正朔社樹真三代實事則與經制不合如夏喪三月周喪期孟子魯滕先君莫之行而帝典已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略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此沿革也經則自帝典以至左國皆用三公九卿之說王道三統禮

制循環表提要四代真制與經制不合者統歸入古制佚存中并研志藝文一

彙集尊經九峰藝風家塾諸題編爲經課題目二卷

并研志藝文二提要稱其經學數變遇有疑義即標題以相攷核成書多而且速實緣於此



又先生在尊經時以題目多難於鈔錄每預刊印發一人不能作多題得此一目或餘日補攷或據目與同經別題相商或又據目與別經研攷交通之條

廖師政四益館經學穿鑿記序

擬作博士會典一卷海外通典一卷博士會典專言博士依王制分目採記傳及今文遺書凡大統之說皆別見海外會典

井研志藝文三

按均未成書

此年治諸子

據任嶧述

囑門人成都劉鼎銘撰訂容經韻言二卷婦容韻言二卷先生以容經切近行習後世乃棄而不講至論語微言大義本非訓蒙之書乃以爲村塾課本不惟不得容經之效且因而害及論語中庸諸書因命劉仲武訂爲韻言爲童蒙誦習之本

井研志藝文二

先生論古文嘗非薄桐城欲別樹一幟與姚氏敵以矻矻治經未暇專精爲之集中所存皆無意行文而古趣盎然不假雕飾良由浸漬者厚故不期工而自工也

同上

先生戊戌既爲大統之說截至本年已成未成之書除已見前各種外據井研藝文志及四益館經學目錄所載尚有易經古義疏證四卷

不用三易之說分經傳爲二以經爲殷人作孔子繙而傳之十翼則與易本命等篇同

爲傳乃先師集孔子語非孔子自作又以易與詩同爲空言俟後故語多託比於漢人之爰辰納甲旁通等說多所辨正

詩緯古義疏

證八卷詩緯經證二卷附樂緯經證一卷

先引緯文於全詩求其印證

董子九皇五帝二王昇降攷二卷

以董說

爲詩專例顛倒損益釋例二卷

謂詩以顛倒進退調劑四方

數表四卷

就詩之言數者仿小學紺珠例爲表署廖師重名文質

表二卷

此刻署名當上數名

詩經釋例四卷

署劉兆麟撰

學詩記聞二卷

署廖宗濬撰

說詩紀程十卷

先生草定凡例命

師慎將黃鎔等卷及會講彙為此編。詩易相通攷二卷以上並見藝文一學禮知新攷四卷因三禮通攷學禮門引西事證之。

大戴補證四卷主大統立說此書託名胡濬源撰。公羊先師遺說求真記二卷公羊有用詩說例為駢小推大兼主大統。三

傳勝義四卷此為丁酉以後說春秋之書提要云先生初年刻畫三傳尋行數墨畢極能事而遺貌取神超之象外者則在諸作卒業

之後。三頌十五國託音取義表說四卷署廖宗濬名。大旨仿說卦以天地萬物分表而加以說。諸緯經證七卷經說求

野記二卷以上見藝文二逸周書經說攷二卷皇帝三統五瑞表說二卷五極風土古今異同攷四卷託名朱

芸。春秋驗推四卷託名李鍾秀撰。此書初名海外春秋編年紀事用夏變夷旋以文獻無徵難於載筆因就春秋原文將中西事實

比附於下用舊法而小有變通大旨與禹貢驗推同。一由地域而推一由政事人物而推也。皇帝政教彙攷十卷託名李鍾秀撰。用

釋史為藍本博攷古說證以經文。釋周一卷以周為大統帝號託名廖德鈞撰。中外文質攷三卷託名朱芸。按此書與文質表略

同恐是歧出。海外用夏攷二卷託名席上卿其門目有尊孔讀經學禮知恥尊君愛親敬長命官文字服飾姓氏三本略全球古

經政俗攷一卷託名陳天澤。帝系篇補釋一卷託名曾上淵以姓氏譜帙由孔子而創以前無姓氏之學以上並見藝文三。魯

齊學淵源攷二卷署師姓名。此書意主化二家畛域於同異出入之故論之頗詳。覺覺二篇二卷署邱廷芳名。西人李提摩太

著百年一覺所陳大同風化專詳生養安逸而略於倫常此編乃以倫理性情之教引而進之。二游紀略一卷署席上卿名用莊列

三游方之内外六合内外之說仿三都賦為主客問答而歸極於九天相通以上見藝文四。後二種為小說。先生自言此兩年乃

有大統各書足與王伯相敵。知聖篇下頁六十二又不能斷定為何時所作者當是甲午年作。有三傳事禮例折

中表三卷詳見民國四年。穀梁釋例四卷署胡濬源名。書分四卷首言制度名號次撰述大旨次善惡進退終以傳經師法同上

藝文二。孟子直解七卷孟子言仁義則法三王述六藝則詳小統故其書制度與王制合。又其言義理則為六藝師說。此書本此義



惟孔子制作一事，則從趙注，於朱注小有出入。**爾疋釋例一卷**，先生據邵氏所引尸子及爾雅序例，以爾雅多後儒所增，今本有二三

條重複，又每條多一二字者，因以經傳法推之，如王制訂本例分三等寫定，又以爾雅爲七十子門人創始，秦漢續有補錄，以駁昔人周

公、孔子、子夏所著之說。**經解輯證六卷**，悉秦漢古書言六經宗旨者，附經解後，明六經爲一人所作，末爲二攷，辨六經殘缺及孔子

不作之說。以上見藝文二。**史記經說補箋十卷**，署楊楨名。**前漢律曆志三元表說一卷**，詳見民國五年。**兩漢經說彙**

編二卷，署曾上林名。是編區別保流，推求義旨，與近人輯本不分家法及惟取明文而遺隱括經旨者異。**禮三本補說二卷**，署董

含章名。以上見藝文三。**太玄釋例一卷**，以太玄七十二卦作盤，始三方，次九州，次二十七部，再次七十二家，終以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於太一下行九宮順序之說，闡發極詳。**大乙下行九宮說例一卷**，就胡氏易圖明辨，俞氏癸巳類稿所攷證者，再加新義比附

經義，不僅視爲數術。**天玉寶照蔣註補正二卷**，疑撼經訂本二卷，署董含章名。**地理辨正疏補正二卷**，署師慎名。以

上三種見民國□年。**蔣注辨謬一卷**，署陳天衢名。**顛倒順逆釋例一卷**，廖鵬承命分撰。以上並見藝文四。**漢四家集注八**

卷，揚雄、司馬相如、王褒、李尤四家，均蜀人。**讀選札記一卷**，搜採古制佚典及先師舊說，逐條疏證，蓋攷據之書。**雙鯉堂課鈔一**

卷，以上並見藝文五

命子師慎編家學紀聞錄四卷，家學求源記二卷。先生每立新解，輒求駁議，家學紀聞所錄有南皮、湘

潭、邛州、錢塘、鐵江、徐山諸老之議論，江叔海、陸異之、周宇人、吳伯傑、岳林宗、楊敬亭、耿煥卿、楊雪

門、董南軒、吳蜀尤、龔熙台、吳叔籌之撰述，周炳燿、王崇燕、王崇烈、施煥、帥鎮華、李光珠、陳嘉瑜、黃

鎔、賀龍驤、胡翼虔、彭堯封、李傳忠、羅煦、曾上源、李鍾秀、劉兆麟等之問難，外如亞東報、湘學報、翼

教叢編，雖不爲先生發，宗旨偶同，亦皆收錄。家學求源記略仿鄭志，首標先生之說，次乃臚列經

傳子史緯候博士舊說以明之序云求之今無一義不新於古無一義不舊

十一月作重刻日本影北宋鈔本毛詩殘本跋於治詩宗旨頗詳略謂昔余攻毛詩以序首六義之說出於周禮賦比興三字爲劉歆羈補意在攻博士經文不全與連山歸藏鄒夾春秋同爲僞造又據傳箋駁周禮說詩之誤蓋十年於此丁酉冬間陳厚庵大令以所重刻北宋鈔毛詩殘本三卷索序當時以毛詩出於謝衛故久未報命近來談瀛洲論大統大通周禮之說乃知賦比興爲國風小名即樂記之商齊如以賦比興爲僞則樂記之歌商歌齊亦爲劉歆羈補乎蓋十五國統名爲風別有四小名周召爲南邶鄘衛爲賦王鄭齊爲比豳秦魏爲興九風分配三頌邶鄘衛殷之故都樂記所謂商人孔子殷人自敘祖宗舊法故爲賦朱子所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魯詩以王風爲魯齊風言魯道有蕩者至於數見樂記所謂齊人荀子以周公孔子爲大儒皆無天下而操制作之權孔子法周公故以魯統比朱子所謂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豳秦魏應周頌爲興周實爲天子與周孔不同故莊子云在上則爲二帝三王在下則爲玄聖素王謂周如是朱子所謂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樂記子貢問歌言歌風歌頌歌大正歌小正歌商歌齊爲六亦與詩六義之數巧合是賦比興爲國風分統之要義不得此說不惟無以解樂記之商齊而國風分應三頌亦無以起例略特不可以三經三緯解之耳略無思不服思無邪四海來格海外有截略皆爲帝道大統是詩本義當爲九畿略以尚書傳箋據九畿大九州以說詩以今日論之實爲正法博士專據禹貢五服而言者當非詩之正解以宗旨論傳箋固未誤也

四益館雜著頁一百三十九



儒藏

井研藝文志三有五帝德義證四卷似成於先生小大學說已成定論之際因附此年提要云先是東南學人有黃帝政教攷略如通鑑前編路史繹史等書此編一準經傳抉摘隱微深切著明略平初欲以王制說群經或頗疑其附會今得此編使帝德王制判然中分故凡古今疑義通得解釋略平自癸巳以後解易詩樂以此編爲歸宿不再斷之於王制略矣井研志藝文三按此書今無成否不可知

五月山東義和團起

十月法租廣州灣

十一月因康有爲在海外立保皇會懸賞購捕康梁大事表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一九〇〇

是年先生在射洪張昇侍井研志序知聖編跋妾劉氏姪孫宗欽壻陳天衢均從侍劉十二月去帥二月去此到安岳以後事

秋自射洪歸省適值光緒井研志刊成因爲之序略云平曾以爲史家著述其於朝章國故魁人鉅公之行實紀載備矣而偏鄉下縣傳者蓋鮮非必出於其意有所厚薄文獻不足徵而惇史莫由及也故曾不自揆思以群經卒業網羅武陽置縣以來故事貫串攷訂爲一家言略前年季夏晤諸君子於縣門時方置局編纂就商體要乃與夙所蓄念無不盡同按此書體例實出自先生略是志也挈淨而有要汎博而不枝以說山川則水經注也以述掌故則利病書也以甄藝文則經籍攷也以錄金石則碑目記也以六表馭紀載之繁以列傳括士女之志終之以長編而由周以來至於今

沿革政要、振卹機祥遺事、夫然後若網在綱、絜乎明備。於官書則創於史法、則因略固可信爲三百年來無此作矣。其尤至者、繫古地志、皆稱圖經。世本既出、即嚴族系、一以辨疆里、一以攷氏族。二者史學之顓門、志乘之鉅例。茲志圖表、實創爲之。再越百年、奚翅拱璧。略抑平更有請焉。蜀輶舊輯、縣人文章、自趙宋以來、爲仙井文徵詩徵至八十卷。今集部無之。倘經裁擇、寫定、用升庵楊氏全蜀藝文例、排印單行、亦表章先正之一端也。夫光緒庚子冬十月朔。

井研志分

六志^③

一 疆域、一圖經、二揆目、三山水。附墳墓。

二 建置

三 食貨

四 學校

五 藝文

六 金石

六表

一 職官

二 選舉



藏書

三 宦達

四 氏族

五 耆壽

六 列女

六傳

一 官師

二 鄉賢

三 忠義

四 孝友

五 列女

六 方技

一紀

紀年

去年、亞東報第十八號載釣室主人今古學辨義一文、於先生微言之說多所駁難、並以防流弊爲言。門人黃鎔、胡翼等復書答辨、文甚長、略云、略四益先生略潛心撰述、海內言學者家有其書。東南學人私相祖述、著書立說、風氣遂爲之一變。略當今海內老師宿儒、相聚而談四益者、皆以防流弊



為說輕躁之士發憤著書每多非常可駭之論託名衛道者以此歸罪於四益大著亦以為言略竊
 以心術學問古分兩途略四譯館經學叢書未刻之先非堯舜薄湯武者代不乏人甚至即孔子亦
 攻之帝王之鑄兵本以弭亂而操刀行劫報仇殺人不能因而去兵推之飲食男女亦無不皆有
 流弊不能因防弊而廢之也略說經之書但當問與經義忤合如何流弊有無初非所計何則攷魯
 齊傳經有微言大義二派略二千年以來專言大義微言一失大義亦不能自存略至今日統中外
 貴賤知愚老少婦女人人心意中之孔子非三家村之學究即賣驢之博士略此不傳微言之害略
 有心人所謂傷痛者也嗟乎人才猥瑣受侮強鄰詩書無靈乃約為保教以求倖於一日四益心
 憂之乃汲汲收殘拾缺繼絕扶危以復西漢之舊略俾庠序之士心摹力進以求有用之學略西漢
 通微言者代無異辭當時士氣較今何如略在今之立異說者未嘗不知微言為聖門正傳四益之
 說因而非創與今相合於古有徵特不喜千年絕學恢復之功出於一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創為
 防流弊以阻之略家學樹坊樂山帥鎮華亦有答劄室主人書於大統之說言之較詳同上按此書帥鎮華
 自言不出其手當與前書均恐是先生自作

冬成齊詩驗推集說二卷稿存以齊詩名者蓋專宗帝德以明大九州之義注雜象傳記用緯候篇各立序詳論詩序以發
 明編詩之意為主

陳天衢跋曰孟子之說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說詩曰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以詩之文辭比春秋之文春秋貴取義詩貴逆志則詩之

爲詩故非尋行數墨所能盡矣。又自序曰略必假託虛名存其□寄者蓋以伐柯取則目繫道存小大雖殊驗推可託春秋謂之曰取義尚書謂之曰雅言即在祖述猶雜刻索況乎下俟堯舜者乎略己亥仲冬按此編初名詩本義見四益館書目繼乃改名齊詩驗推集說又名齊詩微繹必讀續論詩序

均見原稿

先生自言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多有後信詩說改名齊學自託於一家亦以大統之說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精要不能息衆謗而杜群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況千年絕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說不免圭角峻峭久之融化鋒鏑漸歸平易使能卒業略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略知聖篇上頁四十五

帥鎮華答筠室主人書稱先生近來續有新作在縣志外擬別編縣志未收書目提要按所謂新作除齊詩驗推集說外名目種數均不詳

湖南周文煥爲刊穀梁春秋古義疏本擬並刻公左二存稿光緒井研志序未果

冬赴安岳主講鳳山書院陳鼎新春秋圖表序

先生近年讀史多所評論義喜奇創然不同苛文纖仄之習蓋由經推史自成一派經姪師政編爲四益館史論二卷今不存井研志藝文三又先生尚有四益館文編十卷駢文二卷師友蛩音八卷均爲己亥以前之作師友蛩音均海內名宿與先生往復論學之語資於經學最多今惟存文十數篇在四益

館文鈔及雜著中餘皆不存矣。井研志藝文五

是年因井研縣志已成將付刊先生乃將厯年所著書編爲四益館經學目錄一卷。今在四益館雜著中名

四益館書目乃代立增補者。

又命門人施煥賀龍驤等將縣志提要及序跋。按提要序跋皆出先生手筆其署朋友

門人者皆託名。

纂爲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四卷。按此書未成。自序目錄道二十年來之變遷云己亥

初冬館於成都編錄既竟爲之序云。略今古之紛爭詩易之惝恍二千年於茲矣平持西漢說以治

小統者二十年不敢謂全收博士之侵地千慮一得頗有自信之際於群經中惟力攻周禮立異

數條著爲專書歸獄歆莽名師摯友法言巽語自詡精詳未肯遂翻丁酉秋宋芸子同年述南皮

師語有云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繫鈴解鈴必求自悟爲之忘餐寢者累月戊戌夏因讀商頌豁然

有會。謂小球大球小共大共。乃知三統之義不惟分配三經所有疆域亦判三等求之詩易而合求之莊

鄒而合再求之周禮尤爲若合符節。詳施序向求詩易義例將及十年新思創獲層見疊出師中乏

主終不成軍得此懸言百靈會合木屑竹頭群歸統屬因有前後地球新義二刻之作再將舊聞

加以綜核編爲此目成一家言求之前賢固乏全體而鈎沉繼絕聯合裁成至於是而九畿萬里十

等封國說

六義。是詩殘本序

二易。三易正訛

化朽腐爲神奇因難見巧轉敗爲功五帝所司大荒豐則血氣

尊親百世不惑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或曰王制之學求之二十年而不能盡帝德之廣尤爲須

慎再易寒暑遂定茲編速成不堅未足爲信曰內外雖分大小一君蓄疑既深中道易透聊分群

經以中小成。略苟天假以年尚將修補不敢以此綴書況此編卒業尚僅及半或同學分撰或子



儒藏

姪代編大約三年之內可以成功。或曰學已三變安知後來更無異同。曰至變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內學已再易而三傳原編尚仍舊貫。惟大統各經以宗旨未明不敢編定。名曰三變。但見其求深初未嘗削札。略獨是昔治二傳隔膜左氏南皮師命撰長編因得收三傳合同之效。按南

皮命撰左氏長編在庚寅秋先生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時已云合通三傳庚寅五月潘祖蔭序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亦然則合通

三傳不因南皮撰長編之命也此語恐有參差又以周禮立命必求貫通力竭智窮竟啓元竅一知半解畢出

裁成事理無窮未可以一人私見堅僻自是數經險阻始得小悟以此自喜亦以自懼焉。井研志藝文三

施煥等序解題於先生二變三變之故亦言之甚詳。序云井研先生摯友同邑楊靜齋先生曰四益經學美矣盛矣惟三利未興三弊未祛三利者何一有王無帝二有海內無海外三有春秋尚書無詩易三弊者何一同軌同文今古相軋一林二虎勢必兩傷二六經不能自立門戶各標宗旨疊規重矩剿說雷同三分裂六經固傷破碎合通六藝則嫌複縷。按楊先生不必實有此言當是先生自

立程限思有以赴之耳楊公雖持此說以爲翻古今之成案合宇宙而陶鈞貫串百家自闢荒微未必許

先生之能副之也。先生則引爲己咎誓雪此恥。四益叢書初刻皆總論學派宗旨凡例本欲以此求證得失攻切從違蜀中學人海內老宿其指瑕索癥者蓋不止盈篋師悉寫而藏之隨加訂正急欲求通不能遽化卸官杜門謝絕書札忘餐廢寢鬚白齒落如此又十年專治詩易至於戊戌乃得大通。略三弊全除三利全興六合以內悉隸版輿兩漢淵源並行不悖。略惜楊公不及見成書而早卒也。略尚書斷自唐堯史公以黃帝不雅馴儒者遂以三王爲斷易大傳之首伏羲神農五帝德



之首黃帝顓頊、帝嚳、樂記、郊子、月令、尚書大傳之五帝禮運之大同，以爲稱引古事，於經無與。此先秦至今博士經生從來未發之覆也。先生中分六藝，以春秋屬伯、尚書屬王、詩屬帝、易屬皇，立皇帝王伯表，取帝德篇與王制相配，分畫門戶，各有宗旨。疆域不同，則六藝不惟言帝，並補皇伯，則首利興而重複之弊祛矣。略博士立王者不治夷狄之說，故西漢十四家皆據禹貢立解，以爲王者方五千里，而詩之海外有截，九有九截，易之鬼方大同，大川大人，大過論語之浮海居夷，左傳之學夷求野，中庸之洋溢中國，施及蠻貊，鄒衍之海外九州，非說以中事，則斥爲荒唐。近今海禁宏開，大統之形已著，十年內文士雅人欲於經中求鄒衍大九州之根源而不可得，則聖教終囿於五千里。略先生據周禮九畿，大行人九州，即鄒衍之大九州之八十一方千里，推之詩、易，若合符節。山經、莊列尤屬專書，因以詩之小球、大球爲地球，別周禮爲大統禮制之書，惟其書專言海外，故九畿九州萬里皆與王制中法不同。王制中國五千里，周禮海外萬五千里，廣狹不同，各主三經，兩不相害。不如東漢今古之說，於中國並行二書，矛盾函矢，互鬥不休。略六藝兼收海徼，則海外之利興而剿說之弊除矣。六藝既分二流，略言王者爲上，攷三王言帝者爲下，俟百世上攷則文獻有徵，下俟則無徵不信。故尚書春秋法古之書，則文義著明，莊子所謂春秋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百世以後之事，雖存於周禮之經，傳之鄒衍、莊列，而經則不便頌言。略故詩、易、略託之歌詠，寄之占筮，蓋莊生論而不議之說。略中外交通，詩、易明文事迹甚著，則不可再墮悠恍。今以詩、易專爲皇帝專治海外，以周禮爲主，編輯海外會典一書，此書已成，再撰注疏，務使明切，亦如書禮名物象數語。

必有徵一字難動空言隱射一掃而空。略地域別營毫無轆轤則三利興而今古之弊除矣。昔先生作周禮刪劉古學攷南皮張尚書不喜攻擊周禮又謂知聖編大有流弊富順宋檢討亦互相詰難東南文士剿襲知聖篇其弊已著故先生辛卯三傳定本凡屬微言悉從隱削又以帝王二字標題不再立今古名目二派各有疆域異道揚鑣交相爲用既無刪經之嫌又收大同之效。略至改制舊說外間著有專書違其宗旨背道而馳湘中有翼教叢編之刻本屬慎兵苦無深解以此相攻愈助其燄特著家學樹坊一編專詳此事篇中首以孝經者取一貫之義容儀爲立身之本機樞言行統括禮樂爲白修專書帝王二統驗小推大階級可循終以經總微言大義源流派別詳焉。略孟荀莊列有大小無異同博士百家有精粗無取舍。略信乎定古今之成案。略集經生之大成。略己亥十月。同上

是年正月山東拳匪倡亂以扶清滅洋爲名焚教堂殺教士。先是教徒每陵虐平民故平民教徒間意見甚深親

貴載漪等招之至京編爲義和團橫暴都下殺日使館書記及德使六月各國聯軍陷大沽天津七月陷京師太后擁帝奔西安十一月與各國。德、奧、比、西、葡、法、美、荷、俄、日。訂和約十二條十二月下詔變法。中

教史一百二立會議政務處集王公大臣議要政除廢科舉興學堂外當改良軍制修改法律增設巡警

編訂商律整理財政整理幣制俄據黑龍江

唐才常起兵湖北事泄被殺。中教史一百八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先生五十歲。一九〇一

是年先生在安岳鳳山書院復兼任嘉定九峰書院山長往來兩地。

七八月曾回家。

是年宋育仁主講尊經書院。原眉批宋本年未就尊經此條誤。或有控之者。學政鄭某疑先生門人所爲。適帥

鎮華就試成都。鄭因勸其勿持朋黨之見。帥力辨其無。據帥鎮華自語

嘉定人以先生說經過於穿鑿。控之於學政。據帥鎮華語

將舊作王制春秋兩圖表加以修補。統名春秋圖表。凡圖十表二十攷。一陳鼎新序先生春秋三傳之

說精華悉萃此書。如諸侯移封圖。存西京開南服圖。二伯方伯卒正連帥屬長附庸圖。表子伯非爵

表。十九國尊卑儀注表。求之經文通攷三傳。絲絲入殼。井研志藝文二。可參看丁亥年所引今古學攷自序一則。

又家學樹坊知聖編讀法云。勸學篇兢兢於開民知。此編特爲開士知。今日庠序宗法。認孔子爲八

比家。而孔遂成村學究。乃師法相承。堅於自信。豈不較焚坑之禍更酷。今更引而闢之。以見聖人

非滙參十八科所能盡也。又云。孔子爲生民未有之第一人。宰我子貢其知方足以知之下。且不

得知。更何言學。自師心之學盛。人人皆自以爲孔子。略則孔子直不啻百千萬億化身。略故四益立

學者厲禁曰。學聖立爲學大綱。曰知聖。篇中要義如孔子受命制作爲立聖。爲素王。帝王見諸事

實。孔子徒託其言。六經即其典章制度。略素王一義爲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

宗。互相啓發。鍼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不以六經爲一家之言。以之分屬帝王

周公。略史臣則孔子遂流爲傳述家。不過爲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爲賢於堯舜。略今欲刪除末

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又云。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



罪人子緯爲訛說、並斥漢師通爲俗儒。夫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顏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茲、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書以告門人、不欲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說。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絕、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略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觀矣。

重訂知聖編先生跋云、此冊作於戊子、蓋纂輯同學課藝而成。在廣雅時、傳鈔頗多。壬辰以後、續有修改、借鈔者衆、忽失不可得。庚子於射洪、得楊絢卿茂才己丑從廣雅鈔本、略加修改、以付梓人。此冊流傳不一、先後見解、亦有出入。然終以此本爲定云。辛丑五月十五日。

此編初成時、康有爲用其義著書立說、形之奏牘、以爲孔子以改制立教、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攻之者至以素王二字指爲叛逆。又以康等託之公羊、又群起而攻公羊、並因而罪及孟子、並以焚坑歸咎孫卿。如翼教叢編今刊此編、既曰自明、更以闢謬。先生之意、爲既立門戶、創宗旨、皆

不能無流弊、欲無流弊、惟有鄉願。然其略桎梏聰明、陷溺人心、爲害乃最毒。又素王二字、自莊子以

下至兩漢、幾無書不有、無人不談。當時叛逆之人、誰是因二字所致。西漢公羊盛行、議禮斷獄、莫不宗主。略尊君親上、絕亂鋤奸、動得公羊之利益。當時公羊何以不爲毒、至今日而毒乃大發。略南

宋諸儒、最不喜奇論者也。復九世之仇、又爲公羊最詭怪之說。略乃略劄奏誥章、幾千百見、轉相傳述、視爲常語。蓋略有病、病受遂不覺其奇創。略故讀經須識時務。家學樹坊知聖編讀法各條



又當時東南談時務者苦於中國無書可讀，倡言廢經，主持大教者惡其離叛，乃推舉宋儒先生以爲帖括之毒深矣。積習重如泰山，今方知改。略又復標舉舊學以桎梏天下。略即使家程朱而人游楊何濟國事。又以近來談義理者困於帖括，講音訓者溺於章句，二者之中皆無人才。於是謂救時之道仍當求之經傳，而其要則在於知聖。當先生以王制遍說群經時，即謂通經致用在明制度，近復標周禮以括政典。且曰：聖人不可學，學聖者必自諸子始。諸子各有聖人之一體，皆不能無弊，其偏勝正其獨到之處。又曰：諸子既自標學派，豈不知擇務從事？勢因寒投涼以濟渴，自晚近貶駁諸子，人才日以困墜。舉天下聰明才智，群消耗於空疏謏陋之一途。諸子中尤以縱橫爲當務之急，言語一門，言宋學者至無人止迷，而以平正爲歸，不知聖人當日何以不求平正而立此一科。又曰：今日外務部於四科爲言語精純者爲左國，詭隨則爲長短。蘇張之學談何容易，凡中外語言文字故事典章，人才經制當時君相知愚好惡，與夫強弱衆寡未發之機，函隱秘之言事，無不洞達方足爲使才。略宋元以後此學中絕。略一臨外侮，所以上下交困。略知聖編讀法參看丁酉年縱橫家叢書條。

作諸子宗旨二卷，大意以孟荀皆儒家爲治中國之學。荀子言性惡，使人不驕傲，必須禮樂以自修，如禪宗之漸學，頗似程朱。孟子專言心學，推廣良知，堯舜可爲，如禪宗之頓悟，頗似陸王。略實則學者成就寬不可嚴。略宋以下獨傳心學，積成一空陋無用之世界。若論寬猛相濟之義，孟子外宜以荀立學，不惟辟陳且可化虛爲實。略不唯與臨深履薄相協，且典章制度漸學終勝於頓悟。至於貴民輕君，本儒家常義，非孟有而荀無，或乃因偶合西人指孟爲大同，荀爲孽派。略貴民輕君，左國實

多其說亦將指爲大同耶。家學樹坊頁廿七

四月作者眉批已見戊戌在九峰曾以祆教折中命題思集課卷成書題分三卷上卷十二目皆經說與

西說同者如群經皆以天爲主攷原注語出穀梁輯獲罪於天無所禱古說道家以皇帝統天下攷天

下天子實義孔教未興以前中國即同祆教攷凡教皆同宗天攷中卷十目皆駁西人粗而未精之

說如董子象天立官攷駁天外無祀說西人政教皆有尊卑等差攷駁獨敬一天說春秋尊二伯即以尊

天王說駁天不喜人祀神之說禮三本新解下卷十一目則引而進之如新教變舊教攷西人漸師中教

攷孔教由近及遠百世可知攷桑柔顛倒反覆以齊四極風俗攷二教爭教事實此書稿不存

庚子井研志著錄大統各書後先生復取其地輿諸說輯爲大共圖政事風俗典章注周禮名周禮新

義並推攷義例注詩易二經至是均完成。知聖續編頁六十二

按諸注已見去年周禮新義又名周禮皇帝治法攷地官夏官秋官存稿殘缺不完黃鎔之周禮

訂本略注即本其寫定之經文而未用其注者也

三月以楚詞屈宋與列莊所學宗旨全同騷爲詩餘蓋實詩說先師於是始以楚辭說詩其言曰略舉

楚辭以說詩亦如詩樂諸緯精確不移。略大約除名物以外所有章句言語不出於詩則出列莊。略所

著諸篇皆以發明道德宗旨風正義例。此下歷舉離騷與詩相通之條知聖編下頁六十三

四月允各國賠款四百五十兆兩命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那桐赴日謝罪

六月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

七月與八國訂立和約。

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應詔會奏變法自強三疏。

七月和議成，詔行新政，設政務處，以李鴻章充督辦政務處大臣。李傳

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攷發凡、中庸注、孟子微成。

八月初二日，清廷下詔各省設大學府、直隸州、設中學、州縣設小學，並多設蒙學，派士遣游學。

八月二十日，皇太后重申變法之令。

秋初，皇太后、皇帝返京。

李鴻章卒。

十月，清廷詔鄉會試廢八股，改策論經義。從明年起。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先生五十一歲。一九〇二

四月，子師慎力疾補成家學樹坊二卷。今本不分卷此書宗旨一、辨明外間以素王改制為有流弊之說。

二、斥標舉宋儒及帖括三、復興言語科以救時病。井研志藝文三

按此書上卷本先生姪師政編，在庚子前提要已刊於縣志。去年施煥從鄂索稿，乃由師慎補足。

本書序

五月二日，子師慎卒，年二十六歲。二十五日，孫女孝貞生，師慎遺腹子也。

是月，先生特授綏定府教授。冬至，綏定履新。安岳門人康映奎、何光國、張光博、劉正雅等均於是秋。



鄉試獲雋。

宋芸子致書請與外國教友相約研究道教真理，不立門戶，不分主客。略 中外比較改良編序

成知聖續編一卷。先生戊戌以後改今古爲小大，以王制屬王伯，小統周禮屬皇帝大統，於是經傳記載無不貫通。略因本詩易再作續編，又以東南學者不知六藝廣大，略倡言廢經，中士誤於歧途，無所

依歸，徘徊觀望，不能自信。此篇之作，所以開中士之智慧，收異域之尊親。自序

庚子以後已成未成之新書，又有五六十種。家學樹坊凡例注擬別編爲縣志未收書目提要。帥鎮華答劉室主人書

按四益館書目。即井研志之經學叢書目錄，因刊於民國三年，故其中又有增補，非己亥舊也。除井研志所收各書

外尚有六十種，其中頗疑有井研志刪節之本。帥鎮華答劉室人書云：縣志本以篇幅過重，多從刪節。如左氏

源流攷、左氏群經師說攷諸書，似皆非己亥以後所作。又有四變時所作，如左氏天學攷、小大天人學攷、尊孔篇、倫理約編、會典今證之類，皆是。至於庚子至壬寅三年中所作，究爲何書，殊難確指。惟辛丑在九峰課題中，似多擬作之書，惟仍不易分別也。

先生因梵宗有悟，始知書盡人學，詩易則邀游六合以外，於是始創天人之說，因據以改正詩易舊稿。

四變記序

是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全部修學期限共二十年，蒙學堂四年，尋常小學、高等小學各

三年，中學□年，高等學堂三年，大學堂□年。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攷沿革史七月頒行。大事表

九月，以張之洞爲兩江總督。

康有爲大同書成。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先生五十二歲。一九〇三

先生在綏定。

正月子成芝卒。年三十五歲。初成芝不受約束。先生逐之。遂致流落。至是卒於外。

二月二十二日友人張祥齡卒於陝西大荔縣署。

六月先生兄登樓卒。

冬第三子成彰殤。

綏定舉人劉仕智行道撫細事控先生。

刊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於綏定中學堂。

按此書本名公羊補義。本年另創凡例。續有增補。凡例云。守舊者空疏支離。時文深入骨髓。維新者廢經非聖。

革命平權之風皆有深惡。故是書於諸條詳加駁正。此即最近增補者。並附入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題及大統春

秋條例。乃易今名。又名大統春秋公羊補證。其以大統驗推名者。先生以爲齊學恢宏。公羊與齊

詩多主緯候。詳皇帝大一統。原注。王吉言春秋大一統。借方三千里之禹迹。寓皇帝規模。與今世界情

形巧合。撥亂反正。小大相同。鄒子游學於齊。傳海外九州之學。與公羊同源。略齊學家法本來如

此也。公羊驗推補證凡例

公羊補證後序。作於立秋後一日。對於學堂之制。主分蒙學、小學、中學、大學、高等五級。小學三年。蒙學不詳



年中學三年、大高各一年、蒙學習孝經禮樂容經爲治身掌故之學、則入小學、小學主王制、中外政治律例屬焉。中學主春秋、高等主詩書周禮、爲皇帝治天下之法。學成後補吏授職、不再入學。大學專爲易史學附焉。春秋既通、治術思過半矣。教爲皇帝法天調濟損益之事功、天法無爲、方言實業、別立專學、聽資性相近者學之、不與各學相黽。仕宦齊民、皆必入蒙學。小學以上則爲仕學。以蒙學萬人計、入小學不過百人、中學不過三十人、高等不過五人、大學不足一。略蒙學以後統計八年、修齊治平、通可卒業。其言未免太近理想。

又曰、當時仕學不分、於事功外無所謂道德。其言曰、漢博士多補吏郎、後由吏郎至宰輔、不仕而任教職者、或爲博士、或教授鄉里。當時儒吏不分。秦本紀、凡學者以吏爲師、吏即博士之人仕者。人才由閱歷而出、學成必先爲吏、以練其才識、印證其學術。略原注、後世儒生初得科第、遂授以民社重任、

國身兩害。

分官分學、終身不改、人才多取效易。後世數易官、官如傳舍、故相率不學、權歸書吏。略於事

功外、別有所謂道德、以致儒士分途、所當釐正者也。又曰、每學分經立宗派。略專門獨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學兼包六藝、事雜言龐、教學皆困。王制左學右學、有互移法。蓋左右分經異教、性情才思不合於此、必合於彼、使其兩學重規疊矩、何必互移。所言皆極有見地。

先生小大之說、創始戊戌以前。壬寅雖已爲天人之學、但三變則至本年始告完成。中間凡經八年。三變因由已詳於前、今更錄三變記、以爲此期告一結束。

略戊戌在眉州、目詩之小球大球、與小共大共對文。原注、共作貢、九州之貢。顧命之天球、河圖、緯說以河



圖爲九州地圖。略先小後大即由內推外。蓋當時講詩易前後十餘年每說至數十百易而皆不能全通於三傳尚書卒業以後始治周易宜其容易成功以詩論其用力較爲久。井研志藝文一詩緯古義疏證提要云雖舊治三傳禮書備極勞瘁尚不若詩易之甚而皆不能大通蓋初據王制典章說之以致齟齬不合乃改爲周禮地形訓大九州說之編爲地球新義當時於周禮未能驟通僅就經傳子緯單文孤證彙爲一編不敢自以爲著作故託之課藝以求證於天下見者大譁以爲穿鑿附會六經中絕無大地制度孔子前不能知地球之事馳書相戒者不一而足不顧非笑閉門沉思至於八年之久而後此學大成以周禮爲根基尚書爲行事亦如王制之於春秋而後孔子乃有皇帝之制經營地球初非中國一隅三聖庚子井研修藝文志。按庚子當作己亥用鄒子說以易詩書春秋分配皇帝王伯。略至癸卯年而皇帝之說定周禮之集說成。按此書今不存以全書文字繁重小大之分尤在疆域故取周禮疆域別編爲皇帝疆域攷。按此書民國四年始由黃鎔補編成書繪圖立說明白顯易附會穿鑿庶可免矣。惟當再變之時專據王制立說所有與王制不同之舊文典章如大戴地形訓緯書莊列概以爲經外別傳遺文所記徒資談柄及攷明周禮土圭三萬里與大行人之大九州乃知皆爲周禮師說根本即立枝葉繁生皇帝之說實較王伯尤爲詳備一人之書故變其說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略故編爲小大學攷。按此書當即井研志之古今學攷今不存於周禮取經去其師說謬誤改今古之名曰小大蓋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鬥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政治實深受其害。略今以王制治內。略而海外全球則全以屬之周禮一如虬髯公與太原公子分道揚

鑣。所有古今載籍皇帝之師說、師無統帥、流離分散^略一如亡國之人^略立此漢幟、召集流亡、紛至

沓來、各歸部屬、茫茫荒土、皆入版圖^略與王制一小一大、一內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於經學中

開此無疆之世界^略孔子乃得爲全球之神聖、六藝乃得爲宇宙之公言、又云初據王制以說周禮、

中國一隅、不能用兩等制度、故凡與王制不同者、視爲仇敵^略必刪除其文、以折衷於一是、自三皇

五帝之說明、周禮另爲一派、又事事必求與王制相反、而後乃能自成一家、故以前所刪所改之條

今皆變爲精金美玉、所謂化朽腐爲神奇^略

是歲冬、學政吳郁生見先生公羊補證、遂以離經叛道附片揭參、奉旨革職、交地方官看管、或謂先生

游湖北時、見張之洞歷指書目答問之謬誤、之洞爽然久之、自是頗言高郵派之非、南方人士知受先

生影響、謂廖說若行、南方經學罕能立足、遂授意吳郁生而參劾先生之事發生矣^{吳虞六譯老人餘論按}

^{此事確否待證}南方人士對蜀人實排抑之正續兩經解碑傳集、儒林文苑皆不收蜀人。

先生被劾後、先遣眷屬回家、已則赴成都。

閏五月、清廷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商訂大學堂章程、並五省學堂章程。

十一月、張之洞、榮慶、張百熙復改訂學堂章程^{同下}。

同月、諭自丙午科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至學堂辦齊、停止科舉^{中教史要一百四}。

十一月二十六上諭、學務大臣議奏遞減科舉及將來畢業學生由督撫學政並簡放攷官攷試後、即

使學堂科舉合爲一途^略著自丙午科爲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著按照所陳逐漸遞減、後各

省學堂一律辦齊、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攷取。

十二月日俄開戰、我國宣告中立。大事表

光緒三十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一九〇四

春先生在成都下榻嘉定公學、勸葉秉誠舍史專經、命秉誠效瑪丁路德難舊教之九十五條以相難、往復一周、楊贊襄蘭皋從傍筆記之。據葉秉誠挽先生聯語跋

二月先生由成都歸家。

三月十七日、先生母雷太宜人卒、雷氏爲井研世族、宜人能識大體、歸奉政公於貧賤、其歷艱辛數十年如一日、於諸子極愛登樓及先生、於先生嘗稱四先生而不名、撫諸孫極慈愛、先生事雷宜人亦極孝、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如恐弗勝、偶聞噫噎、則皇恐無措、方撻人時、聞雷太宜人至、未嘗不釋杖歡笑。行述

五月教授於距家十里之高洞寺、從游者有金碩甫、黃心綬、祝心魁、金庶咸、邵澄波、戴可經、范受生、廖明齋、宗彝、張敬修、廖叔武等十一人。

是年兩妾分居、仁壽縣境之秦家灣。

張之洞勸學篇、慮學人倡言廢經、嘗欲掇取精華、編爲群經大義、以爲兼讀西書地步、海內無人應命、先生以白虎通義用帝王之全力、集秦漢之大成、分門別類、終始燦然、略微言大義、篤守師法、略有十二絕、因思以述爲作、取白虎通義爲藍本、略加排次刪補、重訂目錄、易名群經大義、其目曰經



總曰書數曰格致以六藝爲主。次修身以容經爲主。爲小學。次倫理。次實業。次曲藝。爲中學。以上爲普通自治之學。次王制爲法政學。次帝德。次皇道。爲高等大學。共爲八門。皆一仍原文。不加割裂。又別編分經目錄。使人知所習。本經各有若干條。分經目錄凡十二。曰孝。曰容。曰儀。曰王制。曰緯。候曰春秋三傳。曰周禮。曰尚書。曰論語。曰詩。曰樂。曰易。據群經大義序與凡例此書編成後。先生以班氏以外餘義尚多。因編爲二冊。分經立題。以俟補撰。略撰錄未就而題目尚存。因附刊於群經大義後。名群經大義補題。群經大義補題壬子自識

按今六譯叢書中群經大義本爲先生門人洪陳光補編。與上述凡例所訂目錄不合。又此書據自序爲編於甲辰。群經大義補題壬子自識。則云在壬寅以前。惟自識又云以應學校之急需。壬寅以前學校尚未普遍。當從自序爲是。

又當時擬爲白虎通注。本於陳氏疏證。外加入西說。又擬別撰經學大同。群經折中錄二書。以平差舛。均未就。群經大義凡例

先生於學堂治經。不主兼習。其編群經大義。即以爲專習之前驅。謂讀此書。必不可不讀本書。花離枝葉。花將焉附。凡例又曰王制一冊。包典攷而有餘。春秋一篇。即廿史之模範。必先分學。分經。分官。分事。各究偏長。合爲全善。學堂數百萬人。各究偏長。每門可用不下萬人。略若求全備。以周公材藝。遍責學生。清夜自思。亦當發笑。略時局需人。略本有迫不及待之勢。與其一日遍習十餘事。遍讀四庫書。大而無當。徒勞仰屋。何如改弦易轍。仿速成科。一人十年課程。分之十人。則一年而畢。分之

二十人則半年而畢。中外學術專科有師，一年皆可有成。略日本章程譯者恐失其旨，否則明於局廠昧於庠序，博攷歐美原不盡同。日本初亦全師外人，自福澤諭吉略張祖學以馭外界而後人才出國勢張。略群經大義序

冬國學保存會初立於上海。

群經大義補題於內經類約分二部

攝生類 爲今衛生學

藏府經絡類 爲今生理學

疾病類 爲醫學

鍼刺湯液 爲今藥學 以上醫學

藏象類 爲中國一人以人配天學

陰陽五行類 爲陰陽五行家

運氣類 爲五帝學

月令曆法 爲天學

道法天下治國學 爲皇帝學 以上皇帝學

輯陰陽五行運氣等說於醫學以外，一掃以前糾纏迷誤之習，且已開晚年專以運氣說詩易之漸。九月唐紹儀與英訂印藏新約。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四：原稿卷三以下不分卷，但於「光緒二十四年」前行標有「五」字，當是擬分而未定者。巴蜀本於本年分爲卷四，定爲「三變」之始，今從之。

②「二月」以下至本年末各條，當按時間先後調其順序。

③六志：原作「五志」，核以目錄，實爲六志，據改。

④周禮刪劉：原作「周禮刪禮」，蓋涉上字而誤。據本譜卷三光緒十四年條所載書目改。

六譯先生年譜卷五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一九〇五

是年、先生仍教授高洞寺。

二月十九日、先生妻李安人卒。先生與李安人常反目、致相毆。

兩妾復由秦家灣遷回。

子□□生、旋殤。帥出。

八月、高洞寺諸門人赴省院試、先生因同赴省、獲售者二人。戴可經、金碩甫。十月回家、爲母、妻營葬。

是年八月初五、清廷詔、自丙午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攷試亦即停止。從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請也。

八月、在成都時、嘗過吳虞談、於陳澧、王念孫、陳壽祺父子、陳立、孫星衍、張惠言、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康有爲、章炳麟、均有批評。

吳虞記其言於日記、略云、陳蘭甫調和漢宋、王湘潭謂之漢奸。近日朱蓉生、一新繆筱珊、荃孫即其一派。蓋略看數書、以資談助、調和漢宋、以取俗譽。東塾讀書記是也。略高郵王氏惟談校勘、但便學僮、

實不知學、故其所著之書、讀書雜誌牽引比附、望文生義、絕不知有師說。俞蔭甫尚知穀梁一家喜用

某字、王氏則不知也。左海、壽祺父子所著書皆今學。陳卓人、喬樞所著書有八分今學、二分古學。張

南皮嘗囑余看卓人公羊義疏何如。余曰、專心講禮制、不知經例、以注白虎通之法注公羊、故凡卷



中言禮制者必詳徵博引言經例處則承用舊說。凡攷據家不得爲經學家。真正經學家即當以經爲根據。由經例推言禮制。略蓋十四博士所言皆由經文而生。略若不言經證但詳典禮如說公羊而牽涉詩易舊說則於本經爲贅說每至矛盾矣。漢學乃惠戴出死力深求而乃行。略清初諸老皆宋學而參漢學者耳。清代今學無成家者。孫淵如以今古文尚書合而爲一此必不可通之說。晚年自悟其非於是將今古文尚書中古文家說別提出爲一書曰尚書古文說而今古文之說始分。陳左海父子則集爲今文尚書歐陽夏侯師說攷此本乃專爲今學特其書又於文字專詳聲音訓詁不知今古典制之別。又但鈔古說不能推攷融爲一片所謂明而未融。至於張惠言魏默深龔定庵妄詆康成爲操莽實則於經傳少所心得。王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此或謂湘潭爲講今學真冤枉也。康長素本講王陽明學而熟於廿四史九通蓋長於史學者於經學則門外漢。章太炎文人精於小學及子書不能謂爲通經也。又曰季平文雖不屑爲詞章然所言無不精到常爲余言白虎通爲十四博士專門之說實諸經之精華此書即十四博士之講義而錄講義者爲班孟堅文筆尤妙。略詞章家不能深研經學能精此書殆可橫行天下。略今人讀書務博而不求精不知精之中即有博即如史記兩漢書注中人迹不到之地正多。老僧寸鐵殺人豈在多也。一部楚詞所用事實不出山海經。略文選之佳勝在每一文李善必詳注其作此文之原因及其關係。唐以來之選本未有佳於文選者。欲爲有才識之文宜從史書中所錄文觀之然後能詳其作此文之關係何在而其妙處始可求。但看選本則不能如屠金山爲文專學宋書是其例。

也。屈宋揚馬諸人皆出道家。觀大人賦可見。故詞章有源於道家者。有源於儒家者。易與詩所衍一派是也。觀大招篇後半。實具皇帝之學術。而有撥亂世反之正之理想。則詞章一道。何可輕哉。一部文選。不用道家之意。必用道家之詞。讀文選之佳者。觀其注。必係老莊列文之語。可悟殆直可以文選合於道家也。

余問湘潭

王闖運

重徐而不滿於庾。後學深信其特識。丈以爲何如。答曰。學徐可上合於任。沈諸家。

學庾則不能。因庾既自立一幟。與古人大異。不能復合也。後來學庾者。多不再向上求。故從而尊庾。

猶李杜並稱。而後人尊杜是矣。學汪容甫。洪稚存文者。宜熟於文心雕龍。水經注。列子注。淮南子。

世說新語。宋書。

志尤好。

至桐城派古文。天份低者可學之。桐城派文。但主修飾。無真學力。故學之者。

無不薄弱。欲求亂頭粗服之天姿國色於桐城派文。不可得也。吳伯錫。宋芸子兩先生。其文實出淮。

南。但自諱之耳。故其文多紆徐漫衍。須多看數行。乃能知其意之所在也。曾季碩

著有桐鳳集。

詩爲四川第一。季碩伏案既勤。且主讀唐以後書也。沉雄壯邁。不及男子。則會朋友及閱。

歷少之故。凡人伏處山林。詞章斷難造成。蓋人闊然後詞章乃得佳也。

凡讀書當專求恩人與仇人。合於我之學者。恩人也。反對我之學者。仇人也。無恩無仇之人。置之可。

也。

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又吳虞嘗云。先生稱葛洪才美。

中國文學選讀書目

是年國粹學報創刊於上海。

七月諭停科舉。廣學校。

大事表



備藏

十月河南巡撫奏設省城尊經學堂以保國粹。中教史要一百六

同月立學部將國子監並入。同上

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中教史要一百八清廷派員出洋攷察憲政。

日俄因爭東三省權利大戰兩年日勝俄敗東三省一切路鑄森林權利咸入日人之手。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一九〇六

二月廿二九峰尊經門人鄭可經帥王佐楊漢卿等迎先生至青神之漢陽壩講習孫宗伯隨侍。鄒云係卅一年。

在漢陽壩所命課題凡一百六十餘大氏天人小大之說爲多其有關時事及新出各書者如左氏古派法補輯荀子民權說春秋撥亂世今證孔子以前時勢略如今泰西攷海外無宗廟議泰西各國官制異同表泰西姓氏學攷西人政治學述意引法意支那諸條以釋春秋穀梁傳讀群學肆言分篇述義五大洲女俗通攷書後天演論書後均足見先生事事皆以經爲歸。

當時擬編之書有蒙學修身課本。專用容經。修身課本。用洪範五事六情三德六儀。經學王制課本。兼用圖表義

例採王制凡例古用春秋尚書經說今用會典間採西書分經傳用王制訂體例。山經天學釋例。分象形交通祭典巫祝神游降

雲天象。經學周禮課本。分輿地官制西事外交各門。西漢博士考見於四譯館書目者有中國一人例。就經傳所

有心思耳目等字均爲此書。天下一家例釋射尚書疆域圖說道德真旨。疑即書目之道德發微。天官書經說天

學上下攷。四益館書目作列莊上下釋例。天人學攷。書目作小大天人學攷。經術由始皇始見施行攷。書目名戰國諸

侯始行經術攷。各種又輯則柯軒叢書提要。中分靈素、楚詞、地形、列、莊、讖緯。輯天學書目提要。中分易、詩、樂、道、佛、鬼神、

山經、左氏、圖書、符瑞。一題知先生爲天人學後作書當不少除上記者外均不可攷矣。先生號則柯軒主

人在己爲天人學之後叢書以則柯軒名所以別於初變二變之四益館經學叢書也。

十月命門人編成經學四變記四卷。按此書據自序稱爲條例舊文附以佚事。今本除初變二變三變四變四文外並無佚事且非四卷當已非原稿矣。

作大學平天下章說以作講義。今存四譯館雜著中。樂經說。

五月初二回家過端午節後赴成都蔡民邵澄波同行。成都初設補習學堂王章祐任監督聘先生

講經。五月中先生由漢陽壩赴成都住於補習學堂。在皇城今四川大學校址。並兼任選科師範。王章祐兼監

督。高等學堂。監督胡峻。成都府中學堂。監督林思進先生門人。客籍學堂成都縣中學堂。劉□共三十二點鐘。

先生有群經總義講義二冊疑此時所作以應學校之需者。一冊十六課曰正言譎古曰論作述曰先

野後文曰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曰大小六藝曰教育史曰開士智曰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

體。見己亥年。曰禮失求野曰神權駁曰宗法非世族政治曰中外古今人表曰讖緯曰闕疑曰中國一

人曰墨學道學均出孔子辨。一冊六評曰尊孔曰世界先野後文。附世界進化退化簡明表。曰教化由小而

大。附孔子前後皇帝王伯不同表。曰論知行之分言用世者全在力行曰立德立功與立言之分曰俟後新

經。附專經統各科學表。後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論。見丁酉冬。左邱明攷。按此二冊作時似有先

後當係因分教兩校而作。又其目與去年所擬群經大義補題同者當係本就補題撰錄而別有增補



先生近來遍覽譯籍，故所著取證於西人政治學術風俗者爲多。

先生主張中國教育史當含三要目：

一、經傳古學禮彙集大學文王世子學記保傳爲一編。

二、戰國諸子學術戰國學術之盛，由諸子各以所學立教，故科學全備，流派並陳，宜詳攷戰國學術源流枝別，以見聖道之大。

三、博士教育攷。先秦兩漢博士專門教授，不及別業。□□人不習全經而人才輩出，宜編爲一篇。

謂日本人所著中國教育史，惟據科學之思想與科舉之觀念，以論中國教育，不免墮入宋元以後

之議論，而於教育古法經傳原理終覺未之能達。續後胡秉虔西京博士攷，又意在攷據，均不合

用。又云學堂通行章程全採用日本，若古者博士經傳時論，頗以頑固腐敗爲譏。攷舊史博士造就

人才既有實據，卒業年限至多三年，不過今五分之一，每怪其神速，蓋專心致志，則通經不難。略諸

所言課程以原富造鍼分工與工局工不兼用兩器匠不習全械者，未免成反比例。而吾國古教育

法實與其分工分械之成例相同。略今之學堂既已曠日持久，但大聲疾呼學堂不能出人才，特以

善養中才。略夫至於學堂不能出人才，既已騰諸口說，略猶責望學堂以人才，豈非惑之甚。則亟以

普通爲詬病，謂不得已，惟表彰自習以補學堂之不及，或謂自習一開，恐學堂解散。當今學堂略實

力有限，彼但能學，即爲實效，使全國皆自習，學堂雖無一人，乃爲善辦。群經總義第六課所言皆切中

時弊。惟教育史中闡入學術史，戰國諸子學術轉使諸子專門傳授之本意不顯耳。

開士智謂西人開民智由於彼士民不分。吾國則士爲民望，士智不開，更何論民士之學而不免於愚約有四端。

一音訓之學。古以音訓爲小學。略近人如段王以小學錮沒終身，說經有字句，無篇章，有訓詁，無義例。略前後兩經解大氏多蹈此弊。略如郝氏爾疋與經傳釋詞等書，與近人長江圖攷皆所謂誣誑，真如夢囈。

二義理之學。學人心思務求廣大公允，乃講學者每好名爭勝，妒忌偏淺。略虛養其心，不以事事。又其科目如格物、中正、忠恕，一貫、絜矩，每多惝恍，不能指實，名目猶且如是，何況精微，故不言治平功業，皆屬八比感應話。大學衍義所以但詳齊家以前，每至愈學愈愚，非不識數目，不辨菽麥，則其學不精，毫無實際，但互相標榜，目爲聖賢。略大抵宋元以下皆爲八比學派。

三典攷之學。典攷以經爲原質。略近人以爲致用之要書，通志略多新說，不切於事情。通攷門目不關政法者多，惟通典爲近古，然每門中初引王制本明白，一人周禮便扭結互鬥，每強作調人，不能切實。學人遂以恍惚悠謬爲政書之性質。禮經綱目五禮通攷皆蹈此弊，故其流派如八比之攷據，無一制能通，無一語可行，故凡號講經濟者，其性情每浮誇驕蹇，不能按理切脈，實事求是。蓋其心思本未入理，亦以所讀之書先未入理。又經濟爲古制度學，後人統稱之曰禮。禮爲司徒所掌，禮經之一門，名不符實。略

四經制。今學制度可謂真傳，惟先師時有誤解。略公羊肉勝於骨。略周禮鄭注。略大綱已誤，故學



者誤入迷途。略此凡儒所以不如吏蓋其腦經中皆滿嵌迷蒙。略

改之道如何先生謂今首發明王制周禮皇王疆域小大之分開拓心胸使全球三萬里早在周禮經營已久民胞物與化其種族之偏見排外之思想又曰西書所言政治固爲詳細惟是略寸寸而量銖銖而稱用力多成功少。略故學者欲學外國政法當先就經傳立其大綱。略爲□於實錄一□一□務求貫通又曰古人通經致用非爲按圖索驥摹仿而行。略先就經以學磨礪其心思練習其閱歷久之有得遺貌取神或從或違或反或正投無不利此通經所以能致用致用又不囿於經人才興盛以此攻經制者多矣未必皆可用魏默深能言而不能行蓋以其人不得法其所言未必不虛驕今當引周禮以說詩書一綱一目一案一判苟能鉤心鬥角如西人包探法必得其情不似從前之□□□□□

又曰博士弟子卒業除文學掾舍人郎中議郎故秦漢大典大政博士皆與議以書生從政府諸巨公後且議每定於微員後進嗚呼盛矣西人之議員在經爲養老乞言之典特西人以少壯爲之吾國方議行憲法。略能用博士法則二三年人學者皆可爲議員先生堅持通經致用之說且必以王制春秋尚書周禮推行海內外雖其來已久然亦近人之說有以激之如新政真詮康說者後篇云康君乃公然揚厲其詞謂泰西之能保民養民教民以其所爲與吾經義相合之故。略不知保民養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爲所當爲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義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餘年已前一國自爲之事施諸二千餘年已後五洲交涉之時吾知其必扞格而

不相入矣。中國之不能變，蓋經義累之也。又例言駁春秋有例之說，勸學篇書後明綱篇辨駁春秋有褒貶之說，以爲後世祖之，遂有煅鍊周內作奸犯科之舉。如此攻經傳者不下數十條，故先生曰：敵之攻我如此其力，我不得不聚全軍員弁謀所以自守之道。群經總義俟後新經篇

神權駁以近來報章每以經傳鬼神爲未脫蠻野神權氣習，謂中國之脫離蠻野神權實較西人爲先。天主教之專奉一天即專與奉物教爲難，故奉一天而萬物皆在所包羅，又奉一天即萬物皆在所屏絕。祆教與奉物教戰僅能勝之，故其教兢兢以擇偶像祀他神爲大戒。略教士不得其說乃以爲一祀別神遂爲上帝所嫉妬則上帝亦可謂不廣矣。略吾國當三代之時亦爲天主教。略見辛丑集

祆教折中目錄行之既久，奉物教因以絕迹，專主一天未免混同一世，毫無差等，故孔子繙經乃於一

天之外別立地祇人鬼三等祭祀。略尊者祭尊卑者祭卑。略此祭典祭義祭法祭統之經義與蠻野之奉物教不可同日語者也。

宗法非世族政治，曰禮經宗法收族敬宗爲譜系學。國語禮記所謂之世系，楚語言太子學世，哀公問亦有世學，史記之所謂世家，禮經所云大宗不可絕，又爲人後者爲之子，小宗則可爲人後。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與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本，謂天子諸侯國統言之。略不及九命以下庶人。說詳原文略

宋元以下平民亦援用國統不可絕之說，以至西人謂中國專重血統亦如古者世族與經之宗法天懸地別，乃亦混同以宗法與蠻野之世族事同一律。按世族政治在中國爲古之世卿，海外如俄之貴族，法之僧侶，酷烈專制，釀激成民族之革命。原注貴族政治不分同姓異姓。春秋譏世卿所以



革除其弊。貴族已革，乃開選舉。因立選舉，乃開學堂。此世族與宗法不能因其名目偶似而混合之者。至於國之與家，就治國言，則家在國先，就開化言，其始皆有國無家。外國雖富強，通爲有國無家，以其無

宗祖，無譜牒。姓氏之學未能發達，三綱統系未極分明。父子兄弟每視同路人。經傳乃特立家學，以補其缺。略積家以

成國，而後國勢乃以鞏固。

闕疑云：經傳相傳有闕疑一派。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略凡學人務求精進，不

可自畫，弗能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略闕疑則阻人精進之心，使偷安者有所藉口，與西人專精

必求達者異。中學不能發達，皆闕疑誤之也。略子張言多問闕疑，多見闕殆。略則有別解。蓋經俟萬

世，略非就一時言。略經傳特留闕疑，例以分化世代，後來之事統歸闕疑，切不可如馬鄭之附會，

也不可如紀阮之譏刺。紀昀、阮元疑地球之說爲誣誑。略若夫已見之理境，實行之政事，則必極力求通，不

可藉口闕疑不求精進。

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云：莊子以六藝爲道，諸子爲方術。略九流出於四科，略爲六藝支流。後世

誤以六經全屬儒家私書，諸子遂別於儒，或託春秋以前人，或雖在孔後別成一派，如墨是也。孔子

皆包諸家，故論語謂之無名。墨子稱引經傳與孟荀同，淮南明言墨子學於儒者，憤世事之濁亂，乃

專言夏禮。江都汪氏攷證墨子用夏禮說甚詳。傳經有文質二派，儒家主文爲從周之說，墨家尚質爲從先

進之說。諸家孔墨並稱，乃指子思。非十二子有子思，可見儒墨不可以相攻。孔墨不容並議。非真孔子，今人遂據

此以墨爲孔敵。國粹學報至因莊子謂墨子之徒述墨經，與儒者不同，及墨子引經而謂墨子別有

六經不知墨子所引皆孔經。經傳所言皆俟後儒者。子思以下欲於戰國行之。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墨子則循序漸進。在戰國用夏禮三月之喪。儒者爲兼營並進以存經。墨子如公羊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二者缺一不可交相爲用。故自其分者言之。則冰炭水火自其合言之。則如水乳膠漆。又曰。不惟儒非孔。即道亦非孔。莊子雖祖述老子。託於方術。不敢與孔比。道家雖較勝各家。然既以道自名。則已落邊際。言詮囿於一偏。舊以顏子爲道家。又以莊子爲子夏之門人。所稱述皆詩易師說。道德經乃七十子所傳。非老子自作。有姓名者爲本書如孟子。無姓名者爲古書。文帝尚黃老。以道德經爲老子。皆出漢人之手。解老喻老亦皆出蓋公等。其書藏在內府。與韓非合校書時。並爲一書。不必出自韓非。史記遂以老韓同傳。謂刑名出於道德者。誤也。

左邱明攷略云。古書人名地名。文無定字。皆以音求之。譬如今翻譯外國人名地名。略即以三傳異文而論。人名地名有彼此全反者。如孔子弟子。史記弟子列傳與古今人表不同。與石室畫像又不同。略譬如遼金元史書有二人而歧出爲二三人。略予初以公羊穀梁用羅氏反切之說。羅氏反切

皆爲姜姓。改爲子夏卜商之異文。蓋公穀爲雙聲。穀卜與梁羊商同爲豐韻。說詳二傳淵源攷。穀梁古義疏。

南皮張尚書以左邱明之明古音讀忙。與梁羊商同爲豐韻。所稱左邱。即論語啓予。左邱明即啓予商也。蓋左邱明姓名甚爲難解。春秋國語。略戰國先秦漢初子史引用其文不一而足。是其書人人傳習已可共見。乃左邱明三字。自論語以下。僅見於史記。此數百年中無人提及。古人姓名多異文。論語孔子所稱之左邱明。與史記所云者不必同爲一人。舊說以左邱爲複姓。史漢稱左氏春秋。似



又爲單姓。相傳以明爲名。史公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左丘即其姓名。或以爲魯人。或以爲楚人。或以爲衛人。言各一端。無所折衷。攷春秋說。以孝經屬參。以春秋屬商。是聖門傳春秋者。惟有子夏。今公羊穀梁既合爲子夏一人。不能同時。別有著書巨大之左邱明。不見於弟子列傳。攷國語全爲六經而作。必屬師弟。或以爲史官。並以左氏爲左史之史。此以經爲史之謬說。今故定公羊穀梁爲子夏姓名之異。

文左邱明啓於商爲子夏之號與名。略

四月作楚辭新解。大旨以楚辭詳於上。征下浮。專爲詩傳。其書在屈子以前。非屈子自作。屈子不過傳之而已。漁父卜居二篇。指陳切實者。屈子自作。舊說全以爲離憂。皆屬誤解。據自序。按此稿今存序例

及九歌。先生舊以地球說詩。近乃由楚詞得明其天人之分云。

是年俞樾卒。年八十六歲。

三月清廷宣佈教育宗旨。忠君學孔尚公尚武尚實。中教史要一頁六

四月裁各省學政。設提學使。同上

七月清廷宣佈預備立憲。明年始定以九年之期實行立憲。改革官制。設資政院。諭禁鴉片。限十年內禁絕。大

事表

十一月升孔子爲大祀。

十二月歸家。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一九〇七

正月除服喪母妻月底赴省。

本年除仍在原任各校教授外並在官班法政紳班法政。鄒云在卅四年。講大清會典先生因取光緒二十

九年重修本百卷摘爲四卷名會典經證以作講義並草會典學十要其目如下

一、明綱會典爲則例之綱今又就重修本以明綱中之綱。

二、括目得魚在目不在綱學者仍宜置全本並推詳則例。

三、原經秦以下皆用王制三公五官之法明初分權六部乃仿北周以周禮六官爲主今推本於經

以明俟後之旨。

四、證西參攷西法以求旁通大抵西人最詳戶政宗人禮部皆所略。

五、通史會典以官統政事即歷史職官志歷史就吾國試驗千回百折乃成今本必知兵法之難

乃不易言兵。

六、建官凡創設一官之初皆有不得已之事實當由有官之後推想無官之始。

七、分職學者當就性情所近分占一科略以二百人分治二百官合之即爲全才。

八、補廢周禮言工商學警農化諸學及地方自治極詳自講經者未能發達害及政界當學之外

人以還我舊。

九、達旨政法各書過時則成糟粕得其意則無所不可。

十、樹德尚書因德命官故凡欲學何法須有其德。



儒藏

先生在選科師範講倫理、以近口課本非腐則謬、不足採用、乃自編倫理約編作講義、大旨在取外國先野後文之箴言、以合公羊撥亂反正之範圍。李光珠序以孝宗廟扶陽抑陰喪服文字等爲題、每題次以十目、十目如下、

一、西俗博採西人近俗及學說。

二、中證孔子以前中國如今西人遺文孤證尚有可攷。

三、求野中國藩服各史夷狄傳與北魏元史之類。

四、撥正每條引經以證之。

五、禍亂西國無倫理、其禍亂譯書多諱之、惟小說稍有真象、而隱伏禍害、每多可言。

六、師說凡傳說與禍亂相近、與尊孔切合者入此門。

七、比較以中外倫理相比較其得失、攷其利害。

八、引進外人染華風、知自別於禽獸者入此門。

九、解誤經傳之說有從來誤解者、如斯干之男女、指爲真男女、以爲貴男賤女。

十、防弊唐宋以後語多過甚、有爲外人攻擊宜改良者入此門。

先生極佩西人進化之說、此編尤注意於此、其言曰、欲明倫理學、雖知教化由小而大之理。略俗解

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教化由大而小、西人乃得以矛盾盾、謂略中國孔子之教由大而

小、由文而野、所以日漸銷亡。略又如今之學堂所講古史、堯舜以前之三皇五帝、言蠻野則極蠻野、



言文明則極文明二者形格勢禁萬不能通。略禹貢九州即已承平而春秋則荊徐梁揚半爲夷狄亦不可通。今攷古事大抵此事當分爲二派。一曰史學派。一曰經學派。凡言上古中古近古之史事亦如黑蠻風土記此爲當日之實事。所言五帝三皇堯舜三代愈古愈文明則爲經學派。蓋地球開闢情形每州莫不相同。經說之皇帝盡美盡善較堯舜而猶有加者此俟後之說也。世界初未有此文明。又曰凡經皆創說非古所有。中國承習二千餘年。略日用不知故以經爲常語。須知春秋時人之聞經說如娶妻必告父母非媒不得亦爲海外作霹靂聲。

先生以近人鋪張歐美以炫彼長。又或於中國倫理矜爲獨得之秘以爲非外人所及。左右佩劍其失維均。認爲有彼此相同不必損益者。勒爲西與經合各條。如官天下議院知行合一學堂分三級地動天靜地球三萬里音樂重工重農以腦主思解剖警察。略

又云孔不生於草昧以前者必有春秋時之資格而後可以立教也。外國不通商於元明以前亦必有今日之資格而後可以法孔也。極能重視客觀條件與知聖篇純以孔子爲天縱之聖者有間。惟以外人之通商與法孔之程度有關則殊未必然耳。

仿明黃道周坊記集傳之意。

黃書以坊記爲經每章臚舉春秋事迹爲證意存鑒戒。

作坊記新解用進化說獨尊孔

經以撥全球之亂。

自序

五月歸家。

七月赴省。妾劉隨去住文廟前街。

鄒云上期

兩孫隨其母至省因命入第九小學讀書。

作朝議大夫張君

祥齡曾恭人

名彥其詩即先生所稱爲四川第一者

墓志銘中有一節述先生與張交情極肫

摯。略二南提獎蜀比魯齊錢塘湘綺聯步摳衣自況過高視人猶蟻道盛情寥獨我親昵音訓詞翰

知識相誘角巧鈎沉我輒瞠踣久饜書劍超脫籬樊文質異道君爲其難窈窕賢才交馳並競邾

婁彈丸乃抗齊魯燕市建除虎丘姜柳才媿鄒枚望塵卻走閭門歌驪彼此重喪臆不能對後事

遂茫老母病篤屢咨叔孀哭母未終又聞君隕。略咸陽噩耗君哭我死我今尚存君爲長已。略蜀吳

往來鸞鶴應苦敢告藐孤鄒曼有母。略

以舊作左傳集解辨正付排印

本年曾有日記兩厚冊今不存

□年暑假寒假均曾歸家

先生舊有容經學凡例十九條今更增七條意以容經作學堂修身教本。據四益館雜著中之容經凡例按

所增七條不詳何年因有作修身教科書之言故以意附於倫理約編之後

此年清廷昇孔子爲大祀

九月命各省設咨議局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設存古學堂。中教史一百九

文襄以舊學既罷學者不復知中國文字可貴於是設存古學堂以經史詞章爲主課博覽子部學算學輿地學外國史政治法律理財農工商實業博物理化諸學爲通習課人人須習體操七年畢業

先後延孫仲容、趙啓霖爲監督、曹彥章爲總教習，皆不就。最後奏留楊惺吾大有爲總教習。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一九〇八

正月，先生由家赴省，仍任教各學堂。華陽縣中補習學堂停辦。

二月初四日，皮錫瑞卒，年五十九歲。

三月初一日，女幼平生帥出。

初秋，賃屋於文廟前街，命妾劉氏及兩孫至省。延趙某教兩孫書。時蕭參中命張荔丹均與先生同居。

置東林場附近田地二十四畝，爲此事涉訟，事由妾帥氏主持，非先生意也。

秋門人黃銳成經傳九州通解一卷，用先生說綴經中廣狹疆域之語，以春秋王制爲始基，以尚書周

禮爲竟境，一名春秋王制尚書周禮聖域大小攷。

成左氏古經說十一卷，成都府中學堂爲刊之。嘗用作此校講議。

按此書即井研藝文二左氏古經說讀本二卷提要所謂刺取全傳解經之說，別爲一書者。當時

不加注，故只二卷，謂之讀本。今略加注，故仍爲十二卷，但非左氏古經說漢義補證原本。今本前

載潘宋兩序。見庚寅年實未洽。

此書後附左氏撥正錄五十反駁例。詳□年劉申綬左傳攷證□異說，以五證駁劉氏以左傳爲劉歆

僞作之說。按此文當成於作左傳漢義補證時，潘序曾及之也。撥正錄曰如下：

一、三綱言平等皆欲廢三綱，蓋挾晚近流弊以疑經，又以其說晚出。初見白虎通集矢尤多。綱與目對



文一君而多臣一父而多子婦從夫姓且一夫或不止一妻以綱統目此三綱之立名初何嘗有苛刻暴虐專制生死之謬說。略白虎通義云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母不得專也。

二天子尊號

三由先進至君子由從質至尚文即從先進從周之義。

略見墨家道家均出孔學辨

四哲學思想論論語以學思分二派人事爲學天道爲思思即占詩字詩爲思想故思字甚多周禮掌夢與卜筮同爲知來攷其六夢統於第三之思夢是詩全爲思想全爲夢境楚詞之周遊六虛即詩神游夢想師說中託之魚鳥上下列莊之華胥化人蕉鹿蝴蝶皆同蓋世界進步魂學愈精碧落黃泉上下自在千萬年來娑婆世界和相往來之事迹預早載述使人信而不疑。略則惟恃此夢境以道之。故以人學言則如列子之說以覺爲真似夢爲妄至於天學則衆生皆佛反以夢爲真以覺爲妄。略

五五行以五行之行爲天行道路指招搖周流凡以五起例者皆爲五帝分方說與莊言六合佛言四大十方同以物理學家斥五行非原質之說。

六道德道德仁義即皇帝王伯所由分此老子所以名道德經而孟荀獨詳仁義東漢以後以孔子爲儒主仁義道德遂無所附韓愈原道更以誣經非聖宋元以下更不知道德爲何物日本名詞有所謂道德者不過爲美善淳樸之別名與刑法奸僞對稱更爲卑淺。別有道德真解專書。

七、無其德而用其事。始皇王莽舉皇帝大同之經制實見施行而秦新以亡、史漢因有無其德而用其事之說。實則與儒家同有存經之功。蓋六經之堆貨棧也。

八行藝說

九、議院改良。古者老者教少者學。王制所謂養老於庠序是也。養老在庠序。故古之議院附於學堂。記曰養老乞言。秦漢博士皆預聞朝廷大議是也。記又曰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以東序西序分右學左學。分即今上下兩院之意。人生少壯老三時節。幼學壯行老教。少老同在學。壯者任艱難之行事。各因其時用其長。故議院不用壯者。以力行則老不如壯。若知謀則壯不如老。略以經義與歐美較。則議院養老附學校為精良。略以議院附學堂。此博士所以多人才。唐宋以下學與仕別為兩途。仕以吏為師。而鄙儒為迂疏寡效。儒別有所謂道德。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貧賤驕人。自謂樂堯舜之道。馴至勝朝朋黨盛而宗社亡。識者歸罪於八比。非虛言也。

十、民權。大意同忠敬文三代循環即三種政體論。

十一、三世公羊三世之說。凡三言異辭。則每世自異。非合三世只一異。由三推九。以至無窮。統世界進化終始而言。不當專屬春秋。又曰歐美初啓。故重生養。使治八比千年。再與中國較科學。其得失不知何等。

十二、地圖。謂以疆域分大小。

十三、素絢說。



儒藏

十四據周禮說尚書。

孫詒讓卒六十一歲。

八月奕劻等奏進憲法大綱。十月帝崩。遺詔以載灃子溥儀入承大統。以載灃爲攝政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旋崩。

宣統元年己酉。先生五十八歲。一九〇九

是年先生仍任教成都各學堂。命媳任氏攜兩孫至省讀書。買汪家拐屋移居之。張祥齡眷屬自漢州來同居。

秋提學使趙啓霖以先生三傳同出子夏之說。見左邱明攷爲穿鑿附會。剝奪其教育權。先生遂停止各

學堂課。或謂趙啓霖爲王闔運弟子。以先生與王說參商。極不滿。致有此舉。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章炳麟曾評此事云。俗儒定其是非。攷其殿最。何其倒也。余見井研廖平說經善分今古文。蓋惠

戴凌劉所不能上。然其餘誣謬猥衆。原注。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文確然不易。吾誠斥平之謬。亦乃識

其所長。若夫歌詩諷說之士。目錄札記之材。亦多詆平之違悟。己雖無謬。所以愈於平者安在耶。充成都校師。發妄言。爲

提學者所辱。或言平憤激發狂故然。若然。誰令平以經學大師屈身爲幹材下。縱後受賞。猶之辱也。平所說多荒唐。受辱則宜。然俗吏多不通方異己。即怪。曩令漢之杜鄭。唐之劉知幾。宋之二程。以其學爲博士。亦乃爲主者所辱矣。所以名德之士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與辟雍黌舍之事者也。由此言之。師者在官作述在野。其爲分職。居然殊矣。學林程師按章氏師者在官作述在野。正與先

生仕學不分之說相反、先生雖受辱、故與其主張合也。

先生嘗評章曰、章太炎文人、精於小學及子書、不能謂爲

通經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八月十六子成勵生劉出。

張之洞卒。

時任東閣大學士

尊經同學公祭先生獨痛哭、感相知之深也。

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延門人季邦俊於文廟前街曾文誠公祠課兩孫。

冬命媳任氏回井研主家事、兩孫隨歸。

是年趙啓霖仿張之洞於湖北設存古學堂例、設四川存古學堂於成都、闢楊忠武公遇春南門外故

宅爲校舍、延梓潼謝無量任監督。

成尊孔篇一卷、自序稱尊經四變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因散見各篇、尋覽爲難、乃綜核大綱、分爲

四門、一曰微言、二曰寓言、三曰禦侮、四曰祛誤、分二十四題、著其梗概、並附略說數紙於後、其二十

四目曰受命制作。

說詳論語微言述。

空言俟後。

詳待行錄。

人天。

人天各有皇帝王伯之分、詳天人學攷。

譚正。

孔子以前皆

字母、孔子乃以古文譚之。

貶孔流派。

周孔、孔墨、孔孟並稱、及以鄉願學究爲孔子。

正名造字。

六書文字爲孔子特爲六經而創。

周公讓表意見。

周公時、尚爲夷狄、不足垂法。

愈古愈野證。

如官數、喪服、宗廟、略。

以上微言門。

列莊所譏。

史記、莊子著書

詬訾仲尼之徒、則非真孔子。

儒術一體。

儒與孔有別。

西教反對東方研究。

外人所指摘者、大抵晚近誤說。

中士書報懷

疑中立經史之分。

以經爲史、則中國古文今野、不合進化公例、以上禦侮門。

按以上僅十五目、且祇微言、禦侮二門有之、寓言、祛誤乃無一目、今按其文當有誤置、且有闕漏。



儒藏

六譯先生年譜 卷五

先生曰言作爲微言派公穀最詳檀弓坊記尤著言述爲寓言派左氏不以空言解經以經爲略古帝王所已行之陳迹寓言全在孔子前微言全在孔子後又曰治史家從古史說以爲周監二代至爲明備若是則西東周皆折入於秦略一切典制當襲周之舊制矣乃遍攷國策史記秦所襲取於周者實無一物但云參用六國以成秦制是古周於明堂辟雍郊社壇坫天神地示諸典制百無一有史記於禮樂各志言帝王三代者甚爲詳明一人春秋便云禮壞樂崩無可攷核使六經非全出孔子略何至秦一無所得又曰今之學人崇拜歐化略動云中國無一人可師無一書可讀鄙意非發明尊孔宗旨則愛國之效不易收盡刪古史舊說之罅漏而後能別營壁壘或以爲尊孔則欲滅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名詞更大誤矣堯舜名詞有二古史之堯舜已往者也法經之堯舜未來者也學說之堯舜隨其所學而變易者也略昔曾文正有感於史筆附會謂漢高不識果有其人否今人動以文正之言相譏夫據孟子而言前古非無真堯舜也漢藝文志古書多出依託書爲今書人則占人苟無其人何爲託之文正本爲戲言鄙人固不以爲實無其人尊孔大旨尊孔篇附論

宣統二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

一九一〇

是年春先生攜眷回井研

租小高灘蕭姓屋

戊子年所嘗居者

皮書其中時督家人翻曬

是年十二月清廷修正中學堂章程分文科實科

中教史一百十

日併朝鮮

宣統三年辛亥先生六十歲。一九一

先生尊經同學曾培篤齋任川漢鐵路公司總理聘先生任鐵路月刊主筆因復至省居汪家拐家眷同往。

是年春先生大病幾死。

五月爲長孫宗伯娶婦劉氏。

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請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士紳組保路同志會以反對之罷市罷課八月四川總督趙爾豐捕爲首數人以禁之清廷更命端方帶兵前往激成民變十四日革命黨人於武昌反正四川繼之設軍政府蒲殿俊羅綸任正副都督旋蒲羅均去職尹昌衡繼任都督軍政府設樞密院先生暨諸暨樓藜然薈庵任正副院長。

冬儀徵劉師培申叔至成都。劉從端方至川端在資州遇害劉乃至成都與先生過從甚密。

軍政府設國學院院址在三聖街。置院員十人月出國學雜誌一冊每周作一次學術講演先生暨吳之英院正劉師培院副謝無量樓藜然曾瀛海鰲楊光瓚李堯勳奐成釋圓垂等均與焉。

東方雜誌載日人山本憲中國文字之將來一文條證中西文字之優劣言中文將來必通行全球並謂言漢文不便係出一二歐人學漢文者先生極譴其說。

十一月十三日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以是日改用陽曆爲民國元年元旦。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遜位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孫文以和議成讓位袁世凱。



稿藏

校記

①卷五：原稿不分卷，今依巴蜀本分。按，此年爲廖平學術「四變」之始。

②按，昇孔子爲大祀，已見於本卷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條，此爲重出。

③載澧：原作「載澧」，今據《清史列傳》改。下同。

④黌舍：原作「橫舍」。徑改。

六譯先生年譜卷六^①

民國元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一九一二

是年、仍居汪家拐。正月初四、妾帥氏、劉氏均自井研往。門人鄭可經、李堯勛同居。

購少城橫通順街屋一所。

存古學堂更名四川國學館。謝無量辭館長職赴滬。劉師培繼任、聘先生主講經學。當時略仿尊經舊例、命學生作劄記、每周繳閱一次、爲之批答。時吳之英、劉師培均住館中。師培好與先生辯難、常至夜分、雖嚴寒不輟。

三月、弟登松卒。

四月、曾孫德麟生。

十二月二十三日、子成勛生、帥出喜其同生在壬、命名同寶。

買橫通順街屋一所。

成人寸診比較篇二卷、診皮篇、古經診皮、篇詞解、釋尺各一卷。先生以上古診法精詳、各經之病、專

診一經之脈、最爲切直。鍼經以婦女不便取期門、

穴在毛際、必臥而取之。

乃移之太衝、

在足大趾。

馴至婦女

足趾、亦不可取。俗醫乃沿男女異穴之法、取之於手、行之便利。又推之男子、至頸上之人迎、亦縮於兩寸。於是杜撰左右手分臟腑之說、十一經有病、必輾轉假借於寸口、而古診法亡。因力主復古診法、以還內經、仲景脈經、甲乙、千金、外臺之舊。類輯內經之言人迎寸口比較者、爲人寸比較篇、



刊於國學雜誌。

診皮名詞解自序云內經緩急大小滑濇六名詞連文六七見後醫編入二十七脈以爲診動脈名詞不知此爲診絡脈名詞如曰脈緩者皮膚亦緩脈謂絡脈故與皮膚同候靈樞論疾診尺本爲診皮尺皮二字形近致誤是內經曾以診皮立爲專篇詳其法則散見之文尤多今以論疾診皮篇爲主並錄各篇之文於後按此爲診皮篇至於寒熱厥逆屬於病狀者則不錄所有診皮專名寒熱滑濇粗細之類詳釋於先於緊堅脆陷下賁起處與診絡之法相通則歸入診絡篇內

本年先生嘗自署楹聯曰燮理陰陽初諳人寸掃除關尺進以皮膚

授意門人李堯勳作中國文字問題三十論先將題解刊於國學雜誌論未成三十題如下

一、人物皆以聲音相通而表示聲音必用字母

二、中國未有六書文字以前亦如各國同用字母

三、造字三家倉頡與梵與佉盧同爲字母

四、聲音豎言之數十年一小變數百年一大變故爾疋專爲通今古語而設

五、聲音橫言之每因大山大川所囿自成一種即以中國言方音不下數百種一人精力萬不能通。

六、字母專爲耳學圖畫則爲目學無古今中外彼此之殊盡人可曉若方言則囿於方隅萬難統一。

七、六書本於圖畫，緯以聲音，耳目皆用，可以行遠。

八、六書之聲形事意，即字母之拼音、名詞、動詞、形容詞，可見四象因語言門類而作。

九、結繩爲字母，易以書契之後，聖專指孔子。

十六、書六經，地球有一無二，孔子爲繙經，乃特創古文。

十一、六經不能用字母繙譯，元亨利貞，春王正月，使以西文繙之，復成何語。

十二、論語雅言，正名闕文，說文引孔，皆爲孔作古文之證。

十三、秦焚史書，非孔經。據六國年表序、秦本紀、李斯傳、明王氏客野叢書、張氏千百年眼，亦謂始皇未焚六經。

十四、秦坑策士，非真儒。據秦本紀。

十五、秦因實行同文制度，乃焚字母書。

十六、百家非子書，由各國語言學術而異，故爲私學。一、秦詔令不及子書。二、秦焚書以後，紀傳猶引用子書十二

條。三、西漢以下，絕無焚子書之說。

十七、秦漢以前所謂史，皆字母書。

十八、史記八言古文，皆歸屬孔子。

十九、西漢以上古文與字母書並見。

二十、王制周禮繙譯之官，皆因文字不同，若太平用同文之制，則不用譯官。

二十一、揚子雲方言，即中國初用字母遺意，特以文字翻譯語言。



儒藏

二十二醫藥卜筮種樹技藝之事以方言字母爲便故秦始不燒此等字母之書。

二十三禮樂刑罰非同文則官吏人民上下皆困。

二十四中國簡字法日本欲去漢字皆不能用。

二十五莽歆徵求古文東漢古文學由此而起六書六經皆附會文王周公史官。

二十六古籍舊題在孔前者如老管皆屬依託。

二十七鍾鼎泉刀彝器款識非贗作即誤釋。

二十八八體同爲象形六書變體非列聖代作。

二十九埃及碑即真迹圖畫非文字。

三十將來四海統一折衷一是於地球中擇善而從必仍仿秦始皇盡焚字母各書獨尊孔氏古文。

序曰略學者醉心歐化略病六經詆孔子並文字亦屢議變更略夫略人類交通初用語言繼以文

字文字規定由簡單進於繁雜略自然之勢也自有史以來世界文字淘汰消滅不知幾千百種略

獨中國六書字體行之最久且遠略異文羣雜終歸同化略日本高麗語言各異同用漢字略日本

屢議廢止漢文卒不能行略乃生長於是邦不究其本輒附和一二歐人學漢文不便者日人山本憲

語思變易之遽謂歐西言文一致易於科學是豈然哉言文不能一致亦不必一致歐人高深學術

非盡人能解方言各異欲於假音字母連綴謂可通行必無是理歐洲現行各國文字不能強同

皆限於字母方音不能爲標準也中國六書形聲音畢具望而即知不必由音造此大同文制也。

至於方音絕無妨礙。惟統一語言、審定音則同趨官話是當留意耳。

略按中華大字典序申此意尤詳。

劉師培與先生書云、說文伊從人尹是阿衡以前本無伊字、夏書有伊洛禮有伊耆氏均出阿衡之前、當阿衡未尹天下之前果爲何字、引而伸之足爲尊著孔制六書之驗。又如偃字及偃佺二字均爲以人名爲正詁、然必書取名之義是知取名之義字無正形、字有正形因人而製、推之許書女部諸字、姬姜皆水名何字不從水而以女。厥例均同亦足資尊說之助。

作中小學不讀經私議大意謂古分大學小學小節小義即周禮之六藝大節大義即六經六藝爲海
外普通科學必小學通而後人格足大學爲漢之博士近之法政所謂學焉而後入官者也前清大
學科目鈔自海外幾全爲六藝小學治科學確爲古法經傳宏深不適於幼童因科舉而必責之誦
讀固爲失之然傳記中有古小學專書乃不分別概曰不許讀經童子無知不自以爲程度不足
反倡言經不足學讀經之效已見兩漢至所以必令小學讀經者以成誦貴在初年也清末奏定學
堂章程蒙養院無年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高等三年大學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中教

史頁一百九

又曰質而論之以年齡分大小者其常也。因材施教資格貴於早分等級難以年定。如前清部章
駿駑同棧鈍利取齊兩敗俱傷同歸廢墜故自學部有定章而師保無教術。略牛羊成群一牧人收
放之而有餘堯牽一羊舜鞭而驅之復使臯陶大禹執其角握其尾徒見其憊耳。或曰教育無法
可乎曰法不徒法須得法意。略總其成者但持大綱慎選師傅疎節闊目齊削魯斤因地爲良男粟



女布交相爲用。使教者得盡所專長。學者各成其性。近略若以二三人私見定一理想範圍。牛毛繭絲紙上經濟。而欲使全國學堂之書籍教授必出一途。人材必成一律。黃茅白葦。終亦何益。略四益

館雜著

龔煦春以所藏張船山南台寺飲酒圖。遍徵題詠。劉師培謝無量。吳之英。曾學傳。習之。朱山震等均有詩。先生素不作詩。因題曰。几山。龔煦春號。好收藏。我久厭李杜。強逼人題畫。牽牛上皂樹。物以罕見珍。寶此荒年穀。寄語後來人。何分雞與鶩。

劉師培摘刊先生四變記於國學雜誌。四變記本四卷。先生丙午自序所稱。條列舊文。附以佚事者。自摘刊本行。而四卷本遂佚。又四變記有三本。詳略不一。依例亦各殊。四卷本一己酉本。一未見。孔經

哲學發微四變記

是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及各級學校令。中教史要一百二十二

七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學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中教史要一百廿六

古經診法自序云。辛亥元日。讀徐靈昭難經經釋。確知難經出於叔和後。與高陽生時代相近。故與脈訣如出一手。大抵仲景叔和皆恪守古法。婦女同診頭足。齊梁以下。不能施之。婦女俗醫欲售其術。乃縮喉足於寸口。所謂持寸不及人。握手不及足。略惟脈訣歷代通人無不疑其僞謬。漢靈胎俞理初曾有專書攻之。四診心法云。古法失傳。不得不姑存其說。二家又疑謬參半。以其背古改經者。

爲經外別傳。非古法大明，不能屏絕其謬。今除攻駁難經僞脈經外，於靈素中詳細推攷，得古診法十二門，類經文而注之，以續秦漢之舊。惟其法不免繁重，恐簡脫者仍以不便棄之，則非余之所知也。略時壬子七夕，古診法十二種，補證楊氏太素脈口人迎診三部九候專病診專脈篇。仲景三部診法、仲景九候診法、診絡篇、診皮篇、附釋尺、診筋篇、診骨篇、附診藏腑、四時異方篇、五診篇、皮毛終經脈筋骨營衛運行篇、鍼灸候氣法、運氣候氣法、持導引法。

民國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二歲。一九一三

教育部欲統一國音，設讀音統一會於北京，召集各行省及蒙古、西藏、華僑代表出席。先生及蔣言詩忘其名被推爲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從子師政隨行。至京住皮庫營四川會館，會中意見紛拏，先生含意未申。中華大字典序、詳甲寅年。

按讀音統一會開會三個月，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伍佰餘。中教史要一百十五

與王闓運遇於天津，先生自此與王不復見。祭湘綺夫子文旅京同鄉發起歡迎會於湖廣會館，請先生講演。所講者爲孔學關於世界進化退化與小康大同之宗旨，大旨以經爲新作，所以俟後帝王周公皆屬符號，先小後大，先野後文，以駁經爲古史，專主退化舊說，並立世界進化退化表，其目爲

世界進化六表

一、五大洲次第出海成陸如兄弟表。二、現在五洲比例表。三、五洲次第引進表。四、四弟用夏變夷與兄同冠年代表。五、中國孔生以前事實程度比今五洲表。六、中國孔卒以後經術進度比今五洲表。



儒藏

地球進化由微塵漸長至三萬里。退化則由三萬里以至於毀。只列子天下有形之物者有已毀者也。

世界退化四表

一六經據衷而作專言退化表。二亞退化用夷變夏例表。三五洲退化次第表。四中國教化自具五等資格表。此表以都市、鄉鄙、蒙藏、苗民、獐獠、野人、五等程度相去甚遠，中國社會之複雜爲他國所無。

按丙午年先生所編群經總義、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世界進化退化簡明表及先後文野各課即詳此義，並以比附佛書之成、繼毀空四劫，疑此表於退化之跡又較詳耳。民九年黃鎔嘗爲之作箋釋，名世界哲理箋釋，在六譯叢書中。

又北京人士又發起倫理會，延先生定期講演，並擬本先生之說編訂倫理教科書，發行倫理雜誌。孔經哲學發微倫理會成立宣告書。按此會似未成立。

遇王樹枏爲言對於文字主張，王氏以先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非有古用字母之實據，不足以服人心。當時無以應。中華大字典序

四月末與江瀚相見，且不及半日，又佳客滿座，言不及私。

六月初二答江瀚論今古學攷書自序云：叔海作此書在二十五年之前，郵寄浮沉，久忘之矣。略南北

天涯未及覆答，非敢有不屑之意。略二十年老友規過訂非，一再刊布。一載黎氏續古文辭類纂，再見中國學

報。其愛我可謂至矣。略長夏多暇，相思猶切，因愛生慍，欲言所以感喟之，適原書在案，率意口占，命

姪子師政識之以志吾二人交情留之兩家子孫作爲矜式。略

是書於來書指今古學攷妄分畛域王制不應以放流之議歸之庠序及博士家法不可攷鄭康成之學爲兩漢冠諸條皆有所解答語已散見初變二變各書中推原康成一節頗足說明造成自身學說三變之因。

略竊嘗推原其故而歎鄭君之不幸不生於今日而生於漢末也。略明知今文實指三萬里實爲地球四游而言不敢據以說周禮此鄭君一生致誤之由皆在以周禮爲古史周公之陳迹誤之也。略鄭君使生於今日再作周禮注地球得之目見於以發揮其舊日之所聞必不肯違經反傳舍目見之明證存而不論而嚮壁虛造此無稽之誣詞。略

又曰憶昔治三傳時專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禮者且二十年。略後來改左傳歸今學引周禮爲書傳。略合覆興於一身以成此數千年未有之奇作。略每怪學人不求甚解以迷引迷如兩經解者大抵諛臣媚子不顧國家安危專事逢迎飾非文過盲人瞎馬國事如此經術亦何獨不然古今學者大抵英雄欺人一遇外邦偵探沒有不魚爛瓦解者琴瑟不調必須更張竊謂自有周禮以來綢繆彌縫未有如今日者。略足下云決別群經悉還其舊誠一大快事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何所承受取信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又曰務勝人斷斷焉以張徽志爭門戶。略足下所云智叟之見解老兄所懷則愚翁之志向。略方今共球大顯。略又中外互市激刺尤多。略前世所謂荒唐之虛言今皆變爲戶庭之實事此鄭康成求之而不得者也中外歷代尊孔雖古文主周公事未實



行反動力少。今則各教林立，彼此互攻，乃逼成純粹尊孔之學說。此又唐宋以下求之而不得者也。昔因王制得珠，略窺宗派，誓欲掃除魔障，重新闕庭，棄官杜門，四十年如一日。略至於四變記成，心願小定，即使今日即死，天心苟欲大同，則必有孀婦稚子助我負土，即使書皆不成，學皆不存，行心所安付之天命。略初何嘗有邀名求利之見存。所謂張徽志者，不得不張，立門戶者，不得不立。劉申叔以我近論，尤動天下之兵，風利不得泊，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勢。此節尤足見先生治學之精神。

又江氏以利祿鄙漢師，先生不以爲然。云利祿者，朝廷鼓舞天下妙用，古今公私學說，其不爲噉飯地者，至少矣。漢之經、唐之詩賦、宋之心學，明之制義，下至當今新學，同一利祿之心。特其學術不能不有等差。略朝廷立一利祿之標準，以求士士各如其功令，從赴之。同一利祿之心，而優劣懸殊，不能尊王曾而鄙宋祁，以沙彌乞食爲佛法大乘。其言尤爲明快。宋學家畢生不敢出此語也。

秋初出京赴滬。

八月孔子生日，孔教會第一次全國大會在曲阜開會。先生走會之，亦有講演。大意言孔經言退化，實言進化之意，如倒景。文野進退標準，當以倫常爲主，不純在物質。大成節講義在滬嘗偕龔煦春往訪庚子事變中之名妓傅彩雲，時彩雲已老矣。近人爲彩雲而作之小說孽海花，書中人名大氏有所影射。如唐猷微即康有爲，繆繼坪即先生。

在滬成孔經哲學發微一卷，付中華書局出版。是書一曰尊孔總論，謂春秋以前字若繩紐，孔子正名，乃制六書繙經。略二曰撥亂，人服禮化，各有倫等，爲設六位以別禽獸。略瀛土之士，未離質野，當廣

孔氏之教有以正之。三曰務本。大學修身爲本。略天下既平。略精感神明，乃能止定靜慮，行先知後，蓋與舊說復乎異焉。四曰流行。諸子九流皆出經術，有各明其一方，實非出乎二術。五曰立言。六藝各有疆域，與時俱行，不徒爲中國取效朝夕。略六曰小大。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國，尚書周禮所以治海外。略七曰天人。六合以外，詩易主之。略道釋之流，茲其由枿。八曰宇宙。六緯所傳，天地成毀來往變異萬族之故，殊域遠鄙，播爲教學。謝無量序

先生以哲學名詞，惟孔子空言垂教，足以當之。日本人作中國哲學史，於孔後臚列歷朝學人，下及性理攷據，皆失之。凡例按此書於謝序有八門，目錄無立言，當是脫誤。又此書編纂多舊稿極粗疏，使無目錄，幾令人作爲雜著。

此篇先生擬以當尊孔篇之受命，立言二門。指尊孔篇序曰：微言門、寓言門。作爲上卷，擬再編下卷，專詳祛誤禦侮二門，已先立目錄，終未編成。後跋劉師培以書目弗正馴，爲易名廖氏學案，並爲序之。劉序於上海得日本丹波氏韋修堂叢書，其中丹波元簡脈學輯要一卷，不以左右手分配藏腑用，隨診一手不言寸關尺三部，不以脈象言病。先生以其書於部位之誤一掃而空，爲唐以後未有之作。惟囿於難經僞法，以二十七名詞全歸兩寸，則立脈名之誤全在。乃因俞理初比附靈素原文，創立各種診法，以二十七脈分隸人寸比較診皮診絡診筋，四方異證，評脈經脈變象八門，將丹波原書加以評語，證其名詞之參差，議論之附會。攻其立脈名。按此書創始本年冬，成於甲寅，其中各以滑濇緩急爲診皮，促結爲診筋，虛實微弱爲評脈，詞經脈祇浮沉遲數四名已足，皆不易之論。今人余雲岫著



皇漢醫學批評多用其說。

六月重訂己亥所編四益館經學叢刊目錄爲四譯館書目。因四變乃改四益爲四譯。今在六譯叢書中先

生跋尾稱自四變之後頗有異同略爲刪補編爲此冊並擬將其序跋凡例彙爲專書。爲己亥之四益

館經學叢書百種解題。

未果今按所刪者。即井研藝文志所有而此本無者。有詩緯古義疏證詩緯經證樂緯經

證董子九皇五帝二王昇降攷顛倒損益釋例序詩文質表詩經釋例八種。以上詩。禹貢驗推釋例

尚書記傳釋四代無沿革攷尚書王魯攷四種。以上書。春秋比事三傳賸文春秋驗推王制圖表穀

梁釋例五種。以上春秋。儀禮經傳備解饗禮補釋鄉人飲酒禮輯補十等禮制表兩戴記補注大戴補

證大統加八表古周禮糾繆周禮紀聞三禮駁鄭輯說十種。以上禮。論語輯證一種。以上論語。家語溯

源尸子經義輯證陰陽彙輯群經災異求微陰陽五行經說公孫龍子求原記名家輯補國策今證

長短經箋司馬法經傳新證地形訓補釋八星之一總論說九流分治海外攷家學紀聞錄家學求

原記覺覺篇三游紀略太命釋例太一下行九宮說例蔣法辨謬地理辨正疏補正顛倒順逆釋例

廿二種。以上子。爾疋釋例爾疋犍爲舍人注校勘記二種。以上爾雅。按犍爲舍人注校勘記有成書不當刪。古緯

彙編補注諸緯經證經學求野記經話古今學攷五種。以上經總。兩漢經說彙編五極風土古今異同

攷皇帝政教彙攷釋周海外用夏攷全球古今政俗攷帝繫篇補釋四益館史論八種。以上史。四益

館五經義四益館駢文師友蛩音雙鯉堂課鈔漢四家集注讀選札記六種。以上集。共七十一種。所

補者。此僅就井研藝文志所無者而言不盡爲原本所無以藝文志並未全收己亥以前著作也。參看己亥年。除庚子後各



年已敘者外尚有說易叢鈔四卷天官經說四卷以上易詩本義六卷詩經提要詩比四卷耿樹憲同撰

賦比興釋例一卷穆天子傳一卷楚辭新解列莊上下釋例內經三才學說以上詩尚書十篇中候

十八篇攷二卷五運六氣說例二卷五紀釋例一卷五行釋例一卷書人學格光說以上書大統春

秋凡例董子繁露補說二卷左氏群說師說攷二卷左氏天學攷四卷以上春秋大學古本注疏一卷

中庸注疏一卷禮運三篇經傳合解一卷學校議院攷二卷周禮辨微一卷周禮書傳非舊史攷古

文說證誤以上禮理學求源一卷以上樂道德發微道藝說小大天人學攷待行錄已酉年本四變記有侯聖

編疑即此書以上論語靈素皇帝學分篇靈素陰陽五行家治法攷以上子孔氏古文攷秦焚字母文攷中

國一人例天下一家例推人合天例九宮釋釋公田釋射釋車釋五服以上小學六藝六經合爲十二

經攷古史皇帝篇經說孔子譚經攷白虎通訂釋五經異義釋古經彙解二卷群經天文攷二卷以

上經總王莽行經攷戰國諸侯始行經術攷以上史楚詞疏證以上集共五十三種中三十二種無卷數

此五十三種中有已刊者大統春秋凡例楚辭新解不全禮運三篇合解三種有有稿者道德發微中庸新解有名

字變易者孔氏古文攷秦焚字母文攷孔子譚經攷並作中國文字三十論一名文字源流攷其餘非未曾作則稿不存

矣又已酉本四變記此期擬作之書當有生知說易經新解詩經新解山海經注莊子列子注等書均未成書

先生壬寅始爲天人之說至此漸臻完備四變記云天人之學至爲精微略今就戴記大學中庸列

表以明之大學爲人學中庸爲天學攷中庸動言至誠至道至聖至德於聖誠道德之上別加至字

以見聖誠道德有大小至不至之分攷皇帝之學每以至爲標目禮記之所謂三無主言篇之所謂

三至故人學言道言誠言德言聖。皇爲天學人用其學而加至字以別之。略至字一或作大若莊子所謂大智若愚大德無爲大孝不仁是也。故皇與帝同言道德而皇則加以至字。蓋皇與帝皆爲聖人。略又有優劣之分。略至儒者不講天學遂以聖人爲止境於道家之所謂天人至人神人化人皆以爲經外別傳無關宏旨不識中庸之至德至聖至誠孟子已言神人荀子已言至人易言至精至聖至神大人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明見聖人之外尚有進境今故以經傳爲主詳攷至人神人化人真人神人大德至誠大人以爲皇王名號而以靈樞素問道家之說補之以見聖人人帝之外尚有天皇此天人學之所以分也。

初以春秋尚書詩易分配道德仁義之皇帝王伯故知聖篇有套杯之喻大小分經分代。略以免床上床屋上屋略之流弊初以春秋尚書爲深切著明之史記體詩易爲言無方體之詞賦體一行一知一小一大故以易詩配皇帝尚書春秋配王伯。略久乃見邵子亦以四海配四代惟以詩爲王尚書爲帝不同。略惟詩配王不惟與體裁不合與思無邪王於出征以佐天子。略王后爲翰亦相齟齬故懷疑而不敢輕改遲之又久乃知四經之體例以天人分人學爲六合以內天學爲六合以外春秋言伯而包王尚書言帝而包皇周禮三皇五帝之說專言尚書王制王伯之說專言春秋言皇帝王伯制度在周禮王制經在尚書春秋一小一大此人學之二經也二經用史記體深切著明與詩易言無方體者不同人學六合以內所謂絕地天通格於上下。略至於詩易以上征下浮爲大例中庸所謂鳶飛於天魚躍於淵爲上下察之止境周游六漠魂夢飛身以今日時勢言之誠爲力所不

至然以今日之人民視草昧之初，不過數千萬年，道德風俗、靈魂體魄已非昔比。若再加數千年，精進改良，各科學繼以昌明，所謂長壽服氣、不衣不食，其進步固可按程而計也。略自天人之學明，儒生所稱詭怪不經之書皆得其解，今略舉數證如左：

一、靈樞素問。略為治皇帝學之專書。於其中分天學於人學，分治天下治病。略治天下者為帝學，陰陽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應天地者，專為皇帝治病者，乃為醫學專書。

二、楚辭。楚詞為詩之支流，其師說見於上古天真論，專為天學。略其根源與道家同，故遠游之類多用道家語。全書專為夢游，即易之游魂歸魂所說皆不在本世界。略凡所稱引後人專就中國一隅說之，既屬游魂，何以尚在中土？故因楚詞專引山經，而山經亦因之大顯。

三、山經。全書皆為神靈所生，雖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略大約五山經即三垣四宮，略不及人民者，以太遠無人民也。五篇言山川、動物、植物、礦物與鬼神形狀、嗜好、祭品、名物最詳，蓋其書為天學之天官、宗祝、巫史所掌。學者以祭祀鬼神譏之，實則所稱鬼神皆彼世界之人。略

四、列莊尸諸書於地理最詳，同以地理為齊州，屢言游於六合以外，無何有之鄉，游於塵垢之外，皆不在本世界。

五、穆傳。略全篇皆為夢境。

六、辭賦。司馬大人賦即遠游篇摘本，讀之乃有凌雲之志，則其不在本世界明矣。當時天學甚明，故賦詩家尚得據以立說。略



儒藏

七釋典將來世界進化歸於衆生皆佛人人辟穀飛身無思無慮近人論之詳矣特未知佛即出於道爲化胡之先驅所言即爲將來事實爲天學之結果略

冬先生由滬返川先至成都歸家以十二月二十至家在宜昌遇王潛聘三、中江人、先生會試同年相與談

堪輿之學擬暫留登山度穴藉資攷證以是年國學院停國學館易名國學學校夏劉師培辭國學學

校長職偕孀妻何赴上海吳季昌梵可□□同舟未果王書答書

在北京日與康有爲書時康在日本仍望分工合作略云

略憶昔廣疋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逼壓彈

丸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周學途四變由西漢以追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義不

新言舊則無義非舊略子雲言高者人青天自非同游舊侶恐山陰道上轉成迷惑耳惠頒不忍二

冊流涕痛哭有過賈生然中外優劣後起者勝積非成是浹髓淪肌非有比較難決從違間嘗判五

洲爲兄弟推世界於中華據撥亂言之禮爲孔創使別就禽春秋所譏坊記取防皆與海外程度相

同中人日用舊疾久愈藥方流傳博施同病洋溢蠻貊今當其時前陳倫理約編頗爲申叔無量所

許以爲戰勝攻取非此莫由特鈎深索隱難得解人以石投水端在足下政學中外同剖野文指揮

若定進退裕如所謂深入黃泉者非耶略獨是目精衰竭無力擴充非藉群才難肩巨任匠門多材

何止七十深望閱兵秣馬分道守攻大功告成克副素志敢不撰奉凱歌歡迎大纛亦世界未有奇

樂耳

八月姪師政將所記存題目在尊經題目以外者編爲四益館經學穿鑿記二卷。以穿鑿名者序云。

略經文簡奧音訓疏說鐵案如山。凡屬枝節略有推敲稍涉繁難群焉惛息。略或且專主平庸一見能解轉鄙精研以爲穿鑿讀不能疑疑不能解經術沉晦至今所以成此國勢此篇大疑數百小疑數千濬聰明啓神悟磚石原質皆可把玩積長增高成其寶相。略蓋四譯持規執繩鉤心鬥角斧鑿痕迹多在此中。略然則穿鑿者固亦學攷所不廢也。

十二月作中外比較改良篇先生意謂尊孔保教當就中外攷其得失不能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否則立說雖極精微敵乃人無人之境又必須先舍去制義講章之腐語心性道妙之懸言專就日用倫常研究其利害堅脆人有所長不能負固不服我有所長又何必盡棄其學而學之按此書僅成孔教祆教之比較。參看戊戌祆教折中條丙午神權駁條一篇。

顧印愚卒五十九歲。

校刊日本丹波元堅藥治通義節要二卷。

民國三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一九一四

正月攜兩妾赴成都仍住汪家拐政府照會先生接任國學學校校長時學校半年無主學生多星散先生乃招新生以實之孫宗澤即於是時攷入所聘教員有曾瀛、陳文垣、薌荃羅元黼、芸裳黃鎔、季邦俊等仍略仿書院之意每日祇上課四鍾學生須作日記每季攷課一次科目爲王制、春秋、尚書、周禮、國文、算術、地理蓋與部章所規定者迥異焉當時校款微末。每月五百元學生不過數十人惟圖書尚富。兼



有尊經書院及存古學堂所置書數十萬卷。研究者不患無所取資而已。

先生於上海得袁刻日本殘本隋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極爲珍秘。其書有人迎脈口診篇言其與素所持論相合因取舊作人寸比類篇先列楊注注不足則補以己意內經之外別立仲景叔和甲乙千金外臺五家比類表以明難經出於叔和之後更名人迎脈口診補證舊作診皮篇因太素卷十五有尺診篇先生以尺爲皮字誤亦先列楊注後錄己說兼正其誤說更名診皮篇補證以仲景診皮法命姪孫宗濬所輯診皮名詞解釋尺三種附之。

二月王潛自漢口致書先生論地學附陳疑問十一條先生爲逐條答之。按王書十一條先生所答則云十二條有誤往來篇及問答後合刊爲地學問答在六譯叢書中答書云弟專以研經爲主醫與堪輿餘力及之。略至於臨證游山無此暇時與此足力。略紙上談兵終成畫餅可見先生對於研究醫與堪輿之態度。

成診絡篇補證二卷分方異治篇一卷營衛運行補證一卷三書皆引楊注補以己言營運行並引丹波元堅醫賸董子陰陽出入篇馬元臺注。

分方治宜以弦鈎代毛石爲五方脈象弦鈎代當作帶毛石均實物名詞與他脈之爲形容詞者異皆必加如字。凡加如字者皆非真脈名弦鈎毛石即曲直輕重之意四方之人其脈相反其相反之實不能豫定故藉此四字以示例非脈名也分方異治乃天下一人例不爲醫言。

成難經經釋補證二卷脈經攷證一卷先生以難經爲齊梁以後人所僞作與高陽生脈訣同出一手立意專診寸口除診法一難至廿一難外皆隨意雜湊檢靈胎以內經證之本可是非顯然但又以爲

與經不同者爲別有師承。丹波元堅不主寸關尺而疏證此書仍爲迴護皆以古診法失傳故依違其詞。

辨部位立脈名是其兩大罪狀。後今古其間遂致通行。自識又以今本脈經尚有古法其與古法違異者乃全出難經與僞脈經五卷。千金中有與難經同者乃後人羈補。宋本題下皆有附字可見大氏叔和真脈經雖以脈名實包望聞各種診法。借脈訣乃專說脈創爲七表八裡九道二十四名詞以脈定病。脈經攷證列爲一表真者爲一類真僞相雜者爲一類僞者爲一類。又擬將傷寒附人之篇歸還脈經僞書五卷刪出別行而後真僞自明。脈經攷證跋識

兩手寸口同屬太陰脈止一條並無三截六截九截浮則俱浮沉則俱沉遲數尤不能強分。俗醫每於兩手六部之中謂其或浮或沉或遲或數或大或小或濇或滑真所謂吞刀吐火疑心□□□擬於術者必有心得每有小效終屬魔法非正道也。脈經攷證頁十

先生因范源廉歐陽溥存陸費逵之請作中華大字典序主張與文字問題三十論同。惟因去年王樹枏之言更舉出古用字母十六證。

一象聲。

二畫卦。一一相積與拼音字母相類。

三舊史。天下篇舊法無傳之史尚多有之。又詩書禮樂鄒魯之士能言之。蓋孔氏古文初只行於鄒魯。

四闕文。吾猶及與尚多有之同。二史字同謂字母書。闕文指字母馬號字母爲馬號數母拼音爲借人乘。



五馬號。儀禮所謂馬號，今作——川×，古文作式式式式，與亞拉伯字同。

六魯鼓薛鼓。以□○記節奏。附工尺。以五、六記音。

七掌紋。左傳掌紋如魯、友、虞，皆以字母言，非掌文同於古篆之魯、友、虞也。

八花紋。苗人銅鼓花紋皆苗字。古鍾鼎花紋即字，古文則作偽者補刊。

九符籙。古人所書，魏晉六朝間有存者，人皆不識，以爲符籙。

十方音。楚人謂虎曰於菟，中文只一虎字，楚語則作二字，此如今中西文之別。

十一異文。三傳地名、人名，多音同字異，正文又不如此，可見古無定字，皆以馬號拼音，亦爲譯書外國名詞。

十二合讀。如不律爲筆，邾婁爲鄒，及後世反切即拼音之僅存者。

十三切韻。有音無字之○與●等韻七音之○○●●●●●。

十四譯官。立官專掌，則語言文字當並翻之。史云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曰文字異形，是諸侯並作語，即並作文字。

十五語傳。孟子有齊語傳、楚語傳，即今語言學堂。

十六同文。必先不同文而後可言同文，使古中國同用古字，則秦不得云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矣。

文中並斥主張以外國文譯經者，孔子翻經必用雅言，六經六書相表裡經緯，絕非字母所能翻。如易之乾元亨利貞，春秋之春王正月，賁石於宋五耳治，六鷁退飛過宋都目治，書之曰若稽古帝堯，詩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若以字母翻之，皆不能成語。吾國注疏傳說，解經即所以翻經，有此思想，同此文字，每經一條，雖數十百說，而意義無窮，推闡不盡，海外無此名詞，無此讀法，先虛後實，以一二

人單獨鄙陋之見翻經與乞丐說皇帝無以異也。

秋成詩緯新解一卷

黃鎔爲之補證

先生自序云余十年前成詩易全經新注並疏當時尚囿於大小學

說以齊詩多祖緯候詳於天學故於詩注題曰齊詩學自丙午以後天人之說大定二經舊稿未及追改亦不敢示人自尚書周禮修改略備皇帝疆域攷陸續刊板乃推及詩易先於楚詞列莊山經淮南靈素各有門徑乃歸而求於詩易因請經華補證此篇以示程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定程度也每悟世說老莊佛藏皆與進化公理相背遂流爲清談寂滅生心害政以致儒生斥爲異端苟推明世界進退大例則可除一人長生久視之妄想有法無法之機鋒莊生曰大而無當遊於無有詩曰衆維魚矣兆維旃矣此固非一人一時之私意所可徼倖者荀卿曰詩不切其斯之爲不切乎搜遺乃就春秋孝經禮樂各緯摘其關於詩者釋風所以破詩無義例之說孔子閑居爲天學四種又總名詩說按此四種刊於民國七年在六譯叢書中

先生十五年前嘗命子師慎編漢志三統曆表一卷丙午先生稿付黃鎔原稿從東漢建武六年至於同治十三年至是鎔爲增至民國十九年共一統二十章並爲序而刊之術家因漢志十九年爲一章之說別創爲六十年一元之說初以三章爲一元所差無幾至於二十章以外則以上爲中以中爲下愈久愈差班志三統合表眉目不分因別寫爲三元以明三元之說實本於三統曆

井研志藝文三

八月劉師培自京致書以先生以經統釋之說爲疑先生以昔年立經統老釋之說曾鈔子史精華釋部一卷以明釋老相同之證因再抄一冊遺之命名佛學攷原

四益館雜著



備藏

成高唐賦新釋一卷、靈素五解篇□卷。

先生以高唐即高廣、指天地、本言上征下浮。又當分爲二篇。序爲王言。玉聞王均當作玉問王。亦賦體爲

一篇。玉所賦又爲一篇。薦席爲裸邪之說。出襄陽耆舊記。不足據。神女賦擬之。並無寄托。後世幽會記、離魂記皆誤相祖承。

冬成楚詞講義十課。此書本先生隨手編撰。供學校講授之用。大旨以楚詞乃秦博士作。秦本紀始皇卅

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即楚詞。著錄多人。故詞意重複。工拙不一。年遠歲湮。遺佚姓氏。及史公立傳。後人

附會多不可通。又僅掇拾漁父、懷沙二篇。而遠游卜居大招悉未登述。可知非屈子一人作。而漁父懷沙因緣蹈誤。亦不過託之屈子。橘頌章云。受命詔以昭詩。即序始皇使爲仙真人詩之意。故楚詞本天學。爲詩易二經詩說序。

是年所作。又有清湖北勸業道鄒君墓誌銘。清胡敬修先生暨德配彭夫人七十雙壽序。

又作離騷釋例一文。謂楚詞既爲大同之學。所有名物當以莊子齊物論讀之。化不同以爲同。不復有美惡是非之見。故鶚能懷我好音。葛與蕭艾混同一視也。

又重訂篇次云。略六合以外爲神遊。神遊始於天之四極。故招魂於四極。招之反故鄉。當以招魂列於其下。因有招之者而思歸。以上皆爲近遊。自此以外。則略爲遠游。因其太遠不敢遂行。故請靈氛巫咸占卜之。略下又以大招招之。則離騷未返故鄉。下當書大招之文。招之不止。乃決意遠遊。當以遠游列離騷下。以招魂大招二篇附之。又所言九歌九辯。下亦當以十八篇附錄於下。離騷爲正篇。所

附五大篇乃有始終本末詳備。按其行由小而大由近而遠。

歐洲大戰爆發。

民國四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一九一五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

租校側楊氏宅自汪家拐移家居之。

二月二十日第三女芸輝生。劉出五月初二曾孫女婉容生。

九月初十日第八子成劭生。帥出。

成地理辨正補證四卷、撼龍經傳訂本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均黃鎔爲之注。先生仍以治經之法治勘

輿。黃序地理辨正云：四益先生略以爲此經傳之精華、大學之佐證，乃以窮經之心思博採傳緯子

史諸說。原注：如周禮律呂、禮運太一、鄉飲酒之賓主位次、緯之北斗明堂、靈素之九宮、史天官書之類。勘明楊曾立法之

原。略竊以蔣說多言訣，補證則詳理。蔣傳囿於授受，補證究其根源。蔣氏拘泥舊文，補證溝通變化。

蔣氏懼於漏洩，不免秘密之談。補證比之說經，不畏鬼神之責。略又撼龍經傳訂本自序云：此楊公

古本流傳既久，高公謂經後人竄易增益，故各篇之中章法凌亂。略今仿王制周禮訂本分經傳說

三等級舉大綱以張細目。略其枝生節外無關經旨者，則在害馬當去之例。要期理求其是云爾。按

此兩書見於井研志藝文四，當時名曰天玉寶照。蔣注補證及疑撼經訂本。託名董含章作。原僅先生

手批本，今年始由黃鎔補成。



儒藏

隋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後附黃帝內經明堂及清黃以周黃帝內經明堂序舊校太素經校本序黃帝內經九卷靈樞集注序黃帝內經素問重校正序先生以爲並足珍惜並爲重刊之又以黃氏九卷集注素問重校正兩書均無傳本擬仿黃氏例爲靈樞隋楊氏太素注本素問隋楊氏太素注本其佚者據宋新校正所引太素及楊注佚文依靈素原目分卷補入以成完書其中雜有後人校語者別錄之鈔寫脫誤略爲攷證按此書未成並命次孫宗澤先輯二書目錄依靈素原目注明楊注見何篇並補新校正所引佚文計靈樞楊氏全引者五十三篇未全者十四篇佚者十五篇素問全五十不全十三佚十八及黃帝內經太素篇目每篇注內經原書篇名佚文據新校正補先爲刊行

友人譚焯灼庵藏日本康賴醫心方二十卷爲宋太宗時卷子本先生借鈔之以鈔本存校中先生因醫心方之引千金方不引翼方斷爲二書非孫氏一手所作又云古今以翼名書者必非一人作如原序所引孔子翼太玄翼是也又以醫心方絕無寸關尺三字且往往不與宋校合又可知糾纏難經始於北宋診寸關尺之非古法更得一證屬何俶尹壽序

是年所作文有楊少泉夢語序四川圖書館書目序清授榮祿大夫江蘇候補道賀君暨元配謝夫人合葬墓志銘省建秦蜀郡太守清封通佑王廟碑並頌

圖書館書目序云吾國自通習五經而經學亡自普通設科而中學且絕略大氏學人多中先博後約之病皓首博識未盡何有約時略蓋學問之道先行後知本專末博與經學初程所言不博遂求約不可也見壬辰小異此蓋有激而然也

先生爲學生講國策讀法，仍表彰縱橫之意。中有一條言其對語言學堂之主張，略中國當於邊海設二三語言學堂，擇中學已深、天資絕妙者入校肄業，優其出身。其餘各省聽人民自便，各學校可停此科以專中學。蓋此科非天資絕高者不能有成，非人力所及，不如一筆刪之，以求有用之學。戰國策

讀法

按此僅爲外交人才而言，不言讀西書。但先生當不主張凡人校者皆能讀西書。今內地各省中小學外國語耗時最多，亦最無用，其弊甚著。

將唐梓州趙蕤長短經中是非篇提出重刊之。在叢書輯古類。

光緒丙午，先生在青神漢陽壩，曾本周禮證合尚書之旨，口授門人鄭可經，爲書經大統凡例若干條。至是復由黃鎔加以補苴，共成六十八條。周禮大統凡例注

爲學生講授傷寒，得□課刊之。

成內經平脈攷合靈樞本藏篇師傳篇通天篇陰陽二十五人篇論勇篇衝氣失常篇素問血氣形志篇爲王典楊注卷，以馬注及丹波素問注又補以己意。

又有平脈攷五卷，已刻據太素本刊者似非完作。

成三部九候篇補證，今在六譯叢書中。一卷序曰：鄭康成周禮疾醫注脈之大要在陽明寸口而已，略經

於人寸之外別詳三部，加入少陰、岐伯乃以少陰爲任衝，少陰不動之者爲衝，略任衝與督帶爲十二經之主宰，少陰統於藏，惟任衝乃能於人寸外獨立營壘自固，部分亦如丹家之專詳任督也。略



西醫解剖生殖爲一大門、內傷外感屬於人寸、男女傳稱惟在衝任、履蹈程途亦於是明。略此三部之中以衝任爲君主。又曰中國舊說以外腎爲附庸不列十二經中而別造命門以主生命。張景岳於內經頗爲熟習乃亦盛推命門。審是則內經於生理逐末忘本。略攷人身生死病痛專責藏府生化飄舉則責在衝元故以形體論腎氣無關於死生而欲久視長年則以築基爲根本。此難經重腎爲魏伯陽之遺風而盛衰生死則法不在是。三部篇序先生建極以馭四旁。

冬袁世凱將稱帝以明年爲洪憲元年蔡鐸自雲南起兵討之。

命孫宗澤將靈素中言鍼脈病名篇彼此解釋者。如小鍼解鍼解之解九鍼十二原。彙爲一解篇一卷。今在

六譯叢書中。

附瘡解補證。蓋以素問以問稱與服問三年問曾子問同例。靈素篇以解名亦訓釋之取義。

本書自相解釋不必人之分篇作注也。黃鎔序作素問靈台秘典論新解。今在六譯叢書中。以天下一人例

之義說之。

先生不以靈樞爲僞書其言曰靈樞爲經素問爲傳所引經曰多出靈樞此醫家之通論也。略凡古今

僞書皆衍空言不能徵實如僞古文尚書之類是也。靈樞所載藏府經絡筋骨較素問尤爲徵實與

攷工記之鈎心鬥角比寸較尺相同後人不能仿造一節二節何況繁重至於八十一篇之巨帙乎。

略蓋六書之文出於孔子黃帝古書全屬依託不止靈素爲然若以雜有後世事實書原祖託記錄

在後春秋以上何有六書古書相傳今以儒法經記傳問說解攷之六門之書至少必更六傳如

孔子作經弟子門人作記與大傳下至漢初乃以問說名書。略釋書道藏其例相同。今靈素具有六



備藏

種書體全書同稱黃岐。釋伽既著經，又作論說語錄，此必無之事。本書所以不避雷同之嫌，蓋藉以明依託之旨。如盜蹠斥仲尼卞和愧文仲，作者非不知時代不符，特留此破綻以啓後人領悟耳。略況靈素以解評名篇至六七見，此豈一人所爲？略不然，試就全上古三代文中攷之，所有堯舜以前之文字與戰國有何分別？藉此可以自悟孔子以前並無古人之書傳。略靈素全出孔門，以人合天大而九野十二水爲平天下之大法，小而毛髮支絡爲治一身之疾病，先知前知，理無違異，不假於解剖，無待於試嘗。弟子撰述，初作經篇素問，問難半成於扁鵲倉公以後，書雖晚出，不改師傳，故同日岐黃以端趨向。略難經經釋補證總論頁十七又曰：案陰陽五行本大一下行九宮之法，運氣之所從出。皇主天道陰陽五行爲其二伯五岳之法，故其說以干支歲時月日爲本。後來爲其學者，天下萬事萬物莫不以五行推之。略爲古陰陽五行之支流，餘裔出於洪範五紀例者尤多，皆爲治法當以歸之經說。若醫家專門切要之事，則詳經絡攷部位，識病名，知鍼藥於內經中，取其切要者不過二三十篇，其屬通論治國醫人皆所合通者，不過三四十篇，其高深玄遠之陰陽大論與政治陰陽五行家之專篇，則盡可束之高閣。略收五行以歸經學。略治法可以重光於醫學中，掃除荒蕪，自有澄清之望。分方治宜篇頁十三至十四

春日人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五月七日致最後通牒，迫我承認。

民國五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一九一六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任華西大學國文及文學史教授。

四月成大學中庸衍義一卷。先生以大學爲皇帝學，專在治平功用，從修身始，不應於修身前加入正

誠格致四級。宋元學派困於格致。

以七日格庭前竹，十年去一矜字不得之類。

終身不至修齊，何論治平？略欲

講大學，不可不以天下爲志，欲知治法，不可不分先後。一言已明，不必求虛索隱，泛濫蒙混，以童

蒙物理方名等事，責之德行。格致如今西人科學，乃古蒙書專書技藝仕宦初不主之。略舊說之誤

在以格致爲人德之門，成人之學，言行本末相反，正中顛倒之弊。頁一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

句，物字有明文，本末先終。

疑爲終始。

爲格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知有明文，能分先後，即爲致

知數言可了。

頁二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修身以前不當再有朱子之所謂四條

目也。自謂曰：今乃合讀大中次第，人天而爲之說，幽深隱微，頗不合於時好，然就經言經，於今日

教育宗旨，或足以聊備一解。

又曰：今於大學，既以修身爲主，不用宋人西人格致之說，又以治國爲本，平天下爲末，所有修齊

皆屬比喻，化五爲三，直不啻化三爲一。

大學衍義頁三

六月，黃鎔補編成皇帝疆域圖表，其爲圖表凡四十二。

按：先生己亥以前曾有大共圖攷之作。

見井研志藝文

未成，以後似續有增補。甲寅刊其三圖，以餘

稿命黃鎔編輯，鎔每編成一圖，輒用作國學學校講義，其中繩尺糾駁改易復陳者，至於數四，至

是卒業，共得四十二圖。

黃鎔跋

每圖鎔皆詳爲解說，大統疆域粲然大備矣。

九月廿六日，王闔運卒，八十五歲。十一月初，尊經同人設奠於尊經書院舊址，先生爲文祭之。先生

於王氏不肯依傍精神此文頗能道出。

略文襄以鄉土之誼祖述河間專崇姬旦中年從政遂輟仰鑽承襲舊聞老而彌篤嘗命撰左氏長編既據作傳不能不主聖修非其本意終弗善也夫子以餘力箋注群經提倡微言主張董何西漢師傳千鈞一髮他編宗旨雖不必盡同若公羊一家信爲偉業無傳而明日月不蒙諸條至爲精審莊孔尚未窺其藩籬餘子更目鄣無譏受業造膝摳衣頗與機要避火畫水投荒穀梁石渠重光無復知有魏晉關中既建大難以次削平卅載專精用分一絕小隊偏師逍遙河上不敢摹擬騷選自比淵雲侵犯神嚴知難識小自由才薄耳略受業以蕞爾介居兩大時論紛然頗有同異特妾婦之道從一而終轉益多師古所不禁況儒生傳經亦如疇人制器秘合差離久而後覺使必株守舊儀禁新法專己守殘殊非師門宏通之旨又凡真賞過喜每多溢辭難拘常解割雞本屬戲言非助亦爲反語甚至鳴鼓之命取瑟之歌亦別有微旨否則天視之慟比於庶幾而何皇望文屢見排於門外學者即屬非賢教者何以自聖以古準今其則不遠略參看□年據末數語觀之似當時同門中不無排擠先生事實先生嘗評閩運云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世或謂湘潭爲講今學真冤枉也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成診筋篇補證一卷附十二筋病表診骨篇補證一卷附中西骨格辨正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二卷

均在六譯叢書中診筋篇以靈樞經筋篇及素問刺要痛論爲主診骨篇以靈樞骨度篇爲主其散見於

各篇者則據古今圖書集成筋門及骨髓門鈔補先錄楊上善注以己意補之診骨篇並將日本□



經穴纂要周身名位骨一篇加入而附以劉廷楨中西骨格辨正。

先生力主復古診法以內經每以皮腠理絡一作內分經三部九候診經脈筋骨筋骨亦作藏腑淺深層次分

屬藏府及邪風傳移最關緊要故次第成診皮診絡三部九候診筋診骨以上亦名五診法及人迎脈

口診分方異宜內經平脈營衛運行各篇名古經診法九種。

成仲景三部九候診法二卷今在六譯叢書中仲景於公式稱陰陽至於三部本經私病非公式者乃曰

跌陽寸口少陰仲景三部診法陰陽總類題目注彭縣唐容川補正曰仲景診脈是人迎跌陽二字當旁注寸

口太谿周身遍求至爲精詳乃古法也與今之診法不同略頁五十三

二月取消帝制廢洪憲年號護國軍興各省響應六月袁世凱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民國復建大學

衍義頁三

民國六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一九一七

在國學學校校長任兼任成都高等師範諸子學教授。

正月孫宗澤娶妻蕭氏。

二月作謝母丁恭人六十壽序。

三月曾孫德厚生宗伯出。

三四月之交川督軍羅佩金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在成都巷戰焚殺極殘酷難民麕集學校停課數

周六月省長戴戡又與劉存厚巷戰焚殺較前尤烈戴勘死之劉存厚兼理軍民政務。

十月初九日第四女堯章生。

冬先生辭國學學校校長職。宋育仁繼任。

王先謙卒七十六歲。

門人季邦俊補成春秋三傳折中一卷。今在六譯叢書中

按先生初解三傳分疆畫界一字不苟。積久貫通。乃作春秋經傳滙解。於異文先穀次公次左。

三傳平列。不主一家。略採舊說。辨其異同。舊作三傳異同四表。在三傳未成時。首事實次典制三義。

例四存疑。今並以附經下。蓋以正解詳其貫通。以存疑收其歧出。尚不爲三傳作調人。既又有三。

傳事禮例折中表三卷。則直以平三傳之獄爲己任。井研志藝文二春秋經傳滙解三傳事禮例折中表提要。

約在癸巳甲午之間。據經話甲一頁五十六。惟當時似未成書。季邦俊乃就原稿加以整理並爲之注。

以充學校講義。惟不惟分事禮例三門。似較原本爲簡。其中平反疑難最爲切理厭心者。如尹氏。

卒左作君氏。二傳作尹氏。舊以爲男女不同。今據左隱七尹氏之文。知左經本作尹。傳之君氏卒。

乃魯事。不見經。尹氏卒有經無傳。後人誤據魯事解經。乃改經尹爲君。以致歧異。此條事築王姬。

之館於外。左言非禮。公羊合禮。各言半面。惟穀梁由非禮而合禮。乃爲全文。此條禮天王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以爲桓母。穀以爲惠母。此當從穀梁母以子氏。例比成風。杜注未薨。純係。

誤解。此條例先生嘗謂六經有小大天人之分。三傳無彼此是非之異。宏綱巨領。靡或不同。文字。

偶殊不關典要。季邦俊序



先生舊有周禮定本仿王制訂本之例分經傳說寫定。不詳年。至是黃鎔爲之注而刊之名周禮訂本略注與書經宏道編互相發明。本書第一卷書名下注。惟書止天官地官二卷當是未完之作。成傷寒古本攷其目爲

一、北宋本同翼本乃傷寒中部首尾別在他書攷條目。

二、成本出於翼變亂羈補攷條目。

三、傷寒論四本編次。成本箋辨尚論外台。

成平脈法砭僞平議。原書爲日本內藤希振撰在傷寒雜病論類編十卷。瘟病平議。原書即陸九芝世補參醫書之溫熱病

說三篇先生駁其以溫熱屬陽明之誤。

傷寒平議

一、陳脩園傷寒淺注凡例讀法。

二、張隱庵傷寒集注凡例。

三、柯均伯傷寒注總論傷寒翼。

四、黃坤輅傷寒說意。

五、錢奉來溯洄集。

六、喻嘉言疫證平議。

七、王安道溯洄集。

八郭雍傷寒補正

傷寒總論錄外台第一卷諸論傷寒八家一十六首外台論傷寒六日數病源並方方九二十一首附病源時氣熱病溫

病日數表華氏日數三十六日表附傷寒講義□課一太陽篇六經轉變證誤二四時常病表三四時類病表四導引順時則四時不病表五四時正病由於所傷即病表六違時則留病內因表七四時外感所傷留病表八四時所傷聞時而病表九吐法在胸經證

桂枝湯講義自注云初疑桂枝湯不應立方名再版據發汗當爲解肌今因聖濟傷寒門有十九桂枝湯繼攷翼本傷寒二卷獨無同名之方與無名之方與本書及古書例通不相同故定建中陽旦解肌爲古母方名餘以藥味立名者皆子方古則無名同名統於母方也頁一

是年張勳擁清帝復辟旋爲馮國璋段祺瑞驅走馮代總統廣州非常國會舉孫文爲大元帥下令北伐。

民國七年戊午先生六十七歲。一九一八

春先生去國學校長職宋育仁繼之。

是年正月熊克武繼劉存厚爲四川總司令。先生鄉人楊庶堪任省長。

仍任高等師範課。

五月二日孫媳蕭氏死於產。十四日陳氏女死於產。

六月先生以將回籍析產先遣妾帥氏歸七月初自成都偕門人鄭可經。時鄭爲律師故邀之季邦俊姪



師政繼歸。十一日將小高灘秦家灣兩地田產一百二十畝分授兩孫三子人得二十四畝附土數畝。成都兩屋留以自住。先生生平產業盡於此矣。

是時鄭可經曾欲爲先生作年譜已以一冊子列干支年歲仍未作成。

七月十九杪先生復至成都。

妾帥於九月始去。

教授高等師範復任國學學校校長存古學堂第一班學

生於民國二年夏肄業期滿教育部以不合部章僅允以中等學校資格畢業當時先生在京曾篤代理校務嘗電請先生力爭後此辦理數年迄未立案至是因學生之請求省署乃照專門學校章程改組國學學校設文哲史三科。

以經費缺乏史學科暫緩設。

咨部立案更名四川國學專門學校。

十二月九日姪師政卒於國專校年五十二歲。

時師政任省議員寄寓校內。

師政侍先生極久其死先生頗

痛之十二月孫宗澤畢業國專校。

黃鎔推本先生之說成尚書宏道篇中候宏道篇。

均不分卷二書合書經大統凡例統名今文新義在六譯叢書中。此

書本名尚書緯說璿璣鈴云孔子刪經以十一篇爲尚書十篇爲中候先生以爲尚者上也上論

帝王有法古之義候通侯。

開元占經引作中候中候謂中鵠經立正鵠以待後聖射中有侯後之義。

於尚書十一篇

以皇道帝典帝謨禹貢洪範五篇爲一皇四帝甘誓湯誓牧誓爲三王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微子

爲殷三公二伯於中候十八篇以顧命甫刑文侯之命鮮誓秦誓爲周五篇。

顧命居中餘四篇如四岳與

典謨貢範相應。

以雒誥盤庚。

呂覽史記說周用盤庚法故盤庚稱誥爲周書。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皆王曰爲一類

爲成王六篇。

維居中盤庚五方中央皆備爲大戴之六府餘四方四誥。

以金縢君奭多士多方召誥立政毋佚七

篇皆周公曰爲周公七篇。孟子周公兼三王、施四事、統四方、天地人爲七政、即七篇舊義。皇道篇者、分帝典、迺命

羲和五節爲之以當二十九篇之數、不取晚出泰誓之說。據各篇目注每篇又分序經傳記說分寫之

先生舊作尚書備解、其分篇法與此不同矣。

將舊所批禮記付刊。不詳何時批。名禮記識凡二卷、將舊作易說一卷付刊。

作唐珍廷先生八十晉一讌集序。珍廷爲省議長、唐宗堯之父。文中於古議院制言之甚詳。參看戊申年

議院改良條

先生五變之說至是而備。其於六經分天人大小、與四變記同而較爲詳備。歸重於六經皆孔作、孔作六經必須造字、自爲五變記大略如下。

一人學三經

禮經○六藝中先有小禮、小樂、乃修身齊家事、爲治平根本。附小樂

春秋○治國學、又王伯學、爲仁爲義、地方三千里。

王制爲之傳○人學之小標本、儒墨名法主之。

書○平天下學、又皇帝學、爲道爲德、地方三萬里。

周禮爲之傳○人學之大標本、道陰陽主之。

孔經初主此二派、先小後大。春秋之王伯學、中國已經略有端倪、至於皇帝學、必待數千年乃可得其髣髴。

二天學三經



儒藏

樂○凡言大言至言無者皆爲天樂。

附大禮○禮爲別樂爲和。

詩○神游學神去形留不能白日飛昇故專言夢境。

內經山經列莊楚詞古賦游仙詩以爲之傳。

易○形游學周遊六虛即飛相往來在六合以外。

釋典爲之傳。按五變記止於詩無易疑有脫。特本先生之說補此二行。

三分畫天人之大學。

大學十二引書十二引詩所以示由人企天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行爲人學五等。定靜

安慮得。主思爲天學五等物有本末即身心家國天下五等事有終始即正修齊治平定靜安慮

得十等蓋天經天人之等級藉大學以明之也。詳見五變記箋述。

四因作新經乃造六書文字。

六經皆孔子所作。凡經傳所稱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帝德王道伯功皆孔子一人之事。韓詩外傳姑布子卿相孔子即

其詩說。用以俟後乃新經非舊史譯新經必須正言乃創爲六等文字。自國師公顛倒五經。謂以五

經爲古已有之。僞造三代鼎彝於是孔子以前乃有六書文字。如譯史所別六家乃有六經於是六經乃

爲帝王陳迹六經之爲新經孔子已爲作爲述。

舊史關鍵全在六書文字之是否孔作孔子以前是否字母書數年來搜討證據繁複說乃大定。



黃鎔作羅玄德中文古籀篆隸通序於先生五變孔作文字之義頗詳略云略竊以讀書必先識字造字乃以作經認定六書字體爲宣尼手澤則曩昔失物皆可次第收回故孔氏古文之說不可不奉爲鐵案也人之稱倉頡古文者大抵根源許氏耳按說文敘列倉頡於庖犧後不過溯文字之始源略並無倉頡古文之明文也其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孔子肇造古文又曰亡新居攝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又馬頭人等說皆不合孔子古文則明明以古文專歸孔子略許氏引孔子曰即孔子初造古文解說字義之證然則易繫後聖書契謂孔子也倉頡之書在孔前有可攷者略爾疋歲陽歲名闕逢旃蒙困敦赤奮若之類二音三音繁重無義此爲孔前音多字多之證略又爾疋月名陬如病餘等十二名詞莫可索解章太炎謂巴比倫有此名詞此即史贊所謂不雅馴之文也略按此節尚舉有左傳手紋及三傳異文各例以已見先生中華大字典序不贅錄至於會意一門合數字成一字者尤足見字母遺迹略其時字母詰屈鄙陋繁瑣不足以載道乃不得不起造點畫以四象轉借爲六經之首基略以後傳記子緯凡用六書文者莫非孔經之祕聞即託人名在孔前者略莫不承用六書古文即皆孔經之傳說也夫所謂孔氏古文者對博士今文隸書而言也略劉歆校書秘閣發得周禮左傳皆古文原本疏請立學不遂弟子憤仇博士謠謠朋興謂周公制作而孔子無經謂倉頡古文史籀大篆而孔子無字於是三代鼎彝往往而出攷其銘式要皆六書古文變體說文敘駁之以爲大共非訾略班志所列黃帝等書目略名由臆造總之字母語煩音蹟遷移不定六書古文擇言尤疋有形有義略

成傷寒古本訂補。自序云、余笑方喻以下傷寒本佚去頭部、爲刑天傷寒。略既據千金補此三卷、或猶恐其過於新。略竊以成本出於千金翼、今取千金九卷、加於翼本之首、璧合珠聯、固無疑義。且攷自明方喻以下、全祖成本、成出於翼。略成本取千金三卷、以補翼本之缺、不以翼本爲完者也。方喻以下、乃取成本之引千金總例、三要方汗吐下三例、在翼本之外者、盡刪之。翼成二本、遂成爲刑天氏之無首、而別以風寒與兩感爲三大綱、刪去翼本太陽七法、合爲三卷。今試舉成本證明其意、然後知非成本之過、全出於方喻之無知妄作。

傷寒雜病論古本三卷。八年刊自識云、略外台一卷、與千金九卷□□、爲傷寒原文之首帙。外臺二卷、引傷寒雜病方、則與翼九十兩卷同。此爲傷寒中帙。三爲天行、四爲溫熱雜病、則與千金十卷同。知唐初本九卷爲首一二三卷、翼九十兩卷爲第三至第十卷、千金十卷居其末、爲外臺第四卷、包金匱在其中。此唐初之古本也。

是年南北混戰。

徐世昌繼馮國璋爲大總統。

王先謙卒。^⑤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六：原稿不分卷。今據巴蜀本分爲廖平學術「五變」之始。

②「門人」上，原有「同居者」三字，與下文重，今刪。

③鮮誓：通行本《尚書》作《費誓》。《尚書大傳》：「周初淮浦徐州並起爲寇，伯禽伐之於鮮，作《鮮誓》。」《史記》作《盼誓》。《周禮注》又引作《柴誓》。均爲同一篇也。

④毋佚：通行本作《無逸》。《史記·周本紀》作：「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⑤王先謙卒：按，本譜已於民國六年載：「王先謙卒，七十六歲。」此處重複。



六譯先生年譜卷七^①

民國八年己未、先生六十八歲。一九一九

在國專校長任。

正月、曾孫德生、宗伯出。

三月十七日、先生在寓薙頭、晚餐時忽失箸、聲瘖掌攣、隨即昏迷、逾時始甦、急延譚焯、徐堪同縣人、時任國專教視、予以表劑無效。嗣由盧某投以補氣化痰之藥、漸能飲食言語、惟言語仍蹇澀、右手右足仍拘攣、時侍側者有兩妾及長孫宗伯。

八月三日、長孫女□適同縣張盛勛、次孫宗澤自井研來侍。

先生病後、以半身不仁、行動眠食均非人不舉。寫作惟恃左手、然仍不廢著述及講授。當講時、常命孫宗澤書其稿於黑板、略說數語、語不清晰則宗澤問爲繙之。

十月二十四時、妾劉回井研、先生殊戀之。妾帥勸先生辭職歸家、季邦俊又陰阻之。

十月杪、國專學生劉慕山等反對先生、先生亦聞政府有延黃侃季剛來川長校之說、因函省署請辭、未准。乃懸牌不理校事。

吳虞於先生極推重、然不敢聞先生近說、是時教授國專、曾以自述命題、謂學生曰、言文史心得均可、慎勿闌入廖先生學說也。

劉師培卒、三十六歲。

歐洲大戰停止。

五月北京各大學學生爲山東事件發生五四風潮。中教史要一百二十

熊克武爲四川督軍。

民國九年庚申先生六十九歲。一九二〇

春復任國專校長職。

二月孫宗澤入法文學校先生謂爲棄其所學而學之阻之不聽怒甚。

作熊寶周先生六十壽序。

八月二十九妾帥氏以用度頗窘先生又常詈之憤而歸井研先生亦不之留惟曼聲誦壺內有酒好留客壺內無酒客難留之句。

九月妾劉氏自井研至省侍先生。

是年秋川軍與滇黔軍交惡熊走潼川滇軍尋亦被驅走。

秋鈔大學新解。

曹錕張作霖所領直奉軍與段祺瑞皖軍戰直奉軍勝。

撰伍母郭孺人墓志銘。

民國十年辛酉先生七十歲。一九二一

在國專校長職。



稿藏

二月初九日先生生日。門人黃鎔、楊虢、李光珠、黃炳彝、郭述皋、劉泌子、賀龍襄、王世仁、王志仁、胡淦、黃龍江、帥鎮華、周濂洸、李堯勳、季邦俊、鄭廉生、孫爾康、唐溫源、李沅、陳國儒、帥正邦、鄭可經等爲文以壽文於先生四十年中學說變遷言之頗詳。黃鎔作。

是年先生六變說成。易號六譯老人。

將平生著作已刻者編爲六譯館叢書共□種。尊經書院刊□種、仁壽蕭藩刊三種、綏定、成都府中學堂刊一種、宣漢書院刊三種、存古書局刊□種。統由存古書局印行。周刊穀梁因板在湖南未列入。

欲將六譯叢書再付中華書局出版。藉資廣布。中華以卷帙太重謝之。嗣又以周刻穀梁古義疏似已絕版。擬但印此一種。已有成議。因加重訂。略增近來新義。並命門人趙遵路校之。

冬門人柏毓冬、徐溥等創設國學會課。推先生及宋育仁主之。應課者千餘人。

先生六變大綱詳柏毓冬六變記。柏文即就黃鎔壽序而略有刪補者。

略己未春先生得中風。聲瘖掌攣。而神智獨朗。澈優游中。得詩易圓滿之樂。遂半生未解之結。於靈素獲大解說。其論詩本樂記。歌風、歌商、歌齊、歌小正、歌大正、歌頌之六歌。而悟六詩之師說存於內經。訂四風五運六氣小天地大天地二十八宿爲六門。以應樂記。周召檜曹四詩不見日月字面。因訂以周南十一篇起五運六氣例。召南十四篇起二十八宿例。檜詩曹詩各四篇以起八風例。靈樞九宮八風篇是爲傳說。以應樂記之歌風。此風詩一也。鄘衛王秦陳五詩各十篇合於內經之五運。蓋五旬五十甲子。除子午少陰不司天之十年不計。所謂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丁壬化木。



丙辛化水戊癸化火凡十干合爲五行施爲五運化爲五旬凡屬日之詩五所謂日屬世界以應樂記之歌商蓋鄘字古通宋宋爲商後故五運詩以鄘爲首此五運之詩二也邶鄭齊唐魏幽合於六氣之六十甲子內經六氣有平氣太過不足之差以一氣主十二月分之則魏邶各七篇爲不足邶鄭各二十篇爲有餘用損益之法取邶鄭之首各五篇補入魏邶每詩餘三篇以象閏月另將鄭詩之溱洧一篇補入齊詩與唐詩皆十二篇以應平氣邶鄭有餘而往不足隨之魏邶不足而往有餘隨之凡地支主六氣所謂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一氣主十二年六十甲子餘十二月以旬空法補之是爲屬月之詩所謂月屬世界以齊詩爲之代表應樂記六歌之歌齊此六氣之詩三也小正爲小天地以小旻小宛小弁三篇爲之代表自鹿鳴至無羊二十篇以應一轂三十幅比於易下經之咸恒十朋節南山至巷伯是爲三小十一篇比於易下經之損益六首習習谷風至鐘鼓是爲魚藻十一篇比於易下經之震艮六首楚茨至賓之初筵是爲瞻洛十一篇居中央比於易下經之兌巽六首菀柳至何草不黃是爲菀柳十二篇比於易下經之濟未六首凡小正之詩七十四篇應易下經五朋所謂五中內經六微旨大論云上下有位左右有紀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即其傳說是爲小天地主紀步三詩較月屬六氣之詩爲尤大與樂記六歌之小雅相應此小天地之詩四也大雅爲大天地以雲漢瞻仰召旻三篇爲之代表自文王至下武九篇分應天地人之道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人以四爲度故有上部之天

地人中部之天地人下部之天地人三而三之三三而九九八十一是爲九天而分八風與周召檜曹風詩相應提出文王有聲一篇與尚書帝典開宗之皇道篇相應自生民至卷阿八篇以應八節鳳凰至桑柔六篇以應六氣嵩高至常武五篇分配五方合爲二十八篇攷工記轉人蓋弓二十八以應列宿故三大天爲列宿外之三統與三小天次序顛倒不同者所謂上下無常而人道則居中不變三小天商在前周公居中成王居末三大天武王居首周公無天下而有天下次之孔子則主商頌此小大所由分是爲大天地主二十八宿之詩與樂記六歌之大正相應此大天地之詩五也三頌周頌屬天天以六爲節故周頌六篇魯頌居中屬人人以四爲度故魯頌四篇商頌屬地地以五爲制故商頌五篇凡三頌比於易下經六首之震艮巽兌濟未三朋從容中道無太過不及之差四五六相加爲篇共一十五正與十五國風相應毛本增作三十一篇者僞也此素青黃三統之詩與樂記六歌之歌頌相應更又與易之三藏對起是爲三頌之詩六也其論易經因乾坤生六子爲八父母卦各生三子三八二十四合父母爲三十卦合老少父母共得六十四卦內經方盛衰論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與禁服篇通於九鍼六十篇之說相同因訂易經下經爲十首六首各四朋十首者以十卦爲一朋六首者以六卦爲一朋凡上經三朋朋皆十卦下經五朋惟咸恒一朋十卦餘四卦皆六卦六節藏象論生氣通天論所謂其生五其氣三三爲三才之道五主五中之情故上經三朋乾坤否泰二十卦主占天地之大小乾坤亦爲小天地以小畜爲之代表否泰十朋爲大天地以大有同人爲之代表坎離十朋居中爲人事所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上經



備藏

三十朋也。下經五朋。咸恒二五爻大過小過。所謂奇恒。詳病之深淺。損益二五爻。頤與中孚。所謂比類。主治病情。此咸恒損益凡二朋也。震爲長男。縱之則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縱之則巽爲長女。長少各別。得損益則合乎中庸。震艮六首。是爲有餘而往。不足從之。巽兌六首。是爲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兩朋分居。濟未六首之左右。所謂從容中道。別爲三藏。合爲五中。此下經之五朋。與詩例互相啓發。合之則雙美。分之則兩傷。核四十年而成六變。張文襄戒書所謂風疾馬良。去道愈遠者。其幸免乎。略辛酉冬十月上浣也。

先生是年嘗云。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略變不貴在枝葉。而貴在主宰。但修飾整齊。無益也。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才。十年不變。則更爲棄才矣。然非苦心經營。力求上進者。固不能一變也。經話甲一頁十七

嚴復卒六十九歲。

廣州國人選孫文爲大總統。

民國十一年壬戌先生七十一歲。一九二二

在國學校長任。

正月初六日曾孫德脩生。宗澤出。

閏二月。作文學處士嚴君家傳。文中言以內經說詩易之故云。素問上經下經之明文。不啻十餘見。經文別無以上下名篇者。惟易緯於乾鑿度上下經兩相符合。六相教授黃帝。雷公受命黃帝。以傳世。

閏五月作伍非百墨辯解詁序。

五月十五日妾劉以病歸并研閏五月十五日卒。

是年直奉軍大戰奉軍勝徐世昌出走黎元洪復大總統職。中教史要一百廿一

十一月教育部公布學校系統改革案。

先生以墨辯即名學孔子必也正名即指六□□也。先生壯年嘗究心墨辯得啓發於管子之七法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象說即在經上經下經說上下舉則爲綱行以六書分配之即孔子正名造字之說。

民國十二年癸亥先生七十二歲。一九二三

二月二日先生偶不慎跌傷後腦流血甚多旋愈。

次孫宗澤近來頗受新潮影響先生謂其擇術不正恐致沉淪。

先生欲將六譯叢書付中華書局出版以資流布中華以卷帙太重謝之嗣又以周刻穀梁古義疏證版存湖南似未印行擬但由中華印此一種已有成議因加重訂略增近來新說也並命門人趙遵路校核寄去中華仍未印^②。

五月宗澤回井研令將公羊補證中與革命有關之文字錄出作爲外編未果。

六月廿六日妾帥氏卒。

十二月十六日納婢張氏。

中華革命黨改組國民黨。



備藏

曹錕以賄選爲大總統。

孫文在滬與俄代表下缺

民國十三年甲子先生七十三歲。一九二四

正月嘗見宗澤讀龔定庵詩曰此打油詩也。並謂其詩不如文。宗澤旋回井研。

二月二十日由南門外遷少城橫通順街。是時侄子成勵姪孫宗瀚婢張侍。

三月成都佛學社延先生講演詩易。即以近年詩易稿作講演稿。付佛學社排印。名詩易合纂。

秋作董貞夫墓志銘。

嚴式誨穀繁爲先生重刻穀梁古義疏。

九月女幼平子成勗孫宗澤至成都迎先生回井研。居於書院街曾氏祠間亦至小高灘。先生子女在書院街兩孫在小高灘也。

十月門人黃鎔卒。

詩易合纂大旨見六變記。自序云。略素問。略王氏所補之八篇爲孔氏之遺言。實易詩二經之珍寶。

藏素問以下殘損。觀易詩二經詞深旨遠。中才以下甚。盡啓衆人之覺。豈

非。中篇既妙。與五運可珍。推之。鄭。淵。攷內

經。元以下殘損約七字。合又況乃推之大雅小雅經大者至繁且多。以下殘損約七字。易之上經下

經十首六首天道。以下殘損約十三字。亦無一條不可推及。信乎孔子作易詩微言奧義。以下殘損約七字

如此寶藏、視爲瓦礫。無怪自來詩易家、東西望洋、失所依據。

東方雜誌廿一卷十二號載梁啓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於先生著述僅及公羊、並言其誕怪、謂康有爲新學、僞經攷爲青出於藍。

作陳師長四十壽序。

國民黨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發表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曹錕去職、段祺瑞稱臨時執政、蘇浙直奉均有戰爭。

中俄協定成立。

民國十四年乙丑、先生七十四歲。一九二五

九月、子成勵娶婦王氏。

是年三月、國民黨總理孫文卒。

重訂知聖編。

民國十五年丙寅、先生七十五歲。一九二六

三月。以下殘損約二十多字。

七月^④。以下殘損約二十多字。

十一月、門人。以下殘損約十九字。

微言述稿、頗不以。以下殘損五字。經文爲然。以下殘損約八字。矣、改諉、不改丕之類。



備藏

知事李先春延先生於署內講詩易，即以正在改訂中之詩易合纂爲講稿。

是年蔣中正就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段祺瑞被鹿鍾霖逼走，張作霖入京，稱安國軍總司令。

民國十六年丁卯，先生七十六歲。一九二七

十月大病幾死，衣棺皆已具，十一月始漸愈。

歲暮友人張森楷自成都來訪，相見甚歡，留至明年正月始去。

二月廿八日^⑤，康有爲卒。先生嘗稱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絕人。又曰：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發者乎。經話甲一頁五十五至五十六又曰：長素專講王陽明學，熟於廿四史九通，蓋長於史學者，於經

學則門外漢。吳虞六譯老人餘論

是年國府定都南京。

停止蘇俄國交。

民國十七年戊辰，先生七十七歲。一九二八

先生以下殘損約二十一字京讀書以下殘損約十八字冬，井研縣知事李以下殘損約十七字宗澤欲爲先生作年

譜，嘗就先生詢往事，先生語以三數事。尊經五少年及送張之洞，會試被磨勘。宗澤以見先生言語極艱難，不

欲苦之而止。

冬，張森楷卒於京。

廢止春秋祀孔典禮。

民國十八年己巳先生七十八歲。一九二九

正月孫宗澤與縣人李嵩高邱挺生等創辦六譯公學於縣治東嶽廟並擬建六譯圖書館以紀念先生學校經費純恃募捐復遭縣人之忌至五月遂停辦圖書館議亦中輟。

二月第五女芸先生張出。

二月初二日書院街居主人將以屋賃他人促先生遷移自北街遷東門外其宅乃賃自教育局者。七月仁壽陳學源、犍爲李源澄等三人來學。

犍爲張榮芳、黃印清爲先生重刊穀梁古義疏。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女子承繼財產案。

民國十九年庚午先生七十九歲。一九三〇

以易詩合纂爲易經經釋三卷詩經經釋一卷。略復。

□月曾孫德威生。□□□

民國二十年辛未先生八十歲。一九三一

三月五女芸先殤。

冬宋育仁卒先生授意宗澤爲挽聯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

醵貲印六譯叢書先生以六譯叢書版存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久未印行深以爲憾乃自行醵貲印



儒藏

數十部。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先生八十一歲。一九三二

二月重訂六譯館經學叢書目錄

舊未分類

翻譯類三種、論學類八種、春秋類十四種、禮類七種、尚書

類七種、詩類八種、樂類三種、易類十種、尊孔類六種、醫類、診脈門十三種、傷寒門十三種、地理類五種、文鈔類四種、輯古類十五種、共一百〇十卷。按此目僅就已刊各書編定，曾經排印各書皆未闌入。惟近作易經經釋、詩經經釋、上經下經攷、經學六變記及擬作未遂之樂經新義、樂記新解、易經五運六氣攷、易緯歧義、王啓言注中引詩易攷九種在例外。舊稿未刊者亦未編入。

作六變記。文云：開首頤卦解，孔子以言立教，故託始於頤。春秋尚書儀禮爲人學，三經詩樂易爲天學。三經於丘頤一見聖諱，於二五爻兩見經字，上九由頤利涉大川。論語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浮海即利涉大川之象。第二史記鄭人有言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子貢以實告。孔子曰：形狀未也，累累如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人學三經思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第三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子曰：關雎其至矣乎。天學三經詩樂易，人首舉堯舜。天則陰陽牡牝牝雄。第四王制周禮：王制爲春秋師說，周禮爲尚書師說。第五取靈樞素問、黃帝六相、僦貸季、鬼臾區、岐伯、伯高、少師、少俞、黃帝受六相之教，授與雷公。內經二部，前人以爲戰國文字。天學託始皇帝，其書去堯舜不知幾何年代。總之孔子託始，何分優劣也。第六論語：君子有九思，坎離所統十卦，形藏四，神藏五，君子有九思，四五合九也。三頌、周頌法



天其數六。商頌法地其數五。魯頌法人其數四。第七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大雅三十五篇。小雅三十七篇。大頌十五篇。小頌分上中下爲三十三篇。詳各得其所之義。既有大小足。亦有大小頌。第八周頌本六篇。毛本依大疋分爲三十一篇。十八字爲一篇。何足以爲頌。不知左傳武王作武。其分章六。引詩文相證。足破群疑。略學經六變。各有年代。苟遇盤根錯節。一再沉思。豁然理解。爰就叢書分十四類。刪去重複。提倡絕學。以成一家之言。略按此文與柏毓冬本六變記又有異同。文簡意晦。且首尾不完。蓋先生精神此時已不能集中矣。

今年二月初九。爲先生八十初度。家人以徵文需時。擬入秋始慶祝。先生不悅。乃徇其意。於二月二十九日稱觴。是日懽然受祝。先是先生汲汲改訂六譯館叢書目錄。手自配置。祝壽後。以嚴式誨曾允刊其近著。急欲至成都促成之。並集資重刻六譯叢書。且圖故舊之把握。宗澤等以年高不宜跋涉。柅其行。不聽。先遣孫宗。以下約殘損十二字。時即下榻嚴許。

四月十日赴携子成勵取。以下殘損。義債初止。烏尤寺爲方丈。以下殘損。成都先至嘉定。以下殘損。河呬坎距家七十五里。以下殘損。遂卒。以下殘損。回井研東門外本寓。

五月初二日。陽曆六月五日。巳時。先生卒於樂山河呬坎旅次。

八月十三日。孫宗伯等葬先生於榮縣清流鄉陳家山祖塋。兆乃先生所自卜。曾葬先生母雷太宜人。妻李安人者也。

六月井研旅省同鄉會呈准四川省政府。以先生著述費移鑄遺著^⑦。

校記

①六譯先生年譜卷七：原稿不分卷，今據巴蜀本分。按，本年爲廖氏學術「六變」之始。

②「先生欲」至「仍未印」：本條已見於民國十年，此爲重出。

③「嘗見」至「打油詩也」：此條已見於民國十一年，此爲重出。

④巴蜀本於此條云：「七月，移居北街吳氏宅內。」

⑤二月廿八日：巴蜀本作「二月十八日」。又，按時間順序本條當移至「民國十六年」歲首，參巴蜀本。

⑥牡牝雄：疑作「牡牝雌雄」。

⑦「四月十日」至「移鑄遺著」：原稿殘損，據巴蜀本補。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四十九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页数=916

SS号=12365616

DX号=000007507313

出版日期=2007. 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